

傷寒論會通

黃竹齋著

陳永諸編校



《詠諸的靈蘊秘典》

目錄

目錄.....	1
〈《傷寒雜病論會通》校點說明〉	4
〈重印《傷寒雜病論會通》序〉	6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首.....	18
〈傷寒雜病論會通序〉	18
〈傷寒雜病論刊本序〉	21
〈祝告醫聖文〉	25
〈醫聖張仲景傳〉	26
〈歷代名醫評讚〉	32
〈凡例〉	34
〈通論〉	35
三陽三陰提綱.....	44
〈太陽篇〉	44
〈陽明篇〉	49
〈少陽篇〉	54
〈太陰病〉	57
〈少陰篇〉	59
〈厥陰篇〉	63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一.....	70
〈平脈法上〉	70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二.....	92
〈平脈法下〉	92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三.....	114
〈傷寒例〉	114
〈雜病例〉	140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四.....	151
〈溫病脈證並治〉	151

《詠諸的靈蘭秘典》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五.....	163
〈傷暑病脈證並治〉	163
〈熱病脈證並治〉	170
〈濕病脈證並治〉	174
〈傷燥脈證並治〉	185
〈傷風脈證並治〉	189
〈寒病脈證並治〉	200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六.....	204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	204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七.....	232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	232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八.....	299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	299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九.....	337
〈辨陽明病脈證並治〉	337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	391
〈辨少陽病脈證並治〉	391
〈辨太陰病脈證並治〉	396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一.....	404
〈辨少陰病脈證並治〉	404
〈辨厥陰病脈證並治〉	432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二.....	476
〈辨霍亂吐利病脈證並治〉	476
〈辨瘧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	487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三.....	497
〈辨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並治〉	497
〈辨瘧病脈證並治〉	506
〈辨血痺虛勞病脈證並治〉	511

《詠諸的靈蘭秘典》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四.....	524
〈辨咳嗽水飲黃汗歷節病脈證並治〉	524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五.....	567
〈辨淤血下血瘡癰病脈證並治〉	567
〈辨胸痺病脈證並治〉	577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六.....	584
〈辨婦人各病脈證並治〉	584
傷寒雜病論會通補遺.....	606
〈雜療方〉	606
〈禽獸魚蟲禁忌並治〉	616
〈果食菜穀禁忌並治〉	631
《傷寒雜病論會通》書後.....	644
〈米伯讓〉	644
〈本書所引醫家簡介〉	648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簡介〉	656

〈《傷寒雜病論會通》校點說明〉

《傷寒雜病論會通》一書，係我國已故著名中醫科學家—長安黃竹齋先生，對白雲閣藏本木刻版《傷寒雜病論》所作的整理、校勘、註釋本。該版本為民國以來發現的《傷寒論》四種古本之一，其內容較宋本多三分之一，且糾正諸本錯訛之處不遑枚舉。黃老先生在早年撰著《傷寒雜病論集注》、《傷寒雜病論新釋》、《經方藥性辨》的基礎上，不遺餘力，又取諸本相互校勘，補其缺略，正其脫訛，並採集中外二百餘醫家和醫著註釋之精華，匯眾流而為海，合百慮為一致，條分縷析，折衷至當，務期無疑不釋，無義不晰，在當時諸種困難條件下，不辭勞瘁，毅然自撰自寫，著成《傷寒雜病論會通》，凡五十餘萬言，並購置舊石印機一部，自印自訂，於一九四八年印行公世。黃老在該書按語中，貫穿古今，獨述心得，尤其是所撰「三陽三陰提綱」，發前人所未發，闡「三陽三陰鈐百病」之微旨，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發行後即受到海內同道的注意和讚賞，惜當時因經濟條件所限，只印二百部，流傳不廣，且至今已歷三十餘年，該書散佚，亦復成為罕見之本，端賴我院黨委大力貫徹黨的中醫政策，重視祖國醫學的繼承、發掘與整理提高工作，且喜老中醫米伯讓研究員嗣黃老之學，保存一部。今為繼承發揚仲景學說以及介紹黃老先生的學術經驗、治學精神，鼓勵後學，慨然獻交我室為之校點重印，以供廣大中西醫務人員學習、研究、參考。

在校點整理過程中，我們作了以下工作：

(1) 為適應印刷條件，將豎排改為橫排，各方中原「右」字則相應改為「上」字。

(2) 按國務院正式頒行的漢字簡化方案，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但個別具有特殊醫學意義者，仍保留原字，如「癥瘕」的「癥」字，仍用原字，而不改為「症」字。

(3) 全文進行了斷句和標點。並將注文按醫家或醫著的不同內容分段排列。黃老先生自注，若並列有其它醫家的注文，則在文前加「按」字，以示區別。如係獨述，則未加「按」字。

(4) 對因當時印刷技術如油墨脫落、紙質低劣等或其它客觀條件所致的個別詞字錯訛或引文衍誤之處，分別參考黃竹齋先生所撰人民衛生出版社印行

《詠諸的靈蘭秘典》

的《傷寒論集注》、《金匱要略集注》及本書所引有關醫家原著進行了校勘。

(5) 對本書所涉及的醫家及所引參考書目，分別作了簡介。同時編了方劑索引，一併附於卷末，按筆劃順序排列，以便讀者查檢。

(6) 為保持原書本來面目，凡書中切音部分及其他內容，悉遵舊貌，未作改動。

(7) 書前增附米伯讓研究員珍藏的醫聖張仲景和南陽醫聖祠以及黃竹齋先生等有關照片十七幀。

古人云：「校書如秋風掃落葉。」由於我們的學術水平有限，雖然作了此項工作，可能還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敬請同道予以批評指正。

陝西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醫史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

〈重印《傷寒雜病論會通》序〉

夫醫者，治也。醫之為道，與農同源，與政相通。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民病饑則以食治之；民病身者以針藥治之。社會不良風氣侵襲之，上下不寧，則以政治禮樂刑賞法制以治之。醫學乃壽世壽民之學，關係人民之壽夭，國家之盛衰，種族之強弱，人民之生、老、病、死、苦，無所不包。吾人應如何重視其學以精其業，是其首要之圖。學醫者，必先明學醫之志。學醫為何？為何學醫？而吾醫之志者，志在憂樂。宋·范仲淹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憂者，憂天下人民或遭受饑饉，或遭疫癘流行，或遭方土為病，或受意外災害，死於橫夭，而不得其有效之法為之預防，苦無良好之醫藥而為之救治，宜應早為圖治預防災害，是其先天下之憂而憂也。迨人壽年豐，疫癘消滅，人體康強，國泰民安，此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醫者臨證首先慮其如何能得至當診治之法，不使人民遭受橫夭，是醫者之責也。經治後，應詳察病情是否根除，如何善後療養。但病雖愈，尚須察其病情有無殺機內伏，死灰復燃之兆。務必絕其根株，使其機體調達，而致血氣和平，人體康強，如治國然。可見范公之言，其意頗廣，非僅言於政而與醫藥無關矣。《國語》曰：「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可見醫學不僅是一門自然科學，實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之一門綜合科學也。一九八一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發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呼聲。黨和國家於當前發出此種呼籲，發人猛省。吾輩醫者是否能逃卻其責？既知不能，即應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志，加強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以精研其本職之業，提高醫療水平，端正服務態度。關心國家興旺發達，解除人民之苦，以濟世活人之心，精研祖國醫學。如何為四化建設服務，此亦「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

凡學醫欲探其淵源者，必上溯《靈樞》、《素問》、《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欲窮其流者，必究《脈經》、《肘後》、《甲乙》、《千金》、《外臺》、《諸病源侯論》及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諸家學說，方知祖國醫學發展之歷史和規律及其獨特之理論體系。不能溫故，焉能創新；不能繼承，如何發揚。若欲發揚祖國醫學，必先做好繼承工作。今重印《傷寒雜病論會通》一書，是為大家共同繼承發揚祖國醫學，研究仲景學說而為之。

我國東漢醫學科學家醫聖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一書，法律嚴謹，方

藥著效，歷代醫家莫不奉為圭臬，吾人欲探《靈樞》、《素問》之奧，必應學習仲景之書，否則不得其門而入，何能得以探源尋流也？今有詆毀中醫只能治慢性病不能治急性病之謬說者，何也？因其不研讀仲景之書，不知《傷寒雜病論》為何物故也。傷寒者，為外感時令流行之急性傳染病之總稱。雜病者，為諸臟腑器官病之總名。能否深刻領會該書之精湛理論，並可在實踐中正確應用，為衡量每一中醫學術造詣和醫療水平的主要準則。

仲景生於炎漢之季，當時軍閥割據，疫癘流行，在其書自序中發出無限感慨和痛切之呼籲，憤恨士人之流，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不精究醫藥方術以濟世活人。並對當時醫者在診斷和治療中之草率不良作風與各承家技，終始順舊，不求改進之思想予以嚴肅的批評。又悲家族遭患疫癘所傷死亡之眾，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毅然致力於醫學，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結合自己實踐醫療經驗，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科學地總結了周秦以來醫家診治疾病之經驗，系統地歸納了各種病證發展變化之規律，制定了診斷疾病之標準和制方用藥煎服用量之規範。以天人合一，氣化六元之整體觀，提出三陰三陽為鈐治百病之綱，為後世醫家別開生面。從此奠定中醫辨證施治、理法方藥、四診八綱發展之基礎。其書是以病因學、發病學、治療學三者融合為之論集。數千年來，其理論與效用一致，並經億萬病例之實踐驗證，至今仍指導著臨床治療實踐和科學研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科學性，中外醫家莫不公認為經典著作。惜該書行世不久，即遭兵燹散失，幸賴西晉太醫令王叔和之校摭編次，為三十六卷行世。不久遭晉懷帝永嘉之亂，中原文物板蕩，王氏編次之書復遭散失。迨至隋唐時期，以中醫科學家孫思邈述古之懇勤，年逾百歲方見《傷寒論》，載於所著《千金翼方》第九、第十兩卷中，因當時印刷術尚未發展，書皆用竹木簡或絲綢書寫為卷，且互相傳抄，故分卷不一。至唐天寶時，中醫科學家王燾撰《外臺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另四門，又《外臺要略》十卷。今《要略》失佚。《秘要》中張仲景《傷寒論方》，注出卷數至十八，內有《金匱要略》諸方，蓋王燾所見者又一別本。旋遭安史之亂，弘文館被焚，幸賴王燾所撰《外臺秘要》得以倖存，至今成為考證我國唐代以前醫書之旁證材料，誠可寶貴。此外，仲景之書見於梁《七錄》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隋書》〈經籍志〉載《張仲景方》十五卷，《唐書·藝文志》載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傷寒雜病論》十卷，以上所載之書均已不存。五

代時，刻版印刷術始盛行，至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朝廷命高保衡、孫奇、林億等人校刊醫書，認為「百病之疾，無先急於傷寒」，故先令將宋開寶時節度使高繼衝所獻之《傷寒論》十卷，校定刊行（開寶為宋太祖十年之年號，即公元 968~976 年），然雜病未見其書。而宋仁宗時（公元 1023~1063 年），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佚文，名為《金匱玉函要略方論》三卷，據林億校刊序云，該書內容為「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總數家耳。嘗以對方對證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校刊時將其有關《傷寒論》條文刪去，仍分為上、中、下三卷，亦於同時刊印，即今之《金匱要略方論》。此外，尚有《金匱玉函經》八卷，為《傷寒論》之別本，該書與《傷寒論》同體而別名，其文理或有與《傷寒論》不同者，其義皆通聖賢之法，故並兩存之。依次舊目總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於宋治平三年亦校刊印行公世。此仲景遺書自漢建安十年以來至宋治平三年，上下八百多年中分合隱現之概況。從此以後，仲景之書始普遍流行。旋遭靖康之亂，金陷汴京，文物又遭散失。今世所傳之宋刊本《傷寒論》十卷，實為明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三月時，虞山趙開美校刊翻刻本，總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金匱要略方論》上、中、下三卷，乃明萬曆十三年徐鎔校刊本，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者合二百六十二方。而《金匱玉函經》八卷，為宋館閣秘本，亦遭散失。雖元代醫學科學家朱丹溪對醫學之精通，明代醫學科學家王安道之淹博，蓋皆未見此書，至清康熙五十五年，上海陳世傑得手抄宋本，與何義門鑒定刊印。解放前該書在南京某圖書館僅存一部，為稀世之寶，先師黃竹齋先生不辭勞苦，親往抄之，今已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發行，為醫界之一大幸也。關於仲景之佚書，如《宋史·藝文志》載《張仲景脈經》一卷、《五藏營衛論》一卷、《療黃經》一卷、《口齒論》一卷，今盡皆佚失。此外，仲景之書見於《脈經》、《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者，吉光片羽，足資考證。仲景之書，承其緒者，歷晉迄唐僅有王叔和、孫思邈二人遙相祖述，然皆傳述其文，而少所發明。自趙宋以後，註釋漸眾，蓋已無慮數百家矣，對仲景學說之應用研究出了不少名家，如韓祇和、朱肱、龐安常、許叔微、郭雍等，其師法研究仲景學說各有獨特見解。然註解《傷寒論》最早者，首推金·成無己。因成氏距宋治平時代不遠，附加己意，故《傷寒論》有「成本」、「宋本」之分。《金匱要略方論》註解最早者，首推元·趙一德。趙氏所注《金匱玉函經衍義》實《金匱要略》

之變名。明清以來註釋《傷寒》、《金匱》者，大抵皆以林校及成、趙二書為蘭本。自明代醫家方中行認為仲景《傷寒論》為王叔和編次錯簡，將經文打亂重訂編次，其後喻嘉言、程郊倩、魏念庭、柯韻伯諸家和之於後，任意顛倒，愈排愈亂，使讀者無所適從，難以得識舊貌。有以經絡論六經者，如朱肱、汪琥；以六氣論六經者，如張志聰、黃元御；按方類證者，如徐靈胎、柯韻伯；按法類證者，如錢潢（天來）、尤在涇；以經類證者，有沈目南、包誠等諸家為代表。惟浙江錢塘張隱庵、張令韶，福建長樂陳修園等醫家認為經文不宜任意割裂，應維護舊論，使學者得窺全貌，陳修園遂本二張之義，著有《傷寒論淺注》，又取徐忠可、尤在涇之長，著《金匱要略方論淺注》。此外有《醫學三字經》、《長沙方歌括》、《傷寒醫訣串解》、《本草經註解》十餘種入門之書，使學者得入正軌，易於理解仲景之書及諸家註釋之得失。該書對啟蒙推廣引人入勝起到促進作用。陳氏有功醫學誠非淺鮮。

自西洋醫學傳入我國，即有中西會通自然結合者出現，如四川彭縣唐容川、江蘇武進惲鐵樵、江蘇江陰曹穎甫、陝西長安黃竹齋、江蘇川沙陸淵雷、四川隆昌周禹錫及許多名家，吸取外來醫學之長，補我中國醫學之短，擬用外來醫學之實驗手段，發揚中國醫學之長，對研究《傷寒論》仲景學說，當時出了不少傑作，對我國醫學之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揭示了中醫許多陳陳相因醫學術語之本質，我認為這是祖國醫學之一大發展。但亦有些牽強附會者，並出現了一些對中醫學術基本理論根基不深，診治經驗不足，失去繼承發揚信心，反戈一擊，棄中學西者，或濫竽充數者，或以學術偏見特權壓抑祖國醫學發展趨於低潮，甚至喧賓奪主者，或主張廢醫存藥者均有之。我認為形色雖有多樣，但對中國醫學之發展毫無關重要。凡每門自然科學只要有其真實的科學性、強大的生命力，廣大人民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任何時代也是不會被消滅的，它只能是隨著時代的演進不斷的發展完善。不過是總結經驗，研究整理方法，及其所用之手段工具隨著時代的推移有所不同而已。中國醫藥學確是一個偉大寶庫，但有許多寶貴遺產尚未被人們認識發掘整理，如打開寶庫之門有經冶煉而成之寶，亦尚有璞玉未經雕琢者，我們應當努力發掘，為人類造福。若欲發掘其實，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和艱苦之勞動代價方能得寶。否則，坐享其成，只有望洋興嘆而已！僅就書籍散失一事而言，數千年來或經私人秘藏而未發現，或被人偷盜，或經歷史變遷遭受厄運而散失者，或流失國外者均有之。例如先師黃竹齋先生之著作，就我所知和八寶山公墓碑陰結論所記載者，先師著作約五十餘

種，先師歿後不知如何處理？北京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院長尤祥齋關心此事，欲與整理，告該院圖書館館長耿鑒庭同志邀我查閱目睹先師著作在該館僅存二十餘種，完整大部著作僅有數種，其餘皆以零碎札記充作種數，令人非常痛心！此不過僅僅二十二年時間，先師之書即遭散失尚且如此，何況仲景之書經一千七百多年中多次遭受散失，分合隱現，其書卷數不一，雖經歷代醫家整理增刪訂正，仍未能窺知全貌，此即更不為奇。自民國以來仲景之遺書即有四種發現：

1、湖南瀏陽劉昆湘於民國初年為母喪求葬地遇張老者傳授古本《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計四冊，於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何芸樵手書石印。其宗人劉仲邁與之同撰義疏印行。

2、四川劉鎔經得於涪陵張齊五，據云：「清咸同間得之於由墊江來涪之醫士袁某，及得之於明代墊邑某洞石匱所藏者，為王叔和所述，孫思邈所校。」亦名《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計二冊。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劉鎔經石印公世。

3、桂林醫家左盛德，當清同治三年（1864年）得其師張仲景四十六世孫張學正字紹祖者，授與家藏仲聖《傷寒雜病論》第十二稿手抄本，計四冊，名為白雲閣藏本，左氏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將該書授於門人桂林羅哲初先生，羅氏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將該書又授先師長安黃竹齋先生，歷經艱難曲折，於1939年由陝西辛亥革命將領張鈞捐資始刻木版，經先師校刊公諸於世。

4、日本·昭和丁丑（適當民國二十六年），大塚敬節印行之康平本《傷寒論》。按日本康平，適當我國宋仁宗嘉佑五年，較宋英宗治平二年距時不遠，亦係日人抄錄傳入日本。該版本一冊於1948年由蘇州葉橘泉先生鉛印公世。以上四種發現，皆為研究仲景學術的重要參考文獻。

《傷寒雜病論會通》一書，是已故我國著名中醫科學家，先師長安黃竹齋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所著印行。先師原名黃謙，字吉人，又名維翰，字竹齋，晚號中南山人，又號誠中子。先師幼貧，出身鐵匠，不能入塾就讀，十八歲時始識字，從塾童而問學。由是發憤立志致學，抱負宏遠，遂通經史、天算、地輿、曆法、兵、農、醫、藥、理、化、儒、釋、道、典、哲學等學，生平著述出版與未印者約計五十餘種，尤精於醫。嘗謂：「庶士以利人濟物之志者，惟醫為然。」乃毅然以發揚中國醫學為己任，致力仲景學說之研究。先師平生致

學之特點，論國學無漢宋門戶之見，論科技哲理不分中西，研究中醫在治療上無論對經方、時方、土單驗方、針灸、導引、內服、外治有效之法均用，接診患者，無分內、外婦、兒、傷科均能診治。嘗謂只要對病人有療效者，有益於國醫發展之科學均可學之。即對鈴醫、農民、樵夫、漁夫、僧、道、賣藝者，有治療一技之長者莫不虛心請教焉。先師好游名山大川，愛作實際考察，訪問歷史古跡，搜集仲景佚書。嘗謂致學不能故步自封，陳陳相因，勿以人之喜怒為喜怒，必須自闢蹊徑，有所創新。對世俗所謂之功名富貴之認識見解，他認為：「有補天地，曰功；有關世教，曰名；有學問，曰富；有廉恥，曰貴。」先師肺腑之言使我永銘於心，拳拳服膺。當反動政府企圖消滅中醫時，他性情豪爽，不畏強暴，出於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主義思想，親往南京向反動政府請願、呼籲，援筆反抗，並與全國醫藥界在上海組織全國國醫聯合會，號召國內外中醫藥界同仁口誅筆伐，函電交馳，迫使反動政府制定中醫條例，致使消滅中醫之陰謀未能得逞。並向國民黨中央衛生署提案，為我國創辦中醫大學，親自製定教學方案，並整理中醫各科證治全書，寫出整理方案，建議重修南陽醫聖張仲景祠墓案，均不被採納。先師在上海提議與醫界同仁組織募捐重修南陽醫聖祠董事會，首將自己所著印行之《傷寒雜病論集注》、《校訂傷寒雜病論讀本》各捐一百部，以資提倡。當時他的科學預言是：「中華古醫學，世界將風行。」現已實現。當時他對國民黨某權威說：「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中醫未能消滅，何況今日五洲交通，中外文化交流，誰能阻擋之。況世界學問非為私有，乃為世界公有，慮中醫將絕者乃杞人憂天。」又憤慨言之：「今日中醫之所遭輕視、歧視，甚至或被滅亡者，非亡於西醫之手，而是亡於中國執政者之手，亡於中醫之手。若中醫不思振奮，不精其業，惟有坐以待斃。其禍不在顛史，而在蕭牆。」

先師嘗謂仲景仁術教澤，功被萬世，論者推為醫中之聖，然考諸《後漢書》、《三國誌》無仲景傳記，甚以為憾！乃遍搜諸家子集、野史雜記、歷代名醫評贊，撰成《醫聖張仲景傳》一冊，該傳首載於《傷寒雜病論集注》第一版。又十年經過增刊修改，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親詣南陽拜謁仲景祠墓，計住七日，拓碑拍照，作實際考察，撰《拜謁南陽醫聖張仲景祠墓記》，充實所著之《醫聖張仲景傳》。親將崇禎五年園丁打井發現「漢長沙太守張仲景之墓」碑石拓頁帶往上海，請考古家鑒定，認為字體道逸，類晉人書，為晉人所立之碑石。此次南陽地區張仲景學說研究會上又經耿鑒庭先生鑒定，與黃老當年鑿

定無異。尤其碑座有「咸和五年」四字，按咸和五年為東晉成帝五年之年號。可見先師當年即已作此項工作，對仲景之人、之墓、漢長沙大守之職、醫聖之謚，千載疑誤，一旦冰釋。而先師所撰《醫聖張仲景傳》，早年曾以單行本印行，後被日人岡西為人收入《宋以前醫籍考》。先師對醫聖張仲景所作之「傳」、「記」，對現代研究考察仲景佚事提供許多方便，有功仲聖誠謂偉矣。

先師畢生致力仲景學說研究，認為《傷寒雜病論》仲景自序云十六卷，由於歷史變革遭受兵火所致散失，後世先後發現時期不同，又將該書分為二書，即現在通行之《傷寒論》、《金匱要略》，與仲景《傷寒雜病論》自序不符。於清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公元1907年），以西哲生理系統之說，撰解三陽三陰提綱，闡發仲景六經鈐治百病之本旨，可謂發前人之未發。於民國三年（1914年）又取《傷寒論》、《金匱要略》合為一帙，仿陳修園淺注之例，撰成《傷寒雜病論新釋》十六卷，可謂自闢蹊徑，務去陳言，卓然成一家言。嗣又纂集中外諸家注釋之精華，刪繁去蕪，撰成《傷寒雜病論集注》十八卷，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出版印行。是書並經實踐增刪修訂，又於民國二十三年三版印行，首列所撰《醫聖張仲景傳》、《通論》、《三陽三陰提綱》於卷端，早已風行海內外，膾炙人口，得到南方許多醫家之很高評價。如《中國醫學大辭典》主編謝利恆先生為之序云：「西安黃竹齋先生重印《傷寒雜病論集注》十八卷，都七十餘萬言，據生理之新說，釋六經之病源，貫穿中西，精純淵博，可謂集傷寒論學說之大成，誠醫林之鴻寶也。」又在《醫學源流論》中稱為「近今之傑作」。在《陝西通志》亦早載入。江蘇武進張贊臣先生云：「黃竹齋先生以漢儒注經之精神，而又不辭辛苦，海內奔馳，作實際之探討，著《傷寒雜病論集注》，誠於仲聖絕學有羽翼之功。」方其書再版爰題「醫學淵府」四字，藉志欽慕。此外，南方諸中醫學家，如福建陳遜齋、浙江寧波周岐隱、南京周柳亭、四川隆昌周禹錫、陝西蘭田學者趙和庭、興平趙玉璽、古越裘吉生、江蘇如皋黃星樓、蘇州葉橘泉諸學者均為之序予以很高評價（見《傷寒雜病論集注》）。先生還撰有《經方藥性辨》、《傷寒論類編》、《傷寒類證錄》、《方劑類編》、《傷寒六經提綱歌》、《校訂傷寒雜病論讀本》、《本草考證》等書。先師在醫學方面不僅對傷寒學說有創新研究，且對《內經》、針灸學說同有深刻研究。於民國初年，著有《針灸經穴圖考》八卷，以十二經為綱，三百六十五穴為目，科學地總結整理了中國針灸學，早已印行，風行海內外。附以奇穴拾遺，經穴圖譜以正常人體點穴攝影，制銅版印行，是其獨創。又以病

證為綱，以針治取穴療效為目，著有《針灸治療會通》八卷。對《內經》之研究，著有《內經類編》四卷，釐為五綱，一曰天運氣化，二曰人體生理，三曰病證源候，四曰望聞問切，五曰針法方治。每篇各分目若干，供讀者得其要領，別其真偽，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以為初學渡津之筏。以中醫理論系統整理《中醫生理學》三卷，《難經會通》附秦越人事跡考、難經注家考，校訂宋·王惟一《銅人俞穴圖經》，編撰《針灸經穴歌賦讀本》等書。擬整理《中醫各科證治全書》一百卷，以病症為綱，已脫稿二十卷，包括《兒科會通》八卷。其他著述積稿盈尺。

先師曾發願搜羅仲景佚書，貢獻醫林，不辭勞苦，四方奔走，每發現仲景佚文必追蹤至底。於民國二十三年往鄞訪求仲景佚書，經寧波名醫家周岐隱先生介紹，得識桂林羅哲初先生授其師左修之得仲景四十六世孫張紹祖所授家藏仲景《傷寒雜病論》第十二稿，較諸宋本、湘古本、涪古本、康平本，優異甚多，認為長沙佚文重光於世。於民國二十八年捐資刻版，限於經濟條件，該書先後只印二百五十部，於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孟春，撰《祝告醫聖文》，率余再詣南陽拜謁醫聖，欲將此書播送海外，並送書版藏醫聖祠。因時途梗阻未能如願（歷經三十餘年之曲折，於去年始將書版送至南陽醫聖祠保存）。先師遂又將所得羅哲初所授之《傷寒雜病論》第十二稿進行註釋，又取各家不同版本之長核對訂正，補其不足，搜輯歷代諸注之精華充實內容。本書遂以《傷寒》、《金匱》合為一帙，但終於辨婦人病脈證並治，以下而無雜療方三篇，似亦未盡，遂以宋本《傷寒論》、正脈本《金匱要略》補其佚闕，務期無疑不釋，無義不晰，於民國三十八年脫稿卒成，命名《傷寒雜病論會通》，共計十八卷，分訂八冊。先師此時年已六旬有四，時當國內戰爭暴發，又受經濟所限，余慮先師畢生心血一旦付之劫灰，殊覺痛惜，遂商同先師購買舊石印機一架，先師素性剛毅果斷，爰筆親書，自撰、自書、自印、裝訂而成。因受經濟條件所限，印數不多，分贈各地友人愛好者及各地省圖書館保存以供大家研究。先師以本書命名「會通」者，謂仲景之書多次增刪變動，隱現分合，佚文散失不斷發現，故本《周易》〈繫辭〉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之義定名。《周易本義》又謂：「會，理之所聚而不可遺；通，理之可行而無所礙。」先師借用「會通」二字者，望天下及後世之人，能將仲景之佚書進行搜輯整理，達到理會貫通，並非謂自著書中之所有問題，已達理會貫通之意，而不知仲景之學將尚有變動增補發現之義耳。余從先師遊學有年，知其本義，望讀者勿誤

解之。

此外，對宋本《金匱》雜療方所列急救諸法及飲食禁忌兩篇條文，先師認為有許多寶貴經驗和理論是符合科學的。但其中亦有一些不經之說，可能為仲景博採眾方，收集民間傳說，未經自己實踐清刪所遺之文，或為林億校刊時收集民間傳說補入亦未可知，故將此篇作為補遺，以俟來者研究。

先師在舊社會以個人奮鬥精神，南北奔波，不辭勞瘁，歷經艱苦，不屈不撓，不慕名利，素甘淡泊，又嘗感慨吾國處於弱肉強食，瀛環鼎沸，列強併吞之勢，為了維護民族尊嚴，慨然以昌明國學為己任，聯合陝西諸學者創辦日新學社，繼之創辦國學講習館，講習國學以圖學術救國。不幸世逢厄運，所遇維艱，俯仰環顧，無術救世。認為繼承發揚祖國醫學亦強國強神救世之一術也，故不遺餘力，在繼承發揚祖國醫學上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為了發揚國醫，救濟傷員，抗日救國，曾整理《中醫傷科學輯要》三卷，並建議國民黨衛生部在全國成立中醫傷科訓練班，設立傷科醫院，以宏救濟傷員；籌建陝西中醫專科學校培植中醫人材；籌建西京特效製藥廠，以堵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籌建陝西天文氣象測候所，以防禦災患，其志未遂。目睹國民黨反動政府，政以賄成，官以邪進，馴致文酣武嬉，貪污成風，國魂已失，只存軀殼。遂偕余隱居長安樊川少陵原，築土室居焉，其洞曰「樂素」。號稱中南山人、誠中子，從事學術研究，並為廣大群眾治病。先師性情豪爽，生活儉樸，不畏強暴，不媚上欺下，治學嚴謹，言之必行，行之必果，每寫一著作，必限期完成。先師學識淵博，一生在學術上不僅繼承了南陽醫聖張仲景和天文數學科學家張衡二家之學說，還對各家哲學頗有研究。在醫學上對傷寒、針灸學說的研究則可謂自成一家。對張仲景三陽三陰學說所做之提綱，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天文學方面，著有《五紀衍義》，創製《北緯三十四度恆星平面儀》、《中西星名合譜》、《經天星座歌》、《修訂國曆芻言》、《測候所計劃書》；數學方面，著有《求圓周率十術》、《微積分提要》、《邵子皇極經世圖說考證》。在哲學方面，著有《周易會通》、《周子太極圖說臆解》、《老子道德經會通》、《佛學考辨》、《命學考辨》、《堪輿源流一貫》；整理《楊子太玄經》、《孫子兵法》、《陰符經》、《諸葛武侯奇門遁甲》。他還搜集人生壽命在百歲以上者之資料整理為《壽考》一卷，以備研究長壽醫學之用。還著有《孫真人傳》（附《醫學源流歌》）、《醫事叢刊》、《竹齋

叢刊》等書。

他的學術思想，要求不僅是重視理論考古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是學術創新。他不僅是一位醫學理論家，而且是一位臨床實踐家。

解放後，他積極參加革命工作，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先師曾向我黨中央毛主席上書，請將孔子《禮運》〈大同篇〉納入中學教材，以教育國人知吾國早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精神，並上書西北軍政委員會統戰部部長汪鋒同志，請求保護陝西省孔廟之文物，受到我黨和政府之重視，被選為長安縣人民代表，受聘為我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陝西省政協委員、對外友好協會理事等職。一九五四年，被邀參加西北醫學院工作，任中醫科主任。一九五五年奉命調往北京中醫研究院任針灸科主任。受到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接見談話。曾為衛生部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制定十五年遠景計劃提出意見書。並任衛生部針灸學術委員會委員。被評選為五好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國文教衛生工作會議。在京工作期間，哲學家艾思奇與先師為友，常作學術交流。印度尼西亞醫界來函求購先師所著《針灸經穴圖考》、《傷寒雜病論集注》等書。人民衛生出版社還將《傷寒雜病論集注》分為《傷寒論集注》、《金匱要略方論集注》出版印行。

先師主動要求中醫研究院領導設置中醫治療中風偏癱病床五十張於西苑醫院，據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該院總結報告，題為：「針灸中藥治療中風偏癱 150 例總結報告」，總計有效率 91.3%。治癒病例不一一舉例。其門診和病房收治病入很多，有許多疑難危重病人經先師親自治療轉危為安，療效顯著，博得群眾的好評。先師對中風病有獨到研究，針藥並用，取得成績，有些患者由擔架抬來就醫，經治療健康步行出院，博得國內和蘇聯、民主德國、越南等國患者的稱道。如曾治癒一位中風不語，半身不遂患者德國友人東布羅斯金，這一消息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報刊登載，稱讚中國醫學高明。當時蘇聯大使尤金患了癱瘓病，經先師治療，病癒後能行走，回國時宴請先師及院領導敬致謝意。中醫研究院為先師拍攝了科教電影，擬應蘇聯邀請講針灸學未遂，先師畢生為了維護民族尊嚴，趨思如何為黨的中醫政策爭氣，無論在著書立說、臨證治療方面，處處都是在考慮黨和國家的威信。他對重危病人只要有一線生機，總是設法搶救，從不考慮自己的成敗得失，明哲保身。先生畢生致力祖國醫學研究，自成一家。其治學之慇懃，實為我輩後學之楷模，真不愧為一位承先啟後之中

醫科學家也。在臨終前，他還手不停披，著有《神經精神病學》四冊，為五一勞動節向黨獻禮。

先師誕生於公元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夏曆七月十三日，公元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不幸因病逝世於北京，享年七十五歲。葬於北京八寶山公墓。黨和政府對先師安葬儀式之隆重，碑陰結論評價之高，使人深受教益，這對鼓勵我們後學頗有深遠重大之意義。

余從先師遊學有年，志同道合，可謂知己者也。余知先生之學識，非只限於醫學之一端。先師幼從庭訓肄炮工，辛亥革命時積極響應，在陝西督軍公署南北兩路團練大使鐵爐王敬如先生領導下，於臨潼馬額鎮招募小爐鐵匠設立炮廠，製造土槍彈藥支援辛亥革命。並親往漢陽兵工廠學習製造新式槍炮彈藥，並有創新，故能精研物理數化等學，實源於此。目睹軍閥混戰，無正確政治之方針，繼研國學抱負欲有為於時，以雪百年國恥，此先師之志也。正如陝西蘭田學者趙和庭先生贊先師曰：「滄渭之間，終南山下，布衣崛起，魁然入者，道繼關洛，治分王霸，不試故藝，故多能，或以醫名，余曰非也。」嗚呼！先師今已逝世二十三年矣。余每念先師之學，就醫學之造詣而言，可與明代醫學科學家張景岳，清代醫學科學家陳修園、柯韻伯、尤在涇，以及東流之吉益東洞、丹波元簡、淺田栗園、松園渡邊溪、湯本求真等諸家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以陝西地方言之，其著述之豐富，學識之淵博，治學之慤勤，為唐代醫家孫思邈後之所罕見者。先師一生之學行，可謂是為中華民族爭光，為人民正義事業鬥爭的一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

先師早年應浙江四明名中醫學家曹炳章先生邀請，為其所彙集之《中國醫學大成提要》、《曹氏醫藏類目》等書作序，以彰其義。無錫中國針灸學校校長針灸學家承澹盦先生邀請往該校講學。先師之學行，為南方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陝西關學大師張果齋先生之器重，均與之為友論學，並與先師之書作序題籤。福建名中醫學家陳遜齋先生為清·陳修園之後裔，精醫術，通文章，贊先師曰：「予酷嗜醫術，寢饋傷寒金匱幾三十年，南北遨遊未嘗遇一知己，非真無人才也，實予交遊不廣耳。…國醫有斯人，國醫之幸也。斯人僅為國醫，斯人之不幸也。…予識黃君不敢謂秦無人矣。予讀黃君之書，益感從前所見之不廣矣。」先師之生平言行，大似有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冠三軍之帥之風。非我輩自恃為名老中醫者所能望其項背

《訖諸的靈蘭秘典》

者哉。此言非我忝列先師門牆而有意虛誇先師之美，實乃天下人之言矣。

余多年自恨庸愚，不學無術，歲月磋蛇，垂老無成，不能光大先師之學，殊覺慚愧！積四十餘年之經驗，深知欲作一名醫者易，要作一高明之名醫者實為難矣。惟加倍努力繼先師未竟之志，以報黨和人民之培養與先師教誨之殷望，為此特將先生大著介紹公世以啟來學，提高中醫學術思想，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以供中西醫務人員臨證應用研究和實驗選題研究之用，促進祖國醫學發展，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服務，並為參加今年中華全國中醫學會成立醫聖張仲景學術研究會交流之資。承蒙我院黨委領導同志，重視祖國醫學之繼承發掘、整理提高工作，大力貫徹黨的中醫政策，特批專款自印，以示表彰先哲，鼓勵後人，繼承發揚祖國醫學。原書為先師自撰、自寫、自印、裝訂而成，凡十八卷，分訂八冊，為石印本。余處保存一部，獻出交我院文獻醫史研究室同志進行校點整理，使這一久湮人間之秘籍，仲景《傷寒雜病論》第十二稿，先師撰述之註釋本《傷寒雜病論會通》一書得以流通。

書將印行，囑我為序，不學如我，又不能文，曷敢云序，先師大著公世，我又義不容辭，故不揣謏陋，欣然勉為之序，以勉後之學者，且以自勉焉，錯誤之處，誠望同道指正是幸！

公元一九八二年歲次壬戌五一勞動節，門人陝西米伯讓敬識

《訖諸的靈蘭秘典》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首

〈傷寒雜病論會通序〉

天人性命之學，後儒論之詳矣。顧其說多倚於理，而罕重視夫氣。抑豈知理氣之相需，無斯須可輕重者。理固所以宰氣，而氣實所以載理。氣之通塞，理之存亡係焉。疾病災患攬其軀，若無以調劑其血氣，氣之餒未有不因之墮落者。此神農黃帝以來，醫藥之事所由興。至漢張氏仲景實集其大成，後世尊之為醫聖。蓋深明理氣之相依為性命，而天人之道乃全也。自漢迄今，斯道遞衍，其以著述名者無慮百數十家，然皆不越醫聖之軌範，而卒鮮得其真傳，其裨益於性命之故，有仁心者尤多遺憾，斯則吾友竹齋黃君之不能已於研窮也。君陝西長安人，幼貧失學，其尊人素業炮工，君少習其業，暇輒從人問字，久之識天算地輿，旁求儒術，又以深窺洛閩，撰有《周易會通》、《五紀衍義》、《修曆芻言》、《皇極經世考證》等書。然其精神專注，最有志趣者，厥惟醫道；其於醫道探討無厭者，厥惟仲景之書。癸酉之冬，君已修訂仲景《傷寒雜病論集注》三度矣。此心終有未慊，乃詣南陽謁醫聖祠墓，竊冀繼承其遺業。次年甲戌冬，復往寧波訪求仲景遺書。因周君岐隱得識桂林羅哲初先生，示之以其師左修之所授仲景十二稿《傷寒雜病論》十六卷，驚嘆無已，因得手抄一通。夫此書之流傳，自晉·王叔和僅為第七次稿，歷代所宗，別無考見。不意越千百年忽發現寫本至十二稿，得非君之精誠貫注，上通醫聖之靈所感召乎。顧此書在醫聖既精益求精，則君之虛懷求益，愈不能以前所修訂者為止境矣。由是取今世通行宋刊《傷寒》、《金匱》各書，及近湖南劉昆湘得於江西張隱君之古本、涪陵劉鎔經得於墊江某洞石櫃之古本相校，深見此稿修理精密，有非後世所能及。由是綜核前三度採集各注，參以中外醫書新發明者，撰注仲景十二稿《傷寒雜病論會通》計十八卷。而請序於余，藉以諗前聖之至仁，而箴後人之躁妄也。因憶十年前，余有幽鬱之疾，腹患癥結，臥床旬餘日，幾瀕於危。延君自省蒞興，為針「期門」、「巨闕」，砭然立解，腹內顯有聲鳴。乃遂即起床，同君步行原野省墓，往返十餘裡，迄無倦容。君之術何其神，而余之病永不作矣。今君獨不自足，研求彌篤，則此後活人之術當更有進，將使醫林中千萬人奉為圭臬，傳之後世，庶不至庸醫殺人之不悟矣。昔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復撰《十翼》，而後易道大明。仲景之書君苦心求得晚本，三復箋注，必期至於會通，而後醫道無誤。天明地之大德曰生，余雖不文，奚容諉辭而不彰君之高誼哉。

《詠諸的靈蘭秘典》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歲在己丑正月下浣，興平趙玉璽惕庵敬識，時年七十有五。

《詠諸的靈蘭秘典》

題辭①

關中多名醫，和緩與扁鵲；思邈稱真人，龍宮探秘鑰。
闡寂忽千載，奇才久不作。偉哉黃夫子，胸有匡時略。
窮經淪道源，篤行修天爵；象緯辨星辰，性理通伊洛。
更以燮理功，殫心問醫藥；手定長沙文，六經為註腳。
兩目如電光，塵垢為之廓；去年風雪中，獨走南陽郭。
瞻拜仲聖祠，殘碑自摸索；幾經兵火餘，莫道委叢薄。
慷慨謀重修，天聲振木鐸；今年來浙東，觀書天一閣。
邂逅得相遇，風懷喜開拓；世人競名利，公獨安淡泊。
公有一編書，毫芒分經絡；金針度世人，絕技不輕得。
上溯靈樞經，證引至詳博；旁參重譯文，他山資攻錯。
腦後能下針，見者皆驚愕；轉笑銅人圖，窳陋成糟粕。
殺青聞有期，投贈得金諾；索我題一辭，鄙陋心自忤。
翰墨合有緣，風雅非敢托；絕學僅根莖，風雨今正惡。
誰能融古今，大力鼓鑪橐；良醫比良相，天下同憂樂。
立言期千秋，莫謂書生弱；長安近日邊，三峰天外削。
別後積相思，索居苦寂寞；高蹤不可攀，青天飛一鶴。
甲戌臘月八日鄞周利川岐隱拜稿

註：①本文原為《針灸經穴圖考》而作，今以其有關於本書發現之經過，故移列於此。

（編者按：此係原注）

《詠諸的靈蘭秘典》

〈傷寒雜病論刊本序〉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冬，余三次修訂《傷寒雜病論集注》脫稿。乃詣南陽謁醫聖祠墓，獲馮應鰲於明崇禎元年訪仲景墓未見所鐫之靈應碑。清順治十年，馮氏訓葉，再至南陽募疏庀工，表墓建祠，求前碑不得，以為已毀。今距崇禎癸酉仲景墓發現之歲適五周甲子，碑乃復出，殆有數存焉。余旋之南京，備員中央國醫館編審。甲戌冬至鄞，觀仲景佚書於天一閣未得，因周君岐隱得識桂林羅君哲初，示余以其師左修之所授仲景十二稿《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明年春，羅君來京與余同事，乃克手抄一通。謹案仲景《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原書遭兵燹散佚不全，賴晉太醫令王叔和搜摭遺文，篇次為三十六卷，永嘉亂後，中原板蕩，亦復失傳。其要方為江南諸師所秘，以孫思邈之慇懃述古，撰《千金方》時只載仲景雜病方，晚年方獲《傷寒論》收入《翼方》。天寶中，王燾撰《外臺秘要》，引仲景《傷寒論》，注出卷數至第十八，與梁《七錄》、隋唐志所列仲景書目卷數各殊。今世通行仲景《傷寒論》十卷、《金匱要略方論》三卷、《金匱玉函經》八卷，乃宋治平中林億等奉敕校刻。而金·成無己《註解傷寒論》堅字文皆作鞭，前人斷為隋時定本。元·趙以德《金匱玉函經衍義》，實《金匱要略》變名。明、清兩朝註解《傷寒》、《金匱》者數十家，大抵皆以林校及成、趙二書為蘭本。茲取十二稿本與今世通行之宋刊《傷寒》、《金匱》各書及近年湖南劉昆湘得於江西張隱君之古本，涪陵劉熔經得於墊江某洞石櫃之古本相校，如太陽篇下「傷寒，脈浮滑」節，宋本及涪本同作「此以表有熱，裡有寒，白虎湯主之」，脈方乖違，義實難通。湘古本作「表有熱，裡無寒」，似較優勝。然猶未若十二稿作「裡有熱，表無寒」之確切不易也。其餘訂正諸本脫訛者，不遑枚舉。而列黃疸、宿食、下利、吐逆、嘔噦、寒疝、消渴等證於陽明、少陰、厥陰諸篇，深契以六經鈐百病之微旨。若平脈法、雜病證治各篇，條理精密，有非後世所能及。或疑醫聖撰論何至易稿十三次，殊不思醫學著述動關民命，仲景救濟之心求精固無已時。昔朱子著四書，稿經七易，病革時尚命門人改訂大學誠意章數句。凡諸學理愈研愈微，豈一成即不可再易乎！又疑張紹祖自稱為仲景四十六世孫之時代與人類之發育大率，百年可行五代未能吻合。據羅君述，其師左修之民國十一年壬戌七十八歲始歸道山。隨父嶺南受書張紹祖，時年弱冠，當清同治三年，上距漢獻帝建安十年，一千六百六十年。考《通鑿》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丙子，詔封孔子後四十七世孫孔宗願，襲封文宣公為衍聖公，上距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一千五百三十四年。

《詠諸的靈蘭秘典》

比例張氏，尚少孔氏一世，多一百二十六年。人類生率世次安可以常數限哉。洎國難作，南京陷，羅君返桂，途遭匪劫，十二稿付本倖存余家。張公伯英駐節南陽時曾發願重修醫聖祠，設立國醫學校，未幾移訪弗果。今見此十二稿本，嘆為奇緣，欣然捐資付梓，藏板南陽醫聖祠。由是久湮人間之秘籍得以流通，醫聖濟世之真傳賴其不墜，千餘年承訛襲謬之刊本有所訂正，裨益醫林實非淺鮮。爰序其顛末考辨如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孟春，長安黃維翰敬識於西安中醫救濟醫院。

《詠諸的靈蘭秘典》

傷寒雜病論左盛德原序

余聞吾師張紹祖先生之言曰：「吾家傷寒一書，相傳共有一十三稿。每成一稿，傳抄殆遍城邑。茲所存者為第十二稿，餘者或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傳為第七次稿，與吾所藏者較，其間闕如固多，編次亦不相類，或為叔和所纂亂，或疑為宋人所增刪，聚訟紛如，各執其說。然考晉時尚無刊本，猶是傳抄，唐末宋初始易傳抄為刊刻，遂稱易簡。以此言之，則坊間所刊者，不但非漢時之原稿，恐亦非叔和之原稿也。」余聆訓之下，始亦疑之，及讀至傷寒例一卷，見其於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法，盡在其中，於六經已具之條文並不重引。法律謹嚴，始知坊間所刻之辨可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以及發汗吐下後各卷，蓋後人以讀書之法，錯雜其間，而未計及編書之法，固不如是也。不然孔氏之徒，問仁者眾，問政者繁，何不各類其類，而憚煩若此耶！吾師諱學正，自言為仲氏四十六世孫，自晉以後遷徙不一。其高祖復初公，自嶺南復遷原籍，寄居光州，遂聚族焉。吾師雖承家學，不以醫名，亦不輕出此書以示人，余之得受業者，殆有天焉。余宿好方術，得針灸之學於永川鄧師憲章公，後隨侍先嚴游宦嶺南，與吾師同寅，朝夕相過從，見余手執宋本《傷寒論》，笑問曰：「亦嗜此乎？」時餘年僅弱冠，答曰：「非敢云嗜，尚未得其要領，正尋繹耳。」師曰：「子既好學，復知針灸，可以讀《傷寒論》矣，吾有世傳抄本《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向不示人，得人不傳，恐成墜緒。」遂歷言此書顛末及吾師家世，滔滔不倦。先嚴促余曰：「速下拜。」於是即席拜之，得師事焉。今羅生哲初為吾邑知名之士，從習針灸歷有年所，頗能好余之所好，余亦以所得者盡授之。余不負吾師，羅生亦必不負余，故特序其原起，羅生其志之，羅生其勉之。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春三月，桂林左盛德序。

《詠諸的靈蘭秘典》

左修之先生像傳^①

先生諱盛德，廣西桂林人也。年十五，即食廩膳。中歲酷嗜醫學，好游名山大川，所遇輒多奇士。於永川遇鄧公憲章，得針灸學。於嶺南遇仲聖四十六世孫張公紹祖，得其家藏第十二次《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原稿。極深研幾，終不欲以醫名世。晚年歸隱，廣授生徒，經史而外，獨不及醫。雖有請益，俱不輕授。國民十一年壬戌，壽七十有八，始歸道山。哲初乖列門牆，謬膺讚許。然東西南北，陸氏莊荒，琴劍飄零，不能光大其學，負吾師矣。茲擬將《傷寒雜病論》原稿付梓，公之天下，而以吾師遺像列入篇端。故略敘其顛末，俾後之君子得知此書之所從來，並得仰先生之豐彩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孟夏，桂林羅哲初謹識於南京中央國醫館編審委員會

註：

①此文原載於《醫聖張仲景傳》後，茲附錄於此。像俟世平製版再登。（編者按：此係原注）

《詠諸的靈蘭秘典》

〈祝告醫聖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孟春月，望日。長安後學黃維翰，率同門人米錫禮，由西安詣南陽，謹以香燭果品清酒之儀，叩奠於醫聖張仲景先師墓祠之神位前。曰：嗚呼，粵稽中華，文化最先，醫道肇興，三皇開端。伏羲畫卦，明陰陽之消息。神農嘗藥，辨物性以療疾。黃帝咨於岐伯而作《內經》，探造化之奧，會天人之通，針灸治病，妙術發明。伊尹作湯液。越人著《難經》。炎漢之季，天誕醫聖，憫生民之疾疢，哀橫天之莫拯，爰撰《傷寒雜病論》，證治統鈐於六經。道續三皇，德侔孔孟。集方書之大成，為醫林之正宗。仁被萬世，教垂無窮。世丁厄運，兵燹頗仍，遺編多散佚，一部藏家乘。王叔和之搜摭，第七稿尚未精，永嘉大亂後，原編亦失蹤。江南諸醫師，秘方不傳人。以孫思邈述古之慇懃，晚年方見《傷寒論》。至宋·林億，奉敕校印，重沓脫訛，相傳迄今。金元明清，注家紛紜，承訛襲謬，曲解失真。民國建立，五洲交通，中華古醫學，世界將風行。嗟予小子，天牖其衷。觀書天一閣，邂逅得良朋。發潛德之幽光，獲久湮之秘經。活人真書，由此流通，千載疑誤，有所訂正。吾人咸應，崇德報功，丕煥廟宇，需世清平。發揚責任，拳拳服膺。積茲愚誠，再謁聖陵。惟冀庇佑，以利其行。敬具蕪詞，祝告神明。

〈醫聖張仲景傳〉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與同郡何顥客遊洛陽，顥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於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

《李濂醫史》。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序曰：「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醫說》張仲景方序論云：「張伯祖，南陽人，性志沉簡，篤好方術，診處精審，療皆十全，為當時所重。同郡張仲景異而師之，因有大譽。」《太平御覽》何永別傳云：「同郡張仲景總角造永，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卒如其言。永先識獨覺，言無虛發。」《古今醫統》作何顥。《襄陽府志》：「張機，字仲景，南陽棘陽人。」《河南通志》：「張機，涅陽人。」按：《後漢書》郡國志：「荊州刺史部郡七：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其棘陽、涅陽，皆南陽郡所屬城。棘陽，今湖北省棗陽縣。涅陽，今河南省南陽縣。何顥，字伯求（《後漢書》黨錮列傳）。孫鼎宜《仲景傳略》云：「今長沙城北有張公祠，民歲以祀焉。湘潭俗以正月十八日為仲景生日，群然舉酒作樂樂神。」

後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醫說》引仲景方論序。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侯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皇甫謐《甲乙經》序。《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九何永別傳：「張仲景遇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實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眉。」又卷七百二十二何永別傳：「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賁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孫鼎宜《仲景傳略》：「仲景過山陽，嘗遇王仲宣，當建安元年，張繡求附劉表之歲。仲宣卒時，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也。」據《文選》魏文帝祭文、魏志本傳，亦言粲以建安二十二年卒，年四十一。而何永別傳則作年十七，同徒辟詔除黃門侍郎，粲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是粲年十七時，的為初平四年。

若以中平二年爲癸年十七，以求合三十年之說，則西京尙未擾亂，而劉表亦未領荊州刺史，不得如本傳云云也。此何永別傳之誤，今據《甲乙經》序正。按：孫思邈《千金翼方》序云：「仲景候色而驗眉。」蓋本諸此。《抱朴子內篇》卷五云：「仲景穿胸以納赤餅。」陸九芝曰：「此不類仲景所爲，或以華元化有滌臟縫腸之事，而仲景與之齊名，遂附會其說歟。」仲景垂妙於定方《晉書》皇甫謐傳，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襄陽府志》。《後漢書》張堪傳云：「張氏爲南陽族姓。」袁術傳云：「初平三年，術據南陽，建安二年，僭號自稱仲家。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本書論集。曰：「凡欲和湯合藥、針灸之法，宜應精思。必通十二經脈，辨三百六十孔穴，營衛氣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古者上醫相色，色脈與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醫聽聲，聲合五音。火聞水聲，煩悶干驚。木聞金聲，恐畏相刑。脾者土也，生育萬物，回助四旁，善者不見，死則歸之。太過則四肢不舉，不及則九竅不通，六識閉塞，猶如醉人。四季運轉，終而復始。下醫診脈，知病源由，流轉移動，四季逆順，相害相生，審知臟腑之微，此乃為妙也。」《千金方》。此段之文，與本書平脈法及雜病例，多相發明。又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蕩滌五臟六腑，開通經脈，理導陰陽，破散邪氣，潤澤枯槁，悅人皮膚，益人氣血。水能淨萬物，故用湯也。若四肢病久，風冷發動，次當用散。散能逐邪風濕痺，表裡移走，居無常處者，散當平之。次當用丸，丸能逐風冷，破積聚，消諸堅癥，進飲食，調營衛，能參合而行之者，可謂上工。故曰：『醫者意也』」。又曰：「不須汗而強與汗之者，奪其津液，令人枯竭而死。須汗而不與汗之者，使諸毛孔閉塞，令人悶絕而死。不須下而強與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須下而不與下之者，令人心內懊懣，脹滿煩亂，浮腫而死。不須灸而強與灸之者，令人火邪入腹，干錯五臟，重加其煩而死。須灸而不與灸之者，令人冷結重凝，久而彌固，氣上衝心，無地消散，病篤而死。」《金匱玉函經》。此篇文二百五十八字，將一部《傷寒雜病論》湯液丸散之功用，汗下溫灸之原理，闡發盡致，學者所當深玩也。《千金方》引此，題曰張仲景，信矣。《中藏經》亦載此篇，其文少異，蓋後人僞纂也。瀕湖未審，《本草綱目》序例作「華佗曰」，誤也。又須珍貴之藥，非貧家野居所能立辦，由是怨嗟，以為藥石無驗者，此弗之思也。《金匱玉函經》。此段敘經方所以不取珍貴藥品之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又曰：「人體平和，惟須好將養，勿妄服藥。藥勢偏，有所

助，令人臟氣不平，易受外患。夫含氣之類未有不資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敗，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難識。余慨其如此，聊因筆墨之暇，撰《五味損益食治篇》，以啟童稚。庶勤而行之，有如影響耳。」《千金方》。此段文，蓋序附禽獸魚蟲果實菜穀禁忌二篇於雜病論後之意，而趙、魏、尤諸氏以雜療方以下三篇爲後人僞注，刪之過矣。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本書論集。梁《七錄》：「《張仲景辨傷寒》十卷。」《隋書》經籍志：「《張仲景方》十五卷、《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唐書》藝文志：「王叔和《張仲景藥方》十五卷、《傷寒雜病論》十卷。」《宋史》藝文志：「張仲景《脈經》一卷、《五臟營衛論》一卷、張仲景《傷寒論》十卷、《金匱要略方》三卷（張仲景撰，王叔和集）、張仲景《療黃經》一卷、《口齒論》一卷，《金匱玉函》八卷（王叔和集）。」林億等校正序曰：「張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複，定有一百一十二方。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採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所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此仲景書自漢建安十年至宋治平二年，上下八百五十六年中，分合隱顯之大概也。《太平御覽》引高湛《養生論》云：「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爲三十六卷，大行於世。」《千金方》傷寒門云：「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今考《千金方》所載《金匱方論》十之八九，亦載《傷寒論》，惟甚簡略，疑即王洙由館閣所獲之本。孫氏晚年始獲《傷寒論》，收載《千金翼方》中。天寶時，王燾撰《外臺秘要》，所載仲景《傷寒論方》，合今《金匱》，計一十八卷，與史志所載卷數皆不合。蓋鋅板印刷之術，始於五代馮道，其先書籍皆係抄寫，故分卷各不同也。孫兆《外臺秘要疏》云：「張仲景《集驗》、《小品》最爲名家，今多亡佚。」是知仲景尚撰有《集驗》、《小品》二種，其書久佚，今惟於《外臺秘要》中，得窺其崖略。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文獻通考》引陳振孫書目題辭。最爲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侯，以意消息之耳。陶宏景《名醫別錄》序。《陰證略例》文潞公云：「仲景爲群方之

祖。」《唐書》于志寧傳：「《本草》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華佗讀而喜曰：「此真活人書也。」《襄陽府志》。孫奇校《金匱方論》序云：「臣奇嘗讀魏《華佗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朱肱活人書》張葢序：「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府志之言，蓋有所本。《巢氏病源》：「華佗之為治，或剝斷腸胃，滌洗五臟，不純任方也。仲景雖精不及於佗，至於審方物之候，論草石之宜，亦妙絕眾醫。」論者推為醫中亞聖，而范蔚宗《後漢書》不為仲景立傳，君子有遺憾焉。《襄陽府志》。丁仲祐《歷代名醫列傳》謂：「考《後漢書》、《三國誌》，自孫堅為長沙太守後，靈獻之間無仲景守長沙之日」云云。今考《靈帝紀》，孫堅為長沙太守在中平四年，上距建寧紀元一十八年。蓋仲景為長沙太守在建寧年間，值黨錮事起，旋即致仕，故其佚事見於《何顛別傳》也。方中行《傷寒條辨》：「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有仲景為誇。」陸九芝曰：「仲景入川事無可據，明是稗官家言。」考《後漢書》袁術傳，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表上術為南陽太守（《獻帝紀》，事在初平元年）。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劉焉傳》云：「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川兵（事在興平元年）。建安十三年，曹操自將徵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曹加璋振威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然則仲景入川，蓋在初平年間袁術據南陽時。其後劉備襲川，旋即歸隱，故其事跡無所表見，《易》稱潛龍之德，仲景有焉。陸氏所謂稗官家言，蓋指《三國演義》。然所載張松云云，決非杜撰，但書闕有間，無可質證，故附辨於此。《南陽人物誌》：「張機又得楊勵公之傳，精於治療。一日入桐柏山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脈，何也？』其人以實具對曰：『吾乃峰山老猿也。』仲景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斫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見《古琴記》）。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機調治，病經十七日，機診視曰：『正傷寒也。』擬投一劑，品味輒以兩計，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涼。留機為侍中，機見朝政日非，嘆曰：『君疾可愈，國病難醫。』遂掛冠遁去，隱少室山。及卒，葬宛城東二里許，後人尊為醫聖。」以上文又見《神仙通鑒》。所云仲景事跡怪誕，且名時不符，有類齊諧，無足辨也。

清順治初，葉縣訓導馮應鰲，得仲景墓於南陽縣東郭門外，仁濟橋西，乃

為祠祀焉。《南陽縣志》。徐忠可《金匱要略論注》張仲景靈應記云：「蘭陽諸生馮應鰲，崇貞戊辰初夏，病寒熱幾殆。夜夢神人金冠黃衣，以手撫其體，百節通暢。問之，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今活子，我有憾事，盍為我釋之。南陽城東四里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久湮沒，將穿井於其上，封之惟子。』覺而病良愈。是秋，應鰲即千里走南陽，城東訪先生祠墓於仁濟橋西，謁三皇廟，旁列古名醫，內有衣冠鬚眉宛如夢中見者，拭塵視壁間，果仲景也。因步廟後求先生墓，已為明經祝丞蔬圃，語之故，駭愕不聽。詢之父老，云廟後有古塚，碑記為指揮郭雲督修唐府燒灰焚燬。應鰲遂記石廟中而去。後四年，園丁掘井圃中，丈餘得石碣，果先生墓，與應鰲所記不爽尺寸。下有石洞幽竊，聞風雷聲，懼而封之。應鰲以寇盜充斥，不能行。又十餘年，應鰲訓葉，葉隸南陽，入都謁先生墓，墓雖封，猶在洳流畦壤間也。問其主，易祝而包而楊，楊又復歸包，包孝廉慨然捐其地。郡丞漢陽張三異聞其事而奇之，為募疏，請之監司僚屬，輸金助工，立專祠，重門殿廡，冠以高亭，題曰：『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祠墓。』耆老陳誠又云：『祠後高阜，相傳為先生故宅，迄今以張名巷。』巷之西有張真人祠，名額存焉，祀張仙，或傳之久而誤也。祠墓成於順治丙申年，距戊辰已三十稔云（節錄桑芸《張仲景祀墓記》及馮應鰲《醫聖張仲景靈應記》）。」按：仲景祀墓見於載籍者始此。蘭陽，今名蘭封，在開封東。仲景墓在今南陽縣東郭北隅醫聖祠內，墓高八尺，東距郭垣僅五步。考南陽環城郭寨，建築於清同治五年。三皇廟在祠南七十步，其中神像於民國十七年為駐軍所毀。仁濟橋在廟東郭寨外，而馮應鰲所刊之記事碑，淹沒者三百年。余於癸酉孟冬獲見，昇豎殿左，並撰制楹聯，文曰：「道纘農黃，德侔孔孟。」懸諸殿前，籍表景仰之誠。嗣赴京滬，聯合醫界同人，發起募捐重修南陽醫聖祠董事會，並訂簡章呈請中央國醫館暨第二屆全國醫藥界代表大會提案。

杜度，仲景弟子，識見宏敏，器宇沖深，淡於矯矜，尚於救濟，事仲景，多獲禁方，遂為名醫。《醫說》引仲景方序。衛泛，好醫術，少師仲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及《婦人胎藏經》、《小兒顛凶方》三卷，皆行於世。《太平御覽》引張仲景方序。《千金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論〉：「河東衛泛記曰：『扁鵲云：“人之所依者形也，亂於和氣者病也，理於煩毒者藥也，濟命扶危者醫也。安身之本必資於食，救疾之速必憑於藥。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藥禁者，不能以除病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臟腑，悅神爽志以資血氣。若能用食平疴，釋情遣疾者，可謂良工。”長年餌老之奇法，極養生之術也。夫為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藥性剛烈，猶若御兵。兵之

《詠諸的靈蘭秘典》

猛暴，豈容妄發？發用乖宜，損傷處眾，藥之投疾，殃濫亦然。』」《千金翼方》：「衛泛稱扁鵲云：『安身之本，必須於食。救疾之道，惟在於藥。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不明藥性者，不能以除病。故食能排邪而安臟腑，藥能恬神養性以資四氣。故為人子者，不可不知此二事。是故君父有疾，期先命食以療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故孝子須深知食藥二性。』」其方在《千金方》第二十六卷中。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洞識攝養之道，深曉療病之源。採摭群論，撰成《脈經》十卷。篇次《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東晉·張湛《養生方》。皇甫謐《甲乙經》序：「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唐·甘伯宗《名醫傳》：「仲景作《傷寒論》錯簡，迨西晉高平人王叔和撰次成序，得成全書。」《太平御覽》引高湛《養生論》云：「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核遺文，採摭群論，撰成《脈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孫鼎宜曰：「《甲乙》序作於甘露元年，上距建安五年僅五十六年，而叔和《傷寒》編次已成，則與仲景為並世之人也。」高保衡校定《傷寒論》序云：「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成無己曰：「仲景之書，逮今千年而顯用於世者，王叔和之力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歷代名醫評讚〉

皇甫士安曰：「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

陶隱居曰：「惟張仲景一部，最爲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

孫思邈曰：「傷寒熱病自古有之，名賢俊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特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未能鑽仰。」

成無己曰：「自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仲景之方，最爲眾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乃大聖之所作也。」

劉河間曰：「自黃帝之後二千五百有餘年，有《仲景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又曰：「仲景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焉。」

李東垣曰：「易水張先生云：『仲景藥爲萬世法，號群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者，宗《內經》法，學仲景心，可以爲師矣。」

王海藏曰：「余讀醫書幾十載矣，所仰慕者，仲景一書爲尤，然讀之未易洞達其趣。」又曰：「折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爲祖。」又曰：「《金匱玉函要略》、《傷寒論》，皆張仲景祖神農，法伊尹，體箕子而作也。」

朱丹溪曰：「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或問曰：『要略之方果足用乎？』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略有加減修合，終難逾越矩度。』」又曰：「圓機活法，《內經》具舉，與經意合者，仲景書也。仲景因病以制方。」

許魯齋曰：「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意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

李梴曰：「獨有漢長沙太守張仲景者，揣本求源，探微索隱，取《內經》大小奇偶之制，定君臣佐使之法，而作醫方。表裡虛實，真千載不傳之秘，乃大賢亞聖之資，有繼往開來之功也。」

方中行曰：「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法，方法具備惟仲

《詠諸的靈蘭秘典》

景此書。然則此書者，盡斯道體用之全，得聖人之經，而時出者也。後有作者，終莫能比德焉。」

喻嘉言曰：「張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苻，爲眾法之宗，群方之祖。」

徐靈胎曰：「仲景之治病，其論臟腑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減，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同不朽者也。」

陳修園曰：「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書》〈藝文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專以方藥爲治，而集群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

費伯雄曰：「仲景立方之祖，醫中之聖。所著《傷寒》、《金匱》諸書，開啓屯蒙，學者當奉爲金科玉律。」

日人山田正珍曰：「余嘗讀仲景氏書，觀其立法之意，循循然莫不有規矩。說補不偏乎補，說瀉不偏乎瀉，曲盡機變之妙，以極其源。其文簡而達，其法約而中。苟能熟之，則不眩於疾病之多，無憾於法方之少。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

尾臺榕堂曰：「長沙爲千古用方之鼻祖，然其方則咸出於三代聖賢之精製，長沙特集其大成耳。其方簡明正嚴，條理秩然，寬猛之治，和攻之法，無不周詳賅備，故苟能講習諳練以精究其意，推廣其義，則萬病之治可運之掌也。」

〈凡例〉

一、是書本文，以桂林羅哲初所授醫聖張仲景十二稿《傷寒雜病論》十六卷為主。原書於民國二十八年刊板印行，時值外患方殷，西安警報一日數發，以致繕寫脫誤。茲依原本校正，並參考宋·林億校刊世所通行本之《傷寒論》、《金匱要略》，及近時湖南劉昆湘得於江西之古本《傷寒雜病論》、涪陵劉鎔經所印明時得於墊江孫思邈校定之古本《傷寒雜病論》，正其舛訛，補其脫闕。論文與通行本相同者，則採輯成無己、趙以德以下元明清數十家之注以釋之；論文為通行本所無者，則節錄劉昆湘所撰義疏以解之。為湘古本所無者，乃抒鄙意以闡發其義。

一、原書十六卷外，以刊本序、左修之原序暨余所撰《傷寒雜病論集注》之醫聖傳、通論、六經提綱列卷首，以明是書之淵源及六經鈐百病之義旨，而附《金匱要略》雜療方以下三篇為卷末，俾本書克成全璧云。

一、是書所言方藥劑量，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即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一斤。漢時一兩，今秤三錢為準。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水一升，今秤二兩，以杯當升可也。方中用棗者，大小三枚准一兩。附子去皮畢，以半兩准二枚。枳實去穰畢，以三銖准一枚。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蜜一升，一斤四兩為正。竹葉一把，二兩為正。再折合今秤，餘可類推。例如桂枝湯方藥五味共十五兩，合今秤四兩半。水七升，合今秤十四兩。煮取三升，合今秤六兩。每服一升，合今秤二兩。餘皆仿此，以意消息之。

一、是書於國難嚴重之際，為時半載，克告成書。不幸內戰日烈，茲為存稿暨質正同仁計，倉卒付印，其中舛訛在所弗免。繩愆糾謬，望諸當世君子，匡其不逮。俾再版修正，是所企禱。

〈通論〉

凡讀是書者，須知仲景以傷寒名論之意。《素問》熱論云：「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仲景命名之義，蓋本於此。王啟玄曰：「傷，謂觸冒也。」《素問》〈刺志論〉注。程郊倩曰：「傷寒有五之寒字，則只當得一邪字看。」管象黃曰：「寒，天地之一氣。傷寒者，舉一以名書，猶魯史錯舉四時而名春秋也。」《吳醫匯講》。張子和曰：「春之溫病、夏之暑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是則傷寒者，外感證之總名。下五者，外感病之分證也。傷寒論者，乃各種傷寒之總論，非專論傷寒而不論風、濕、暑、溫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故小寒、大寒居春之首。舉此以名論，而一歲四時六氣百病，無不賅括其中矣。仲景本論三陽三陰之名稱、次序，雖同於《素問》〈熱論〉，而義旨迥殊。蓋《內經》以手足、表裡、經絡、筋肉，分為三陽三陰十二部屬配合臟腑，此專為針灸取穴而發。與仲景書以湯液治病所言之三陽三陰，不可作一例看。《莫氏研經言》：「傷寒所列六經，與《素問》〈熱病論〉不同。〈熱病論〉依氣行之脈絡言，故所著證與《靈樞》〈經脈篇〉義合。《傷寒論》依邪入之次序言，故所著證與《靈樞》〈經脈篇〉義不合。」且仲景論中，原無六經詞語，六經二字，出於後世注家。今以本論證之自明。如太陽篇，曰太陽之為病、曰太陽證、曰陽明證、曰少陽證、曰太陽受之、曰轉係陽明、曰繫在太陰，皆曷嘗言手足經哉。惟用針灸時，云手足陰陽則本乎《內經》耳。又太陽篇所云，若欲作再經者之經，是泛指經絡言，非如注家傳經之說也。自龐安常、朱肱引《素問》熱論六經以詮釋本論，其後注家沿襲，又造出傳足不傳手之藝說，使仲景以三陽三陰鈐百病之本旨，晦昧者千七百餘年。中惟方中行稍有見地，而語焉不詳。余自弱冠始讀《傷寒論》，觀諸家所注，即疑其不是仲景本意。迨後見西哲生理學書，以人身氣質功用分為三系統。於是恍然覺悟，乃撰三陽三陰提綱六篇。於民國丁未歲，會通《傷寒論》、《金匱要略》為一貫，撰成《傷寒雜病論新釋》十六卷。其後又採摭宋、元、明、清數十家注之精華，撰《傷寒雜病論集注》十八卷，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次印行。今又十餘年矣，益覺其說的確不易。茲特載卷首，以破千古之惑，藉以為讀本論者之關鍵。

方中行曰：「《傷寒論》六經之經，與經絡之經不同。六經者，猶儒家六

經之經，猶言部也。部，猶今六部之部。手足之分上下，猶宰職之列左右。聖人之道，三綱五常，百行庶政，六經盡之矣。天下之大，事物之眾，六部盡之矣。人身之有，百骸之多，六經盡之矣。孫思邈以五臟六腑鈐百病，陳無擇括之以三因，朱丹溪綱之以氣血痰鬱，皆未若仲景以六經隱括萬病立法之盡美盡善也。由此觀之，則百病皆可得而原委，而斯道之一貫，不在掌握乎。但六經之於人身無所不該，全在人隨處理會。」方氏此論非鑿空撰出，又非蹈襲前人，全從人身理會而得。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惜所著《條辨》未能暢發厥旨，且仍本《內經》手足經脈之說以注本論，爲可憾耳。然則此條可謂千載一隙之曙光歟。又曰：「《靈樞》曰：『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正謂此也。若以六經之經斷然直作經絡之經看，則不盡道惑誤，不可勝言。後世謬訛，蓋由乎此。」又曰：「後人不肯以身體察，只管在紙筆上拗氣。譬如水底摸月，形影不知，空自紛紛鑿鑿，千五百年來舉世若說夢，豈不大為可笑。」

仲景本論三陽三陰之定義，是將人身部位、質體分為六綱，而以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等術語識之。猶數學家用干支字母以代數也。三陽標識其部位，陽虛而無形，以標識其部位。皮膚之表曰太陽，腸胃之裡曰陽明，軀殼之內臟腑之外曰少陽。三陰標識其質體。陰實而有形，以標識其質體。筋脂肪爲太陰，經絡血液爲少陰，神經腦髓爲厥陰。立此六經以名篇，而辨其病證治法焉。所謂太陽者，軀殼表面部位之術語。以其部位居身之表，而積最大，全部皆受日光，故曰太陽。凡六淫之邪從皮膚中人而病者，其治法皆可求之太陽篇也。以太陽部位與天氣直接故也。陽明者，口腔至肛門，腸胃表面部位之術語。以其部位居腸胃之裡，爲水穀之道路，在身之暗處，謂曰陽明。猶《爾雅》謂十月爲陽月之義也。《內經》以兩陽合明於前爲陽明，乃以經絡言，其義與此異，而配屬大腸與胃則相同也。凡飲食之邪從口入，而腸胃受病者，其治法皆可求之陽明篇也。以陽明部位與食物直接故也。少陽者，軀殼裡臟腑表，腠膜部位之術語，所謂三焦而居半表半裡者也。以其部位居臟腑表之空隙，而外通於九竅，受日光者少，故曰少陽。其配屬三焦與《內經》相同也。凡外感六淫，邪中太陽，或內傷飲食病於陽明，失治皆可傳屬少陽。故其治法見於二篇，而少陽篇惟列提綱而已。此以少陽病之從間接得者而言，若從鼻吸入之直接病，如瘟疫則異此。太陰者，營養系統之術語。以其體積占身中最大之量，故謂曰太陰爲血脈、神經之所附麗，如地之有土也。自陽明部位之裡。由淋巴腺傳輸飲食之精液分佈於身體，脂膏肌肉皆其所屬也。在陽明部位曰乳糜腺，少陽部位曰淋巴腺，太陽部位曰脂肪腺。少陰

者，血液循環系統之術語。其質量次於太陰，故謂曰少陰。五臟皆其機器，經絡是其道路，而滿佈於太陽部分之裡也。肝脾為生血機，心為運血機，肺為吸收氧氣排泄血分敗質之機，腎為排泄水分敗質之機。《內經》以心腎屬少陰，與此義合。少陰為太陽之裡，故太陽部分無處不有血液也。厥陰者，神經系統之術語。《內經》云：「兩陰交盡，故曰厥陰。」以經絡言，而與此義相通。王啓玄註：「厥，盡也。」蓋飲食入胃，其精液初化為太陽所屬之乳糜，再化為少陰以屬之血液，終化為厥陰所屬之精髓。是兩陰之化，至此交相盡也。腦髓是其中樞，神經為其導線，而司身體之知覺、運動者也。在太陽部分者知覺銳敏，能隨意運動。在陽明及少陽部分者，除九竅外，皆知覺遲鈍，不能隨意運動，名曰自和神經。如胃之消化，腸之傳導，肝脾之分泌膽、胰液，心之跳動，肺之呼吸，腎之排尿，皆是也。然在太陽及陽明部位者，有感斯應。而在少陽部位者，則無時或息也。三陽部位各分區域，是以汗、下、和解之法不可混施。三陰質體互相附麗，故溫、清之法皆可通用。津液病求之太陰，血脈病求之少陰，神經病求之厥陰。此三陽三陰為人身部位系統之標識術語，而不易之理也。然人身陰陽互麗，表裡相通，氣血聯貫。往往一病而諸證兼見，如太陽篇之二陽、三陽合病、並病是也。若呼吸器與泌溺機關，為血液循環系統之附屬排泄機，皆與皮膚之汗管有密切之關係，故其病證附見於太陽、少陰二篇。如咳、喘、短氣、小便不利及自利等證。餘如生殖器病之見於虛勞及婦人病篇，以另有專論，故六經篇從略。熱入血室雖生殖器病，然因外感所致，故附列篇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仲景以窮理盡性之功夫，探陰陽造化之神秘。獨闢醫學之不二法門者也。三陽三陰之界說明，以之讀《傷寒雜病論》，則百病皆可得其源委。直如身在冰壺，腹飲上池矣。

《傷寒論疏義》云：「本論所謂三陽三陰，所以標病位也。陽剛陰柔，陽動陰靜，陽熱陰寒，陽實陰虛，是即常理。凡病屬陽、屬熱、屬實者，謂之三陽。屬陰、屬寒、屬虛者，謂之三陰。細而析之，則邪在表而熱實者，太陽也；邪在半表半裡而熱實者，少陽也；邪入胃而熱實者，陽明也；又邪在表而虛寒者，少陰也；邪在半表半裡而虛寒者，厥陰也；邪入胃而虛寒者，太陰也。惟表熱甚則裡亦熱，故裡雖乃熱而病未入胃，尚屬之太陽。表寒甚則裡亦寒，故裡雖乃寒而病未入胃，尚屬之少陰。少陽與厥陰，共病羈留於半表半裡間之名也。陽明與太陰，共邪犯胃之稱也。故不論表裡、寒熱，病總入胃中者，謂之陽明與太陰。蓋六病之次，陽則太陽、少陽、陽明；陰則少陰、厥陰、太陰。但陽則動而相傳，陰則靜而不傳。然其傳變，則太陽與少陰為表裡，少陽與厥

陰為表裡，陽明與太陰為表裡。見《素問》〈血氣形志篇〉。是以太陽虛則是少陰，少陰實則是太陽。少陽虛則是厥陰，厥陰實則是少陽。陽明虛則是太陰，太陰實則是陽明。是乃病傳變化之定理，三陽三陰之大略也。」三陽三陰互為表裡，《內經》本就經絡言而可借為本論三陽三陰審治之關鍵。夫表裡陰陽，虛則俱虛，實則俱實。此所謂虛者，精氣奪也。實者，邪氣盛也。仲景列汗、下、和解，攻邪之法於三陽篇者，所以泄三陰之實也。列溫氣、滋血、固精，救正之法於三陰篇者，所以補三陽之虛也。知此則六經篇中，正治各法之大旨，可迎刃而解矣。

朱子論讀《大學》法曰：「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裡許。」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補去。」余謂讀者於《傷寒雜病論》之六經，亦當如是。朱子評《論語》曰：「初入學即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余於此書，亦云然。孫思邈曰：「不知《大》、《易》，不足以言醫。」蓋聖人將天地鬼神之奧，摹畫為卦以作《易》。仲景將人身陰陽之理，摹寫成文以著論。卦之有六爻，猶身之有六經。六爻之分外內，猶六經之分表裡。卦之分三才，猶身之分三部。爻變動則有老少陰陽之四象，猶身失常則寒熱虛實之四證。其以陰陽為變化之本源，所以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言五行而不泥其跡，言運氣而不拘於墟。所謂潔靜精微者，正相同也。

陳修園曰：「《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素問》〈陰陽離合論〉。此數語，為審證施治之大關鍵。」此六句，《內經》原論經脈之不得相失，陳氏取為本論六經審證施治之大關鍵。至其所以然則引而未發，今以生理學釋之。蓋皮膚排泄體中廢質從汗腺出，主出而不內，故太陽為開。腸胃吸收飲食精液以養身，主內而不出，故陽明為闔。三焦、腠理為通會元真之處，津液轉輸之道，其氣往來上下流通，故少陽為樞。肌肉居身之表，其淋巴腺為胃行其津液散佈於外，故太陰為開。精髓居身之裡，神經受外界感觸傳達於腦，故厥陰為闔。血脈行外以充肌溫體，行內以化精成髓，內外周流，循環不息，故少陰為樞。六者當開不開，或發泄太過，當闔不闔，或閉塞不通。此汗、下、和解、溫、清之治法所由主也。

陳修園曰：「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讀《傷寒論》。」今匯《內經》之要論，詳釋以闡其蘊。《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

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王啓玄曰：「觀五星之東轉，則地體左行之理，照然可知也。」麗，著也。有形之物，未有不依據物而得全者也。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王啓玄曰：「大氣，謂造化之氣，任持太虛者也。所以太虛不屈，地久天長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此節與書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皆吾國三代時聖哲之遺說，證以近世學理而精確不易者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陳修園曰：「此言六氣之遊行於天地上下之間也。風、寒、暑、濕、燥、火，在天無形之氣也。乾、蒸、動、潤、堅、溫，在地有形之徵也。天包乎地，是以在天之上，在泉之下，在地之中，八極之外，六合之內，無所不至。蓋言太虛之氣，不惟包乎地之外，而通貫乎地之中也。寒水在下，而風從地水中生，故風寒在下。燥乃乾金之氣，熱乃太陽之火，故燥熱在上。土位中央，故濕氣在中。火乃太陽中之元陽，故遊行於上下之間。《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寒熱往來而六者之氣皆入於地中，故令有形之地受無形之氣而化生萬物也。此節與《易》傳相發明，言天地間以六元之氣為生化之本，猶乾坤退位而六子用事之義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地氣有所偏勝，則生六者之變。夫天地之氣本是一元，由動靜而分陰陽，陰陽配合而生六子。蓋地球運行於太虛之中，繞日周轉，其兩極之端恆偏指於一定之方向而不變。故一歲之間，地面各處之陰陽消息，逐時不同。此春、夏、秋、冬四時之所由成，而寒、暑、燥、濕、風、火六氣之所由生也。以一處言，則六氣迭勝於一歲。以大地言，則六氣分旺於各方。〈天元紀大論〉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王啓玄曰：「三陽三陰為標，寒、暑、燥、濕、風、火為本，故云所謂本也。天真元氣分為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徵其應用則六化不同，本其所生則正是真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此節本意雖言天運，而與人身氣化之理實相通。蓋人身三陽三陰為天六元之氣所化生，故六氣為本而三陰三陽為標。本，謂根也。標，謂末也。氣本無形，假標以見其用爾。厥陰之用事風氣主之，蓋天地間動植之生活全賴乎風，而風之原生於寒熱之調劑。而人身之知覺運動胥由斯起，故風之性兼寒熱，由厥利之有二候可徵也。少陰之用事熱氣主之，以體溫生於血液之運化言也。太陰之功用曰濕，以淋巴腺之輸液

言也。少陽之功用曰火，以三焦之氣化非火不行，而腠理通暢津液蒸騰，皆火氣主之也。陽明之用事燥氣主之，謂飲食乳糜經腸胃而成糟粕也。太陽之功用寒氣主之，以皮膚官職在吸收寒氣以調和身內之溫度也。此六氣所以爲人身生命之本，而三陽三陰之主也。常人六氣和平則無疾病，若六元之中有一偏勝則氣失其平而爲病矣。六元正紀大論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跗腫。」此皆氣化太過而爲病也。〈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少陽，標也。火氣，本也。中見者，陰陽表裡相關，其中所見之證候也。言少陽部位之上，以火氣爲本而用事，火氣勝則其裡臟膜之神經被灼，故所見之證如口苦、咽乾、目眩、耳聾、往來寒熱、肋下痞硬等候，皆少陽部分之神經系統厥陰病也。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陽明部位之上，以燥氣爲本而用事，燥氣勝則其裡太陰質體之脂肪、津液乾枯，故所見之證如胃家實，腹滿、大便硬及譫語、口燥等候，皆陽明部位消化系統之太陰病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太陽部位之上，以寒氣爲本而用事，寒氣勝則其裡少陰經絡之血液凝滯，營衛鬱結，故所見之頭痛、身疼、發熱、惡寒等證，皆太陽部位之循環系統少陰病也。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神經系統之上，以風氣爲本而用事，風氣勝則病見於其表少陽部分之三焦，而爲消渴、厥逆、下利、嘔吐、寒疝等證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循環系統之上，以熱氣爲本而用事，熱氣勝則病見於其表之太陽部分之經絡，而爲但欲寐、頭眩、煩躁、咽痛、手足厥熱等證也。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消化系統之上，以濕氣爲本而用事，濕氣勝則病見於其表陽明部分之腸胃，而爲腹滿而吐、自利不渴等證也。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陳修園曰：「六經之氣以風、寒、熱、濕、火、燥爲本，三陰三陽爲標，本標之中見者爲中氣。中氣如少陽、厥陰爲表裡，陽明太陰爲表裡，太陽少陰爲表裡，表裡相通，則彼此互爲中氣。」本標不同，氣應異象。」義詳於下。〈至真要大論〉云：「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太陰從本。謂治法從本也。少陽之治從本，謂清火也。太陰之治從本，謂祛濕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少陰治法從本，謂清熱，從標，謂通經絡。太陽治法從本，謂散寒，從標，謂和營衛。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陽明之治法從中，謂滋其裡之太陰，承氣之用在存津液以救陰也。厥陰之治法從中，謂通其表之少陽，四逆之功在溫三焦以回陽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王啓玄曰：「化，謂氣化之元主也。有病以元主氣，用寒熱治之。」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謂人身六元之氣不和而生

病也。〈至真要大論〉云：「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有生於標者。人身三陽三陰不和而生病也。有生於中氣者。中氣謂陰陽表裡間接之病及天氣之六淫所致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反佐取之是謂逆取，如寒病治以寒，熱病治以熱是也。有從取而得者。從，順也，順常法而治之也。逆正，順也。若順，逆也。」寒盛格陽，治熱以熱。熱盛拒陰，治寒以寒之類，此逆乃正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拒陰而治以熱，故方若順是逆也。《靈樞》〈衛氣篇〉云：「能知六經之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張璐玉曰：「標本治例，全要活法。所謂一病之標本者，如太陽中風桂枝證，先惡寒為本，後發熱為標。其陽明熱病白虎證，口燥，心煩為本，背微惡寒為標。此治本，不治標也。又傳經之標本，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此太陽為本，陽明為標。治以葛根，仍用麻黃，此治標必從本也。又一經之標本，如太陽病，頭痛，發熱，自汗，桂枝證為本病。後六七日，不解，而煩渴飲水，邪入膀胱之本，五苓證為標病，此隨證治本治標也。又先後之標本者，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裡。後身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表。先受寒，身疼痛為本病，後誤下之，續得下利清穀為標病。先四逆救裡治標，後桂枝救表治本也。標本之法略舉數條為例，詳仲景證治諸法，餘可類推。」

沈芊綠曰：「仲景立論，每經各舉其主脈主證，以為一經之提綱。雖病有變遷，而苟未離此經，即不離此主脈主證，其大較也。」陳修園曰：「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字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主，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遁情矣。」

陸九芝曰：「仲景書本為《傷寒雜病論》，六經提綱，傷寒如此，雜病亦如此。捨此則不能治傷寒，亦不能治雜病。」仲景著論之原意，專為救誤而作，故每篇中原得之病，與正治之法，不過數條，其餘皆屬發汗、吐下、溫針、火攻等誤治後壞病之救逆法也。知此以讀論，則節目雖繁而提綱不紊矣。

張令韶曰：「夫百病不外乎三因，而三因之中俱各有寒熱虛實，不獨傷寒

為然也。然能明乎傷寒之寒熱虛實反覆變遷，則百病之寒熱虛實了如指掌矣。傷寒雖有三陰三陽之分，膚皮肌腠、胸脅腹胃、臟腑形層之異，大約不外乎寒熱虛實四者而已。虛寒之與實熱，如冰炭之相反。寒有表寒，有裡寒；熱有表熱，有裡熱；虛有表虛，有裡虛；實有表實，有裡實。即寒熱之中，有虛寒、實寒、虛熱、實熱；有上焦熱、中下焦寒；有上焦虛、中下焦實；有真寒、真熱、真虛、真實；有假寒、假熱、假虛、假實；有內真寒而外假熱，有內真熱而外假寒。是以無論外感六淫，內傷七情，皮毛肌腠，經俞榮衛，膜原臟腑，莫不有虛實寒熱之分焉。即《靈》、《素》、《傷寒》、《金匱》千言萬語反覆辨論，亦不過辨其為寒熱虛實而已。任其鉤深致遠探索精微，總不能出此四者範圍之外。」《醫原》：「《傷寒論》一書當分兩大段看，前一段為表寒而作，後一段為裡寒而作。」

張景岳曰：「傷寒傳變不可以日數為拘，亦不可以次序為拘。如《內經》言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之類，蓋言傳經之大概，非謂凡患傷寒者必皆如此也。蓋寒邪中人，本無定體。」陶節庵云：「風寒之初中人也無常，或入於陰，或入於陽，但始太陽終厥陰也。或自太陽始，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邪氣衰不傳而愈者。亦有不罷再傳者，或有間經而傳者，或有傳至二三經而止者，或有始終只在一經者，或有越經而傳者，或有自少陽、陽明而入者，或有初入太陽不作鬱熱便入少陰而成真陰證者。所以凡治傷寒不可拘泥，但見太陽證便治太陽，但見少陰證便治少陰。但見少陽、陽明證便治少陽、陽明，此活法也。」

本論所言三陽三陰之王時，有二義：一則以一日為一周者，六篇所其病欲解時，從某時至某時上諸節是也；一則以一歲為一周者，雜病例所云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及下節少陽之時陽始生是也。此皆隨時隨地以候氣至之太過與不及，為運氣說之有據而可信者也。《素問》〈天元紀大論〉等篇以木、火、土、金、水為五運，從大寒日起，每運主七十二日有奇。厥陰風、少陰熱、少陽火、太陰濕，陽明燥、太陽寒為六氣，亦從大寒日起，每氣司六十日有奇。故五運六氣合行而終一歲，週而復始，如環無端，歲歲皆然，是為主運主氣。以天干取運，地支取氣。天干有十，配合則為五運，地支有十二，對衝則為六氣。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天地和合則為甲子。故甲子者，干支之首也。天氣終於癸，地氣終於亥，天地相合則為癸亥，故癸亥者干支之末也。陰陽相隔，剛柔相須，歲歲遞更，君火

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凡三十歲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是爲客運客氣。司天在泉四間氣者，客氣之六步也。凡主歲者爲司天，位當三之氣。司天之下相對者爲在泉，位當終之氣。司天之左爲天之左間，右爲天之右間。在泉之左爲地之左間，右爲地之右間。每歲客氣始於司天前二位，乃地之左間，是爲初氣。以至二氣三氣，而終於在泉之六氣。每氣各主一步。然司天通主上半年，在泉通主下半年，故曰歲半已前，天氣主之，歲半已後，地氣主之也。此王啓玄所補《素問》各篇，以三陰三陽之司天在泉，上下邁臨，推步五運六氣之太過不及，定其病證治法之說也。王樸莊擴而大之，以三百六十年爲一大運，六十年爲一大氣。五運六氣迭乘，滿三千六百年爲一大周。溯自黃帝命大撓作甲子貞下起元，從下元厥陰風木運始。以厥陰爲下元，則少陰爲上元，太陰爲中元。復以少陽爲下元，則陽明爲上元，太陽爲下元。合前後三元，而配以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之六氣。於黃帝八年起數，前三十年爲厥陰風木司天，後三十年爲少陽相火在泉。歷三千六百年，至唐昭宗天復三年癸亥，是爲一大周。昭宣帝天祐元年六十一甲子又值下元厥陰司天矣。民國十三年爲七十八甲子，中元太陽寒水司天也。繆希雍曰：「原夫五運六氣之說，其起於漢魏之後乎？何者，張仲景，漢末人也，其書不載也，華元化，三國人也，其書亦不載也；前之則越人無其文，後之則叔和鮮其說，予是以知其爲後世所撰。無益於治療而有誤於來學，學者宜深辨之。」張飛疇曰：「張子和云：『不讀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所以稍涉醫理者，動以司運爲務。曷知天元紀等篇本非《素問》原文，王氏取〈陰陽大論〉補入經中，後世以爲古聖格言，孰敢非之，其實無關於醫道也。況論中明言時有常位而氣無必然，猶諄諄詳論者，不過窮究其理而已。縱使勝復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內，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宣暄各異，豈可一定之法而測非常之變耶？」

三陽三陰提綱

〈太陽篇〉

太陽者，身體表部軀殼之術語也。《素問》〈皮部論〉：「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三陰之表，皮毛、經絡、筋骨皆屬於太陽，而《內經》分其部之經絡、筋肉為三陰三陽，以手足配合臟腑為十二經，統之於督任，蓋專針灸治療取穴而設，其義與此殊。太陽為開，見《素問》〈陰陽離合論〉。皮毛汗孔具呼吸吐納之用，以通暢為常，故曰開。六元之寒氣主治之。《素問》〈天元紀大論〉：「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六微旨大論〉：「太陽之上，寒氣治之。」後五篇所引同。萬物之初生，皆由天地、陰陽、六元之氣化合成形。惟人也，得其全而最靈。既生之後，仍藉六氣以活動。而人身皮毛汗孔之功用，在發泄內部之熱氣，吸納外界之寒氣，以調節平均身體之溫度。故曰：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治之也。夫以臟腑之熱度，足以消穀、化水、燦金，使不吸收外界之寒氣以濟之，能免不焦灼腐爛乎。其表面與天氣相接觸，凡風、雨、寒、暑之邪，乘人陽氣之虛而外中傷於皮毛，留止經絡、筋骨者，皆為太陽病。《靈樞》〈五變篇〉：「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仲景所謂太陽病者，其目有六：中風、傷寒、溫病、瘧病、中濕、中暍是也。本論：「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以溫為伏邪，瘧為壞病，濕、暍為雨暘之時疾。《素問》〈生氣通天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金匱真言論：「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本論：「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風家，下之則瘧。瘧家，不可發汗，汗出則瘧。」惟中風、傷寒為卒中之病，而無時不有。是以太陽篇中，以二病為提綱也。《金匱要略》：「風中於前，寒中於暮。」平脈法云：「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成無己曰：「《脈經》云：『風傷陽，寒傷陰。』衛為陽，營為陰，風為陽，寒為陰，各從其類而傷也。」以解肌發汗為風寒正治之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其有邪者，瀆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本論：「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桂枝本為解肌。」「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顧人氣體有虛實之殊，臟腑有寒熱之異，或有痰飲、痞氣及咽燥、淋、瘡、汗、衄之疾，或適當房室、金刃、亡血之餘，是雖同為中風、傷寒之候，其治又當從權變之法矣。桂枝湯治中風之屬虛者。若項背強痙，加葛根。「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與之。」「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屬實者，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以此湯發之。麻黃湯治傷寒之屬實者。若見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及亡血脈虛，而有少陰證者，皆不可發汗也。「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關上脈弦者，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傷寒，發熱，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不利。」「寸口脈浮而澀，關上弦急者，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者，黃連湯主之。」「傷寒，脈浮滑，此以裡有熱，表無寒也，白虎湯主之。」「傷寒，脈結促，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此皆傷寒兼有宿疾、痰飲、鬱熱、勞傷等雜證者之治法也。太陽與少陰為表裡。見《素問》〈血氣形志篇〉。〈皮部論〉：「皮者，脈之部也。」〈咳論〉：「皮毛者，肺之合也。」《靈樞》〈本臟篇〉：「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也。」〈五癰津液別篇〉：「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少陰所主經絡、毛脈、孫絡滿佈於皮膚之裡，故與太陽為表裡。且皮毛汗孔與少陰血液循環系統所屬呼吸器之肺臟，及泌尿器之腎臟、膀胱同其官能。其呼碳吸氧，吐故納新同肺臟，排泄水分敗質同腎臟、膀胱。而三者之官能互相贊助，故熱時汗多則溺少，寒時汗少則溺多，皮毛閉塞而無汗則吸呼頻數而喘喝。故仲景列喘咳及小便不利之證治於太陽篇也。太陽證虛，當溫其裡之少陰；少陰證實，當攻其表之太陽。「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凡太陽病而少陰虛者，皆不可發汗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血之與氣，異名而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以下諸證，皆不可發汗：尺中脈微，此裡虛也。尺中遲者，以榮氣不足，血弱故也。咽喉乾燥者，淋家，瘡家，血家，亡血家，汗家。病人有寒，胃中冷者。心悸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此皆營衛虛，血少，津液不足故也。設或當汗不汗，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其鬱熱內陷，則傳屬陽明與少陽，隨其人陰陽之虛實，有氣分、血分

之別。《素問》〈繆刺論〉：「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臟，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臟乃傷。」此邪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臟之次也。太陽病不解，其風寒之邪鬱而為熱，隨其人之表裡、虛實、寒熱而轉屬傳變。若未經誤治，有行其經盡，邪衰正復而自愈者。有陽氣重，上迫為衄而解者。有轉屬陽明，熱鬱於胃，則為煩渴、懊憹、譫語、不眠等證。熱鬱於腸，則為腹滿或痛而不大便，或挾熱下利等證。有傳屬少陽，熱鬱於上焦肺膜，則胸滿或痛，在心下膈間則為結胸。熱鬱於中焦肝脾之膜，則為口苦、咽乾、脅下痞硬。熱鬱於下焦之腎膜，則為臍下悸，小便不利：或熱結膀胱，或瘀熱在裡，或熱入血室。凡此諸侯，皆宜隨證施治，不必拘以日數也。若太陽證未罷者，是為並病。淺田栗園曰：「並者，相並也。二病相齊並者謂之並病。故表先受病，次傳於裡，而並邪猶在者，名太陽陽明並病。」經曰：「二陽並病，太陽初得病者，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此雖既傳於裡，表邪猶在，故先其表而後其裡也。又曰：「二陽並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皴皴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此俟表邪已解，而後攻其裡者也。表證未罷，少陽又病者，名太陽少陽並病。經曰：「太陽與少陽並病，頭項強痛，或眩暈，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又曰：「太陽少陽並病，心下硬，頸項強而眩者，慎勿下之。」又曰：「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此以邪在表裡間，發汗、吐、下皆非所宜，故唯主清解也。蓋合病與並病，雖有緩急之別，於其治法，則無有異焉。或發汗不徹，則陽氣怫鬱不得越。其人煩躁，不知痛處，短氣者，更發汗則愈。「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杏甘石湯。」「心下痞硬，嘔吐而不利者，大柴胡湯主之。」或發汗過多，則津液越出而亡陽。有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有脈洪大，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有大煩渴，脈洪大者。有厥逆、筋惕肉瞤者。有身疼痛，脈沉遲者。有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有臍下悸，欲作奔豚者。有腰脹滿者。有反惡寒者，虛故也。有不惡寒但熱者，實也。有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有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有兩耳聾，無所聞者。有吐下不止者。有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墜地者。有便血者。有成瘕者。有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者。有寒慄而振者。有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痛者。有胃中冷吐蛔者。或當汗而反下，則陰虛而邪陷裡。有其氣上衝者。有脈促胸滿者。有其人惡寒者。

有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有利遂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者。有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有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有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有身熱不去，微煩者。有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有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有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有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有熱入於裡因作結胸者。有但滿不痛而作痞者。有脈緊，咽痛者。有脈弦，兩脅拘急者。有脈沉緊，欲嘔者。有脈沉滑，協熱利者。有脈浮滑，下血者。有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有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有利不止，心下痞硬者。有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裡不解者。或當汗而反吐，則胃傷而陽氣微。有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有腹中饑，口不能食者。有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者。有不惡寒，又不欲近衣，為內煩者。有引食而反吐者。有心中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者。或下之後復發汗，或重發汗而復下之，則表裡俱虛。下之後，復發汗。有振寒，脈微細者。有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脈沉而微，身無大熱者。有表裡俱虛，其人因致冒者。有心下痞惡寒者。有大汗之後復下之。有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有汗出而喘，無大熱者。有病仍不解，煩躁者。有煩熱，胸中窒者。有不大便五、六日，舌上乾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成結胸者。有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有心下痞，表裡俱虛，陰陽氣並竭者。或發汗、吐、下混施，則陰陽氣亂。有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身為振振搖者。有虛煩不得眠，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若少氣，若嘔者。有虛煩，脈甚微，心下痞硬，脅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久而成痿者。有解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者。有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或以火劫發汗，血氣流溢失其常度。有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有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齊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者。有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有譫語者。有躁而圍血者。有咽燥唾血者。有焦骨傷筋者。有從腰以下重而痺者。有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有煩躁者。或以冷水噉灌，其熱被卻不得去。有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有寒實結胸，無熱證者。種種反逆誤治則成壞病，而變證百出矣。故篇中原得之病與正治之法，不過十餘條，其餘皆斡旋救逆法也。若太陽與陽明

或少陽同時俱病者，是為合病。淺田栗園曰：「合者，同也，會也。二病若三病相混同者謂之合病。蓋其初感邪，表裡同時受病者有之，故設此目以為治法之標準也。若熱盛於表而勢迫及裡，氣擾動下奔則為利，上逆則為嘔者，名曰太陽陽明合病，以葛根湯或葛根加半夏湯發其表則裡隨和也。表實裡壅，喘而胸滿者，亦名太陽陽明合病，以麻黃湯先發其表，然後下之也。若熱在表裡之間，內壅為下利者，名曰太陽少陽合病，以黃芩湯清熱通壅。更嘔者，加半夏、生薑治之也。若下利，脈滑而數者，名曰陽明少陽合病，以大承氣湯去其實也。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若自汗出者，名曰三陽合病，此以其邪熾於三陽，不宜發汗，亦不可下，故以白虎湯清肅之也。是皆治合病之要領也。」張兼善曰：「凡合病者皆下利，各從外證以別焉。夫太陽病，頭項痛，腰脊強；陽明病，目疼鼻乾，不得臥；少陽病，胸脅痛，耳聾。幾遇兩經病證齊見而下利者，曰合病也。雖然，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他如太陰所主之肌肉、脂肪，少陰所主之經絡、營衛，厥陰所主之神經、骨髓，皆分佈充填於太陽部位。是以三陰表證之治法亦見於〈太陽篇〉也。如四逆湯、桂枝人參湯、乾薑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茯苓四逆湯、真武湯等證治。蓋人身表裡陰陽相維，氣血聯貫。一部分失和，餘體未有不受直接或間接之傳屬者。病情百變，苟不審其標本而施治，鮮有不釋邪攻正，反亂大經者。因提綱挈領而述此篇，聊作讀論之關鍵。

《詠諸的靈蘊秘典》

〈陽明篇〉

陽明者，軀殼之內，水穀道路，始於口而終於二陰，六腑部位之術語也。

《靈樞》〈陰陽繫日月篇〉：「兩火併合，故爲陽明。」腸胃篇：「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度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一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回周迭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回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迴腸當臍，左環回周葉積而下，回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營衛生會篇〉：「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本臟篇〉：「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素問》〈六節臟象論〉：「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難經》〈第三十五難〉：「小腸者，受盛之腑也。大腸者，傳瀉行道之腑也。膽者，清淨之腑也。胃者，水穀之腑也。膀胱者，津液之腑也。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謂青腸，胃謂黃腸，膀胱謂黑腸，下焦之所治也。」本論列口苦及黃疸、小便不利之證治於〈陽明篇〉者以此。陽明為闔，《難經》〈第四十四難〉：「七衝門何在？然。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陽明之官能主吸納水穀之精微以養身，七門以閉爲常，故曰闔。六元之燥氣主治之。水穀乳糜經腸胃而成糟粕者，由陽明燥氣之所化也。若燥氣太過，則大便硬，燥氣不及則便溏泄。凡食飲不節，起居不時，六腑失和者，皆為陽明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腑。」〈太陰陽明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其受病之部有口、張璐玉《千金方衍義》：「齒者，骨之餘，屬腎，而實陽明所司。」本論：「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三陽合病，口不仁，面垢。」「陽明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咽、《靈樞》〈憂恚無言篇〉：「咽喉者，水穀之道也。」《素問》〈太陰陽明論〉：「咽主地氣。」本論：「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若咳者，

其人必咽痛，不咳者，咽不痛。」《傷寒論本旨》：「陽明中風，口苦咽乾，以熱由胃上咽而至口，不涉於肝，故無目眩，與少陽以此爲辨。」上脘、《靈樞》〈四時氣篇〉：「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則抑而下之，在下脘則散而去之。」本論：「宿食在上脘者，法當吐之，宜瓜蒂散。」胃、《靈樞》〈平人絕穀篇〉：「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素問》〈五臟別論〉：「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逆調論〉：「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也，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按：胃及主宰言語之神經，其中樞皆在延髓。胃有宿食而氣不和，臥時大腦雖休息，其延髓受直接之感觸，而發無意識之言語，所謂譫語也。本論：「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寸口脈數而滑者，此爲有宿食也。」「陽明病，胃中虛冷，不能食者，不可與水飲之，飲則必噦。」「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下脘、《靈樞》〈脹論〉：「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胃下脘，近世生理學謂之十二指腸。胃五竅者，上通咽爲賁門，下通小腸爲幽門，餘三竅則傍通膽、脾及三焦也。膽腑、《難經》〈第四十二難〉：「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靈樞》〈四時氣篇〉：「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本論：「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緩，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陽明病，脈浮而大，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不可汗、下、溫針。」「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陽明病，但頭汗出，身無汗，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爲淤熱在裡，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口苦、黃疸皆膽病，以淤熱在裡之胃下脘，致膽液溢於胃而上逆則爲口苦，溢於裡由太陰而傳於身表則爲黃疸。脾、膏、《難經》〈第四十二難〉：「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主藏意。」《素問》〈太陰陽明論〉：「脾臟者，常著胃土之精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本論：「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爲約，麻子仁丸主之。」散膏，近世生理學名脾臟，又名腹唾腺，

其津液即腠液也，以其味甘，故曰土之精。小腸、《靈樞》〈平人絕穀篇〉：「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素問》〈靈蘭秘典論〉：「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舉痛論〉：「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疽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本論：「陽明病，脈實，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陽明病，脈浮而遲，表熱裡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夫病人腹痛繞臍，此為陽明風冷，穀氣不行，若反下之，心下則痞，當溫之，宜四逆湯。」大腸、《靈樞》〈平人絕穀篇〉：「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素問》〈靈蘭秘典論〉：「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本論：「陽明病，脈實，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爾，宜大承氣湯下之。」「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息不得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廣腸、《靈樞》〈平人絕穀篇〉：「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素問》〈五臟別論〉：「魄門亦為五臟使，水穀不得久藏。」本論：「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膽汁，皆可為導。」大腸以下至肛門，受穢滓之處，俗名直腸，以其最廣，故曰廣腸。三焦、《難經》〈第三十一難〉：「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導也。」《素問》〈靈蘭秘典論〉：「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靈樞》〈四時氣篇〉：「小腹痛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本論：「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陽明病，膈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濇然汗出而解也。」膀胱《難經》：「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素問》〈靈蘭秘典論〉：「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厥論〉：「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宣明五氣論〉：「膀胱不利為癰，不約為遺溺。」本論：「太陽病轉屬陽明，渴而飲水，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夫病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後必發

黃。」之別。其致病之因，有太陽陽明、《素問》〈皮部論〉：「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腑，廩於腸胃。」本論：「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太陽病，二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陽明也，調胃承氣湯主之。」「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二陽並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濇濇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正陽陽明、《素問》〈痺論〉：「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本論：「繫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陽明病，發熱，十餘日，脈浮而數，腹滿，飲食如故者，厚朴七物湯主之。」「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澀，尺中亦微而澀，故知其有宿食也，大承氣湯主之。」「寸口脈數而滑者，此為有宿食也。」少陽陽明之殊。《素問》〈太陰陽明論〉：「陰者，地氣也，主內。陰道虛，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填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本論：「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溇，小便自可，胸脅滿不去者，與小柴胡湯。」「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大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按：此節證，下之當與大柴胡湯，發汗當與柴胡加桂枝湯。瘧後痢，蓋即少陽陽明。大便難，蓋即腸澼裡急也。而仲景以胃家實為陽明病之提綱，以攻下為治之正法。《素問》〈五臟別論〉：「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逆調論〉：「陽明其氣下行。」〈陰陽應象大論〉：「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陽明病之實邪，有在胃在腸之殊，是以承氣湯有調胃、小、大之分。陽明與太陰為表裡，以太陰所主之脂肪，充積於腸胃之裡也。陽明虛，當溫其裡之太陰；太陰實，當泄其表之陽明。吳茱萸湯、四逆湯、理中湯、附子粳米湯、大建中湯、大黃附子細辛湯，皆所以溫陽明胃氣之虛。三承氣湯，皆所以泄太陰腐穢之實。而其間又有虛實交錯，表裡並病，故有宜下者，「陽明病，脈實，雖汗出而不惡熱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裡，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有當下而尚未可下者，「陽明病，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

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
有當急下者，「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裡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有不可下者。「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緩，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陽明證，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
「陽明證，眼合色赤，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者，小便不利也。」
失治則成壞病，涉於厥陰則發譫語。《素問》〈熱論〉：「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王啓玄曰：「譫言，謂妄謬而不次也。」
譫言即本論之譫語。蓋腸胃之裡之神經病，由胃氣不和之所致，而有虛實之辨，生死之殊。有陽明病發汗多，若重發汗以亡其陽譫語者。有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發熱譫語者。有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硬譫語者。有陽明病，熱入血室，下血譫語者。有陽明病，燥屎在胃中，此為實，汗出譫語者。有三陽合病，發汗則譫語遺尿者。有二陽並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譫語為胃實之證，宜下。故脈滑疾則生，脈短則死也。
熱淤少陰，則為蓄血。腸胃裡之經絡病，有熱鬱於上，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而衄者。有熱入血室，下血譫語，但頭汗出者。有久淤血，令人喜忘，尿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有發熱脈數，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有淤血者。有協熱而便膿血者。
繫在太陰，則為穀疸。《素問》〈通評虛實論〉：「黃疸久逆之所生也。」本論：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為陽明病也。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惱者，身必發黃。陽明病，但頭汗出，身無汗，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淤熱在裡，身必發黃。黃疸為濕熱淤於陽明之裡，致膽液溢於太陰，由淋巴腺傳播於身體表部之肌肉也。此皆誤治久逆之所變，當隨其脈證而救治之也。

《詠諸的靈蘊秘典》

〈少陽篇〉

少陽者，軀殼之內，腸胃之外，五臟膜原，三焦部位之術語。《素問》〈瘧論〉：「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又曰：「由邪氣內薄於五臟，橫連募原也。」《靈樞》〈本輸篇〉：「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臟。三焦者，中瀆之腑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與合者。」〈營衛生會篇〉：「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魏念庭曰：「三焦者，無形而以軀殼為郭郭，是軀殼即其形也。本一氣而分三，亦以軀殼之上、中、下分之也。肺與心居上焦之中，肝、膽、脾、胃俱居中焦之中，腎與大小腸、膀胱居下焦之中。上、中二焦分界處，有上連心主包絡之大膜為護衛。中、下二焦分界處，有傍連兩脅下，後連脊骨，輔裹腎之脂膜為周布。截然三界，原有天、人、地之義也。至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說，正於無形中取象也。如霧者，擬之天氣之正象，論人身溫熱之氣浮而上也。如漚者，氣在水上，論人身中段氣在血中之象也。如瀆者，氣凝於血中，如水之在地而水中莫非氣也。」少陽為樞，少陽居半表半裡之位，其氣內外貫通，上下交流，而五臟內閱於七竅，具開闔出入之官能，故為樞。六元之火氣主治之。《素問》〈天元紀大論〉：「少陽之上，火氣主之，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運行大論〉：「火遊行其間。」〈解精微論〉：「一水不能勝五火，故目皆盲。」王啓玄曰：「皆，視也。一水目也。五火，謂五臟之厥陽也。火者，人身元氣之一，其位有君有相，游行於三焦之間，分寓於五臟之中，故有二火、五火之稱。少陰為君火，屬陽而寓於心。少陽為相火，屬陰而寄於肝腎。三焦氣和，則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腠理通暢，津液蒸騰。若君火失明，相火氣勝，則陰火上逆而為病。如少陽病之脅下痞硬，心煩喜嘔，口苦，咽乾，目眩，兩耳無所聞，目赤，皆其候也。」其受病之部，有上焦、上焦主橫隔膜以上之病，仲景以口苦，咽乾，目眩，兩耳無所聞，目赤，頭痛等證為候。中焦、中焦主膈下臍上之病，仲景以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腹中痛，脅下痞硬，心下悸等證為候。下焦、下焦主臍下少腹之病，仲景以小便不利，熱結在裡，嘔吐不利等證為候。及半表半裡之分。其半表則由腠理外通於太陽，其半裡則由膜原內通於陽明。《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清陽發腠理。」王啓玄曰：「腠理，謂滲泄之門。」本論：「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人身皮毛內之肥肉為肌肉。肥肉裡，瘦肉外，夾縫中之油網名腠理。其五臟之氣，外合於六腑，上通於七竅，下通於二陰。《素問》〈金匱真言論〉：「肝開竅於目，心

開竅於耳，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腎開竅於二陰。」凡皮膚外感風寒，或腸胃內傷食飲，失治而傳入半表半裡，內薄五臟膜原，致三焦之氣失和者，皆為少陽病。《素問》〈繆刺論〉：「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臟，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臟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臟之次也。」〈陰陽應象大論〉：「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結胸、臑結有死證者以此。少陽居表裡之間，當膏膜之處，外不及於皮膚，內不及於腸胃。汗之而不從表解，下之而不從裡出，故有發汗、吐、下、溫針之禁。特立小柴胡湯為和解表裡正治之法。「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而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傷寒與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陸九芝曰：「三陽以少陽為樞，柴胡為轉樞之用。小柴胡一方就本經言，柴胡但主表，黃芩乃主半裡。就六經言，柴、芩但主半表，參、草乃主半裡。病至少陽，無不鬱火而津液涸少，小柴胡湯所以升清降濁，調和表裡，瀉鬱火，生津液也。汗、吐、下、溫針之治，皆傷津液，故以為禁。」其或未離太陽之表，則宜兼汗。或已屬陽明之裡，則須兼下。是以有和解而兼汗、下權變之法。小柴胡湯證以往來寒熱為候，若身有微熱惡寒者，為未離太陽，小柴胡湯加桂枝微汗之，或柴胡桂枝湯主之。若潮熱不惡寒者，為已屬陽明，小柴胡湯加芒硝微下之，或大柴胡湯主之。其有胸脅痞滿，心下痞硬，嘔噫下利等證，皆少陽之壞病。而瀉心湯、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代赭湯、黃芩湯、黃連湯等，亦皆小柴胡湯之變方也。其證治詳見於太陽、陽明二篇，故少陽篇中略提其綱而已。溫病是冬時皮膚受寒，邪氣由腠理而傳入三焦膜原，至春時天地之陽氣外發，其病應之而起，是為伏氣之病。溫瘧亦與溫病同源，此邪之由太陽間接而傳及少陽者也。疫病是天地之戾氣，有五屍之異，四時皆有，其邪由鼻吸入於肺膜，傳於三焦膜原，由腠理而達於身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遺篇所謂五疫之起皆易感人，無問大小，其狀皆同。此少陽直中之邪，所謂天牝從來者也。其治法當於雜病中求之。少陽與厥陰為表裡，少陽部位之神經皆屬自和，不能隨意而運動不休。如心之鼓動，肺之呼吸，肝、脾之生血，腎之泌溺是也。而五臟常內閱於上七竅，故三陽之病覺以少陽為最多。如口之苦、咽之乾、目之眩、耳之無聞等，皆少陽實熱之證。若夫厥逆、下利、寒疝等虛寒之證，則當求之於〈厥陰篇〉也。少陽虛，當溫其裡之厥

《訖諸的靈蘭秘典》

陰；厥陰實，當瀉其表之少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仲景三陽三陰篇，表裡、虛實、寒熱，錯綜變化中不易之例也。

〈太陰病〉

太陰者，榮養系統之術語。其氣則榮衛、津液，其質則肌肉、脂膏，皆其所屬也。《素問》〈六節臟象論〉：「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經脈別論〉：「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痺論〉：「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靈樞》〈邪客篇〉：「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五癰津液別論〉：「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人之所賴以生者，天氣與水穀。天氣入鼻，由肺而傳於週身；水穀入口至胃，由脾行其精氣津液。近世生理學謂之淋巴液，其精氣曰淋巴球，入脾化爲白血球，入肝化爲赤血球，爲榮養人身之要素，故曰榮氣。衛氣即脂膏中津液，其氣之盛衰，上應月光之盈虛，以其爲衛護人身之要素，故曰衛氣。榮養系統之在陽明部位者曰乳糜腺，在少陽部位者曰淋巴腺，在太陽位者曰脂肪腺。太陰爲開，太陰榮養系統，主爲陽明行其精、氣、津液，故曰開。六元之濕氣主治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濕盛則濡瀉。」王啓玄曰：「濕盛則內攻於脾胃，脾胃受濕則水穀不分，水穀相合，故大腸傳道而注瀉也。以濕內盛而瀉，故謂之濡瀉。」凡內傷外感失治，而致榮養系統元氣之濕不平者，皆爲太陰病。隨其臟腑陰陽之偏，而有虛實寒熱之分。濕之質即水也。肺爲水之上源，濕鬱於裡則化而爲痰。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解惑論〉謂此吐當是吐痰。《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是也。濕淫於表，則爲風水。」《素問》〈水熱穴論〉云：「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脾主爲胃行津液而惡濕，若濕盛而鬱於陽明部分則爲自利，若挾膽液而瘀熱外發於太陽部分則爲黃疸。《靈樞》〈決氣篇〉云：「津脫者，腠

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酸，耳數鳴。」《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瘧項強，皆屬於濕。」本論云：「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風病，下之則瘧。」此皆傷元氣之濕，證治當求諸雜病者也。太陰與陽明為表裡，太陰實即是陽明病，陽明虛即是太陰病。陸九芝曰：「太陰、陽明同居中土，太陰脾為陰道虛，陽明胃為陽道實，故同一腹痛也。滿而時痛者屬脾，滿而大實痛者屬胃。在胃則宜大小承氣、梔子厚朴枳實湯。在脾則宜理中、四逆、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間有用大黃芍藥者。同一發黃也，其黃色之瘀晦者屬脾，為陰黃；其黃色之鮮明者屬胃，為陽黃。治陽黃宜梔子柏皮湯、茵陳蒿湯；治陰黃宜理中湯、四逆湯，間有用麻黃、連翹者。同一格吐也，朝食暮吐為脾寒格，食入即吐為胃熱格。治熱格，宜瀉心湯、乾薑黃芩人參湯；治寒格，宜附子理中湯、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病名則同，病本則異。總之，胃屬陽，脾屬陰；胃為腑，脾為臟；胃司納，脾司輸；胃惡燥，脾惡濕；胃喜降，脾喜升；胃宜通，脾宜補。其所以不同之故，可以對待而觀，即可以反觀而得。況胃病之脈必大，或浮而促，脾病之脈必弱，或沉而細，尤其不可強同者耶。」淺田栗園曰：「〈陽明篇〉曰不能食名中寒，曰欲作固瘕，曰攻其熱必噦，曰欲作穀疸，曰飲水則噦，曰食穀欲嘔，曰寒濕在裡，此皆轉繫太陰者。可見太陰、陽明殆同其局，而虛實一轉，互相變也。」故仲景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為提綱。本論：「嘔吐而利，名曰霍亂。」其病為陽明卒中之邪，與此異。而著胃氣弱，不可下之禁。其濕鬱於陽明部位者，屬虛寒，而自利不渴，宜理中、四逆輩以溫其臟，此正治法也。「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理中、四逆輩。」傷寒，淤熱在裡，膽液橫溢，繫在太陰，濕淫於太陽部位者，身當發黃。以其屬脾家實，而證治見於陽明篇。「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太陽病誤下，因而腹滿時痛，或下利者，此邪陷少陽部位，當審其半表半裡之虛實，而和解之。「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辨其標本之先後，而分治之。「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以桂枝湯本為解肌故也。」此皆權變救逆法也。三陽部位，各有區域，三陰質體分佈全身，是以三陰篇皆有表證、裡證、半表半裡證，而三陽篇亦各錯綜互列三陰證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少陰篇〉

少陰者，血脈循環系統之術語，五臟皆其機官，經絡毛脈皆其所屬也。《靈樞》〈決氣篇〉：「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榮氣令無所避，是謂脈。」〈本神篇〉：「五臟主藏精者也。肝藏血，血舍魂；脾藏榮，榮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癰疽篇〉：「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肝脾二臟為生血器，心臟為發動器，是循環系統之中樞；肺臟為氣息推陳致新濾清器；腎臟為泌溺及化精器。魂魄神意志，是五臟神經之官能。經絡為血液運輸之道路。毛脈孫絡為血液散佈之竟委。人身氣血調和，水火既濟則無病。而氣血之調和，水火之既濟者，全賴血脈循環之作用。其中有所瘀而不行，致腎水不上升則煩，心火不下降則躁。而渴衄咽痛，下利清穀，小便色白等證作矣。《內經》以心腎屬之少陰，而本論少陰篇中多心腎之證者以此。少陰為樞，水穀之精氣由榮養系統經脾肝二臟而化為血液，外以充肌溫膚，內以化精養神，上下周流，循環不息，而居太陰厥陰之間，故為樞。六元之熱氣主治之，《素問》〈離合真邪論〉：「真氣者，經氣也。熱者，人身之陽氣。」其原生於經氣之運動，血液之養化。而皮膚有調節體溫之能，故少陰之熱與太陽之寒相對待。以五臟之官能，分為四部。曰呼吸空氣濾清血液器，鼻竅，《靈樞》〈榮氣篇〉：「究於畜門（註：鼻之外竅也）。」〈脈度篇〉：「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臭香矣。」本論：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或從鼻出。咽喉，《靈樞》〈憂患無言篇〉：「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壅垂者，音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邪客篇〉：「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本論：「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咽中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少陰病，咽中傷，生瘡，痛引喉旁，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少陰病，咽中痛，脈反浮者，半夏散及湯主之。」「少陰病，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或咽痛者，通脈四逆湯主之。」肺臟，《難經》：「肺重三斤三兩，六葉二耳，凡八葉，主藏魄。」《素問》〈痿論〉：「肺者，臟之長也，為心之蓋也。」《靈樞》〈榮衛生會篇〉：

「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脈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在脈中，衛在脈外，榮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榮氣篇〉：「榮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榮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五味篇〉：「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本論：「少陰病，咳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少陰病，有水氣，其人或咳，真武湯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四逆散主之。」「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隔膜，是也。**少陰病，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曰榮氣化血運行器，脾臟**，《難經》：「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臟，主藏意。」《素問》〈奇病論〉：「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靈樞》〈本神篇〉：「脾藏榮，榮舍意。」〈邪客篇〉：「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本論：「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蜷臥，手足溫者，可治。」「少陰病，惡寒，身蜷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少陰病，四逆，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以上少陰病下利，皆以手足之溫冷，候脾氣之盛衰，以脾主四肢故也。**肝臟**，《難經》：「肝重二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素問》〈五臟生成篇〉：「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靈樞》〈本神篇〉：「肝藏血，血舍魂。」本論：「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者，黃連阿膠湯主之。」「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少陰病本但欲寐，以血虛肝失所養，魂不守舍，則見不得臥寐之證矣。**心臟**，《難經》：「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血者，皆屬於心。」《靈樞》〈邪客篇〉：「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本論：「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飲水自救。」「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經絡是也。**《靈樞》〈脈度篇〉：「經脈爲裡，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本藏篇〉：「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血和則經脈流行，榮復陰陽，筋骨勁強，

關節清利矣。」本論：「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少陰病，脈微而弱，身痛如掣者，此榮衛不和故也，當歸四逆湯主之。」曰**血液化精器，腎臟是也**，《難經》：「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主藏志。」《素問》〈上古天真論〉：「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痿論〉：「腎主身之骨髓。」
《靈樞》〈本神篇〉：「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本論：「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此腎臟蓋指生殖器，男子為睪丸，女子為卵巢。曰**泌尿器，腎臟膀胱是也**。《素問》〈逆調論〉：「腎者水臟，主津液，主臥與喘也。」本論：「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凡內傷外感失治，而致血脈循環系統不和者，皆為少陰病。少陰與太陽為表裡，少陰之表實即是太陽病，太陽之裡虛即是少陰病。「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故仲景以脈微細但欲寐為提綱。《靈樞》〈榮衛生會篇〉云：「血者，神氣也。蓋人之精神，全賴血液以滋養，若血衰則神昏，故但欲寐也。」而篇中之證，有邪在太陽者，「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有在陽明者，「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有在半表半裡，少陽部位之上焦、有心中煩，不得臥者。有口中和，其背惡寒者。有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有咽中痛者。有飲食入口即吐，或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手足寒，脈弦遲，胸中實，當吐之者。中焦、有下利清穀，裡寒外熱，脈微欲絕，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者。有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下焦者，有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命小便色白者。有下利便膿血者。當各隨其證候之虛實寒熱而治之。而又有邪在少陰，證兼太陰，或兼厥陰者。大抵連太陰者，多嘔利。以太陰質體之溫，生於血液之熱，而與陽明為表裡故也。連厥陰者，多厥逆。
《素問》〈五臟生成篇〉：「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痺，凝於脈者為泣，凝於足者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為痺厥也。」王啓玄曰：「痺，謂

《詠諸的靈蘊秘典》

痺也。泣，謂血行不利。厥，謂足逆冷也。空者，血流之道，大經隧也。」〈少陰篇〉之手足厥冷、厥熱，血脈病也。厥陰篇之厥逆、厥熱，神經病也。蓋神經之妙用，全賴血液以滋養，而血脈之運行，亦全由神經以主宰。其證有血脈先病而及神經者，有神經先病而及血脈者。蓋三陰之質體系統，如繩之糾，互相附麗。故其證洽，多相似也。其間淺深輕重生死之辨，所宜詳審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厥陰篇〉

厥陰者，精神系統之術語，腦髓為其中樞，志意是其妙用，而主宰全體知覺運動之機官也。《素問》〈至真要大論〉：「厥陰，兩陰交盡也。」〈五臟生成篇〉：「諸髓者，皆屬於腦。」〈脈要精微論〉：「頭者，精明之府。厥成爲巔疾。」《靈樞》〈決氣篇〉：「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本藏篇〉：「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精神，即生理學所謂神經系統。志謂神經末端。意謂神經中樞。其在太陽之部者，有骨以爲之幹，而知覺銳敏，能隨意運動。在陽明及少陽之部者，除九竅外，皆知覺遲鈍，不能隨意運動，名曰自和神經。然在太陽及陽明部位者，有感斯應。在少陽部位者，則常動不休也。厥陰爲闔，精氣血液化爲腦髓，藏於骨內，居至幽之所，二陰之氣化至此而盡，故曰厥陰爲闔。六元之風氣主治之。風者，天之號令，由陰陽二氣磅礴而生。人身精神志意之妙用，全借元氣之風以爲運動。風氣太過或不及，則失和而爲病。在太陽部位者，四肢厥逆。在少陽部位者，消渴寒疝及厥熱進退。在陽明部位者，嘔噦下利，皆神經失和爲所致。凡外感內傷之病失治，而致精神志意不仁者，皆爲厥陰病。厥陰與少陽爲表裡，厥陰神經所司之知覺運動，乃少陽部分五臟魂魄神意志之妙用，故相表裡。厥陰實即是少陽病，少陽虛即是厥陰病。以其爲日已久，邪已深，居二陰之盡，與血脈互相附麗，故多見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證。厥陰厥熱之勝復，猶少陽寒熱之往來，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厥多熱少，其病爲進。《素問》〈脈解篇〉云：「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王啓玄曰：「經，謂經脈。臟，謂五神臟。所以連臟則死者，神去故也。」蓋熱發於少陰之血脈，厥由於厥陰之神髓，神經與血脈相附麗，故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也。其先熱後厥者，血脈先病，而及神經也。其先厥後熱者，神經先病而及血脈也。其熱多厥少，厥多熱少者，以二陰有偏勝也。厥熱相應，病勢均也。生理學謂神經與血脈有密切之關係。故壅塞頭部之血管，則大腦之機能立即歇止，以至不省人事。腹大動脈受壓，則下肢麻痺，即失知覺運動之機能。又人每因憤怒致呼吸閉塞，手足厥冷者，乃腦體積血致循環偶停也。而仲景以消渴、蛔厥爲提綱，立烏梅丸寒熱錯用，緩治之法也。消渴，爲少陽部位上焦之神經失和，致津液不能上輸之病。蛔厥爲陽明部位中焦神經失和，致陽氣不達於四肢而手足逆冷吐蛔之病。寒疝爲少陽部位下焦之神經失和，血凝氣滯而腹疼痛之病。其病由半表而外發於太陽部位之軀殼四肢者，則爲厥逆及發熱。陸九芝曰：「手足厥

逆，脈細欲絕者，為厥陰之表證，當歸四逆湯為厥陰之表藥。」當歸四逆加人參附子湯、四逆湯、人參附子湯、人參乾薑湯、通脈四逆湯、大烏頭煎、烏頭桂枝湯皆治寒厥之方。白虎湯、瓜蒂散、茯苓甘草湯，皆治熱厥之方。由半裡而內發於陽明部位之腸胃者，則為嘔吐、胃神經失和之病，吳茱萸湯、四逆湯、半夏乾薑散、小半夏湯為治寒證嘔吐之方。小柴胡湯為治熱嘔之方。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為治寒熱相雜嘔吐之方。噦逆、胃神經拘攣之病，生薑半夏湯、桔皮湯為治虛寒而噦之方。桔皮竹茹湯為治虛熱而噦之方。下利。腸神經失和之病。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為治寒利之方。白頭翁湯、小承氣湯、黃連茯苓湯為治熱利之方。麻黃升麻湯、柏葉阿膠湯、紫參湯為治寒熱雜利之方。其有熱者，慮其傷陰，必以法清之。其有寒者，慮其傷陽，必以法溫之。一如少陰之例也。

傷寒雜病論集

傷寒者，外感病之總名，其餘皆曰雜病。顧尚之曰：「論集者，自論其集是書之意也。」

論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

虢，古伯切。慨，音咳。

直言曰論。覽，觀也。越人姓秦氏，號扁鵲，診虢太子疾，望齊桓侯之色，並見《史記》〈扁鵲傳〉。醫之見史傳者，莫先於此。予撰有《秦越人事跡考》，附《難經會通》後。慨然，嘆息也。才秀，謂才能俊秀也。

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

曾，音層。療，音料。企，音器。孜，音咨。汲，音急。悴，音萃。

怪，駭異也。居，猶處也。士，學者之通稱。曾，嘗也。療，治也。厄，艱也，困也。企踵，舉足望也。孜，勤也。汲，劇也。孜孜汲汲，勉力欲速之謂。務，專力也。末，喻名利。本，謂身也。悴，病也。皮，喻身。毛，喻名利。安，何也。醫藥、方術，性命所關，切身要務，處世之士所當用心也。皇甫士安曰：「若不精究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固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

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齋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

卒，通猝，蒼沒切。震，通振。巫，音無。祝，音粥。咄，當沒切。重泉之重，平音。啼，音題。

卒，突也。嬰，觸也。震慄，驚懼戰慄也。巫，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也。」齋，持也。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物皆備於我，貴莫大焉，故曰重器。」凡，庸也。咄嗟嗚呼，四字皆嘆詞，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見悲痛之意。神明者，心之體用，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史記》索隱：「死而形化，是為異物。」重泉，地下也。徒，空也。啼，號也。泣，哭之細也。伊川程子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

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程郊倩曰：「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

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足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勢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

徇，通殉。愛人，仁也。知人，智也。愛身知己，仁智之本。災，病也。蒙蒙昧昧，不聰明貌。蠢，愚也。遊魂者，魂失而無記、悟、識性也。徇，以身從物也。冰谷者，《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惴惴小心，如臨於谷」之省文。

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稔，忍甚切，音荏。

《後漢書》張堪傳云：「張氏為南陽族姓。建安，後漢獻帝即位七年改元年號，距民國紀元前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袁術傳：「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建安二年，遂僭號自稱仲家。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四年夏，乃燒宮室奔灑山。」稔穀一熟為一年也。《素問》熱論：「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難經》：「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是古人以傷寒為外感病之通稱也。

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

淪，沒也。橫，不順理也。短折曰夭。《前漢書》藝文志載：「《五臟六腑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臟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臟六腑疽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臟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臟狂顛病方》十七卷。《金創瘕瘕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以其不可枚舉，故曰眾方。諸書盡佚，今惟於仲景書中見其梗概，然則博採之功大哉。撰，述也。《漢志》載《黃

帝內經》十八卷。皇甫士安、王啓玄謂《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漢志》：「《扁鵲內經》九卷。」《隋書》經籍志：「《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舊唐書》經籍志云：「《黃帝八十一難經》一卷，秦越人撰。」余得白雲閣本，撰《難經會通》。《陰陽大論》今可考者，惟本論傷寒例所引一節耳，林億等以王冰所補《素問》亡佚七篇謂乃《陰陽大論》，未知是否？張隱庵曰：「《胎臚藥錄》者，如《神農本經》、《長桑陽慶禁方》之類。」胎臚者，羅列之謂。庶，近也，萬病隱括於六經。見病知源者，知病之確屬於何經也。方中行曰：「聖人之道，三綱五常，百行庶政，六經盡之矣。天下之大，事物之眾，六部盡之矣。人身之有，百骸之多，六經盡之矣。」按：病之外感、內傷，方之汗、下、溫、清，無不備具於是書，可謂集醫經之大成者也。

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臟。經絡腑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

夫音扶，下同。俞，通膺，音輸。

《尚書》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真西山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禮運》：「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白虎通議》：「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臟：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靈樞》脈度篇：「經脈爲裡，支而橫者爲絡。」經謂動脈，絡謂靜脈。府，氣府也。俞，輸穴也。陰陽，表裡六經也。《易》：「觀其會通。」朱子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礙處。」玄，天象，謂高遠也。幽，地府，謂深邃也。冥微，奧妙難測之意。《素問》天元紀大論：「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極，至也。致，至極也。此假天地陰陽之變化，喻人身之理難窮也。

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

《淮南子》：「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唐·賈公彥《周禮疏》〈疾醫〉下引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梁·《七錄》：「神農本草三卷。」陶宏景曰：「《神農本經》其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前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岐伯，黃帝之師。伯高、雷公、少俞、少師皆黃帝之臣，其問答見《靈樞》、《素問》。仲文，史書醫傳無考，其名見《明堂》

下經。長桑君，周時秦人，扁鵲之師，見《史記》〈扁鵲傳〉。公乘，官名，第八爵，言其得乘公之車。陽慶，字仲倩，齊臨菑元里人也。倉公，姓淳於，名意，漢文帝時人，師事陽慶，悉得其禁方及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見《史記》〈倉公傳〉。

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須臾，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

處，上聲。趺，音膚。參，音驂。

旨，意也。家技，家傳方術也。省，察也。疾，急疾也。病，疾甚也。給，辨也。須臾，俄頃也。便，即也。處，制也。寸，謂寸口。尺，謂尺膚。手，謂寸口尺膚。足，謂趺陽少陰。人迎胃脈，在結喉兩傍。趺陽，亦胃脈，在足趺上五寸高骨間動脈。參者，三相參列也。《靈樞》〈脈結篇〉：「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者，一臟無氣。故診脈法須候五十動。」《十便良方》引王貺《脈訣》云：「診脈之法，其要有三：一曰人迎，在結喉兩旁，法天；二曰三部，謂寸、關、尺，在於腕上側，法人，三曰趺陽，在足面繫鞋之所，法地。三者皆氣之出入要會，所以能決吉凶死生。」故曰：「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未知生死，所以三者決死生之要也。短期，死期也。決，判斷也。《素問》〈三部九候論〉：「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之候，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此遍身診法也。《難經》云：「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可決五臟六腑生死吉凶，何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為五臟六腑之終始，生死吉凶皆可決之也。」脈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此獨取寸口法也。而仲景診法取寸口、關上、尺中及趺陽、少陰，蓋參取《素問》、《難經》之法，變通而撮其要也。龐安常曰：「傷寒必診太谿、趺陽者，謂人以腎脈、胃脈為主也。」彷彿，若似也。《靈樞》〈五色篇〉：「明堂，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診明堂闕庭法，見《靈樞》〈五閱五使篇〉及本論〈平脈

法上〉。莊子云：「用管窺天，不亦小乎。」

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

亞，次也。宿，素也。尚，謂心所希望也。長沙、南陽，皆郡名。《漢書》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更名太守。劉廉夫曰：「齊侯猶生而視其死，虢太子已死而別其生。首以越人之才秀起，故結以此二句。仲景雖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然論中卻未引用一句成語，所謂神而明之，變而通之，非具生知之聖，上智之才者能乎！」程郊倩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一

〈平脈法上〉

問曰：「脈何以知氣血臟腑之診也？」師曰：「脈乃氣血先見，氣血有盛衰，臟腑有偏勝。氣血俱盛，脈陰陽俱盛；氣血俱衰，脈陰陽俱衰。氣獨盛者，則脈強；血獨盛者，則脈滑。氣偏衰者，則脈微；血偏衰者，則脈澀。氣血和者，則脈緩。氣血平者，則脈平。氣血亂者，則脈亂。氣血脫者，則脈絕。陽迫氣血則脈數，陰阻氣血則脈遲。若感於邪，氣血擾動，脈隨變化，變化無窮，氣血使之。病變百端，本原別之，欲知病源，當憑脈變。先揣其本，本之不齊，在人體躬，相體以診，病無遁情。」

見，賢遍切。數，音朔，後凡言脈者同。相，去聲。

《素問》脈要精微論：「夫脈者，血之府也。動脈爲經，靜脈爲絡。」此脈謂動脈也。氣謂榮衛也。榮爲經氣，行於脈中，衛爲絡氣，行於脈外。臟，五臟也。腑，六腑也。診，視驗也。臟腑者，氣血之本源。氣血者，脈之充也。脈之陰陽，謂尺寸、浮沉也。脈陰陽俱盛，輕重按之皆有力也。脈陰陽俱衰，沉分、浮分皆無力也。脈強，浮沉皆實，大而長也。脈滑，往來前卻流利也。脈微，極細而軟也。脈澀，往來難也。脈緩，一息四至也。脈平，三脈大小、遲速相應齊等也。脈亂，乍疏乍數也。脈絕，按之不至也。陽，熱盛也。迫，逼也，驅也。數，疾也。脈數，一息六至也。陰，寒盛也。阻，隔也，止也。遲，慢也。脈遲，一息三至也。感，觸也。邪，不正之氣也。擾，亂也。動，不安也。變化，改易也。揣，捫而察之也。本，謂脈也。體，四肢也。躬，身也。相，視也。遁，逃也。情，實也。此節言氣血爲人生身之本，氣血失其和平則爲病。脈者，氣血之所聚會。故診脈可以知人氣血之盛衰強弱、臟腑之虛實寒熱、疾病之生死吉凶，爲一篇之綱領也。

問曰：「脈有三部，陰陽相乘。榮衛血氣，在人體躬。呼吸出入，上下於中。因息游布，津液流通。隨時動作，肖像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察色觀脈，大小不同。一時之間，變無經常。尺寸參差，或短或長。上下乖錯，或存或亡。病輒改易，進退低昂。心迷意惑，動失紀綱。願爲具陳，令得分明。」師曰：「子之所問，道之根源。脈有三部，尺寸及關。榮衛流行，不失銜銓。腎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環。當復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則浮虛，寒則緊弦。沉潛水畜，支飲急弦。動弦爲痛，數洪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

《詠諸的靈蘭秘典》

病各異端。太過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見，中必有奸。審察表裡，三焦別焉。知邪所舍，消息診看。料度腑臟，獨見若神。為子條記，傳與賢人。」

乘，音繩。上，上聲。下，去聲。液，羊益切，音釋。肖，音笑。弦，音賢。參，初金切。差，楚宜切。乖，古懷切。輒，陟涉切。衡，戶庚切。銓，去緣切，音詮。銖，音朱。見，音現。

三部者，寸為上部，關為中部，尺為下部也。上部為陽，下部為陰。相，交也。乘，因也。《素問》痺論：「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洒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育膜，散於胸腹。」出息為呼，入息為吸。上下，謂氣息升降。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呼吸之間，脾受於中也。一呼一吸為一息。布，分散也。《靈樞》決氣篇：「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泄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肖，似也。《素問》〈玉機真臟論〉：「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軟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鉤即洪也。營即沉也。察色，察五臟之色也。肝青、心赤、肺白、腎黑、脾黃，各以其色合乎臟也。觀脈，觀五臟之脈也。肝弦、心洪、肺浮、腎沉、脾緩，各以其脈主乎臟也。參差不齊，貌乖背異也。錯，不合也。輒，每事即然之詞。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應萬物者。意者，心之所之也。令，使也。《難經》：「三部者，寸、關、尺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以下至臍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也。」《靈樞》〈榮衛生會篇〉：「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五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在脈中，衛在脈外，榮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衡，稱也。銓，稱量之也。十分黍之重為銖。一黍之廣為分。」《靈樞》〈五十營篇〉：「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

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合今鐘表時計，二十八分四十八秒，日行七度十二分，復反也。《難經》：「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爲五臟六腑之終始，生死吉凶皆可決之也。」《素問》〈天元紀大論〉：「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干，犯也。風爲陽邪，乘虛而中人，故脈浮虛。浮者，舉之有餘，按之不足，如水漂木也。寒爲陰邪，傷人則血凝泣，故脈緊弦。緊者，如轉索無常。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沉者，按至筋骨乃得，如石投水也。潛，伏藏也。水畜，水積爲飲也。水停膈下，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爲支飲。急，疾也。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脅下拘急而痛，或繞臍痛爲寒疝，故曰：「動弦爲痛。」陽盛則熱，故脈數洪。煩者，頭熱而悶也。緣，因也。奸，犯也，亂也。消息，以意斟酌之也。料，計也。度，稱量之也。

成無己曰：「脈與病不相應者，必緣傳變之所致。三部以候五臟之氣，隨部察其虛實焉。太過不及之脈，皆有邪氣干於正氣，審看在表在裡，入腑入臟，隨其所舍而治之。」

按：此節總敘平脈之根源，皆問答以示其法，乃揭《內》、《難》之精要，學者所當玩索也。

師曰：「平脈大法，脈分三部。浮部分經，以候皮膚經絡之氣；沉部分經，以候五臟之氣；中部分經，以候六腑之氣。」

候，音後。

三部，浮中沉也。肌表爲皮，皮表爲膚，所以被覆身體也。經，動脈也。絡，靜脈也。五臟，肝、心、脾、肺、腎也。六腑，膽、胃、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也。皮膚、經絡居身之表，故能浮部候之。五臟屬陰，居身之裡，故於沉部候之。六腑屬陽，居身之中，故於浮沉之間中部候之。即《難經》三部九候之診法也。

師曰：「脈分寸關尺，寸部分經以候陽，陽者，氣之統也。尺部分經以候陰，陰者，血之注也。故曰陰陽。關上陰陽交界，應氣血升降，分經以候中州之氣。」

手大指旁腕下，自魚際至高骨爲一寸。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掌後高骨，謂之關上，關上至尺澤謂之尺內。尺，十寸也。《華佗脈訣》：「寸尺部各八分，關位三分，合一寸九分。」本《難經》也。統，總也。注，聚也。氣屬陽，其性浮，故於寸部候之；血屬陰，其性沉，故於尺部候之，中州，中焦也，爲陰陽交界，氣

血升降之處，故於關上之部候之。

問曰：「經說脈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謂也？」師曰：「脈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氣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氣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氣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氣也；按之至骨者，腎氣也。假令下利，寸口、關上、尺中悉不見脈，然尺中時一小見，脈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至脈來，為難治。」

菽，音叔。

經，《八十一難》也。《難經》云：「初持脈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與血脈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與筋相得者，肝部也。按之至骨，舉之來疾者，腎部也。此輕重也。」又云：「脈有損至，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菽者，眾豆之總名，以菽之多寡定按力之輕重。三菽為一分，自皮至骨計五分，各隨所主之部，以候五臟之氣。此蓋假設之辭，以意度之也。《金鑒》曰：「假令下利而甚，元氣暴奪於中，寸口、關上、尺中全不見脈，法當死。其不死者，必是尺中時有一小見之脈也。再舉頭者，謂一呼再起頭，一吸再起頭，合為四至也。夫尺中時一小見之脈四至，則是腎間生氣之源未絕，即下痢未止尚為易治。若一息二至，名曰損脈，是氣衰無胃，故為難治也。」程知曰：「《難經》以損脈為陽氣下脫之脈，故曰損脈至為難治也。」

問曰：「東方肝脈，其形何似？」師曰：「肝者，木也，名厥陰，其脈微弦，濡弱而長，是肝脈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純弦脈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脈如弦直，此是肝臟傷，故知死也。」

《難經》：「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軟弱招招如揭長桿末稍，曰平。盈實而滑如循長桿，曰病。急而益勁如新張弓弦，曰死。故春脈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方中行曰：「微，非脈名，蓋微微之弦，有胃氣之謂也。」濡，柔也。愈，病差也。純，不雜也，皆也。此以下四節，論四時五臟平脈、病脈、死脈之診法也。

「南方心脈，其形何似？」師曰：「心者，火也，名少陰，其脈洪大而長，是心脈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脈來微去大，故名反，病在裡也。脈來頭小本大，故曰覆，病在表也。上微頭小者，則汗出；下微本大者，則為關

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可治；頭有汗者，死。」

少，去聲。覆，芳福切。格，音各。尿，奴弔切。

脈浮而有力，指下極大，來盛去衰爲洪，如洚水之發也。覆，猶反也。關，閉也。格，阻也。

成無己曰：「心旺於夏，夏則陽外勝，氣血淖溢，故其脈來洪大而長也。」

張隱庵曰：「心病自得洪大者，言心病而脈洪大自得其位爲有胃氣，故愈。假令脈來微去大，則來去不倫。夫心者火也，火性上炎，脈當來大去微，今來微去大，反其火性，故名反，此心氣內鬱不充於外，故病在裡也。火性炎上，脈當頭大本小，今頭小本大，是下者反上，上者反下，故名覆，此心氣外虛，不榮於內，故病在表也。上微而脈頭小者，心氣外虛，故汗出，下微而脈本大者，心氣內鬱，故關格不通不得尿。夫關格不尿，若頭無汗者，津液內藏，故爲可治，若頭有汗者，津液上泄，故死。」

王氏曰：「此言小便不利，名爲關格，與後章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及食不得入名曰關格者，少有差別也。」

「西方肺脈，其形何似？」師曰：「肺者，金也，名太陰，其脈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脈。若得緩遲者，皆愈。若得數者，則劇。何以知之？數者，南方火也，火克西方金，法當癰腫，爲難治也。」

劇，竭戟切。

毛，髮也，在皮膚之外。劇，甚也。克，勝也。

成無己曰：「輕虛浮曰毛，肺之平脈也。緩遲者，脾之脈，脾爲肺之母，以子母相生，故云皆愈；數者，心之脈，火克金，爲鬼賊相刑，故劇。肺主皮毛，數則爲熱，熱傷皮膚，留而不去則爲癰瘍。經曰：『數脈不時，則生惡瘡。』」

張隱庵曰：「若得數脈則金受火刑，故法當癰腫。經云：『熱勝則腫。』又云：『諸病附腫，皆屬於火。』火克肺金故爲難治。」

「北方腎脈，其形何似？」師曰：「腎者，水也，其脈沉而石，腎病自得此脈者，愈。若得實大者，則劇。何以知之？實大者，長夏土王，土克北方水，水臟立涸也。」

王，去聲。涸，音河。

《難經》：「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藏也。極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沉濡而滑，故曰石。」腎病自得此脈者，腎之平脈也，故愈。實脈者浮沉皆得，脈大而長，乃長夏土王之脈，若冬時腎病得此實大脈，臟氣不藏，土王克水，水臟立涸而死也。王，盛也。涸，竭也。

師曰：「人迎脈大，趺陽脈小，其常也。假令人迎趺陽平等，為逆。人迎負趺陽，為大逆。所以然者，胃氣上升，動在人迎，胃氣下降，動在趺陽，上升力強故曰大，下降力弱故曰小，反此為逆，大逆則死。」

負，音婦。

人迎胃脈，在結喉兩旁動脈。趺陽亦胃脈，在足跗上五寸高骨間動脈，去陷谷二寸。常，平也。逆，不順理也。負，敗也。然，如此也。《素問》平人氣象論：「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是以人以胃氣為本，故於人迎、趺陽診其脈之大小，以知胃氣升降，力之強弱，斷其病之順逆。此仲師診法獨得之妙，補《內》、《難》之所未發也。

師曰：「六氣所傷，各有法度，舍有專屬，病有先後，風中於前，寒中於背，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霧客皮膚，濕流關節，極寒傷經，極熱傷絡；風令脈浮，寒令脈緊，又令脈急，暑則浮虛，濕則濡澀，燥短以促，火躁而數；風寒所中，先客太陽；暑氣炎熱，肺金則傷；濕生長夏，病入脾胃；燥氣先傷，大腸合肺；壯火食氣，病生於內，心與小腸，先受其害。六氣合化，表裡相傳，臟氣偏勝，或移或干。病之變證，難以殫論，能合色脈，可以萬全。」

屬，音蜀。中，去聲，音眾。腠，音湊。促，七玉切。躁，音灶。殫，音單。

六氣，風、寒、暑、濕、燥、火也。舍，止也。屬，隸也。中，著也，客自外至也。皮膚，皮膚之間也。六氣之傷人，各隨其類以相從，故曰各有法度，舍有專屬。人生負陰而抱陽，風為陽邪，故中於身前，寒為陰邪，故中於背後，濕氣重濁，故傷於身下；霧氣輕清，故傷於身上。霧本乎天，中人上受，故客皮膚表陽之分。濕本乎地，中人下受，故流關節裡陰之分。極寒之氣陰盛也，經脈陰，故傷於寒。極熱之氣陽盛也，絡脈陽，故傷於熱。風邪屬陽，故令脈浮，浮者，升散之象也。寒邪屬陰，故脈緊急，緊急者，收降之象也。暑為夏至已後，陽極陰生，濕熱之氣合而為邪，乘人正氣之虛而客於皮膚之外，故脈浮虛。濕性濡滯而氣重者，傷人則流在關節，故脈濡澀。燥者，亢嘆熱極而乾之氣，凡物燥則縮小，故脈短以促也。火，熱也，屬陽而性燥動，故脈數。風寒

爲天氣，故中人先客身體表部之太陽。暑氣生於夏令炎熱之時，火盛則克金，故傷肺。濕氣生於長夏淫雨時行之時，脾胃虛弱則病入焉。燥氣屬金，故先傷大腸令大便燥結，濁氣不能下降而上熏肺，以大腸與肺相表裡也。壯火者，亢盛之火，即相火也。夫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若相火之氣壯，不安其位而妄動，則食耗正氣，而病生於內，心與小腸先受其害也。凡六氣之傷人，各隨其臟氣之偏勝而爲病，至其失治而傳移變化，其證候則難以殫論也。殫，盡也。臨病之工能合五臟之色脈以察之，使病無遁情，然後處治，可以萬全也。

問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問而知之，下工脈而知之，願聞其說。」師曰：夫色合脈，色主形外，脈主應內，其色露藏，亦有內外，察色之妙，明堂闕庭，察色之法，大指推之，察明堂推而下之，察闕庭推而上之。五色應五臟，如肝色青，脾色黃，肺色白，心色赤，腎色黑，顯然易曉。色之生死，在思用精，心迷意惑，難與為言。

夫，音扶。露藏之藏，昨郎切。庭，音亭。易，去聲。

《難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故曰上工。問而知之謂之工，問其所欲五味以察其病，故曰中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診其寒熱，視其虛實，以知其病，故曰下工。露，現也。藏，匿也。繹理爲思。精，專一也。《靈樞》五色篇：「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說文》：「顏，眉目之間也。」鼻者，肺之官，肺爲五臟六腑之華蓋。臟腑有病，其氣上熏於肺，而現於明堂。闕中爲性宮，神明之所寓，故察其顏色榮瘁，可以診病之生死。是在人用心精專爾，非淺見薄識者所能知也。

色青者，病在肝與膽，假令身色青，明堂色微赤者生，白者死，黃白者半死半生也。

青者，木之色，在地爲木，在臟爲肝。膽者，肝之腑也。病在肝與膽，其氣現於外，故令身色青。而明堂色微赤者，木雖病，猶能生火也，故生。明堂色白者，金克木也，故死。黃白者，木雖受刑而胃氣尙存，善治之亦可得愈，故曰半死半生也。

色赤者，病在心與小腸，假令身色赤，明堂微黃者生，黑者死，黃黑者半死半生也。

赤者，火之色，在地爲火，在臟爲心。小腸者，心之腑也。病在心與小腸，其氣現於外，故令身色赤。而明堂色微黃者，火雖病，憂能生土也，故生。明堂色黑者，水克

火也，故死。黃黑者，火雖受刑而胃氣尚存，善治之亦可得愈，故曰半死半生也。

色黃者，病在脾與胃，假令身色黃，明堂微白者生，青者死，黃青者半死半生也。

黃者，土之色，在地爲土，在臟爲脾。胃者，脾之腑也。病在脾與胃，其氣現於外，故令身色黃。而明堂色微白者，土雖病，猶能生金也，故生。明堂色青者，木克土也，故死。黃青者，土雖受刑而胃氣尚存，善治之亦可得愈，故曰半死半生也。

色白者，病在肺與大腸，假令身色白，明堂色微黑者生，赤者死，黃赤者半死半生也。

白者，金之色，在地爲金，在臟爲肺。大腸者，肺之腑也。病在肺與大腸，其氣現於外，故令身色白。而明堂色微黑者，金雖病猶能生水也，故生。明堂色赤者，火克金也，故死。黃赤者，金雖受刑而胃氣尚存，善治之亦可得愈，故曰半死半生也。

色黑者，病在腎與膀胱，假令身色黑，明堂色微青者生，黃者死，黃赤者半死半生也。

黑者，水之色，在地爲水，在臟爲腎。膀胱者，腎之腑也。病在腎與膀胱，其氣現於外，故令身色黑。而明堂色微青者，水雖病猶能生木也，故生。明堂色黃者，土克水也，故死。黃赤者，水雖受刑，火能生土，而胃氣尚存，善治之亦可得愈，故曰半死半生也。

闕庭脈色青而沉細，推之不移者，病在肝。青而浮大，推之隨轉者，病在膽。

青者，肝之色。沉細推之不移者，色深在裡之陰分也，故病在肝臟。色浮大，推之隨轉者，色淺在表之陽分也，故病在膽腑。

闕庭脈色赤而沉細，推之參差不齊者，病在心。赤而橫戈，推之愈赤者，病在小腸。

參，初金切。差，楚宜切。橫，音鬻。戈，音鍋。

而，如也。戈者，橫之象。愈，益也。赤者，心之色，心屬火，其性炎上。沉細推之參差不齊者，色深在裡之陰分，小也，故病在心臟。赤形如橫戈，推之益赤者，色淺在表之陽分，大也，故病在小腸腑。

闕庭脈色黃，推之如水停留者，病在脾。如水急流者，病在胃。

黃者，脾之色。推之如水停留者，色深在裡之陰分也，故病在脾臟；如水急流者，色淺在表之陽分浮動之象，故病在胃腑。

闕庭脈色青白，推之久不還者，病在肺。推之即至者，病在大腸。

白者，肺之色。云青白者，以別赤黃也。推之久不還者，色深在裡之陰分，故病在肺臟，推之即至者，色淺在表之陽分，故病在大腸腑。

闕庭脈色青黑，直下睛明，推之不變者，病在腎。推之即至者，病在膀胱。

睛明在目內眥外一分處。黑者腎之色，與青相近，故云青黑。腎屬水，水性潤下。直下睛明，推之不變者，色深在裡之陰分，故病在腎臟，推之即至者，色淺在表之陽分，故病在膀胱腑。

明堂闕庭色不見，推之色青紫者，病在中焦，有積。推之明如水者，病在上焦，有飲。推之黑赤參差者，病在下焦，有寒熱。」

見，音現。「參差」音同前。

紫者，青赤之間色。積者，中焦血菀之病。故其氣色現於明堂闕庭者，表分色不現，推之青紫也。飲者，上焦停水之病，故其氣色之現於明堂闕庭者，推之明如水也。寒熱者，下焦勞損之病，故其氣色之見於明堂闕庭者，推之黑赤參差也。

問曰：「色有內外，何以別之？」師曰：「一望而知者，謂之外。在明堂、闕庭，推而見之者，謂之內。」

此承上文五節而通言之。外謂表之陽也，內謂裡之陰也。

病暴至者，先形於色，不見於脈；病久發者，先見於脈，不形於色；病入臟無餘證者，見於脈，不形於色；病痼疾者，見於脈，不形於色也。」

痼，音顧。

形，現也。痼，久病也。病暴至者，猝中於邪。尙未入臟，故先行於色，不見於脈也，病久發者，邪伏於內，久而方發，其臟已受病，故先見於脈，不形於色，病痼疾與病入臟亦同，此所謂病有先後也。

問曰：「色有生死，何謂也？」師曰：「假令色黃如蟹腹生，如枳實者死，有氣則生，無氣則死。餘色仿此。」

蟹，胡買切。仿，音紡。

人之五臟內蘊，其精氣上華於面，顯然彰於皮之外者為色，隱然合於皮之內者為氣。色黃如蟹腹者，黃而光潤是有氣也，故主生；如枳實者，黃而青色，是無氣也，故主死。仿，依也。《素問》五臟生成篇云：「五臟之氣，故色見青如草茲青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炀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故約而言之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餘色仿此。」

師曰：「人秉五常有五臟，五臟發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五聲在人，各具一體，假令人本聲角，變商聲者，為金克木，至秋當死，變宮、徵、羽皆病，以本聲不可變故也。」

秉，音丙。徵，音止。

秉，執持也。五常者，性之德，仁、義、禮、智、信也。肝藏仁，其聲角；肺藏義，其聲商；心藏禮，其聲徵；腎藏智，其聲羽；脾藏信，其聲宮。宮者，喉音，屬土，聲出於脾，大而和也；商者，齒音，屬金，聲出於肺，輕而勁也；角者，牙音，屬木，聲出於肝，調而直也；徵者，舌音，屬火，聲出於心，和而美也；羽者，唇音，屬水，聲出於腎，沉而深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窠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琴學心聲》云：「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凡宮音和平沉厚其音雄洪，故其音宮者，情恐而性信。聲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凡商音動瑤以凝明，上達而下歸於中，開口吐音其聲鏗鏘也，故其音商者，情怒而性義。聲出於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凡角音圓長通徹，中正而平，其音硬咽，故其音角者，情喜而性仁。聲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凡徵音抑揚，嗟然有嘆息之音，故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禮。聲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凡羽音嚶嚶而透徹，細小而高，故其音羽者，情悲而性智。」定五音者非舌不決，蓋五音發於舌。舌居中者為宮，土位居中也。音發而舌微下者為商，金性陰沉也。音發而舌起曲者為角，木性曲直也。音發而舌上者為徵，火性炎上也。音發而舌下勾者為羽，水性潤下也。能辨五聲則經義自明，無待詳釋矣。

人本聲宮，變角者為木克土，至春當死；變商、徵、羽皆病。

人本聲商，變徵聲者為火克金，至夏當死；變宮、角、羽皆病。

人本聲徵，變羽聲者為水克火，至冬當死；變角、宮、商皆病。

人本聲羽，變宮聲者為土克水，至長夏當死；變角、商、徵皆病。

《詠諸的靈蘭秘典》

以上所言，皆人不病而聲先變者，初變可治，變成難瘳。聞聲之妙，差在毫釐，本不易曉，若病發聲，則易知也。」

瘳，音抽。易，去聲。

瘳，愈也。十絲曰毫，十毫曰厘。《難經》云：「聞而知之謂之聖。」聞聲之妙，豈易言哉。茲述其五聲之辨，顯然易曉者以資考證，臨病之工所宜詳察焉。

師持脈，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病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言者，裡痛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短氣也。坐而下一腳者，腰痛也。裡實，護腹，如懷卵物者，心痛也。

欠，去劍切。呻，音申。強，其亮切。卵，魯管切。

欠，張口氣語也。強，不和柔也。成無己曰：「《針經》曰：『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欠。』陰陽不相引則病，陰陽相引則和，是欠者無病也。」呻，為呻吟之聲，身有所苦則然也。風客於中則經絡急，舌強難運用也。裡有病，欲言則頭為之戰搖。表強者，由筋絡引急而行步不利也。短氣者，裡不和也，故坐而喜伏。《內經》曰：「腰者，身之大關節也。」腰痛為大關節不利，故坐不能正，下一腳以緩腰中之痛也。心痛則不能伸仰，護腹以按其痛。方中行曰：「此條八者，皆望而知之之事也。」

病人長嘆，聲出高入卑者，病在上焦；出卑入高者，病在下焦；出入急促者，病在中焦有痛處。聲唧唧而嘆者，身體疼痛。問之不欲語，語先淚下者，必有憂鬱；問之不語，淚下不止者，必有隱衷；問之不語，數問之而微笑者，必有隱疾。

卑，音碑。唧，音即。淚，音類。衷，音中。

嘆，吟息也。脾，下也。病在上焦，故聲出高，病在下焦，故聲出卑；病在中焦有痛處者，氣血滯結，阻其升降，故聲出急促也。唧唧，痛吟之聲。淚，目液也。憂鬱，患難切身而慮也。隱衷，方寸所蘊情，難語人也。隱疾，陰部之病，恥以告醫也。此節兼聞、問而言，以察人之神情得其病機也。

實則謔語，虛則鄭聲。假令言出聲卑者，為氣虛；言出聲高者，為氣實。欲言手按胸中者，胸中滿痛；欲言手按腹者，腹中滿痛；欲言聲不出者，咽中腫痛。

謔，之廉切，音詹。鄭，真正切。咽，音燕。

譫語者，疾而寐語，妄謬無倫次也，爲陽明病胃家實之證。鄭聲者，聲變失正，語言重復也，爲心氣虛精神衰之證。夫言爲心聲，以氣而發，故出聲之卑高，可以候氣之虛實也。胸腹中滿痛，言則氣相牽引，故須以手按其痛處也。咽者，胃之上管，在喉嚨之後，其端與喉連，故咽中腫痛則欲言聲不出也。此承上節，乃兼望、聞之診而申言之。

師曰：「脈病人不病，名曰行屍。以無王氣，卒眩仆不識人者，短命則死。人病脈不病，名曰內虛。以少穀神，雖困無苦。」

王，音旺。卒，倉沒切，村，入聲。眩，音銜。仆，音赴。

卒，暴也。眩，目昏運也。仆，偃倒也。困，瘁也。苦，患也。

《金鑒》曰：「脈者，人之根本也。脈病，人不病者，謂外形不病而見真臟病脈，其內本已絕，雖生猶死，不過屍居餘氣耳，故曰行屍也。餘氣者，未盡五臟生旺之餘氣也。若旺氣一退，即卒然眩仆不識人而死矣，若良工早察於旺氣未退之先而圖之，未必無所補也。人病脈不病，謂外形羸瘦似病，其脈自和，以根本尙固，不過穀氣不充，名曰內虛，雖困無害；胃氣復，穀氣充，自然實矣。穀神，即穀氣也。」

張令韶曰：「穀神，乃水穀所化之神，人賴此以資生也。內虛食少，穀氣不充，即無穀神矣。故曰無害。若無本然之胃神，安得謂之無害歟？」

師曰：「脈肥人責浮，瘦人責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責之。」

責，音窄。

方中行曰：「責，求也。肥人當沉者，肌膚厚，其脈深也，故求其病於浮。瘦人當浮者，肌膚薄，其脈淺也，故求其病於沉。」

成無己曰：「必有邪氣相干，使脈反常，故當責之。」

師曰：「呼吸者，脈之頭也。初持脈，來疾去遲，此出疾入遲，名曰內虛外實也。初持脈，來遲去疾，此出遲入疾，名曰內實外虛也。」

張隱庵曰：「此言平脈准於呼吸，審其來去之遲疾，則知內外之虛實也。夫脈者，週身經脈之氣，會聚於兩手之寸、關、尺，因息而動，故曰：『呼吸者，脈之頭。』言以呼出吸入之氣，而爲脈之筆端也。初持脈者，所以平脈也。平脈者，猶秤物而得其平也。來疾去遲，此出疾入遲，出主外，疾主有餘，是爲外實，入主內，遲主不足，是爲內虛，故名曰：『內虛外實也。』若初持脈，來遲去疾，此出遲入疾，出主外，遲主不

足，是爲外虛，入主內，疾主有餘，是爲內實，故名曰：『內實外虛也。』」

愚按：「脈度雖有去來，而診脈之法，但診其來不診其去，且來疾則去亦疾，來遲則去亦遲。今日來疾去遲、來遲去疾者，蓋以一呼出爲來，吸入爲去，人病則呼吸長短不均，而有來去遲疾之各異，是以呼吸而爲脈之頭者如此。」

寸口衛氣盛，名曰高；榮氣盛，名曰章；高章相搏，名曰綱。衛氣弱，名曰牒；榮氣弱，名曰卑；牒卑相搏，名曰損。衛氣和，名曰緩；榮氣和，名曰遲；緩遲相搏，名曰沉。

搏，音博。牒，音疊。

搏，持也。《金鑿》曰：「寸口，通指寸關尺而言也。衛主氣爲陽以候表，榮主血爲陰以候裡。脈隨指有力上來，衛氣盛也，謂之高。脈隨指有力下去，榮氣盛也，謂之章。高者，長盛也。章者，分明也。高章相合名曰綱。綱者，以榮衛俱有餘，有總攬之意也。脈隨指無力上來，衛氣弱也，謂之牒。脈隨指無力下去，榮氣弱也，謂之卑。牒者，恍惚也。卑者，縮下也。牒卑相合名曰損。損者，以榮衛俱不足，有消縮之意也。」

張令韶曰：「此以榮衛陰陽之氣皆會於寸口，故以寸口候榮衛之有餘不足，以及和平也。衛氣和名曰緩，緩者，舒也。榮氣和名曰遲，遲者，徐也。榮衛俱和名曰沉。沉者，沉實而不虛浮也，不剛不柔中和之氣也。此言榮衛之氣有高章牒卑之象，非言脈之形也，故止提寸口而不提脈。」

陽脈浮大而濡，陰脈浮大而濡，陰脈與陽脈同等者，名曰緩也。

成無己曰：「陽脈寸口也，陰脈尺中也。上下同等，無有偏勝者，是陰陽之氣和緩也。」

《金鑿》曰：「此以陰陽同等，發明平人和緩之脈也。然緩脈有二義：和緩之緩，脈有力濡柔不大不小，以形狀之緩，驗二氣之和也。至數之緩，脈來四至從容，不徐不疾，以至數之緩，驗胃氣之和也。」

張璐玉曰：「脈雖浮大而濡，按之仍不絕者爲緩。若按之即無，是虛脈，非緩脈也。」

問曰：「二月得毛浮脈，何以處言至秋當死？」「二月之時脈當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屬木，脈應濡弱，反得毛浮脈者是肺脈也，肺屬金，金來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處，上聲。

張令韶曰：「此言五臟宜相生，而不宜相剋也。舉一肺金肝木，而他臟仿此矣。二月肝旺之時不能自旺，反爲勝我者而乘之，肝氣憊矣。然不即死者，以尙有旺氣相扶，所謂自得其位也。至秋而死者，木絕於申，金旺木空，臟氣孤危，全無所倚，故死。」

師曰：「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病身體苦疼重者，需發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須發汗。若汗濺濺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脈洪大是其時脈，故使然也。四時仿此。」

濺，音戢。解，諧買切。

濺濺，汗出貌。解，釋也，脫也。成無己曰：「脈來應時爲正氣內固，雖外感邪氣，但微自汗出而亦解爾。」《內經》曰：「脈得四時之順者，病無他。」

方中曰行：「此言脈得應時而王，病有當解之時。舉夏以例其餘，示人推仿之意。」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何以知之？」師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陽得則陰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成無己曰：「日中得病者陽受之，夜半得病者陰受之。陽不和，得陽則和，是解以夜半。陰不和，得陽則和，是解以日中。經曰：『用陽和陰，用陰和陽。』」

張令韶曰：「此言陰陽相合，而病邪自解也。觀此則知人之身全賴正氣以主持正勝，邪自無所容矣。」

問曰：「脈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師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為和平，雖劇當愈。」

成無己曰：「三部脈均等，即正氣已和，雖有餘邪，何害之有。」

柯韻伯曰：「陰陽和平，不是陰陽自和，不過是純陰純陽，無駁雜謂耳。究竟是病脈，雖劇當愈，非言不治自愈，正使人知此爲陰陽偏勝之病脈，陽劇者當治陽，陰劇者當治陰，必調其陰陽使其和平，失此不治反加劇矣。」

師曰：「寸脈下不至關，為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為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其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克之也。」

《金鑿》曰：「寸位乎上，候心肺之用，主升，升極而降，降不至關，是爲孤陽。故曰：『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也。』尺位乎下，候肝腎之陰，主降，降極而升，升不至關，是爲獨陰，故曰：『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也。』關位乎中，以候脾，界乎寸尺，

所以升降出入者也，今上下不至關，是升降出入息矣，故曰：『此皆不治，決死也。』若陰陽已離，胃氣未絕，尙可計餘命之期，期以月節克之，如經曰：『陰勝則陽絕，能夏不能冬；陽勝則陰絕，能冬不能夏。』肝死於秋，心死於冬，脾死於春，肺死於夏，腎死於長夏之類是也。推之於日、於時亦然。」

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裡。假令濡而上魚際者，宗氣泄也；孤而下尺中者，精不藏也。若乍高乍卑，乍升乍墜，為難治。

泄，音薛。藏，昨郎切。乍，助駕切。

魏念庭曰：「凡人脈左右三部九候，以相配停勻為無病之脈，若獨見一脈異於他脈，則病脈也。然獨見之脈多端，試以浮先言之。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寸部之脈；『浮者在後』，尺部之脈也。寸部得浮，上以候上，其病必在表，為天氣外感之證也；尺部得浮，下以候下，其病必在裡，為人氣內傷之證也。」

徐忠可曰：「以前後分浮脈之陰陽，而定表裡，此仲景創論也。魚際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中。宗氣者，十二經脈君主之官心藏，原動力也。」泄，猶脫也。《素問》平人氣象論：「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又云：「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仲景候之魚際，亦創論也。脈獨見於尺中，乃孤陰無陽之候，故曰精不藏也。乍，忽也。若脈忽高忽卑、忽升忽墜，是陰陽之氣錯亂，五臟之氣不平已極，故為難治。

寸口脈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肌肉緊薄鮮硬。陰陽相抱，榮衛俱行，剛柔相得，名曰強也。

上，長，上音。鮮，音仙。髓，悉委切。鞭，音硬。

鮮，明潔也。顏，眉目之間也。商，清也。髓，骨中脂也。鞭，硬也。相抱，言和論也。俱行，言周液也。相得，言合濟也。張隱庵曰：「此節申明上文緩遲之意。寸口脈緩而遲，承上文而言也。上文云：『衛氣和，名緩。』夫衛為陽而主氣，故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衛氣充於外也。其聲商，毛髮長，衛氣盛於內也。上文云：『榮氣和，名曰遲。』夫榮為陰而主血，故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血滿，榮血盛於內也。肌肉緊薄鮮硬，榮血充於外也。夫衛氣和而緩，榮氣和而遲，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抱。陰陽相抱，則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故榮衛俱行。陰陽相抱，榮衛俱行，則剛柔相得而運行不息，故名曰強也。強，健也，不息也。《金鑿》曰：『強者，即色鮮、

顏光、血滿、肉緊之謂也。』」

寸口脈，浮為在表，沉為在裡，數為在腑，遲為在臟。假令脈遲，此為在臟也。

《金鑿》曰：「寸口，通指三部而言也。此以浮、沉、遲、數，候人表、裡、臟、腑之診法也。浮者，皮膚取而得之脈也，浮主表，故曰：『浮為在表。』沉者，筋骨取而得之脈也，沉主裡，故曰：『沉為在裡。』數者，一息六至之脈也。數主陽，腑屬陽，故曰：『數為在腑。』遲者，一息三至之脈也。遲主陰，臟屬陰，故曰：『遲為在臟。』假令其人脈遲，此為病在臟，舉一遲脈以例其餘也。」

程知曰：「然傷寒中之傳變，亦有數而入臟，遲而入腑者，熟讀經文自知也。」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

張隱庵曰：「寸口脈浮而緊。浮者，陽脈也，風者，陽邪也，故浮則為風。緊者，陰脈也，寒者，陰邪也，故緊則為寒。」

成無己曰：「衛為陽，榮為陰，風為陽，寒為陰，各從其類而傷也。衛得風則熱，榮得寒則痛，榮衛俱病，故致骨節煩痛，當與麻黃湯發汗則愈。」

寸口脈浮而數，浮為風，數為熱，風為虛，虛為寒，風虛相搏，則洒淅惡寒也。

淅，音錫。惡，去聲，烏路切。後凡惡寒之惡皆同。

張令韶曰：「此論風邪傷表而致氣虛也。風傷表，故浮為風。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數為虛。風則生熱，虛則生寒，風寒相搏，則外寒束其內熱，故洒淅惡寒也。」

張隱庵曰：「本篇云：『諸脈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故浮為風而屬於熱，數為虛而屬於寒，風虛相搏則洒淅惡寒，言表陽之氣為風邪所傷而虛寒也。」

問曰：「病有洒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也？」師曰：「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住乘之。」曰：「何謂陽脈不足？」師曰：「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也。」曰：「何謂陰脈不足？」師曰：「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陷入陰中，則發熱也。陰脈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脈澀者，榮氣微也。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榮氣微者，加燒針則血留不行，更發熱而躁煩也。」

乘，音繩。上，上聲。下，去聲。隱，戶錯切。溜通留。

《金鑿》曰：「此以寸、尺發明陰陽相乘爲病之脈也。若脈緊無汗，洒淅惡寒發熱者，是傷寒也。脈緩有汗，洒淅惡寒發熱者，是中風也。今寸脈微，洒淅惡寒者，是陽不足，陰氣上乘，入於陽中也。尺脈弱，發熱者，是陰不足，陽氣下陷入於陰中也。此內傷不足，陰陽相乘，有休止之惡寒發熱，非外感有餘，風寒中傷榮衛，無休止之惡寒發熱也。」

愚按：「此節惟其爲內傷不足之惡寒發熱，故陰脈弱。其血不足養筋，則筋急也。其脈澀者，以榮氣內虛力微也。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以衛氣外衰不固也。燒針者，針其穴而復以艾灸其針柄，陽虛下陷者所宜。若榮氣微者，爲血不足陰虛之證，誤加燒針則經脈受傷，血泣而不行，因火爲邪，兩熱相合，陽得其助，陰受其損，故更外發熱而內躁煩也。」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於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裡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陽中於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酸，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裡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臟氣相薰，口爛蝕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爲濁，榮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熱相搏，因熱作使，游於經絡，出入臟腑，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內入，嚏而出之，聲啞咽塞，寒厥相迫，爲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齊築湫痛，命將難全。

強，去聲，其亮切。攣，音戀。脛，胡定切。溺，音尿。溷，胡困切。怫，音佛。斷，魚斤切。嚏，音帝。啞，烏沒切。中焦及胃中二「中」字「如」字餘俱去聲。渾，音混。豚，音屯。闔，音合。齊通臍。築，音竹。湫，子小切，音剿。

張令韶曰：「寸口脈陰陽俱緊，概尺寸浮沉而言也。陰陽俱緊，法當清濕之邪中於上焦，濁濕之邪中於下焦，清所以爲潔，濁所以爲渾也。三陰主內，若清濁之邪中於陰，則三陰之氣虛而內爲之戰慄也。慄者，畏縮之貌，有不能戰而自潰之象。此由三陽表氣微虛，以致三陰之裡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三陽主表，若清濁之邪中於陽，必發熱，所謂得陽熱之化也。頭痛、項強、頸攣，清邪之中於上也。腰痛脛酸，濁邪之中於下也。天所謂清邪、濁邪者，即霧露之氣，在天爲霧露之清邪，在地爲水濕之濁邪，因上下而

分清濁，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此結陽中於邪之意也。若陰中於邪則不發熱而寒慄，陰氣盛也。三陰之脈俱起於足大小指之端，故足膝逆冷也。三陰之氣主大小便，故便溺妄出也。此三陽之表氣微虛於外，以致三陰之裡氣微急於內也。三焦者，所以通會元真於肌腠，主行榮衛陰陽者也。表裡之氣虛急，則三焦相溷而內外不通矣。溷者，上中下混亂而不分也。上下不分，故外不通，是以上焦溷而怫鬱於上。經云：『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今不能宣營諸陽，內臟真陽熱之氣反熏於上，而口爛蝕斷也。斷者，齒根也。蝕者，如日月之蝕而缺也。中焦溷而不治於中，則胃氣不歸於部而反上衝，脾氣不能轉輸，而胃之津液不行，則胃中為濁。榮出中焦，衛出下焦，三焦溷亂，則榮衛之氣亦不通矣。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衛不通則血脈凝泣而不流矣。此三焦相溷，榮衛不通之咎也。若止衛氣前通而陰氣未至，則小便赤黃。衛氣與熱氣相搏，因熱作使遊行於經絡之間，出入於臟腑之內，所過之處，即為癰膿。若止陰氣前通而陽氣不相交接，便為厥。陽在外，陰之使，無陽則陰無所使。衛者，衛外而為固也，外衛虛微，客氣易於內入，裡氣不納，仍復嚏而出之。聲啞者，聲混濁而難出之貌。聲啞咽塞，陰陽不相交通之象也。寒氣厥逆，往來馳逐，又為熱氣所壅不得外出，寒為熱壅，故血凝自下，色如豚肝之狀也。經氣不通，陰陽乖離，故陰陽俱厥也。脾為孤臟，灌溉四旁者也。今不能溉於四旁，則孤而且弱矣。脾氣孤弱，則不能收攝五臟之津液，而五液注下矣。下焦主闔，今溷而不闔，則清便下重矣。清便者，下利清穀也。下重著，裡急後重也。令便數難者，欲便而又不得便，陰陽之氣逆而不能施化也。臍者，腹之中央，不曰腹痛而曰臍痛者，臍為生氣之原，三陰之所主，今五臟三陰之氣將絕，故築然而湫痛也。築者，築然動也。湫者，湫然難忍也。神去機息，氣止化絕，故曰：『命將難全。』」

方中行曰：「『陰中於邪』已下，至『濁邪中下』一節，是釋上文。陰即下焦，陽即上焦也。『陰氣為慄』已下，至『血凝不流』，是言證。『若衛氣前通』已下，言變癰膿之故。『若陰氣前通』已下，言變膿血利之故。『陰陽俱厥』已下，言證並於裡而加重，故曰：『命將難全也。』」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口中氣出，唇口乾燥，蜷臥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苔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手足溫者，此為欲解，或到八日以上，反大發熱者，此為難治。設使惡寒者，必欲嘔也。腹內痛者，必欲利也。

乾，音干。蜷，音權。

張隱庵曰：「此承上文之意而言濁邪在中也。脈陰陽俱緊者，濁邪在中，上下相持也。口者，脾之竅，胃脈挾口環唇，口中氣出，唇口乾燥，病傷脾胃也。上氣不能旁達

於四肢，故蜷臥足冷。太陰脾肺不交，故鼻中涕出。脾脈連舌本，散舌下，濕邪在內，故舌上胎滑。此邪干中土，病傷脾胃，非外感之邪，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者，陽明土氣自和也。手足溫者，太陰土氣自和也，故曰：『此為欲解也。』或到八日以上，反大發熱者，陽氣外馳，非上氣柔和之熱，故曰：『此為難治。』夫未到八日而設使惡寒者，乃胃絡外行於肌表，必欲嘔也，嘔則穀飪之邪從上出矣。腹內痛者，乃脾氣內逆於中土，必欲利也，利則溷濁之邪從下出矣。」

寸口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緊去人安，此為欲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為晚發，水停故也，為未解。食自可者，為欲解。

方中行曰：「至於吐利，乃承上條欲嘔欲利，而又以其變成者言。獨不解，言證變而脈獨在也。晚發，言後來更又發也，已上三條，一證而三變耳。」

張令韶曰：「〈少陰篇〉云：「脈陰陽俱緊，屬少陰，法當吐利。」脈緊者，少陰之陰寒甚也，故至於吐利而脈緊獨不解。若緊脈去，則吐利止而人安，故為欲解。解者，緊去而寒解也。若緊雖去而復遲，此寒雖去而中土虛不能制水，故至六七日不欲食，謂之晚發。晚，後也。以少陰之寒發在先，而少陰之水發在後，水停於中故也。寒得水氣，兩寒相得，故為未解。食自可者，陽明土氣勝；少陰水勢衰，故為欲解。」

寸口脈浮而大，有熱，心下反硬。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硬。汗多則熱甚，溲數則便難。脈遲者，尚未可攻也。

溲，音搜。數，入聲。

方中行曰：「此舉結胸、痞氣、胃實等之當下者，概致叮嚀戒慎之意。屬臟，主結胸、痞氣也，故曰：『攻之不令發汗。』屬腑，指胃實等也，故曰：『不令溲數。』謂不可利小便也。」

成無己曰：「浮大之脈，當責邪在表，若心下反硬者，則熱已甚而內結也。有熱屬臟者，為別無虛寒，而但見裡熱也。臟屬陰，為悉在裡，故可攻之。攻之，謂下之也，不可謂脈浮大，更與發汗。雖心下硬，若餘無裡證，但見表證者，為病在陽，謂之屬腑，當先解表，然後攻痞。溲，小便也。勿為飲結而利小便，使其溲數，大便必硬也。經曰：「小便數者，大便必硬。」謂走其津液也。汗多，則邪氣除而熱愈，汗少，則邪熱不盡，又走其津液，必便難也。硬家當下，識脈遲，則未可攻，以遲為不足，即裡氣未實故也。」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師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脈浮緊，故當汗出

而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

芤，苦候切，音樞。

戰，寒慄而振也。芤，脈之旁實中空也。

成無己曰：「浮爲陽，緊爲陰，芤爲虛。陰陽爭則戰，邪氣將出，邪與正爭，其人本虛，是以發戰。正氣勝則戰，戰已復發熱而大汗解也。浮、數，陽也。本實陽勝，邪不能與正爭，故不發戰也。」

問曰：「病有不戰而汗出解者，何也？」師曰：「脈大而浮數，故不戰而汗出解也。」

成無己曰：「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陰陽爭則戰。大而浮數皆陽也，陽氣全勝，陰無所爭，何戰之有。」

張令韶曰：「此節添一大字，即上文浮而數，不戰汗出之義也。」

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師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

張令韶曰：「上節言其人本虛，是不經發汗、吐下、亡血而自虛也。此節言脈自微，因曾經發汗、吐下、亡血之後，以致內亡其津液而脈自微，非關自虛之故。然津液雖亡，陰陽自和，必自然而愈。以非本虛，故不發戰，以亡津液，故不汗出，以陰陽和故解也。」

問曰：「傷寒，三日，脈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師曰：「此為欲解也。解以夜半。脈浮而解者，濺然汗出也。脈數而解者，必能食也。脈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成無己曰：「傷寒三日，陽去入陰之時，病人身熱，脈浮數而大，邪氣傳也。若身涼和，脈浮數而微者，則邪不傳而欲解也。解以夜半者，陽生於子也。脈浮，主濺然汗出而解者，邪氣微也。」

王肯堂曰：「上言脈微，故不汗出而解，此言脈微，而解必大汗出。上以曾經吐下亡血，邪正俱衰，不能作汗而解，此以未經汗下，血氣未傷，正盛邪衰，故大汗出而解。」

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反發熱者，差遲。遲為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癢也。

惕，音剔。差，楚懈切，釵，去聲。

張隱庵曰：「脈浮而遲者，陽氣盛而陰血虛也。面熱赤而戰惕者，陽氣盛，故熱赤，陰血虛，故戰惕。六七日乃從陰出陽之期，故當汗出而解，至此不解，反發熱者，陽氣偏勝不能即痊，故曰差遲。差遲者，為陽氣外浮而不加於裡陰。無陽者，裡無陽也。蓋陽加於陰謂之汗，無陽則陰無以化，故不能作汗。夫不能作汗，則經脈不外通於肌表，故其身必癢也。」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未欲解也。若脈和，其人不煩，目重，瞼內際黃者，此欲解也。

重，平聲。

成無己曰：「煩，熱也。傳經之時，病人身大煩，口噤不能言，內作躁擾，則陰陽爭勝。若手足三部脈皆至，為正氣勝，邪氣微，陽氣復，寒氣散，必欲解也。脈經曰：『病人兩目皆有黃色起者，其病方愈。』病以脈為主，若目黃、大煩、脈不和者，邪勝也，其病為進。目黃、大煩而脈和者，為正氣已和，故云欲解。」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知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宜下之。」

成無己曰：「冬時感寒，伏藏於經中，不即發者，謂之伏氣。至春分之時，伏寒欲解，故云：『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伏氣已發，當須脈之，審在何經。得脈微弱者，知邪在少陰，少陰之脈循喉嚨，寒氣客之，必發咽痛，腎司開闔，少陰治在下焦，寒邪內甚，則開闔不治，下焦不約，必成下利。故云：『雖爾咽痛，復欲下利。』」

張令韶曰：「此節言伏氣之病由內而出，非若時行卒病由外而至也。」

按：通行本末句作「今復欲下利」，故成注云然。

師曰：「病家人請云：『病人苦發熱，身體痛。』病人自臥，師到，診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凡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反沉遲，故知愈也。假令病人云：『腹內卒痛。』病人自坐，師到，脈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凡裡有病者，脈當沉細，今浮大，故知愈也。」

張令韶曰：「發熱身疼，表病也。沉而遲，裡脈也。以表病而得裡脈，乃熱除身涼之象也，故知當愈。腹內痛，裡病也。浮而大，表脈也。以裡病而得表脈，乃氣機外達

之候也，故知當愈。經云：『知一爲工，知二爲上，知三爲神。』發熱、身疼、腹痛，問而知之也。自臥自坐，望而知之也。沉遲浮大，脈而知之也。此雖切脈而知其當愈，然亦必兼望、問而更精切也。」

魏子千問曰：「發熱、身痛、脈反沉遲，是陽病而見陰脈，何以說得愈也？答曰：『是必望其有恬然嗜臥之狀。』問其有熱除身輕之意，而後合脈以斷其愈也。」

師曰：「病家人來請云：『病人發熱煩極。』明日師到，病人向壁臥，此熱已去也。設令脈不和，處言已愈。設令向壁臥，聞師到不驚起而盼視，若三言三止，脈之嚙唾者，此詐病也。設令脈自和，處言此病大重，當須服吐下藥、針灸數十百處乃愈。」

處，言之處，上聲。盼，匹見切。三，去聲。

張令韶曰：「發熱煩極之證而向壁安臥，知熱煩已去也。脈雖不和，處言已癒，憑其證不憑其脈也。以發熱煩極之證，聞師到，當驚起盼視、語言無序、津液不足，今言止有次序，而脈之嚙唾，此爲詐病者，非藥之所能愈，宜驚嚇之彼，自愈也。」

程知曰：「彼以詐病，我以詐治，非良工不能具是巧也。」

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為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若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又問曰：「何緣作此吐利？」師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為災怪耳。」

成無己曰：「醫以脈證與藥相對而反變異，爲其災可怪，故名災怪。」

方中行曰：「此勉醫家、病家當兩相敬慎，庶不爲災怪，致生疑累之意。」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二

〈平脈法下〉

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師曰：「凡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澀、遲、弦、微，此名陰也。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

見，音現。

張隱庵曰：「此辨脈法之大綱也。脈之大體不離陰陽，陽脈陰脈其名不一，揆其大要，凡大、浮、數、動、滑五脈，此名陽也。沉、澀、遲、弦、微五脈，此名陰也。夫診脈而別陰陽，非爲脈也，爲病也。凡陰病見陽脈，得陽盛生長之氣，故主生。凡陽病見陰脈，得陰寒消索之氣，故主死。凡病皆然，不獨傷寒也。」

成無己曰：「陰病見陽脈而主生者，則邪氣自裡之表，欲汗而解也，如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者，是也。陽病見陰脈而主死者，則邪氣自表入裡，正虛邪勝，如譫言妄語，脈沉細者死，是也。《金匱要略》曰：『諸病在外者可治，入裡者即死。』此之謂也。」

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若數脈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也。

成無己曰：「動，爲陰陽相搏，方其陰陽相搏而虛者，則動。陽動爲陽虛，故汗出；陰動爲陰虛，故發熱也。如不汗出、發熱，而反形冷、惡寒者，三焦傷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主行氣於陽。三焦既傷，則陽氣不通而微，致身冷而惡寒也。《金匱要略》曰：『陽氣不通即身冷。』經曰：『陽微則惡寒。』《脈經》曰：『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關爲陰陽之中也。』若數脈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是陰陽之氣相搏也，故名曰動。」

方中行曰：「搏，圜捏而攢聚也。陰陽相搏之陰陽，以二氣言；陽動陰動之陰陽，以部位言。陽動則陰隨，故汗出。陰動則陽應，故發熱。厥厥，舉發貌。」

黃坤載曰：「關上動數如豆，厥厥動搖，上下不至尺寸，此死脈也。」

脈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脈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脈。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促，七玉切。

張隱庵曰：「脈來緩者，一呼一吸不及四至也。時一止者，暫有停止不相續也。復來者，暫一止而復來也。此緩而時止，乃陰氣有餘、陽氣不足，故此名為結脈。脈來數者，六至為數。亦時一止復來者，乃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此名為促脈。夫陰虛陽盛則促，陽虛陰盛則結，故曰此皆病脈。」

方中行曰：「促，催速也，與短促不同。陽行健，故盛則促。陰行鈍，故盛則結。」

錢天來曰：「結者，邪結也，脈來停止暫歇之名，猶繩之有結也。凡物之貫於繩上者，遇結必礙，雖流走之甚者，亦必少有逗留乃得過也。此因氣虛血澀，邪氣間隔於經脈之間耳。動而中止者，非陰陽相搏之動也。謂緩脈正動之忽然中止，若有所遏而不得動也。更來小數者，言止後更勉強作小數。小數者，鬱而復伸之象也。小數之中有脈還而反動者，名曰結陰，陰盛則結，故謂之結陰也。代，替代也。氣血虛憊，真氣衰微，力不支給，如欲求代也。動而中止句與結脈同。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前因中止之後，更來小數，隨即有還者反動，故言自還。此則止而未即復動，若有不復再動之狀，故謂之不能自還。又略久復動，故曰因而復動。本從緩脈中來，為陰盛之脈，故謂之代陰也。」

尤在涇曰：「凡病得此脈者，攻之則邪未必去而正轉傷，補之則正未得益而邪反滯，故曰難治。」

《診家正眼》：「結脈之止，一止即來。代脈之止，良久方至。《內經》以代脈之見為臟氣衰微，脾氣欲脫之診也。惟傷寒心悸、懷胎三月，或七情太過，或跌仆重傷，及風家、痛家，俱不忌代脈，未可斷其必死。」

脈陰陽俱促，當病血，為實；陰陽俱結，當亡血，為虛。假令促上寸口者，當吐血，或衄。下尺中者，當下血。若乍促乍結，為難治。

衄，音忸。

此承上節，而申言促結應病之候。脈陰陽俱促者，謂寸口尺中俱見促脈也。促為陽盛熱結血瘀之候，故曰當病血，為實。實謂邪氣盛也。結為陰盛血泣氣阻，乃亡血後之脈，故曰當亡血，為虛。虛為正氣奪也。假令促脈上溢寸口者，為上焦陽盛，血溢上行之病，當主吐血，或鼻中衄血也。若促脈下覆尺中者，為下焦陽盛，血溢下行之病，當主大便下血也。若脈見乍促乍結者，為陰陽氣血之亂而神失守，臟氣不能至經之候。病入臟者，半死半生，故為難治。

脈數者，久數不止，止則邪結，正氣不能復，卻結於臟，故邪氣浮之，與

皮毛相得。脈數者，不可下，下之必煩，利不止。

黃坤載曰：「凡外見數脈，必有裡陰格陽，陽不下根，故動數失度。久數而不見停止，裡陰未結也。一見停止，則陰邪結矣。正氣內復，雖結必消。正氣不能內復，則邪氣卻結於臟，盤據根深，外逼陽氣浮於皮毛之部，是以脈數。脈數者，不可下，下之陰邪愈旺，必上煩、下利不止。蓋盛於外者，必虛於內，見其外盛而知其內虛，是為良工。」

問曰：「脈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師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為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硬，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

程郊倩曰：「不曰病有，而曰脈有，二氣所稟有偏勝也。陽結者偏於陽，而無陰以生液；陰結者偏於陰，而無陽以化液。皆以脈之浮而數、沉而遲辨之也。」

方中行曰：「浮數、能食，皆陽也。實，謂胃家實。陽以風言，謂由中風而結為實硬也。沉遲、不能食、身體重，陰也。硬實互文，陰以寒言，謂由傷寒而結為胃實也。」

《金鑿》曰：「脈浮大而數，藹藹如車蓋者，陽結實脈也。脈沉石而遲，纍纍如循長竿者，陰結實脈也。陽結證，身輕能食，陽能消穀也。不大便，期十七日當劇者，陽體終燥，故遲三日也。陰結證，身重不能食，陰不能消穀也。不大便，期十四日當劇者，陰體終濡，故早三日也。劇者，謂不大便，裡急後重，且滿，不可再待時日，宜早圖之也。故或潤竅以導之，軟堅以下之，不致臨期燥屎巨硬，穀道難出，窘苦萬狀也。凡病後傷液，多有此證，閱歷深者，自知也。」

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脈纍纍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也。

藹，於蓋切。

張令韶曰：「上節言陽結陰結，此復形容其脈象也。藹藹如車蓋，圓大而空，陽浮於外，不能內歸於陰也。纍纍如循長竿者，細長而堅，陰斂於內，不能外達於陽也。」

方中行曰：「藹藹，團聚貌。如車蓋，言浮旋於上也。纍纍，聯絡貌。如循長竿，言沉直於下也。」

《金鑿》曰：「藹藹如車蓋，形容脈之浮大有力，即前陽結浮數之脈也。因其有力而盛，故名曰陽結也。纍纍如循長竿者，形容脈之沉石有力，即前陰結沉遲之脈也，因其有力而盛，故名曰陰結也。」

脈瞽瞍如羹上肥者，陽氣微也。脈縈縈如蜘蛛絲者，陰氣衰也。脈綿綿如

瀉漆之絕者，亡其血也。

瞥，匹滅切。縈，於營切。

《金鑿》曰：「瞥瞥如羹上肥者，形容脈之浮而無力，即衛氣衰之濡脈，故曰陽氣微也。縈縈如蜘蛛絲者，形容脈細小難於尋按，而浮中沉似有似無，即陰不足之細脈，故曰陰氣衰也。綿綿如瀉漆之絕者，形容脈之沉而無力，即榮氣微之弱脈，故曰亡其血也。」

方中行曰：「瞥，過目暫見也。羹上肥，言輕浮而若有若無也。縈縈，猶繞繞也。蜘蛛絲，言柔弱而極細也。」

成無己曰：「綿綿者，連綿而軟也。如瀉漆之絕者，前大而後細也。」

問曰：「脈有殘賊，何謂也？」師曰：「脈有弦、緊、浮、滑、沉、澀，此六脈名曰殘賊，能為諸脈作病也。」

成無己曰：「經脈者，榮衛也。榮衛者，陰陽也。其為諸經脈作病者，必由風寒暑濕傷於榮衛，客於陰陽之中，風則脈浮，寒則脈緊，中暑則脈滑，中濕則脈澀，傷於陰則脈沉，傷於陽則脈浮。所以謂之殘賊者，傷良曰殘，害良曰賊，以能害正氣也。」

方中行曰：「浮、滑，陽盛也。沉、澀、弦、緊，陰盛也。陽盛為太過，陰盛為不及，皆可怪之脈，能傷害血氣者也。諸脈，謂各部之脈也。作，起也。言六者，若見於各部之脈中，則皆能為其部生起病端，如太陽之為病脈浮，傷寒脈陰陽俱緊之類。所謂邪不空見者，此之謂也。」

問曰：「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有逆有順，何謂也？」師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橫；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順也。」

乘，音繩。

《金鑿》曰：「此以人之五脈，候人五臟不平之診法也。人之五臟法天五行，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此相屬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相生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此相剋也。相生者生，相剋者死，人之臟氣亦然。故其脈有相乘，有縱有橫，有逆有順也。水乘火，金乘木，乘其所勝是相剋也，名縱。火乘水，木乘金，乘所不勝是反侮也，名曰橫。水乘金，火乘木，子乘其母是倒施也，名曰逆。金乘水，木乘火，母乘其子是相生也，故曰順。五臟之脈，肝

弦、心洪、脾緩、肺浮、腎沉，五臟各見本脈，自無病也。若見他脈，以此推之。縱者病甚，橫者病微，逆者病虛，順者病實也。」

方中行曰：「乘，猶乘舟車之乘。縱，直也。橫者，縱之對。順，從也。逆者，順之反。」

程知曰：「非其時而得之，則為相乘。縱橫為患最重，順逆猶無大害也。」

問曰：「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師曰：「五臟六腑相乘，故令十一。」

張令韶曰：「胃者，五臟六腑之本也，五臟六腑之中俱有胃氣。如肝脈微弦濡弱而長，弦長者，肝脈也。濡弱者，胃氣也。以胃氣而間於五臟六腑之中，則為濡弱。以胃氣而自見其脈，則又遲而緩，故曰趺陽脈遲而緩，胃氣如經也。由是而知遲緩與濡弱，皆胃土之脈也。故問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答以十一者，五臟六腑也。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故胃腑之氣皆相乘於五臟六腑之中也。適，至也。乘，往也。言胃氣往乘於五臟六腑之中，相合而為十一也。」

脈陰陽俱弦，無寒熱，為病飲。在浮部，飲在皮膚；在中部，飲在經絡；在沉部，飲在肌肉。若寸口弦，飲在上焦；關上弦，飲在中焦；尺中弦，飲在下焦。

《本論》云：「平人食少飲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脈沉弦者，苓桂朮甘湯主之。懸飲內痛，脈沉而弦者，十棗湯主之。」是弦為病飲之脈也。然傷寒之脈陰陽俱緊，與病飲之脈陰陽俱弦者相似。陽明病脈亦有弦緊者，發熱不惡寒。少陽病脈弦細，而往來寒熱，故診得弦脈。必審其無惡寒發熱之三陽證，始可斷為病飲也。再察其弦脈，若在浮部，知飲之外流皮膚也。若弦脈在中部，知飲之流於經絡也。若弦脈見沉部，知飲之流於肌肉也。若寸脈弦，飲在上焦。關脈弦，飲停中焦。尺脈弦，飲在下焦。在表者，汗而發之，在中者，溫而散之，在內者，利而滲之。在上焦則吐之，在中焦則導之，在下焦則利之。是在臨證者消息爾。」

脈弦而緊者，名曰革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脈緊者，如轉索無常也。

成無己曰：「《脈經》云：『弦與緊相類，以弦為虛，故雖緊而弦，而按之不移，不移則不足也。』按：此言弦脈與緊相合，而成革脈也。弦者，狀如弦之張於弓端，直而不移也。緊者，如合繩者之轉索，愈轉愈緊也。弦緊相合，硬而勁直，按之如鼓皮，

故名之曰革，乃外急中空之象也。」

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為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原注）：「此言致革之由。」

成無己曰：「弦則為減，減則為寒，寒者謂陽氣少也。大則為芤，芤則為虛，虛者謂血少不足也。所謂革者，言其既寒且虛，則氣血改革，不循常度。男子得之，為真陽減而不能內固，故主亡血、失精。婦人得之，為陰血虛而不能滋養，故主半產、漏下。」

周禹載曰：「一說革讀亟，變而促迫也。亦通。」

《禮》曰：「夫子之病革矣，即音亟也。」

《金鑿》曰：「脈形粗大有力，謂之大。浮沉有力，中取無力，狀如蔥管，謂之芤。沉而且大，按之勁急有力，謂之牢。浮而且大，舉之勁急有力，謂之革。革脈者，以鼓革而得名，外急中空之象也。」

按：合前三說，而革之名義始備。

問曰：「曾為人所難，緊脈從何而來？」師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裡寒，故令脈緊也。假令咳者，坐飲冷水，故令脈緊也。假令下利，以胃虛冷，故令脈緊也。」

難，乃旦切。

難，詰辨也。

張令韶曰：「此明緊脈之所由來。而曰肺裡寒、坐飲冷水、胃中虛冷者，總以見緊脈之為寒也。亡汗，陽氣衰也。吐，膈氣傷也。肺主諸氣者也，假令亡汗若吐，以肺裡寒，不能主持諸氣，故令脈緊，此緊脈之從肺裡寒而來也。假令咳者，飲冷傷肺，故令脈緊，此緊脈之從坐飲冷水而來也。假令下利者，胃中虛冷，故令脈緊，此緊脈之從胃中虛冷而來也。觀此則諸緊為寒，可不言而喻矣。」

方中行曰：「此條一問三答，以揭緊之為寒而有三因之不同，以見脈非一途而可取之意。」

《金鑿》曰：「脈緊若與浮同見，無汗則為傷寒實邪，有汗則為亡陽虛邪。與沉同見，腹痛不便則為中寒實邪，腹痛下利則為中寒虛邪。由此推之，凡諸實脈從虛化者，

即未可謂之實矣。」

寸口脈浮而緊，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則無血，緊則為寒，寒氣相搏，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不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

，一結切，音噎。

寸口脈浮而緊，為寒邪在表，法當發其汗而解。醫反下之攻其正氣，致寒邪乘虛入裡，此為誤治之大逆也。失浮為榮氣虛則無血，緊則為寒，寒氣相搏，逐於腸間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見外不解，而反飲冷水，令汗不出，水得寒氣，兩冷相搏，胃氣乃滯，反逆激衝，其人即。者，胃虛傷冷而痙攣發噎，食不下之謂也。不治，將成噎隔。

寸口脈微，尺脈緊，其人虛損多汗，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

張令韶曰：「寸口脈微，陽氣衰也。遲脈緊，陰氣盛也。陽衰陰盛，以致其人虛損而多汗也。微與緊，陰脈也。虛損多汗，陰病也。以陰病而見陰脈，則知陰常在而不見有生陽之氣矣。故曰：『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也。』」

程知曰：「言寸微尺緊，為虛損多汗之證也。寸微弱為亡陽，尺緊急為陰勝，陰勝於內，陽絕於外，故為虛損多汗。」

寸口脈浮而大，浮為風虛，大為氣強，風氣相搏，必成隱疹，身體為癢。癢者名泄風，久久為痲癩。

痲，音嘉。癩，音賴。

張隱庵曰：「此申明浮大之脈見於寸口，則為泄風痲癩也。浮為風虛者，正氣虛而風薄之也，大為氣強者，風邪在表而氣機強盛也。風氣相搏於皮膚肌腠之間，故必成隱疹而身體為癢。癢者，陽也。風乃陽邪，外干皮腠，故名泄風。久久則從皮膚肌腠而入於經脈，故為痲癩。痲癩者，歷風也。」

朱丹溪曰：「經云：『諸癢為虛。』血燥不榮肌腠，所以癢也。」

方中行曰：「《素問》曰：『外在腠理，則為泄風。』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

成無己曰：「痲癩者，眉少髮稀，身有於瘡而腥臭。《內經》曰：『脈風成癩』是也。」

寸口脈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

成無己曰：「浮則為正氣虛，大則為邪氣實。在尺則邪氣關閉下焦，裡氣不得下通，故不得小便。在寸則邪氣格拒上焦，使食不得入，故吐逆。」

方中行曰：「《素問》曰：『精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尺以候陰。關，閉也。不得小便者，陰閉於下，則內者不得出也。格，拒也。吐逆者，陽拒於上，則外者不得入也。」

張隱庵曰：「浮大之脈在於尺，則陰氣不能上交而關陰於下，故名曰關。浮大之脈在於寸，則陽氣不得下交而格陽於上，故名曰格。夫關陰而不得陽熱之化，則不得小便；格陽而不得陰液之資，則吐逆。」

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衛氣不行，澀者榮氣不逮。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身體痺不仁。榮氣不足則煩疼、口難言；衛氣虛者，則惡寒數欠。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洩。

逮，音代。將，音漿。痺，必至切。噫，乙介切，音隘。酢，通醋。

方中行曰：「衛主氣，不行，言不用事也。榮主血，不逮，不及也。不能相將，言榮衛不能和諧、不能相與也。仰，依賴也。痺，頑痺也。不仁，言不知痛癢、不省人事也。難言者，心虛神短、舌強而聲不出也。惡寒、數欠者，衛疏表不固，不能御寒，所以氣乏而好為欠也。不歸其部，言不還足其所有之分內也。酢吞，吞酸也，吞酸則受納妨矣。不能消穀引食者，言不司腐熟也。遺洩者，言不司約制也。」

張令韶曰：「此言榮衛之氣出於中土，而三焦之氣又仰籍於榮衛也。寸口脈微則衛氣不行，澀則榮氣不足，不行不足則榮衛不能相將，而三焦無所仰籍，以遊行出入於內外矣。三焦無所仰，則不能出氣以溫肌肉，而身體痺不仁矣。榮為血，血不足則無以榮筋骨而煩疼，無以榮口唇而難言。衛者，衛外而為固也，衛氣虛則不能衛外惡寒。衛氣行於陰則寐，今欲下行於陰故數欠。三焦各有部署，三焦無所仰則不能歸其部矣。上焦之氣出胃上口，不歸則噫而酢吞。中焦之氣並胃中，不歸則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之部別迴腸，注膀胱，不歸則遺尿。以是知三焦之氣，俱籍榮衛之氣以遊行出入者也。」

寸口脈微而澀，微者，衛氣衰；澀者，榮氣不足。衛氣衰則面色黃，榮氣不足則面色青。榮為根，衛為葉，榮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而寒慄、咳逆唾腥、吐

涎沫也。

枯，苦胡切。槁，音考。

張令韶曰：「此言榮衛外合於肺，而充於皮毛也。經云：『肺者氣之本，其華在毛，其充在皮。』今榮衛之氣衰，衛不能外合於肺，華於毛，充於皮，故面色青黃也。榮行脈中，故榮爲根，衛行脈外，故衛爲葉。榮衛俱微則根葉枯槁，而衛不能衛於外，故寒慄而咳逆，榮不能榮於中，故唾腥而吐涎沫也。咳逆者，肺之病。腥者，肺之味。涎沫者，肺之液也。所謂榮衛皆虛，不能合肺而充皮毛者如此。」

寸口脈微而緩，微者衛氣疏，疏則其膚空。緩者胃氣實，實則穀消而水化也。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榮盛則其膚必疏，三焦失經，名曰血崩。

崩，北滕切。

張隱庵曰：「上章兩言寸口脈微而澀，主榮衛皆虛，此言寸口脈微而緩，言衛氣疏而榮血不和。故微者衛氣疏。疏則其膚空，是衛主氣而外行於膚表矣。緩者胃氣實，實則穀消而水化，是榮血籍胃中之水穀而蒸變矣。故申言穀入於胃而消，則脈道乃行。水入於經而化，則其血乃成。夫榮衛貴乎相將，若榮盛不和於衛，則其膚必疏，是榮衛不相將矣。三焦絕經，是三焦無所仰，不循經外出矣。夫榮血秉水穀之精而成，外不和於衛，內不合於三焦，故名曰血崩。崩，墮也，言不能循經脈而外行也。」

方中行曰：「經，徑也。失經，言血不歸經也。崩，山壞之名也，陰血大下曰崩者，言其不能止靜與山壞之勢等也。」

寸口脈弱而緩，弱者陽氣不足，緩者胃氣有餘，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也。

卒，音猝。填，音田。

成無己曰：「弱者，陽氣不足，陽能消穀，陽氣不足則不能消化水穀。緩者，胃氣有餘，則胃中有未消穀物也。故使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氣填於膈上也。《金匱要略》曰：『中焦未和，不能消穀，故令噫。』」

方中行曰：「陽氣，以胃中之真氣言。不足則不能化穀。胃氣，以胃中之穀氣言。有餘，言有宿食也。有宿食則鬱而生熱，故噫飽而吞酸。此蓋以飲食之內傷者言也。」

《金鑿》曰：「此胃強脾弱，所以雖能食而不能消化也。故使吞酸而噫，食卒不化，

氣填脹悶於膈也。」

寸口脈弱而遲，弱者衛氣微，遲者榮中寒。榮為血，血寒則發熱。衛為氣，氣微者心內饑，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張令韶曰：「此言榮衛氣血俱出中焦脾土化生，若中土虛寒，則榮衛亦虛寒矣，榮衛虛寒則中土更虛寒矣。榮衛中土，交相為資者也。弱為陽微，故寸口脈弱為衛氣微。遲為陰寒，故寸口脈遲為榮中寒。夫榮為血，陰虛者陽必湊，故血寒則發熱。衛為氣，氣微者則上焦空虛，故心內饑也。心虛則饑，脾虛則滿，心虛於上，脾虛於中，故饑而虛滿，不能食也。」

方中行曰：「寒之為言虛也，與貧之稱寒同。虛寒發熱者，水乾則火熾也。饑而虛滿者，陽主化穀，衛陽衰微不化穀，故虛滿而不能食也。」

寸口脈弱而澀，尺中浮大，無外證者，為病屬內傷。

寸口脈弱而澀者，上焦榮衛氣血俱虛也。尺中脈宜沉小而反浮大者，下焦正氣不藏也。

審其無頭痛、項強、惡寒發熱之外證者，為病屬勞損內傷也。

寸口脈弱而澀，尺中濡弱者，男子病失精，女子病赤白帶下。

此承上節寸口脈弱而澀，尺中浮大者，為內傷初病，邪氣盛則實之候，尺中濡弱者，男子病失精，女子病赤白帶下，日久精氣奪則虛之候也。

寸口脈洪數，按之弦急者，當發隱疹。假令脈浮數，按之反平者，為外毒，宜清之。脈數大，按之弦直者，為內毒，宜升之，令其外出也。誤攻則內陷，內陷則死。

此節言發隱疹之脈候及其治法也。寸口脈洪數者，陽熱盛於表也。按之弦急者，寒邪伏於裡也。寒邪伏於榮血之分，鬱而為熱，發於肌腠，見於皮膚，則為隱疹。隱疹即出，假令脈浮數，按之反平者，為毒已外發，宜以清解之劑，散其餘邪，若脈數大，按之弦直者，為內毒猶盛，宜以輕升之劑，令其外出也。若以為熱實，誤服攻下之劑，則毒邪內陷，內陷入臟則死矣。

寸口脈洪數，按之急滑者，當發癰膿。發熱者，暴出；無熱者，久久必至也。

寸口脈洪數，按之急滑者，熱邪鬱結於經絡之間，留而不去，畜聚而成癰膿也。若

發熱者，毒欲成膿，將暴出也；若無熱者，毒勢猶深，久久必至發出也。

寸口脈浮滑，按之弦急者，當發內癰。咳嗽胸中痛，為肺癰，當吐膿血。腹中掣痛為腸癰，當便膿血。

此節言寸口脈浮滑，按之弦急者，為當發內癰之候，以所見之證辨其為肺癰、腸癰也。

寸口脈大而澀，時一弦，無寒熱，此為浸淫瘡所致也。若加細數者，為難治。

此節言浸淫瘡之脈狀。若加細數者，乃正虛邪盛之候，故為難治。

趺陽脈緊而浮，浮為氣，緊為寒。浮為腹滿，緊為絞痛。浮緊相搏，腸鳴而轉，轉即氣動，膈氣乃下。少陰脈不出，其陰腫大而虛也。

張令韶曰：「此言趺陽之氣下歸於少陰，而少陰之氣不上交於趺陽，而為病也。趺陽脈緊而浮，乃陰寒氣盛而陽氣外越也，故浮為氣，緊為寒。浮為腹痛者，氣外出而中土虛滿也。緊為絞痛者，邪正相攻而陰氣盛也。浮緊之氣兩相搏擊，則氣從脾胃而溜於大腸，故腸鳴而轉，轉則動其膈氣，又從膈而下陷於少陰，寒氣與膈氣俱聚於少陰，則少陰之水氣不升，而下聚於陰器，故少陰脈不出，其陰腫大而虛也。」

方中行曰：「少陰之脈循陰器而主水，脈不出，其陰腫大，正虛邪實，水不得泄，蓋趺陽之土敗而少陰所以無制也。」

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為寒，微則為虛，微緊相搏，則為短氣。

程知曰：「言趺陽微緊則中氣虛寒，為短氣之證也。」

張隱庵曰：「趺陽者，陽明之胃脈，以寒邪而病陽明，故緊則為寒。中土虛而脈微，故微則為虛。既虛且寒，則陽明中土之氣不能上合於肺以司呼吸，故微緊相搏，則為短氣。」

方中行曰：「脾胃虛寒則不能化穀。短氣者，穀氣不充而神氣不足也。」

趺陽脈大而緊者，當即下利，為難治。

當，去聲。

張令韶曰：「胃脈當遲緩，今反大而緊者，大為虛，緊為寒，虛寒下陷當即下利。陰寒盛而土氣敗，故為難治。」

趺陽脈浮，浮則為虛，浮虛相搏，故令氣，言胃氣虛竭也。此為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滑，則為噦。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噦，於月切，音黠。

張令韶曰：「趺陽者，胃脈也。浮則為胃虛，以胃之虛、脈之浮，兩相搏激，故令氣，言胃氣虛竭而也。無聲為，有聲為噦。浮虛相搏之極，即往來流利而為滑矣。滑則無聲之，即變而為有聲之噦矣。此非自虛，乃醫責虛取實之咎也。虛者宜補反責之，實則宜瀉反取之。陰和內，陽之守也，責其虛，故守空於內，而迫血於外矣。未知從何道出，若脈浮、鼻燥，此經脈虛，不能攝血，必從鼻出而為衄也。」

方中行曰：「咎，過愆也。責虛，言求病於虛。取實，言反以虛為實，而攻取之也。血屬陰而為內守，故曰守空。迫血，言劫汗也。」

趺陽脈遲而緩，胃氣如經也。趺陽脈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動脾，此非本病，醫特下之所為也。榮衛內陷，其數先微，脈反但浮，其人必大便硬，氣噫不除。何以言之？本以數脈動脾，其數先微，故知脾氣不治，大便必硬，氣噫不除。令脈反浮，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數脈當遲緩，病者則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也。

（原注）：趺陽脈遲緩為無病，誤下之，令脈轉浮數，元氣傷，必浮數改微。

成無己曰：「經，常也。趺陽之脈以候脾胃，故遲緩之脈為常。若脈浮數，則為醫妄下傷胃動脾，邪氣乘虛內陷也。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裡則見陰脈。邪在表之時，脈浮而數也，因下裡虛，榮衛內陷，邪客於脾，以數則動脾。今數先微，則是脾邪先陷於裡也。胃虛脾熱，津液乾少，大便必硬。《針經》曰：『脾病善噫，得後，出餘氣，則快然而衰。』今脾客邪熱，故氣噫不除。脾能磨消水穀，今邪氣獨留於脾，脾氣不治，心中雖饑而不能殺穀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為熱爍，故潮熱而發渴也。趺陽之脈本遲而緩，因下之後變浮為數，榮衛內陷，數復改微。是脈因前後度數如法，邪熱內陷於脾，而心中善饑也。數脈不時者，為數當改微，而復不微，如此則是邪氣不傳於裡，但鬱於榮衛之中，必出自肌皮，為惡瘡也。」

程知曰：「此言趺陽遲緩，妄下則有浮數之變也。」

趺陽脈浮而澀，少陰脈如經者，其病在脾，法當下利。何以知之？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今趺陽脈浮而澀，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以少陰脈弦而沉才見，此為調脈，故稱如經也。若反滑而數者，故知當屎膿也。

張令韶曰：「趺陽、少陰爲氣血生始之源，故以趺陽、少陰合論也。趺陽脈遲而緩，乃胃氣之常脈也，今浮而澀，而少陰脈如經者，非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而爲病，乃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爲病也。病在脾，法爲津液偏滲於大腸而下利。何以知其病在脾也？若脈浮大者，陽明之氣實而少陰之血虛也。今趺陽脈不浮大而浮澀，故知脾氣轉輸之不足，以致胃氣之虛，非關少陰也。夫所謂如經者，以少陰脈弦而沉才見，此陰柔之氣，故稱如經之調脈，若反滑而數，得少陰君火之氣，熱甚於經，非若脾病之下利，故知當屎膿也。」

程知曰：「水穀之下利，屬於脾胃；而膿血之下利，屬於腎。此可診趺陽、太谿而辨之也。」

趺陽脈浮而芤，浮者衛氣虛，芤者榮氣傷，其身體瘦，肌肉甲錯，浮芤相搏，宗氣微衰，四屬斷絕。

（原注）：舉之浮毛，按之全無，謂之浮芤相搏。

張令韶曰：「此言趺陽主榮衛之氣，而復上循於宗氣，外行於四末也。衛者，水穀之悍氣，榮者，水穀之精氣，榮衛俱稟氣於胃者也。今趺陽脈浮而芤，則中土虛微，榮衛無所稟其精悍之氣，故衛氣虛而榮氣傷也。榮衛之氣不充於身體則消瘦，不充於肌肉則甲錯。甲錯者，粗燥而不潤澤也。胃之大絡出於左乳下，謂之宗氣；今浮芤相搏，則胃絡不能出於左乳，故宗氣衰微。又不能外行於四肢，故四屬斷絕。」

方中行曰：「浮爲風虛，故曰衛氣虛。芤爲失血，故曰榮氣傷。身體瘦者，衛衰而形損也。肌肉甲錯者，榮傷而枯坼也。宗氣，三焦隧氣之一也，《針經》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是也。』四屬，皮、肉、肌、髓也。蓋三焦乃氣之道路，衛氣虛而榮氣傷，所以宗氣亦衰微，四屬不相維而斷絕也。」

程郊倩曰：「衛以榮爲根，榮以衛爲護，而榮衛之統於宗氣者，又以趺陽胃爲根也。」

寸口脈浮而大，浮爲氣實，大爲血虛。血虛爲無陰，孤陽獨下陰部者，小便當赤而難，胞中當虛。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應衛家當微，今反更實，津液四射，榮竭血盡，乾煩而不眠，血薄肉消，而成黑液。醫復以毒藥攻其胃，此爲重虛，客陽去有期，必下如污泥而死。

《金鑿》曰：「脈浮而大，謂脈浮取有力，按之大而無力，乃革脈象也。浮爲氣實外急，大爲血虛中空，血虛甚則亡陰，陰亡則陽無偶也，故曰：『孤陽獨下陰部。』謂衛陽下就其陰，小便當赤而難，以胞中虛竭也。若陽不下就其陰，則小便反利而大汗出，

是衛陽表虛，邪陽內入，無陰以化，故反更實，致津液四射，榮竭血盡，肉消胃乾，煩不得眠也。醫不知此，乃以中空暴液之陽明，誤為胃實，復以峻藥攻之，則為虛虛，胃陽之去可期，必下污穢如泥而死也。」

程知曰：「此言氣實血虛之脈，小便利而大汗出者，不可下也。」

問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謂也？」師曰：「沉為純陰，翕為正陽，陰陽相合，故令脈滑，關尺自平。」

王肯堂曰：「翕奄沉三字，狀得滑字最好。夫翕者合也，奄者忽也，當脈氣合聚而盛之時，奄忽之間即已沉去，是名滑也。仲景恐人誤認滑為沉，故下文又曰：『滑者，緊之浮名也。』」

張令韶曰：「謂忽焉而翕，忽焉而沉，如珠替替柔軟而流利之狀也。」

趺陽脈微沉，食飲自平。少陰脈微滑，滑者，緊之浮名也，此為陰實，其人必股內汗出，陰下濕也。

成無己曰：「陽明脈微沉者，當陽部見陰脈，則陰偏勝而陽不足也。陽明胃脈，胃中陰多，故食飲自可。少陰脈微滑者，當陰部見陽脈，則陽偏勝而陰不足也。以陽湊陰分，故曰陰實。股與陰，少陰之部也，今陽熱湊陰，必熏發津液泄達於外，股內汗出而陰下濕也。」

趺陽脈浮而滑，浮為陽，滑為實，陽實相搏，其脈數疾，衛氣失度。浮滑之脈變為數疾，發熱汗出者，不治。

張令韶曰：「此言熱傷經脈，陰液消亡，有陽無陰也。脈浮而滑，浮為陽熱在外，滑為熱實於經，陽實相搏則脈流薄疾，衛氣失其行陰行陽之常度矣。衛氣失其常度，則不止浮滑而更加數疾，此陰陽乖錯，度數不循其常也。發熱，陽氣盛也。汗出者，陰液亡也。孤陽無陰，故為不治。夫人之陰陽平則治，偏則病，有陰無陽者死，絕陽無陰者亦死。」

成無己曰：「浮滑數疾之脈，發熱汗出解者，邪氣退也。若不解者，正氣脫也，必不可治。經曰：『脈陰陽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趺陽脈滑而緊，滑者胃氣實，緊者脾氣強，持實擊強，痛還自傷，以手把刃，坐作瘡也。

張令韶曰：「趺陽者，胃脈也。土氣柔和，脈當遲緩，今反滑而緊，滑為陽，故滑

則胃氣實，緊爲陰，故緊則脾氣強。持胃氣之實，擊脾氣之強，兩實相持，兩強相擊，太剛則折，故痛還自傷，猶自貽其害也。以手把刀，坐作瘡者，猶以操刀而自割也。」

方中行曰：「滑爲食，故在胃則主穀氣實。緊爲寒，故在脾則主邪氣強。持實擊強，言胃實脾強，兩相搏擊而爲病，譬如以手把刀而自傷，蓋謂非由臟腑而傳變也。」

跌陽脈沉而數，沉爲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

《金鑿》曰：「胃脈沉而數，沉主裡，數主熱，沉數爲裡實熱則能消穀。凡裡病得此脈者，皆易治也。若不沉數而沉緊，沉緊爲裡寒，則爲殘傷胃氣之診，故曰難治也。」

程知曰：「言跌陽沉數，爲消穀之病也。緊盛爲邪勝，故爲難治也。」

跌陽脈伏而澀，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澀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

黃坤載曰：「跌陽脈伏而澀，伏則胃虛不能化穀而吐逆，澀則胃逆不能納穀而食不得入，名曰關格。水穀不化而吐逆，是反胃之病。食不得入而噎塞，是膈噎之病。伏者，胃氣之鬱伏，陽衰於下，故不化穀。澀者，胃氣之凝澀，陰填於上，故不納食。」

張令韶曰：「吐逆者，食入而復出也。食不得入者，食竟不能入也。上節論關格，則曰不得尿，次節則曰不得小便而吐逆，此節則曰吐逆、食不得入。不見上中下三焦，有一證見，即爲關格，不必悉具。學者得其意而治之，其庶幾乎。」

師曰：「病人脈微而澀者，此爲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著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裡，胃中煩熱，以陰氣內熱，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陰脈遲澀，故知亡血也。」

成無己曰：「微爲亡陽，澀則無血。不當汗而強與汗之者，令陽氣微，陰氣上入陽中，則惡寒，故曰：『陽微則惡寒。』不當下而強與下之者，令陰氣弱，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故曰：『陰弱則發熱。』氣爲陽，血爲陰，陽脈以候氣，陰脈以候血，陰脈遲澀，爲榮血不足，故知亡血。經曰：『尺脈遲者，不可發汗，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

張令韶曰：「夫血有淡滲皮毛、充膚熱肉之血，有流行經絡、榮周腸胃之血。陰血虛少則脈微澀，然其本病，乃醫汗下失宜之病也。汗之則皮膚之血亡，下之則腸胃之血

亡，亡於外則惡寒，亡於內則發熱，寒熱相繼，無休止時也。夏月盛熱之時欲著複衣，寒之極矣。冬月盛寒之時欲裸其身，熱之極矣。又申言所以惡寒發熱者，乃陰虛陽無所附，陽微陰弱之故也。其所以陽微陰弱者，又醫汗下之故也。五月一陰生，陽在外而陰在內，故欲著複衣。十一月一陽生，陰在外而陽在內，故欲裸其身。獨言胃中虛冷、胃中煩熱者，四時以胃氣爲本也。又言六脈微澀，其人亡血，復陰脈遲澀，其亡血更可知矣。」

少陰脈弱而澀，弱者微煩，澀者厥逆。

程知曰：「言腎脈弱澀之病也。少陰，腎動脈也，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也。」

方中行曰：「弱爲虛損不足脈，陰虛生內熱，所以煩，然屬虛煩，故雖煩亦微也。澀爲少血而不滑，不能上與陽相順接，所以厥而逆冷也。」

跌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膚硬。

成無己曰：「脾胃爲榮衛之根，脾能上下則水穀磨消，榮衛之氣得以行。脾氣虛衰不能上下，則榮衛之氣不得通營於外，故跌陽脈不出。身冷者，衛氣不溫也。膚硬者，榮血不濡也。」

張令韶曰：「跌陽者，胃脈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跌陽脈不出，則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於上下週身膚表之間，故身冷膚硬矣。」

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屍厥。當刺期門、巨闕。

張令韶曰：「少陰爲氣血生始之源，脈不至，必腎之真氣微而精血少也。真氣不足，則虛奔之氣反促迫而上入於胸膈矣。宗氣反聚者，不能貫膈絡肺出於左乳下，而反聚於胸膈矣。此不當上而上者也。精血少則血不能流行於經脈，而反結於心下，陽氣不得上行而反退歸於陰股，陽入於陰，與陰相動，此不當下而下者也。上者自上，下者自下，上下之氣血不相順接，故令身不仁。其形若屍，故曰：『此爲屍厥。』期門者，肝之募。巨闕者，心之募。刺之以啓其退下之陽，遏其奔上之氣，上下通而氣血和矣。」

成無己曰：「屍厥者，爲其從厥而生，形無所知，其狀若屍，故名屍厥。不仁者，言不柔和也，爲寒熱痛癢俱不覺知者也。陽氣外不爲使，內不得通，榮衛俱不能行，身體不仁，狀若屍也。《內經》曰：『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刺期門者以通心下結血，刺巨闕者以行胸中宗氣，血氣流通，厥氣退則蘇矣。」

《詠諸的靈蘭秘典》

黃坤載曰：「《史記》扁鵲傳之虢太子病屍厥，即此。」

按：期門二穴，屬足厥陰經，在第二肋端上直兩乳，肥人刺入二寸，瘦人刺入一寸半。巨闕一穴，任脈氣所發，在鳩尾下一寸，刺入一寸六分，留七呼。

妊娠，脈弦數而細，少腹痛，手心熱，此為熱胞中。不先其時治之，必有產難。

此節言婦人妊娠，熱結胞中之脈證。宜早治之，免致產難之厄也。胞中，子宮也。

產後脈洪數，按之弦急，此為濁未下。若濁已下，而脈如故者，此為魂脫，為難治。

產後亡血，脈當濡弱，而反洪數，按之弦急者，此為惡露污濁停滯未下故也。若惡露已下，而脈洪數，按之弦急如故者，正氣奪，邪氣盛，此為神魂已脫。補之則脈實，瀉之則形虛，故為難治。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蓄積有膿也。

張令韶曰：「諸脈者，概尺、寸、關而言也。浮則為風，數則為熱，風熱相搏，故發熱惡寒也。若有痛處者，痛止於一處也。飲食如常者，邪逆於肉理，而不涉於胃也。經云：『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膿。』故蓄積有膿也。」

王肯堂曰：「人身有焮腫痛楚處，曾有不自覺者，此條所言，必是內癰，故曰：『蓄積有膿也。』如胃脘癰、肺癰、腸癰，皆各有膿。而胃癰之脈人迎反盛，未有不誤以為傷寒者，故宜察之。」

張璐玉曰：「若有焮腫，為熱壅經絡，若無腫處，必邪留臟腑，隨內外而發癰膿也。」

問曰：『人恐怖者，其脈何狀？』師曰：『脈形如循絲纍纍然，其面白脫色也。』

方中行曰：「恐怖，惶懼也。循，理治也。絲，言細也。纍纍，聯絡貌。脫色，猶言失色也。蓋內氣餒者外色奪，所以有卒然之變也。」

黃坤載曰：「腎主恐，《素問》舉痛論：『恐則氣下。』下之極則腎也。少陰之脈微細，恐怖，少陰之氣動，故脈細如絲。纍纍然，驚懼不安之象也，恐主於腎，而六脈俱細，蓋諸臟奪氣，改而從腎也。肝藏血而主色，色者，血之華也，肝氣下而榮血陷，不能華也。木虛而金氣乘之，故色脫而面白，此望切之法也。」

問曰：「人不飲，其脈何類？」師曰：「脈自澀，唇口乾燥也。」

程郊倩曰：「不飲，如與人慙氣至二三日，湯水不沾唇之類。肺失游溢精氣，故脈澀而唇口乾燥也。」

張令韶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肺，布散於五經。今胃虛不飲，肺無以布，脾無以輸，脈道不利，津液不行，故脈澀而唇口乾燥也。」

問曰：「人愧者，其脈何類？」師曰：「脈浮，而面色乍白乍赤也。」

張令韶曰：「愧屬心，心有所漸愧則神消氣阻，中無有主，故脈氣外浮，面色赤白而無定也。」

程郊倩曰：「以上數條，不論有病無病，凡人有所負於中，輒復形之色與脈也。於此推之，以意消息，則諸病之情，無不可即外以徵內矣。」

寸口諸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為寒。諸乘寒者，則為厥，鬱冒不仁，以胃無穀氣，脾澀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也。

張令韶曰：「此總結通篇寸口諸脈之義也。寸口之脈微、濡、弱、緊為病不一，然大約不外乎氣、血、寒、熱四者而已。故諸微為亡陽，諸濡為亡血。陰虛則熱，故諸弱為發熱。陽虛則寒，故諸緊為寒。諸為寒邪所乘者，則手足逆冷而厥。厥者，氣血為寒所乘，虛而不通於四肢也。鬱冒者，虛而不行於上也。不仁者，虛而不通於外也。夫氣血不自生，必藉胃腑穀精之氣而生。苟胃無穀氣，則不能上輸於脾而脾澀不通，不能內歸於心而口急不能言，不能外出於肺而戰慄也。」

師曰：「發熱則脈躁，惡寒則脈靜，脈隨證轉者，為病瘥。」

此節言病瘥發作時之脈象。《索問》瘥論云：「夫瘥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本論云：「瘥病，其脈弦數者，熱多寒少。其脈弦遲者，寒多熱少。」故曰：「發熱則脈躁，惡寒則脈靜。」以陰陽更勝而脈隨證轉也。

師曰：「傷寒，咳逆上氣，其脈散者，死。謂其形損故也。」

張令韶曰：「此言寒傷形也。傷寒咳逆上氣者，形寒傷肺也。脈散者，肺氣上脫，不能統朝百脈而渙散也。咳逆，非死之證，而脈散，有死之脈，故死。又申言其所以死者，謂其形損故也。經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肺為諸經之長，外合皮毛而成形，臟真損於內則形氣損於外矣。即所謂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者死也。」

師曰：「脈乍大乍小、乍靜乍亂，見人驚恐者，為祟。發於膽氣竭故也。」

此節言病邪崇之脈證。《說文》：「崇，神禍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膽氣竭則正氣虛弱已極，故邪得而乘之爲祟。神氣失守，故脈反常，乍大乍小、乍靜乍亂也。

師曰：「人脈皆無病，暴發重病，不省人事者，爲厲鬼，治之祝由。能言者，可治。不言者，死。」

此節言厲鬼之爲病，非針灸、藥物所能療，當求精於祝由之術者而治之。其人能言，邪未傷臟，神識尙在，故可治。不能言者，邪入傷臟，魂已離身，故死也。

師曰：「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形體不仁，乍靜乍亂，此爲命絕也。又未知何臟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此爲心絕也。唇吻反青，四肢掣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黧黑，油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此爲腎絕也。又未知何臟陰陽前絕，若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後竭者，其人死，身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張令韶曰：「此一節論死絕之脈證也。脈浮而洪，脈氣外脫也。身汗如油，真津外泄也。肺主天，喘而不休，天氣絕也。脾主地，水漿不下，地氣絕也。形體不仁，神去而形骸獨存也。乍靜乍亂，真氣脫而陰陽離也。精滅神亡，大命絕矣。肺主皮毛，汗出髮潤，毛竅開發而陰液泄也，喘而不休，氣不歸元而真氣上脫也，此肺先絕也。心爲離火，貴下交坎水，陽反獨留，火勢炎炎不復下交，故形體如煙熏也。心脈上繫於目，目系絕，故直視。搖頭者，火性上騰之象也，此爲心絕也。唇吻者，脾之竅。青者，肝之色。四肢者，脾之主。掣習者，肝之病。以肝之色、肝之病而反見於脾之位，則肝之真氣絕而反乘其所勝，故爲肝絕也。脾主四白，環口黧黑，土敗而木侮也。油汗者，柔軟而膩，脾之真液。黃者，脾之真色，真液泄而真色現，故爲脾絕也。腎主二便，溲便遺失，是門戶不要也。腎藏志，志爲氣之帥，志絕無主，故狂言。目反直視者，腎氣絕而目系斷，故爲腎絕也。此以未死之前，而先斷其五臟之絕，而又當以既死之後，驗其色之青赤，以辨其陰陽之先絕後竭，其至精至密也如此。」

成無己曰：「陽主熱而色赤，陰主寒而色青，其人死也身青色，則陰未離乎體，故曰：『陰氣後竭。』身色赤、腋下溫、心下熱，則陽未離乎體，故曰：『陽氣後絕。』經曰：『人有兩死，而無兩生。』此之謂也。」

程知曰：「陽氣前絕寒病，陰氣前絕熱病也。寒熱之治法一誤，雖死尚有徵驗，誠可畏也。」

奇經八脈不系十二經，別有自行道路。其為病總於陽陰，其治法屬十二經。

此以下論奇經八脈之證治。十二經俱有臟腑、陰陽、表裡配合，而此八脈無偶，故名奇經。

假令督脈為病，脊背強，隱隱痛，脈當微浮而急，按之澀，治屬太陽。

《難經》曰：「督脈者，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裡，上至風府，入屬於腦。其為病脊強而厥，故曰：『脊背強，隱隱痛。』《脈經》曰：『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為督脈腰背強痛不得俯仰，大人癩病，小兒風癩矣。』此曰脈浮而急，按之澀者，即外中風寒而榮虛之候。以其脈兩旁為足太陽經，故治屬太陽也。」

任脈為病，其內結痛疝瘕，脈當沉而結，治屬太陰。

《難經》曰：「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上至毛際，循腹裡，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入舌而絡於目。其為病，苦內結，男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故曰：『內結痛疝瘕。』脈當沉而結，為病在裡，陰血滯之候。以其脈兩旁為足太陰經，故治屬太陰也。

衝脈為病，氣上逆而裡急，脈當浮虛而數，治屬太陰。

《難經》曰：「衝脈者，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其為病，逆氣裡急。」故曰：「氣上逆而裡急。」脈當浮虛而數，數為熱性上炎，故氣上逆也。以其脈挾足太陰，故治屬太陰也。

帶脈為病，苦腹痛，腰間冷痛，脈當沉而細，治屬少陰。

《難經》曰：「帶脈者，起於季肋，回身一周。其為病，腹滿，腰溶溶如坐水中。」故曰：「苦腹痛，腰間冷痛。」脈沉而細，少陰病之脈。腰者腎之府，故治屬少陰也。

陽蹻為病，中於側，氣行於外，脈當弦急，按之緩，治屬少陽。

蹻，去遙切。

《難經》曰：「陽蹻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其為病，陰緩而陽急。」故脈當弦急，按之緩。以其脈附足少陽經，故治屬少陽也。

陰蹻為病，中於側，氣行於內，脈當浮緩，按之微急而弦，治屬厥陰。

《難經》曰：「陰蹻脈者，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其為病，

陽緩而陰急。」故脈浮緩，按之微急而弦也。以其脈附足厥陰經，故治屬厥陰也。

陽維與諸陽會，其為病在脈外，發寒熱，脈當浮而虛，治屬氣分。

《難經》曰：「陽維脈者，起於諸陽之會。陽不能維於陽，則悵然失志。其為病，苦寒熱。」故脈浮而虛。陽為氣，故治屬氣分也。

陰維與諸陰交，其為病在脈中，心中痛，手心熱，脈當弦而澀，治屬血分。

《難經》曰：「陰維脈者，起於諸陰之交。陰不能維於陰，則溶溶不能自收持也。其為病，苦心痛。」故脈弦而澀。陰為血，故治屬血分也。

陽維維於陽，陰維維於陰，為氣血之別使，不拘一經也。

陽維維於陽，謂衛氣行於脈外，在身表之陽分也。陰維維於陰，謂榮血行於脈中，在身裡之陰分也。通行於周身，陰陽賴之以維持，故為氣血之別使，不拘於一經也。

奇經八脈之為病，由各經受邪，久久移傳，或勞傷所致，非暴發也。

《難經》曰：「脈有奇經八脈，比於聖人圖設溝渠，溝渠滿溢，流於深湖，入而不還，十二經不能拘之。」故曰：「由各經受邪，久久移傳，或勞傷所致也。」以其為他經移傳，故曰：「非暴發也。」

問曰：「八脈內傷，何以別之？」師曰：「督脈傷，柔柔不欲伸，不能久立，立則隱隱而脹。任脈傷，小便多，其色白濁。衝脈傷，時咳不休，有聲無物，勞則氣喘。帶脈傷，回身一周冷。陽蹻傷，則身左不仁。陰蹻傷，則身右不仁。陽維傷，則畏寒甚，皮常濕。陰維傷，則畏熱甚，皮常枯。」

督統諸陽脈行於背脊，故內傷則柔柔不欲伸，不能久立，立則隱隱而脹，所謂脊背強也。任統諸陰脈行於腹裡，故內傷則小便多白濁也。衝脈者經脈之海，起於關元，隨腹直上，至胸中而散，故內傷則時咳不休，勞則氣喘也。帶脈者，如人束帶而前垂，故內傷則回身一周冷也。陽蹻、陰蹻皆起於足跟，是人行走之機要，動足之所由，故取蹻捷超越之義以名之。陽蹻內傷則身左不仁，陰蹻內傷則身右不仁，即左癱右瘓、半身不遂之謂也。陽維內傷則衛陽虛，故畏寒。陽虛則陰盛，故皮常濕。陰維內傷則榮陰虛，故畏熱。陰虛則陽盛，故皮常枯。

問曰：「八脈內傷，其脈何似？」師曰：「督脈傷，尺脈大而澀。任脈傷，關脈大而澀。衝脈傷，寸脈短而澀。帶脈傷，脈沉遲而結。陽蹻傷，脈時大時弦。陰蹻傷，脈時細時弦。陽維傷，脈時緩時弦。陰維傷，脈時緊時澀。」

《詠諸的靈蘭秘典》

此節言八脈內傷爲病之脈狀，不外澀弦者，所謂殘賊能爲諸脈作病也。

問曰：「其治奈何？」師曰：「督脈傷，當補髓。任脈傷，當補精。衝脈傷，當補氣。帶脈傷，當補腎。陽蹻傷，則益膽。陰蹻傷，則補肝。陽維傷，則調衛。陰維傷，則養榮。」

此節言八脈內傷病之治法。督脈行脊中，故傷則補髓。任脈起於關元內之胞中，故傷則補精。衝脈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故傷則補氣。帶脈繞腰，腰者腎之府，故傷則補腎。陽蹻脈附足少陽經，故傷則益膽。陰蹻脈附足厥陰經，故傷則補肝。陽維與諸陽會，行身之表，故傷則調衛。調衛者，益氣也。陰維與諸陰交，行身之裡，故傷則養榮。養榮者，滋血也。

問曰：「其處方奈何？」師曰：「相體虛實，察病輕重，採取方法，權衡用之，則無失也。」

處，上聲。相，去聲。

此節總結上文之意，所以補《內》《難》之亡闕，發前人之未發，學者所宜玩索也。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三

〈傷寒例〉

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決病法：

立春正月節斗指艮，雨水正月中斗指寅。驚蟄二月節斗指甲，春分二月中斗指卯。

清明三月節斗指乙，穀雨三月中斗指辰。立夏四月節斗指巽，小滿四月中斗指巳。

芒種五月節斗指丙，夏至五月中斗指午。小暑六月節斗指丁，大暑六月中斗指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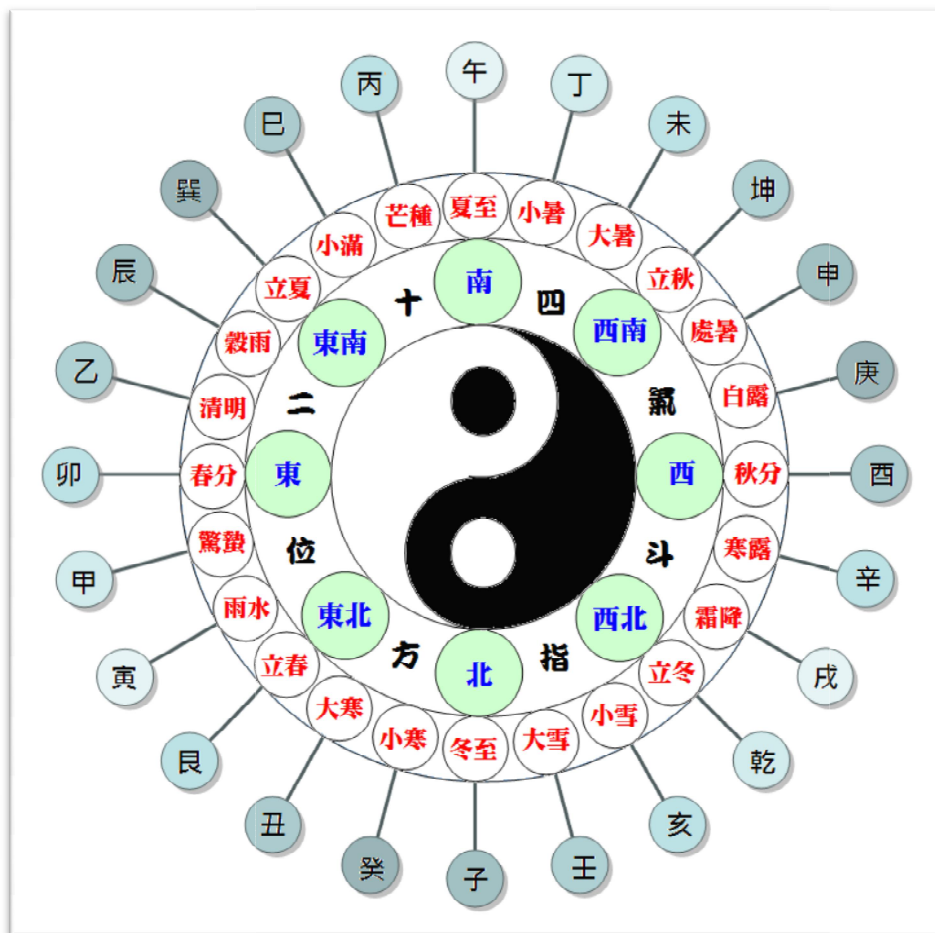
立秋七月節斗指坤，處暑七月中斗指申。白露八月節斗指庚，秋分八月中斗指酉。

寒露九月節斗指辛，霜降九月中斗指戌。立冬十月節斗指乾，小雪十月中斗指亥。

大雪十一月節斗指壬，冬至十一月中斗指子。小寒十二月節斗指癸，大寒十二月中斗指丑。

二十四氣，節有十二，中氣有十二，五日為一候，氣亦同，合有七十二候。決病生死，此須洞解之也。

《素問》寶命全形論云：「天履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五運行大論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終期之日，週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斗謂北斗七星，在紫微垣之左。像如托酒漿之斗，為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普天恆星之紀綱也。一天樞，二天旋，三天璣，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天樞、天旋與北辰之北極星距離五倍而相直，為正方向者之標準。斗杓直指蒼龍之角宿，每歲繞天一周，故古人以逐月初昏，斗柄所指地面方位之二十四向，以定四時建節氣也。然因歲差之故，又當與日曜之辰次相參，方能密合也。夫人之生，處於天地氣交之中，而每歲日月之運行，陰陽消息，寒暑往來，臟腑氣血應時旺衰，色脈因之而生變化，此《內經》論病原診，所以輒合天運而合也。然其文繁理蹟，非殫心天文學者莫能明。仲景乃攝其綱要，以二十四氣列傷寒例卷端，使人易曉，誠醫者臨證決病之首務也。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暖，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則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病者，以其最盛殺厲之氣也。

冽，音列。觸，尺玉切。

成無己曰：「春夏為陽，春溫夏熱者，以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故也。秋冬為陰，秋涼而冬寒者，以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故也。冬三月純陰用事，陽乃伏藏，水冰地圻，寒氣嚴凝。當是之時，善攝生者，出處固密，去寒就溫，則不傷於寒。其涉寒冷，觸冒霜雪為病者，謂之傷寒也。春風、夏暑、秋濕、冬寒，謂之四時之氣。熱為陽，陽主生；寒為陰，陰主殺。陰寒為病，最為肅殺毒厲之氣。」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

中，去聲。

成無己曰：「《內經》曰：『先夏至日為溫病，後夏至日為暑病。』溫暑之病，本傷於寒而得之，故大醫均謂之傷寒也。」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

長，上聲。夫，音扶。

成無己曰：「四時氣候不正為病，謂之時行之氣。時氣所行為病，非暴厲之氣，感受必同，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也。四時正氣者，春風、夏暑、秋濕、冬寒是也。時行者，時行之氣是也。溫者，冬時感寒，至春發者是也。疫者，暴厲之氣是也。占前斗建，審其時候之寒溫，察其邪氣之輕重而治之。」

九月霜降節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九月十月，寒氣尚微，為病則輕。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為病則重。正月二月，寒漸將解，為病亦輕。此以冬時不調，適有傷寒之人，即為病也。

成無己曰：「此為四時正氣，中而即病者也。」

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為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其冬時伏寒，變為溫病。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相似，但治有殊耳。

上「重」字，平聲。沓，塔大切。

成無己曰：「此為溫病、疫氣也。是數者，以明前斗曆之法，占其隨時氣候，發病寒熱輕重不同耳。」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然氣候亦有應至仍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

成無己曰：「節氣十二，中氣十二，共二十四。《內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金匱要略》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故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爲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內經》曰：『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即是觀之，脫漏『或有至而不去』此一句明矣。《內經》曰：『陰陽者，天地之道。清陽爲天，動而不息。濁陰爲地，靜而不移。』天地陰陽之氣，鼓擊而生，春夏秋冬，寒熱溫涼，各正一氣也。」

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只陰陽離也。陰陽交易，人變病焉。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

上，上聲。

成無己曰：「春暖爲夏暑，從生而至長也；秋忿爲冬怒，從肅而至殺也。十月六爻皆陰，坤卦爲用，陰極陽來，陽生於子。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於卦爲復，言陽氣得復也。四月六爻皆陽，乾卦爲用，陽極陰來，陰生於午。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於卦爲姤，言陰得遇陽也。《內經》曰：『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是陰陽相接，故曰合。陽退於酉，陰退於卯，是陰陽相背，故曰離。』《內經》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天地陰陽之氣，既交錯而不正，人所以變病。《內經》曰：『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又曰：『養生者，必順於時，春夏養陽，以涼以寒；秋冬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

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必發何病，詳而取之。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冬必咳漱；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

疹，丑刃切，同疢。飧，音孫。

成無己曰：「不能順四時調養，觸冒寒溫者，必成暴病。醫者當在意審詳而治之。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春適王，風雖入之，不能即發，至

夏肝衰，然後始動。風淫未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氣外盛，風不能外發，故內攻而為飧泄。飧泄者，下利水穀不化而色黃。當夏之時，暑氣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為主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搏陰而為痲瘧。痲者二日一發，瘧者一日一發。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則干於肺，肺以秋適王，濕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冬肺衰，然後濕始動也。雨淫腹疾，則當發為下利。冬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為咳嗽。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為主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搏陽而為溫病。是感冒四時正氣為病必然之道。」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按：自陰陽大論云至此，原本一章，今為箋注便覽，分為九節。此下宋本有「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二十八字。成無己曰：「仲景之書，逮今千年而顯用於世者，王叔和之力也。」由是可知傷寒例全卷，皆仲景舊論，而方中行、喻嘉言乃謂為王叔和偽作，著論辯駁，肆意詆謫。其後注家多從其說，刪而不論。使後學者不知風、寒、暑、濕、溫病、時行之所由，豈小失哉。余前撰集注時，亦從舊說而去之。今就本書反覆詳審，知其所以申明傷寒外感及時行伏氣諸病之原因，實不可少之論文也。爰採成注以釋其義，雖本書原文少異，然大旨則不悖也。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飧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

飧，音餐。

成無己曰：「東方地氣溫，南方地氣熱，西方地氣涼，北方地氣寒。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是土地溫涼，高下不同也。東方安居食魚，西方陵居華食，南方濕處而嗜酸，北方野處而食乳。是飧居之異也。東方治宜砭石，西方治宜毒藥，南方治宜微針，北方治宜灸炳。是四方醫治不同也。醫之治病，當審其土地所宜。」

凡傷於寒，傳經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多死。

成無己曰：「《內經》曰：『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是傷

寒爲病熱也。《針經》曰：「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是熱雖甚不死。表裡俱病者，謂之兩感。」

高士宗曰：「熱病皆傷寒之類，故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者，人身陽熱之氣，陽常有餘，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陽脈受寒，陰脈亦受寒，陰陽皆受，腑臟俱傷，故必不免於死。所以或愈，或死也。」

按：自此以下數節，皆引述《素問》熱論，而變通其文。通行本並無《素問》此節，無「傳經」二字。夫所謂傳經者，只是邪由皮膚而入傳經脈之中，與正氣相搏則發熱。未傳入經脈，則不發熱耳。或以爲六經之傳而化熱者，非也。

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

強，去聲。

成無己曰：「太陽爲二陽之長，其氣浮於外，故尺寸俱浮，是邪氣初入皮膚，外在表也，當一二日發。風府，穴名，在項中央。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是以上連風府。其經循肩膊內夾脊、抵腰中，故病頭項痛、腰脊強。」

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夾鼻、絡於目，故身熱汗出、目疼、鼻乾、不得臥。

成無己曰：「陽明血氣俱多，尺寸俱長者，邪並陽明而血氣淖溢也。太陽受邪不已，傳於陽明，是當二三日發。其脈夾鼻者，陽明脈起於鼻，交頰中，絡於目。陽明之脈，正上頰，還出繫目系。身熱者，陽明主身之肌肉，《針經》曰：『陽明氣盛則身以前皆熱。』目疼、鼻乾者，經中客邪也。不得臥者，胃氣逆不得從其道也。《內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

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而耳聾。此三經受病，未入於腑者，皆可汗而已。

成無己曰：「《內經》曰：『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春脈弦。尺寸俱弦者，知少陽受邪也。二三日陽明之邪不已，傳於少陽，是當三四日發。胸肋痛而耳聾者，經壅而不利也。三陽受邪，爲病在表，法當汗解。然三陽矣有便入腑者，入腑則宜下，故云：『未入腑者，可汗而已。』」

尺寸俱沉濡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

滿而嗑乾。

嗑，音益。

成無己曰：「陽極者陰受之，邪傳三陽既遍，次乃傳於陰經。在陽爲在表，在陰爲在裡。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裡則見陰脈。陽邪傳陰，邪氣內陷，故太陰受病而脈尺寸俱沉濡也。自三陽傳於太陽，是當四五日發也。邪入於陰則漸成熟，腹滿而嗑乾者，脾經壅而成熟也。」

尺寸俱沉細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成無己曰：「少陰腎水也，性趨下。少陰受病，脈尺寸俱沉細也。四五日太陰之邪不已，至五六日則傳於少陰也，是少陰病當五六日發。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謂始爲寒，而終成熟也。少陰爲病，口燥舌乾而渴，邪傳入裡，熱氣漸深也。」

尺寸俱弦微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腑者，皆可下而已。

成無己曰：「弦者，風脈也。厥陰脈弦微者，邪傳厥陰，熱氣已劇，近於風也。當六七日發，以少陰邪傳於厥陰，煩滿而囊縮者，熱氣聚於內也。三陰受邪，爲病在裡，於法當下。然三陰亦有在經者，在經則宜汗，故云：『已入於腑者，可下而已。』經曰：『臨病之工，宜須兩審。』」

按：通行本作：「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尺寸俱沉者少陰，尺寸俱微緩者厥陰。」成注因之，今依本書改正。

以上七節，乃仲景引述《素問》熱論之傷寒病，整理其文，補出脈狀及治法，論集所謂「撰用《素問》、《九卷》」也。與本論六經之傷寒病，證候不同，治法亦異。學者當分別觀之，庶不致誤。蓋《素問》所云之傷寒六經受病及兩感，皆以發熱而渴爲主。雖兼他證，而始終不言惡寒，當是本論太陽篇上太陽發熱而渴，不惡寒之溫病。是以傳變如斯之速，故《素問》以熱論名篇，而於篇終申明之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仲景於此篇補其治法，計十二方。首之麻黃湯者，《素問》所謂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暑當與汗皆出，勿止之意也。其餘十一方，中用石膏、大黃、黃芩、黃連、黃柏等清溫解熱之藥，可知其旨矣。章終結論云：「若更感異氣，變成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爲溫病，脈之變化，方治如說。與《素問》之義，若合符節，其意益顯明而無疑矣。自宋以後，惟王肯堂謂爲六經溫病，

程郊倩謂爲熱病。其餘諸家論傷寒病及注《素問》、《傷寒論》者，皆混合二病而爲一，以致牽強附會，膠葛莫解。今得本書證明其旨，千載疑誤，一旦釋然。蓋《素問》所言之六經，爲足三陽三陰之經脈，以溫病之發在立春以後，夏至以前，適地氣上升之時，故只言足之六經受病也。仲景本論之六經，以全身表裡、肌肉、血脈、神經鈐百病也。

傷寒傳經在太陽，脈浮而急數，發熱，無汗，煩躁，宜麻黃湯。

傷寒傳經者，謂冬傷於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傳伏經脈，至春陽氣外散，邪隨正出，發爲溫病，當辨其所見脈證，以法治之也。若邪在太陽經者，當一二日發，則脈浮而急數。浮爲邪在表，急數則熱盛。邪在表，則頭項痛，腰脊強。熱盛則發熱，無汗而煩躁。宜麻黃湯開玄府以發汗，使太陽經之熱邪外散，所謂「未入於腑者，可汗而已」也。不用清涼藥者，恐致表邪內陷也。

麻黃湯方見太陽病中。

傳陽明，脈大而數。發熱，汗出，口渴，舌燥，宜白虎湯。不差，與承氣湯。

若邪傳陽明經者，當二三日發。本論云：「傷寒三日，陽明脈大。」此爲溫病，故脈大而數。大爲邪實，數爲熱盛，裡熱外迫，熏蒸肌腠，故發熱汗出。胃燥津枯，故目疼、鼻乾、不得臥，而口渴舌燥。宜白虎湯以清內熱而涼肌腠，生胃津以止燥渴。服白虎湯而不差者，必胃腑有燥結實熱也。審其在胃者，與調胃承氣湯，在小腸，大便難而不甚者，與小承氣湯；在大腸，大便硬甚者，與大承氣湯，以蕩滌腸胃燥結，腑邪清而外熱自解，所謂「已入於腑者，可下而已」也。

白虎湯方見太陽病上。

承氣湯方調胃承氣湯方見太陽病上，小承氣湯方、大承氣湯方均見陽明病。

傳少陽，脈弦而急，口苦，咽乾，頭暈，目眩，往來寒熱，熱多寒少，宜小柴胡湯。不差，與大柴胡湯。

邪傳少陽經者，當三四日發。本論云：「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此爲濕病，故脈弦而急、頭暈、熱多寒少也。足少陽經屬膽，膽者，肝之腑，故脈弦而急也。其經起於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下胸中，絡肝屬膽，循脅裡。熱邪由經入腑，膽氣上溢，故口苦。熱循經氣上干，故胸脅痛、咽乾、目眩、耳聾、頭暈也。少陽處陰陽之交，邪正相爭，溫屬陽邪，故往來寒熱、熱多寒少也。諸證與傷寒大同，故治法亦不殊也。先宜小柴胡湯清肝膽之熱，以解半表之結邪。不差者，再與大柴胡湯瀉

膽胃之實，以和半裡之餘結。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大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傳太陰，脈濡而大，發熱，下利，口渴，腹中急痛，宜茯苓白朮厚朴石膏黃芩甘草湯。

邪傳太陰經者，當四五日發。足太陰經屬脾，故脈濡而大。其經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邪陷入陰，熱勢漸深，循經入脾，故腹滿發熱。脾臟為熱所灼，胃腸不能得其津液以消化水穀，故協熱下利而腹中急痛。熱邪循經上於，故噤乾口渴也。治法當健脾益津，滋陰清熱，宜茯苓白朮厚朴石膏黃芩甘草湯。

茯苓白朮厚朴石膏黃芩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白朮三兩、厚朴四兩、石膏半斤、黃芩三兩、甘草二兩（炙）。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每服一升五合餘，日三服。

滓，壯士切，音第。合，葛合切，音閣。

太陰之上，濕氣治之，熱傳太陰，則濕熱相合，為腸澼下利。本方用茯苓為君，以除熱滲濕。熱邪內陷，原由臟虛，故取理中之半，白朮以健脾，甘草以和胃。厚朴以行氣止痛，石膏以解肌熱，黃芩以治熱利。稽之《本經》，茯苓主胸脅逆氣，心下結痛，寒熱煩滿，口焦舌乾，利小便。朮主濕痺，除熱消食。厚朴主寒熱氣血痺。石膏主寒熱心下逆氣，口乾舌焦，腹中堅痛。黃芩主諸熱腸澼泄痢。甘草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解毒。六味相合，以之治溫病邪傳太陰，發熱，下利，口渴，腹中急痛，誠絲絲入扣之良方也。

傳少陰，脈沉細而數，手足時厥時熱，咽中痛，小便難，宜附子細辛黃連黃芩湯。

邪傳少陰者，當五六日發。本論云：「少陰之為病，脈微細。」此為溫病熱邪入裡，自氣陷血，故脈沉細而數也。足少陰經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熱邪循經上干，故口燥舌乾而渴，咽中痛。熱邪循經入臟及腑，氣逆於下，腎陽不行，故手足時厥時熱，小便難也。宜附子細辛黃連黃芩湯。

附子細辛黃連黃芩湯

附子大者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細辛二兩、黃連四兩、黃芩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本方即治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之麻黃附子細辛湯去麻黃，加黃連、黃芩也。本論云：「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裡，不可發汗。」故去麻黃。少陰水臟，腎陽氣逆則手足時厥時熱，用附子溫固腎陽以為君，細辛通脈利竅以為輔，黃連清熱於上，黃芩清熱於下，以為佐使，溫涼互用，以濟厥功。允為溫病邪傳少陰，口燥舌乾而渴，手足時厥時熱，咽中痛，小便難之的方也。

傳厥陰，脈沉弦而急，發熱時疏，心煩，嘔逆，宜桂枝當歸湯。吐蚘者，宜烏梅丸。

蚘，戶恢切，音蛔。

邪傳厥陰者，當六七日發。足厥陰經屬肝，熱邪陷裡，入陰已盡，故脈沉弦而急也。陰極則出陽，故發熱時疏也。其脈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熱邪循經上干，故囊縮、心煩、嘔逆也。宜桂枝當歸湯和榮衛，達肝鬱，清熱除煩以止嘔逆。若熱邪干胃而吐蛔者，則宜烏梅丸以斂熱殺蟲而自愈。

桂枝當歸湯方

桂枝三兩、當歸三兩、芍藥三兩、半夏一升、黃柏二兩、甘草二兩（炙）。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去滓，分溫三服。

本方即當歸四逆湯去細辛、木通、大棗，加黃柏、半夏也。當歸四逆湯治身痛如掣，榮衛不和，寒邪在少陰也。此湯治心煩嘔逆，榮衛不和，熱邪在厥陰也。桂枝益陽氣，當歸和陰血，芍藥通痺，甘草調中，四味相濟，以和榮衛。黃柏以除熱煩，半夏以止嘔逆。溫病邪傳厥陰，發熱時疏、心煩、嘔逆，非此莫愈。

烏梅丸方見厥陰病。

以上皆傳經、脈證並治之正法也。若入腑及臟，為傳經變病，治列後條。

此結論以上六節，皆溫病傳六經脈證並治之正法，乃仲景所撰，所以補《素問》之闕佚也。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脈時浮時沉、時數時細，大青龍湯加附子主之。

成無己曰：「陰陽俱病、表裡俱傷者，為兩感。以其陰陽兩感，病則兩證俱見。至於傳經，則亦陰陽兩經俱傳也。」

張景岳曰：「兩感者，表裡同病也。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裡，故在太陽則為頭痛，在少陰則為口乾、煩滿。」

按：熱邪在太陽則脈浮數，在少陰則脈沉細，今表裡同病，正邪相爭，故脈時浮時沉、時數時細也。凡兩感病，皆陽實陰虛，故用大青龍湯以散太陽之熱實，加附子以固少陰之陽虛。

大青龍加附子湯方大青龍湯方見太陽病中。

即大青龍湯加附子一枚（炮，一去皮，破八片），煎服法同。

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脈時高時卑、時強時弱，宜大黃石膏茯苓白朮枳實甘草湯。

成無己曰：「至二日則太陽傳於陽明，而少陰亦傳於太陰，身熱譫語者陽明，腹滿不欲食者太陰。」

張景岳曰：「陽明、太陰為表裡，二經同病也。」

按：高卑，猶上下也。熱邪在陽明則脈高強，在太陰則脈卑弱。今表裡同病，正邪相爭，故脈時高時卑、時強弱也。宜大黃石膏茯苓白朮枳實甘草湯。

大黃石膏茯苓白朮枳實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石膏一斤、茯苓三兩、白朮四兩、枳實三兩、甘草三兩（炙）。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三服。

兩感病邪傳陽明與太陰，亦陽實陰虛，故本方取承氣之半，大黃、枳實以瀉陽明之實熱，佐石膏以解肌，不用朴硝者，防邪內陷也。合理中之半，白朮、甘草以除太陰之虛熱，佐茯苓以化氣，不用參薑者，恐助邪熱也。攻補兼施，陰陽氣和而表裡之邪自解矣。

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脈乍弦乍急、乍細乍散，宜當歸附子湯。

成無己曰：「至三日陽明傳於少陽，而太陰又傳於厥陰，耳聾者少陽，囊縮而厥者厥陰，水漿不入，胃氣不通也。」

陳修園曰：「少陽與厥陰爲表裡，故見少陽之耳聾，厥陰之囊縮而厥。水漿不入，穀氣絕也。」

按：熱邪在少陽則脈弦細，在厥陰則脈急散。今表裡同病，正邪分爭，故脈乍弦乍急、乍細乍散也。宜當歸附子湯。

當歸附子湯方

當歸四兩、附子大者一枚（炮，去皮，破八片）、人參三兩、黃連二兩、黃柏三兩。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兩感病熱邪傳至少陽與厥陰，勢已極深，然仍不外陽實陰虛，而氣血益虛，故本方用當歸、附子、人參以補厥陰之血氣，黃連、黃柏以清少陽上下二焦之邪熱，寒熱並用，清補相擠，庶可挽救此垂危之證於十一也。

以上皆傳經變病，多不可治。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則榮衛不行、臟腑不通而死矣。所謂兩感於寒，不免於死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成無己曰：「《內經》曰：『五臟已傷，六腑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傷，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云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謂三日六經俱病，榮衛之氣不得行於內外，腑臟之氣不得通於上下，至六日，腑臟之氣俱盡，榮衛之氣俱絕，則死矣。」

張景岳曰：「如此之後，三日乃死，謂兩感傳遍之，後復三日而死也，蓋即六日之義。」

若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也。若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

嚏，音帝。

成無己曰：「六日傳遍，三陰三陽之氣皆和，大邪之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間者，瘳也。十二日傳經盡，則當瘳愈。若過十三日以上不瘳，尺寸之脈沉陷者，即正氣內衰，邪氣獨勝，故云大危。」

程郊倩曰：「熱病傳遍六經，方得從頭罷去。以從前各經皆為陽熱所佈伏，故毒熱必從頭次第發得出來，真陰方從頭次第復得轉去。萬無中止之發，亦萬無越次之理也。」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壞病證法而治之。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成溫瘧。

重，平聲。

成無己曰：「異氣者，為先病未已，又感別異之氣也。兩邪相合，變為他病。脈陰陽俱盛者，傷寒之脈也。《難經》曰：『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澀。』經曰：『脈盛身寒，得之傷寒。』則為前病熱未已，再感於寒，寒熱相搏，變為溫瘧。」

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傷於風者，變為風溫。

成無己曰：「此前熱未歇，又感於風者也。《難經》曰：『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風來乘熱，故變風溫。」

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者，變為溫毒。溫毒，病之最要者也。

成無己曰：「此前熱未已，又感溫熱者也。陽主表，陰主裡，洪數實大皆熱也，兩熱相合，變為溫毒。以其表裡俱熱，故為病最重。」

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溫氣者，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脈之變證，方治如說。

成無己曰：「此前熱未已，又感溫氣者也。溫熱相合，變為溫疫。」

按：以上四節，原書合為一節，今從成注，分之如上。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為制。

成無己曰：「凡覺不佳，急需求治，苟延時日，則邪氣入深，難可復制。《千金》曰：『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須早道。若隱忍不治，冀望自差，須臾之間，以成痼疾。』此之謂也。小兒氣血未全，女子血室多病，凡所受邪，易於滋蔓。腠理者，津液腠泄之所，紋理縫會之中也。邪客於皮膚，則邪氣浮淺，易為散發，若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矣。邪在皮膚，則外屬陽而易治，邪傳入裡，則內屬陰而難治。《內經》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昔桓候怠於皮膚之微疾，以至骨髓之病，家有患者，不可備慮。」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夕，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

易，去聲。

成無己曰：「《千金》曰：凡始覺不佳，即須治療，迄至於病，湯食竟進，折其毒勢，自然而差。傳有常也。變無常也。傳為循經而傳，如太陽傳陽明是也。變為不常之變，如陽證變陰證是也。邪即轉變，病勢深也。《本草》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內經》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針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裡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未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有寒熱，則不可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腹堅，中有燥屎，自可下之。雖四五日，數下之，不能為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則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

中，去聲。勝，音升。

成無己曰：「凡中風與傷寒為病，自古通謂之傷寒。《千金》曰：『夫傷寒病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分爭，榮衛偏隔，週身不通而病。』風寒初客於皮膚，便投湯藥，溫暖發散而當者，則無不消散之邪。先解表而後下之，則無復傳之邪也。表證雖罷，裡不至大堅滿者，亦未可下之，是邪未收斂成實，下之則裡虛而邪復不除，猶生寒熱也。外無表證，裡有堅滿，為下證悉具。《外臺》云：『表和裡病，下之則愈。』下證既具，則不必拘於日數。下之不當，病輕者，證猶變易而難治，又矧重者乎。」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如是，則神丹安可以誤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況桂枝下嚙，陽盛即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使病者殞歟，自謂其分，至今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鑒此，豈不痛歟！

夫，音扶。懵，武互切。殞，於敏切。

成無己曰：「表為陽，裡為陰。陰虛者，陽必湊之，陽盛之邪，乘其裡虛而入於腑

者，爲陽盛陰虛也。經曰：『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者是矣。下之，除其內熱而愈。若反汗之，則竭其津液而死。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陰邪乘其表虛，客於榮衛之中者，爲陽虛陰盛也。經曰：『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者是矣。汗之，散其表寒則愈。若反下之，則脫其正氣而死。經曰：『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神丹者，發汗之藥也。甘遂者，下藥也。若汗下當則吉，汗下不當則凶，其應如影隨形，如響應聲。桂枝湯者，發汗藥也。承氣湯者，下藥也。《金匱玉函》曰：『不當汗而強與汗之者，令人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不當下而強與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投湯不當，則災禍立見，豈暇計其日數哉。」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而執迷用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裡，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辨，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居然，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焉。

成無己曰：「兩感病俱作，欲成不治之疾，醫者大宜消息，審其先後，次第而治之，若妄意攻治，以求速效者，必致傾危之敗。」

凡發汗、溫暖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如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能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晬，音粹。

成無己曰：「發汗藥，須溫暖服者，易爲發散也。日三服者，藥勢續也。病勢稍重，當促急服之，以折盛熱，不可拘於本方。設藥病不相對，湯入即便知之，如陰多者，投以涼藥，即寒逆隨生，陽多者，飲以溫劑，則熱毒即起，是便有所覺。晬時者，周時也。一日一夜服湯藥盡劑，更看其傳，如病證猶在，當復作本湯，以發其汗。若服三劑不解，汗不出者，邪氣大甚，湯不能勝，必成大疾。《千金》曰：『熱病，脈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

證而與之。與之時，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

成無己曰：「熱在上焦，則為消渴，言熱消津液，而上焦乾燥，則生渴也。大熱則能消水，熱少不能消之，若強飲，則停飲變為諸病。至七八日，陽勝氣溫，向解之時，多生大渴也，亦須少少與之，以潤胃氣，不可極意飲也。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者，為水飲內停而不散，不可更與之。忽然陽氣通，水氣散，先發於外，作大汗而解。」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欲飲水者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救也。

強，上聲，其兩切。

成無己曰：「小渴者，為腹中熱少，若強與水，水飲不消，復為諸飲病也。」

凡得病厥，脈動數，服湯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厥，其也。

成無己曰：「動數之脈，邪在陽也，湯入而變遲者，陽邪愈也。浮大之脈，邪在表也，而復減小者，表邪散也。病初躁亂者，邪所煩也，湯入而安靜者，藥勝病也。是皆為愈證。」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

成無己曰：「五十九穴者，以瀉諸經之溫熱。《針經》曰：『熱病取之諸陽五十九穴，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而補其不足。』」

按：《素問》〈水熱穴論篇〉治熱病五十九俞：「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膈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五臟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臟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其詳見王啓玄注。

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並中髓也。

有，音又。中，音眾。

成無己曰：「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其灸刺之禁，皆肉薄骨鮮之處，血脈虛少之分，針灸並中髓也。」

脈四損，三日死。平人一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二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六損，一時死。平人三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四損經氣絕，五損腑氣絕，六損臟氣絕。真氣不行於經，曰經氣絕。不行於腑，曰腑氣絕。不行於臟，曰臟氣絕。經氣絕則四肢不舉，腑氣絕則不省人事，臟氣絕則一身盡冷。

一呼一吸是爲一息。《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難經》云：「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脈也。」又曰：「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著床，所以然者，血氣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屍。」是四損、五損、六損皆不可治之死脈。所謂經、腑、臟氣絕者，非以診病之淺深，所以驗氣絕之先後也。

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陰陽俱盛，大汗出，下之，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乍數乍疏者，死。脈至如轉索，按之不易，其日死。謔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脈者，血之府也。脈實血實，脈虛血虛。』寒則傷血，邪並於血則血盛而氣虛，故傷寒者，脈盛而身寒。熱則傷氣，邪並於氣則氣盛而血虛，故傷暑者，脈虛而身熱。脈陰陽俱盛，當汗出而解，若汗出不解則邪氣內勝，正氣外脫，故死。《內經》曰：『汗出，而脈尙躁盛者，死。』《千金》曰：『熱病已得汗，脈尙躁盛，此陽脈之極也，死。』脈陰陽俱虛者，真氣弱也，熱不止者，邪氣勝也。《內經》曰：『病溫，虛甚者，死。』脈至乍數乍疏者死，爲天真榮衛之氣斷絕也。脈至如轉索，按之不易者，爲緊急而不軟，是中無胃氣，故不出其日而死。謔言妄語，陽病也。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爲脈病相應。若身逆冷，脈沉細，爲陽病見陰脈，脈病不相應，故不過一日而死。《難經》曰：『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澀反在下。微則陽氣不足，澀則無血。陽氣反微，中風汗出，而反躁煩。澀則無血，厥而且寒。陽微則不

可下，下之則心下痞硬。

《金鑿》曰：「浮而無力，濡脈也。沉而無力，弱脈也。浮中沉俱無力，似有似無，微脈也。滯而不流利，澀脈也。巔，謂浮也。上，謂寸也。下，謂尺也。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澀反在下，謂關脈浮濡、沉弱。寸脈微，尺脈澀，陽虛則寸脈微，血少則尺脈澀，此陽虛血少，不可汗之脈也。陽虛當汗出、惡寒，血少當心煩、發熱，此陽虛血少，不可汗之證也。若誤認爲太陽中風而發其汗，必致陰陽相失而兩亡，則反煩躁不眠，厥而且寒矣。汗既不可，下亦不可，均爲陽虛故也。若誤下之，則寒虛內竭，心下痞硬，必成太陰誤下下利之痞硬矣。」

程郊倩曰：「誤汗，亡陽分之陽，誤下，亡陰分之陽。無陽則陰獨，而地氣得以上居，故心下痞硬。」

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水即吐。

成無己曰：「動氣者，築築然氣動也。在右者，在臍之右也。《難經》曰：『肺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肺氣不治，正氣內虛，氣動於臍之右也。發汗則動肺氣，肺主氣，開竅於鼻，氣虛則不能衛血，血溢妄行，隨氣出於鼻爲衄。亡津液，胃燥，則煩渴而心苦煩。肺惡寒，飲冷則傷肺，故飲即吐水。」

張隱庵曰：「高子曰：『傷寒動氣，乃經脈內虛，必內傷而兼外感也。』」

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則筋惕肉瞤。

惕，音剔。瞤，如勻切。

成無己曰：「《難經》曰：『肝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肝氣不治，正氣內虛，氣動於臍之左也。肝爲陰之主，發汗，汗不止則亡陽外虛，故頭眩、筋惕肉瞤。《針經》曰：『上虛則眩。』」

張隱庵曰：「夫肝之血氣實養筋肉，今血氣兩虛，故筋惕肉瞤。」

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止於心下。

成無己曰：「《難經》曰：『心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心氣不治，正氣內虛，氣動於臍之上也。心爲陽，發汗亡陽，則愈損心氣，腎乘心虛，欲上凌心，故氣上衝，止在心下。」

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可發，心中大煩，骨節疼痛，目眩，惡寒，食則吐穀，氣不得前。

成無己曰：「《難經》曰：『腎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腎氣不治，正氣內虛，動氣發於臍之下也。腎者主水，發汗則無汗者，水不足也。心中大煩者，腎虛不能制心火也。骨節疼痛者，腎主骨也。目眩者，腎病則目如無所見。惡寒者，腎主寒也。食則反吐，穀不得前者，腎水乾也。王冰曰：『病嘔而吐，食久反出，是無水也。』」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微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蹠臥，不能自溫。

《金鑿》曰：「少陰之脈，循喉嚨，繫舌本。咽中閉塞，少陰之氣不能上通也。若強發少陰汗，陽微不能作汗，必動其血，故吐血，氣微絕，蹠臥厥冷，不能自溫也。」

程郊倩曰：「汗劑為陽，施於陰經則逆。咽中閉塞，由少陰液少，腎氣不能上通也。發少陰汗，則下厥上竭，故見證如此。」

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便難，腹中乾，胃燥而煩，其形相像，根本異源。

《金鑿》曰：「凡諸病得數動脈者，有餘診也，可發汗。若按之微弱者，是外假實而內真虛也，不可發汗。若誤發其汗，傷其津液，則腹中乾，大便難，胃燥而煩，其形似胃實熱結之陽明，究其根本，實由發虛家汗，致成津枯虛燥之陽明也。故曰：『其形相像，根本異源也。』」

脈微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為陽運，微為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溫。微弦為虛，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不能自還。

《金鑿》曰：「此為關脈浮濡沉弱，寸脈弦，尺脈微也。弦為少陽熱邪之診，微為少陰寒邪之診，故曰：『上實下虛也。』然微弦同見，虛實未審，惟察其人意欲得溫，則非惡寒在表，而是畏寒在裡也，故不可發汗。若誤發其汗，則陰愈盛而生寒慄，陽愈衰而不能自還矣。」

咳而發汗，其咳必劇，數吐涎沫，咽中必乾，小便不利，心中饑煩，晡時而發，其形似瘧，有寒無熱，虛而寒慄，蜷而苦滿，腹中復堅，命將難全。

張隱庵曰：「此言咳劇發汗，則傷太陰脾肺之氣。咳者，太陰肺病也。咳者則劇，言咳甚則病及於脾。數吐涎沫者，脾虛而不能轉輸其津液也。津液不佈於上，故咽中必乾。津液不化於下，故小便不利。津液不運於中，故心中饑煩。晡時，周時也，周時而脈大會於寸口。今肺咳為病，其氣不能外達皮毛，故晡時而發，其形似瘧。所謂其形似

瘧者，乃有寒無熱、虛而寒慄之謂也。咳而發汗，致脾肺之氣不能外充，故蜷而苦滿、腹中復堅。身蜷臥而胸苦滿，肺氣虛矣。身蜷臥而腹中堅，脾氣虛矣。」

厥逆脈緊，不可發汗，發汗則聲亂、咽嘶、舌萎、聲不得前。

嘶，先稽切，音西。

成無己曰：「厥而脈緊，則少陰傷寒也。法當溫裡，而反發汗，則損少陰之氣。少陰之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腎爲之本，肺爲之標，本虛則標弱，故聲亂、咽嘶、舌萎、聲不得前。」

魏念庭曰：「厥者，凡厥有冷厥、熱厥、蛔厥、寒熱相勝之厥。但見緊脈，無論何厥，病皆在陰。若發汗，反攻其陽，則氣散血竭。夫舌根於腎，聲出於肺，聲亂咽嘶，肺氣欲絕也。舌萎，即萎不爲用也。聲不得前，本氣不振也。皆由於發汗，散亡其腎、肺二臟真氣也。」

諸逆發汗，病微者難差，劇者必死。

《金鑿》曰：「不當汗而汗，當汗而過汗，皆致逆，故曰諸逆也。發汗致逆之病，病微者難差，病劇者則死。」

按：此節總結以上誤汗而致逆之旨。

凡發汗，欲令遍身絜絜微似汗，不可令如水流漓。若病不解，當重發汗。若汗多者，不得重發汗，亡陽，故也。

令，平聲。絜，直合切，音哲。重，平音。

張令韶曰：「此示人以發汗之法，而又爲戒慎之詞。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者，欲其血脈充溢，氣機盈滿，周遍於四肢而無不到也。時出似絜絜然者，汗出以時，溱溱而微注也。不可令如水流漓者，恐亡陽也。夫發汗者，所以解病，若病不解，當重發汗以解之。然又不可過多，多則必亡其陽矣。夫病不解，當重發汗，若陽已虛，病雖不解，而亦不得重發汗。此於可發汗之中而又叮嚀告誡，慎之至也。魏子千問曰：『汗乃陰液，汗多乃亡津液，何以又亡陽也？』答曰：『經云：“上焦開發，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謂氣。”汗雖陰液，必藉陽氣之熏蒸宣發而後出，故亦亡陽。』」

凡服湯發汗，中病便止，不必盡劑。

張令韶曰：「凡作湯藥，必分溫再服，一服汗，餘勿服，即中病即止，不盡劑也。」

諸四逆厥者，不可吐之，虛家亦然。

尤在涇曰：「成氏曰：『四逆，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然本篇云：『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又云：『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其他凡言厥逆之處不一，則四逆與厥本無分別，特其病有陰陽之異耳。此條蓋言陰寒厥逆，法當溫散溫養之，故云：『不可吐之。』虛家，體虛不足之人也，雖非四逆與厥，亦不可吐之。經曰：『毋實實，毋虛虛，而遺人夭殃。』此之謂也。」

凡病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十餘行，其脈反澀，寸口脈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則止。

成無己曰：「胸上諸實，或痰食，或熱鬱，或寒結胸中。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反有涎唾者，邪在下，按之氣下而無涎唾，此按之反有涎唾者，知邪在胸中。經曰：『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今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澀，寸口脈微滑，是上實也，故可吐之。』《玉函》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

張璐玉曰：「痛不得食，按之反有涎唾者，知有寒痰在胸中也。下利脈遲，寸口微滑者，為膈上實，故吐之則利自止也。」

宿食在上脘者，當吐之。

張隱庵曰：「胃為水穀之海，有上脘、中脘、下脘之分，上主納，中主化。今食在上脘，不得腐化，故成宿食，當吐之。」

成無己曰：「宿食在中下脘者，則宜下，宿食在上脘，則當吐。《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動氣在右，不可下之，下之則津液內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也。

成無己曰：「動氣在右，肺之動也。下之傷胃動肺，津液內竭。咽燥鼻乾者，肺屬金，主燥也。頭眩心悸者，肺主氣而虛也。」

張令韶曰：「肺為水之上源，故肺虛者不可下，下之則源竭而流窮，故津液內竭。內竭則不能上滋而咽燥鼻乾；不能補益腦髓而頭眩；不能榮養經脈而心悸也。《靈樞》五癯津液別篇云：『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

程郊倩曰：「動氣誤下，是為犯臟，左右上下，隨其經氣而致逆，故禁同汗例。」

動氣在左，不可下之，下之則腹內拘急，食飲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臥則欲蜷。

張令韶曰：「動氣在左，肝虛也，不可下。下之則肝氣逆而不舒，故腹內拘急。食氣入胃，散精於肝，肝虛，故食不下，動氣較前而更甚也。肝爲陰中之絕陰，故外雖有身熱，而臥則欲蜷，內真寒而外假熱也。」

動氣在上，不可下之，下之則掌中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

張令韶曰：「動氣在上，心虛也，不可下。下之則心火外浮於手掌，故掌握熱煩。火氣虛微，及於掌而不及於身，故身上浮冷。真火發越於外，故熱汗自泄而欲得水自灌也。」

動氣在下，不可下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利清穀，心下痞。

張令韶曰：「動氣在下，腎虛也，不可下。下之則下焦火衰，無以生土，故腹脹滿。生陽之氣不能上循於頭，故卒起頭眩。腎屬少陰，陰寒不殺穀，故食則下利清穀。天氣升，地氣降，上下不交，故心下痞也。」

咽中閉塞，不可下之，下之則上輕下重，水漿不得下，臥則欲蜷，身急痛，下利日數十行。

《金鑿》曰：「咽中閉塞，燥乾腫痛者，少陰陽邪也，宜下之。今不燥乾，不腫痛者，少陰陰邪也，不可下。下之則陽愈衰，陰愈盛，故曰：『上輕下重也。』水漿不入，臥欲蜷，身急痛，下利日數十行，中外陽虛也。」

張璐玉曰：「言初病咽乾閉塞，以其人少陰之真陽素虧，故汗下俱禁，若下之，則少陰虛寒，諸證蜂起矣。」

諸外實者，不可下之，下之則發微熱，若亡脈、厥者，當齊握熱。

亡，通無。齊，通臍。

方中行曰：「諸外實，指一切之邪在表而言也。發微熱，邪入裡也。無脈，陽內陷也。」

張令韶曰：「外爲陽，內爲陰，外實則陽盛而陰虛，下之又損其陰，故發微熱。脈乃血脈，陰血虛不能充膚熱肉，故亡脈而厥。當臍握熱者，熱在當臍，如掌握之大也。蓋任脈當臍中而上行，任脈虛不能上行，故當臍握熱也。」

諸虛者，不可下之，下之則大渴，求水者易愈，惡水者劇。

易、惡，皆去聲。

方中行曰：「諸虛，指凡一切汗吐下後，若亡血與精氣奪、肉脫色敗、脈不應者言也。」

張令韶曰：「虛則不可下，下之則津液亡，故大渴。求水者，陽熱勝而胃氣旺也，故易愈。惡水者，陰寒勝而胃氣弱也，故劇。」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為陽運，微為陰寒，上實下虛，意欲得溫。微弦為虛，虛者不可下也。微弦為咳，咳則吐涎，下之則咳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則胸中如蟲嚙，粥入則出，小便不利，兩脅拘急，喘息為難，頸背相引，臂則不仁，極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語言不休，而穀氣多入，此為除中，口雖欲言，舌不得前。

嚙，音泉。

張令韶曰：「此節首段，與不可汗章詞義相同，蓋言胃氣虛寒者，不可下也。後段言始傷太陰肺氣而為微病，下之則五臟六腑俱傷而為死證也。微弦為咳者，言初起於肺，其病微也。咳則吐涎者，繼及於脾，脾涎隨咳而吐出也。然病雖微，不可下，下之則肺氣隨下而降，故咳止。脾氣隨下而陷，故利不休。利不休則脾傷而胃亦傷，故胸中如蟲嚙而痛，粥入不納而復出也。脾胃俱傷則轉輸失職，故小便不利。兩脅為上下之樞，上下不和則兩脅不能樞轉而為之拘急。呼吸之中，痛在於脅，故喘息為難。此太陰脾肺俱傷，而病現於內者如此。其在外也，脾肺之氣不外行於頸背，故頸背相引。引者，頸仰而後向於背也。肺脈不下肘中循臂內，故臂則不仁。此脾肺俱傷而病現於外者如此。不但此也，脾肺傷則三焦不能出氣以溫肌肉，故極寒。寒則不當有汗，反汗出者，三焦少陽之真陽衰也。陽衰，故身冷若冰矣。不慧者，睛定而直視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精氣絕則眼睛不慧。神明亂，故語言不休。其證如是，則臟絕傾危而反穀氣多入，此胃土敗而中氣已除也。始則神明亂而語言不休，至此則神明去，而口雖欲言，舌不得前矣。」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浮反在上，數反在下。浮為陽虛，數為無血。浮為虛，數生熱。浮為虛，自汗出而惡寒，振而寒慄。微弱在關，胸下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數為痛，呼吸之中，痛在於脅，振寒相搏，形如瘡狀。醫反下之，故令脈數發熱，狂走見鬼，心下為痞，小便淋瀝，少腹甚硬，小便尿血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金鑿》曰：「此謂關脈浮濡、沉弱，寸脈浮，尺脈數也。關濡弱為中氣虛乏，寸浮無力為陽虛，尺數無力為血虛。陽虛故汗自出而惡寒，血虛故身痛振寒而慄，中氣虛乏故胸膈氣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引於脅也。振寒相搏，形如瘡狀，裡邪不實，表邪未解，醫反下之，虛陽未罷之表盡陷於裡，故令脈虛數無倫，發熱，狂走見鬼，心下為痞，少腹甚硬，小便淋漓尿血也。」

張璐玉曰：「寸口浮濡而關弱尺數者，以其人陽氣本虛，虛陽陷於陰分也。若誤下傷血，必致狂走、痞滿、尿血也。」

魏念庭曰：「前虛寒之忌下易知，此虛而兼熱之忌下難知，故兩條相映互言，以示禁也。」

脈濡而緊，濡則衛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心內煩。醫謂有大熱，解肌而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裡俱虛竭，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快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技巧無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熱應時罷，慄慄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冒巔，體惕而又振，小便為微難。寒氣因水發，清穀不容閑，嘔變反腸出，顛倒不得安，手足為微逆，身冷而內煩，遲欲從後救，安可復追還。

中，音眾。悵，丑亮切，音暢。快，於亮切。

《金鑿》曰：「脈濡而緊，謂浮濡而沉緊也。濡則衛表微，緊則榮裡寒。外有發熱、汗出、惡寒之表，內有微嘔、心煩之裡。醫為有熱，解肌發汗，表陽愈虛，而生煩躁，裡寒更急，心下痞硬。表虛裡冷，故卒起頭眩，悵快不眠。若徒以客熱在膚，不知中寒在裡，而以冷水灌身，雖客熱因而時罷，但慄慄振寒，不容不重被而覆之，汗出必眩，惕振厥逆，下利清穀，煩躁不安而死。以中外之陽兩亡，不能復還也。」

張令韶曰：「小便為微難，陽亡而氣不施化也。清穀不容閑，下利清穀，無閑隙之時也。嘔變者，嘔出之味變也。腸出者，下利而廣腸脫出也。」

張隱庵曰：「此節並不言下，但舉發汗、水灌而為遊詠唱嘆之辭，所以觸類引伸而承上啓下也。」

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而不可下也。

成無己曰：「《脈經》云：『風傷陽，寒傷陰，衛為陽，榮為陰，各從其類而傷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是矣。衛得風則熱，榮得寒則痛。榮衛俱病，故致骨

節煩疼，當與麻黃湯，發汗則愈。」

按：此節脈證已見平脈法，而於此重出，所以示人以太陽中風、傷寒之表證，慎不可下之戒也。

脈浮而大，心下反硬，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洩數。洩數則大便硬，汗多則熱甚。脈遲者，尚未可攻也。

脈浮而大，爲陽實陰虛之診。心下反硬者，此痞氣結於膈間也。審其有熱屬臟者，宜以瀉心湯攻之，不令發汗以助其熱也。屬腑者，不令利小便，若利小便則亡津液而大便必硬，若發汗則熱更甚。其脈遲者，知裡無熱，尙未可與瀉心湯攻之也。

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則脈欲厥。厥者，脈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大，是其候也。如此者，惡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若熱多者，目赤脈多，睛不慧。醫復發之，咽中則傷，若復下之，則兩目閉。寒多便清穀，熱多便膿血。若熏之，則身發黃。若熨之，則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若小便難者，危殆也。

《金鑿》曰：「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太陽表證也。則脈欲厥，謂浮緊之脈，初大漸小，知爲欲厥之脈也。初來大，陽爲之也，故發熱。漸漸小，陰爲之也，故發厥。更大更熱，更小更厥，是其候也。如此者，當以寒熱別其厥。惡寒甚，翕翕汗出，咽中痛，是少陰寒厥也。發熱多，目赤脈多，睛不了了，是陽明熱厥也。寒甚熱多之厥，而誤發之，則咽痛似傷，而誤下之，則兩目多閉。凡厥者，必下利，寒厥之利，下利清穀也。熱厥之利，下利膿血也，此又以利辨厥之寒熱也。若以熏蒸取汗，則發身黃，濕熱合也。若以火熨取汗，則咽燥，火甚傷津也。若小便利者，則陰未亡，故可救之。小便難者，則陰已亡，爲危殆也。」

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衄不可制，陰陽俱虛，貪水者必嘔，惡水者厥。若下之，則咽中生瘡。假令手足溫者，必下重便膿血。頭痛目黃者，下之則目閉。貪水者，下之則脈厥，其聲嚶嚶，咽喉塞，汗之則戰慄。惡水者，下之則裡冷，不嗜食，大便完穀出。汗之則口中傷，舌上白苔，煩躁，脈反數，不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小便不利也。

嚶，音櫻。嗜，音視。

程知曰：「傷寒發熱，熱在表也。口中勃勃氣出，熱有裡也。頭痛目黃，衄不可制，所感之寒與所鬱之熱共蒸於上也。此當以貪水、惡水辨之。貪水者，陰虛而熱勝，水入

而熱與之拒，故嘔也。惡水者，陽虛而寒勝，水入而陽氣不任，故厥也。蓋熱氣挾寒邪上蒸，法當辨寒熱多寡而用清解，設不知而妄下之，是強抑之而邪不服，必至咽瘡。若手足溫而不厥者，其熱為勝，必以下而致便膿血也。頭痛目黃者，下之則熱內陷而目閉。若貪水者，陰虛為寒下所抑，其脈必厥，其聲必如嚶兒餒塞不揚也。此而更發其汗，則亡陽戰慄，陽亦與陰俱虛也。若惡水者，陽虛加之寒下，則有裡冷，不嗜食，大便完穀出之變也。此而更發其汗，則虛陽外發，必口爛、舌白苔而煩躁也。脈數實，不大便者，至六七日後當便血，此當下之，若更發其汗，則非惟大便不行，並小便亦為之不利矣。」

凡服下藥，得即便止，不必盡劑。

成無己曰：「得即便止者，如承氣湯證云：『若一服利，則止後服。』又曰：『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後服。』是不盡劑也。」

《金鑿》曰：「不必盡劑者，恐盡劑反傷其正氣也。」

此以前，是汗吐下三法之大要也。若能於此例之外，更神而明之，斯道其庶幾乎。

此總結以上汗吐下諸節之義，而申言之，以致叮嚀之意。

〈雜病例〉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必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勿虛虛，勿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

夫，音扶。下節同。

魏念庭曰：「此條乃仲景總揭諸病當預圖於早，勿待病成方治，以貽悔也。篇中皆設爲問答以明。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先言肝者，以四時之氣始乎春，五臟之氣始於肝，故先引肝以爲之準云。五臟之氣旺則資其所生，由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腎生肝，順則吉也。病則侮其所克，肝克脾，脾克腎，腎克心，心克肺，肺克肝，逆則凶也。故善養生者，必明乎五行順布、四時順行之序，而後不致倒行逆施，與天行有悖也。周子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即兼理氣而言，則醫家亦不外乎此義矣。所以肝病必傳於脾，上工必先實脾，使肝病不得傳而可愈也。然臟氣之衰旺，與時令相流通。四季之月，每季土旺十八日，合算畸零，以應五行各旺七十二日之數。若適當其際，則脾旺自不受邪，即勿補之，而肝自不得肆其侮也。設過補脾，又犯實實之戒矣。但此衰旺消息之理，上工方知之。若中工不曉相傳之義，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必肝虛者多，虛者補之，補必用酸，正治也。若夫助其子勢，即以助母之勢也。焦苦入心，助心必用焦苦，此旁治也。更有益其所勝之勢，即以衰其病之勢矣。甘入脾，益脾必用甘味以調濟之，此又反治也。明乎三治之治而頂圖之，何病不已乎？所以然者，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此水爲陰寒之水氣，足以入厥陰而傷及少陽者，故水不行而心火氣足，不食肝母之氣而肝自安，故心火足而肝陽暢達，木得火而欣欣向榮必也。且於是而肺金畏火制而不敢來侮肝，故曰傷。然非真傷肺也，使頑燥之氣不伐厥陰生意，而肺金常得溫，故云和，金氣乃不行也。金氣不行，則肝木暢茂條達，而病自愈矣。一治肝之法，而輾轉顧慮於五行之理，蓋如是之周詳縝密，而後可善其治肝之用也。此治肝必補脾之要妙也，非上工庸易明哉。肝之虛者，必用此法，而肝實者，則不在此例、用此治。然實邪易泄，虛病難調，知補虛之法，而泄實之法自能類推矣。師又引經以總結之，

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蓋虛者復攻之，是犯虛虛之禁也。實者復補之，是犯實實之禁也。惟虛而不足者補之，實而有餘者損之，方合於經義也。師更明餘臟準此，舉一隅而可以三隅反矣。」

程雲來曰：「治未病者，謂治未病之臟腑，非治未病之人也。愚謂見肝補脾則可，若謂補脾則傷腎，腎可傷乎？火盛則傷肺，肺可傷乎？然則肝病雖愈，當准此法以治肺治腎，五臟似無寧日也。「傷」字當作「制」字看，制之則五臟和平而諸病不作矣。」

高士宗曰：「實脾專為制水，使火盛金衰，肝不受制，則肝自愈，其理甚精微，故曰：『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

唐容川曰：「上段言肝實必傳脾，故脾未病而先實之。中段言肝虛必受肺邪，故肺未病而先制之。末段又承發虛實之理而推及餘臟，以明此為全書之通例云爾。」

按：肝實之治法，詳見《難經》十二難，與此節對照。

夫人秉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於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多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針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長，上聲。痰，丑刃切，音趁。難，乃旦切。

《金鑿》曰：「此篇乃一書之綱領。五常者，五行也。五行之氣一風、暑、濕、燥、寒也。五行之味一酸、苦、甘、辛、鹹也。夫人稟此而有其形，則臟腑日與氣味相通。不曰五氣，而曰風氣者，該他氣而言也。蓋風貫四氣，猶仁貫四德，故曰：『因風氣而生長也。』然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者，蓋主氣正風，從其所居之鄉而來，主長養萬物者也。客氣邪風，從其衝後而來，主殺害萬物者也。如時當東風，而來西風也。人在氣交之中，其生其害，猶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也。天之五氣，人得之則為五臟真元之氣，若通暢相生，雖有客氣邪風，勿之能害，人自安和，如不通暢，則客氣邪風乘隙而入，中入多死。然人致死之由，雖有千般痰難，大要不外三因：一者中虛，經絡受邪，

即入臟腑，此爲內所因也。二者中實，雖感於邪，臟腑不受，惟外病軀體，四肢九竅，血脈壅塞，此爲外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邪，是爲不內外因也。以此三者詳之，千般疾難，病由悉盡矣。若人能慎養形氣，不令客氣邪風干忤經絡，即適中經絡，未傳臟腑，遂醫治之，自可愈也。四肢九竅，才覺重滯，尙未閉塞，即導引、吐納、針灸、按摩，亦可愈也。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五味各得其宜，不使形氣有衰，萬病疾難無由而入其腠理矣。腠者，一身氣隙，血氣往來之處，三焦通會真元之道路也。理者，皮膚臟腑，內外井然不亂之條理也。」

尤在涇曰：「按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爲外因，五臟情志所感爲內因，飲食、房室、跌扑、金刃所傷爲不內外因。蓋仲景之論，以客氣邪風爲主，故不從內傷外感爲內外，而以經絡臟腑爲內外也。無擇合天人表裡立論，故以病從外來者爲外因，從內生者爲內因，其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爲不內外因，亦最明晰，雖與仲景並傳可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瘥，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鮮，音仙。

《金鑒》曰：「氣色見於面部而知病之死生者，以五氣入鼻，藏於五臟，其精外榮於面也。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氣者，五色之光華也。氣色相得者，有氣有色，平人之色也，即經云：『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腹，白如豚膏，黑如烏羽者，生也。』氣色相失者，色或淺深，氣或顯晦，病人之色也，即經云：「浮澤爲外，沉濁爲內，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天澤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新故。」視色無氣者，色枯不澤，死人之色也，即經云：『青如蘭葉，黃如黃土，赤如衄血，白如枯骨，黑如炀者，死也。』鼻者，明堂也，明堂光澤，則無病矣。而曰見青色爲腹中痛，鼻苦冷甚者死。黑色爲水爲勞。黃色爲上寒下熱，小便難。面目鮮明，內有留飲。色白爲亡血，色赤爲熱爲風，若見於冬，爲非其時者，死。目直視，正圓不合，如魚眼者，瘥，不治。此氣色主病之大略也，其詳皆載《內經》。」

魏念庭曰：「鼻爲肺之開竅，而主一身之元氣者也。五臟之氣，莫不稟受於肺，而五臟之真色，亦必隨氣之出入而發見於鼻頭，此鼻頭所以可驗五臟之真色也。再由鼻頭而推及於目，目雖肝之開竅，而貫五臟之精華也，故目睛必光明活潑，而臟真乃足。」

師曰：「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寂，音籍。喑，音陰。啾，即由切。

《金鑿》曰：「病人語聲寂然，謂寂然不語也，若惡人語是心病也。喜驚呼者，謂不惡人語，且喜驚呼，是知其病不在心而在外也，故曰骨節間病也。病人語聲喑喑然不徹者，謂聲不響亮而不了徹也。此有礙於息氣，故知為心膈間病也。」

徐忠可曰：「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謂頭中有病則惟恐音氣上攻，故抑小其語聲而引長發細耳。」

魏念庭曰：「此亦約舉其一二以該之，示人引伸觸類之義也。」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咳。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金鑿》曰：「息者，一呼一吸也。搖肩，謂抬肩也。心中堅，謂胸中壅滿也。呼吸之息，動形抬肩，胸中壅氣上逆者，喘病也。呼吸引胸中之氣上逆，喉中作癢梗氣者，咳病也。呼吸張口，不能續息，似喘而不抬肩者，短氣病也。蓋肺氣壅滿，邪有餘之喘也。肺氣不續息，正不足之短氣也。然不足之喘，亦有不續息者；有餘之短氣，亦有胸中壅滿者。肺氣上逆者，必咳也。咳時唾痰，嗽也，若咳唾涎沫不已者，非咳病也，乃肺痿也。」

師曰：「吸而微數者，其病在中焦，實也，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可治也。」

魏念庭曰：「師又於息之中明其吸。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吸數則呼必遲，吸多於呼也，吸為陰，呼為陽，陽盛而陰不足，中焦熱盛而津不足，故思吸陰氣以救濟之也。此實乃胃實之實，下之即承氣之類，去其實熱，而呼吸可調矣。若吸微數，而更無實熱在中焦，則虛也，虛而吸數，則中氣欲絕，數吸自救，氣根已鏹，浮動於上，何可救援乎？故不治。此示人以辨虛實之法也。再約略明之，病在上焦，其吸必促。促，短也。吸短呼必長，以病邪盛而能使正氣不舒也。病在下焦，其吸必遠。遠，長也。吸長呼必短，以病邪結而思得正氣以開之也。此病邪可以亂其正氣之呼吸，致令吸與呼長短不勻，則陰陽之正氣必不和，陰陽之正氣不和，而上下之病邪方盛方結，所以決其皆難治之病也。至於呼吸之間，周身筋脈動搖振振然，是陽已脫而氣已散矣，又何以為治，故師言其不治也。上俱就氣息以決人之生死。人之生死原乎氣，就此決之，

誠一定而無舛者矣。」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皆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王，音旺。

徐忠可曰：「此言醫道貴因時爲色爲脈，其理相應。寸口，是概言兩手寸關尺也。謂鼓而有力爲動，因時之旺而旺宜也。色亦應之，即明堂察色之法也。此不獨肝，姑假肝言之，則青爲肝之旺氣，值時而反色白，則因肝受肺克，不能隨時之旺也。於是，色反時病也，脈反時亦病也，色反脈，脈反色，亦病也。故曰：『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尤在涇曰：「旺時，時至而氣旺，脈乘之而動，而色亦應之。如肝旺於春，脈弦而色青，此其常也。推之四時，無不皆然。若色當青而反白，爲非其時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當病矣，犯其旺氣故也。故曰：『色脈皆當病。』」

魏念庭曰：「此五條，乃明五臟元真宜見色脈、聲音之間，內外有相符之理，以示人望聞問切之大略也。病之有無，視乎五臟元真之饒虧，而藏真隱微難測，非於脈色、聲音、外證諦照之，無從得其消息焉。」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
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猶未溫和，爲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爲至而太過也。」

徐忠可曰：「此論天氣之來有過不及，不言及醫而隨時制宜之意在其中。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故概曰至。然參差不齊，故有先至、不至、不去、太過之間。因言歲功之成，以冬至後甲子起少陽，六十日陽明，六十日太陽，六十日太陰，六十日少陰，六十日厥陰，旺各六十日，六六三十六而歲功成。即少陽旺時言之，則以未當溫和而溫和者，爲先至。已當溫和而不溫和者，爲不至。或大寒不解，爲不去。溫熱太甚，爲太過。其餘他時甲子日，亦概以此法推之。若人在氣交之中，有因時而順應者，有反時而衰旺者，有即因非時異氣而致病者，故須熟審時令之氣機。有如少陽起，以爲治病之本。故六節臟象論曰：『求其至也，皆歸於春。』」

尤在涇曰：「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移，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

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當雨水之候為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為雨水，天氣溫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起而出地。陽始生者，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

魏念庭曰：「應至而至，應去而去，氣之常也。未至而至等四者，氣之變也。未至而至，至而太過，氣之盈也。至而不至，至而不去，氣之縮也。或陰勝於陽，陽勝於陰，故有盈縮之故，而與中氣有沴也。天氣有沴，而人之氣亦乖。陽虧者，必病於天氣陰獨之候，陰欠者，必病於天氣陽亢之時。人之氣，未嘗不與天之氣同一氣也。由此推之，十二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無不有氣之中正、氣之偏勝，及氣之太過，而人之氣應之，疾病生死壽夭，悉關乎是矣。」

問曰：「經曰：『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尤在涇曰：「厥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越，猶夫無妻則蕩也。《千金方》曰：「陰脈且解，血脈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此即厥陽獨行之旨歟！」

高士宗曰：「此為有陽無陰，是為厥陽也。經曰：『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於四肢也。乃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此所以為有陽無陰，而為厥陽獨行也。」』」

黃坤載曰：「陽性上行，有陰以吸之，則升極而降。陰性下行，有陽以煦之，則降極而升。有陽無陰，則陽有升而無降，獨行於上，故稱厥陽。」

陳修園曰：「此舉厥陽為問答，以見陰陽之不可偏也。《內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絕。』陰陽之道大矣哉！」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趙以德曰：「沉，陰象也。滑，陽象也。陰主血，陽主氣。邪在於血則血實，邪在於氣則氣實，故血實者脈沉，氣實者脈滑，邪盛者脈大。五臟治內屬陰，主藏精宅神。今血氣並其邪而入，堵塞於臟，身之精氣不行，神機化滅、升降出入之道皆絕，榮絕則唇口青。《靈樞》曰：『足厥陰氣絕則唇青。』夫六腑治外屬陽，主傳用水穀之氣充乎

內外者也。今血氣並邪入於腑，腑陽動不比臟之陰靜，靜者，得其邪則因而堵塞不行，動者，邪雖入，終不能久閉其氣道，何則？爲在內之神機應乎外，主養榮衛之氣則散行於表而身和，和則腠理開，邪散而汗自出，榮衛之氣行，故愈矣。」

按：《素問》調經論：「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返則生，不返則死，今西醫所謂血衝腦也。」

問曰：「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裡者即死。」

趙以德曰：「脫者，去也。經脈乃臟腑之隧道，爲邪氣所逼，故絕氣脫去其脈而入於內。五臟，陰也，六腑，陽也，陰主死而陽主生，所以入臟即死，入腑即愈而可治，非獨臟腑之陰陽然也。凡內外陰陽之邪毒出入表裡者皆然也。」

尤在涇曰：「浸淫瘡，瘡之浸淫不已，《外臺》所謂轉廣有汁、流繞周身者也。從口流向四肢者，病自內而之外，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病自外而之裡，故不可治。」

李瑋西云：「病在外二句，概指諸病而言，即上文百病皆然之意。入裡者死，如痺氣入腹、腳氣衝心之類。」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
「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咳，上氣，喘，噦，咽痛，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六腑病各有十八，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裡， 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

繫，音心。飪，如甚切。

徐忠可曰：「此段言病有陰陽臟腑之異。病在陽者，當從陽治，如頭項居上，陽也。腰脊雖在中，督脈所主，亦陽也。四肢屬陽，則臂與腳亦陽也。陽有太、少、陽明三經，合六處，豈非三六十八乎？病在陰，當從陰治，如咳也、上氣而喘也、噦也、咽痛也、腸鳴脹滿也、心痛拘急也，皆三焦以內之病，是裡也，陰也。陰有太、少、厥陰三焦，合六處，豈非三六十八乎？然而陰病既有十八，則陰屬臟，五臟各有十八，豈非合為九十病乎？陽病即有十八，則陽屬腑，六腑各有十八，豈非合為一百八病乎？已上乃專為外至之邪中於陰陽臟腑者，約略為言。去古甚遠，不能逐病而悉數之矣。其五勞、七傷、六極與婦人三十六病，皆非外邪深傷經絡臟腑之病，故不在數。《千金》云：『五勞者，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七傷者，大飽傷脾，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怒恐懼不節傷志。六極者，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也。婦人十二瘕、九痛、七害、五傷、三因，爲三十六病。』」

尤在涇曰：「清邪，風露之邪，故居於上。濁邪，水土之邪，故居於下。大邪漫風，雖大而力散，故中於表。小邪，戶牖隙風，雖小而氣銳，故中於裡。繫飪，飲食之屬，入於口而傷於胃者也。是故邪氣有清濁大小之殊，人身亦有上下表裡之別，莫不各隨其類以相從也。《聖濟總錄》：『虛勞之病，因五臟則爲五勞。因七情則爲七傷。勞傷之甚，身體瘦極則爲六極。』」

問曰：「病有急當救裡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裡。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周禹載曰：「『先表後裡者，不易之法也。乃有救裡先於表者，豈不謂乎？』答曰：『攻表者，正以裡爲急也。邪在表，苟不依法治之，將延遲時日，勢必內入而大患。醫乃不明此理，下之或早或重，遂使下利清穀，至於不止，則裡已急矣，表證雖在，法當救裡。裡和而表未解，仍當救表，此亦一定之法也。而四逆以佐正，桂枝以退邪，詳於太陽篇中。』」

尤在涇曰：「治實證者，以逐邪爲急；治虛證者，以養正爲急。蓋正氣不固則無以御邪而卻疾，故雖身體疼痛而急當救裡。表邪不去，勢必入裡而增患，故即清便自調則仍當救表也。」

徐忠可曰：「此言醫當知緩急先後之序也。」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周禹載曰：「痼疾，病已沉痼，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謂卒然而來新感之病，可取效於旦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使稽留而爲患也。且痼疾之人，正氣素虛，邪尤易傳，設多瞻顧，致令兩邪相合，爲患不淺。故仲景立言於此，使後學者知所先後也。」

陳修園曰：「前言病有表裡之不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師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爲病。如病者素不喜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

惡，去聲。

尤在涇曰：「所得、所惡、所不喜，該居處服食而言。如臟氣法時論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腎色黑，宜食辛。脾色黃，宜食鹹。」又：「心病禁溫食、熱衣。脾病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肺病禁寒飲食、寒衣。腎病禁溼熱食、溫炙衣。」宣明五氣篇所云：「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靈樞》五味篇所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之屬，皆是也。五臟病有所得而愈者，謂得其所宜之氣、之味、之處，足以安臟氣而卻病氣也。各隨其所不喜為病者，謂得其所禁、所惡之氣、之味、之處，足以忤臟氣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者，謂平素所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氣變其臟氣使然，食之則適助病氣而增發熱也。」

夫病在諸臟，欲攻，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豬苓湯。餘仿此。

唐容川曰：「得者，合也，古訓相得為相合。《內經》云：『五臟各有所合。』此云病在臟者，當隨其所合之腑而攻治耳。攻字，古訓治，不盡訓攻下。觀下文如渴者與豬苓湯，即是隨其所合以攻治也。渴係腎臟之病，而豬苓湯利膀胱，腎合膀胱故也。仲景舉豬苓湯，以證隨其所得攻治之治。又言餘仿此，則知心病治小腸，肺病治大腸，肝治膽，脾治胃，其餘皆不外此。總見病在臟，隨其所得而攻治之耳。」

按：此渴證為水積腎臟，阻遏津液上達之路所致。以豬苓湯瀉其合之腑膀胱之水，水行氣通，津液上達而渴自愈。

夫病者手足寒，上氣腳縮，此六腑氣絕於外也。下利不禁，手足不仁者，此五臟之氣絕於內也。內外氣絕者，死，不治。

趙以德曰：「六腑主表為陽，五臟主裡為陰，陽為衛，陰為榮。六腑絕，衛先不行於外，故手足寒。陽主升，在息為呼，外絕則氣上出，出而不返則下絕，下絕則筋急，故腳蹇縮也。五臟絕，榮先不行於內，則陰氣去，大便屬陰，故下利不禁。甚則血離於外，故手足不仁。」

沈明宗曰：「六腑為陽，氣行於外，蓋胃為眾腑之原，而原氣衰，陽不充於四肢，則眾腑之陽亦弱，故手足寒、上氣腳縮，即陽虛而見諸寒收引之象也。諸臟屬陰，藏而不瀉，然五臟之中，腎為眾陰之豐，真陽所寄之地，但真陽衰微則五臟氣皆不足，胃關不闔，瀉而不藏，則利不禁。而下甚者，陽氣脫而陰血痺著不行，故手足不仁。此仲景本意，欲人治病，以胃腎為要也。」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熱在中焦者，為腹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或為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驚澹；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膿血；有熱者，必痔。」

秘，音必。驚，音木。垢，音苟。

徐忠可曰：「肺痿因於汗多，或消渴，或嘔吐，或便閉，皆從重亡津液得之。然亡津液則無不熱，熱則咳，咳久則肺痿矣，故曰：『上焦有熱，久咳成肺痿。』中焦者，脾胃所主也。氣和則胃調脾健，熱則氣結而為消渴，雖水不能止。血結而為便硬，雖攻不能下，皆堅之屬也。下焦屬陰，榮所主也，熱則血不能歸經，因尿而血出，氣使之也，然此但熱耳。若熱而加以氣燥，小便滴瀝而不利，則為淋，加以血枯，大便堅閉而不通，則為閉。皆以熱為主。驚即鴨也。鴨之為物，一生無乾糞，必水屑相雜。大腸為傳導之官，變化出焉，有寒則化氣不暖而水穀不分，故雜出滓水如驚澹也。腸垢者，如豬腸中刮出之垢，即俗所謂便膿。人之腸必有垢，不熱則元氣為主，故傳導如常，垢隨便減，有熱則元氣消而滯，故便腸垢，言其色惡而臭穢也。小腸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與心火為表裡，挾火以濟陰而陰不滯，挾氣以化血而血歸經，有寒則氣不通而下重，血無主氣而妄行矣。直腸者，大腸之頭也，門為肛。小腸有熱則大腸傳導其熱而氣結於肛門，故痔。痔者，滯其小腸之熱於此也。」

問曰：「三焦竭，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之氣，中焦未和，不能消穀，故上焦竭者，必善噫。下焦承中焦之氣，中焦未和，穀氣不行，故下焦竭者，必遺溺失便。」

徐忠可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胃上口，其治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其治在臍旁。下焦當膀胱上口，其治在臍下一寸。內病必分三焦為治。竭者，氣竭也。噫者，如噉而非餽酸，微有聲如意字也。但噫乃脾家證，今入上焦竭部，故疑而問，不知中氣實統乎三焦，故云：『上焦受氣於中焦，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則胃病，病則脾不能散精上輸於肺，而上焦所受之氣竭，病氣乃上出而為噫矣。此噫病所以入上焦竭部也。因而論中焦不和，亦有累及下焦者，謂便溺雖下焦主之，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亦能使失其常度，而遺溺失便。然下焦實聽命於中焦，中焦氣和則元氣漸復而二便調，不須治下焦也。若遺溺失便果屬下焦腎虛者，亟當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也。」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處。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轉展移痛。繫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愈而復發，為繫氣。諸積之脈，沉細附骨。在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

在喉中。在關者，積在臍旁。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左右俱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徐忠可曰：「積，迹也，病氣之屬陰者也。臟屬陰，兩陰相得故不移。不移者，有專痛之處而無遷改也。聚則如市中之物，偶聚而已，病氣之屬陽者也。腑屬陽，兩陽相比則非如陰之凝，故寒氣感則發，否則已，所謂有時也。即無定著則痛無常處，故曰：『展轉痛移。』其根不深，故比積為易治。若繫氣（繫，聲穀也），乃食之氣也。食傷太陰，敦阜之氣抑遏肝氣，故痛在脅下。病不由臟腑，故按之可愈。然病氣雖輕，按之不能絕其病源，故復發，中氣強自愈。積病堅久難治，故詳其脈與地，以示人辨證法。蓋積屬陰，細小而沉，陰象也。脈來細者，榮氣結，結則為積。附骨者，狀其沉之甚，非謂病在骨也。寸口屬上焦，胸中為上焦，故曰積在胸中。微者，稍也，稍出寸口，則胸之上為喉，故曰：『積在喉中。』如喉痺之類也。關主中焦，中焦之治在臍旁，故曰：『積在臍旁。』上關上，為上焦之下，中焦之上，故曰：『積在心下。』微下關則為下焦，少腹主之，故曰：『積在少腹。』氣衝近毛際，在兩股之陰，其氣與下焦通，故曰：『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謂脈見左手，則積在內之左也。脈出右，積在右，謂脈見右手，則積在內之右也。脈兩出兩手俱見，積無兩跨之理，明是中央之氣兩兩相應，故曰積在中央。既所在不一，則處治不同，故曰：『各以其部處之。』」

按：繫通穀，《山海經》「百繫生」、《荀子》「五繫蕃」是也。繫氣，指飲食之氣停著留滯者而言。氣無形，故按之可愈，去其按，則氣復聚而痛又發矣。若有形之宿食停滯，則按之必益痛矣。此虛實邪之辨也。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四

〈溫病脈證並治〉

溫病有三，曰春溫、曰秋溫、曰冬溫，此皆發於伏氣。夏則病暑，而不病溫。

劉昆湘曰：「四時之氣，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氣中而蓄，過時發病，病之未發，不得先見。氣伏於內，故曰伏氣。伏氣在體，過時發病，其氣溫熱，謂之溫病。隨時病異，其氣則同，故發於春則曰春溫，發於秋則曰秋溫，發於冬則曰冬溫。其氣或發於上，或發於中，或發於下，皆由伏氣為病也。春氣溫和，傷人者少。夏則暑司其令，暑者似溫而甚，天地之蒸氣也。春深氣漸和暖，入夏大氣喧熱，人之肌腠則開，汗出津津，邪無由伏，故夏則病暑而不病溫。」

冬傷於寒，其氣伏於少陰，至春發為溫病，名曰春溫。

劉昆湘曰：「冬時寒氣凜冽，將息失宜，寒客於體，傷於經絡而即病者，名為傷寒。伏於所合即時不病。邪之中人，各以類召，故冬傷於寒，其氣伏於少陰。少陰者，腎之經也。藏不伏邪，留於所合。腎合於骨，寒留於骨，伏而不覺至春氣在經脈，陽氣勃發，寒留內薄而化熱，氣由骨而外出於肌腠，上升於頭目，伏於少陰而出於少陽，變為溫病。其氣溫，其時春，名曰春溫。」

按：《素問》生氣通天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熱論：「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金匱真言論：「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李東垣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蓋因房室、勞傷，與辛苦之人腠理開泄，少陰不藏，腎水涸竭而得之。無水則春木無以發生，故為溫病。」

夏傷於濕，其氣伏於太陰。至秋燥乃大行，發為溫病，名曰秋溫。

劉昆湘曰：「長夏濕土主令，夏氣在經絡，長夏氣在肌肉。人之腠理開而濕中之，濕邪及體伏於所合，邪之中人各以類召，故夏傷於濕，其氣伏於太陰。太陰者，脾之經絡也。臟不伏邪，留於所合，脾合肌肉，濕留肌肉，伏而不覺，至秋燥乃大行，氣在皮膚。燥濕合化，其氣在中。外蒸肌肉則身熱，下流大腸則便膿。伏於太陰而出於陽明，變為溫病。其氣溫，其時秋，名曰秋溫。」

氣不當至而至，初冬乃大寒，燥以內收，其氣伏於厥陰。冬至後天應寒而反溫，發為溫病，名曰冬溫。

劉昆湘曰：「初冬燥金之氣未衰，氣應溫暖，而反大寒，寒伏其燥，束以內薄，燥

邪及體，伏於所合。邪之中人，傷其所勝，燥金者，陽明之氣也，故燥以內收，其氣伏於厥陰。厥陰者，肝之經。臟不伏邪，留於所合，肝合於筋。燥傷於筋，伏而不覺。冬至後天應寒而反溫，冬氣在骨髓，氣應藏而反泄。少腹者，宗筋之聚，冬時地氣下降，故其氣在下。氣外蒸則發熱，內迫則腹痛。氣伏於厥陰而出於少陽，變為溫病。其氣溫，其時冬，故曰冬溫。」

春秋病溫此其常，冬時病溫此其變。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蓄其氣，及時不病，至春乃發，名曰大溫。此由冬不藏精，氣失其正，春時陽氣外發，二氣相搏，為病則重。醫又不曉病源，為治乃誤，屍氣流傳，遂以成疫。

劉昆湘曰：「春陽勃發，秋燥大行，病溫者此其常也。冬時嚴寒，其令閉藏，地坼水冰，氣潛陽伏，人當病寒乃應其候，今反為溫，故曰：『變也。』初冬大寒，氣不當至而至，寒伏其燥，變為冬溫。冬溫復有先後，冬至後，天應寒而反溫，及時發為溫病，其氣則先。若時應寒而反大溫，改易天常，冬行春令，此非其時而蓄其氣，伏氣及冬不發，入深留久至春乃病，名曰：『大溫。』為時則後。然其氣亦伏於冬，故曰：『冬溫。』復有先後也。此由冬不藏精，氣失其正，四時之氣得令為常。若冬失其令，氣應藏而反泄，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隨氣交而變病。人失養臟之守，氣泄皮膚，陽動外擾，溫氣內蓄而入深，則傷其腑臟。至春陽氣外發，內伏之陽與春溫之氣，二氣相搏，為病則重，其氣則溫，其病尤大，故曰：『大溫。』大溫之發，其氣速，三焦腑臟表裡俱能侵及。醫又不曉病源，心迷意惑，汗下之施為治皆誤。屍氣毒穢流於氣交，比戶連城相染為病，其氣殺厲若鬼行疫，其死多以一二日之間，故曰：『疫也。』」

《資生篇》：「溫者，熱之漸也。仲景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病源是由伏陽逼榮氣之外泄，經所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也。病因是由外寒束衛氣之內陷，經所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也。名義有二，不可不明。夫冬傷於寒者，寒氣外逼則衛氣內陷，而榮氣為所內耗也。不藏精者，榮氣外泄與此殊矣。其病也，一由宣泄之太早，正傷於內。一由閉遏之太過，邪實於外。雖同為溫病，而治法則有不同矣。不藏精者，宜固本而養陰；傷於寒者，宜宣鬱而解表也。諺曰：『不藏精即傷於寒也。』以虛為實，其治法有不誤而殺人者乎？然，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復至日為病暑。溫伏者，陽氣；暑伏者，陰氣，原有別也。若瘟，乃水火刀兵之後，烈日暴蒸屍骸之氣，化為厲毒，散漫於天地之間，闔家傳染，如差役然，故又謂之疫。亦有非其時而有其氣，觸氣而病者，亦為疫。即《月令》所謂「孟冬行春令，民多疾疫」之類是也。蓋溫是常氣，瘟是變氣，二氣詎可混乎哉。」

病春溫，其氣在上，頭痛、咽乾、發熱、目眩，甚則譫語，脈弦而急，小柴胡加黃連牡丹湯主之。

劉昆湘曰：「春溫，伏氣在冬，伏於少陰而出於少陽。春氣上升，伏邪外發，冬寒外束，正陽內服之熱自骨而外出於肌腠。邪自內發，故病氣聯貫三陽之界。頭痛，發熱，證象太陽。咽乾，目眩，證象少陽。甚則譫語，證象陽明。但太陽頭痛，當連項而強痛，今溫邪頭痛，為熱氣上熏於腦，當悶痛掣疼，動作則痛甚。太陽發熱，當發熱，惡寒，今溫邪熱出血分，雖身熱在表而不惡寒，故知非太陽也。少陽，咽乾，目眩，由膽氣上泄，法當口苦，外見往來寒熱。今溫邪由伏氣外發，雖目眩，咽乾而不寒熱、口苦，故知非少陽也。陽明譫語由胃熱熏心，邪自太陽傳變。今溫邪譫語病起即見，蓋心氣熱而非胃實，且不兼陽明裡證，故知非陽明也。太陽脈浮，陽明脈大，少陽脈弦，今病似三陽兼證，而脈則弦而按急，外不惡寒，故知為溫邪外出，血熱內風之發，而非傷寒三陽合病。蓋春溫自血出氣，榮衛俱灼，其氣外發，故身熱浮於皮腠之表。伏氣有外出之勢，當因勢而導之。用小柴胡法引溫邪出於肌腠，加黃連、丹皮以清血分之熱。血清則氣布，而諸證自解。」

小柴胡加黃連牡丹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梔萸根四兩、黃連三兩、牡丹皮四兩、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活人書》：「春月傷寒，謂之溫病。熱多者，小柴胡湯主之。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枝也。嗽者，加五味子也。」

病秋溫，其氣在中，發熱，口渴，腹中熱痛，下利，便膿血。脈大而短澀，地黃知母黃連阿膠湯主之。不便膿血者，白虎湯主之。

劉昆湘曰：「秋溫，伏氣在夏，伏於太陰而出於陽明，燥濕合化，其氣在中，病似陽明太陰合病，而復連太陽之表。在傷寒則非汗下誤施已成壞病，必無初起即陽經陰經迤邐錯雜之證。濕性沉緩，燥性斂急，燥濕相持，偏傷血分。發熱證象太陽之表，而不惡寒知為濕邪伏氣之外發也。口渴、腹中熱痛，證象陽明之裡。陽明當外證發熱汗出，內而痛滿不減，今口渴不苦，知為胃津燥化，而非膽熱濁升。熱痛不滿，知為血分伏熱，而非燥矢內結。胃實者，當便秘，今復下利便膿血，下利，證象太陰，便膿血，證象厥陰。太陰當腹滿而吐，厥陰當心中疼熱，今不兼二經之證，故知為溫邪傷血，腸液熱腐。」

便膿血者，腸垢之下行也。證兼二陽二陰，總之，皆邪蓄血分化熱之證。傷寒亦有熱結下利，今溫邪下利既非熱結，故脈象亦異裡實之候。脈大而短澀者，大為氣強血熱之鼓氣也。按而短澀，燥濕之合邪也。秋溫因夏傷於濕，氣伏於內，蓄久至秋，與燥相搏，發為溫病。推源由二氣合化，及病之發則濕已化燥，證但見溫而不見濕，故治法亦但見治溫而不治濕。秋溫伏於太陰而出於陽明，其能食而渴者，則邪出於氣分而病淺。不能食而口膠者，則邪進於血分而病深。此又學者所當辨也。便膿血為溫邪下移，無時利裡急後重之象，故治但清榮不佐調氣之劑。用地黃知母黃連阿膠湯。知母入胃，黃連入心，氣血雙清，溫邪自解。以病在血分，恐苦寒反生燥化，則合乾地黃之潤血以清血分之熱，阿膠之生血而滋榮液之枯，苦甘合化，血清氣行，腸垢自下。此血病累氣，故但治其血。不便膿血者，則邪出陽明，偏進氣分，或下利或不下利，皆可用白虎法以清肺胃之熱。」

地黃知母黃連阿膠湯方

地黃八兩、知母四兩、黃連三兩、阿膠二兩。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三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內，通納，後仿此。烱，音陽。

《醫宗必讀》：「黃連阿膠湯治溫毒下利膿血，少陰煩躁不得臥。（方見少陰病）」

白虎湯方見太陽病上。

《醫學入門》：「白虎湯，治一切時氣、溫疫，雜病胃熱、咳嗽、發斑。」

《溫病條辨》：「太陰溫病，脈浮洪、舌黃、渴甚、大汗、面赤惡熱者，辛涼重劑白虎湯主之。形似傷寒，但暑，脈洪大而數，左脈反小於右，口渴甚，面赤汗大出者，名曰暑溫，在手太陰，白虎湯主之。」

《寒溫條辨》：「白虎湯，乃溫病主方也。雖為陽明解利之藥，實胃本內蒸之熱，非徒治在經之熱也。以邪熱傷胃，所以必需。若在經之熱，自有葛根湯等方治法，並無借於白虎也。」

病冬溫，其氣在下，發熱、腹痛引少腹，夜半咽中乾痛，脈沉實，時而大數，石膏黃連黃芩甘草湯主之。不大便六七日者，大黃黃芩地黃牡丹湯主之。

劉昆湘曰：「冬溫伏氣在秋，伏於厥陰而出於少陽。冬令閉藏，其氣在下，應寒反溫，伏邪外發，自筋脈而出於膜腠則發熱。厥陰者，肝之經也。溫氣蓄於厥陰，則當其

經之所過者病。血燥則筋急，肝病則乘脾，故腹痛引少腹也。榮衛之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午後陽降，陽氣漸入於陰；夜半陽升，陰氣漸出之陽。夜半咽中乾痛者，陰氣陷下，津不上騰，陰不能出於陽，則陽失其養，厥而上灼。咽門者，津夜之道路。液枯，故咽中乾痛，夜半更劇，日中亦不潤也。脈按之沉實，熱在下也。時而大數，伏氣之外發也。乃血分伏邪外燔氣分，冬藏失守，氣泄上干，因發於下，病趨於上，方用石膏黃連黃芩湯。石膏清其肺胃，連芩治其溫熱。病在血而涼氣爲君，發於下而治上反急，此陰病治陽，下病上取法也。不大便六七日，熱蓄於內，胃腸液灼，初由血分，伏邪外出氣分，鬱而不達，則反並於血，宜用大黃黃芩地黃牡丹湯主之。大黃雙行氣血，下熱除結。黃芩丹皮治其溫邪，乾地黃涼血滋液。證異陽明燥矢，故不用枳朴。證爲液灼而非結熱，故不用芒硝。」

石膏黃連黃芩甘草湯

石膏半斤（碎，綿裹）、黃連三兩、黃芩四兩、甘草二兩（湘本脫）。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大黃黃芩地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黃芩三兩、地黃四兩、牡丹皮三兩。

上四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大便利，止後服。

《外臺秘要》：「小品葳蕤湯，療冬溫及春月中風傷寒，發熱、頭眩痛、咽喉乾、舌強、胸內痛、心胸痞結滿、腰背強方：

葳蕤、白薇、麻黃、獨活、杏仁、芎藭、甘草（炙）、青木香各二兩，石膏三分（末，綿裹）。

上九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取汗。若一寒一熱者，加朴硝一分、大黃三兩下之。」

病溫，頭痛，面赤，發熱，手足拘急，脈浮弦而數，名曰風溫，黃連黃芩梔子牡丹芍藥湯主之。

劉昆湘曰：「風濕者，非伏氣之溫也，由其人素有熱，更感於風。或先傷熱而後風中，或同時先後受病。乍受溫熱旋遇於風，二氣相感搏而合化，名曰風溫。春秋冬三時皆有之，法當二氣兼治，與伏氣之溫不同。風溫由二氣變而成溫，氣行則速，傳變干移不可終日，治不得法即成壞病。風溫之候，外合二陽一陰之證，而內獨見少陽之脈，發

熱頭痛，證象太陽。面赤，證象陽明。手足拘急，證象厥陰。但實非數經連合為病，蓋由風熱二氣合化溫邪。風氣上升，中於頭腦則頭痛而脹悶，非客太陽之經，故痛不連項。溫邪上行面為之赤，非並陽明之經，故熱而不潮。二氣化溫則必及血分，溫邪搏於榮衛，故發熱而不惡寒。溫邪隨風傷筋，故經膜乾而拘急，非證連厥陰，故無內熱外厥之候。脈浮弦而按之數者，浮弦者風也，按之數者熱也，宜防風黃芩梔子丹皮芍藥湯。防風、黃芩散頭腦之風以解溫邪，梔子、丹皮清心肝之熱分，走氣血，芍藥導諸藥行於經脈，以疏榮分之壅。血清而筋之拘急自愈，風去而頭之疼痛自除，二氣分消，發熱解矣。」

黃連黃芩梔子牡丹芍藥湯方

黃連三兩（湘本作防風）、黃芩三兩、梔子十四枚（擘）、牡丹三兩、芍藥三兩。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溫，其人素有濕，發熱，唇焦，下利，腹中熱痛，脈大而數，名曰濕溫，豬苓加黃連牡丹湯主之。（湘本作「脈大而澀」）

劉昆湘曰：「濕溫者亦非伏氣之溫，由其中素有濕加以溫熱，或先傷濕後受溫熱。外熱既侵，內濕相感，搏而合化，名曰濕溫。春夏秋三時皆有之，與秋溫濕熱證各不同。其證外連太陽之表，內合太陰之裡，濕性沉滯、溫性升發，溫濕相持，搏結不解，法當滲濕清榮，二氣兼治。發熱不惡寒者，溫邪之外發也。唇焦者，脾液燥化而胃津不行也。下利熱者，溫濕下注而腸受鬱蒸也。腹中痛者，熱灼血痺而腹氣留止也。經曰：『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雷鳴。小腸病者，少腹痛。』蓋寒中腹痛者，氣燥寒凝。熱中腹痛者，血鬱熱聚。濕溫脈大而澀，大為燥勝，澀則濕傷。法用豬苓湯加黃連丹皮主之。豬苓湯利濕而滋液，黃連瀉熱而堅腸，丹皮涼血而通痺。明乎燥濕兼治之義，則比類推演，其用無窮。」

豬苓加黃連牡丹湯方

豬苓一兩、茯苓一兩、阿膠一兩、澤瀉一兩、滑石一兩、黃連一兩、牡丹一兩。

上七味，以水四升，先煮六味取二升，去滓。納膠烱消，分溫再服。

《難經》：「傷寒有五，有濕溫，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

《脈經》：「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搏則發濕溫。病苦兩脛

逆冷，腹滿叉胸，頭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暍。如此者死，醫殺之也。」

《活人書》：「濕溫，白虎加蒼朮湯主之。（方出《傷寒微旨》）」

《總病論》：「治濕溫，白虎湯主之。愚醫昧於冷熱之脈，見足脛冷，多行四逆輩，如此醫殺者，不可勝計。濕溫脈小緊，有如傷寒脈，但證候有異。數進白虎，則脛自溫而差也。」

《醫門法律》：「濕溫，即暑與濕交合之溫病。」

《資生篇》：「治濕溫者，麻杏薏苡湯。」

病溫，舌赤，咽乾，心中煩熱，脈急數，上寸口者，溫邪干心也，黃連黃芩阿膠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病溫者，賅諸溫而言。所謂溫邪干心者，以病由體變，必其人心氣素有熱也。心氣通於舌，溫邪灼榮，故舌色赤而苔少。溫邪涸液，故津液竭而咽乾。榮氣熱必內干於心，故心中煩熱。脈急數者，陽迫氣血則化熱也。上寸口為脈勢上而不下，知邪干上焦。審其化熱之因，辨以入心之證，而方治從可知矣。連、芩瀉心，阿膠滋血，以心為生血之臟，故瀉熱必佐滋液之品，與肝膽之治稍異。」

黃連黃芩阿膠甘草湯方

黃連一兩、黃芩一兩、阿膠一兩、甘草一兩（湘本無）。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三味，取四升，去滓，納膠烱消，分溫三服。

病溫，口渴，咳嗽不止，脈浮而數大，此溫邪乘肺也。黃芩石膏杏子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病溫而口渴咳嗽，溫邪之乘肺也。肺為氣腑，朝百脈而輸精於皮毛，其德為清，其變動為咳。形寒飲冷則傷肺，肺惡寒也。熱勝液涸亦傷肺，肺惡燥也。口渴咳嗽外不惡寒，故知溫邪為病。當咳而辟辟燥，聲急痰少。脈浮者燥勝，按之數者熱也。方用黃芩石膏杏子湯主之。君黃芩以涼血，臣石膏而清氣，杏子清肺下氣，用為導引，則使膏、芩之性皆可入肺，此則制方之妙用也。」

黃芩石膏杏子甘草湯方

黃芩三兩、石膏半斤（碎）、杏仁十四枚（去皮、尖）、甘草二兩（炙）

（湘本無）。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溫，發熱，腰以下有水氣，甚則少腹熱痛，小便赤數，脈急而數，下尺中者，此溫邪移腎也，地黃黃柏秦皮茯苓澤瀉湯主之。

劉昆湘曰：「病溫發熱，從腰以下有水氣，此病氣之下趨也。腰者，腎腑。少腹者，血海諸筋之聚。膀胱與腎相表裡，少腹為肝腎經氣之所共治。今少腹熱痛，小便赤數，而無筋脈拘急氣癰淋漓之象，知證不屬厥陰。脈急而數，下入尺中，急數為化熱之診，入尺為下趨之象。尺以候腎而主下焦，平脈辨證，故當為溫邪之移腎也。方用地黃黃柏秦皮茯苓澤瀉湯主之。地黃涼血滋腎，秦皮清氣瀉肝，黃柏治熱而走下焦，苓澤滲濕以入水府，瀉心兼瀉膽，治腎佐治肝也。」

地黃黃柏秦皮茯苓澤瀉湯方

地黃六兩、黃柏三兩、秦皮二兩、茯苓三兩、澤瀉一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大溫，發熱，頭暈，目眩，齒枯，唇焦，譫語，不省人事，面色乍青乍赤，脈急大而數者，大黃香蒲湯主之。若喉閉難下嚥者，針少商令出血，若脈乍疏乍數，目內陷者死。

省，息井切。

劉昆湘曰：「大溫由冬不藏精，氣失其正，伏氣留久至春乃發，蓄久入深，內干臟氣，病發則重，故曰大溫。伏氣外發，故發熱而不惡寒。溫邪乘肝，則頭暈而目眩。溫邪灼腎，則液竭而齒枯。溫邪入脾，則唇焦。溫邪犯心，則譫語不省人事。四臟俱病，氣亂於中，陽並於陰則面青，陰並於陽則面赤，二氣更代變異，故面為乍青乍赤。邪勝正奪，病溫虛甚則死。今脈急大而按數，是邪勝而正未奪也，脈證相應，雖危可治。方用大黃香蒲湯。大黃入脾，黃連瀉心，丹皮涼肝，地黃滋腎，四臟分治以去溫邪。香蒲氣香味辛，調氣逐穢，邪退正復其病則解。若喉痺不能下藥者，肺氣閉也，針少商令血出，以泄肺氣之實。少商者，肺手太陰之穴，在大指爪內側。大溫邪犯四臟，氣血兩燔，連肺則五臟俱病，故肺氣實者猶可幸生，真氣虛則死矣。若脈乍疏乍數者，胃絕也。目內陷者，肝絕也。傷臟則死，故不可治。」

大黃香蒲湯方

大黃四兩、香蒲一兩、黃連三兩、地黃半斤、牡皮丹六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聖濟總錄》：「唐刺史成君綽忽腮頰腫大，喉中閉塞，三日水粒不下，甄權以三稜針刺少商穴微出血，立愈，瀉臟熱也。」

《松心堂筆記》：「治大頭瘟，腫過咽喉，針兩少商穴。」

溫病，下之，大便溏，當自愈。若下之利不止者，必腹滿，宜茯苓白朮甘草湯。

劉昆湘曰：「溫邪內蓄，下之大便溏則邪出於二腸，病當自愈，若醫不辨中焦之虛實，誅罰太過，胃氣則傷，中府氣陷而為下利不止。腹滿者，足太陰脾氣之不行也，其證有虛有實，拒按而閉者為實，喜按自利者為虛。茯苓白朮甘草湯為扶脾利水，緩中之劑，脈濡而弱者宜之。此溫病誤治，轉而化寒之一例也。」

茯苓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白朮三兩、甘草一兩（炙）。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風溫者，因其人素有熱，更傷於風，而為病也。脈浮弦而數，若頭不痛者，桂枝去桂加黃芩牡丹湯主之。若伏氣病溫誤發其汗，則大熱煩冤，唇焦，目赤，或衄，或吐，耳聾，脈大而數者，宜白虎湯，大實者，宜承氣輩。若至十餘日則入於裡，宜黃連阿膠湯。何以知其入裡，以脈沉而數，心煩不臥，故知之也。（湘本作「桂枝湯加黃芩丹皮主之」，「或或吐」作「或吐血衄血」。）

劉昆湘曰：「風溫者，因其人素有熱，更傷於風，風性急而化燥，脈浮弦而數，頭不痛，桂枝湯加黃芩、丹皮主之。此非伏氣病溫也，蓋舉太陽中風，病由體變，合化溫邪之例。如同一風溫之證，有由冬寒伏氣至春發為風溫者，有由時行之氣感人而為風溫者。今所舉既不著伏氣之因，復不詳時行之變，但言體素有熱更傷於風，以風性急而善行數變，與熱相引觸而化燥，遂成風溫。外具太陽之表而不惡寒，內見少陽之脈而不頭痛，故可名太陽溫病。與前風溫一條，脈因證象大旨相同，獨頭不痛一證為異者，此屬邪同行異之例。邪同者，謂病邪之性用相同。行異者，指傳行之道路各異。脈為氣血先見，凡脈同，則所受之邪必同，如時行風溫與太陽風溫，脈象皆為浮弦而數，則同一風溫之邪，自無疑義。乃一則頭痛，一頭不痛者，以風溫邪上乘腦則為頭痛，風溫邪中太

陽之經，故頭不痛，此之謂邪同而行異也。夫太陽傷寒、溫病悉具頭痛之候，但病因不同，傷寒頭痛，為氣寒血澀，經氣痺而不行，溫熱頭痛，為榮熱氣奔，濁邪逆而上犯。氣血一有鬱衝，病邪皆可乘腦，在太陽但有風寒頭痛，無熱邪頭痛，故太陽風溫當頭不痛者為常，以邪在太陽之經，故用桂枝法加黃芩丹皮主之，此辛涼雜合法也。桂枝湯為達榮之劑，凡熱在皮毛，因榮鬱不能外散者，當用此法，如火逆驚狂之類，熱由外入，故仍用桂枝法助榮氣以散火邪。若伏氣時行溫邪發自血分，或雜病血枯榮熱之候，桂枝皆在禁例。今雖曰風溫之證，乃外風與肌熱合化，熱在脈外，故可用和外清榮祛風解熱二者並行不悖。假令溫邪干腦，便知熱已在榮，故風溫頭痛桂枝不可與也。風溫誤汗之變證，治詳太陽篇。以非伏氣之溫，即醫發其汗為逆較緩，故有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之論。假令伏氣病溫邪發血分，誤發其汗，必致傷陰精而動臟氣，陰竭陽強而生大熱。大熱者，身熱也。煩冤者，懊悶煩躁不可耐之狀。大熱煩冤，屬腎熱衝陽上逆。唇焦者，脾陰內灼。目赤者，肝陽上乘，或胃熱迫血為吐，或肺熱迫血為衄。耳聾者，濁氣之上壅也。屬少陽氣厥者病淺，屬少陰氣厥者病甚。大熱煩冤、唇焦目赤、吐衄、卒至溫邪上蒙清道，耳聾失聰，此亦陽並於上，四脈爭張者矣。病由體變，當憑脈以權救逆之治。若汗後脈大而數者，大為氣強，數為陽迫，氣熱血沸，邪盛於經，法當瀉之，以白虎湯清肺胃涼肌熱之劑。若其人腑陽偏盛，汗後脈轉堅實洪緩，見中焦燥屎滿痛之證，此陰陽腑氣已實，法當以承氣瀉熱除滿以蕩中焦之氣。三承氣湯法有輕重，臨時消息用之。脈滑而疾者，屬小承氣。沉實洪緩者，屬大承氣。大而數者，屬調胃承氣。若其人榮氣素虛，遷延失治，至十餘日不解，溫邪入裡，內陷血分，循脈干心，當心煩不得臥寐。脈沉而數者，此邪陷少陰，故曰在裡。黃連阿膠湯清榮養血、滋液除煩，佐雞子黃引諸藥行於血分。溫邪內陷入陰之候甚多，若體虛病溫，尤當以滋養榮陰為重。制方輕重，消息在人。」

桂枝去桂加黃芩牡丹湯方

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黃芩三兩、牡丹皮三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桂枝為治風要藥，本方主證為風溫，桂枝似不可少，當從湘本作桂枝湯加黃芩牡丹為是。

黃連阿膠湯方見少陰病。

《溫病條辨》：「少陰溫病，真陰欲竭，壯火復熾，心中煩不得臥者，黃連阿膠湯主之。」

《脈經》：「其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則發風溫。四肢不收，頭痛身熱，當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譫語，獨語，內煩，躁憂，不得臥，善驚，目亂無精，治之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也。」

《千金方》：「風溫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嘿嘿欲眠。下之者，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譫語，加燒針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失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葳蕤湯。（即前《外臺秘要》小品方）」

病溫治不得法，留久移於三焦。其在上焦，則舌蹇神昏，宜梔子湯。其中焦，則腹痛而利，利後腹痛，唇口乾燥，宜白虎加地黃湯。其在下焦，從腰以下熱，齒黑，咽乾，宜百合地黃牡丹半夏茯苓湯。

蹇，足偃切。

劉昆湘曰：「此示伏氣時行外感諸溫壞病。邪氣留連有分移上、中、下三焦之辨，異乎傷寒傳經之六次第傳行也。蓋上焦之氣主於心肺，中焦之氣主於脾胃，下焦之氣主於腎肝。初病在經，留久內陷，乃干臟氣。所謂病溫治不得法，留久移於三焦者，明邪移三焦皆由留久轉壞，非初病便有分上、中、下之異。其在上焦，則舌蹇、神昏，宜梔子豉湯者，凡病留上焦之證當治責心肺。大抵伏邪外發，自血分外出氣分留連不解。初以血熱拂氣，轉致氣亢燔血，終而氣血兩損，津枯液結，榮泣衛阻。心氣內痹不能灌溉神臟，濡養外閱。舌為心苗、脾系。蹇者，運動不靈之謂。心主血而司神，神昏知邪上千腦。師示梔子湯法，梔子清心而治氣，黃芩涼膽而入血，半夏降濁而通液道，甘草和中緩藥下行。至若邪留中焦治責脾胃，當見腹痛而利，利後復痛，唇口乾燥諸證，明溫邪移胃，二腸液灼，腸失泌別之用，則水穀不化下注為利，氣血相搏則痛生，得利則氣鬱乍通，痛則暫緩。雖利而氣血之搏不解，旋復聚氣為痛。津液下流遂致下竭，故唇口乾燥。此由熱移腸腹，氣血兩燔。經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凡溫邪下利必利下暴迫，大便熱或腹中熱痛，利後反快，胃納不減，用白虎湯加乾地黃治之，石膏、知母雙清肺胃，粳米扶中以養穀神，地黃滋液而清血熱。血清氣暢則脾復散津之權，水穀分行病利自止。其有邪移下焦治責肝腎，當見從腰以下熱甚，齒黑咽乾。齒為諸骨之所終，咽為入胃之道路。腎陰灼則齒焦且黑，水源竭則咽燥而乾，宜百合地黃牡丹半夏茯苓湯。百合益肺生津，地黃滋腎化液，丹皮入肝而涼血，茯苓利水而走下，加半夏導胃濁下行。」

梔子湯方

梔子十六枚（擘）、黃芩三兩、半夏半升、甘草二兩。

上四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取二升半，去滓，內三味，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白虎加地黃湯方

即白虎湯加地黃六兩，煎服法同。

百合地黃牡丹半夏茯苓湯方

百合七枚（擘）、地黃汁一升、牡丹皮六兩、半夏一升、茯苓四兩。

上五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別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四升，煮三味取二升，去滓。內地黃汁，與百合汁，更上火令沸，溫服一升，日三服。

吳鞠通《溫病條辨》以溫病證治分屬上、中、下三焦立說，與此節所言病溫，治不得法，留久移於三焦，其義不同。而此篇所論溫病，乃天行之常氣，與《素問》遺篇刺法論所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論大小，病狀相似。」其邪由五屍所化，發生於刀兵、水火、饑饉、大劫之後，乃天地惡厲之氣，每由鼻口直中臟腑，而為咽喉痛，吐膿血，或霍亂下血等證。其病原菌隨時代人事物質之變遷而異，非可以常理論治也。然仲景明言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死亡者三分二，傷寒十居七，是傷寒即包括瘟疫也。蓋百病之生不出六經，治法自在其中矣。苟能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斯無不可治之病矣。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五

〈傷暑病脈證並治〉

傷暑，肺先受之。肺為氣府，暑傷元氣，寸口脈弱，口渴，汗出，神昏，氣短，竹葉石膏湯主之。

劉昆湘曰：「暑者，氣交六化之一，天地之蒸氣也。經曰：『暑以蒸之。』又曰：『暑勝則地熱。』蓋冬至之後，陽氣自下而上。半升則為春，升極則為夏，至夏而日行南陸，熱浮地上，蒸水化氣，流於太空。暑者，氣熱而含水，故稱鬱蒸之令。肺為呼吸之府，一吐一納，皆於氣交相接。暑蒸之氣最傷呼吸，故傷暑必肺先受邪。暑熱入於氣府，則壯火食氣。元氣受傷，氣傷故脈象濡弱。見於寸口，以寸口為手太陰動脈故也。口渴者，熱蒸液乾而胃津少也。汗出者，熱熏分腠而汗孔疏也。故暑氣甚則汗出愈多，暑氣微，但汗自微出。神昏者，氣熱干腦，衛微而榮緩也。氣短者，榮鬱迫肺，血濁則氣消也。治以竹葉石膏湯主之。竹葉、石膏以清肺胃之熱，麥冬、粳米以滋肺胃之津，半夏降胃濁以解氣結，甘草和諸藥而調中府，人參補元氣之傷，救津液之竭，涼而不寒，潤而不膩，補而不壅。一方備升降溫涼扶正祛邪之用，此消暑生津保肺定喘之妙劑也。」

竹葉石膏湯方見差後勞復。

《總病論》：「竹葉湯治虛煩病，兼治中暍、渴、吐逆而脈滑數者。（即本方。嘔者加生薑，不嘔不用。）」

《直指方》：「竹葉石膏湯治伏暑，內外熱熾，煩燥大渴。」

《蘭臺軌範》：「竹葉石膏湯亦治傷暑，發渴，脈虛。」

《溫熱經緯》：「竹葉石膏湯治暑瘧極妙。」

傷暑，發熱，汗出，口渴，脈浮而大，名曰中暍，白虎加人參黃連阿膠湯主之。

中，音眾。暍，音謁。

劉昆湘曰：「此言先有伏熱，更傷於暑，新舊合邪則化熱愈甚，內熱外蒸，發熱大汗，口渴飲水，證似陽明經證。脈浮而大，浮者，暑熱之傷，大者，素熱之變，名曰中暍。暍者，熱也。《說文》曰：「傷暑也。」中暍之候，心肺兩傷，病兼伏邪，必及血分，故以白虎湯清肺胃而解肌熱，黃連阿膠滋心液，以涼血分，則表裡兩解而氣血之暑熱清矣。」

白虎加人參黃連阿膠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綿裹）、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人參三兩、黃連三兩、阿膠二兩。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六味米熟湯成，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粳，音庚。

傷暑，汗出已，發熱、煩躁、聲嘶，脈反浮數者，此為肺液傷，百合地黃加牡蠣湯主之。

嘶，音西。

劉昆湘曰：「暑為鬱蒸之氣，中人則腠疏汗泄，或自汗太多，或誤發其汗，津液外竭，榮氣內灼，病邪由氣陷血。外而發熱不解，內則煩躁不安。氣府津液傷，喉乾聲嘶。嘶者，聲破而不鳴也。暑傷元氣，脈當虛弱，今液枯化燥則陰虛陽動，氣行迫促，脈轉浮而按數。肺為水源而司氣府，今暑熱之傷，肺液先竭，受病在氣，化燥在血，法當以百合地黃湯加牡蠣主之。百合地黃湯治百合病之主劑。百脈一宗即病在心而關於肺之謂，以脈合於心，血營於脈，故百合病即榮氣不清之病，而百合地黃湯清肺津滋心液之妙品也。今暑熱由氣陷血，故以百合地黃湯雙清榮衛，牡蠣鹹寒斂心陽以消痞結，導熱下行水府，血清則氣暢而津液自和，當汗出津津而聲嘶煩躁愈矣，此亦治源之法也。地黃當生者取汁用，若乾地黃則功效遠遜。」

百合地黃加牡蠣湯方

百合七枚（擘）、地黃汁一升、牡蠣二兩。

上三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另以泉水二升，煮二味，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另，音令。

傷暑，心下有水氣，汗出，咳嗽，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脈弱而滑，栝蒌茯苓湯主之。

栝，通 ，古活切，音括。

劉昆湘曰：「此言暑濕合邪之例也。濕之與水，異名同類。蓋水散成濕，水即含於

氣中。濕結成水，氣即凝於水內。濕氣爲病，上下內外皆可流行。此云心下有水氣者，心下當心舍之下，胃脘之上，膈膜之間，臟腑之郭，此水濕內蓄者也。外加暑熱之感，水熱交蒸，不能外越，則上舍於肺，飲動則氣上而咳，咳則氣逆，外併與暑熱相合，故腠理開而汗出，其證當發作有時。水氣內蓄，由中焦不能散津，故當渴欲飲水，飲水則吐。渴欲飲水者，水津不上布也。得水則吐者，入胃不能消也。暑蒸腠泄，熱非外閉，與傷寒心下有水氣證治不同。脈當弱而按滑，弱爲氣傷，滑爲停飲，暑證不可發汗，宜瓜蒌茯苓湯。」

栝蒌茯苓湯方

栝蒌大者一枚（共皮子搗）、茯苓三兩、半夏三兩（洗）、黃連二兩、甘草一兩（炙）。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本方治傷暑，心下有水氣而咳。夫心下有水氣則不當渴，而渴欲飲水者，以水氣阻其津液上升之路故也，是以雖渴而飲水則吐也。用栝蒌爲君，清肺開結以止咳，茯苓利水，半夏降逆，黃連清暑熱，甘草和中氣，熱除飲消而渴自止也。

傷暑，發熱，無汗，水行皮中，故也。脈必浮而滑，先以熱水灌之，令汗出，後以竹茹半夏湯與之。

劉昆湘曰：「暑爲陽邪，熱熏分腠當皮膚緩而汗泄。今傷暑發熱無汗者，必其皮腠素有留濕，水行皮中，暑入而水與熱搏，若熱勝水蒸化汗，外見煩渴汗出。今濕勝而熱涵於水，故無汗而身反發熱，此水濕外蓄者也。脈必浮而按滑，浮爲氣機外進，滑爲飲氣流行。治宜以熱水頻灌其身，緩皮膚助衛陽以化汗，使水氣得熱則散，必津津有汗而解。俟表氣一通，更以竹茹半夏湯治之。竹茹解經脈之濕熱，栝蒌根清肺燥以生津，茯苓、半夏化水氣而滲濕，未至多汗之變，已先顧其津液，此治暑化濕法也。」

竹茹半夏湯方

竹茹二兩、栝蒌根二兩、茯苓三兩、半夏半升。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沈明宗曰：「此言正暑病也。邪之傷人，無有不從皮毛而入，故曰太陽中熱。」

錢天來曰：「暍者，盛夏暑熱中人之邪氣也。此條先以本證之情形如此，而以『中

熱』二字通解。喝字之義，即《內經》熱論所謂病暑也。」

王肯堂曰：「中喝、中暑、中熱名雖不同，實一病也。謂之喝者，暑熱當令之時，其氣因暑為邪耳，非即夏月暑熱當令之正氣也。即熱論所謂：『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是也。喝乃暑熱之邪，其氣本熱不待入裡，故中人即喝也。喝為夏至已後之病，陽極陰生之後，陰氣已長，當暑汗大出之時，腠理開張，衛陽空疏，表氣已虛，不能勝受外氣，故汗出惡寒也。是熱邪乘腠理之虛而為喝證也，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用石膏以治時令暑熱之邪，加人參以補汗出之表虛，添津液而治燥渴也。」

成無己曰：「汗出，惡寒，身熱而不渴者，中風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中喝也。」

《金鑿》曰：「汗出，惡寒，身熱而渴，頗似太陽溫熱之病。但溫熱無惡寒，以熱從裡生，故雖汗出而不惡寒也。中喝，暑邪由表而入，故汗出惡寒也。究之於脈，溫熱之浮，浮而實。中喝之浮，浮而虛，以暑熱傷氣也。究之於渴，溫熱之渴，初病不過欲飲。中喝之渴，初病即大引飲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太陽病上。

《本事方》：「有人患頭痛身熱，心煩，燥渴，診其脈大而虛，予授以白虎湯，數服愈。」

《素問》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仲景云：「其脈弦細芤遲，則皆虛脈可知。」

《此事難知》：「動而傷暑，心火盛大，肺氣全虧，故身熱脈洪大。動而火勝者，熱傷氣也，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辛苦多得之，不可不知也。」

太陽中喝，身熱疼重而脈微弱者，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豬苓加人參湯主之，一物瓜蒂湯亦主之。

成無己曰：「經曰：『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身熱脈微弱者，喝也。身體疼重者，水也。夏時暑熱以水灌洗而得之。」

劉昆湘曰：「此亦暑熱搏濕之例，但與上用熱水灌汗之證不同。彼為濕蓄在先，暑熱後感。此為暑熱先受，水濕後浸。前證為熱蒸搏濕於外，此證為水寒抑熱於裡，故前證脈浮而滑，此證脈微而弱。前證發熱無汗，此證身熱疼重。身熱云者，不似發熱之甚。疼重者，水寒之氣以浴冷水而內侵皮中也。是知暑之中人，陽盛之體則從熱化，陰盛之體則從寒化，半寒半熱之體，則或濕為熱搏，或熱為濕滯，而成錯雜之變。本條為水寒

外侵，暑熱內抑之證，故當滲熱下行，導暑邪出自水府，則濕與熱離而兩邪俱解。暑證誤汗，則致亡陰液竭之變，故治暑無汗解之法。豬苓湯為育陰利水之劑，治從血分滲濕使水去而津液不傷。加人參者，以暑傷氣府，必以益氣生津為助，始得化氣樞轉之力，凡血虛而有水者宜之。若體素盛而脈不甚弱者，以一物瓜蒂湯主之。此瀉上中二焦濕熱之劑，胃寒者忌之。」

豬苓加人參湯方

豬苓一兩、茯苓一兩、滑石一兩、澤瀉一兩、阿膠一兩、人參三兩。

上六味，以水四升，先煮五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一物瓜蒂湯方

瓜蒂二十個。

上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汪雙池曰：「瓜類生於盛夏，以熱蓄濕而生者，而夏月人又喜食之，以其能解煩渴。究竟生冷之物，遏抑暑氣於中，以成暑濕相挾。惟瓜蒂則繫著全瓜，是能總領暑濕。又其氣味苦惡，能令人湧吐。其苦能瀉熱，其吐能越濕，故獨用之使膈中之水上越，則皮膚之水亦消，而暑熱之氣亦泄矣。」

尤在涇曰：「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取身面四肢水氣。水去而熱無所依，將不治而自解矣，此治暑兼濕者之法也。」

凡病暑者，當汗出。不汗出者，必發熱。發熱者，必不汗出也。不可發汗，發汗則發熱，煩躁，失聲，此為肺液枯。息高氣賁者，不治。

賁，音奔。

劉昆湘曰：「暑病熱蒸腠泄，故當有汗，非中喝。素有伏熱則汗出發熱當解，即見身熱亦微。惟暑濕相搏，或暴寒折熱，或風暑雜合，乃有無汗之候，故汗出者不發熱，發熱者必不汗出也。暑傷氣，熱灼津，邪感則肺為先受。若治暑誤汗必致內傷肺津，甚者重傷心液。肺合皮毛，上通喉嚨，肺津傷則發熱聲嘶。心液傷則煩燥不寐。若津竭而肺中液枯，氣失所涵，必宗氣離根，而見息高氣賁之變。息高者，出多入少，呼吸動形。賁者，奔也。血枯氣竭，法在不治，必補氣而出息益高，滋液而胸中轉結，不可為矣。」

傷暑，夜臥不安，煩躁，謔語，舌赤，脈數，此為暑邪干心也，黃連半夏

石膏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暑邪肺爲先受，逆傳入心，其所以自氣陷血者，必其人血分素有熱也。暑邪陷血，內干於心，故心氣熱而神亂。心熱，故煩躁夜臥不安。神亂，故譫語意識昏昧。舌赤者，心火上閱於竅也。脈數者，氣熱內薄於榮也。此爲暑邪於心，宜黃連清榮而入心，石膏清氣而入肺，半夏降逆氣以導濁邪下行。病雖自氣陷血，仍爲血中氣分。若全陷血分，則病爲在裡，當以黃連阿膠湯例治之。」

黃連半夏石膏甘草湯方

黃連三兩、半夏半升、石膏一斤（碎，綿裹）、甘草二兩（炙）。（湘本無）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厥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白虎加桂枝人參芍藥湯主之。

魏念庭曰：「此條乃申明太陽中暍病，詳敘其證脈，並列誤治之禁，示人知所辨晰也。太陽主表，六淫之邪必先中之，故中暍亦爲太陽病。雖所受之邪不同，而所感之分則同也。太陽中暍，暑熱客皮膚之外，內熱盛於軀殼之裡。發熱者，客邪在表。惡寒者，熱邪甚於裡也。身重而疼痛，暍不自感，必有所挾，挾濕則身重，挾寒則身痛。暍何有於寒乎？蓋暍之爲病，或得於冒暑服勞，所謂動而得之者也，則暍氣多而寒濕少，竟爲暍所中也。或得於避暑深居，所謂靜而得之者也，則寒濕多而暍氣少，暍爲寒中人而鬱成也，均可謂之太陽中暍也。試診之，其脈弦細，弦者緊之類，寒在表也。細者濕之徵，熱挾濕也。此二者，病脈也。再見芤遲，芤者中氣之虛。暑月汗出氣虛，故易於感外也。遲者，腹中之寒，暑月伏陰在裡，故易於寒內也。此二者，又暍病由來之脈也。合脈證而諦之，而中暍之病可識矣。再徵之於餘證，小便已洒洒毛聳，太陽之表有邪，則膀胱腑應之。小便時氣動於膀胱，必連及於皮毛，洒洒然惡風寒之狀，正繪表證如畫也。再驗之於手足逆冷，內熱極而寒見於四末，且內熱爲寒濕所鬱，其氣格阻而不宣達，亦可逆見手足，皆內熱外寒之象也。所謂陰陽氣不相順接，凡厥之證也。以致小有勞，身即熱，熱病陰虛動則生陽也。口開，前板齒燥，熱盛於內，欲開口泄其氣，氣出而內熱熏灼於板齒，則齒燥也。此全爲內熱熾盛之證。若單感暍邪者，內外俱是陽邪。若兼感寒濕者，內爲陽邪而外爲陰邪，非兼治其外內不爲功也。若發汗以治其外，用麻黃桂枝治

風寒，溫辛發散之品，則內熱不除而表氣益虛。內熱已，惡寒矣。表虛而內熱，惡寒必更甚也。或加溫針，則熱益以熱，發熱不可消息也。數下之則表證未解，內熱不能宣於表，反使熱勢不能下趨。寒濕之氣亦隨之入裡，氣化阻滯，小便必不利，而淋必甚也。是皆非治喝病之法也。」

金鑿曰：「凡此之證，皆中喝妄行汗下溫針致變，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或人參湯調辰砂六一散，亦可也。」

白虎加桂枝人參芍藥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綿裹）、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桂枝一兩、人參三兩、芍藥二兩。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本方即白虎加人參湯，再加桂枝芍藥，以解肌和榮衛也。

傷暑，脈弱，口渴，大汗出，頭暈者，人參石膏湯主之。

劉昆湘曰：「太陽中喝，雖發熱汗出，必微惡寒，乃熱並於裡而表虛，亦太陽主寒水之氣使然也。今傷暑之證，內舍心肺，口渴汗大出與太陽中喝同，惟不惡寒為異，此熱蒸液泄，肺衛心榮氣血兩燔之候。暑熱上熏干腦，故頭暈而似脹似痛。脈弱者，暑傷氣弱故也。治宜竹葉石膏雙清肺胃之燥，黃連入心，半夏降逆，人參益氣生津，竹葉兼可利水，氣血兩清，自無干心之變矣。」

人參石膏湯方

人參三兩、石膏一斤（碎，綿裹）、竹葉一把、黃連一兩、半夏半升（洗）。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暑者，頭不痛。頭痛者，風也。頭重者，濕也。

劉昆湘曰：「凡外因頭痛之證，皆由氣血相搏，鬱衝犯腦。如傷寒則氣寒束血。內風則血痺凝氣。榮當外和，衛當內交。行失其度，鬱則上犯。今暑邪雖為鬱蒸之氣，但中傷氣府，衛微榮緩。氣微則運血乏力而非搏激之爭。榮緩則神藏失養，當見暈脹之候。故傷暑之證，以頭不痛者為常。其夏令頭痛，惡寒者，皆暴寒折熱，非暑邪也。傷暑而兼頭痛者，必雜感於風，證為暑風相搏。若兼頭重者，必雜感於濕，證為暑濕合邪也。」

〈熱病脈證並治〉

熱之為病，有外至，有內生。外至可移，內有定處，不循經序，舍於所合，與溫相似，根本異源。傳經化熱，伏氣變溫，醫多不曉，認為一體，如此殺人，莫可窮極。為子條記，傳與後賢。

舍，赦上聲。

劉昆湘曰：「熱邪為病，有自外至者，或由天時之加，或由地氣之感，或溫室爐火過暖，皆可病熱，此外至之因也。有自內生者，或嗜熱中之物，或過服溫燥之品，以及導引失宜，喜怒無節。腑臟氣有偏盛，皆可使人病熱，此內生之因也。外至之熱，或自外移內，或自下移上，或始為痲疹終變瘡瘍，或始起溺澀，後傳目赤，隨經脈之上下表裡，干移無定。若內生之熱，則以臟腑之用各有所偏，物性之殊，久而增氣，故病則隨體秉多熱之經而發有定處，治當辨熱邪所舍以施治，不可但瀉腸胃轉傷中府以竭津液。本論所謂：『陽多者熱，下之則硬』是也。熱邪不循六經傳變之序，但外合與內臟相移。五臟各有所合，如熱舍於肺，則外發於皮毛。熱客皮毛，亦內歸於氣府，餘臟皆同此例，故曰：『舍於所合。』熱邪為病，雖身熱必不惡寒，大與溫病相似，而實則根本異源。蓋溫病之熱源於伏氣，傳經化熱，始自外寒，皆與熱病證治相隔霄壤。此義人多不曉，或將溫認熱，或誤熱為寒，方治一差，則苦寒反生熱化之虞，小汗可致譫狂之變，乃數十年來溫熱傳經混為一體，如此殺人莫可窮極。師乃詳為條記，傳示後賢，當可以啓舉世之昏迷，拯人命於冰谷矣。」

熱病，面赤，口爛，心中痛，欲嘔，脈洪而數，此熱邪干心也，黃連黃芩瀉心湯主之。

劉昆湘曰：「熱邪惟內於五臟，外舍所合，其病變但有干移，無六經循序之傳變也。凡六氣之感，皆可雜合為病。本篇但舉熱邪獨發之例，分舉五臟熱病而以干心為首者，以心為火臟故也。舉干臟之候，而外合之治亦在其中矣。熱病干心，面赤舌爛者，諸陽脈皆上會於面，心火性升而竅於舌，故病熱則面赤而舌爛也。心合於脈，脈為血府，凡熱入血分，即易循脈內陷。今熱邪由脈干心，故內見心中疼痛。心不受邪而熱移於膽，膽熱乘胃，故痛而氣上，意欲作嘔。心熱而胃氣未逆，故欲嘔而實不嘔。脈洪而數者，心脈洪而熱則數也。辨證憑脈當為熱邪干心之證，宜黃連黃芩瀉心湯主之。黃連瀉心，黃芩瀉膽，瀉心而必以瀉膽為佐者，以心熱未有不膽熱者。連芩直清心火治其源，而痛嘔諸證皆隨愈矣。」

《素問》〈刺熱篇〉：「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

按：素問此篇，所言五臟熱病，皆由內蓄而發於外，與本論所言外感熱邪而內干於五臟者，根本異源。然以其所舍不殊，故證候亦多相同。今分別各節後，以資對照。

黃連黃芩瀉心湯方

黃連三兩、黃芩二兩。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熱病，身熱，左脅痛，甚則狂言亂語，脈弦而數，此熱邪乘肝也，黃連黃芩半夏豬膽汁湯主之。

劉昆湘曰：「肝爲陰盡之經，中藏相火，外合筋膜，與心同爲血臟，其氣行身之左，佈於脅肋，故熱邪乘之，則身熱而左脅痛。身熱者，熱邪之在血也。脅痛者，血鬱而氣痺也。甚則狂言亂語者，肝熱由絡以干心也。肝藏濁氣，逆而乘心亂其神志，故雜病之狂譫多屬於肝者，以肝爲語而藏魂故也。脈弦而數者，肝脈弦而熱則數也。凡身熱云者，與發熱不同，病者但覺煩熱在體，而不似發熱外蒸之狀，雖熱必不惡寒，此血分之留熱也。治宜黃連黃芩半夏豬膽汁湯主之。連芩清心，半夏降逆，豬膽苦寒，以膽入膽，用爲引導。膽氣清而肝熱自解，胃濁降而心氣亦和矣。」

《素問》刺熱篇：「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

黃連黃芩半夏豬膽汁湯方

黃連二兩、黃芩三兩、半夏一升、豬膽汁大者一枚取汁。

上四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三升，去滓，內膽汁，和合令相得，分溫再服。

和，去聲。

熱病，腹中痛不可按，體重不能俯仰，大便難，脈數而大，此熱邪乘脾也。大黃厚朴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熱氣在脾，脾與胃以膜相連，汁輸於小腸，其體則脂，其用在腸，故太陰主腹。脾熱則腸液乾而脂膏熱脹，氣壅脈滿，故腹中痛而不可按。痛而拒按者，實

也。脾熱則三焦氣阻，故體重不能俯仰。腸液枯約，故大便難。脈當數而按大，數為熱盛，大為氣強，脾實則同陽明之治，宜大黃厚朴甘草湯主之。大黃瀉腸胃之熱，厚朴降氣直下，佐甘草以和中。非熱實在腸胃者，故不用枳、硝也。」

《素問》刺熱篇：「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瀉，兩頰痛。」

大黃厚朴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厚朴六兩、甘草三兩。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得大便利勿再服。

熱病，口渴，喘，嗽，痛引胸中，不得太息，脈短而數，此熱邪乘肺也。黃連石膏半夏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熱氣病肺則氣府液灼，津不四布。口渴者，肺胃之津乾也。肺熱每至連胃，猶心熱之必至移膽。喘嗽者，液涸則氣失所麗，液不涵氣則氣逆衝，咳當聲重而噎。喘息氣粗，痛引胸中，不得太息者，肺氣熱則上焦不利，胸膜液結而氣阻，故咳則氣動，氣動則痛引胸中。上焦升降氣阻，故欲長呼以太息而不能。脈當短而按數，短者肺津竭而氣病，數者熱乘而陽迫也，治宜黃連石膏半夏甘草湯主之。黃連石膏雙清氣血之熱，半夏降逆以散液結，甘草生用能解熱毒。熱氣為病，法當瀉以苦寒，非滋潤所能治也。」

《素問》刺熱篇：「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

黃連石膏半夏甘草湯方見暑病。

熱病，咽中乾，腰痛，足下熱，脈沉而數，此熱邪移腎也，地黃黃柏黃連半夏湯主之。

劉昆湘曰：「腎脈之直者，上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少陰脈又上結於廉泉，而為津液之道路，所以灌精喉咽也，故腎熱則咽中乾。腰為腎府，而腎脈下抵足心，故腎熱則腰痛而足下熱。腎之為臟，不能直與邪感，必熱先入脈而內移，始及於腎，故曰：『熱邪之移腎也。』腎為在裡，故脈沉而數，治宜地黃黃柏黃連半夏湯主之。地黃滋水而涼血，黃連瀉火而清榮，黃柏解下焦之熱，佐半夏以降逆氣，主治重在血分。凡欲導濁邪自胃下行者，必用半夏，溫涼皆可佐使。治通液阻，液化而後津生，飲家水結之渴，

尤非半夏莫能解也。」

《素問》刺熱篇：「腎熱病者，先腰痛，脘酸，若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脘寒且酸，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

地黃黃柏黃連半夏湯方

地黃半斤、黃柏六兩、黃連三兩、半夏一升（洗）。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濕病脈證並治〉

濕氣為病，內外上下，四處流行，隨邪變化，各具病形。按法診治，勿失紀綱。

劉昆湘曰：「濕亦六氣分化之一，經曰：『濕以潤之。』又曰：『濕勝則地泥。』蓋濕之與水異名同類。濕者，地氣之所生也。由水化氣，蒸而上騰，水含氣中，其用為濕，所以柔潤萬物者也。濕為氣中含水，故其體可上可下，可內可外，雖以下注為性，而隨邪變化四處流行。外而皮裡，內而腑臟，化寒化熱，合暑合風，因病異形，不勝縷述。蓋濕者，體猶氣也，故曰濕氣。濕甚則聚氣成水，故為水氣，亦謂之飲。飲者，未成水也，飲停則水成矣。故濕者，氣而含水，飲者水而含氣，濕飲與水，體一用殊。邪有淺深，病有先後，大抵緣脾濕胃虛聚而成水。脾氣衰則驚漉，胃氣衰則身腫。乘臟氣體秉之虛，而後邪始內襲。學者當憑脈辨證以為施治，則紀綱在握，異乎泛海迷津者已。」

濕氣在上，中於霧露，頭痛，項強，兩額疼痛，脈浮而澀，黃耆桂枝茯苓細辛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言濕邪中上，病由外至。所謂霧露之氣者，濕之流行於氣交者也。因人之虛與風相合，氣中頭項故為頭痛項強、兩額疼痛之證。頗似太陽中風，乃無發熱汗出、洒淅惡風之候。知非風邪傷衛，而為霧露之濕在巔也。脈當浮而按澀，浮為在表，澀為中濕。濕邪中上，必其人頭部陽氣素虛，治宜黃耆桂枝茯苓細辛湯主之。桂、苓、細辛解風邪以散水寒之氣，君黃耆升氣之品使藥力上行頭腦。服方當頭額微汗，而風濕俱解。濕未成水，故與風水之證有淺深輕重之異。邪散而真氣隨復，升氣即所以固表也。霧露之氣在邊隅，即為瘴氣。」

黃耆桂枝茯苓細辛湯方

黃耆三兩、桂枝二兩、茯苓三兩、細辛一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日三服。

濕氣在下，中於冰水，從腰以下重，兩足腫，脈沉而澀，桂枝茯苓白朮細辛湯主之。

劉昆湘曰：「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若其人腎陽內衰，脛寒骨弱，偶涉冷水，玄府不秘，則水寒之氣自下上襲。腰為腎府，府者臟氣之所聚也。寒濕及於腎府，則腰以下重，兩足跗腫。脈當沉而按澀，沉為在裡，澀為中濕。治不用溫腎利水之劑，而但以桂、苓、細辛加朮燥土溫脾以散水寒之氣者，以濕聚尚未成水，邪淺猶易宣散故爾。若病進

則腎氣內著，水成則腹大脛冷，此邪以漸致者也。」

桂枝茯苓白朮細辛湯方

桂枝三兩、茯苓四兩、白朮三兩、細辛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裡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薑苓朮湯主之。

原文無此節，今從《金匱要略》補列於此。衣裡，原注「一作表裡」。

尤在涇曰：「腎受冷濕，著而不去，則為腎著。身重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皆冷濕著腎而陽氣不化之徵也。不渴，上無熱也。小便自利，寒在下也。飲食如故，胃無病也。故曰：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裡冷濕，久久得之，蓋所謂清濕襲虛，病起於下者也。然其病不在腎之中臟，而在腎之外府，故其治法不在溫腎以散寒，而在燠土以勝水。乾薑苓朮辛溫，甘淡本非腎藥，名腎著者，原其病也。」

《巢氏病源》：「腎主腰腳，腎經虛則受風冷，內有積水，風水相搏，浸積於腎，腎氣內著，不能宣通，故令腰痛。其痛狀身重腰冷，腹重如帶五千錢，如坐於水，形狀如水，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久久變為水病。腎濕故也。」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見寒病。

徐中可曰：「藥以苓朮甘扶土滲濕為主，而以乾薑一味溫中去冷。謂腎之元不病，止在腎之外府，故治其外之寒濕自愈也。若用桂附，則反傷腎之陰矣。」

《千金翼方》：「腎著湯主腰以下冷痛而重，如帶五千錢，小便不利方。（即本方）」

《宣明論》：「腎著湯治胞痺，小便不利，鼻出清涕者。（即本方）」

濕氣在外，因風相搏，流於經絡，骨節煩痛，臥不欲食，脈浮緩按之澀，桂枝湯微發其汗，令風濕俱去。若惡寒，身體疼痛，四肢不仁，脈浮而細緊，此為寒氣併，桂枝麻黃各半湯主之。

劉昆湘曰：「濕氣在外者，或令值濕盛之時，或居處卑濕之地，汗出而風吹之，濕邪隨風入於肌腠，因與風氣相搏，內流於經絡骨節之間。骨節為神氣遊行之所，濕氣留著筋膜，則氣阻而血痺。氣阻則痛，血痺故煩。煩者似熱似酸而不可耐，以濕滯則榮澀

衛阻，而神氣傷出入之用故也，今所謂神經性痛是也。濕盛必涵氣化水，故病濕則當少氣，氣沉故爲多臥，濕滯則胃陽不宣，故臥而不欲食。脈當浮緩而按之澀，浮緩頗似中風，按之澀者，濕也。傷風當能食，今反不能食，故知病爲濕邪，宜桂枝湯疏榮氣以宣胃陽，當微發其汗，令風濕俱去。若外見惡寒身體疼痛，四肢不仁，此寒束其濕而爲痺。不仁者，謂皮膚麻木，非不遂與不舉也。脈當浮而細緊，浮者爲風，按而細緊者，寒入而榮氣內束。此先病風濕未癒，更加客寒之，感而爲風寒併病，故曰寒氣併也。風寒雜濕三氣合而爲痺，宜桂枝麻黃各半湯雙解榮衛之邪，仍小發汗法也。」

桂枝湯方見太陽病上。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見太陽病上。

濕氣在內，與脾相搏，發爲中滿。胃寒相將，變爲泄瀉。中滿，宜白朮茯苓厚朴湯。泄瀉，宜理中湯。若上干肺，發爲肺寒，宜小青龍湯。下移腎，發爲淋漓，宜五苓散。流於肌肉，發爲黃腫，宜麻黃茯苓湯。若流於經絡，與熱氣相乘，則發癰膿。脾胃素寒，與濕久留，發爲水飲。與燥相搏，發爲痰飲，治屬飲家。

劉昆湘曰：「濕氣在內，變化尤多。水穀入胃，中焦如漚，全賴脾氣散津上歸於肺，然後水津四布，五經並行。若濕氣干脾，傷脾絡轉輸之用，胃陽雖能消水，脾氣無力散津，則氣滯濕凝中焦胃膜之間，自覺中脘滿悶若有所阻，故曰中滿，以濕性凝滯阻太陰之開也，故曰與脾相搏。此脾濕而胃不寒，故中滿而不利。若脾濕更加胃寒相合，則陽明不實而水穀之氣下陷，濕流二腸變爲泄瀉，其勢下墜。中滿者，宜白朮茯苓厚朴湯。苓朮消水而運脾，厚朴除逆而除滿，中府氣行水津布而濕化中滿消矣。胃寒泄瀉者，宜理中湯。薑、朮、參、草暖胃運脾、升氣陷而生津液。若濕邪內發，中焦不病，水氣鬱蒸，上歸於肺，肺虛搏濕，氣不布津，外不得泄越皮膚，下不得通調水道，水氣舍肺，氣爲水寒，故曰發爲肺寒。其證則呼吸有聲，咳而微喘，治宜小青龍湯。桂、麻、薑、辛、散水氣於皮毛，夏、味斂肺而降逆衝，芍、甘緩中以制過汗，此水氣上干之變也。若乃濕性下流，移邪於腎，氣停濕滯，水道不行，腎合膀胱而爲水府，腎陽不化，斯膀胱氣癰，溺澀頻數，發爲淋漓。少腹脹滿，此濕邪之下注也，治宜五苓散。苓、澤滲濕而利水，朮、桂運中以化氣。若濕氣在脾，外流肌肉，瘀熱以行，發爲黃腫。蓄於皮裡不得汗泄，治宜麻黃茯苓湯主之，此溫脾化水，內外分消法也。麻黃得朮則化水不至過汗，防己、赤豆泄肌裡榮分濕熱，此濕而微兼熱化者也。若濕流經絡，更加熱氣之乘，濕熱相搏，脈熱肉敗，榮氣不通，發爲癰膿，治當清榮化熱。以上皆濕邪在內之變，病

而即發者也。若濕邪久留在內不化，隨人體秉，病變各殊。其脾胃素寒者，則濕漬水停，發為水飲。水飲者，飲之稀薄者也。濕聚成水，更與燥搏，燥勝則乾，發為痰飲。痰飲者，飲之稠濃者也。治屬飲家者，謂痰飲之候皆以漸致。宿有飲邪之在體者，謂之飲家，猶汗家、淋家是也。」

白朮茯苓厚朴湯方

白朮三兩、茯苓四兩、厚朴二兩（去皮，炙）。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理中湯方見霍亂。

《萬病回春》：「理中湯，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嘔、腹痛、下利、鴨溏、蛔厥、霍亂等證。」

小青龍湯方見太陽病中。

《和劑局方》：「小青龍湯，治形寒飲冷，內傷肺經，咳嗽喘急，嘔吐涎沫。」

五苓散方見太陽病中。

《直指方》：「五苓散，治濕證小便不利。經云：『治濕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濟陽綱目》：「五苓散，治濕生於內水瀉，小便不利。」

《萬病回春》：「秋應涼而反淫雨者，冬發濕鬱也，五苓散主之。」

麻黃茯苓湯方

麻黃二兩（去節）、茯苓三兩、白朮三兩、防己一兩、赤小豆一升。

上五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濕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痺，必至切，音界。

尤在涇曰：「濕為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風寒之先在太陽。但風寒傷於肌腠，而濕則流入關節。風脈浮，寒脈緊，而濕脈則沉而細。濕性濡滯而氣重著，故亦名痺。痺

者，閉也。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濕動於中，由是氣化不速而濕浸於外，外內合邪為關節疼痛，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內濕，而後可以除外濕，故曰：『當利其小便。』東垣亦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此為脈沉而小便不利者設耳。若風寒在表，與濕相搏，脈浮惡寒身重疼痛者，則必以麻黃、白朮、薏苡、杏仁、桂枝、附子等，發其汗為宜矣。」

張兼善曰：「脈沉而細，本少陰脈，今太陽病而見此脈，太陽與少陰為表裡，故相似，乃太陽之變脈也。濕流關節，故疼痛。太陽氣不宣，故煩。濕氣痺閉而不行，故脈應其象而沉細。太陽之脈，從風則緩，從寒則緊，從濕則細，傷上則浮，傷下則沉，當因證而合脈。」

陳修園曰：「此言濕流關節之病也。然濕者六氣之一也，但一氣中猶有分別。露之氣為濕中之清，傷人皆中於上。雨水之濕為濕中之濁，傷之皆中於下。亦稱太陽者，病由榮衛而入，榮衛皆屬太陽也。此條論地氣之濕，乃濕之濁者，故曰：『但當利其小便。』若霧露之邪，當以微似汗解之。」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

徐忠可曰：「此言全乎濕而久鬱為熱者。若濕挾風者，風走空竅，故痛只在關節。今單濕為病，則浸淫遍體，一身盡痛，不止關節矣。然濕久而鬱，鬱則熱，故發熱。熱久而氣蒸於皮毛，故疼之所至，即濕之所至，濕之所至，即熱之所至。而色如熏黃者，熏，火氣也，濕為火氣所熏，故身色黃帶黑而不亮也。」

沈堯封曰：「丹溪云：『如造麴然，濕熱鬱久則發黃色也。』」

陳修園曰：「上節言濕邪痺於內，而不能化熱。此節言濕邪鬱於內而發於外，化熱而為黃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滑苔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口燥煩也。

強，上聲。苔，通胎。

《金鑿》曰：「濕家頭汗出者，乃上濕下熱蒸而使然，非陽明內實之熱，蒸而上越之汗也。背強者，乃濕邪重著之強，非風濕拘急之強也。欲覆被向火者，乃一時濕盛生寒，非傷寒之惡寒也。若誤以陽明內實之熱，上越之頭汗，而逐下之，則濕從寒化，即乘虛入於上，則肺氣逆而胸滿。入於中，則胃不和而為噦。入於下，則膀胱氣化不行為

小便不利。舌上白滑如胎者，蓋以誤下熱陷，丹田有熱也，寒聚於上，胸中有寒也。所以渴欲得水而不能飲，由下有熱而生口燥煩，由上有寒而不化生津液，雖口燥舌乾而不能多飲也。」

錢天來曰：「舌上如胎者，若熱邪入胃，則舌上或黃或黑，或芒刺，或乾硬，或燥裂，皆胎也。此云如胎，乃濕滑而色白，似胎非胎也。此因寒濕之邪陷入於裡而在胸膈，命門之真陽不得上升而在下焦，上下不通，故曰：『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下焦之真火既不得上達，即所謂清陽不升，是下焦無蒸騰之用，氣液不得上騰而為涕唾，故渴。又以寒濕在胸，道路陰絕，故雖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渴也。仲景雖不立治法，以理推之，下文之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即其治也。」

王孟英曰：「胸中有寒之『寒』字，當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如胎。其津為痰所阻，故口燥煩。而痰飲乃水之凝結，故雖渴而不能飲也。」

《甲乙經》：「丹田在臍下二寸，任脈氣所發，三焦募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尤在涇曰：「濕病在表者宜汗，在裡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額汗出，微喘，陽已離而上行。小便利下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

李瑋西曰：「濕家當利小便，以濕氣內淤，小便原自不利，宜用藥利之。此下後裡虛，小便自利，液脫而死，不可一例概也。」

唐容川曰：「此總見濕證無下法也。上節言誤下變證，為寒熱鬱結，此節言誤下傷腎，則小便自利，氣喘而死。誤下傷脾，則大便下利不止而死。觀仲景方皆是補土以治濕，則知濕家斷無下法也。」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師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

徐忠可曰：「此言風濕當汗解，而不可過也。謂風濕相搏疼痛，原當汗解，值天陰雨則濕更甚，可汗無疑，而不愈何故？蓋風性急可驟驅，濕性滯當漸解，汗大出則驟風去而濕不去，故不愈。若發之微則出之緩，緩則風濕俱去矣。然則濕在人身黏滯難去，驟汗且不可，而況驟下乎？故前章曰：『下之死。』此但云不愈，見用法不當而非誤下此也。」

程雲來曰：「茲條爲治濕汗之嚴律。」

《活人書》：「病人中濕，因而傷風，風濕相薄，一身疼重，是名風濕。」

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頭中寒濕之「中」，去聲。內，入聲。

章虛谷曰：「此所謂霧露清邪中於上也。三陽經脈上頭而行於身表，頭中寒濕則表氣不宣，故身疼、發熱。肺開竅於鼻而行氣於皮毛，邪從鼻入，濕遏其陽而上蒸，則面黃。氣閉則喘，氣壅則頭痛鼻塞而煩。皆肺氣壅滯不得下降，故脈反大。其與濕中於下，而在陰之脈沉細者，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止頭中寒濕，故鼻塞。當用辛香苦泄之藥納鼻中，使肺氣通達，其濕邪化水，從鼻而出則愈。」

喻嘉言曰：「邪在上焦，裡無別病者，但納藥鼻中，搗去濕熱所釀黃水而已。以鼻竅爲腦之門戶，故即從鼻中行其宣利之法，乃最神最捷之法也。」

鼻塞方

蒲灰、細辛、皂莢、麻黃。

上四味等分，爲末，調和。內鼻中少許，嚏則愈。

劉昆湘曰：「治當散頭中之寒而不動經氣，滲鼻中之濕，復不傷津液，乃爲中病之治。於是用納藥鼻中之法，香蒲生水邊似菖蒲而小，或生水中。蒲灰即香蒲燒灰存性，皂莢割去皮炒香，細辛、麻黃皆當微炒，取藥力辛竄。以隨時制用爲佳，久留則氣散也。」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慎不可以火攻之。

尤在涇曰：「身煩疼痛，濕兼寒而在表也。用麻黃湯以散寒，用白朮以除濕。」

喻氏曰：「麻黃得朮則雖發汗不至多汗，而朮得麻黃並可以行表裡之濕。不可以火攻者，恐濕與熱合而反增發熱也。」

程雲來曰：「若以火攻之，則濕熱相搏，血氣流溢，迫而爲衄，鬱而爲黃，非其治法。」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一兩（炙）、杏仁七十個（去

皮尖)、白朮四兩。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不得汗，再服。得汗，停後服。

徐靈胎曰：「此濕家發汗之主方。」

陳靈石曰：「身煩疼者，寒濕之邪著於膚表也。膚表實，故無汗，無汗則邪無從出矣。方用麻黃發膚表之汗，以散表寒，又恐大汗傷陰，寒去而濕反不去，加白朮補土生液而除濕氣，發汗中寓緩汗之法也。又白朮補脾驅濕之功甚大，且能助脾之轉輸而利水，觀仲景用朮各方可知。今人炒燥炒黑，土蒸水飄等制，皆失經旨。」

《三因方》：「麻黃白朮湯，治寒濕，身體煩疼，無汗，惡寒，發熱者。(即本方)」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金鑿》曰：「病者，謂一身盡痛之病人也。濕家一身盡痛，風濕亦一身盡痛，然濕家痛則重著不能轉側，風濕痛則輕掣不可屈伸，此痛之有別也。濕家發熱，蚤暮不分微甚，風濕之熱，日晡所必劇，蓋以濕無來去，而風有休作，故名風濕。原其由來，或為汗出當風，或為久傷取冷相合而致，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發散風濕，可與也明矣。」

程林曰：「一身盡痛發熱，風濕在表也。日晡，申時也。陽明王於申酉戌，土惡濕，今為風濕所干，當其王時，邪正相搏，則反劇也。」

錢天來曰：「病因汗出當風，夫汗出則腠理開，當風則風乘腠理矣。風邪既入，汗不得出，從離經之汗液，既不得外出皮毛，又不能內返經絡，留於肌腠而為濕，此即人身汗液之濕也。其或暑汗當出之時，傷於納涼太過，使欲出之汗不得外泄，留著肌腠而致病，與汗出當風無異也。」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杏仁二兩、薏苡半升、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汗出即愈。

按：本方原書分兩、煎法乖制，今據《外臺秘要》改正。

尤在涇曰：「此亦散寒除濕之法。濕痺，無寒不作，故以麻黃散寒，薏苡除濕，杏仁利氣，助通泄之用，甘草補中，予勝濕之權也。」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趙以德曰：「此證風濕，皆從表受之。其病在外，故脈浮、汗出。凡身重有肌肉萎而重者，有骨萎而重者。此之身重，乃風濕在皮毛之表，故不作疼。虛其衛氣而濕著爲身重。故以黃耆實衛，甘草佐之，防己去濕，白朮佐之。然則風濕二邪，獨無散風之藥何耶？蓋汗多，知其風已不留，以表虛而風出入其間，因之惡風爾，惟實其衛，正氣壯則風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尤在涇曰：『風濕在表，法當從汗而解，乃汗不待發而自出，表尙未解而已虛，汗解之法不可守矣。故不用麻黃出之皮毛之表，而用防己驅之肌膚之裡。服後如蟲行皮中，及腰下如冰，皆濕下行之徵也。然非耆、朮、甘草焉能使衛陽復振，而驅濕下行哉！』」

防己黃耆湯方

防己四兩、黃耆五兩、白朮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擘）、生薑三兩。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服了，坐被中，欲解，如蟲行皮中，臥取汗。

按：本方原書分兩、煎法乖制，今據《千金方》改正。

錢天來曰：「脈浮，汗出，惡風，似乎風邪在表，應用桂枝，而仲景又偵知其衛氣已虛，皮膚不密，毛孔不閉，所以汗出、惡風，乃濕家之表虛者。故用防己利水，以黃耆固表，白朮、甘草燥濕補中而已。皆因其表氣已虛，衛陽不固，並微似汗之，桂枝亦不輕用矣，非用意淵深而能制方若是耶！」

《和劑局方》：「防己黃耆湯治風濕相搏，客在皮膚，一身盡重，四肢少力，關節疼痛，時自汗出，洒淅惡風，不欲去衣。及治風冷客搏，腰腳浮腫，上輕下重，不能屈伸。（即本方）」

《醫方集解》：「防己黃耆湯治諸風諸濕，麻木，身痛。」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大便堅，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言風濕有在傷寒後，而兼陰分虛寒者，即當顧其本元，而分別行陽燥濕之法，謂傷寒，八、九日，正邪解之時，乃因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言熱，不言汗，則表邪欲解而熱微。使嘔且渴，則裡有熱矣，今不嘔、渴則脈浮，風

也。浮而虛澀，寒濕在內而外陽不行也。故以桂枝湯去芍加附以開寒痺，並行通體之風濕。然桂枝所以行榮衛而走表者，若大便堅，小便自利，是表裡無病，病在軀殼，無取治表，即去桂加朮以壯腸胃之氣。使燥濕之力從內而出，則風之挾濕而在軀殼者，不從表解而從熱化也。故曰：『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云。」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附子二枚（炮）、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徐靈胎曰：「此節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但彼桂枝用三兩，附子用一枚，以治下後脈促胸滿之證。此桂枝加一兩，附子加二枚，以治風濕身疼脈浮澀之證。一方而治病迥殊，方亦各異，細思之各當其理，分兩之不可忽如此，義亦精矣。後人何得以古方，輕於加減也。」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一兩、附子一枚（炮）、甘草二兩（炙）、生薑一兩半、大棗六枚。

上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後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耳。

冒，莫道切。

章虛谷曰：「此言身如痺者，以風濕陰凝之邪，初服通陽之藥，其氣痺結難開也，既而又如冒者，暈眩也。藥與邪爭，藥力不勝。若藥勿暈眩，厥疾不瘳，其斯之謂歟！」

按：上方用桂枝，是重在解表分之風邪。此方用白朮，是重在祛脾腎之寒濕。蓋小便自利為濕痺之危候，故當用附子急固其本元也。

《和劑局方》：「朮附湯治風虛，頭目眩重，甚者不知食味。此藥暖肌補中，助陽氣，止自汗。（即本方）」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喻嘉言曰：「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辨其證之較重者。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兩相搏聚，注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殼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痛不

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正相搏之最劇處。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陽，陽氣大傷之徵，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為劑以復陽，而分解外內之邪也。」

尤在涇曰：「此亦濕勝陽微之證，其治亦不出助陽驅濕，如上條之法也。蓋風濕在表，本當從汗而解，而汗出表虛者，不宜重發其汗。惡風不欲去衣，衛虛陽弱之徵，故以桂枝、附子助陽氣，白朮、甘草崇土氣。云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發汗也，陽勝而陰自解耳。」

程郊倩曰：「已上二條雖云風濕相搏，其實各夾有一『寒』字在內，即三氣合而為痺之證也。邪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足痛。」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附子二枚（炮，去皮）、白朮二兩、桂枝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為佳。

柯韻伯曰：「此節桂枝附子湯加白朮去薑棗者也。前證得之傷寒，有表無裡，此證因於中風，故兼見汗出、身腫之表，短氣、小便不利之裡，此《內經》所謂：『風氣勝者為行痺』之證也。然上焦之化源不清，總因在表之風濕相搏，故於前方仍重用桂枝，而少減朮附去薑棗者，以其短氣而辛散，濕泥之品非所宜耳。」

王晉三曰：「甘草附子湯，兩表兩裡之偶藥。風淫於表，濕流關節，治宜兩顧。白朮、附子顧裡勝濕，桂枝、甘草顧表勝風。獨以甘草冠其名者，病深關節，義在緩而行之。若驅之太急，風去而濕仍留，反遺後患矣。」

徐忠可曰：「濕有因病轉者，有積漸浸淫者，有因濕傳熱者，有下熱而胸仍寒者，有上濕而下仍寒者。總是濕性黏滯，挾風則上行，因虛或寒則偏阻，積久則痺著。性命關頭在內之元氣，故始終戒下忌泄。而治法唯發汗滲濕為主，外有痺著兼補之，內有積寒兼溫之。」

〈傷燥脈證並治〉

傷燥，肺先受之，出則大腸受之。移傳五臟，病各異形。分別診治，消息脈經。

劉昆湘曰：「燥亦氣交六化之一，用與濕反。經曰：『燥以乾之。』又曰：『燥勝則地乾。』蓋臟腑經脈皆資水津爲之濡潤，故濕者水分之太過，而燥者水分之不及也。傷燥者，燥氣涸其津液，減身形含水之量，故爲燥病。肺爲氣府，體稱嬌臟，其質綿軟，寒熱易傷，故濕停則脹，熱灼則痿，暑蒸則馳，燥斂則結。是以秋燥大行，氣交不潤，人病唇乾皮燥，此爲其常。外舍所合，內由呼吸以干於肺，肺納燥氣，液涸病生，故傷燥外致之候，肺爲先受。肺者爲臟，大腸屬腑，以臟內而腑外，又大腸肺所合也，燥邪傷肺，移傳大腸，病氣自臟泄腑，故曰出，言病自內而之外也。或移或傳，分干五臟，病形各異，爲治不同。欲析喏吟，微妙在脈。邪不空現，效象可知，故當消息於脈經。脈經，猶言脈之常理也。」

燥病，口渴，咽乾，喘，咳，胸滿痛，甚則唾血，脈浮短而急，此燥邪干肺也，柏葉石膏杏子甘草湯主之。若移於大腸，必大便難，口渴，欲飲熱，脈急大，在下者，麻仁白蜜煎主之。

劉昆湘曰：「燥邪涸津，首先犯肺，口渴，咽乾者，肺胃之津乾也。病非熱邪，故乾而不苦，喘、咳、胸滿痛者，液涸則氣失所涵而上逆，故喘而且咳，辟辟而氣噎。胸滿者，上焦之津枯而氣痺也。氣痺不通，故滿而且痛，甚則唾血者，燥初在氣，病甚則入血也。脈當浮短而急，短者液涸而氣結，急者燥傷而熱化。浮短者，燥邪之在肺也，宜主以柏葉石膏杏子甘草湯。柏葉清血而降肺氣之逆，石膏涼氣以瀉胃濁之燥，杏子滋潤利肺，定喘止咳，佐甘草以緩中，則燥潤津生，氣和血斂，咳、喘、胸滿諸證皆愈。其邪出而移於大腸者，濁氣下行，於病爲順。腸燥則液涸，故爲大便難。難者，但便出不暢，不似熱結之甚。口渴，欲熱飲者，經云：『胃欲寒飲，腸欲熱飲。』所以然者，胃土性燥，故喜涼；腸金性寒，故喜熱。雖腸枯化熱欲得水以濟之，仍不欲得寒水，強與寒飲則痛，痛則氣上迫胃而爲嘔逆。脈急大在下者，此燥化見於下也。不曰尺中急大而曰在下急大，蓋關半以下象皆如此，非獨見於尺也。麻仁白蜜煎爲和平潤燥之劑，麻仁性滑微涼專潤腸胃之燥，白蜜生用滑腸，熟用補中。腸潤則傳導如常，燥邪自下。若有兼證，可隨證加味治之。」

柏葉石膏杏子甘草湯方

柏葉三兩、石膏半斤、杏仁二十枚（去皮尖）、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麻仁白蜜煎方

麻仁一升、白蜜六合。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麻仁，取一升五合，去滓，內蜜微沸，和合令小冷，頓服之。

燥病，口爛，熱氣上逆，胸中痛，脈大而澀，此燥邪乘心也，梔子連翹甘草栝萋湯主之。

劉昆湘曰：「燥邪在氣，內侵於脈，脈熱榮溢，合心火性升而上犯，故曰乘心。所謂干乘五臟者，皆傷臟氣流行之用，非臟體之內傷也。口為糜爛者，榮中之熱上干於肺胃也。熱氣上逆者，包絡之氣逆衝於上焦也。脈受燥化則榮氣內壅而化熱，故胸中氣阻而痛。邪在脈而不在肺與上焦，故但胸中痛而不滿。脈大而澀者，大為心脈，澀為燥化。凡云邪乘心者，皆受邪在於包絡。宜梔子連翹甘草栝萋湯，梔子、連翹清上焦而解鬱熱，甘草、栝萋生肺津而緩收引。凡治燥多用甘寒者，甘以緩燥氣之勁斂也。」

梔子連翹甘草栝萋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連翹二兩、甘草二兩、栝萋根四兩。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燥病，目赤，口苦，咽乾，脅下痛，脈弦而數，此燥邪乘肝也，黃芩牡丹栝萋半夏枳實湯主之。

劉昆湘曰：「燥邪侵體自氣及血，乘心則傷榮氣，乘肝則犯絡血。肝竅於目，故血燥而目赤。膽熱上乘，故咽乾而口苦。肝脈行於脅，燥傷則經氣澀阻，故脅下痛。脈弦而數者，弦為血凝其氣，血凝者以燥傷而液涸也。按數者，血燥而熱化也。證脈皆似少陽而不兼外發寒熱，故知為燥邪乘肝之候。但宜清血燥以生津液，降濁邪而通氣痺。若以柴芍和少陽，則轉熾風發之勢，當用黃芩丹皮栝萋半夏枳實湯，黃芩清膽氣，丹皮涼肝血，栝萋實潤肺津而開胸結，半夏、枳實降逆氣而通液阻。不用麥冬、地黃之類者，以燥性收斂治當滋液，復不可膩邪也。」

黃芩牡丹栝萋半夏枳實湯方

黃芩三兩、牡丹皮二兩、半夏半升（洗）、栝萸實大者一枚（搗）、枳實二兩。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燥病，色黃，腹中痛不可按，大便難，脈數而滑，此燥邪乘脾也，白虎湯主之。

劉昆湘曰：「燥邪干肺則在氣而涸津，燥邪乘肝則入血而涸液。脾為中府，外合肌肉而主脂膏，燥病乘脾者，氣血之兩燔也。經曰：『瘵熱以行，脾色必黃。』蓋黃為脾色外見。太陰主腹，以燥氣收引，瘵熱內斂，氣燥併血則行於腹之經脈，而攣急為痛。腹痛拒按者為實，今痛而不滿，故知非內實也。大便雖難而仍能傳導，故知非熱結也，此腸燥液乾之候。脈象數而按滑，數從浮見，為燥邪在氣，滑從按見，為燥邪入血。此證若誤攻其實，則陰津轉傷，燥邪愈陷，宜白虎湯雙清氣血，以存津液。知母清血，石膏清氣，粳米以生穀精，甘草以緩收引，治其源而諸證自解。凡熱病失治，則邪蓄於腑，而轉內實陽結之候。燥病遷延，則邪留脈絡，而為癥瘕動氣之因，以燥久傷血，血凝結則氣阻故也。」

白虎湯方見太陽病上。

燥病，咽乾，喉痛，少腹急痛，小便赤，脈沉而急，此燥邪移腎也，地黃黃柏茯苓栝萸湯主之。

劉昆湘曰：「腎臟在裡，不與外邪直感，故病皆曰移。燥邪涸津，咽乾，喉痛者，津涸於上也。肝腎同主少腹之部，燥邪內移，則少腹之經脈以血枯而攣急，故為少腹急痛。小便赤者，腎熱之泄於膀胱也。燥傷腎者必連於肝，以燥邪傷其所勝，內及血分，則邪連厥陰故也。故燥則傷筋，肝熱亦有小便先赤之證。治宜地黃黃柏茯苓栝萸湯主之，於地黃涼血以滋水，栝萸根清氣而生津，黃柏、茯苓導下焦之熱出自小便，滋水則肝血得養，治腎即所以治肝也。」

地黃黃柏茯苓栝萸湯方

地黃六兩、黃柏三兩、茯苓三兩、栝萸根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燥之與濕霄壤之殊，燥者，天之氣也，濕者，地之氣也。水流濕，火就燥，各從其類，此勝彼負，兩不相謀。春月地氣動而濕勝，斯草木暢茂。秋月天氣肅

而燥勝，斯草木黃落。故春分以後之濕，秋分以後之燥，各司其政。若夫深秋燥金主病，經曰：『燥勝則乾。』夫乾之爲害，有干於外而皮膚皴揭者，有干於內而精血枯涸者，有干於津液而榮衛氣衰，肉爍而皮著於骨者，隨其大經小絡，所屬上下中外前後各爲病所，燥之所勝亦云燻矣。至所傷則更厲，燥金所傷，本摧肝木，甚則自戕肺金。蓋肺金主氣而治節行焉，若病起於秋而傷其燥，金受火刑，化剛爲柔，方圓且隨型埴，欲仍清肅之舊，其可得耶？經謂：『咳不止而出白血者死。』白血謂色淺紅而似肉似肺者，非肺金自削，何以有此。試觀草木菁英可掬，一乘金氣，忽而改容，焦其上首，而燥氣先傷上焦華蓋，豈不明耶。詳此則病機之諸氣贖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嘔皆屬於上，二條明指燥病言矣。《內經》云：『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肺燥之繇來者遠矣。又云：『二陽結謂之消。』手陽明大腸熱結而津不潤，足陽明胃熱結而血不榮，證成消渴，舌上赤裂，大渴引飲，與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文雖異而義則一也。治兩消者，用白虎加人參湯，專救其肺，以施於諸氣贖鬱、諸痿喘嘔，罔不合矣。燥病必渴，而渴之所屬各不同，有心肺氣厥而渴，有肝痺而渴，有脾熱而渴，有腎熱而渴，有胃與大腸結熱而渴，有小腸痺熱而渴。五臟部分不同，病之所遇各異，其爲燥熱亡液則一也。治燥病者，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中燥熱之甚，濟胃中津液之衰，使道路通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澀，則病日已矣。」

《詠諸的靈蘭秘典》

〈傷風脈證並治〉

風為百病之長，中於面則下陽明，甚則入脾。中於項則下太陽，甚則入腎。中於側則下少陽，甚則入肝。病變不一，慎毋失焉。

風者，天元六氣之一，生於地面空氣寒熱調劑之動盪，每歲隨四時八節之氣候而轉移。《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蓋所居者，太一所居之鄉也。如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居卯，風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居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居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四隅十二建，其氣皆然。氣得其正者，正氣王也，故曰實風，所以能生長養萬物。衝者，對衝之方也。後者，後位之方也。時已過而氣方至，故為後，由正氣不及，故曰虛風，所以能傷人而殺害萬物者也。六淫之邪，風為首，而傷人最急，故為百病之長。邪氣臟腑病形篇：「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中其經。」蓋仲景此節之所本。風屬陽，故傷人則中三陽經。足陽明經居身之前，故風中於而則下陽明。胃與脾相表裡，故甚則入脾也。足太陽經居身之後，故風中於項則下太陽。膀胱與腎相表裡，故甚則入腎也。足少陽經居身之側，故風中於側則下少陽。膽與肝相表裡，故甚則入肝也。《素問》風論云：「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故曰：「病變不一，慎毋失焉。」

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此節以下八節自《金匱要略》補入。

喻嘉言曰：「岐伯謂：『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仲景謂：『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舉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門戶指入絡、入經、入腑、入臟言也。經言：『百病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腑，廩於腸胃。』此則風之中人以漸而深，其人之門戶未至洞開，又不若急虛卒中入臟之驟也。仲景會其義，故以臂不舉為痺，敘於半身不遂之下。謂風從上入，臂先受之，所入猶淺也。世傳大拇一指獨麻者，三年內定中風，則又其淺者矣。然風之中人，必從榮衛而入，風入榮衛則榮脈改微、衛脈改數。引脈以見，其人必血舍空虛而氣分熱熾，風之搖來，匪朝伊夕也。」

尤在涇曰：「風徹於上下，故半身不遂。痺閉於一處，故但臂不遂。以此見風重而痺輕，風動而痺著也。風從虛入，故脈微，風發而成熱，故脈數。曰：『中風使然者。』謂痺病亦是風病，但以在陽者則為風，而在陰者則為痺耳。」

按：仲景於中風半身不遂未出方，今列《千金方》屢有效驗者於後，以資應用。

《千金方》防風湯，主偏風。甄權處療安平公方：

防風、芎藭、白芷、牛膝、狗脊、葶藶、白朮各一兩，羌活、葛根、附子、杏仁各二兩，石膏、薏苡仁、桂心各三兩，麻黃四兩，生薑五兩。

上十六味，咬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服一劑覺好，更進一劑，即一度針。九劑九針，即差。灸亦得。

針風池一穴、肩髃一穴、曲池一穴、支溝一穴、五樞一穴、陽陵泉一穴、巨虛下廉一穴。凡針七穴即差。（按：當加針環跳一穴、風市一穴、陽輔一穴、昆侖一穴、解谿一穴更佳。）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為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

勝，音升。

尤在涇曰：「寒虛相搏者，正不足而邪乘之，為風寒初感之診也。浮為血虛者，氣行脈外而血行脈中，脈浮者，正不足為血虛也。血虛則無以充灌皮膚而絡脈空虛，並無以捍御外氣而賊邪不瀉，由是或左或右，隨其空處而留著矣。邪氣反緩，正氣即急者，受邪之處，筋脈不用而緩，無邪之處，正氣獨治而急，緩者為急者所引，則口目為僻，而肢體不遂。是以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然或左或右，則有邪正、緩急之殊，而為表、為裡亦有經絡、臟腑之別。經云：『經脈為裡，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小者為孫。』是則絡淺而經深，絡小而經大，故絡邪病於肌膚，而經邪病連筋骨，甚則入腑，又甚而入臟，則邪遞深矣。蓋神藏於臟而通於腑，病則神窒於內，故不識人。諸陰皆連舌本，臟氣厥，不至舌下則機息於上，故難言而涎自出也。」

《金匱輯義》：「喎僻不遂，《內經》所謂偏風偏枯，《巢源》有口喎候，又有風偏枯，風身體手足不隨，風半身不隨等候，即《外臺》以降，所謂癱瘓風也。肌膚不仁，《巢源》有風不仁候，云：『其狀，搔之皮膚如隔衣』是也。重不勝，《巢源》有風脹

退候，云：『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骨節懈怠，腰腳緩弱不自覺知。』又有風痺曳候，云：『筋肉懈惰，肢體馳緩不收攝。』蓋此之類也。不識人，《內經》所謂擊仆，《巢源》有風癡候，云：『其狀奄忽不知人，喉裡噫噫然有聲。』即卒中急風是也，詳見於《醫說》劉子儀論。舌難言，《內經》所謂暗痺，《巢源》有風舌強不得語候，云：『脾脈絡胃，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心之別脈繫舌本。今心脾二臟受風邪，故舌強不得語也。』由以上數義觀之，正如此條乃是中風諸證之一大綱領也。」

《張氏醫通》：「《金匱》云：『極寒傷經，極熱傷絡。』則知經受寒而急，則絡必熱而緩，即《素問》：『大筋軟短，小筋弛長』之謂也。凡口之喎，灸地倉，目之斜，灸承泣，苟不效，當灸人中。」

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侯氏黑散主之。（依涪古本補）

汪雙池曰：「四肢煩重而言中風者，有中風證，如喎僻不遂，脊不屈伸之類，仲景書簡，故只以中風二字該之。心中惡寒不足，見非外惡風寒，但心中怯怯覺畏寒耳。此則內虛而血氣皆不足，風淫將入臟也，故《外臺》用治風癲。」

徐忠可曰：「此為中風家挾寒而未變熱者治法之準則也。謂風從外入，挾寒作勢，此為大風。證見四肢煩重，豈非四肢為諸陽之本，為邪所痺而陽氣不運乎！然但見於四肢，不猶愈於體重不勝乎！證又見心中惡寒不足，豈漸欲凌心乎！然燥熱猶未乘，不猶愈於不識人乎！故侯氏黑散用參、苓、歸、芎補其氣血為君，菊花、白朮、牡蠣養肝脾腎為臣，而加防風、桂枝以行痺著之氣，細辛、乾薑以驅內伏之寒，兼桔梗、黃芩以開提肺熱為佐，礬石所至，除濕解毒，收澀心氣，酒力運行週身為使。庶舊風盡出，新風不受。且必為散，酒服至六十日止，又常冷食使藥積腹中不下。蓋邪漸侵心，不惡熱而寒，其由陰寒可知。若胸中之陽不治，風必不出，故先以藥填塞胸中之空竅，壯其中氣，而邪不內入，勢必外消。此即《內經》所謂：『塞其空竅，是為良工』之理。若專治其表裡，風邪非不外出，而重門洞開，出而復入，勢將莫御耳。」

侯氏黑散方（《金匱要略》原注「《外臺》治風癲」）

菊花四十分、白朮十分、防風十分、桔梗八分、黃芩五分、細辛三分、乾薑三分、人參三分、茯苓三分、當歸三分、芎藭三分、牡蠣三分、桂枝三分、礬石三分（《外臺秘要》：「如馬齒者，燒令汁盡，研。」）

上十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且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

食自能助藥力。

張璐玉曰：「郭雍曰：『黑散本爲滌除風熱，方中反用牡蠣、礬石止澀之味，且令冷食使藥積腹中，然後熟食，則風熱痰垢與藥漸次而下也。』」

陳修園曰：「此方爲逐風填竅之神劑。凡中風證初患，未經變熱者宜之。病後尤賴以收功，免致再患爲終身之廢疾。」

按：昔賢有言：「治風先養血，血行風自滅。」此方用補氣血藥於驅逐風寒濕熱劑中，俾臟腑堅實，榮衛調和，則風自外散也。君以菊花之輕升，清頭部之風熱，佐以防風祛風，白朮除濕，歸芍補血，參苓益氣，桂、牡行痺，薑、辛驅寒，桔梗滌痰開胸，黃芩瀉火解鬱，礬石解毒，善排血中之瘀濁且能護心，俾邪無內凌，酒運藥力，直達經絡以散舊風。《巢氏病源》寒食散發候，云：『仲景經有侯氏黑散，知其方相傳已久。』《外臺》取治風癲者，亦以清上之力宏也。後人火氣痰寒類中諸治法，皆不能出其範圍。《本草綱目》載經驗方：『治失心顛狂，用真鬱金七兩，明礬三兩，爲末，薄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湯下。』有婦人顛狂十年，至人授此，初服心胸間有物脫去，神氣洒然，再服而蘇。此驚憂痰血，絡聚心竅所致。鬱金入心去惡血，明礬化頑痰，故也。與此方藥，藥味繁簡雖殊，而制義則同也。

風熱，癱癩，風引湯主之。亦治大人風引、小兒驚癩，瘈瘲，日數發，醫所不療，大能除熱。

癱，他丹切，音灘。癩，音間。瘈，音契。瘲，音縱。文依涪古本，下節同。

汪雙池曰：「風引者，中風而牽引，即瘈瘲也。此風淫在經絡者，風性無恆，故時發時止，而日數十發，則風淫挾火，火性急數，故此方用石藥以鎮之。」

徐忠可曰：「風邪內併，則火熱內生，五臟亢甚，逆歸入心，故以桂、甘、龍、牡通陽氣安心腎爲君。然厥陰風木與少陽相火同居，火發必風生，風生必挾木勢侮其脾土，故脾氣不行聚液成痰，流注四末因成癱瘓。故用大黃以蕩滌風火濕熱之邪爲臣。隨用乾薑之止而不行者以補之，爲反佐。又取滑石、石膏清金以伐其木，赤白石脂厚土以除其濕，寒水石以助腎水之陰，紫石英以補心神之虛，爲使，故大人小兒風引驚癩皆主之。巢氏用治腳氣，以石性下達，可勝濕熱，不使攻心也。」

徐靈胎曰：「此乃臟腑之熱，非草木之品所能散，故以金石重藥清其裡。」

風引湯方

《詠諸的靈蘭秘典》

大黃、乾薑、龍骨各四兩，桂枝三兩，甘草、牡蠣各二兩，滑石、寒水石、赤石脂、白石脂、紫石英、石膏各六兩。

上十二味，杵，粗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

按：古無磁瓶，故盛散藥用韋囊，且便於攜遠，今西藏此風猶存。《儒門事親》云：「將旦，首汲曰井華。」而劉河澗之天水散，用滑石六兩，甘草一兩，辰砂三錢，共爲細末，新汲水一碗，調服三錢，爲治夏時中暑，熱傷元氣，內外俱熱，無氣以動，煩渴欲飲，腸胃枯涸者之神劑。蓋從此方化出。

《巢氏病源》：「腳氣，脈微而弱，宜服風引湯。」

《外臺秘要》：「永嘉二年，大人小兒頻行風癩之病，得發，倒不能言，或發熱，半身掣縮，或五六日，或七八日死。張恩惟合此散，所療皆愈。此本仲景《傷寒論》除熱鎮心紫石湯方。」

《中風斟詮》：「此方以石藥六者爲主，而合之龍牡，明明專治內熱生風，風火上升之病。清熱，鎮重，收攝浮陽，其意極顯。若引《素問》氣血併於上而爲大厥之病理，而以此等藥物降其氣血，豈不針鋒相對。《千金》引徐嗣伯自注，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胸中蓄實，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爲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火相亂則悶瞽，故謂之風眩。大人曰癩，小兒則爲癩，其實則一。此方療治，萬無不愈。」

病中風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熱，其脈浮者，宜防己地黃湯。（依涪古本）

趙以德曰：「狂走，譫語，身熱，脈大者，則陽明。若此無寒熱，其脈浮者，血虛從邪併於陽而然也。《內經》曰：『邪入於陽則狂。』此狂者，謂五臟陰血虛乏，魂魄不清，昏動而然也。桂枝、防風、防己酒浸其汁用，是輕清歸之於陽，以散其邪。用生地黃之涼血補陰，熟蒸以歸五臟，益精養神也。蓋藥生則散表，熟則補衰，此煎煮法也，又降陰法也。陰之不降者，須少升以提其陽，然後降之方可下。不然則氣之相併，不得分解矣。」

徐忠可曰：「此亦風之進入於心者也。風升必氣湧，氣湧必滯澁，澁滯則留濕，濕留壅火，邪聚於心。故以二防、桂、甘去其邪，而以生地最多，清心火，涼血熱。謂如狂，妄行獨語不休，皆心火熾盛之證也。況無寒熱則知病不在表，不在表而脈浮，其爲火盛、血虛不疑耳。後人地黃飲子、犀角地黃湯等，實祖於此。」

防己地黃湯方

防己、甘草各一分，桂枝、防風各三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漬之一宿，絞取汁。生地二斤咬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千金方》：「〈風眩門〉防己地黃湯，治言語狂錯，眼目霍霍，或言見鬼，精神昏亂。防己、甘草各二兩，桂心、防風各三兩，生地黃五斤別切，勿合藥漬。疾小，輕用二斤。上五味，咬咀，以水一升漬一宿，絞汁，著一面，取滓，著竹簣上，以地黃著藥滓上，於五斗米下蒸之，以銅器承取汁，飯熟，以向前藥汁合絞取之，分再服。」

徐靈胎曰：「此方他藥輕而生地獨重，乃治血中之風。生漬取清汁，歸之於陽，以散邪熱，蒸取濃汁，歸之於陰，以養血，此皆治風邪歸附於心，而為癲癩驚狂之病，與中風、風痺，自當另看。」又曰：「凡風勝則燥，又風能發火，故治風藥中，無純用燥熱之理。」

中風痲，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續命湯主之。（依涪古本）

沈明宗曰：「《靈樞》云：『痲之為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甚則不能言，不可治。』故後人仿此而出方也。」

丹波元簡曰：「《聖濟總錄》云：『痲，字書：“病痲而廢，肉非其肉”者。以身體無痛，四肢不收，而無所用也。』《樓氏綱目》云：『痲，廢也。痲即偏枯之邪深者，以其半身無氣營運，故名偏枯。以其手足廢而不收，或名痲。或偏廢，或全廢，皆曰痲也。』知是痲即中風之謂。脈解篇：『暗俳。』即暗痲也。」

續命湯方（《金匱要略》附方，引《古今錄驗》）

麻黃、桂枝、當歸、人參、石膏、乾薑、甘草各三兩，杏仁四十枚（去皮尖），芎藭一兩半。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

魏念庭曰：「為中風正治也。以桂枝治衛風，以麻黃治榮風，兼治寒邪者。以當歸、芎藭補血，以人參、甘草補氣，以乾薑開鬱化痰，杏仁降氣豁痰，石膏清熱生津。風寒外因，痰火氣內因，一方俱兼理者也。」

《千金方》：「大續命湯治肝厲風，卒熱，暗廢。通治五臟偏枯賊風。又治大風經臟，奄忽不能言，四肢垂曳，皮肉痛癢不自知。宜產後及老小等方。（即本方）」

中風，但伏不得臥，咳逆上氣，面目浮腫，續命湯主之。（《金匱要略》此節附於前方後，今依涪古本另列）

徐忠可曰：「但伏不得臥，咳逆，上氣，面目浮腫，此風入而痺其胸膈之氣，使肺氣不得通行，獨逆而上攻面目。因從外感來，故以麻黃湯行其榮衛，乾薑、石膏調其寒熱，而加芎、歸、參、草以養其虛。必得小汗者，使邪仍從表出也。」

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或心中熱，或腹滿，或氣逆，或悸，或渴，或先有寒者，獨活細辛三黃湯主之。（依涪古本）

魏念庭曰：「亦為中風正治，而少為變通者也。以獨活代桂枝，為風入之深者設也。以細辛代乾薑，為邪入於經者設也。黃耆補虛以熄風，黃芩代石膏清熱，為濕鬱於下，熱甚於上者設也。心熱加大黃，以泄熱也。腹滿加枳實，以開鬱行氣也。氣逆加人參，以補中益胃也。悸加牡蠣防水邪。渴加栝蒌根，以肅肺生津除熱也。大約為虛而有熱者，言治也。先有寒，即素有寒也，素有寒則無熱可知，縱有熱，亦內真寒外假熱而已。云加附子，則方中之黃芩亦應斟酌矣，此又為虛而有寒者言治也。或云：『附子用以助獨活、細辛，驅風除濕，非溫經也。』亦通。」

獨活細辛三黃湯方（《金匱要略》附方作「千金三黃湯」）

獨活四分，細辛二分，黃耆二分，麻黃五分，黃芩三分。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出。四分為一兩，一分為六銖也。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栝蒌根三分。先有寒者，加附子一枚。

《千金翼方》：「此仲景方，神秘不傳。」

《三因方》：「三黃湯，治賊風，偏風，脹退風，半身不遂，失音不言。（即本方）」

頭風，大附子散摩之，若劇者，頭眩重，苦極，不知食味，此屬風虛，煖肌補中，益精氣，朮附湯主之。（依涪古本）

陳修園曰：「此言偏頭風之治法也。附子辛熱以劫之，鹽之鹹寒以清之，內服恐助

其火，火動而風愈乘其勢矣。茲用外摩之法，法捷而無他弊，且軀殼之病，《內經》多用外治，如馬膏桑鉤及火熨法皆是。」

徐忠可曰：「腎氣空虛，風邪乘之，漫無出路，風挾腎中濁陰之氣厥逆上攻，致頭中眩苦至極，兼以胃氣亦虛，不知食味。此非輕揚風劑可愈，故用附子暖其水臟，白朮、甘草暖其土臟，水土一暖，猶之冬月井中，水土既暖，陽和之氣可以立復，而濁陰之氣不驅自下矣。」

大附子散方（《金匱要略》作「頭風摩散」）

大附子一枚、鹽一兩。

上二味，為散。沐了，以方寸匕摩頭上，令藥力行。

張璐玉曰：「頭風摩散，《金匱》本治中風喎僻不遂，專取附子以散經絡之引急，食鹽以治上盛之浮熱。《千金》借此以治頭面一切久伏之毒風也。」

徐靈胎曰：「病在緩處，故以外治，必塗其緩。」

《三因方》：「附子摩頭散治因沐頭中風，多汗，惡風。當先以一日而病甚，頭痛不可以出，至風日則少愈，名曰首風。」

《張氏醫通》：「偏頭風，遇寒即痛者，屬寒伏於腦，用《金匱》頭風摩散。一法用川烏末醋調，塗痛處。」

朮附湯方（《金匱要略》作「近效附朮湯」）

白朮二兩、附子一枚半（炮，去皮）、甘草一兩（炙）、生薑一兩（切）、大棗一枚（擘）。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喻嘉言曰：「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半身不遂。二曰風痺，於身無痛，四肢不收。三曰風懿，奄忽不知人。四曰風痺，諸痺類風狀。後世祖其說而無其治，仲景見成方中有治外感風邪，兼治內傷不足者，有合經意，取其三方，以示法程。一則曰續命湯，治榮衛素虛而風入者。再則曰三黃湯，治虛熱內熾而風入者。三則朮附湯治風已入臟，脾腎兩虛，兼諸痺類風狀者。學者當會仲景意，而入於淺深寒熱之間，以三隅反矣。」

按：風懿曰奄忽不知人，即該中風卒倒內，《金匱》不過舉其證，意可知矣。

風病，頭痛，多汗，惡風，腋下痛，不可轉側，脈浮弦而數，此風邪干肝也，小柴胡湯主之。若流於腑，則口苦，嘔逆，善太息，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主之。

按：《素問》風論載五臟風之形狀而無其治，故仲景於本篇特為補出。風屬陽邪，中人則上先受之，故頭為之痛。陽受風氣腠理外泄，故多汗。傷於風，故惡風也。風中於側，則下少陽，少陽之脈，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故腋下痛，不可轉側。少陽病，則脈浮弦。按之數者，裡有熱也。少陽之裡是厥陰，其脈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故風邪循脈下則干肝也。主之以小柴胡湯者，解少陽之鬱結，兼清肝臟之風熱也。足少陽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脅痛，不能轉側，故流於腑。膽病則液泄，故口苦。溢於胃，故嘔逆。膽鬱則氣不舒，故善太息。主之以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者，以大柴胡湯之半，清膽腑之風熱，而降其氣逆也。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柴胡枳實芍藥甘草湯方

柴胡八兩、芍藥三兩、枳實四枚（炙）、甘草三兩（炙）。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淺田栗園：「此方緣大柴胡湯變方，以疏邪通氣為主，今用之以治癩厥，胸脅攣急，朝劇暮安，病態不安者，往往得奇效。」

風病，胸中痛，脅支滿，膺背肩胛間痛，嗌乾，善噫，咽腫，喉痺，脈浮洪而數，此風邪乘心也，黃連黃芩麥冬桔梗甘草湯主之。

膺，於陵切。胛，音甲。

《靈樞》〈邪客篇〉云：「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臟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心之包絡也。」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其支者，循胸，出脅下，風邪中傷其經，故胸中痛、脅支滿。手少陰之標在背腧，其表手太陽之脈出肩解，繞肩胛，故膺背肩胛間痛，此著風邪中人之門戶也。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挾咽，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是動則病嗌乾也。心氣鬱結，故善噫。手少陰之正，上走喉嚨，風熱干之，故咽腫、喉痺。診其脈浮洪而按之數，知為風邪乘心而裡有熱也。以黃連黃芩麥冬桔梗甘草湯主之，黃連、黃芩瀉心，清上焦之風熱，麥冬生津以滋乾，桔梗、甘草開咽喉之鬱結，而諸證自愈矣。此風邪中於項，由手太陽及裡之手少陰，乘犯心包之脈證治法也。

黃連黃芩麥冬桔梗甘草湯方

黃連一兩半、黃芩三兩、麥門冬三兩、桔梗三兩、甘草二兩（炙）。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風病，四肢懈惰，體重不能勝衣，脅下痛引肩背，脈浮而弦澀，此風邪乘脾也，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若流於腑，則腹滿而脹，不嗜食，枳實厚朴白朮甘草湯主之。

懈，古隘切。惰，音噪。勝，音升。嗜，音視。

風病，四肢懈惰，體重不能勝衣者，脾主肌肉四肢，脾為風傷而太陰之氣逆也。風邪中於面則下陽明，甚則入脾。肩背者，手陽明脈之所過。脅下者，脾之部，故脅下痛引肩背也。脈浮而按之弦澀，為風濕在裡而血泣之診。此風邪乘脾之脈證，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桂枝湯治中風，解肌、和榮衛之劑，邪在於裡而濕勝，故去桂枝，而加苓、朮以健脾除濕也。若流於腑則滯其胃氣，故腹滿而脹，不嗜食，治之以枳實厚朴白朮甘草湯，枳、朴行氣滯，以消脹滿，朮、草健脾，以和胃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見太陽病上。

枳實厚朴白朮甘草湯方

枳實四枚（炙）、厚朴二兩（去皮，炙）、白朮三兩、甘草一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風病，咳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噎乾，肩背痛，脈浮弦而數，此風邪乘肺也，桔梗甘草枳實芍藥湯主之。若流於大腸，則大便燥結，或下血，桔梗甘草枳實芍藥加生地黃牡丹湯主之。

肺主氣，在變動為咳，風邪迫之，故咳而喘息有音也。甚則風熱傷肺，故唾血而噎乾。手太陰筋結於肩，臟附於背，氣盛有餘則肩背痛。診其脈浮弦而按之數者，此風邪乘肺而裡有熱也。桔梗甘草枳實芍藥湯主之。桔、草清上焦之風熱，枳實開氣滯，芍藥行血痺也。若流於肺腑之大腸，則津液耗竭，故大便燥結。熱傷脈絡則下血，所謂腸風也。於前方加地黃、丹皮以滋燥，而清血分之鬱熱也。此風邪中於項則下手太陽，由上及下、自表入裡，乘肺及大腸之脈證治法也。

桔梗甘草枳實芍藥湯方

桔梗三兩、甘草二兩、枳實四枚、芍藥三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桔梗甘草枳實芍藥地黃牡丹湯方

即前方加地黃三兩、牡丹皮二兩，煎服法同。

風病，面目浮腫，脊痛不能正立，隱曲不利，甚則骨痿，脈沉而弦，此風邪乘腎也，柴胡桂枝湯主之。

風邪入腎，則挾水氣上升，故面目浮腫。腎脈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隱曲，謂隱蔽委曲之處，陰道是也。腎開竅於二陰，故為隱曲不利。腎主骨，甚則厥氣逆於下，故骨痿也。腎臟屬陰而在裡，故其脈沉而弦。此風邪中於項則下太陽，甚則入腎之脈證也。足太陽與少陰相表裡，主之以柴胡桂枝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榮衛調諧，身濺然而汗出解也。

柴胡桂枝湯方見太陽病下。

《素問》〈風論〉五臟風證候，皆有「多汗，惡風」四字，而此篇惟於首節風邪干肝言多汗，惡風，其下四節不重舉，以其為風病共同證候也。此所謂風邪干乘五臟者，以其臟所主之經脈言爾，若果風邪入臟，則當舌即難言、口吐涎，非諸方所能奏效也。孫真人皆灸本臟背俞，兼用續命湯治之。又此篇風病，乃天氣之虛邪賊風傷人，由經脈而干乘五臟之脈證治法，與六經篇所論之中風，為天氣之常，有緩急之殊、傳經不傳經之異，當分別觀之。

〈寒病脈證並治〉

寒之為病，腎先受之，其客於五臟之間，脈引而痛。若客於八虛之室，則惡血住留，積久不去，變而成著，可不慎軟！

寒亦天元六氣之一，其性凜冽，傷人最厲。由太陽外感天氣，傷寒之為病，其脈浮緊，其證頭項強痛，發熱，惡寒，身疼，腰痛，無汗而喘，其治法及傳經變證各候，仲景於六經篇詳言之，而四體為冰雪寒水所傷，致陰經血脈凝澀，寒邪由經脈干乘五臟之為病，其脈沉遲，其證無發熱，惡寒，乃於此篇論其脈證治法焉。冰雪寒水屬陰，傷人陰經，從其類也。必其人之腎臟陽氣素虛，乏抵禦外寒之力，然後方為寒傷，故曰：「寒之為病，腎先受之。」五臟為陰，因受病之經脈部分而證候各異，其客於五臟之間，可以其經脈引痛之部分而辨其為邪干於何臟也。寒性凝泣，若客於四肢關節八虛之室，則惡血住留，阻塞經脈運行之道路，積久不去變而成著，為攣痺痼疾，可不慎歟。八虛之室，謂肩、肘、髀、膝左右八處也。

寒病，骨痛，陰痺，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引痛，脈沉而遲，此寒邪干腎也，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其著也，則兩膕痛，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主之。

膕，古伯切。

寒病骨痛者，腎主骨，寒傷腎，故骨痛。足少陰脈起小指趨足心，循內踝後，上膕內，出膕內廉，上股，貫脊，屬腎，寒邪傷其經脈，則腿之陰部血痺不通，故曰陰痺。足少陰行腹中，血痺，故腹脹也。腰者，腎之府。腎病，故腰痛。腎主二陰，氣化不行，故大便難，所謂陰結也。足少陰之標在背膕，其經循喉嚨，挾舌本，故肩背頸項引痛也。診其脈沉而遲，此病在裡陰，寒邪由經而干腎也。以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和榮衛，宣陽益陰，溫經散寒也。其積久不去，致寒留於膝後曲節兩膕中而痛，是為腎著。以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主之，溫經驅寒，利水滲濕，為治腎著之專方也。此節寒病與太陽病之傷寒，適成上下、表裡、陰陽之相反，讀者當諦審其脈證焉。

桂枝加葛根湯方見太陽病上。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

甘草二兩（炙）、乾薑四兩、茯苓四兩、白朮二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金匱要略》方後有「腰中即溫」四字。

寒病，兩脅中痛，寒中，行善掣節，逆則頭痛、耳聾，脈弦而沉遲，此寒邪乘肝也，小柴胡湯主之。其著也，則兩腋急痛，不能轉側，柴胡黃芩芍藥半夏甘草湯主之。

腋，夷益切。

肝居脅下，脈布脅肋，而主身之筋膜，故肝中寒則病兩脅中痛，寒中，行善掣節也。五臟經脈惟足厥陰肝脈上巔，寒氣上逆，故頭痛。厥陰之表為少陽，少陽之脈入耳中，裡氣逆則表應之，故耳聾也。診其脈浮弦而沉遲，弦為少陽病，沉遲主裡寒，憑脈辨證知為寒邪乘肝也。臟病當治其合，宜以小柴胡湯升清降濁，通調經府，和其表裡，以轉其樞機，而諸證自愈也。若寒邪積久不去，留著少陽經脈所過之腋，則兩腋急痛，不能轉側，是謂肝著。以柴胡黃芩芍藥半夏甘草湯主之，即大柴胡湯去枳實、大黃、生薑、大棗加甘草也。以無裡之熱結，故去枳實、大黃，無表之往來寒熱，故去薑、棗。用柴、芩以調肝膽之氣，芍藥以通血痺，半夏以降氣逆，加甘草以益胃而調和諸藥也。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柴胡黃芩芍藥半夏甘草湯方

柴胡四兩、黃芩三兩、芍藥二兩、半夏二兩、甘草二兩（炙）。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寒病，胸脅支滿，膺背肩腫間痛，甚則喜悲，時發眩仆而不知人，此寒邪乘心也，通脈四逆湯主之。其著也，則肘外痛，臂不能伸，甘草瀉心湯主之。

心病在包絡，故心中寒，病胸脅支滿，膺背肩胛間痛，證與心中風同。心臟居肺間，病甚則氣併於肺，故喜悲。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臟中寒則神明失守，故時眩仆而不知人，所謂癡癩是也。兩手脈當微，或無脈，故知此為寒邪乘心也。急以通脈四逆湯主之，驅寒邪以挽回絕陽。若寒留著於經脈而不去，則肘外痛，臂不能伸。手少陰脈行肘內，其表則手太陽，裡病則病發於表。主之以甘草瀉心湯者，內之臟腑寒熱調，氣血和，而外之經脈自通舒也。

通脈四逆湯方見少陰病。

《和濟局方》以三生飲治卒中，昏不知人，或六脈沉伏，與此節寒邪乘心，用通脈四逆湯之義相發。

甘草瀉心湯方見太陽病下。

寒病，腹滿，腸鳴，食不化，飧泄，甚則足痿不收，脈遲而澀，此寒邪乘脾也，理中湯主之。其著也，則髀樞強痛，不能屈伸，枳實白朮茯苓甘草湯主之。

髀，音俾。

脾居腹裡，為胃行其津液，主消化水穀，故脾中寒則病腹滿，腸鳴，食不化，飧泄也。脾主四肢，而經脈起於足，寒甚則陽衰於下，故足痿不收也。診其脈遲而按之澀者，此寒邪乘脾之候也。以理中湯主之，臟溫寒散則氣化行，諸證自愈也。若其留著於經而不去，則其表陽明經脈循行之髀關樞機，強痛攣急，不能屈伸矣。以枳實白朮茯苓甘草湯主之，健脾和胃以除寒濕，內治而外自安也。

理中湯方見霍亂。

《三因方》：「附子理中湯治五臟中寒，口噤，四肢強直，失音不語。昔有武士守邊，大雪出帳外觀瞻，忽然暈倒。時林繼作隨行醫官，灌以此藥，二劑遂醒，於本方加大附子各等分。」

《醫學入門》：「徽廟日食冰，嘗苦脾疾。諸醫用理中湯不效，楊介以冰煎與服立愈。」

枳實白朮茯苓甘草湯方

枳實四枚、白朮三兩、茯苓三兩、甘草一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寒病，喘，咳，少氣，不能報息，口唾涎沫，耳聾，啞乾，此寒邪乘肺也，故其脈沉而遲，甘草乾薑湯主之。其著也，則肘內痛，轉側不便，枳實橘皮桔梗半夏生薑甘草湯主之。

肺主氣，以司呼吸，喜溫而惡寒，《內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故肺中寒則病喘，咳，少氣，不能報息，口唾涎沫也。手太陰脈之表，陽明之別，入耳合於宗脈，裡中寒則氣不通於表，故耳聾。肺之上端為喉，與咽接合，肺寒則津液不能上升，故啞乾。此寒邪乘肺之證候也，肺為太陰，寒為陰邪，故其脈沉而遲。以甘草乾薑湯主之，治肺中虛冷，溫裡散寒也。若寒邪留著於經脈而不去，則太陰循行之肘內疼痛拘急，而轉側不便。以枳實橘皮桔梗半夏生薑甘草湯主之，溫肺降逆，開結散寒。臟腑之氣和則

經脈通暢，而外邪自消矣。

甘草乾薑湯方見太陽病上。

枳實橘皮桔梗半夏生薑甘草湯方

枳實四枚、橘皮二兩、桔梗三兩、半夏半升、生薑三兩（切）、甘草二兩（炙）。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六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強，其亮切。惡，去聲。後仿此。

方中行曰：「太陽者，六經之首，主皮膚而統榮衛，所以為受病之始也。《難經》曰：『浮，脈在肉上行也。』滑氏曰：『脈在肉上行，主表也。表即皮膚，榮衛麗焉。』故脈見尺寸俱浮，知為病在太陽之診也。項，頸後也。強痛者，皮膚榮衛一有感受，經絡隨感而應，邪正爭擾也。惡寒者，該風而言也，風寒初襲表而鬱於表，故不勝，復被風寒外逆而畏惡之，及其過表而入裡，則不復。惡，仇讎之義也。此揭太陽之總病，乃三篇之大綱。以下凡首稱太陽病者，皆指此而言之也。」

程郊倩曰：「凡云太陽病，便知為皮膚受邪，病在腠理榮衛之間，而未涉乎府藏也。太陽之見證，莫確於頭痛，惡寒，故首揭之。使後人一遇卒病，不問何氣之交，而但兼此脈此證，便可作太陽病處治。亦必兼此脈此證，方可作太陽病處治。雖病已多日，不問其過經已未，而尚見此脈此證，仍可作太陽病處治。」

柯韻伯曰：「仲景立六經總綱法，與《內經》熱論不同。太陽只重在表證表脈，不重在經絡主病，看諸總綱，各立門戶，其意可知。」

《新釋》：「太陽者，身體表部皮膚之術語，而與空氣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者也。凡空氣之變化失和，而為風、寒、暑、濕、燥、熱六淫外感之病，必皮膚先受之，若內部及筋肉，尚未失其常，未病之細胞欲排邪於外，使其仍由皮膚而出，故脈應之而浮也。皮膚者，神經之末端也。人之知覺運動，皆腦之神明主宰。頭者，腦之府，表部滿佈血脈，以滋養腦質。頸後曰項，為腦腺達末端之關，而血脈輸頭必由之路。神經末端皮膚全部受外邪之刺激而傳於腦，腦以過劇之感觸而發木強。強者，感覺失靈敏，運動不柔和也。腦之運用，需賴血液之滋養，血液受外感之變，敗質菀於腦膜之外，經脈不通則發痛也。例如思想過度，而頭部未有不發強痛者。但思想為有意識之刺激，而病邪之感覺為無意識之刺激不同耳。西哲牛頓曰：『凡物若不受外力，則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人身之細胞，固無瞬時之息，若卒受外邪之刺激，失其常度，故自神經以痛，疾傳於中樞主宰而求救也。夫天賦人之體質，有排毒扞邪之性能，故食傷身有毒之物必嘔吐，飲醇必自汗出，小便數，必排泄其毒盡出於體外而後已。而身被何邪所傷，則惡何邪。六淫之邪，以寒最易侵人，皮膚外傷於寒，故惡寒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

中，音眾，後皆同。

方中行曰：「太陽病，上條所揭云云者是也。後皆仿此。發熱，風邪干於肌膚而鬱蒸也。汗出，腠理疏，玄府開而不固也。惡風，大意見上，此以風邪鬱衛，故衛逆而主於惡風。緩，即下文陽浮而陰弱之謂。風性柔和，所以然也。中，當也。風，謂天之八風也。言既有如上條所揭云云之太陽病，加之發熱、汗出、惡風而脈緩者，則其病乃是觸犯於風而當之也。然風之爲風，其性屬陽，其中人也，從衛而入。衛，氣道也，風之所以從衛入者，衛亦陽，從其類也。此承上條而又再揭太陽分病之紀一，乃此篇之小總。篇內凡首稱太陽中風者，則又皆指此而言也。」

汪苓友曰：「中字與傷字同義。脈緩當作浮緩看。浮是太陽病脈，緩是中風脈。」

錢天來曰：「緩者，緊之對，非遲脈之謂也。風爲陽邪，非勁急之性，故其脈緩也。」

《新釋》：「太陽，外感病，於脈浮、頭項強痛共同脈證外，而發熱一證，亦爲外感必有之候。蓋風邪，今所謂病原菌者，苑於肌腠孫絡，致廢敗炭氣不能發散，故皮膚溫度高於平常，由是發熱，所謂衛氣強也。若發熱而汗即自出者，此經中真氣素虛，內熱熏蒸，榮氣弱不能與衛氣和諧，衛陽失御，致玄府不關，津液妄泄，泄則腠理疏，陽益虛，故出室而便惡風也。診其脈浮而緩者，此榮弱衛強之候，其病由陽氣虛，外感風邪而得，故名爲中風。論云：『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蓋生萬物者，空氣溫度適時之和風，害萬物者，空氣溫度反常之邪風也。」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方中行曰：「或，未定之詞。寒爲陰，陰不熱，以其著人而客於人之陽經，鬱而與陽爭，爭則蒸而爲熱。已發熱者，時之所至，鬱爭而蒸也。未發熱者，始初之時，鬱而未爭也。必，定然之詞，言發熱早晚不一，而惡寒則必定即見也。體痛者，寒主堅凝而傷榮，則榮實而強，衛虛而弱矣。榮強則血澀，衛弱則氣滯，故痛也。嘔，吐也。逆，俗謂噁心是也。胃口畏寒而寒湧也。陰謂關後，陽謂關前，俱緊，謂三部通度而急疾，寒性強勁而然也。《難經》曰：『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澀。』是也。傷，猶中也。陰寒之襲人，從榮而入。榮，血道也，寒之所以從榮入者，榮亦陰，亦從類也。此揭太陽分病之紀二。以下凡首稱傷寒者，則又皆指有此云云之謂也。」

劉昆湘曰：「此寒邪傷榮之脈證也。中風必先發熱，傷寒必先惡寒。惡寒之證，病

起即見。發熱之證，陽素盛者則發熱速，陰素盛者則發熱遲，故曰：『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也。』惡寒爲傷寒必具之候。寒傷太陽，當皮膚緻密，腠理閉塞。寒束經絡，當血鬱氣阻，身體疼痛。寒邪入胃，必氣逆而嘔，故曰：『嘔逆。』脈陰陽俱緊者，謂浮沉、尺寸俱緊，蓋外感之邪。當六脈一象也。」

《金鑿》曰：「此承首條言太陰病，又兼此脈此證者，名曰傷寒，以爲傷寒病之提綱，後凡稱傷寒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

《新釋》：「太陽外感之病，以脈浮、頭項強痛、發熱爲共同必有之證候。然有時或已發熱者，以其人陽氣素盛，腠理緻密，孫絡壅邪，易釀爲熱也。有時或未發熱者，以其人陽氣素虛，腠理疏緩，孫絡受邪而鬱稍遲也。然發熱雖有遲速之異，其居於無風處必惡寒，而身體疼痛者，此皮膚傷寒，邪由孫絡，致毛脈凝滯，神經受觸也。皮膚爲寒拘束，致胃氣不舒，則發嘔逆。診其脈陰尺陽寸俱緊者，血液因寒而勁急，故名其病曰傷寒。」

按：《素問》云：「春傷於風，冬傷於寒。」《金匱要略》云：「風中午前，寒中於暮。風令脈浮，寒令脈急。極寒傷經，極熱傷絡。」本論云：「風則傷衛，寒則傷榮。」夫天氣一也，受日光變化而爲寒爲熱，熱則疏散而爲陽，寒則翕斂而爲陰。人身之氣一也，張口而呼之則溫，噉几而呼之則寒，亦猶是也。衛氣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午前皮膚外感風邪，則衛氣當之，衛在脈外，風性疏散，故玄府不閉，自汗出，脈浮緩，脈中之榮氣未傷，故體不痛而強。成氏謂：『氣病者則麻。』是也。暮時皮膚外感寒邪，則傷榮，榮在脈中，榮傷則衛亦傷。寒性勁急，故氣門不通，經血凝泣，無汗，體痛，脈陰陽俱緊。成氏謂：『血病者則痛。』是也。仲景於提綱不揭受病之時者，以天時人事有常有變，風寒二氣無時不有，示人以審脈辨證爲施治之要，所謂活潑潑地法也。此節云：「脈陰陽俱緊。」後節云「風溫之爲病，脈陰陽俱浮。」「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三處對勘，則知此節脈之陰陽是指尺寸而言也。中篇云：「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此即脈陰陽不俱緊也。少陰篇云：「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則此之證無汗，不待言矣。蓋太陽與少陰爲表裡，太陽虛即爲少陰，少陰實即爲太陽。而自汗出爲表虛，無汗爲表實也。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此爲傳也。

頗，普火切，音叵。躁，音灶。數，音朔，入聲。

沈明宗曰：「此憑脈辨證，知邪傳與不傳也。」

張隱庵曰：「此太陽受邪而即可傳於少陰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言平人六氣周流，環轉不息，若以天之寒邪傷人毛腠，則太陽正氣受之，即以一日起太陽矣。要知傷寒者言邪，而太陽者言正。脈若靜者，太陽正氣自和，故為不傳。頗欲吐者，即少陰之欲吐不吐也。若躁煩者，感少陰陰寒之氣則躁，感少陰君火之氣則煩。脈數急者，諸數為熱，諸急為寒，寒熱相持而脈不靜，此太陽受邪而感少陰之氣化者為傳也。」

張璐玉曰：「蓋榮起中焦，以寒邪傷榮，必脈緊無汗，故欲傳則欲吐。躁煩，脈數急也。若風傷衛，則自汗脈緩，故欲傳則但有乾嘔而無吐，亦無躁煩、脈數急之例也。」

舒馳遠曰：「傷寒之邪，化熱則傳經，未化則不傳。脈靜者，邪未化熱也，故不傳。然不但一日，雖數日而終不傳也。若見欲吐、躁煩、脈數，則寒邪化熱之徵，故為傳也。」

《新釋》：「人身表裡、臟腑、陰陽之氣互相貫通，一部分傷病，餘部分未有不直接或間接之波及者，此傷寒、中風及外感證，所以有轉屬、並病之說也。茲以陰陽表裡之氣相傳為例言之，凡人外傷於寒，其始病一日，必太陽部分先受之。其脈證若靜而不變者，為邪止在太陽，而他部分體質不受其傳並也。若證忽見頗欲吐，是表邪無可解之勢，皮膚閉束，體中敗質蓄積，排泄無由，逆觸胃府上脘，而欲從內出也。若或身臥不安，手足動搖，而躁。繼則心中熱悶而煩，乃太陽之裡，少陰經絡受寒，鬱而為熱，致神經被灼，正氣傷而邪氣盛，由表傳裡，見先躁後煩，即少陽篇所云：『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之義也。其浮緊之脈，若變為數急者，此表邪不解，寒釀為熱，病勢將傳並於裡之候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此為不傳也。

少，去聲。見，音現。

張隱庵曰：「此承上文，言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傳則或入於陽，或入於陰。若二三日而不見陽明、少陽之證者，病氣只在太陽，為不傳也。」

《金鑿》曰：「傷寒，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此其常也。若二三日，陽明證之不惡寒，反惡熱，身熱，心煩，口渴，不眠等證，與少陽證之寒熱往來，胸脅滿，喜嘔，口苦，耳聾等證不見者，此為太陽邪輕熱微，不傳陽明、少陽也。」

戴元禮曰：「傷寒，先犯太陽，以次而傳，此特言其概耳，然其中變證不一，有發於陽，即少陰受之者。有爽食傷寒，食動脾，脾太陰之經，一得病即腹滿痛者。亦有初得病徑犯陽明，不皆始於太陽也。」

方中行曰：「不傳有二：一則不傳而遂自愈，一則不傳而尤或不解。若陽明、少陽雖不見，太陽亦不解，則始終太陽者有之。餘經同推，要皆以脈證所見為準，若只矇矓拘拘數日以論經，則去道遠矣。」

張令韶曰：「此二節，一論陰陽表裡之氣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灼，音酌。鼾，音旱。下，去聲。溲，音搜。癇，音間。瘈，通瘧，尺制切，音掣。瘲，子用切，音縱。促，七玉切。

沈芊綠曰：「此概言太陽之溫病，四時有之，非專指春溫也。所以名之曰溫者，以內外皆熱也。發熱為外熱，渴為內熱，所以別於中風，傷寒也。」

陳修園曰：「太陽病之即發者，有中風、傷寒之異。至於不即發者，《內經》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為伏邪醞釀成熟，邪自內出，其證脈浮，頭項強痛，故亦謂之太陽病。但初起即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須於中風、傷寒外，區別為溫病，治宜寒涼以解散，順其性以導之，如麻杏甘石湯之類。」

程郊倩曰：「太陽初得之日，即發熱而渴不惡寒者，因邪氣早已內蓄，其外感於太陽，特其發端耳，其內蓄之熱，固非一朝一夕矣。蓋自冬不藏精而傷於寒時，腎陰已虧，一交春陽發動，即病未發，而週身經絡已莫非陽盛陰虛之氣所布護。所云至春為溫病者，蓋從其胚胎受之也，今則借釁於太陽病，而發熱而渴，不惡寒之證，遂從內轉耳。溫病之源頭，只是陰虛而津液少，汗下、溫針，莫非亡陰奪津液之治，故俱屬大忌。此證初治，可用辛涼治標，一經汗下後，芩連梔膏只增其熱，須救腎水為主。冬時傷腎，則寒水被虧，是溫病源頭，誤治溫病而辛溫發散，是風溫源頭。風溫即溫病之變證，非溫病外又有風溫也。未發汗，只是溫，發汗已，身灼熱，則溫病為風藥所壞，遂名風溫。以內蘊之熱，得辛溫而益助其炎熾也。陰陽俱浮者，自裡達表，數急脈中更增其洪盛也。自汗出者，火熱熏蒸而透出肌表也。傷寒煩熱，汗出則解。溫病得之，誤汗，熱悶轉增。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語言難出者，熱盛於經則傷氣，故氣滯神昏而絡脈壅也。被下者，陰虛重泄其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者，水虧榮竭而腎氣不藏也。被火者，火盛重壯其火，微發黃色者，兩陽熏灼，致脾陰不守而上氣外見也。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者，

陽氣根於陰，靜則神藏，躁則消亡，亡則精不能養神，柔不能養筋也。若火熏之者，對微發黃色言，黃而加黑，津血爲火熱薰枯也。凡此皆溫病中之壞病，變證如此，視夫發熱而渴不惡寒之初證，吉凶順逆，何啻天淵。一逆者，若汗、若下、若火也。再逆者，汗而或下，下而或火也。溫乃陽盛陰虛之病，一逆已令陰竭，況再逆乎？甚矣！溫熱病不同風寒治也。」

淺田粟園曰：「失溲，即失尿也，溲本屎尿之通稱。」

倉公傳曰：「使人不得前後溲。」又曰：「難於大小溲，可以證焉。」

成無己曰：「瘈者，筋急而縮也。瘲者，筋緩而伸也。或伸縮而不止者，瘈瘲也，俗稱搐搦。」

柯韻伯曰：「此條不是發明《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義，乃概言太陽溫病之證如此，若以春溫釋之，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陽一經，四時俱能受病，不必於冬。人之溫病，不必因於傷寒，且四時俱能病溫，不必於春。推而廣之，則六經俱有溫病，不獨太陽一經也。此節言溫病之提綱，所以別於中風、傷寒，示人以辨證之大法，並申明汗下火三禁誤治之壞病。此之風溫，乃溫病誤汗之變證，與溫病篇其人素有熱更傷於風之風溫，名同因異。以另有溫病脈證並治篇，故於此不出方，所以嚴界限也。」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陳修園曰：「太陽底面即是少陰。《內經》云：『太陽之上，寒氣主之，以寒爲本，以熱爲標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以熱爲本，以寒爲標也。』發熱，惡寒，發於太陽之標陽也。無熱，惡寒，發於少陰之標陰也。」

山田圖南曰：「此章傷寒全編大綱領，所以定三陰三陽之位，辨寒熱虛實之分也。蓋外邪初證，有發熱、惡寒者，有無熱、惡寒者，夫邪一而已矣。人受之而生病，或爲發熱、惡寒之陽證，或爲無熱、惡寒之陰證者，何也？以人之臟腑形體，素有寒熱虛實之異，所受之邪，每從其寒熱虛實而化爾，故外邪初證，發熱而惡寒者，邪氣從實而化之熱證，其無熱而惡寒者，邪氣從虛而化之寒證也。陰陽二字，指其人之寒熱虛實言之。發於陽，太陽是也。發於陰，少陰是也。太陽者，三陽之始，少陰者，三陰之始，寒熱雖異，爲始則同，故置發字以示病發之始已。」

沈芊綠曰：「三陽病，俱有不發熱者，便是發於陰。三陰病，俱有反發熱者，便是發於陽。」

柯韻伯曰：「寒熱者，水火之本體。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七日合火之成數，六日合水之成數，至此則陰陽自和，故愈。」

《外臺秘要》：「王叔和曰：『夫病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發於陽者，可攻其外，發於陰者，宜溫其內。發表以桂枝，溫裡宜四逆。病有發熱惡寒者，表之太陽邪氣盛而實，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裡之少陰精氣奪而虛，發於陰也。人身經氣六日循行一周，七日來復。發於陽須解表，故七日愈。發於陰只溫裡，故六日愈。』《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水爲陰，火爲陽，熱生火，寒生水。』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陽數七，陰數六，七者火之成數，六者水之成數，故曰：『日光七色，雪花六出。』此陰陽自然之象數，可以物理證明者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黃坤戴曰：「七日以上自愈者，即發於陽者七日愈之謂。六日六經俱盡，故至七日自愈。《素問》熱論所謂：『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陽莫盛於陽明，陽明之經陽鬱熱盛，則六經俱偏而鬱熱未衰，雖不入府而經邪猶旺，不肯外發，勢必再傳六經。針足陽明之經，瀉其鬱熱，則經不再傳，自然愈矣。」

高士宗曰：「以行其經盡，言六氣之環繞於外內也。使經不傳，言使經無病邪之傳也。故傳經者言邪，而紀日者論正，於此可見矣。」

龐安常曰：「補足陽明土三里穴也。」

《甲乙經》：「三里，在膝下三寸，胫外廉，足陽明脈氣所入也，爲合。刺入一寸五分，留七呼。」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成無己曰：「巳爲正陽，則陽氣得以復也。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六經各以三時爲解，而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至辰，至於太陰從亥至衛，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卯者，以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主於晝，陰主於夜。陽三經解時，從寅至戌，以陽道常饒也。陰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陰道常乏也。《內經》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則巳、午、未，太陽乘王也。」

張令韶曰：「此言六經之病欲解，各隨其所旺之時也。從巳至未上者，巳午二時也。日中而陽氣隆，太陽之所主也。言邪欲退，正欲復，得天氣之助，值旺時而解也。以是知天之六淫，能傷人之正氣，而天之十二時，又能助人之正氣也。」

《此事難知》：「日午以前爲陽之分，當發其汗；午後陰之分也，不當發汗。故曰：『汗無太早，汗不厭早，是爲善攻。』」

章虛谷曰：「邪之內傳，初太陽，次陽明，次少陽者，以其由淺入深，故與人身陽氣衰旺之序不同。蓋淺深是經之層次，衰旺是氣之流行，病之內傳外解，是邪之進退也。」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龐安常曰：「《方言》曰：『南楚疾愈或謂之差，或謂之了。』」

魏念庭曰：「所以不了了之故，不外於風邪屬熱，能昏人之神識，如天風初息而塵埃未淨，非能遽得擴清之象，推之人身，何獨不然乎？故不須妄治貽誤也。」

柯韻伯曰：「不了了者，餘邪未盡也。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臟元氣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雖舉風家，傷寒概之矣。如太陽七日病衰，頭痛少愈，曰衰，曰少，皆表解而不了了之謂也。」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張令韶曰：「太陽標熱而本寒，少陰標寒而本熱。太陽之標即少陰之本，少陰之本即太陽之標。身大熱而反欲近衣者，太陽之標熱在外，而少陰之標寒在內也。身大寒而反不欲近衣者，太陽之本寒在外，而少陰之本熱在內也。不曰內外，而曰皮膚、骨髓者，以太陽主皮而少陰主骨也。此不以身之寒熱爲主，而以骨髓之寒熱爲主，以見陽根於陰也。此節申明太陽少陰爲表裡之義。」

趙嗣真曰：「皮膚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怯而欲近衣，此所以爲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藥宜辛溫。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輩，感邪之初，寒未變熱，陰邪閉於伏熱，陰凝於外，熱鬱於內，故內煩而不欲近衣，此所以爲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藥宜辛涼必也。一發之餘，既散表邪，又和正氣，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膚爲表，骨髓爲裡，則麻黃湯證骨節疼痛，其可名爲有表復有裡之證耶。」

按：太陽與少陰爲表裡，其裡即在太陽部分之裡，如三陰各有表證之意，少陰病，惡寒而蜷，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與此節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之證，可以互勘。自首節至此，論太陽病提綱，及六經傳併辨證之大要。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

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翕，音色。淅，音錫。翕，音吸。

方中行曰：「太陽中風乃掇上條所揭，攢名以指稱之，猶上條掇首條所揭，而以太陽病爲首稱，同一意也。陽浮而陰弱，乃言脈狀以釋緩之義也。《難經》曰：『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是也。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言外爲陽，衛亦陽也。風邪中於衛則衛實，實則太過，太過則強，然衛本行脈外，又得陽邪而助之，強於外則其氣愈外浮，脈所以陽浮。陽主氣，氣鬱則蒸熱。陽之性本熱，風善行而數變，所以變熱亦快捷，不待閉鬱而自蒸發，故曰：『陽浮者，熱自發』也。內爲陰，榮亦陰也，榮無故，則榮比之衛爲不及，不及則不足，不足則弱，然榮本行脈內，又無所助，而但自不足於內，則其氣愈內弱，脈所以陰弱。陰主血，汗者血之液，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爲外固，所以致汗亦直易，不待覆蓋而即自出泄，故曰：「陰弱者，汗自出」也。翕翕惡寒，淅淅惡風，乃雙關之句。翕翕言惡寒出於內，氣餒不足以耽當其滲逼，而惡之甚之意。淅淅言惡風由於外體疏，猶驚恨雨水卒然淅瀝其身，而惡之切之意。蓋風動則寒生，寒生則膚慄，惡則皆惡也。翕翕發熱，乃形容熱候之輕微。翕，火炙也，翕蓋溫熱，而不蒸蒸大熱也。鼻鳴者，氣息不利也。乾嘔者，氣逆不順也。蓋陽主氣而上升，氣通息於鼻，陽熱壅甚，故鼻塞塞而息鳴，氣上逆而乾嘔也。」

成無己曰：「與桂枝湯和榮衛，而散風邪也。」

沈堯封曰：「《難經》脈關前爲陽，關後爲陰。」

《明理論》：「惡風則比之惡寒而輕也。惡寒者，翕翕然憎寒也。雖不當風而自然寒矣。惡風者，謂常居密室之中，幃帳之內，則舒緩而無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當風，淅淅然而惡者，此爲惡風也。」

《巢氏病源》：「乾嘔者，胃氣逆也。但嘔而欲吐，吐無所出，故謂之乾嘔。」

張令韶曰：「肺合皮毛而開竅於鼻，脾合肌肉而連膜於胃。邪傷皮毛，則肺氣不利而鼻鳴，邪干肌腠，則胃氣不和而乾嘔。」

《黃炫活人大全》：「《傷寒論》中一字不苟，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者，此設法御病也。言宜某湯者，此臨證審決也。言某湯主之者，乃對病施藥也。此三者，即方法之條目也。」

桂枝湯方

《詠諸的靈蘭秘典》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五味，蠶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皦皦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黏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咬音父。咀，才與切。歠，通啜，昌悅切。

李東垣曰：「咬咀，古制也。古無鐵刃，以口咬細，令如麻豆煎之。今人以刀剉細爾。」

方中行曰：「微火者，取和緩不猛而無沸溢之患也。歠，大飲也。皦皦，和潤而微汗之貌。不可，禁止之詞。如水流漓，言過當也。病必不除，決言不遵節制，則不效驗也。」

徐靈胎曰：「溫覆一時許，令遍身皦皦微似有汗者，此解肌之法也。若如水流漓，則動榮氣，衛邪仍在。桂枝湯全料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一服即汗，不再服，無汗服至二三劑，總以中病為主。後世見服藥得效者，反令多服，無效者即疑藥誤，又復易方，無往不誤矣。」

張令韶曰：「汗乃中焦水穀之津，故歠粥以助藥力，穀精通而津液通矣。禁生冷等物者，恐中氣虛，生冷之物能傷脾胃。」

《本草綱目》：「大蒜、小蒜、韭、胡荽、藜蘆爲五辛。五辛氣臭，與藥畏反，故禁之。」

成無己曰：「《內經》曰：『辛甘發散爲陽。』桂枝湯，辛甘之劑也，所以發散風邪。《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爲主，芍藥、甘草爲佐也。《內經》曰：『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生薑、大棗爲使也。桂枝用薑棗，不特專於發散，以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薑棗之用，專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衛者也。」

陳古愚曰：「桂枝辛溫，陽也。芍藥苦平，陰也。桂枝又得生薑之辛，同氣相求，可恃之以調週身之陽氣。芍藥而得大棗、甘草之甘，苦甘合化，可恃之以滋週身之陰液。」

師取大補陰陽之品，養其汗源，為勝邪之本，又歠粥以助之，取水穀之津以為汗，汗後毫不受傷，所謂立身於不敗之地，以圖萬全也。」

按：方名桂枝湯者，君以桂枝也。桂枝味辛氣香而性溫，善能殺菌，功用在皮，能引諸藥達於肌腠，以解寒凝，驅風邪。臣以芍藥之苦平，生血兼行經絡之痺滯，君臣相須，以奏通經宣陽之績。使以甘草之甘平，調和諸藥，交通榮衛。佐以生薑之辛，溫胃散寒以止嘔。大棗之甘，健脾補虛以生津。且薑棗合則生津而不膩，桂芍均則解表兼和裡。誠解肌補虛，除風散寒，調和榮衛之聖方也。

柯韻伯曰：「此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榮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凡頭痛，發熱，惡風，惡寒，其脈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經，不論中風、傷寒、雜病，咸得用此發汗。若妄汗妄下，而表不解者，仍當用此解肌。如所言頭痛，發熱，惡寒，惡風，鼻鳴，乾嘔等病，但見一證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脈弱自汗為主耳。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癆、虛痢，隨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後人分門證類使無下手處者，可同年而語耶。」

《總病論》：「凡桂枝湯證，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

《醫醇賸義》：「桂枝湯治風從外來，久客於絡，留而不去，此方主之。」

李東垣曰：「仲景制此湯，以桂枝為君，芍藥、甘草為佐。小建中湯，以芍藥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則治其表虛，一則治其裡虛，各有主用也。後學當觸類而長之。」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

柯韻伯曰：「此條是桂枝本證，辨證為主，合此證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為傷寒、中風、雜病也。今人鑿分風寒，不知辨證，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四證中頭痛是太陽本證，頭痛、發熱、惡風與麻黃證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證。」

沈堯封曰：「此於提綱中獨舉頭痛，而不言項強者，以明中風有項不強之證。」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及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几，音殊。

張令韶曰：「此病太陽之經俞也，太陽之經俞在背，經云：『邪入於俞，腰脊乃強。』項背強者，邪入於俞而經氣不舒也。几几者，短羽之鳥欲飛不能之狀，乃形強急之形，

欲伸而不能伸，有如几几然也。夫邪之中人始於皮膚，次及於肌絡，次及於肌俞。邪在於經俞，則經俞實而皮毛虛，故汗出而惡風也。宜桂枝湯以解肌，加葛根以宣通經絡之氣。乾葛之根入土極深，其籐延蔓似絡，故能同桂枝直入肌絡之內，而外達於膚表也。」

顧尚之曰：「項背強几几，即瘧之頭而搖動，但不若口噤、背反張之甚耳。桂枝湯以治風，即加葛根以潤燥。《本草》：『葛根起陰氣，其益陰可知。』蓋葛根其體潤澤，其味甘平。今時徽人作粉常服，謂之葛粉，可知其為和平之品，非發汗之藥也。」

按：經云：「中於項則下太陽。」蓋太陽之經俞在背，邪入於經俞，則血凝氣滯，津液不通而脊椎神經麻痺，筋失柔和，故項背強几几然也。中風，則汗出，惡風，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傷寒，則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明理論》：「几，音殊。几几，引頸之貌。几，短羽鳥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頭爾。項背強者，動亦如之。」《傷寒準繩》引詩：「豳風狼跋赤鳥几几。」注云：「几几，絢貌。絢謂拘，著鳥屨為行戒狀，如刀依鼻在屨頭。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妄顧視。」按此可以想見項背拘強之狀，是則几當作本字，音几，說亦可通。

桂枝加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芍藥二兩、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總病論》：「桂枝加葛根湯，通治柔瘧。」

《聖濟總錄》：「桂心湯，治四時傷寒初覺。（即本方）」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下，去聲。上，上聲。

黃坤載曰：「下後其氣上衝，是奔豚發作也。可與桂枝湯，用如前法，疏風木而降奔衝。若不上衝者，奔豚未作，不可與前湯也。」

徐靈胎曰：「此誤下之證。誤下而仍上衝，則邪氣猶在陽分，故仍用桂枝發表，若不上衝，則其邪已下陷，變病不一，當隨宜施治，論中誤治諸法，詳觀自明。」

按：太陽病屬表，法當汗解。若誤下之後，其氣上衝者，此因病人素有奔豚之疾，

今以誤下傷其腎陽，致宿疾發作故也。治奔豚原有桂枝加桂湯一法，故可仍用桂枝湯解表兼降衝氣也。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湯不可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程郊倩曰：「在太陽病之三日，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知病非本來之病，而已壞於法之不對矣。」

柯韻伯曰：「壞病，即變證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臍下悸等證。妄吐，則有饑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證。妄下，則有結胸，痞鞭，協熱下利，脹滿，清穀等證。火逆，則有發黃，圍血，亡陽，奔豚等證。是桂枝證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桂枝以五味成方，減一增一，便非桂枝湯。非謂桂枝竟不可用，下文皆隨證治逆法。」

王肯堂曰：「逆者，謂不當汗而汗，不當下而下，或汗下過甚，皆不順於理，故云逆也。」

《巢氏病源》：「或已發汗、吐、下，而病證不解，邪熱留於腑臟，致病候多變，故曰壞傷寒。」

桂枝湯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爲，去聲。識，音志。令，平聲。

程郊倩曰：「邪之初中人也，淺在肌分，而肌之一字，榮衛均主。特衛主氣，行於肌之經脈外；榮主血，行於肌之經脈中。二者夾肌分而行，同謂之曰表，要從表處分出陰陽表裡來，則衛之為陽為表，榮又為陰為裡矣。故邪中於肌之表分，衛陽不固，是曰中風，法當解之。以其脈浮緩、發熱、汗自出，皆為虛邪。衛主疏泄，得風而更散，故也。邪傷於肌之裡分，榮陰受閉，是曰傷寒，法當發之。以其脈浮緊、發熱，汗不出，皆為實邪。榮主收斂，得寒而更凝，故也。唯其均屬於表，故脈浮則同。唯其一虛一實，故緩、緊，汗出、不出，自異。桂枝湯乃補衛之劑，為太陽表虛而設，其云解肌者，猶云救肌也。救其肌而風圍自解。若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寒且中肌之血脈而傷榮矣。方將從肌之裡一層驅而逐出之，豈容在肌之表一層固而護衛之。故雖與中風同屬太陽病，同有浮脈，同有頭項強痛、惡寒證，桂枝不可與也。識，即默而識之之識，有念茲在茲意。蓋可與、不可與，在毫釐疑似之間，須常時將虛實瞭然，方不臨時令誤耳。」

喻嘉言曰：「已見寒傷榮之脈證，即不可誤用風傷衛之治法，用之則寒邪漫無出路，留連肉腠，貽患無窮，故爲首禁。」

按：此節言太陽表實證，不可與桂枝湯，與後脈微弱、汗出、惡風，不可與大青龍湯，遙相對照。

若酒客病，亦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必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喻嘉言曰：「酒客平素濕與熱搏結胸中，才挾外邪，必增逆滿，所以辛甘之法，遇此輩即不可用。辛甘不可用，則用辛涼以徹其熱，辛苦以消其滿，自不待言矣。」

危亦林曰：「酒客不喜甘，平日蓄有濕熱也。病雖中風，應與桂枝，以不喜甘而不與，正善桂枝湯之用也。言外當知有葛根芩連，以解肌之法矣。」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魏念庭曰：「凡病人素有喘證，每感外邪，勢必作喘，謂之喘家，亦如酒客等有一定之治，不同泛常人一例也。」

黃伸載曰：「平素喘家，胃逆肺阻，作桂枝湯解表，宜加朴、杏降逆而破壅也。」

按：此節言喘家中風之治法，與麻黃湯證不同者，以有自汗出也。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方見太陽病中。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成無己曰：「內熱者，服桂枝湯則吐，如酒客之類也。既亡津液，又爲熱所搏，其後必吐膿血。吐膿血謂之肺痿。《金匱要略》曰：『熱在上焦爲肺痿。』謂或從汗，或從嘔吐，重亡津液，故得之。」

柯韻伯曰：「桂枝湯不特酒客當禁用，熱淫於內者，用甘溫辛熱以助其陽，不能解肌，反能湧越，熱勢所過，致傷陽絡，則吐膿血可必也。所謂桂枝下嚙，陽盛則斃者，以此。」

徐靈胎曰：「外感風熱，藥中誤用桂枝，即可吐血、衄血。」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言太陽汗後亡陽之證也。夫汗有陽明水穀之汗，有太陽津液之汗。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者，太陽之陽氣外虛，津液漏泄而不固也。表虛則惡風，津液

不藏，不能施化，故小便難。陽氣者，柔則養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四肢為諸陽之本，今陽亡液脫，故四肢微急而不能屈伸也。宜桂枝湯加熟附，以固補其外脫之陽。」

按：太陽之裡，即是少陰。太陽病本宜發汗，然發汗太過，如水流漓，必致少陰血燥液竭，內則腎涸，氣化不行而小便難，外則液脫，關節不利而四肢急。表邪未盡，故仍惡風。附子溫經補陽，除濕化寒，為少陰虛寒證之專藥。今加桂枝湯，則固表止汗之義重也。此方與真武湯以表裡相對，與白虎加人參湯以寒熱相對，皆治過汗之壞病。

《活人書》：「凡發汗後，汗不止為漏風，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棗（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柯韻伯曰：「是方以附子加入桂枝湯，大補表陽也。表陽密則漏汗自止，惡風自罷矣。汗止津回，則小便自調，四肢自柔矣。」又曰：「汗漏不止，與大汗出同，而從化變病則異。大汗出後而大煩渴，是陽陷於裡，急當救陰，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發汗遂漏不止而不煩渴，則亡陽於外，故用桂枝加附子湯。」

羅紫尚曰：「用附子有二義：一以壯表，一以御陰。」

陳修園曰：「方中取附子以固少陰之陽，固陽即所以止汗，止汗即所以救液，其理微矣。」

《本事方》：「有一士人得太陽病，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便難，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為風，大為虛，用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復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

《千金方》中治產後風虛，汗出不止，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即本方，附子用二枚。

《葉氏錄驗》〈虛勞門〉：「救汗湯，治陽虛自汗。（即本方）」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成無己曰：「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促為陽盛，則不因下後而脈促者也。」

此下後脈促，不得爲陽盛也。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此下後脈促而復胸滿，則不得爲欲解。由下後陽虛，表邪漸入，而客於胸中也。與桂枝湯以散客邪，通行陽氣，芍藥益陰，陽虛者非所宜，故去之。」

程郊倩曰：「氣虛而滿，知胸部而下，陽氣微矣，故見促脈，陰陽不相接續故也。且陽氣不達之處，陰氣從而填之，則爲滿，故雖胸前輕清之位，亦復變爲重濁矣。」

張令韶曰：「太陽之氣由胸而出入，今下後，陽虛不能出入於外內，以致外內之氣不相交接，故脈促而胸滿，宜桂枝湯調和太陽之氣，使之出入於外內，芍藥味苦氣泄，非下後所宜，故去之。」

萬密齋曰：「案論中，下後，脈促者，二證。其言脈促、不結胸者，欲解之候也。脈促、胸滿者，不解之候，邪在裡也。脈促，喘而汗出者，邪在表也。此皆脈同而證異也。」

桂枝去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淺田栗園曰：「太陰篇云：『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由是觀之，腹滿則倍芍藥，以專和腹中之氣；胸滿則去芍藥，而專桂枝之力，以和胸中之氣。二方相照，其義可見矣。」

太陽病，下之後，其人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

劉昆湘曰：「太陽病，下之後，加惡寒，此因下令寒陷於裡，非在表也。肺衛之氣皆根於腎間動氣，肺衛氣虛，從寒化者，當溫腎陽。惡寒，知陽虛於裡，脈當來促去衰，宜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以溫其下。若惡風寒而脈緊不去，雖誤下，仍爲在表，法當汗而解之。」

陳修園曰：「上節言誤汗而陽亡於外，此節誤下而陽衰於內。陽亡於外，宜引其陽以內入，芍藥在所必用，陽衰於內，宜振其陽以自立，芍藥則大作所宜也。若脈微、惡寒者，爲陽虛已極，恐薑、桂之力微，必助之附子而後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附子一

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淺田栗園曰：「此方與桂枝附子湯同其品味，而份量少異爾。」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清，通圍。

黃坤載曰：「如瘧者，榮陰衛陽之相爭，陽鬱於內，則發熱，陰鬱於中，則惡寒。此先中於風而後傷於寒，榮泄衛閉，彼此交爭，故寒熱往來如瘧也。太陽病，得之八九日之久，證如瘧狀，發熱，惡寒，發熱多而惡寒少，此風多於寒，衛傷頗重，而榮傷頗輕。若其人上不嘔，下不泄，則中氣未傷。寒熱一日二三度發，則正氣頗旺，頻與邪爭。脈微和緩，則邪氣漸退，是為欲愈，無用治也。若其脈微弱而又惡寒者，此衛陽榮陰之俱虛。蓋榮虛則脈微，衛虛則惡寒，後章無陽即解此句。虛，故不可更以他藥發汗、吐、下也。如果發熱，脈浮，是後章桂枝越婢之證也。若外不惡寒而面上反有熱色者，是陽氣蒸發，欲從外解而表寒鬱迫，未欲解也，使得小汗略出，則陽氣通達，面無熱色矣。以其正氣頗虛，不得小汗，陽鬱皮膚，莫之能通，是其身必當發癢，解之以桂枝麻黃各半湯。」

張璐玉曰：「首節頗似小柴胡證，故以不嘔、清便自調證之。次節雖脈微、惡寒，止宜小建中加黃耆，以溫分肉司開闔，原非溫經之謂。後節面色反有熱色，言表邪未盡，故宜各半，不可與面合赤色，比類而觀也。」

《傷寒論識》：「清，圍通。《說文》云：『廁，清也。』《脈經》引《四時經》云：『清，溲痢通。』注云：『清者，廁也。』可以徵焉。自可與自調同。《活人書》注云：『清便自調，便是大便如常是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即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並為六合，頓服之，將息如桂枝湯法。

麻黃湯方見太陽病中。

《詠諸的靈蘭秘典》

許宏《方議》曰：「桂枝湯治表虛，麻黃湯治表實，二者均曰解表，有霄壤之異也。今此二方合而用之，乃解其表不虛不實者也。」

柯韻伯曰：「此因未經發汗而病日已久，故於二湯各取三合，並為六合，頓服而急汗之，猶水陸之師各有節制，兩軍相為表裡，異道夾攻之義也。後人漠其分兩合為一方，大失仲景制方之意也。」

徐靈胎曰：「微邪已在膚中，欲自出不得，故身癢。以此湯取其小汗，足矣。〈陽明篇〉云：『身癢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此方乃治邪退後至輕之劑，猶勿藥也。」

《類聚方廣義》：「痘瘡熱氣如灼，表鬱而見點難，或見點稠密而風疹交出，或痘遲不脹，喘，咳，咽痛者，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方函口訣》：「此方用於發風疹而癢痛者，宜之。」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府、風池，卻與桂枝湯。

柯韻伯曰：「此條治中風之變，桂枝湯煮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也。卻與者，盡其二升也。熱鬱於心胸者，謂之煩。發於皮肉者，謂之熱。以外感之風邪重，內之陽氣亦重，風邪本自項入，必刺風池、風府，疏通來路以出其邪，仍與桂枝湯以和榮衛。《內經》曰：『表裡刺之，服之飲湯。』此法是矣。」

徐靈胎曰：「此非誤治，因風邪凝結於太陽之要路，則藥力不能流通，故刺之以解其結。蓋風邪太甚，不僅在衛而在經，刺之以泄經氣。」

方中行曰：「煩字從「火」從「頁」。《說文》：「頁，頭也。」然則煩者，熱悶而頭痛之謂也。邪欲出而與正分爭，作汗之兆也。」

按：中篇云：「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也。」是此節之煩，為太陽病欲解之煩，與前第四節傳裡之躁煩不同，當從脈浮或數急辨之。

《甲乙經》：「風府一名舌本，在項上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督脈、陽維之會，禁不可灸，灸之令人喑。刺入四分，留三呼。風池在顛顛後髮際陷者中，足少陽、陽維之會，刺入三分，留三呼。」

按：風池在足太陽經天柱穴之外，風府在天柱穴之內，所謂表裡刺之是也。

《針灸資生經》：「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然則風府者，固傷寒所自始也，北人皆以毛裹之，南人怯弱者，亦以帛護其項。」

太陽病，服桂枝湯後，大汗出，脈洪大者，與白虎湯。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劉昆湘曰：「曰服桂枝湯，則知初病爲太陽中風。得湯而大汗出，脈轉洪大者，知其胃陽素盛，津液外越，化燥而轉屬之陽明也。宜白虎湯以清肌熱，胃氣涼和，大汗自止，此爲胃熱蒸肌，陽明經證，不可妄施補斂。」

柯韻伯曰：「服桂枝湯後而惡寒、發熱如瘧者，是本當用麻黃發汗，而用桂枝則汗出不徹，故也。凡太陽發汗太過，則轉屬陽明，不及則轉屬少陽，此雖寒熱往來而頭項強痛未罷，是太陽之表尙在。夫瘧因暑邪久留而內著於募原，故發作有時，日不再作。此因風邪泊於榮衛，動靜無常，故一日再發，或三度發耳。邪氣稽留於皮毛肌肉之間，固非桂枝湯之可解，已經汗過，又不宜麻黃湯之峻攻，故取桂枝湯三分之二，麻黃湯三分之一，合而服之，再解其肌，微開其表，審發汗於不發之中，此又用桂枝後，更用麻黃法也。後人合爲一方者，是大背仲景比較二方之輕重，偶中出奇之妙理矣。」

按：下篇云：「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則知此節前段之證，爲發汗後表證已解也。以大汗出，脈洪大爲裡熱甚熾，用白虎以救焚。不渴，故不加入參。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綿裹）、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和劑局方》：「白虎湯治傷寒大汗出後，表證已解，心胸大煩，渴欲飲水。」

《醫方集解》：「白虎湯通治陽明病，脈洪大而長，不惡寒，反惡熱，頭痛，自汗，口渴，舌胎，鼻乾，不得臥。」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即桂枝湯二升，麻黃湯一升，合爲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將息如桂枝湯法。

徐靈胎曰：「此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意略同，但此因大汗出之後，故桂枝略重而麻黃略輕。」

太陽病，服桂枝湯後，大汗出，大煩渴，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陳修園曰：「太陽之氣由肌腠而通於陽明，服桂枝湯當取微似有汗者佳，今逼取太過，則大汗出後，陽明之津液俱亡，胃絡上通於心，故大煩。陽明之上，燥氣主之，故大渴不解。陽氣盛亢，診其脈洪大無倫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白虎爲西方金神，秋金得令，而炎氣自除，加人參者，以大汗之後，必救其液，以滋其燥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即白虎湯加人參三兩，煎服法同。

柯韻伯曰：「外邪初解，結熱在裡，表裡俱熱，脈洪大，汗大出，大煩、大渴，欲飲水數升者，是陽明無形之熱。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寒性沉降，辛能走外，兩擅內外之能，故以爲君。知母苦潤，苦以瀉火，潤以滋燥，故以爲臣。用甘草、粳米調和於中宮，且能土中瀉火，作甘稼穡，寒劑得之緩其寒，苦藥得之平其苦，使沉降之性皆得留連於味也。得二味爲佐，庶大寒之品無傷損脾胃之慮也。煮湯入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白虎爲西方金神，取以名湯，秋金得令而炎暑自解矣。更加人參以補中益氣而生津，協和甘草、粳米之補，承制石膏、知母之寒，瀉火而土不傷，乃操萬全之術者。陶氏以立夏後立秋前，天時不熱爲拘，誤人最甚。烏知方因證立，非爲時用藥也。」

呂櫟村曰：「經文於白虎湯證，並無一言及渴，而加人參方中，或曰口燥渴，或曰大煩渴，或因渴欲飲水數升，此多得之汗吐下後，內熱未除，胃液垂涸，故加人參於白虎湯中。是移清金滌熱之功，轉而爲益胃滋乾之用，庶幾瀉子實而補母虛，兩收其利。」

《蘭室秘藏》：「膈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云：『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者也。』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若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按：湘古本作：「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宜桂枝二越婢一湯。若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當歸四逆湯。」可從。

劉昆湘曰：「此示太陽外證有氣強化熱與血虛生燥之異，因對舉而論辨之。如病在太陽，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外證無汗，脈浮而大，此陽邪偏盛於表，宜桂枝二越婢一湯，雙解榮衛而清肌熱。熱多者，風重於寒，故治用複方而法有輕重。假令發熱，惡寒，無汗，熱多寒少，脈象反見微弱，蓋由素秉血虛，復加外風之感，血虛化燥，故熱多，氣不布津，故無汗。榮弱衛微，故不可發汗，更虛其表。無陽較亡陽之義爲輕，亦

陽氣衰微之意，故用當歸四逆湯益氣生津，養榮通脈。方中用人參、附子二味，散寒無發陽之慮，溫腎免傷陰之弊。其在〈厥陰篇〉主治脈細欲絕者，以脈細爲陰氣之衰，欲絕爲陽氣之脫。雖真氣內微而客寒未解，是以補虛之中，仍佐祛邪之品，制方之妙義可深思。」

徐靈胎曰：「此無陽與亡陽不同，並與他處之陽虛亦別。蓋其人本非壯盛而邪氣亦輕，故身有寒熱而脈微弱。若發其汗，必至有叉手冒心，臍下悸等證。」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皮）、芍藥、麻黃、甘草（炙）各十八銖，大棗四枚（擘）、生薑一兩二銖（切）、石膏二十四銖（碎，綿裹）。

上七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林億曰：「今以算法約之，桂枝揚取四分之一，越婢湯取八分之一，合方。」

劉昆湘曰：「越婢，古湯名也。或古有越婢得疾以此治癒，因以名之，猶草之有寄奴也。」

按：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故用越婢湯，清熱以散寒。以其脈浮大，浮爲風，大爲虛，故倍桂枝湯，除風而補虛。二方合用，面面周到。

太陽病，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成無己曰：「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爲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心下滿，微痛，爲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裡，是太陽之府病，而非桂枝證未罷也，故去桂枝，而君以苓朮，則薑芍即散邪行水之法，朮水去，而太陽表裡證悉除，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經》曰：『血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又曰：『膀胱津液氣化而後能出。』此汗由血化，小便由氣化也。桂枝爲血分藥，但能發汗，不能利水。觀五苓散方末云：『多服煖水出汗愈。』此云：『小便利則愈。』比類二方，可明見桂枝去桂之理矣。今人不審，概用五苓以利水，豈不悖哉。」

《內臺方議》：「問：『心下滿微痛，乃是欲成結胸，何緣作停飲治之？』答曰：『諸證皆似結胸，但小便不利一證，乃停飲也，故此條仲景只作停飲治之。』」

顧尚之曰：「誤下而水氣凝結，先治其裡，俟裡和而後治其表，非以一方統治之也。注家並未解此。」」

按：此節遙申前第十七節。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而與之，並誤下後變病之治法。蓋傷寒為實邪，反與桂枝湯解肌，則皮毛閉塞，邪無出路，故本證仍在。下之則一誤再誤，寒邪乘裡氣之虛而內陷，結於膈間而成停飲，為結胸之漸。下篇云：「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故此用苓，且其證無汗，是急在泄飲而緩於解外，故去桂枝則藥力專於內利小便也。小便利，則停飲去，自無結胸及下利之變矣。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茯苓三兩、白朮三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徐靈胎曰：「頭痛，發熱，桂枝證仍在也。以其無汗，則不宜更用桂枝。心下滿，則用白朮。小便不利，則用茯苓。此證乃亡津液而有停飲者也。此方專於利小便也。」

唐容川曰：「此與五苓散互看自明。五苓散是太陽之氣不外達，故用桂枝以宣太陽之氣，氣外達則水自下行而小便利矣。此方是太陽之水不下行，故去桂枝，重加苓朮，以行太陽之水，水下行則氣自外達，而頭痛、發熱等證自然解散，無汗者，必微汗而愈矣。然則五苓散重在桂枝以發汗，發汗即所以利水也。此方重在苓朮以利水，利水即所以發汗也。實知水能化氣，氣能行水之故，所以左宜右有。」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

數，音朔。攣，音戀。厥，居月切，重平聲。

周禹載曰：「此為真陽素虛之人，榮衛俱傷，治風遺寒，因而致變者，立法也。」

張令韶曰：「此言病太陽之表，而得少陰裡虛之證，不可發汗也。傷寒，脈浮者，浮為在表也。自汗出者，太陽之表氣虛也。腎主二便，小便數者，頻出而不禁，謂少陰之水虛於下也。心煩者，謂少陰之火虛於上也。微惡寒者，病太陽之本，少陰之標也。」

少陰之脈，斜走足心，上股內後廉，腎氣微少，精血無以榮筋，故腳攣急也。此病得太陽而見少陰之裡證，反與桂枝湯欲攻太陽之表，此誤也。得之則太少表裡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咽中乾者，少陰之水不能上滋也。煩躁者，感少陰水火之氣也。吐逆者，少陰之陰寒甚也。太少為水火之主，而中土為之交通，故用溫中土之乾薑、甘草，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與芍藥、甘草以復其陰，故其腳即伸。少陰上火而下水，又胃絡上通於心，若君火亢極，以致胃氣不和，神昏氣亂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上承熱氣於下。若重發其汗，復加燒針者，陽虛已極，四逆湯主之。」

趙嗣真曰：「或譫語者，由自汗，小便數，胃家先自津液乾少，又服乾薑性燥之藥，以致陽明內結，譫語，然非邪實大滿，故但用調胃承氣以調之，仍少與之也。」

成無己曰：「重發汗為亡陽，加燒針則損陰。《內經》曰：『榮氣微者，加燒針則血不流行。』重發汗，復燒針，是陰陽之氣大虛，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

王肯堂曰：『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此邪中膀胱經虛寒也。宜桂枝加附子湯則愈。』

按：此節為太陽與少陰合病，表虛裡寒之桂枝加附子湯證。脈浮，自汗出，是太陽桂枝證。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皆是少陰附子證。專用桂枝湯，則攻其表而遺其裡，故太陽證雖罷而少陰證轉增也。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乾薑二兩（炮）。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吳遵程曰：「甘草乾薑湯，即四逆湯去附子也。辛甘合用，專復脾中之陽氣。其夾實夾陰，面赤，足冷，發熱，喘，咳，腹痛，便滑，外內合邪，難於發散，或寒藥傷胃，合用理中，不便參朮者，並宜服之，真胃虛挾寒之聖劑也。」

陳古愚曰：「誤服桂枝湯而厥，其為熱厥無疑。此方以甘草為主，取大甘以化薑桂之辛熱，乾薑為佐，妙在炮黑變辛為苦，合甘草又能守中以復陽也。論中乾薑俱生用，而惟此一方用炮。仲景又以此湯治肺痿，更為神妙。後賢取治吐血，蓋學古而大有所得也。」

《外臺秘要》：「《備急》療吐逆，水米不下，乾薑甘草湯。（即本方）」

《直指方》：「甘草乾薑湯治男女諸處出血，胃寒不能引氣歸元，無以收約其血。」

（即本方）」

《朱氏集驗方》：「二神湯治吐血極妙。（即本方）」

《傳信適用方》：「治頭目旋暈、吐逆、胃寒生痰。（即本方）」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四兩、甘草四兩（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陳古愚曰：「芍藥味苦，甘草味甘，苦甘合用，有人參之氣味，所以大補陰血。血得補則筋有所養而舒，安有拘攣之患哉！凡病人素溏與中虛者，忌服。」

張壽甫曰：「方中芍藥與甘草同用，取其苦味與甘草相合，有甘苦化陰之妙，故能滋陰分，此取其化出之性，以爲用也。」

《魏氏家藏方》：「六半湯治熱濕腳氣，不能行步。即芍藥甘草湯入無灰酒少許，再煎服。」

《朱氏集驗方》：「去杖湯治腳弱無力，行步艱難。（即本方）」

《傳信適用方》：「中岳湯治濕氣，腿腳赤腫疼痛，及胸膈痞滿，氣不升降，遍身疼痛，並治腳氣。（即本方）」

《聖濟總錄》：「木舌腫滿，塞口殺人，紅芍藥甘草煎水熱漱。」

《玉機微意》：「芍藥甘草湯治小腸咳而失氣，氣與咳俱失。」

調胃承氣湯方

甘草二兩（炙）、芒硝半斤、大黃四兩（酒洗）。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二物，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頓服之。（芒硝宋本作半升，方氏及全書同此作半斤，以煎法徵之，作半升爲是。）

成無己曰：「《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芒硝鹹寒以除熱，大黃苦寒以蕩實，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陳而緩中。」

王海藏曰：「實熱尚在胃中，用調胃承氣，以甘草緩其下行而祛胃熱也。仲景調胃承氣湯證八方中，並無乾燥。不過曰胃氣不和，曰胃實，曰腹滿，則知此湯專主表邪悉罷，初入腑而欲結之證也。故仲景以調胃承氣收入太陽陽明，而大黃注曰酒浸，是太陽

陽明去表未遠，其病在上，不當攻下，故宜緩劑以調和之。」

徐靈胎曰：「芒硝善解結熱之邪，大承氣用之，解已結之熱邪，此方用之以解將結之熱邪，其能調胃則全賴甘草也。」

《內經拾遺方論》：「〈平人氣象論〉曰：『已食如饑者曰胃疸。』以其胃熱消穀，面色痿黃，故曰疸，黃病也，調胃承氣湯。」

《試效方》：「調胃承氣湯，治消中渴而飲食多。」

《衛生寶鑑》：「調胃承氣湯，治胃中實熱而不滿。」

《醫壘元戎》：「滌毒散，治時氣疙瘩、五發瘡瘍、喉閉、雷頭。於本方加當歸。」

《經驗良方》：「調胃承氣湯，治熱留胃中，發斑，及服熱藥過多，亦發斑。此藥主之。」

《濟陽綱目》：「調胃承氣湯，治腹中常覺有熱，而暴痛暴止者，此謂積熱。」

《口齒類要》：「調胃承氣湯，治中熱，大便不通，咽喉腫痛，或口舌生瘡。」

《類聚方廣義》：「牙齒疼痛，齒齦腫痛，齲齒枯折，口臭等，其人平日多大便秘閉而衝逆，宜調胃承氣湯。」

四逆湯方

人參二兩、甘草二兩（炙）、乾薑一兩半、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劉昆湘曰：「四逆湯通行本缺人參，觀於茯苓四逆湯，但云加茯苓，不云加參，知本方固當有人參，非人參合薑附，不足以救陰陽之兩亡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又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甘草薑附相合，為甘溫大熱之劑，乃可發散陰陽之氣。」

龐安常曰：「凡厥，通用四逆湯，謂其脈浮遲，或微，或細，或沉，皆屬裡有寒也。」

喻嘉言曰：「四逆湯，治三陰經證，四肢厥冷，虛寒下利，急溫其裡之總方。」

張璐玉曰：「此湯通治三陰脈沉、惡寒、手足逆冷之證，故取附子之生者，上行頭項，外徹肌表，以溫經散寒。於薑亦用生者，以內溫臟腑。甘草獨用炙者，以外溫榮衛，

內補中焦也。」

錢天來曰：「四逆湯者，所以治四肢厥逆而名之也。以甘草爲君者，以甘和而性緩，可緩陰氣之上逆。乾薑溫中，可以救胃陽而溫脾土，即所謂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焉，此所以脾主四肢也。附子辛熱，直走下焦，大補命門之真陽，故能治下焦逆上之寒邪，助清陽之升發而騰達於四肢，則陽回氣暖，而四肢無厥逆之患矣。」

《三因方》：「四逆湯治少陰傷寒，自利，不渴，嘔噦不止，或吐利俱發，小便或澀或利，或汗出過多，脈微欲絕，腹痛脹滿，手足逆冷，及一切虛寒厥冷。凡病傷寒有此證，皆由陽氣虛，裡有寒，雖更覺頭痛體疼，發熱，惡寒，四肢拘急，表裡悉具者，不可攻表，宜先服此藥，以助陽救裡。又治寒厥，或表熱裡寒，下利清穀，食入即吐，或乾嘔，或大汗、大吐、大下之後，四肢冰冷，五臟拘急，舉體疼痛，不渴，脈沉伏者。」

《增補內經拾遺方論》：「《靈樞》癡狂曰：『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澀。』夫厥者，盡也，盡兩足而皆冷也。逆，不順也。四肢本溫，此其順也，今反冷，故曰逆也。足暴然冷，胸前痛若裂，腸中痛若刀切，皆寒氣侵然，其人煩悶而不能進飲食，其脈毋論人之大小皆澀。澀，陰脈也。四逆湯主之。」

問曰：「太陽病，其證備，按桂枝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煩躁，吐逆，譫語，其故何也？」師曰：「此陽旦證，不可攻也。寸口脈浮，浮爲風，亦爲虛，風則生熱，虛則攣急，誤攻其表，則汗出，亡陽。汗多則液枯，液枯則筋攣。陽明內結，則煩躁，譫語。用甘草乾薑以復其陽，芍藥甘草以救液，調胃承氣以止其譫語，此壞病之治，必隨脈證也。」

按：此節設爲問答，以申明上節之義。太陽病，其證備，謂太陽與少陰表裡同病也。按桂枝法治之，表證雖罷而裡證增劇，加以厥逆，咽中乾，煩躁，吐逆，譫語，其故何也？師曰：「此陽旦證，治當解表兼溫裡，不可專攻表也。」寸口脈浮爲表中風，亦爲裡陽虛，風則生熱，故證見自汗出，心煩。虛則陽衰，故證見小便數，微惡寒，腳攣急。今誤攻其表，則汗出亡陽。汗多則津竭液枯，液枯則筋失所養而急攣。陽明之內，胃腑熱結則煩躁、譫語。諸證寒熱錯雜，陰陽兩虧，當權其緩急先後，以復陽爲急，救液次之，滋陰爲後。故用甘草乾薑以復其陽，俟厥愈足溫，更作芍藥甘草以救液，則其腳即伸。然後以調胃承氣清胃結熱，止其譫語。由是諸證以次漸癒，此壞病之治，必隨脈證以救之也。

程郊倩曰：「此證之陽明內結，得之自汗出，小便數，上部之津液外越，而下部之陰分更無陽以化氣也。故陽回而結未破，不妨少從胃實例，一去其燥。一證中亡陽、陽結互具，故以厥逆，咽中乾，煩躁，吐逆，譫語，陽明內結並舉，而治法之層次，因出其中。」

陽旦病，發熱不潮，汗出，咽乾，昏睡不安，夜半反靜者，宜地黃半夏牡蠣酸棗仁湯主之。若口渴，煩躁，小便赤，譫語者，竹葉石膏黃芩澤瀉半夏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正示陽旦之證治也。陽旦之證雖發熱有汗，而不似陽明外證潮熱之甚，故曰：『發熱不潮。』潮者，濕之意，形容發熱有汗，時時不乾。潮熱，即蒸蒸發熱之謂。汗出，咽乾者，陰虛而榮氣外泄，令胃津不能上布。昏睡不安者，血虛生燥，心氣浮越之候。夜半反靜者，晝則衛氣行陽，夜則衛氣行陰，夜半而陰生陽潛，病氣得天時之助，和其偏勝，故也。治宜地黃半夏牡蠣酸棗仁湯主之。地黃滋水以養肝，半夏通液而降胃，棗仁、牡蠣斂精氣，以安神魂，除虛煩而定驚悸。若加口渴，煩躁，小便赤，譫語者，此膽胃俱熱，氣血之兩燔也，治宜竹葉石膏黃芩澤瀉半夏甘草湯主之。竹葉、石膏雙清肺胃，以解肌熱，黃芩瀉肝陽之上犯，澤瀉導心火以下行，半夏降胃逆，甘草和中府。病因由血熱並氣，故清氣即所以清榮也。」

地黃半夏牡蠣酸棗仁湯方

地黃六兩、半夏半升、牡蠣二兩、酸棗仁三兩。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竹葉石膏黃芩澤瀉半夏甘草湯方

竹葉兩把、石膏半斤（碎，綿裹）、黃芩三兩、澤瀉二兩、半夏半升、甘草二兩。

上六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節陽旦病，其證候與前節不符。《金匱要略》〈婦人病篇〉云：「產後，風續之，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耳，可與陽旦湯。」原注即桂枝湯。《脈經》九引此，云方在傷寒中，桂枝是也。《千金方》〈卷九〉陽旦湯，治傷寒、中風，脈浮，發熱往來，汗出，惡風，頭項強，鼻鳴，乾嘔，桂枝湯主之，即桂枝湯五味，以泉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服一升，日三。如汗者，去桂枝，加附子一枚。龐氏、成氏皆謂陽旦即桂枝湯之別名，皆與此節不同，

《祇諸的靈蘄秘典》

俟夫知者辨焉。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七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寒者，葛根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病太陽之表，而涉於經俞也。項背強几几者，邪入於俞而經氣不舒，欲伸而不能伸也。邪在於表，表氣實，故無汗。邪入於經，經氣虛，故惡風。葛根湯主之，葛根宣通經腧以治內，麻黃開發毛竅以達外，桂枝和解肌腠以調中，內而經腧，外而毛竅，中而肌腠，無所留滯，病自愈矣。」

顧尚之曰：「此亦瘧證之輕者。上汗出、惡風用桂枝湯加葛根，此以無汗而更加麻黃，仍不外表實、表虛兩治法也。」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麻黃三兩（去節）、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二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諸湯皆仿此。

柯韻伯曰：「此開表逐邪之輕劑也。几几更甚於項強，而無汗不失為表實。脈浮不緊數，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故以桂枝湯為主，而加麻黃以攻其表實也。葛根味甘氣涼，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脈而舒其牽引，故以為君。麻黃、生薑能開玄府腠理之閉塞，祛風而去汗，故以為臣。寒熱俱輕，故少佐桂芍同甘棗以和裡。此於麻桂二湯之間，衡其輕重，而為調和表裡之劑也。葛根與桂枝同為解肌和裡之劑，故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葛根為陽明經藥，能佐麻黃而發表，佐桂枝以解肌。不須啜粥者，開其腠理而汗自出，涼其肌肉而汗自止。是涼散以驅風，不必溫中以逐邪矣。」

《類聚方廣義》：「葛根湯治麻疹初起，惡寒，發熱，頭項強痛，無汗，脈浮數，或乾嘔，下利者。又疫痢初起，發熱，惡寒，脈數者，當先用本方湯復發汗。若嘔者，以加半夏湯取汗。」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若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龐安常曰：「二陽合病，脈必浮大而長，外證必頭痛、腰疼、肌熱、目疼、鼻乾也。」

浮大者，太陽受病也。長者，陽明也。頭、腰，太陽也。肌、目、鼻，陽明也。凡陽明證俱宜下，唯中寒、惡寒爲病在經，與太陽合病屬表，可發其汗。」

成無己曰：「傷寒，有合病，有並病。本太陽病不解，並於陽明者，謂之並病。二經俱受邪，相合病者，謂之合病。合病者，邪氣甚也。太陽陽明合病，與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氣並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邪氣並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寒邪氣甚，客於二陽，二陽方外實而不主裡則裡氣虛，故必下利，與葛根湯，以散經中甚邪。邪氣外甚，陽不主裡，裡氣不和，氣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嘔。裡氣上逆而不下者，但嘔而不下利，與葛根湯，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氣。」

陸九芝曰：「兩陽合病、三陽合病之自下利，則皆協熱利也。」

徐靈胎曰：「因下利而知太陽陽明合病，今既不下利，則合病從何而知，必須從兩經本證一一對勘，即不下利，而亦可定爲合病矣。」

《明理論》：「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氣湯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發表，一者攻裡，一者和解，所以不同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熱邪，且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故大便溏，小便自利者，此爲有熱。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此爲有寒。惡寒，脈微，自利清穀，此爲有寒。發熱，後重，泄色黃赤，此爲有熱。皆可理其寒熱也。」

《方輿輓》曰：「痢疾初起，脈浮而有表證者，宜發汗。當以此條及太陰病脈浮者，當發汗，宜桂枝湯二條爲治利之準則。」

《傷寒論識》：「此與後世用倉廩散等以治疫痢，正同其轍也。」

葛根加半夏湯方

即葛根湯加半夏半升（洗），煎服法同。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熱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主之。

成無己曰：「經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桂枝證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虛其腸胃，爲熱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裡則見陰脈。下利，脈微遲，邪在裡也。促爲陽盛，雖下利而脈促，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爲自汗出而喘也，即裡熱氣逆所致，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散表邪，除裡熱。」

顧尚之曰：「熱邪內陷而表不解，則表裡俱熱矣。熱壅於膈則喘，熱越於外則汗。」

舒馳遠曰：「必惡熱，不惡寒，心煩，口渴，則芩連方可用。」

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方

葛根半斤、黃連三兩、黃芩三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許宏方議曰：「此方亦能治陽明大熱、下利者，又能治嗜酒之人熱喘者，取用不窮也。」

徐靈胎曰：「因表未解，故用葛根。因喘、汗而利，故用芩、連之苦以泄之、堅之。芩、連、甘草為治痢之主藥。」

陳古愚曰：「方主葛根，從裡以達於表，從下以騰於上。輔以芩、連之苦，苦以堅之，堅毛竅而止汗，堅腸胃以止瀉。輔以甘草之甘，妙得苦甘相合，與人參同味同功，所以能補中土而調脈道，真神方也。」

《方函口訣》：「此方用於小兒疫痢，屢有效。」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成無己曰：「此太陽傷寒也。寒則傷榮，頭痛、身疼、腰痛，以致牽連骨節疼痛者，太陽經榮血不利也。《內經》曰：「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者，寒在表也。」風並於衛，衛實而榮虛者，自汗出而惡風寒也。寒並於榮，榮實而衛虛者，無汗而惡風也。以榮強衛弱，故氣逆而喘，與麻黃湯，以發其汗。」

柯韻伯曰：「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外襲，陽氣不伸，故一身盡疼。太陽脈抵腰中，故腰痛。太陽主筋所生病，諸筋者皆屬於節，故骨節疼痛。從風寒得，故惡風。風寒客於人則皮毛閉，故無汗。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氣鬱於內，故喘。太陽主開，立麻黃湯以開之，諸證悉除也。」

《總病論》：「華佗治法云：『傷寒，病起自風寒，起於腠理，與精氣分爭，榮衛痞鬲，周身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身熱，腰背強重。』此邪在表，隨證發汗則愈。」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一兩（炙）、杏仁七十個（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

徐靈胎：「麻黃須多煮，取其力專，不僅爲去上沫，止煮一二沸矣。」

李時珍曰：「仲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未有究其精微者。津液爲汗，汗即血也，在榮則爲血，在衛爲汗。夫寒傷榮，榮血內澀不能外通於衛，衛氣閉固，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惡。夫風傷衛，衛氣受邪，不能內護於榮，榮氣虛弱，津液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包絡一身，天之象也。證雖屬乎太陽，而肺實受邪氣，其證時兼面赤怫鬱，咳嗽，痰喘，胸滿諸證者，非肺病乎！蓋皮毛外閉，則邪熱內攻，而肺氣贖鬱，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榮分之邪，達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爲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

柯韻伯曰：「此方治風寒在表，頭痛項強，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煩痛，惡風，惡寒，無汗，胸滿而喘，其脈浮緊、浮數者。此爲開表逐邪，發汗之峻劑也。古人用藥，取法象之義。麻黃中空外直，宛如毛竅骨節，故能去骨節之風寒從毛竅而出，爲衛分發散風寒之品。桂枝之條縱橫，宛如經脈系絡，能入心化液，通經絡而出汗，爲榮分散解風寒之品。杏仁爲心果，溫能助心散寒，苦能清肺下氣，爲上焦逐邪定喘之品。甘草甘平，外拒風寒，內和氣血，爲中宮安內攘外之品。此湯入胃，行氣於玄府，輸精於皮毛，斯毛脈合精而溱溱汗出，在表之邪盡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熱頓解，不須啜粥而藉汗於穀也。不用薑棗者，以生薑之性橫散解肌，礙麻黃之上升。大棗之性滯泥於膈，礙杏仁之速降。此欲急於直達，稍緩則不迅，橫散則不峻也。若脈浮弱，自汗出者，或尺脈微遲者，是桂枝湯所主，非此方所宜也。予治冷風哮與風寒濕三氣成痺等證，用此輒效，非傷寒一證可拘也。」

徐靈胎曰：「此痛處比桂枝證尤多而重，因榮衛俱傷故也。惡風無汗而喘者，乃肺氣不舒之故。麻黃治無汗，杏仁治喘，桂枝、甘草治太陽諸證。無一味不緊切，所以謂之經方。」

《舒氏女科要訣》：「曾治一產婦，發動六日，兒已出胎，頭已向內而產，不產，

醫用催產諸方，俱無效。延予視之，其身壯熱，無汗，頭項腰背疼痛，此太陽寒傷榮也。法主麻黃湯，作一大劑投之，令溫覆少頃，得汗，熱退，身安，乃索食，食訖豁然而生。此治其病而產自順，上乘法也。」

《肘後方》：「治卒乏氣，氣不復報，肩息方。（即本方）」

《小兒藥證真訣》：「麻黃湯，治傷風，發熱，咳嗽，喘急，無汗者，宜服之。（即本方，分兩量兒大小加減）」

《玉機微義》：「麻黃湯，治肺臟發咳，咳而喘息有聲，甚則唾血。」

《眼科錦囊》：「麻黃湯治為風熱所侵，而眼目赤腫，生障翳。」

《類聚方廣義》：「初生兒有時時發熱，鼻塞不通，不能哺乳者，用此方即愈。又治痘瘡現點時，身熱如灼，表鬱難發，及大熱煩躁而喘，不起脹者。」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也，宜麻黃湯。

王樸莊曰：「合病之外證，如《內經》熱論所指，太陽則頭項痛，腰脊強，陽明則目疼，鼻乾，不得眠，合成一病也。太陽不開則喘，陽明不降則胸滿，邪不在胃不可下也。太陽病一開，陽明病之氣亦從而俱開矣。」

汪友苓曰：「喘而胸滿，則肺氣必實而脹，所以李東璧云：『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為發散肺經火鬱之藥。』彼蓋以喘而胸滿為肺有火邪實熱之證，方中有麻黃、杏仁專泄肺利氣，肺氣泄利，則喘逆自平，又何有於陽明之胸滿耶。」

《本事方》：「有人病傷寒，脈浮而長，喘而胸滿，身熱頭痛，腰脊強，鼻乾不得臥。予曰：『太陽陽明合病，治以麻黃湯解。』」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程郊倩曰：「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較之少陰為病之嗜臥，脈浮則別之。較之陽明中風之嗜臥，脈細又別之。脈靜神恬，解證無疑矣。但解則均解，必無外證之未罷。設於解後尙見胸滿脅痛一證，則浮細自是少陽本脈，嗜臥為膽熱入而神昏，宜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彼已見麻黃湯脈，自應有麻黃湯證符合之，縱嗜臥依然，必不胸滿脅痛可知。」

《傷寒論識》：「陽明篇云：『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與此只同，乃柴胡湯、麻黃湯之例也。」

按：此節遙申上篇第四節傳屬之義，詳辨其脈證以出其治方也。脈浮細而嗜臥者，表邪衰而正氣亦虛也。

小柴胡湯方見後。

太陽傷寒，脈浮，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瞤，音舜。

沈堯封曰：「此外傷風寒，而內伏暍熱也。」

黃坤載曰：「脈浮緊，身痛，發熱，惡寒，無汗，脈證悉同傷寒，此衛陽素旺，氣鬱而血不泄也。衛氣遏閉，榮鬱熱甚，故見煩躁。異日之白虎、承氣諸證，皆以經熱之內傳者也。早以大青龍發之，則內熱不生矣。」

尤在涇曰：「表實之人不易得邪，設得之則不能泄衛氣而反以實陽氣，陽氣既實，表不得通，閉熱於經則脈緊身痛，不汗出而煩躁也。是當以麻黃、桂、薑之屬，以發汗而泄表實，加石膏以除裡熱而止煩躁。若脈微弱，汗出，惡風，則表虛不實，設與大青龍湯發越陽氣，必致厥逆，筋惕，肉瞤，甚則多汗而陽亡矣。故曰：『此為逆。』逆者，虛以實治，於理不順，所以謂之逆也。」

朱肱曰：「《類纂》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搖動人，或虛羸之人微汗出，便有必證，俱宜服真武湯以救之。』」

陶節庵曰：「傷寒，煩躁，有陰陽虛實之別，心熱則煩，陽實陰虛，腎熱則躁，陰實陽虛。煩乃熱輕，躁乃熱重也。所謂煩躁者，先發煩而漸至躁。所謂躁煩者，先發躁而後發煩也。」

《明理論》：「《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大虛，筋肉失所養，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動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杏仁四十枚（去皮尖）、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石膏如雞子黃大（碎）。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出，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肘後方》：「姚大夫辟溫病粉身方：芎藭、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篩，內粉中。以塗粉於身，大良。」

《孝慈備覽》：「撲身止汗法：麩皮、糯米粉二合，牡蠣、龍骨二兩，共爲極細末，以陳絹包裹，週身撲之，其汗自止。」

吳緩曰：「大青龍湯，仲景治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者用之。夫傷寒，邪氣在表，不得汗出，其人煩躁不安，身心無如之奈何，如脈浮緊，或浮數者，急用此湯發汗則愈，乃仲景之妙法也。譬若亢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不曉此理，見其躁熱，投以寒涼之藥，其害可勝言哉。」

王文祿曰：「大青龍，麻黃湯之變，治風寒外壅而閉熱於經者，故加石膏於發汗藥中，尤爲峻劑。」

舒馳遠曰：「此湯麻、桂合用，是使桂因麻而入榮，麻亦藉桂而走衛，正合行其力，而非合施其用。甘草、杏仁緩陽熱而利膈氣。生薑、大棗調榮衛而生津液。尤妙在石膏之辛甘大寒，解熱，生津，除煩躁而救裡，達肌表而助汗，安內攘外胥賴之矣。」

王晉三曰：「麻黃、桂枝、越婢，互復成方。辛熱之劑復以石膏變成辛涼，正如龍爲陽體而變其用爲陰雨也。方義專主泄衛，故不用芍藥。欲其直達下焦，故倍加銖兩。從衛分根本上泄邪，庶表裡鬱熱之氣頃刻致和。《內經》治遠用奇方大制，故稱大青龍。」

汪友苓曰：「或問：『病人同是服此湯，而汗多亡陽，一則厥逆，筋惕肉瞤，一則惡風，煩躁，不得眠，二者之寒熱迥然不同，何也？』余答曰：『一則病人脈微弱，汗出，惡風，是陽氣本虛也，故服之則厥逆而虛冷之證生焉，一則病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而煩躁，是邪熱本甚也，故服之則正氣雖虛而邪熱未除。且也厥逆之逆爲重，以其人本不當服而誤服之也。煩躁不得眠爲輕，以其人本當服而過服之也。』」

《濟陽綱目》：「大青龍加黃芩湯治寒疫，頭痛，身熱，無汗，惡風，煩躁者，此方主之。（即本方加黃芩）」

太陽中風，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劉昆湘曰：「此示素秉陽盛多濕之體，中風而兼內熱之證治也。大青龍之異於麻黃湯者，在加入石膏以清裡熱，其所主治即以不汗出而煩躁爲證諦。所以與少陰證有疑似虛實之辨者，亦因煩躁，故也。本條當具上條無汗、煩躁之證，經文不重出者，以既有無少陰一語則義可隅反。中風之證，脈象浮緩，法當腠理開泄，發熱自汗。今中風而身

無汗者，乃證兼濕邪，風爲濕滯，致皮毛閉塞，故反令無汗。身不疼者，以濕滯則風性馳緩，氣血無鬱衝之爭，無爭故身不痛。身重者，以濕性凝重，濕滯則經氣不舉，故也。但重仍乍有輕時者，以風性疏泄，雖濕阻氣痺，復間以時通，故也。凡發熱，脈浮緩者，法當自汗，假令無汗，即風爲濕滯之證，宜大青龍湯發汗以清裡熱，令風濕俱去。曰發之者，謂泄風濕於外，以發其表也。」

徐靈胎曰：「脈不沉緊，身有輕時，爲無少陰外證。不厥利、吐逆，爲無少陰裡證。此邪氣俱在外也，故以大青龍發其汗。」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噎，烏結切，音咽。

成無己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飲，則水寒相搏，肺寒氣逆，故乾嘔，發熱而咳。《針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此之謂也，與小青龍湯發汗散水。水氣內漬則所傳不一，故有或爲之證，隨證增損，以解化之。」

張令韶曰：「此寒傷太陽之表，而動其裡之水氣也。傷寒，表不解者，表之邪不解也。心下有水氣者，裡之水氣發動也。太陽主寒水之氣，運行於膚表，出入於心胸。今不能運行出入，以致寒水之氣逆於膚表而不解，逆於心胸而爲水氣。水停於胃，則乾嘔。表寒不解，則發熱。或射於肺，則咳。或聚而不流，則渴。或溜於腸，則利。或聚於上焦，則噎。或三焦不能施其決瀆，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滿。或水氣上凌，則喘。以上諸證不必悉具，見一即是也。」

柯韻伯曰：「小青龍以兩解表裡之邪，復立加減法以治或然之證。此爲太陽樞機之劑，水氣蓄於心下尙未固結，故有或然之證。若誤下，則硬滿而成結胸矣。」

按：此節承上節，言傷寒，表不解，水氣結於心下，而有少陰證之治法。乾嘔，即欲吐不吐之互詞。發熱而咳，及渴而下利，皆少陰之本證，故小青龍中有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仍不離少陰表證之治法也。

舒馳遠曰：「大青龍爲表寒裡熱者設，小青龍爲表裡俱寒者設。」韓祇和曰：「小青龍所以主爲水飲與表寒相合而咳者，真武湯所主爲水飲與裡寒相合而咳者。或表寒，或裡寒，協水飲則必動肺，以形寒寒飲則傷肺，故也。」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芍藥三兩、細辛三兩、桂枝三兩、乾薑三兩、甘草三兩（炙）、五味子半斤、半夏半斤（洗）。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渴，去半夏，加栝蒌根三兩。若微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陳古愚曰：「此寒傷太陽之表而不解，動其裡水也。麻、桂從太陽以祛表邪。細辛入少陰而行裡水。乾薑散胸前之滿。半夏降上逆之氣。合五味子之酸，芍藥之苦，取酸苦湧瀉而下行，既欲下行而仍用甘草以緩之者，合藥性不暴則藥力周到，能入邪氣水飲互結之處而攻之。凡無形之邪氣從肌表出，有形之水飲從水道出，而邪氣水飲一併廓清矣。」

張令韶曰：「若渴者，水蓄於下，火鬱於上，去半夏之燥，加栝蒌根引水液上升。利者，水寒在下，火不得下交，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噎，故加附子。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土虛而不能制水，故加茯苓以補中土。水逆於裡而不逆於表，故去麻黃。喘者，水氣上逆而射肺，故加杏仁，以疏肺氣。」

陳修園曰：「乾薑以司肺之關，五味以司肺之闔，細辛以發動其闔辟活動之機。小青龍湯中，當以此三味為主。故他藥皆可加減，此三味則缺一不可。」

費晉卿曰：「此方全為外有風，內有蓄水而設。所以不用石膏者，因水停胃中，不得復用石膏以益胃之寒，故一變而為辛散，外去風而內行水。亦名青龍者，亦取發汗，天氣下為雨之義也。」

《和劑局方》：「小青龍湯治形寒飲冷，內傷肺經，咳嗽，喘急，嘔吐涎沫。（即本方）」

《御藥院方》：「細辛五味子湯治肺氣不利，咳嗽，喘滿，胸膈煩悶，痰涎多，喉中有聲，鼻塞清涕，頭痛，目眩，肢體倦怠，咽噎不利，嘔逆，噁心。（即本方）」

《張氏醫通》：「冬月嗽而發寒熱，謂之寒嗽，小青龍湯加杏仁。」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周禹載曰：「其人痰飲素積，一感風寒挾之上逆，水停心下，肺受邪而喘咳。外邪

即盛，勢必發熱。然未入腑，寒飲內溢，故為咳而不為渴。服小青龍反渴者，寒飲與熱邪未散，津液未復也。更宜以小青龍湯治之。」

張璐玉曰：「世言半夏辛燥，煩渴非所宜。因小青龍湯後，服湯已渴，寒去欲解之語。不知痰去則氣通火升，覺渴不過暫時，少頃津回氣潤，煩渴自除。先哲復有服二陳湯能大便潤而小便長，痰去則津液流通之明驗也。」

《活人書》：「脈浮而渴屬太陽，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而渴者，小青龍湯去半夏加栝蒌根。」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方中行曰：「外證未解，謂頭痛、項強、惡寒等猶在也。浮弱，即陽浮而陰弱，此言太陽中風，凡在未傳變者，仍當從於解肌，蓋嚴不得下早之義。」

張隱庵曰：「皮毛為表，肌腠為外。太陽病，外證未解，肌腠之邪未解也。浮為氣虛，弱為血弱。脈浮弱者，充膚熱肉之血氣兩虛，宜桂枝湯以助肌腠之血氣而為汗。」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

龐安常曰：「此則中風自汗，用桂枝湯證也。」

成無己曰：「下後大喘，則為裡氣大虛，邪氣傳裡，正氣將脫也。下後微喘，則為裡氣上逆，邪氣不能傳裡，猶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厚朴、杏仁，以下逆氣。」

方中行曰：「喘者，氣奪於下而上行不利，故呼吸不順而聲息不續也。蓋表既未罷，下則裡虛，表邪入裡而上衝，裡氣適虛而下奪，上爭下奪，所以喘也。以表尚在，不解其表則邪傳內攻而喘不可定，故用桂枝解表，加厚朴利氣，杏仁有下氣之能，所以為定喘當加之要藥。」

王肯堂曰：「凡稱表不解者，皆謂太陽病，發熱，惡寒，頭痛，項強，脈浮也。」

《本事方》：「戊申正月，有一武臣為寇所執，致舟中板下，數日得脫歸。乘饑恣食，良久，解衣捫風。次日遂作傷寒，自汗而胸膈不利。一醫作傷寒而下之，一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醫者惶惶失措。予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之法也。』指令醫者急治藥，一啜喘定，再啜粳粳微汗，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厚朴二兩、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上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

錢天來曰：「太陽中風，其頭痛，項強，發熱，惡寒，自汗等表證未除，理宜汗解，慎不可下。下之則於理為不順，於法為逆。逆則變生，而邪氣乘虛內陷，結胸痞硬，下利，喘，汗，脈促，胸滿等證作矣，故必先解外邪。欲解外者，宜以桂枝湯主之，無他法也。」

王肯堂曰：「但有一毫頭痛、惡寒，即為表證未解，不可下也。」

張璐玉曰：「下之為逆，不獨指變結胸等證而言，即三陰壞病，多由誤下所致也。」

徐靈胎曰：「此禁下總訣。言雖有當下之證，而外證未除，亦不可下，仍宜解外而後下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徐靈胎曰：「脈浮而下，此為誤下。下後仍浮，則邪不因誤下而陷入，仍在太陽。不得因已汗下，而不復用桂枝也。」

周禹載曰：「此條雖汗下兩誤，桂枝證仍在，不為壞證。」

成無己曰：「經曰：『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則其類矣。」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瞑，音溟。

成無己曰：「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痛，太陽傷寒也，雖至八九日，表證仍在，亦當發其汗，既服溫暖發散湯藥，雖未作大汗，亦微除也。煩者，身熱也，邪氣不與汗解，鬱而變熱，蒸於經絡，發於肌表，故生熱煩。肝受血而能視，始者寒氣傷榮，寒既變熱，則血為熱搏，肝氣不治，故目瞑也。劇者，熱甚於經，迫血妄行而為衄，得衄則

熱隨血散而解。陽氣重者，熱氣重也。與麻黃湯，以解前太陽傷寒之邪也。」

程郊倩曰：「陽氣重，由八九日所鬱而然。得衄則解者，陽氣解也，無復發煩、目瞑證耳。究竟汗仍不出，而發熱，身疼痛，太陽證尙未除，故仍主麻黃。」

按：此節之證但言發熱，而不言惡寒者，以陽氣重故也。論曰：『陽盛則欲衄。』又曰：『熱極傷絡。』蓋寒邪鬱而爲熱，上迫越於頭部，傷其陽絡，由鼻竅而泄出，則邪熱亦隨之而泄矣，所謂紅汗出也。否則血積於腦部，而爲頭風、癩癩，或血結於胸腹，而爲善忘、狂疾之本。此與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其衄由胃絡上越於鼻而出者不同。當從煩暝、口燥以別之。

《集韻》：「暝，目不明也。」

《晉書山濤傳》：「臣耳目聾暝，不能自勵。」

《活人書》：「傷寒，太陽證，衄血者乃解，蓋陽氣重故也。仲景所謂陽盛則衄。若脈浮緊，無汗，服麻黃湯不中病，其人發煩，目暝，劇者必衄。小衄而脈尙浮緊者，宜再與麻黃湯也。後服已微者，不可行麻黃湯也。大抵傷寒衄血不可發汗者，爲脈微故也。」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成無己曰：「風寒在經，不得汗解，鬱而變熱，衄則熱隨血散，故云：『自衄者愈。』」

方中行曰：「此承上條，復以其更較輕者言。得衄自愈者，汗本血之液，北人謂衄爲紅汗，達此義也。」

陳古愚曰：「發熱，無汗則熱鬱於內，熱極絡傷。陰絡傷，血並衝任而出，則爲吐血。陽絡傷，血並督脈而出，則爲衄血。此脈與太陽同起目內眦，循膂，絡腎，太陽之標熱借督脈作衄爲出路而解。」

二陽並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其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之。不汗則其人煩躁，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更發汗則愈。若其人短氣，但坐者，以汗出不徹，故也。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澀，故知之也。

佛，音佛。

成無己曰：「太陽病未解，傳並於陽明，而太陽證未罷者，名曰並病。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為太陽證罷，陽明證具也，法當下之。若太陽證未罷者，為表未解，則不可下，當小發其汗，先解表也。陽明之經循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當解之、薰之，以取其汗。若發汗不徹者，徹不足言，陽氣怫鬱，止是當汗不汗，陽氣不得越散，邪無從出，壅甚於經，故躁煩也。邪循經行，則痛無常處，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氣，但責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內經》曰：『諸過者，切之。』澀者，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是以脈澀，知陽氣壅鬱而汗出不徹。」

陶節庵曰：「怫鬱者，陽氣蒸越，行於頭面、體膚之間，聚赤而不散。」

黃坤載曰：「熏法以盆盛滾水，入被熱熏，取汗最捷，宜於下部用之。」

汪苓友曰：「不徹者，不透也。不足言者，猶言勢必所至不須說也。」

周禹載曰：「躁煩以下，種種證候，不過形容躁煩二字，非真有痛，故曰：『按之不可得也。』」

顧尚之曰：「面色赤者，當從麻桂各半之例，即上文所謂小發汗也。其人短氣，但坐，謂不得臥也。短氣脈澀多屬於虛，若外因短氣必氣粗，是汗出不徹，邪氣壅促胸中，不能布息之短氣，非過汗陽氣虛乏，不足續息之短氣也。外因脈澀必有力，是汗出不徹，邪氣阻滯，榮衛不能流通之脈澀，非過汗傷液，液少不滋脈道之脈澀也。須細別之。」

脈浮緊者，法當汗出而解。若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須自汗出乃愈。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裡虛也。須裡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成無己曰：「經曰：『諸脈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言邪氣在表也，是當汗出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損其津液，虛其胃氣。若身重、心悸而尺脈實者，則下後裡虛，邪氣乘虛轉裡也。今尺脈微，身重，心悸，知下後裡虛，津液不足，邪氣不轉裡，但在表也。然以津液不足，則不可發汗，須裡氣實、津液足，便自汗出而愈。」

錢天來曰：「身重者，因邪入裡，誤下而胃中陽氣虛損也。凡陽氣盛則身輕，陰氣盛則身重，故童子純陽未雜，而輕儇跳躍，老人陰盛陽衰，而肢體龍鐘，是其驗也。誤下陽虛，與誤汗陽虛無異。此條心悸，與發汗過多，叉手冒心之心下悸，同一裡虛之所致也。」

顧尚之曰：「不可發汗者，言不可用麻黃以大發其汗，非坐視而待其自愈也，用小建中以和其津液，則自汗而解矣。」

按：此節通行本及湘古本作脈浮數，故成注云然。

《金鑿》曰：「傷寒，未發熱，脈多浮緊，寒盛也。已發熱，脈多浮數，熱盛也。均宜麻黃湯發汗則愈。」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所以然者，以榮氣不足，血弱故也。

錢天來曰：「浮緊，傷寒之脈也，法當身疼腰痛，宜以麻黃湯汗解之爲是。假若按其脈而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夫尺主下焦，遲則爲寒，尺中遲，是以知下焦命門真陽不足，不能蒸穀氣而爲榮爲衛也。蓋汗者，榮中之血液也，爲熱氣所蒸，由榮達衛而爲汗。若不量其虛實而妄發之，則亡陽損衛，固不待言。此以寒氣傷榮，汗由榮出，以尺中脈遲，則知腎臟真元衰弱，榮氣不足，血少之故，未可以汗奪血也。」

張璐玉曰：「尺中脈遲，不可用麻黃發汗，當頻與小建中和之。和之而邪解，不須發汗。設不解，不妨多與，俟尺中有力，乃與麻黃汗之可也。」

《本事方》：「昔有鄉人邱生者，病傷寒。予爲診視，發熱，頭疼，煩渴，脈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予曰：『雖屬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耆令飲，翌日脈尙爾。其家煎迫，日夜督與發汗藥，幾不遜矣，予忍之，但只用建中調榮而已。至五日尺脈方應，遂投麻黃湯，啜至第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略睡，已得中汗矣。」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成無己曰：「浮爲輕手得之，以候皮膚之氣。《內經》曰：『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方中行曰：「表，太陽也。傷寒，脈本緊，不緊而浮，則邪現還表而欲散，可知矣。發，拓而出之也。麻黃湯者，乘其欲散而拓出之之謂也。」

劉宏璧曰：「但脈浮不緊，何以知其表寒實也？必然無汗，始可發也。」

《金鑿》曰：「不曰以麻黃湯發之主之，而曰可發汗，則有商量斟酌之意也。」

脈浮而緊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龐安常曰：「脈浮而緊，浮爲風，緊爲寒，風傷衛，寒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外證必發熱，無汗，或喘，其人但憎寒，手足指未必微厥，久而復溫，掌心不厥，此傷寒無汗，用麻黃湯。」又曰：「凡脈浮緊，無汗，小便不數，病雖十餘日，尙宜麻黃湯也。」

張隱庵曰：「此反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裡氣不虛而病在表者，皆可麻黃湯發其汗也。」

病人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衛氣不諧也。所以然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也。復發其汗則愈，宜桂枝湯。

諧，戶皆切，音骸。

柯韻伯曰：「發熱時汗便出者，其榮氣不足，因陽邪下陷，陰不勝陽，故汗自出也。此無熱而常自汗者，其榮氣本足，因陽氣不固，不能衛外，故汗自出，當乘其汗正出時，用桂枝湯啜稀熱粥，是陽不足者，溫之以氣，食入於陰，氣長於陽也。陽氣普遍，便能衛外而為固，汗不復出矣。和者，平也。諧者，合也。不和見衛強，不諧見榮弱。一則屬陽虛，一則屬陰虛，皆令自汗。但以有熱、無熱別之，以時出、常出辨之。總以桂枝湯啜熱粥汗之，下條發熱、汗出便可用桂枝湯，見不必頭痛、惡風俱備，只此自汗一證，即不發熱者亦用之，更見桂枝方於自汗為親切耳。」

張令韶曰：「衛氣者，所以肥腠理，司開闔，衛外而為固也。今不能衛外，故常自汗出，此為榮氣和而衛不和也。衛為陽，榮為陰，陰陽貴乎和合，今榮自和，而衛氣不與之和諧，故榮自行於脈中，衛自行於脈外，兩不相合，如夫婦之不調也。宜桂枝湯發其汗，調和榮衛之氣則愈。」

張隱庵曰：「此言桂枝湯能宣發榮衛之氣血而為汗，又能調和榮衛之氣血而止汗也。」

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

成無己曰：「臟無他病，裡和也。衛氣不和，表病也。《外臺》云：『裡和表病，汗之則愈。』所謂先其時者，先其發熱汗出之時，發汗則愈。」

張隱庵曰：「上節自汗出，言榮氣自和於內，致衛氣不與相諧，而其病在榮。此節自汗出，言衛氣不和於外，致榮氣不與相將，故時發熱，自汗出，而其病在衛。時發熱者，發熱有時也。先其時發汗者，先其未熱之時，而以桂枝湯發其汗也。」

程郊倩曰：「凡臟病，亦有發熱汗自出，連綿不愈，骨蒸、勞熱類是也。桂枝湯能解肌而有時云發汗者，助衛氣升騰，虛回而正氣得宣之汗，與麻黃湯逐邪使外泄之汗不同。」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張璐玉曰：「脈浮緊，當以汗解，失汗則邪鬱於經不散而致衄，衄必點滴不成流，

此邪熱不得大泄，病必不解，急宜麻黃湯汗之。奪汗，則無血也。仲景云：『衄家，不可發汗。亡血家，不可發汗。』以久衄亡血已多，故不可發汗復奪其血也。此因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衄，故宜發其汗，則熱得泄而衄自止矣。」

程郊倩曰：「大抵傷寒見衄者，由其人榮分素熱，一被寒閉，榮不堪遏，從而上升矣。」

徐靈胎曰：「前段衄後而解，則不必復用麻黃。衄後尙未解，則仍用此湯。」

江瓘《名醫類案》：「陶尚文治一人，傷寒，四、五日，吐衄不止。醫以犀角地黃湯等，治而反劇。陶切其脈，浮緊而數，若不汗出，邪何由解？遂用麻黃湯，一服汗出而愈。瓘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緣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吐血，蓋發其汗則熱越而出，血自止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宜桂枝湯。

程郊倩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宜屬裡也，而其人卻頭痛，欲攻裡則有頭痛之表證可疑，欲解表則有不大便之裡證可疑，表裡之間何從辨之？以熱辨之而已。熱之有無，何從辨之？以小便辨之而已，有熱者，小便必短赤，熱已入裡，頭痛只屬熱壅，可以攻裡；其小便清者，無熱可知，熱未入裡，不大便只屬風秘，仍須發汗。」

汪苓友曰：「若頭痛不已者，爲風寒之邪上壅，熱甚於經，勢必致衄，須乘其未衄之時，宜用桂枝湯以汗解之。」

張令韶曰：「此明頭痛有在裡、在表、在經之不同也。不大便六七日，熱在裡也。頭痛，有熱者，熱甚於裡，而上承於頭也。與承氣湯，上承熱氣於下，以泄其裡熱。其頭痛而小便清者，知熱不在裡而在表也，當須發汗以泄其表熱。」

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緊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程郊倩曰：「傷寒，服麻黃湯發汗，已經熱退身涼而解矣，半日許復煩，脈見浮緊，終是寒邪退而復集，與自汗、脈浮緩之中風無涉。然汗後見此，則陽虛便防陰弱，蓋煩因心擾，浮屬陰虛，此際寧堪再任麻黃？改前發汗之法爲解肌，則雖主桂枝，不爲犯傷寒之禁也。」

柯韻伯曰：「桂枝湯本治煩，服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故曰反煩。麻黃證本不煩，服湯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桂枝湯主之者，定法也。」

服桂枝湯不解，仍與桂枝湯，汗解復發煩，更用桂枝湯者，活法也。服麻黃湯後煩，可更用桂枝，服桂枝湯復煩者，不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證但可用桂枝湯更汗，不可先用桂枝湯發汗，此又活法中定法也。」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張令韶曰：「此論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也。蓋汗吐下三法，皆所以亡血，亡津液者也。用之不當，不惟亡血、亡津液，而亡陰、亡陽也。用之得宜，雖亡血亡津，而亦能和陰和陽也，故曰：『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張隱庵曰：「凡風寒暑濕燥火之病皆然，不獨傷寒已也。」

方中行曰：「陰陽以脈言，此示人持脈之大法。」

程知曰：「脈以左右三部勻停爲無病，故汗吐下後，陰陽和者，必自愈。不須過治也。」

大汗之後，復下之，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久久小便必自利。

成無己曰：「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

章虛谷曰：「下多，亡陰液，汗多，亡陽津，故小便不利，勿妄治之，以飲食調理，得津液生而小便利，必自愈也。」

張景岳曰：「凡傷寒表證未除，病在陽分者，不可即利小便。蓋走其津液，取汗難愈，且恐大便乾結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其人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內外俱虛也。

張隱庵曰：「下後，復發汗，必振寒者，太陽陽氣虛於外也。脈微細者，少陰陰血虛於內也。所以然者，以陰陽、血氣、內外俱虛，故也。」

方中行曰：「內謂反下則亡陰而裡虛，所以脈微細也。外謂復汗則亡陽而表虛，所以振寒也。」

王肯堂曰：「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者，此內外俱虛也，當歸四逆湯、真武湯。」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而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之虛其裡，汗之虛其表，既下又汗則表裡俱虛。陽旺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正邪交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陰為主，陽虛不能與之爭，是夜則安靜。不嘔，不渴者，裡無熱也。身無大熱者，表無熱也。又無表證而脈沉微，知陽氣大虛，陰寒氣勝，與乾薑附子湯，退陰復陽。」

張璐玉曰：「日多躁擾，夜間安靜，則陰不病而陽病可知也。無表證而脈沉微，則太陽之邪已盡也。以下後復發汗，擾其虛陽，故用附子、乾薑，以溫補其陽。不用四逆者，恐甘草戀胃，故也。」

顧尚之曰：「煩而兼嘔，是少陽證，煩而兼渴，是白虎證，故辨之。又恐外邪襲入而煩躁，再以脈證審之。」

柯云：「此太陽壞病，轉屬少陰者也。凡太陽病，陽盛則入陽明，陽虛則入少陰。」

徐靈胎曰：「陽虛有二證，有喜陽者，有畏陽者，大抵陰亦虛者畏陽，陰不虛者喜陽。此因下後陰亦虛，故反畏陽也。邪已退而陽氣衰弱，故止用薑附回陽。」

按：大青龍湯方後云：『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此節煩躁見於下之後復發汗，而所重尤在發汗多，亡陽也。

張隱庵曰：「莫氏曰：『上節言陰陽血氣皆虛，此節言陽氣虛，下節言陰血虛。』」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炮）、附子一枚（炮，破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宋本薑附皆生用。）

徐忠可曰：「脈微，無大熱，是外無邪襲，而更煩躁，非陽虛發躁之漸乎！故以生附、乾薑急溫其經。彼四逆不用甘草者，彼重在厥，故以甘草先調其中而壯四肢之本。此重在虛陽上泛，寒極發躁，故用直搗之師，而無取扶中為治耳。」

按：乾薑辛溫，氣味濃厚，散而能守，性善祛濕驅寒，和血通氣，得附子則回陽之功宏，而溫經之力峻。二味生用，非少陰誠虛寒者不可服也。故仲景以脈沉微，不嘔，不渴，身無大熱，審其煩躁，實因亡陽寒盛而發，非由表及裡伏熱，重為叮嚀也。此方與茯苓四逆湯，同治下汗後煩躁，而彼為表證者設也。

《和劑局方》：「乾薑附子湯治暴中風冷，久積痰水，心腹冷痛，霍亂轉筋，一切虛寒，並皆治之。（即本方）」

《三因方》：「乾薑附子湯治中寒，卒然暈倒，或吐逆涎沫，狀如暗風，手腳攣搐，口噤，四肢厥冷，或復躁熱。（即本方）」

《易簡方》：「薑附湯治陰證傷寒，大便自利而發熱者，尤宜。」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去芍藥加人參生薑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發汗後經氣內虛之證。發汗所以解外，今汗後表證已罷，而身體疼痛未和，脈象沉部遲滯者，遲為陰阻，沉為氣陷，此榮澀衛沉之候，非沉在裡而遲在臟也。故不用薑附之救裡，而仍假桂枝以和外，以沉遲為榮氣之寒，去芍藥之苦酸微寒，加生薑以宣胃陽，重人參以轉大氣。病在外，而陰陽俱虛者宜之。」

顧尚之曰：「此遙承前文，尺中遲者，不可發汗，而發之則六脈盡變為沉遲矣。身疼痛者，表未解也。故仍用桂枝湯法，一散一收，以和榮衛。」

唐容川曰：「仲景脈法散見各條，須加鉤考，乃能會通。如此處論脈，曰微細、曰沉微、曰沉遲，粗工遇此，不過一虛字了之，而仲景則大有分別。」

桂枝去芍藥加人參生薑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擘）、生薑四兩（切）、人參三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徐靈胎曰：「此以多煎為妙，取其味厚入陰也。」

按：本論〈霍亂篇〉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此節因發汗後而身痛不休，故亦取桂枝湯。以脈沉遲為陽虛裡寒，故去芍藥而加生薑。以榮虛，故加人參以滋補血液生始之源。

發汗，若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方中行曰：「更行，擾言再用。不可再用桂枝湯，則是已經用過，所以禁止也。」

《金鑿》曰：「發汗，若下後，汗出而喘，身無大熱而不惡寒者，知邪已不在太陽之表，且汗出而不惡熱，知邪亦不在陽明之裡，是邪獨在肺中，肺氣滿而喘矣，故不可更行桂枝湯。」

秦皇士曰：「汗出而喘，身無大熱，且見於汗下後，乃是肺家內有積熱，外冒寒邪。」

內有積熱，外攻皮毛，故汗出。外有表邪，故發喘。此方妙在杏仁利肺氣，借麻黃以散外寒，借石膏以清內熱，從越婢湯中化出辛溫變辛涼之法，並開後人雙解肺經表裡之法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杏仁五十個（去皮尖）、甘草二兩（炙）、石膏半斤（碎、綿裹）。

上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千金方》：「四物甘草湯，治傷寒發熱，汗出而喘，無大熱。（即本方）」

《張氏醫通》：「冬月咳嗽，寒痰結於咽喉，語聲不出者，此寒氣客於會厭，故卒然而喑也，麻杏石甘湯。」

《類聚方廣義》：「麻杏石甘湯，治喘咳不止，而目浮腫，咽乾，口渴，或胸滿者。又治哮喘，胸中如火，氣逆涎潮，大息呻吟，聲如拽鋸，鼻流清涕。」

《衷中參西錄》：「麻杏石甘湯為治溫病初得之的方，凡新受外感，作喘嗽，由於風熱者，皆可用之。」

《仁齋直指附遺》：「五虎湯，治喘急、痰氣，於本方加細茶。」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叉，音差。冒，莫到切。

錢天來曰：「陽本受氣於胸中，故膻中為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為呼吸，位處心胸之間。發汗過多則陽氣散亡，氣海空虛，所以叉手自冒覆其心胸，而心下覺惕然悸動也。凡病之實者，皆不可按，按之則或滿或痛，而不欲也，此以誤汗亡陽，真氣空虛而悸動，故欲得按也。」

張隱庵曰：「此因發汗而虛其心氣也。發汗過多則傷其心液矣。其人叉手自冒心者，心主之氣虛也。心下悸，欲得按者，下焦之氣乘虛上奔，故悸而欲按也。宜桂枝保固心神，甘草和中，以防禦其上逆。」

汪苓友曰：「冒字，作覆字解。」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炙）。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柯韻伯曰：「此補心之峻劑也。發汗過多則心液虛，心氣餒，故心下悸。叉手冒心則外有所衛，得按則內有所依，如此不堪之狀，望之而知其虛矣。桂枝本榮分藥，得甘草則內補榮氣而養血從甘也。此方用桂枝爲君，獨任甘草爲佐，以補心之陽，則汗出多者不至於亡陽矣。」

徐靈胎曰：「此以一劑爲一服者。二味扶陽補中，此乃陽虛之輕者，甚而振振欲墜地，則用真武湯矣。一證而輕重不同，用方迥異，其義精矣。」

《證治大還》：「桂枝湯治生產不快，或死腹中。桂枝一握，甘草三錢，水煎服。」

《精神病廣義》：「友人陳蓮夫曾治一心悸重證，日夜叉手按心，恐怖震慄，失其常度。病家疑爲邪祟，醫家以爲精神錯亂。陳君投以桂枝甘草湯，一劑而愈。可知此湯確爲養液補心氣之妙方。」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豚，音屯。

成無己曰：「汗者，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腎之積名曰奔豚，發則從少腹上至心下，爲腎氣逆，欲上凌心，今臍下悸爲腎氣發動，故云欲作奔豚，與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以降腎氣。」

徐靈胎曰：「心下悸，是擾胸中之陽。臍下悸，則因發汗太過，上焦乾涸，腎水上救。故重用茯苓以制腎水，桂枝以治奔豚。」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桂枝四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五枚（擘）。

上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瀾，音爛。

成無己曰：「茯苓以伐腎邪，桂枝能泄奔豚，甘草、大棗之甘滋助脾土，以平腎氣。」

煎用甘瀾水者，揚之無力，取不助腎氣也。」

吳遵程曰：「汗後餘邪挾下焦邪水爲患，故取桂枝湯中之三以和表，五苓散中之二以利尿。」

《傷寒論識》：「甘瀾水之瀾與煉同，所謂以杓揚之是也。《靈樞》半夏湯，以流水千里之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亦同謂之甘瀾者，言煉之使甘也。甘瀾水，一名勞水。」

孫思邈曰：「治五勞七傷羸弱之病，煎水宜陳蘆勞水，取其水不強，火不盛也。蓋此方及《金匱》治胃反、嘔吐，半夏用之者，皆取和緩之義。」

陳古愚曰：「欲速諸藥下行。按《詩》云：『揚之水，不流束薪。』蓋其力勞乏則性柔弱，不能浮木。此取其速泄下焦之水邪，而不動上焦之津液也。」

《證治摘要》：「苓桂甘棗湯治臍下悸者，欲作奔豚，按之腹痛，衝胸者，累用累驗。」

《時還讀我書續錄》：「苓桂甘棗湯，治澀囊累年不愈，應如桴鼓，妙不可言。」

奔豚病，從少腹，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者，皆從驚恐得之。

張璐玉曰：「驚則傷心，恐則傷腎。心傷氣虛而腎邪乘之，從少腹起，上衝咽喉，腎脈所循之處也。其水邪逆上凌心，故發作欲死，少頃邪退還止也。」

柯韻伯曰：「豚爲水畜，奔則昂首疾馳，酷肖水勢上攻之象，此證因以爲名。」

張子和曰：「驚者，爲自不知故也。恐者，爲自知也。」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張璐玉曰：「氣上衝胸腹痛者，陰邪上逆也。往來寒熱者，邪正交爭也。奔豚雖曰腎積，而實衝脈爲患。衝主血，故以芎、歸、芍、草、苓、半、生薑散其堅積之淤，葛根以通津液，李根以降逆氣，並未嘗用少陰藥也。設泥奔豚爲腎積，而用伐腎之劑，則謬矣。」

陳修園曰：「此言奔豚之由肝邪而發者，當以奔豚湯暢肝氣而去客邪也。厥陰之爲病，氣上衝心，今奔豚而見往來寒熱，腹痛，是肝臟有邪而氣通於少陽也。」

奔豚湯方

甘草二兩（炙）、芎藭二兩、當歸二兩、黃芩二兩、芍藥二兩、半夏四兩、生薑四

兩、葛根五兩、桂枝三兩（《金匱要略》作甘李根白皮一升）。

上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周禹載曰：「凡發於驚者，皆本湯主治，故即以病名湯。」

徐忠可曰：「此方合桂枝、小柴胡二湯去桂去柴，以太少合病治法，解內外相合之客邪，肝氣不調而加辛溫之芎、歸，熱氣上衝而加苦泄之生李、葛根，不治奔豚，正所以深於治也。」

丹波元簡曰：「《本草別錄》云：『李根皮大寒無毒，治消渴，止心煩，逆奔豚氣。』知是李根皮乃本方之主藥。」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

成無己曰：「吐後腹脹與下後腹滿，皆為實，言邪氣乘虛入裡為實。發汗後，外已解也。腹脹滿，知非裡實，由脾胃津液不足，氣澀不通，壅而為滿。與此湯和脾胃而降氣。」

張令韶曰：「此言發汗而傷其脾氣也。脾主腹，太陰之為病，腹滿。汗乃中焦水穀之津，汗後則津液亡而脾氣虛則為之脹滿。厚朴色赤性溫而味苦泄，助天氣之下降也。半夏感一陰而生，能啓達陰氣，助地氣之上升也。生薑宣通滯氣，甘草、人參所以補中而滋生津液者也，津液足而上下交，則腹滿自消矣。」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厚朴半斤（炙，去皮）、生薑半斤（切）、半夏半斤（洗）、甘草二兩（炙）、人參一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成無己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泄之。厚朴之苦，以泄腹滿，人參、甘草之甘，以益脾胃，半夏生薑之辛，以散滯氣。」

錢天來曰：「此雖陽氣已傷，因未經誤下，故虛中有實。以胃氣未平，故以厚朴為君，生薑宣通陽氣，半夏蠲飲利膈，故以為臣。參、甘補中和胃，所以益汗後之虛耳。」

喻嘉言曰：「移此治泄後腹脹，果驗。」

《張氏醫通》：「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治胃虛嘔逆，痞滿不食。（即本方）」

《類聚方廣義》：「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治霍亂吐瀉之後，腹擾滿痛，有嘔

氣者。所謂腹滿者，非實滿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言發汗吐下而傷其肝氣也。若吐，若下後，則中氣傷矣。中氣傷，故心下逆滿。《金匱》云：『知肝之病，當先傳脾。』土虛而風木乘之，故氣上衝胸，即厥陰之為病，氣上撞心是也。起則頭眩者，諸風掉眩，皆屬於木也。脈沉緊者，肝之脈也。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經脈空虛而風木動搖之象也。此虛肝之氣，實脾則肝自愈。故用茯苓、白朮、甘草以補脾，桂枝以助肝。」

《傷寒輯義》：「逆滿者，上虛而氣逆不降，以為中滿。氣上衝胸者，時時氣撞搶於胸脅間也。二證迥別。《金匱》云：『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乃知此條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陽虛痰飲所至也。」

《傷寒準繩》：「凡傷寒，頭眩者，莫不因汗吐下，虛其上焦元氣之所致也。眩者，目無常主。頭眩者，俗謂頭旋、眼花是也。《針經》曰：『上虛則眩，下虛則厥。』《傷寒論識》：『身振振搖，亦屬水飲。』《金匱》云：『其人振振身動，必有伏飲是也。』此湯與真武湯其機最相近，惟有陰陽之別爾。」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二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沈亮宸曰：「滿用朮甘，非石山立齋誰與言此。茯苓松根氣所結，故降逆氣，虛者尤宜。」

呂櫟村曰：「《金匱》用此方以治痰飲。其一曰：『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又曰：『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蓋治痰飲大法，當以溫藥和之。溫則脾陽易於健運，而陰寒自化。白朮、茯苓雖能理脾而勝濕，必合桂枝化太陽之氣，以伐腎邪而通水道，方能有效。」

淺田栗園曰：「此方與苓桂甘棗湯僅異一味，而證不相似，彼云臍下悸，欲作奔豚，乃其證輕而飲停下焦者也。此云心下逆滿，起則頭眩，乃其證稍重而飲停中焦者也。足以見其別矣。」

《眼科錦囊》：「苓桂朮甘湯，治胸膈支飲上衝，目眩，瞼浮腫。」

《生生世治驗》：「一男子腰痛，大便每下血合餘，面色鮮明，立則昏眩。先生處茯苓桂枝白朮甘草加五靈脂湯，頓愈。」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成無己曰：「發汗，病解，則不惡寒。發汗，病不解，表實者亦不惡寒。今發汗，病且不解，又反惡寒者，榮衛俱虛也。汗出則榮虛，惡寒則衛虛。與芍藥甘草附子湯以補榮衛。」

喻嘉言曰：「未汗而惡寒，邪盛而表實。已汗而惡寒，邪退而表虛。陽虛則惡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發汗不解，可知其熱猶在。熱在而別無他證，自是陰虛之熱，又當用芍藥以收陰。此榮衛兩虛之救法也。」

程郊倩曰：「凡傷寒發汗一法，原為去寒而設。若病不解，較前反惡寒者，非復表邪可知，緣陽外泄而裡遂虛，故主之以芍藥甘草附子湯。芍藥得桂枝則走表，得附子則走裡，甘草和中，從陰分斂戢其陽，陽回而虛者不虛矣。」

顧尚之曰：「此亦轉屬少陰之證。」

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三兩、甘草三兩（炙）、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三服。

周禹載曰：「汗多為陽虛，而陰則素弱。補陰當用芍藥，回陽當用附子，又懼一陰一陽兩不相合也，於是以甘草和之。庶幾陰陽諧，而能事畢矣。」

柯韻伯曰：「少陰亡陽之證未曾立方，本方恰與此證相合。芍藥止汗，收肌表之餘津，甘草和中，除咽痛而止吐利，附子固少陰而招失散之陽，溫經絡而緩脈中之緊，此又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歟！作芍藥甘草湯治腳攣急，因其陰虛，此陰陽兩虛，故加附子，皆治裡不治表之義。」

《張氏醫通》：「芍藥甘草附子湯，治瘡家發汗成瘰。（即本方）」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成無己曰：「發汗，若下，病宜解也，若病仍不解，則發汗外虛陽氣，下之內虛陰氣，陰陽俱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與茯苓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

張令韶曰：「此汗下而虛其少陰水火之氣也。汗下之後，心腎之精液兩虛，以致病

仍不解，陰陽水火離隔而煩躁也。煩者，陽不得通陰，躁者，陰不得遇陽也。茯苓、人參助心主，以止陽煩，四逆補腎臟，以定陰躁。」

顧尚之曰：「此亦轉屬少陰，故與乾薑附子湯證同一煩躁，而病不解，則有表熱矣。前以無表證，故用四逆去甘草，破陰以行陽也。此以病不解，故用四逆加參、苓，固陰以救陽也。」

陳平伯云：「其脈非沉遲微弱，即浮大無根，故急於溫裡，不暇顧表熱耳。」

《金鑿》曰：「大青龍證，不汗出之煩躁，乃未經汗下之煩躁，屬實。此條病不解之煩躁，乃汗下後之煩躁，屬虛。然脈之浮緊沉微，自當別之。」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四兩、人參二兩、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甘草二兩（炙）、乾薑一兩半。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成無己曰：「四逆湯以補陽，加茯苓、人參以益陰。」

《傷寒點睛》：「證中必有厥逆句，故名之茯苓四逆湯。」

《聖濟總錄》：「治霍亂，臍上築悸，平胃湯。（即本方）」

《類聚方廣義》：「茯苓四逆湯，治四逆加人參湯證而心下悸，小便不利，身瞤動，煩躁者。又治霍亂重證，吐瀉後，厥冷筋惕、煩躁，不熱不渴、心下痞硬、小便不利、脈微細者，可用此方，服後小便利者，得救。又治諸久病，精氣衰憊，乾嘔，不食，腹痛瀉瀉而惡寒，面部四肢微腫者。」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黃坤載曰：「陽虛之人，汗則亡陽；陰虛之人，汗則亡陰。汗後惡寒者，氣泄而陽虛也，故防入少陰。不惡寒，反惡熱者，津傷而陽實也，是已入陽明，將成大承氣證，宜早以調胃承氣和其胃氣，預奪其實也。」

柯韻伯曰：「虛實俱指胃言。汗後正氣奪則胃虛，故用附子、芍藥。邪氣盛則胃實，故用大黃、芒硝。此自用甘草，是和胃之義。此見調胃承氣是和劑，而非下劑也。」

陳修園曰：「此一節總結上文數節之意，太陽病從微盛而轉屬，陽微則轉屬少陰為

虛證，以太陽與少陰相表裡也。陽盛則轉屬陽明爲實證，以太陽與陽明遞相傳也。」

《傷寒輯義》：「〈陽明篇〉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正與此條發矣。」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少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令，平聲。

劉昆湘曰：「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者，明多陽之體過汗，即傷陰化燥，津液竭，令胃中乾，則運化失，不能淫精於脈，水不入經，令血汗濁而榮氣枯燥，則心氣化熱，故煩躁，不得眠。病象見於心，而病因本於胃。故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也。』欲得飲水者，胃乾，故渴欲索水。水指冷水，夏飲水，冬飲湯是也。胃燥得水飲而液滲於絡，和合於血，津液四布，脈絡復滲榮灌溉之用，胃和而煩躁、不眠解矣。證屬燥化而非熱實，故宜少少與水飲之，令胃氣平和則愈。消渴者，謂渴飲消水，而無中滿、水逆之象，當小便頻數者爲常，飲一溲二爲變，以水入而頻消也。今本證非消渴正病，小便不利亦非消渴正象，故特舉之。脈浮爲氣機在表。證由胃陽內弱，中腑乏散納水精之功，下焦失分注決瀆之用。太陽陽明阻其開闔，故令氣壅不瀉，水道不行。微熱者，謂身有微熱。消渴者，見胃中燥化。此因發汗使胃津外越，水氣停蓄於三焦腠理之間，雖汗出，仍微不足言。氣鬱津凝，故身熱，消渴而小便不利，宜五苓散。茯苓、白朮化水氣，以運脾陽，澤瀉、豬苓走下焦而通水道，桂枝溫達榮氣，條暢脈絡。血海溫則膀胱氣化，表裡和，津液布，汗自出而身熱去，小便利，消渴止矣。本方變湯爲散，散者，散也，並渣入胃，且多飲暖水，助中焦如漚之化，使藥力緩緩發作。非專恃滲利之劑，亦治源之法也。」

陳修園曰：「此一節言發汗後胃之津液有乾竭與不行之分別也。太陽病至胃氣和則愈，言津液乾竭。若脈浮至末，言津液不行。當作兩截看。」

徐靈胎曰：「胃中乾而欲飲，此無水也，與水則愈。小便不利而欲飲，此蓄水也，利水則愈。同一渴而治法不同，蓋由渴之象，及渴之餘證不同也。」

五苓散方

豬苓十八銖（去皮）、澤瀉一兩六銖、白朮十八銖、茯苓十八銖、桂枝半兩。

上五味，搗爲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如法

將息。

張令韶曰：「散者，取散之意也。茯苓、澤瀉、豬苓，淡味而滲泄者也。白朮助脾氣以轉輸，桂枝從肌達表，外竅通而內竅利矣，故曰：『多飲暖水汗出愈也。』」

徐靈胎曰：「服散，取其停留胸中。多飲暖水，取其氣散榮衛。此乃散方，近人用作湯，往往鮮效。此方治太陽表裡未清之證，所謂表裡者經與腑也。故此方為利膀胱水道之主藥。」

丹波元簡曰：「白飲，諸家無注，《醫壘元戎》作白米飲，始為明晰。」

《千金方》：「五苓散主時行熱病，但狂言煩躁不安，精彩言語不與人相主當者。」

陶節庵曰：「以新汲水調服。」

《總病論》：「五苓散，治病人水藥入口則吐，或渴而嘔者，或汗後，脈尚浮而煩渴者，或下利，渴而小便不利者，或因渴停水心下（短息者難治）。嘔而小便不利者，皆主之。」

《和劑局方》：「五苓散，治傷寒溫熱病，表裡未解，頭痛發熱，口燥咽乾，煩渴飲水，或水入即吐，或小便不利，及汗出表解煩渴不止。又治霍亂吐利，煩渴引飲。」

《三因方》：「己未年京師大疫，汗之死，下之死，服五苓散遂愈。此無他，溫疫也。」

《朱氏集驗方》：「治偏墜、吊疝方，即本方煎蘿蔔子湯調下。」

《博聞類纂》：「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霖雨乍歇，地氣蒸鬱，令人驟病頭痛，壯熱，嘔逆，有舉家皆病者，謂之風濕氣。不知服藥，漸成溫疫，宜用五苓散半帖，入薑錢三片，大棗一枚，同煎，服一碗立效。」

《萬病回春》：「一婦人病癒後，小便出尿，此陰盛失於傳送，名大小腸交也。先用五苓散二劑而愈，又用補中益氣而安。秋應涼而反淫雨者，冬發濕鬱也，五苓散主之。」

《壽世保元》：「傷暑，身熱，口乾，煩，渴，心神恍惚，小便赤澀，大便瀉泄者，此脾胃虛而陰陽不分也，宜服五苓散。」

《濟陽綱目》：「五苓散，治濕生於內，水瀉，小便不利。」

太陽病，發汗已，脈浮弦，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方中行曰：「已者，言發汗畢，非謂表病罷也。煩渴者，膀胱水蓄，不化津液，故

用四苓以利之。浮弦者，外邪未除，故憑一桂以和之。所以謂五苓能兩解表裡也。」

顧尚之曰：「此無小便不利，且有煩渴，而仍用五苓，即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之理也。須知此渴必喜熱飲，而脈浮弦，則必有惡寒之表證，故與白虎不同。」

按：二注從通行本作浮數，今依本論改正。

傷寒，汗出而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程郊倩曰：「夫水氣作渴與熱蒸作渴不同其治者，以寒溫各別也。傷寒，汗出而渴，為膀胱蓄熱，挾水氣上升，非肺胃鬱蒸之熱也，主從五苓散。若不渴者，則陽虛便防陰盛，此汗近於魄汗，其中伏有厥逆、筋惕、肉瞤之證，故用茯苓、甘草之甘，以益津液而補心。以桂枝、生薑之辛，助陽氣而行衛。二證俱有小便不利證，而熱蓄膀胱與寒蓄膀胱虛實不同，則又從渴與不渴處辨之。觀厥陰條，厥而心下悸者，用茯苓甘草湯治水，則知此條之渴與不渴有陽水、陰水之別。有水而渴、汗，屬陽氣升騰。有水不渴而汗，屬陰液失統。茯苓甘草湯用桂、薑者，行陽以統陰也。陰即水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炙）、生薑三兩（切）。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費晉卿曰：「茯苓宜於獨重，以其能滲濕安神也。薑、桂性溫，開解腠理，能逐水氣從毛竅而出。用甘草以補土和中，方法特妙。」

柯韻伯曰：「此厥陰傷寒，發散內邪之汗劑也。凡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後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此方本欲利水，反取表藥為裡證用，故雖重用薑、桂而以裡藥名方耳。」

《王機微意》：「茯苓甘草湯，治膀胱腑發咳，咳而遺溺。」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方中行曰：「此太陽中風失於未治，久而入裡之證。蓋中風，發熱，必自汗出，六、七日，不解，出汗過多可知也。煩者，汗出過多，亡津液而內燥也。表以外證未罷言，裡以煩渴屬腑言。欲飲水者，燥甚而渴，希救，故也。吐，伏飲內作，故外者不得入也。蓋飲亦水也，以水得水湧溢而為格櫃，所以謂之曰水逆也。」

徐靈胎曰：「胸中有水，則不能客水矣。桂枝治表，餘四味治裡，多飲暖水，汗出愈，表裡俱到。」

吳遵程曰：「五苓散逐內外水飲之首劑。凡太陽表證未解，頭痛，發熱，口燥，咽乾，煩渴飲水，或水入即吐，或小便不利者，宜服之。又治霍亂，吐利，燥渴引飲，及瘦人臍下有動悸，吐涎沫而顛眩者。咸屬水飲停蓄，津液固結，便宜取用。若津液損傷，陰血虧損之人，作渴而小便不利者，再用五苓利水劫陰之藥，則禍不旋踵矣。」

《傷寒論識》：「余每移此，以治妊娠及諸證之爲水逆者，數奏效。」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試教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所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也。

喻嘉言曰：「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宜亟固其陽，與少陽傳經邪盛之耳聾迥別矣。」

程郊倩曰：「諸陽受氣於胸中，而精氣則上通於耳，今以重發汗而虛其陽，陽氣所不到之處，精氣亦不復注而通之，故聾以此驗。叉手自冒心之爲悸，而其悸爲心虛之悸，非水乘之悸也。所以用桂枝甘草湯載還上焦之陽者，並欲衛住上焦之精氣，不令走散耳。」

柯韻伯曰：「汗出多則心液虛，故叉手外衛，此望而知之。心寄竅乎耳，心虛故耳聾，此問而知之。」

顧尚之曰：「此即前桂枝甘草湯證，而明其增重者，必至耳聾也。」

錢天來曰：「誤汗亡陽，則腎家之真陽敗泄，所以腎竅之兩耳無聞，猶老年腎憊陽衰，亦兩耳無聞，其義一也。治法宜固其陽。」

張璐玉曰：「嘗見汗後陽虛耳聾，諸醫施治不出小柴胡湯加減，屢服愈甚。必大劑參附，庶可挽回。」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張令韶曰：「此言汗後傷其肺氣也。飲水多者，飲冷傷肺也。以水灌之，形寒傷肺也。肺主皮毛而司降令，今發汗後，肺氣已虛，復飲水以傷其臟，灌水以傷其形，形臟俱傷，則肺金失其降下之令，而必喘矣。」

顧尚之曰：「汗後肺虛，飲水多則水氣由胃而射肺，以水灌洗則水氣由皮毛而入肺，故皆足致喘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張令韶曰：「此言汗後傷其三焦之氣也。上焦出胃上口，而主水穀，發汗則傷其上焦之陽氣，故水藥不得入口，此為逆也。若更發汗，又傷其中下二焦之氣，必中焦傷而吐不止，下焦傷而利不止也。」

顧尚之曰：「此水逆之證，小便必不利，故敘於五苓散後，以類相從也。」

發汗後及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乾薑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倒，音到。懊，音襖。懣，奴刀切。

劉昆湘曰：「此示誤治轉壞，熱結上焦之候。因其人胸中素熱而胃家不實，汗發其陽則亡肌腠之津，下亡其陰，復泄腹腸之液，吐越胃陽，更傷中氣。發汗、吐、下之後，表邪解而胃腸之糟粕空矣。表裡俱無留邪，宜其人已自爽慧。乃病人仍虛煩，不得眠，甚且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此由汗以發之，令氣機外併，吐以湧之，令氣機上越，下以抑之，復令氣機下陷。一逆再逆，亂其升降出入之用，肌腠之津既傷，而在脈之津亦竭。遂令津乾氣鬱，化燥併榮，但覺虛煩，不得安眠。虛煩者，心煩身亦微熱，鬱悶而不至躁擾之象。劇者必反覆顛倒，坐臥不安。懊懣，謂心中憤悶，似熱似煩，難以明其所苦之狀。蓋先傷肌腠之津液，而後三焦之腑失其濡養，無以司決瀆之轉輸，即無以御真氣之開闔。脈道閉其滲榮，濁邪因而內犯。雖熱乘心包，而病因由脈外膜氣之鬱，故責血中氣熱，病機仍在陽而未入陰，用梔子乾薑湯主之。梔子形象心包，體質輕清，解上焦血中氣熱，佐乾薑苦辛合化，溫斂胃陽，當身熱去而虛煩自止。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少氣者，似氣短而喘息自平，似胸中鬱結而實非病滿，但覺氣少時，欲長太息，以助呼出之用，心肺之氣不能開也。此由胃中不和，令中焦之氣不能宣發，上合上焦，與氣虛下陷之證不同。梔子解上焦之虛煩，香豉暢心肺之鬱結，佐甘草緩急和中，俾肺胃氣交而少氣之候自解。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蓋由肺寒移胃，使中焦之氣不能宣發，鬱而內迫，氣逆為嘔，與太陽傷寒嘔逆之因正同，非胃家之自病也。梔、豉解上焦虛煩鬱結，生薑蕩胃中水寒積氣，兼入肺胃，為止嘔聖藥。」

沈芊綠曰：「因虛煩，故不得眠，因不得眠，故反覆顛倒，因反覆顛倒，故心中益覺懊懣，數語形容盡致，當作一讀，總由陽明火熱之邪上炎，搖動心君也。」

《傷寒直格》：「懊懣者，煩心，熱燥，悶亂不寧也。」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乾薑二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陳古愚曰：「梔子性寒，乾薑性熱，二者相反，何以同用之。而不知心病而煩，非梔子不能清之，脾病而寒，非乾薑不能溫之。有是病則用是藥，有何不可。」

張令韶曰：「梔子導陽熱以下行，乾薑溫中土以上達，上下交而煩熱止矣。」

劉河間曰：「凡諸梔子湯，皆非吐人之藥，以其燥鬱結之甚，而藥頓攻之，不能開通，則鬱發而吐。因其嘔吐，發開鬱結，則氣通津液宣行而已，不須再服也。」

《楊氏家藏方》：「二氣散，治陰陽痞結，咽膈噎塞，狀若梅核，妨礙飲食，久而不愈，即成反胃。（即本方）」

《內經拾遺方論》：「一笑散，治心疝寒痛，如神之劑。乾薑炒黑，山梔子薑汁拌炒，上用酒二鐘，煎八分，不拘時服。」

《成跡錄》：「己未之秋，疫痢流行，其證多相似，大抵胸滿，煩躁，身熱殊甚，頭汗如流，腹痛，下痢，色如塵煤，行數無度。取桃仁承氣湯、梔子乾薑湯，以互相進，無一不救者。」

梔子甘草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甘草二兩（炙）、香豉四合（綿裹）。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取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得吐者，止後服。

張令韶曰：「少氣者，中氣虛不能交通上下，加甘草以補之。」

《千金方》：「梔子豉湯，治食宿飯、陳臭肉及羹、宿菜發者方。（即本方）」

《時還讀我書續錄》：「梔子甘草豉湯，治膈噎，食不下者。」

梔子生薑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生薑五兩、香豉四合（綿裹）。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薑，取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得吐者，止後服。

陳古愚曰：「嘔者，汗吐下後，胃陽已傷，中氣不和而上逆，故加生薑，暖胃解穢而止逆也。」

《肘後方》：「卒客忤死，張仲景諸要方，桂枝一兩，生薑三兩，梔子十四枚，豉五合搗，以酒三升攪微煮之，沫出去滓，頓服取差。」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程郊倩曰：「『煩熱』二字互言，煩在內，熱在外也。火鬱於胸，乘其虛而客之，凡氤氳布氣於胸中者，皆火爲之，而無復津液爲之枯，液不得布，遂有窒痛等證。此湯以宣鬱爲主，宜去其火氣，津液自回也。」

張令韶曰：「窒，窒礙而不通也。熱不爲汗下而解，故煩熱。熱不解而留於胸中，故窒塞而不通也。宜梔子豉湯升降上下，而胸中自通矣。」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香豉四合（綿裹）。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取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得吐者，止後服。

張令韶曰：「梔子色赤象心，味苦屬火，而性寒，導火熱之下行也。豆爲水之穀，色黑性沉，黠熟而復輕浮，引水液之上升也。陰陽合而水火濟，煩自解矣。」

張隱庵曰：「梔子豉湯生用不炒，有交媾水火，調和心腎之功。若炒黑，則徑下而不上矣。」

徐靈胎曰：「此劑份量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

《肘後方》：「治心腹俱脹痛，短氣欲死，已絕方，即本方先煮豉，去滓，再內梔子。治霍亂，吐下後，心腹，煩滿。（即本方）」

《千金方》：「梔子湯，治大下後，虛煩，不得眠，劇者顛倒懊懣欲死方。（即本方）又治少年房多，短氣方。（即本方）」

《小兒藥證真訣》：「梔子飲子，治小兒蓄熱在中，身熱，狂躁，昏迷，不食。（即本方小其劑）」

《聖濟總錄》：「豉梔湯，治蝦蟆黃，舌上起青脈，晝夜不睡。（即本方）」

《資生篇》：「梔子豆豉湯，交心腎，和脾胃，敗毒，清溫，功難盡述。」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柯韻伯曰：「病發於陽而反下，外熱未除，心中結痛，雖輕於結胸而甚於懊懣矣。結胸是水結胸脅，用陷胸湯，水鬱則折之也。此乃熱結心中，用梔子豉湯，火鬱則發之也。」

程郊倩曰：「痛而云結，殊關結胸，但結胸，身無大熱，知熱已盡歸於裡，為實邪。此則身熱不去，則所結者，因下而結，邪仍在於表，故云未欲解也。」

張令韶曰：「此言梔子豉湯不特升降上下，而亦能和解表裡也。傷寒，五、六日，一經已周也。大下之後，表仍不解，故身熱不去。裡仍不解，故心中結痛。此表裡俱未欲解也，宜梔子豉湯以清解其表裡之熱。」

《肘後方》：「用淡豆豉治傷寒，主發汗，是豉能解表明矣。」

《傷寒蘊要》：「香豉味苦甘平，發汗必用之。」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枳實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後，但腹滿而不心煩，即邪氣入裡為裡實。但心煩而不腹滿，即邪氣在胸中為虛煩。既煩且滿，則邪氣壅於胸腹之間也。滿則不能坐，煩則不能臥，故臥起不安，與梔子之苦，以清虛煩，厚朴、枳實之苦，以泄腹滿。」

張令韶曰：「此言傷寒下後，多屬虛寒，然亦有邪熱留於心腹胃，而為實熱證者。熱乘於心，則心惡熱而煩。熱陷於腹，則腹不通而滿。熱留於胃，則胃不和而臥起不安。用梔子以清熱而解煩，厚朴之苦溫以消腹滿，枳實之苦寒以和胃氣。」

梔子厚朴枳實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厚朴四兩（炙、去皮）、枳實四枚（水浸、炙令黃）。

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柯韻伯曰：「妄下後而心煩腹滿，起臥不安者，是熱已入胃。用梔子以除煩，佐枳實以泄滿，此兩解心腹之妙劑，是小承氣之變局也。」

《傷寒直格》：「枳實不去穰，為效甚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王肯堂曰：「丸藥，所謂神丹，甘遂也，或作巴豆。」

錢天來曰：「以峻厲丸藥大下之，宜乎陷入而爲痞結矣。而身熱不去，是邪未全陷，尚有留於表者。微覺煩悶，乃下後之虛邪陷膈，將結未結之徵也。」

喻嘉言曰：「丸藥大下，徒傷其中而不能蕩滌其邪，故梔子合乾薑用之，亦溫中散邪之法也。」

凡用梔子湯，若病人大便舊微溏者，不可與之。

程郊倩曰：「凡治上焦之病者，輒當顧中下。梔子爲苦寒之品，病人今受燥邪，不必其溏否，但舊微溏者，便知中稟素寒，三焦不足。梔子之苦，雖去得上焦之邪，而寒氣攻動臟腑，坐生他變，困輒難支。凡用梔子湯者，俱不可不守此禁，非獨虛煩一證也。」

按：此與太陰爲病，脈弱，自利，不可與大黃芍藥意同。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錢天來曰：「汗出不解，仍發熱者，非仍前表邪發熱，乃汗後亡陽，虛陽浮散於外也。心下悸者，非心悸也，蓋心之下，胃脘之上，鳩尾之間，氣海之中，《靈樞》謂膻中爲氣之海也。誤汗亡陽則膻中之陽氣不充，所以築築然動也。振振欲擗地者，即所謂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搖之意。言頭眩而身體瞤動，振振然不能自持而欲仆地，因衛分之真陽喪失於外，週身經脈總無定主也。乃用真武湯者，非行水導濕，乃補其虛而復其陽也。」

章虛谷曰：「禁汗條內有太陽傷寒證具，而云尺脈遲者，不可發汗，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然尺屬腎，即是腎虛。若發其汗，汗出亡陽，邪仍不解而發熱，以元氣不勝發散，遂現心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等證，皆腎中陰陽之氣失守外越，而身心莫能主持也。急用真武湯鎮攝北方陰陽之氣，藉生薑辛溫達表，庶補正攘邪之功並建矣。」

《傷寒輯義》：「擗字與蹶通，倒也。見唐慧琳藏經音義。」

《活人書》：「太陽證合行桂枝，卻用麻黃之類，發汗多，亡陽，仍發熱者，真武湯主之。大凡發汗過多，即身瞤動振搖，虛羸之人微發汗，便有此證，俱宜服真武湯。」

《本事方》：「鄉裡有京姓子，年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脈弱，惡風。醫以麻黃湯與之，汗遂下止，發熱，心多驚悸，夜不得眠，譫語不識人，筋惕，肉瞤，振振動搖。醫者又進驚風藥。予曰：『此強汗之過也，惟真武湯可救。』連進三服，繼以清心丸、

竹葉湯送下，數日遂愈。」

真武湯方見少陰篇。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張令韶曰：「脾足太陰之脈挾咽，腎足少陰之脈循喉嚨，肝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是咽喉者，皆三陰經脈所循之處也。三陰精血虛少，不能上滋於咽喉，故乾燥，所以不可發汗。夫止言不可發汗，而不言發汗以後之變證，蓋謂三陰俱傷，命將難全，治亦無及，又遑論其變乎。」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陳修園曰：「素有淋病，名曰淋家。其精液久虛，不可發汗，更走其津液。若發汗則津液竭於外，而血動於內，干及於胞中，必患便血。何以言之？《內經》云：『膀胱者，津液藏焉。』又曰：『膀胱者，胞之室。』是胞為血海，居於膀胱之外，而胞、膀胱雖藏血、藏津液有別，而氣自相通。參看太陽熱結膀胱血自下證，則恍然悟矣。淋家病，為膀胱氣化不能行於皮毛，津液但從下走而為淋。膀胱已枯，若再發其汗，必動胞中之血，非謂便血自膀胱出也。」

沈芊綠曰：「此條便血，是小便尿血也。」

《活人書》：「太陽證宜汗，假如淋家、衄血家，法不可汗，亦可以小柴胡之類和解之。」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瘥。

錢天來曰：「瘡家，非謂疥癬之疾也，蓋指大膿，大血，癰疽，潰瘍，楊梅，結毒，賺瘡，痘疹，馬刀，挾癭之屬也。身疼痛，傷寒之表證也。言瘡家氣虛血少，榮衛衰薄，雖或有傷寒身疼痛等表證，亦慎不可發汗。若誤發其汗，則陽氣鼓動，陰液外泄，陽亡則不能柔養，血虛則無以滋灌，所以筋脈勁急而成瘥也。」

張令韶曰：「亡血則瘥，是以產後及跌扑損傷多病瘥。」

汪苓友曰：「常器之云：誤汗成瘥，桂枝加葛根湯。不若王日休云小建中湯加歸耆更妙。」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眴，音縣。

陳修園曰：「血從陽經並督脈而出者爲衄。汗爲血液，凡素患衄血之人，名曰衄家。三陽之經血俱虛，故不可發汗。所以然者，以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眦，上額，交巔。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頰中，旁約太陽之脈。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眦。三經互相貫通，俱在於額上、鼻、目之間，三陰之血不榮於脈，故額上陷，脈緊急也。三陽之血不貫於目，故目直視，不得眴也。陰血虛少，則衛氣不能行於陰，故不得眠也。此三陽之危證也。」

尤在涇曰：「額上陷，脈緊急者，額上之兩旁之動脈陷伏不起，或緊急不柔也。」

《說文》：「眴，目搖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成無己曰：「《針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搖。」

陳修園曰：「血從陰經並衝任而出，爲吐，爲下，多則爲脫。凡一切脫血之人，名曰亡血家。血屬陰，亡血即亡陰，故不可發汗。若發其汗，是陰亡而陽無所附，陽從外脫，其人則寒慄而振。《內經》云：『澀則無血，厥而且寒』是也。」

《活人書》：「太陽證宜汗，而其人適失血及下利，則頻頻少與桂枝湯，使體潤繫繫，連日當自解。」

《傷寒輯義》：「汗後寒慄而振，非餘藥可議，宜芍藥甘草附子湯、人參四逆湯之屬。」

《醫壘元戎》：「若咽中閉塞、咽喉乾燥、亡血、衄家、淋家、瘡家，不可發汗。以上六證，並宜小柴胡湯。」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重，平聲。恍，火廣切。惚，呼骨切。

舒馳遠曰：「平日汗多者，表陽素虧，若重發其汗，則陽從外亡，胸中神魂無主，故心神憂惚而內亂也。小便已陰疼者，陽氣大虛，便出則氣愈泄而化源傷，故疼。便前疼，爲實，便後疼，爲虛。從來皆云汗者心之液，汗多者，重汗則心血傷，小腸之血亦傷，宜生心血，通水道。愚謂不然，如果血虛，曷爲不生內煩諸證，此病在氣分，宜於澀以固脫之外，大補陽氣則當矣。」

程郊倩曰：「恍惚心亂，便有亡陽見鬼之象。」

禹餘糧丸方

禹餘糧四兩、人參三兩、附子二枚、五味子三合、茯苓三兩、乾薑三兩。
上六味，蜜為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九。

劉昆湘曰：「丸劑，所以緩調之也。方以餘糧為君，甘寒性斂，清浮熱，以鎮納虛陽，斂脾陰而交通心腎。人參、五味斂氣生津。附子、乾薑溫脾固腎。茯苓利水，且可導心氣下行，俾腎陽下溫則心氣自降。故不用斂心之品，復不參瀉熱之法。」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逆。（逆，通行本作虻。）

張令韶曰：「病人有寒者，中氣素寒者也。汗乃中焦之汁，發汗更虛其中焦之陽氣，而胃中必冷。胃無陽熱之化，則陰寒固結而陰類頓生，故必吐虻也。虻者，化生之蟲，陰類也。」

方中行曰：「復，反也。」

顧尚之曰：「此為三陰經示禁。」

傷寒，未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成無己曰：「病在表者，汗之為宜，下之為逆。病在裡者，下之為宜，汗之為逆。」

黃坤載曰：「風寒外閉，宜辛溫發散而不宜下。燥熱內結，宜苦寒攻下而不宜汗。若表邪未解，裡邪復勝，則宜先汗而後下。若裡邪急迫，表邪輕微，則宜先下而後汗。錯則成逆矣。若治法得宜，先後不失，不為逆也。」

程知曰：「言汗下有先後緩急，不得倒行逆施。」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清便之清，同圉。

張令韶曰：「此反應上文先下而後汗之之意，以見下之而表裡俱虛，又當救裡救表，不必拘於先下而復汗之說也。言傷寒下之而正氣內陷，續得裡虛之證，下利清穀不止者，雖身疼痛表證仍在，急當救裡。救裡之後，身疼痛而清便自調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以復陽。救表，宜桂枝湯以解其肌。生陽復而肌腠解，表裡和矣。凡曰急者，急不容待，緩則無及矣。」

喻嘉言曰：「下利清穀者，脾中之陽氣微而飲食不腐化也。身體疼痛者，在裡之陰邪盛而筋脈爲其阻滯也。陽微陰盛，凶危立止，當急救其在裡之微陰，俾利與痛而俱止。救後小便清、大便調，則在裡之陽已復，而身痛不止，明是表邪未盡，榮衛不利所致，又當救其表，俾外邪仍從外解，而表裡之辨始爲明且盡耳。救裡與攻表天淵，若攻裡必須先表後裡，必無倒行逆施之法。惟在裡之陰寒極盛，恐陽氣暴脫，不得不救其裡，俟裡陽少定，仍救其表，初不敢以一時之權宜，更一定之正法也。〈厥陰篇〉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裡，乃攻其表。曰先溫，曰乃攻，乃形容不得已之次第，足互此意。」

萬密齋曰：「此太陽誤下，傳太陰證也。此證協寒而利，以寒爲本。挾寒利，爲傳太陰。挾熱者，以傳少陰也。」

徐靈胎曰：「凡病皆當先表後裡，惟下利清穀則以扶陽爲急，而表證爲緩也。夫裡分治而序不亂，後人欲以一方治數病，必至兩誤。」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

差，釵去聲。原本無此節，今依宋本補。

程郊倩曰：「病發熱，頭痛，太陽表證也。脈反沉，陰經裡脈也。陽病見陰脈，若其人裡氣素虛素寒，邪雖外侵，正難內御，切不可妄從表治，須靜自候其自差。若不差而更加身體疼痛，知寒從內轉。此時不溫其裡，六、七日傳之少陰經時，必成厥逆亡陽之變，溫之無及矣，故舍證從脈，用四逆湯救裡，不當因發熱頭痛，遲疑磨顧也，此證乃太陽中之少陰。麻黃附子細辛湯條，乃少陰中之太陽。究竟二證皆是發於陽而病在陰，故皆陽病見陰脈。」

屠俊夫曰：「沉爲在裡，非表劑所能解，必用四逆，以溫中助陽，通關節，宣脈絡，則救裡之中，即寓解表之意，而發熱，惡寒，身體疼痛自除矣，非專治內而不治外也。」

按：此節乃表裡皆寒之證，然反不惡寒何也？蓋惡寒者，以素本不寒，而外傷於寒，氣不相投，故惡之也。若素內寒，復外傷於寒，氣自相合，故反不惡寒，故四逆湯證，除霍亂爲卒病外，皆不言惡寒也。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裡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自出愈，所以然者，表和，故也。裡未和，然後復下之。

程郊倩曰：「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陰液先亡矣。因復發汗，榮從衛泄，陽津亦耗，以此表裡兩虛。雖無邪氣擾亂，而虛陽戴上，無津液之升以和之，所以佛鬱而致冒。」

冒者，清陽不徹，昏蔽於頭目也。必得汗出津液到，而佛鬱始去。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汗者，陽氣之所釀，汗出知陽氣復於表，故愈。則非用發表之劑，而和表之劑可知。裡未和者，陽氣雖返於內，陰氣尙未滋而復。蓋大便由溏而燥，由燥而硬，至此不得不斟酌下之，以助津液矣。和表藥，桂枝加附子湯，或大建中湯類也。汗出，亦是得汗，非發汗也。」

成無己曰：「冒者，鬱也。下之則裡虛而亡血，汗之則表虛而亡陽，表裡俱虛，寒氣佛鬱，其人因致冒。《金匱要略》曰：『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汗出則佛鬱之邪得解則冒愈。又曰：『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汗出表和而裡未和者，然後復下之。」

陳亮師曰：「有邪盛而冒者，太陽少陽並病，眩冒是也。有虛脫而冒者，少陰病下利止，而時時自冒是也。此節之冒，不若並病之實，亦不若少陰之危，由表裡俱虛，故邪覆於表而不散，氣鬱於裡而難伸。但用輕解之法，則汗出而表邪自去矣。」

《明理論》：「冒爲昏冒而神不清，世爲之昏迷者是也。」

王肯堂曰：「《說文》：『冒字從曰、從目。』曰即小兒及蠻夷頭衣也。此致冒者，謂若物蒙蔽其目也，是昏迷之義。」

《總病論》：「人將大汗必冒昧者，若旱久，天將時雨，六合皆至昏昧。雨降之後，草木皆蘇，庶物明淨。《玉冊》所謂換陽之吉證也。」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微者，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若陰脈實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周禹載曰：「此條經文，仲景曲體病情，言邪氣雖衰而正氣大虛，非振慄則不能汗出也。『陰陽』兩字，猶云浮取、沉取。邪氣雖微，尙留表裡之半，其或入於陰，或出於陽，未可定也。但陽脈微者，則裡氣安和而陽亦不復盛，汗出而解，更無疑也。然復加一『先』字，即裡有微結，其津回腸潤，又在言外也。」

劉昆湘曰：「但陰脈實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此言師到切脈，見浮取陽脈已和，惟乘取沉部脈實。知外解，而邪已入裡，治當從下而解。但據陰實之脈，不言痞滿、燥實之證，故亦不可峻下。曰若欲下之者，自具遲回審慎之意，且調胃承氣，亦下劑中之緩劑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方中行曰：「上條言陽浮而陰弱，此言榮弱衛強。衛強即陽浮，榮弱即陰弱，互相發明也。救者，解救、救護之謂。不曰風邪，而曰邪風者，以本體言也。」

黃坤載曰：「邪風者，經所謂虛邪、賊風也。」

徐靈胎曰：「提出『邪風』二字，見桂枝為驅風聖藥。」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食飲，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而咳者，小柴胡湯主之。

嘿，通默，音墨。硬，牛更切。

方中行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互文也。言傷寒與中風當五六日之時，皆有此往來寒熱已下之證也。五六日，大約言之。往來寒熱者，邪入軀殼之裡，臟腑之外，兩夾界之隙地，所謂半表半裡少陽所主之部位，故入而並於陰則寒，出而並於陽則熱，出入無常，所以寒熱間作也。胸脅苦滿者，少陽之脈循胸絡脅，邪湊其經，伏飲搏聚也。默，靜也。胸脅既滿，穀不化消，所以靜默不言，不需飲食也。心煩，喜嘔者，邪熱、伏飲搏於胸脅者，湧而上溢也。或為諸證者，邪之出入不常，所以變功不一也。」又曰：「太陽一經有榮衛之不同，所以風寒異治。陽明切近太陽，榮衛之道在邇，風寒之辨尚嚴。少陽一經，越陽明，去太陽遠矣，風寒無異治。經以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交互為文者，發明風寒至此，同歸於一致也。」

程郊倩曰：「少陽無自受之邪，俱從太陽逼蒸而起，故曰傷寒、中風，非寒傷少陽，風中少陽也。職屬中樞，去表稍遠，邪必逗延而後界此，故曰五六日。少陽脈，循脅肋，在腹陽背陰兩岐間，在表之邪欲入裡，為裡氣所拒，故寒往而熱來，表裡相拒而留於岐分，故脅肋苦滿。神識以拒而昏困，故嘿嘿。木受邪則妨土，故不欲食。膽為陽木而居清道，為邪所鬱，火無從泄，逼炎心分，故心煩。清氣鬱而為濁，則所痰滯，故喜嘔。嘔則木火兩舒，故喜之也。此則少陽定有之證。」

魏念庭曰：「或為諸證者，因其人平素氣血偏勝，各有所兼挾以為病也。」

尤在涇曰：「或者，未定之辭，以少陽為半表半裡，其氣有乍進、乍退之機，故其病有或然、或不然之異。而少陽之病，但見有往來寒熱、胸脅苦滿之證，便當以小柴胡，和解表裡為主。所謂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是也。」

小柴胡湯方

《訖諸的靈蘭秘典》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半夏半升(洗)、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服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脅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服，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成無己曰：「傷寒邪氣在表者，以瀆形以爲汗。邪氣在裡者，必蕩滌以爲利。其於不外不內，半表半裡，既非發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對，是當和解則可矣。小柴胡爲和解表裡之劑也。」

柯韻伯曰：「此爲少陽樞機之劑，和解表裡之總方也。少陽之氣遊行三焦，而司一身腠理之開闔。血弱氣虛，腠理開發，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邪正分爭，故往來寒熱。與傷寒，頭疼，發熱而脈弦細中風兩無關者，皆是虛火遊行於半表，故取柴胡之輕清、微苦、微寒者，以解表邪，即以人參之微甘微溫者，預補其正氣，使裡氣和而外邪勿得入也。其口苦、咽乾、目弦、目赤、頭汗、心煩、舌苔等證，皆虛火遊行於半裡，故用黃芩之苦寒以清之，即用甘棗之甘以緩之，亦以提防二陰之受邪也。太陽傷寒則嘔逆，中風則乾嘔，此欲嘔者，邪正相搏於半裡，故欲嘔而不逆。脅居一身之半，爲少陽之樞，邪結於脅，則樞機不利，所以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食也。引用薑、夏之辛，故一以佐柴、芩以逐邪，一以行甘、棗之泥滯，可以止嘔者，即可以泄滿矣。夫邪在半表，勢已向裡，未有定居，故有或爲之證。所以方有加減，藥無定品之可拘也。本方七味，柴胡主表邪不解，甘草主裡氣不調，五物皆在進退之列。本方若去甘草，便名大柴胡。若去柴胡，便名瀉心、黃芩、黃連等湯矣。本方爲脾家虛熱，四時瘧疾之聖藥。」

張令韶曰：「若胸中煩者，邪熱內浸君主，故去半夏之燥。不嘔者，中胃和而不虛，故去人參之補，加枳實之苦寒，導火熱之下降。若渴者，陽明燥金之氣甚也，又當去半夏倍人參以生津，加枳實根引津液而上升。若腹中痛者，邪干中土也，故去黃芩之苦寒，加芍藥以通脾絡。若脅下痞硬者，厥陰肝氣不舒也，牡蠣氣味鹽寒，純雄無雌，肝爲牝臟，牡爲破之，故能解厥陰之氣，鹽能軟堅，又能清脅下之痞。大棗甘緩，故去之。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腎氣上乘而積水在下也，加茯苓保心氣，以制水邪。黃芩苦寒，恐傷君火，故去之。若不渴，外有微熱，仍在太陽，故不必補中之人參，宜加解外之掛

枝，覆取微汗也。若咳者，肺氣逆也，五味之酸，以救逆氣，形寒傷肺，乾薑之熱，以溫肺寒。人參、大棗所以調補中胃，而生薑又宣通胃氣者也，無關於肺，故去之。」

程郊倩曰：「邪在少陽，是表寒裡熱，兩鬱而不得升之故。小柴胡湯之治，所謂升降浮沉則順之也。至於制方之旨及加減法，則所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盡之矣。」

章虛谷曰：「小柴胡湯，升清降濁，通調經府，是和其表裡，以轉樞機，故為少陽之主方。」

徐靈胎曰：「去滓再煎者，此方乃和解之劑，再煎則藥性和合，能使經氣相融，不復往來出入，古聖不但用藥之妙，其煎法俱有精義。」

《傷寒考》：「大小柴胡、半夏瀉心、生薑瀉心、甘草瀉心、旋覆代赭諸方，皆去滓再煎，以諸湯皆有嘔、噫等證，嘔家不欲溷濁之物，強與之必吐，故半煮，去滓，再煎以投，取其氣全而不溷濁，可謂和羹調鼎之手段矣。」

《資生篇》：「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緩用之者也。傷寒以小柴胡為和解之方，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氣之極雜者也。寒者、熱者、燥者、濕者，結合於一處而不得通，則宜開其結以解之，升者、降者、斂者、散者，積於一偏而不相治，則宜平其積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熱並用、燥濕並用、升降以散並用，非雜亂而無法也，正法之至妙也。義曰：『雜合之邪，交紐而不已，其氣必鬱而多逆。』故開鬱降逆即是和解，無汗下之用而隱寓汗下之旨矣。」

《蘇沈良方》：「此藥《傷寒論》雖主數十證，大要其間有五證最的當，服之必愈。一者，身熱，心中逆，或嘔吐者可服。若因渴飲水而嘔者，不可服，身體不溫熱者，不可服。二者，寒熱往來者，可服。三者，發潮熱者，可服。四者，心煩，脅下滿，或渴，或不渴，皆可服。五者，傷寒，已差後，更發熱者，可服。此五證但有一證，更勿疑便可服。若有兩三證以上，更的當也。世人但知小柴胡湯治傷寒，不問何證便服之，不徒無效，兼有所害，緣此藥差寒，故也。元祐二年，時行，無少長皆咳。本方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各半兩，服此皆愈。常時上壅痰實，只依本方，食後臥時服，甚妙。赤白痢尤效，痢藥中無如此妙，蓋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

《肘後方》：「治傷寒、時氣、溫病，三日已上至七八日不解者，可服小柴胡湯。（即本方）」

《千金方》：「黃龍湯，治傷寒已後，更頭痛、壯熱、煩悶方，仲景名小柴胡湯。」

《詠諸的靈蘭秘典》

《得效方》：「小柴胡湯，治挾嵐障，溪源蒸毒之氣，白嶺以南，地毒苦炎，燥濕不常，人多患此狀。血乘上焦，病欲來時，令人迷困，甚則發躁，狂妄，亦有啞不能一言者，皆由敗毒淤心，毒涎聚於脾所致。於此藥中加大黃、枳殼各五錢。」

《此事難知》：「少陽證，胸脅痛，往來寒熱而嘔，或咳而耳聾，脈尺寸俱弦，小柴胡湯主之。」

《海藏癘論萃英》：「小兒壯熱昏睡，傷風、風熱、瘡疹、傷食皆相似，未能辨認。間服升麻葛根湯、小柴胡湯，甚驗。」

《玉機微意》：「小柴胡湯治肝臟發咳，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肱下滿。」

《濟陽綱目》：「小柴胡湯，治瘟疫，內虛發熱，胸脅痞悶，及在半表半裡，非汗、非下之證。又治瘧疾，熱多，寒少，或但熱，頭疼，口乾，胸滿。」

血弱氣虛，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正邪分爭，休作有時，嘿嘿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成無己曰：「人之氣血隨時盛衰，當月郭空之時，則為血弱氣盡，腠理開疏之時也。邪氣乘虛，傷人則深。《針經》曰：『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血氣虛，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緩，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當是時，遇賊風，則其入深者是矣。』邪因正虛，自表之裡，而結於脅下，與正分爭，作往來寒熱，默默不欲飲食。下為自外之內，經絡與臟腑相連，氣隨經必傳於裡，故曰其痛下。邪在上焦為邪高，邪漸傳裡為痛下。裡氣與邪氣相搏，逆而上行，故使嘔也。與小柴胡湯，以解半表半裡之邪。服小柴胡湯，表邪已解而渴，裡邪傳於陽明也，以陽明治之。」

顧尚之曰：「膽附於肝而在膈下，故云：『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口苦、咽乾、目眩也。痛下，腹中痛也。陽逆於上，陰滯於下，中焦阻塞不通，故嘔。」

徐靈胎曰：「此條申明所以往來寒熱，及不欲食，下痛，上嘔之故。皆由正衰邪入，臟腑相牽所致，則立方之意可推而知矣。」

柯韻伯曰：「柴胡湯有芩、參、甘、棗，皆生津之品，服之反渴者，必胃家已實，津液不足以和胃也，當行白虎、承氣等法。仍用柴胡加減，非其治矣，此少陽將轉屬陽明之證。」

鄭在辛曰：「少陽、陽明之病，在渴、嘔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

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因病未離少陽也。服柴胡湯，渴當止，若服柴胡已，加渴者，是熱入胃腑，耗津消水，此屬陽明胃病也。」

太陽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章虛谷曰：「脈遲浮弱，惡風寒者，其人陽虛，表邪未罷也。手足溫者，脾胃本和。二三下之，氣傷不能食，表邪陷入少陽，而脅下滿痛，頸項強也。小便難者，三焦氣窒，水道不行，故鬱而發黃。只可與柴胡湯，轉少陽之樞，其樞雖轉而水氣下墜，則必後重，皆因二三下之之故也。若本渴而飲水嘔者，是為水逆，故令小便不利，當用五苓散，柴胡湯不中與也。其脾胃大傷，故食穀者噦。噦者，空嘔也，後世或以呃逆為噦。如暴病氣阻尚無害，若久病呃逆，是胃氣欲絕之候也。」

程知曰：「後言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此更言脅下滿痛，亦有不宜柴胡者，以為戒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錢天來曰：「身熱，惡風，項強，皆太陽表證也。脅下滿，邪傳少陽也。手足溫而渴，知其邪未入陰也。以太陽表證言之，似當汗解，然脅下已滿，是邪氣已入少陽。仲景原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故雖有太陽未罷之證，汗之則犯禁例，故仍以小柴胡湯主之。但小柴胡湯，當從加減例用之。太陽表證未除，宜去人參加桂枝。脅下滿，當加牡蠣。渴則去半夏，加栝蒌根為是。」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

汪苓友曰：「此條乃少陽病兼挾證之證。傷寒，脈弦者，弦本少陽之脈，宜與小柴胡湯。茲但陰脈弦而陽脈則澀。此陰陽以浮沉言，脈浮取之則澀而不流利，沉取之亦弦而不和緩。澀主氣血虛少，弦又主痛，法當腹中急痛。與建中湯者，溫中補虛，緩其痛而兼散其邪也。先溫補矣而弦脈不除，痛猶未止者，為不差，此為少陽經有留邪也。後與小柴胡湯去黃芩加芍藥以和解之。蓋腹中痛亦柴胡證中之一候也。愚以先補後解，乃仲景神妙之法。」

魏念庭曰：「此條亦即太陽陽明諸篇裡虛先治裡之義也。」

按：此節揭以傷寒，則必有頭項強痛，發熱，惡寒，身疼痛等證。以其人素臟虛弱，故卒傷外寒，則陽脈澀，陰脈弦，腹中急痛。治法以補虛溫裡建中爲先，而不同於常人也。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膠飴一升。

上六味，以水七升，先煮五味，煮三升，去滓，內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以甜，故也。

飴，音移。

成無己曰：「脾者，土也，應中央，處四臟之中，爲中州，治中焦，生育榮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榮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湯溫建中臟，是以建中名焉。膠飴味甘溫，甘草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建脾必以甘爲主，故以膠飴爲君，甘草爲臣。桂味辛熱，辛，散也，潤也，榮衛不足，潤而散之。芍藥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芍爲佐。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胃者，衛之源，脾者，榮之本，《黃帝針經》曰：「榮出中焦，衛出上焦」是矣。衛爲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榮爲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建而榮衛通，是以薑、棗爲使。」

張令韶曰：「桂枝辛走氣，芍藥苦走血，故易芍藥爲君，加膠飴，以建中胃。建中者，建立其中也。以經隧之血脈，皆中胃之所生也。」

《傷寒輯義》：「藥力和緩，故曰小爾。」

《內臺方議》：「桂枝湯中桂枝、芍藥等分，以芍藥佐桂枝而治衛氣也。建中湯芍藥多半而桂枝減少，以桂枝佐芍藥而益其榮氣也。」

《千金方》：「堅中湯，治虛勞內傷，寒熱嘔逆，吐血方。（即本方加半夏三兩）」

《蘇沈良方》：「此藥治腹痛如神，然腹痛按之便痛，重按卻不甚痛，此止是氣痛。重按愈痛而堅者，當自有積也。氣痛不可下，下之愈甚，此虛寒證也。此藥偏治腹中虛寒，補血，尤止腹痛。」

《證治準繩》：「建中湯治痢，不分赤白久新，但腹中大痛者，神效。其脈弦急，或澀，浮大按之空虛，或舉按皆無力者是也。（即本方）」

《證治大還》：「凡膈氣病，由脾胃不足，陽氣在下，濁氣在上，故痰氣壅塞膈上，而飲食難入也。若脈弦，宜建中湯。」

《張氏醫通》：「虛勞而至亡血失精，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難爲力矣。《內經》於針藥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湯，以急建其中氣，俾飲食增而津液旺也。形寒飲冷，咳嗽兼腹痛，脈弦者，小建中湯加桔梗，以提肺氣之陷。寒熱自汗，加黃耆。」

傷寒與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汪苓友：「傷寒中風者，謂或傷寒或中風，不必拘也。柴胡證者，謂邪入少陽，在半表半裡之間也。但見一證，謂或口苦，或咽乾、目弦，或耳聾無聞，或脅下痞硬，或嘔、不能食，往來寒熱等，便宜與柴胡湯。故曰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不必待其證候全具也。」

柯韻伯曰：「柴胡爲樞機之劑，風寒不全在表，未全入裡者，皆可用。故證不必悉具，而方有加減也。」

凡柴胡湯病證而誤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卻復發熱，汗出而解。

成無己曰：「邪在半表半裡之間，爲柴胡證，即未作裡實，醫便以藥下之，若柴胡證仍在者，雖下之不爲逆，可復與柴胡湯以和解之。得湯，邪氣還表者，外作蒸蒸而熱。先經下，裡虛，邪氣欲出內，則振振然也。正氣盛，陽氣生，卻復發熱，汗出而解也。」

錢天來曰：「蒸蒸者，熱氣從內達外，如蒸炊之狀也。邪在半裡不易達表，必得氣蒸膚潤，振戰，鼓慄，而後發熱、汗出而解也。」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金鑿》曰：「傷寒二三日，未經汗下，即心悸而煩，必其中氣素虛，雖有表證，亦不可汗之。蓋心悸，陽已微，心煩，陰已弱，故以小建中湯，先建其中，兼調榮衛也。」

程扶生曰：「此爲陰陽兩虛之人，而立以養正、驅邪法也。」

徐靈胎曰：「悸而煩，其爲虛煩可知，故用建中湯，以補心脾之氣。蓋梔子湯治有熱之虛煩，此治無熱之虛煩也。」

王肯堂曰：「此與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不可汗，汗之則譫語，胃不和則煩而悸者有別。大抵先煩而後悸者，是熱，悸而後煩者，是虛。治病必求其本者，

此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過，平聲。下同。

汪苓友曰：「此條係太陽病傳入少陽，復入於胃之證。太陽病，過經十餘日，知其時已傳入少陽矣，故以二三日下之為反也。下之而四五日後更無他變，前此之柴胡證仍在者，其時縱有可下之證，須先與小柴胡湯，以和解半表半裡之邪。如和解之而嘔止者，表裡氣和，為已解也。若嘔不止，兼之心下急，鬱鬱微煩，心下者，正當胃腑之中，急則滿悶已極，鬱煩熱結於裡，此為未解也。後與大柴胡湯，以下其裡熱則愈。」

柯韻伯曰：「病從外來者，當先治外而後治其內。此屢經妄下，半月餘，柴胡證仍在，因其人不虛，故樞機有主而不為壞病，與小柴胡和之，表證雖除，內尚不解，以前此妄下之藥，但去腸胃有形之物，而未泄胸膈氣分之結熱也。急者，滿也，但滿而不痛即痞也。薑、夏以除嘔，柴、芩以去煩，大棗和裡，枳芍舒急。而曰下之則愈者，見大柴胡為下劑，非和劑也。」

林瀾曰：「嘔不止，則半表裡證猶在。然心下急，鬱鬱微煩，必中有燥屎也，非下除之不可，故以大柴胡兼而行之。」

按：上節言心中悸而煩者，虛也。此節言心下急而煩者，實也。上言不可以病日淺而為實，此言不可以病日久而為虛也。論云：「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之。」而此云下之者，以大柴胡湯下其少陽半裡之鬱熱，非下其陽明腸胃之燥屎也。蓋小柴胡湯為少陽從半表以達於外之方，大柴胡湯為少陽從半裡以通於內之方。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芍藥三兩、半夏半升（洗）、生薑五兩（切）、枳實四枚（炙）、大棗十二枚（擘）、大黃二兩。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吳遵程曰：「此湯治少陽經邪漸入陽明之腑，或誤下，引邪內犯而過經不解之證，故於小柴胡湯中除去人參、甘草助陽戀胃之味，而加芍藥、枳實、大黃之沉降，以滌除熱滯也。與桂枝大黃湯同意，彼以桂枝、甘草兼大黃，兩解太陽誤下之邪，此以柴胡、

黃芩、半夏兼大黃，兩解少陽誤下之邪，兩不移易之定法也。」

柯韻伯曰：「大小柴胡俱是兩解表裡之劑，大柴胡主降氣，小柴胡主調氣。調氣無定法，故小柴胡除柴胡、甘草外，皆可進退；降氣有定局，故大柴胡無加減法也。」

汪訓庵曰：「此乃少陽陽明，故加減小柴胡、小承氣而為一方。少陽固不可下，然兼陽明腑證則當下，宜大柴胡湯。」

陳素中曰：「大柴胡本為裡證已急，而表證未除者立方。若用之以治溫熱病，最為穩當，百無一失。雙解散為雙解之重劑，大柴胡為雙解之輕劑。」

《肘後方》：「治傷寒、時氣、溫病，三日以上至七八日，若有實熱，得汗不解，腹滿痛，煩躁欲謬語者，可服大柴胡湯。（即本方）」

《直指方》：「大柴胡湯，治瘧熱多寒少，目痛多汗，脈大，以此湯微利為度。」

《此事難知》：「大柴胡湯，治表裡內外俱熱之證，治有表復有裡。有表者，脈浮，或惡風，或惡寒，頭痛。四證中或有一二尚在者，乃是十三日過經不解是也。有裡者，譫言，妄語，擲手，揚視，此皆裡之急者也。欲汗之則裡已急，欲下之則表證仍在，故以小柴胡中藥調和三陽，是不犯諸陽之禁，以芍藥安太陰，使邪氣不納，以大黃去地道不通，以枳實去心下痞悶。」

《萬病回春》：「春應溫而反清涼者，夏發燥鬱也，大柴胡湯主之。」

《醫宗必讀》：「大柴胡湯，治身熱，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即本方）」

《傷寒緒論》：「傷寒，斑發已盡，外勢已退，內實，不大便，譫語者，大柴胡湯下之。」

《類聚方廣義》：「大柴胡湯，治麻疹，胸脅苦滿，心下硬塞，嘔吐，腹滿痛，脈沉者。又治狂證，胸脅苦滿，心下硬塞，臆中動甚者，加鐵粉奇效。」

《漢藥神效方》：「森立之曰：『余壯年嘗患陰萎，每用大柴胡，其效如神。』後用於少壯陰萎，心腹弦急之證極驗。」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宜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成無己曰：「傷寒，十三日，再傳經盡，當解之時也，若不解，胸脅滿而嘔者，邪

氣猶在表裡之間，此爲柴胡湯證，若以柴胡湯下之，則更無潮熱，自利。醫反以丸藥下之，虛其腸胃，邪熱乘虛入腑，日晡所，發潮熱，熱已而利也。潮熱雖爲熱實，然胸脅之邪未已，故先與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以下胃熱。」

程郊倩曰：「胸脅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此傷寒，十三日不解之本證也。微利者，已而之證也。本證經而兼腑，自是大柴胡，能以大柴胡下之，本證且罷，何有於已而之下利！乃醫不以柴胡之辛寒下，而以丸藥之毒熱下，雖有所去，而熱以益熱，遂復留中而爲實，所以下利自下利而熱潮仍潮熱。蓋邪熱不殺穀而逼液下行，謂云熱利是也。潮熱者，實也，恐人疑攻後之下利爲虛，故復指潮熱以證之。此實得之攻後，究竟非胃實，不過邪熱搏結而成，只須於小柴胡解外後，但加芒硝一洗滌之。以從前已有所去，大黃並可不用，蓋節制之兵也。」

柯韻伯曰：「此少陽陽明並病，先服小柴胡二升，以解少陽之表，其一升加芒硝，以除陽明之裡。」

《明理論》：「潮熱，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即是發熱，非潮熱也。潮熱屬陽明，必於日晡時發。陽明者胃，屬土，應時則旺於四季，應日則旺於未、申。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鬱而爲實熱，隨旺而潮，是以日晡所，發潮熱者，屬陽明也。」

張隱庵曰：「胃爲水穀之海，而外合海水。是胃氣晝夜升降，如潮往來。但平人有潮，而不爲熱也。如有邪病留於脈肉筋骨間，隨潮而出則爲發熱，是潮熱爲陽明胃實之徵也。」

柴胡加芒硝湯方

柴胡二兩十六銖、黃芩一兩、人參一兩、甘草一兩（炙）、芒硝二兩、生薑一兩（切）、大棗四枚（擘）、半夏二十銖（洗）。

上八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煮微沸，分溫再服。不解，更作。

章虛谷曰：「此方以小柴胡三分之一，而重加芒硝者，因其少陽之證，誤用丸藥下之，餘熱留於陽明而發潮熱，故仍用小柴胡和少陽，而加芒硝鹹寒潤下，以清陽明之熱，不取苦重之藥峻攻也。」

按：大柴胡湯用大黃、枳實，乃合小承氣也。此方用芒硝，乃合調胃承氣也。皆少陽、陽明同治之方。

傷寒，十三日，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硬，而反下利，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成無己曰：「傷寒，十三日，再傳經盡，謂之過經。譫語者，陽明胃實也，當以諸承氣湯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滲，大便當硬，反下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也。下利，脈微而厥者，虛寒也，今脈調和，則非虛寒，由腸虛胃熱，協熱而利也，與調胃承氣湯，以下胃熱。」

汪苓友曰：「譫語者，自言也。寒邪鬱裡，胃中有熱，熱氣薰膈，則神昏而自言也。譫語有熱，法當以湯蕩滌之。據仲景法，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今改用調胃者，以醫誤下之，故內實不去，胃氣徒傷，故於小承氣湯去厚朴、枳實，而加甘草以調和之也。因大便堅實，以故復加芒硝。」

王肯堂曰：「經文內實之實，當作熱。此段有五反一對：熱與厥反、湯與丸反、便硬與下利反、脈微與脈和反、藥下與自利反、小便利與大便硬為一對。讀者宜細詳之。」

按：厥亦脈象，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是其候也。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成無己曰：「太陽經邪熱不解，隨經入腑，為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為未至於狂，但不寧爾。經曰：『其人如狂者，以熱在下焦。』太陽多熱，熱在膀胱，必與血相搏，若血不為蓄，為熱迫之，則血自下，血下，則熱隨血出而愈。若血不下者，則血為熱搏，蓄積於下，而少腹急結，乃可攻之，與桃核承氣湯，下熱，散血。《內經》曰：『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後調其內。』此之謂也。」

龐安常曰：「不惡寒，為外解。」

方中行曰：「熱結膀胱，即下文太陽隨經淤熱在裡之互詞。少腹急結者，有形之血蓄積也。然則桃仁承氣者，太陽隨經入腑之輕劑也。」

程郊倩曰：「熱結膀胱而小便不利者，是氣分受邪，小便自利者，是血分受邪。此條不及小便者，以有『血自下』三字也。然少腹急結，包有小便自利句。桃核承氣湯與五苓散，雖同為太陽犯本之藥，而一從前利，一從後攻，氣分與血分主治各不同矣。」

柯韻伯曰：「太陽隨經之陽熱淤於裡，致氣流不行，氣者血之用，氣行則血濡，氣

結則血蓄，小腹者膀胱所居也，衝任之血會於小腹，陽氣結而不化，則陰血蓄而不行，故少腹急結。氣血交並則魂魄不藏，故其人如狂。用桃核承氣湯，氣行血濡，則小腹自舒，神氣自安矣。」

沈芊綠曰：「此小便尿血也，緣陽氣太重，標本俱病，血得熱則行，故尿血。若熱極則血反結，少腹為膀胱之室，故膀胱之熱結，少腹必急結，用桃仁承氣湯，以攻其裡之結血，所以解之也。」又曰：「此條少腹雖急結，尙未硬滿，故不用抵當，只須承氣。」

桃核承氣湯方

桃仁五十個（去皮尖）、大黃四兩、桂枝二兩、甘草二兩（炙）、芒硝二兩。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錢天來曰：「《神農本經》：『桃仁，主淤血，血閉。』潔古云：『治血結、血秘，通潤大腸，破蓄血。』大黃下淤血積聚，蕩滌腸胃，推陳致新，芒硝走血軟堅，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之義也。桂之為用，通血脈，消淤血，尤其所長也。甘草所以保脾胃，和大黃、芒硝之寒峻耳。」

顧尚之曰：「調胃承氣為蕩熱除穢之劑，未能直入血分，故加桃仁之甘平以破之，桂枝之辛溫以行之。」

陳修園曰：「先食，言服藥在未食之前也。」

《本草序例》云：「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

徐靈胎曰：「微利則僅通大便，不必定下血也。」

《醫方考》：「傷寒，外證已解，小腹急，大便黑，小便利，其人如狂者，有蓄血也，此方主之。無頭痛、發熱、惡寒者，為外證已解。」

柯韻伯曰：「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調，先期作痛，與經不行者，最佳。」

《總病論》：「桃仁承氣湯，治產後惡露不下，喘脹欲死，服之十差十。」

《脈因證治》：「桃仁承氣湯，治血熱夜發熱者。又治便癰。」

《傳信尤易方》：「治淋血，桃仁承氣湯空心服，效。」

《詠諸的靈蘭秘典》

《證治大還》：「吐血，勢不可遏，胸中氣塞，上吐紫黑血，此淤血，內熱盛也。桃仁承氣湯加減下之。打撲內損，有淤血者必用。」

《傷寒準繩》：「血結胸中，頭痛，身熱，漱水不欲咽者，衄。無熱，胸滿，漱水不欲咽者，喜忘，昏迷，其人如狂，心下手不可近者，血在中也，桃仁承氣湯主之。」

《濟陽綱目》：「桃仁承氣湯，下痢，紫黑色者，熱積淤血也。腹痛，後重異常，以此下之。又治夜瘡，有實熱者。」

《古方便覽》：「一婦陰門腫痛如刺，上衝頭痛，日夜號哭者數日。腹硬滿，少腹急結，用桃仁承氣湯三劑，其夜痛益甚，及曉，忽然出膿血，疾頓愈。」

《漢藥神效方》：「齒痛難堪者，宜用桃核承氣湯。齩齒，斷疽，骨槽，諸腫，齒痛難堪者，用之屢效，多屬血氣衝逆故也。」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呂櫟村曰：「此證全屬誤下，陰陽擾亂，濁邪填膈。膈中之氣不能四布而使道絕，則君主孤危，因而神明內亂，治節不行，百骸無主，以致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種種皆表裡虛實，正邪錯雜之證。但病屬表邪陷入，則陰陽出入之界，全藉少陽為樞紐，故以柴胡名湯，而陰邪之上僭者，用桂枝、生薑、半夏以開之。陽邪之下陷者，用黃芩、大黃以降之。使上下分解其邪，邪不內擾，而兼以人參、大棗扶中氣之虛，龍骨、牡蠣、鉛丹鎮心氣之逆。且柴胡、大黃之攻伐，得人參扶正，以逐邪而邪自解，龍骨、牡蠣之頑頓，得桂枝助陽，以載神而神自返。其處方之極錯雜處，正其處方之極周到處。」

陳修園曰：「此節言太陽之氣，因庸醫誤下，以致三陽同病，特立三陽並治之方，滋陽明之燥，助少陽之樞，而太陽不失其主開之職，其病仍從少陽之樞而外出矣。」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柴胡四兩、黃芩一兩半、半夏二合半、人參一兩半、大黃二兩、生薑一兩半、大棗六枚（擘）、桂枝一兩半、茯苓一兩半、龍骨一兩半、牡蠣一兩半、鉛丹一兩半。

上十二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秦皇士曰：「下後變證，仲景立小柴胡湯，加桂枝治身重，加大黃治譫語，加龍骨、牡蠣斂神收攝，制使大黃清裡熱而不下脫，制柴胡、桂枝散表邪而不外越。以下後危證，外越下脫，又所當慎。」

章虛谷曰：「大黃僅煎二沸，止取其氣，隨薑、桂、人參行陽之藥，以泄浮越之邪熱，不取其味以通腑也。」

徐靈胎曰：「此乃正氣虛耗，邪已入裡，而復外擾三陽，故現證錯雜，藥亦隨證施治，真神化無方者也。此方能治肝膽之驚痰，以之治癲癩，必效。」

《傷寒論識》：「此湯治癩證，夜不得安眠，喜笑不止，或痰喘壅塞，精神不爽者。又加鐵砂，治婦女發狂疾，歌唱無時，踰牆上屋，或罵詈不避親疏，棄衣而走等證。」

按：〈少陽篇〉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煩躁。二節誤治之壞病，師未出方，此方是可通用。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關上脈弦者，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張隱庵曰：「傷寒，腹滿，病在脾也。譫語者，脾是動，病上走於心，心氣煩亂，故譫語也。辨脈篇：『脈浮而緊者，名曰弦也。』以脾土之病證，而見肝木之弦脈，此肝乘脾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木行乘土，名曰縱。』謂乘所不勝於己者，放縱而自如也。當刺肝之期門，以瀉肝經之熱，蓋邪留於有形之臟腑者，當以經取之也。」

《金鑿》曰：「傷寒，脈浮緊，太陽表寒證也。腹滿，譫語，太陰陽明裡熱也。欲從太陽而發汗，則有太陰陽明之裡，欲從太陰陽明而下之，又有太陽之表，主治誠為兩難，故不藥而用刺法也。雖然太陰論中太陽表不解，太陰腹滿痛，而用桂枝加大黃湯亦可法也。」

《總病論》：「期門穴，直乳下，當腹傍近脅骨是穴，針入一寸。刺期門之法，須待脈弦，或浮緊，刺之必愈。余刺之不差，以正取肝之邪，故也。」

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不利，寸口脈浮而澀，關上弦急者，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劉昆湘曰：「發熱，嗇嗇惡寒者，太陽傷寒之外證也。加大渴欲飲水，似已轉屬陽明。但轉陽明則胃陽自盛，法當消水，今飲水而腹滿者，乃胃弱水停，中見太陰之證，

且轉陽明，當太陽已罷，今發熱、惡寒表證仍在，益知非陽明也。傷寒，惡寒，外當無汗，今乃自汗出，汗出者，表寒當解，今復外惡寒。綜上諸證，即非傳經之邪，亦異合併之例，更參脈象，寸口浮而澀者，表有風而裡有濕，關上弦急者，肝脈之效象也。平脈辨證，當為肝邪乘肺之候。肝熱灼肺，故肺燥而大渴，渴暴多飲，因水停而腹滿，此亦肝氣實而肺脾兩虛之候。獨謂之乘肺者，以脾病腹滿由於多飲，多飲由於肺燥，肺燥由於肝乘，故也。用針法則但瀉經熱，不傷中腑。假令湯液施治，宜補脾肺，以瀉肝實。」

顧尚之曰：「肺主皮毛，肝火乘之則為寒熱而大渴，其腹滿者，由飲水多而肺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也。平脈篇：『木行乘金，名曰橫。』」

成無己曰：「刺期門，以瀉肝之盛氣。肝肺氣平，水散而津液得通，外自作汗出，內為小便不利而解也。」

章虛谷曰：「以上兩條，皆外邪而兼內臟之病，酷似陽明實證，最易誤認，必當詳細辨也。」

太陽病，二日，煩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解也。若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洩，足下惡風，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又不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黃坤載曰：「太陽病，皮毛被感，表鬱為熱，內尚無熱，俟其表熱傳胃，日久失清，乃見煩躁。今二日之內，方入陽明，不應煩躁而煩躁，其胃陽素盛可知，乃不用清涼，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炎就燥，邪熱入胃，胃中水竭，乃生躁煩，燥熱熏心，必發譫語。若十餘日後，微陰內復，忽振慄而自下利，則胃熱下泄，此為欲解也。方其熨取汗，火熱蒸騰，上雖熱而下則寒，故從腰以下絕無汗意。外寒鬱其內熱，故膀胱閉澀，欲小便而不得，陽氣升泄，不根於水，膀胱無約，時欲失洩，如此則小便當數，而反不數者，津液枯也。水枯則大便乾硬，便乾，腸結，胃熱不得下達，故氣逆作嘔，火熱上逆，故足下逆冷而惡風寒及振慄，下利。大便已行則穀氣宣暢四達，頭痛而火從上散，足熱而陽從下達，胃中燥熱解散無餘，緣穀氣以便通而下流，故也。便通而頭痛者，如爐底壅塞，火焰不升，一通則火即上炎也。」

程郊倩曰：「此條病源在火熱入胃，胃中水竭。邪已入腑，故以通大便去之，從來未經指出。必欲待小便自利，大便自多，豈有邪火熾盛之時而能使小便自利，大便自多也哉。穀氣下流，照著腰已下不得汗言。前此上下氣成阻絕，大便一通，上氣從下降，

而下氣從上升交，故頭卓然痛而足心熱。經所謂：『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地。』」

高士宗曰：「此節分兩段看。太陽至此爲欲解也一段。一言陽明得少陰之氣而自解。下段言少陰得陽明之氣相濟，而釋所不解之義。」

張隱庵曰：「振慄，自下利者，陽明之燥熱得少陰陰之津以和，陰陽上下，自相交合爲欲解也。此言陽亢於上，得少陰之陰氣而自解也。所謂振慄，自下利者，乃大便已，頭卓然而痛之謂也。蓋陽明之氣在上，足心乃少陰腎臟之湧泉，其人足心必熱，以陽明穀神之氣下流，而交於陰，故也。此言少陰得陽明之氣兩相交濟，而釋所以解之意也。」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項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宜人參地黃龍骨牡蠣茯苓湯主之。

劫，居怯切。捻，音聶。

成無己曰：「風爲陽邪，因火熱之氣則邪風愈甚，迫於血氣，使血氣流溢，失其常度。風與火氣，謂之兩陽，兩陽相熏灼，熱發於外，必發身黃。若熱搏於經絡，爲陽盛外熱，迫血上行，必衄。熱搏於內者，爲陰虛內熱，必小便難。若熱消血氣，血氣少爲陰陽俱虛，血氣虛少，不能榮於身體，爲之枯燥。三陽經絡至頸，三陰至胸中而還。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者，熱氣炎上，搏陽而不搏於陰也。《內經》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腹滿，微喘者，熱氣內鬱也。《內經》曰：『火氣內發，上爲口乾。』咽爛者，火熱上熏也。熱氣上而不下者，則大便不硬，若熱氣下，入胃消耗津液，則大便硬，故云或不大便，久則胃中燥熱，必發譫語。《內經》曰：『病深者，其聲噦。』火氣大甚，正氣逆亂則噦。《內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火熱大甚，故手足躁擾，捻衣摸床，擾亂也。小便利者，爲火未劇，津液未竭而猶可治也。」

張隱庵曰：「通節皆危險之證，重在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所謂自和者，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柯韻伯曰：「凡傷寒之病，以陽爲主，故最畏亡陽。而火逆之病，以陰爲主，故最怕陰竭。小便利者爲可治，是陰不虛，津液未亡，太陽膀胱之氣化猶在也。陽盛陰虛，是火逆一證之綱領。陽盛則傷血，陰虛則亡津，又是傷寒一書之大綱領。」

劉昆湘曰：「中風，被火劫，傷津液，誤治遷延，變生諸證，愈轉愈劇，至此已成

半死半生之候。若小便利者，膀胱尚能化氣，知腎水之未涸，雖危猶有生機，故曰可治，宜人參地黃龍骨牡蠣茯苓湯救之。人參、地黃滋津液之枯竭，龍骨、牡蠣斂神氣之虛浮，佐茯苓導心氣下行而利水。雖曰可治，亦未能十全也。」

人參地黃龍骨牡蠣茯苓湯方

人參三兩、地黃半斤、龍骨三兩、牡蠣四兩、茯苓四兩。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章虛谷曰：「傷寒，脈浮，其邪在表，應以麻黃發汗，妄用火迫劫，亡其陽津，外既不解，火邪內攻，肝風動則驚，心火亂則狂。肝藏魄，心藏神，神魂不寧則起臥不安也。故以桂枝去芍藥之酸斂，加龍骨、牡蠣鎮攝心肝之氣，以止驚狂，而龍、牡皆鈍滯，仍藉桂枝之輕揚，色赤入心者為佐使。甘草、薑、棗和中調榮衛，合桂枝以去餘邪。其陰陽之氣乖逆，故名救逆湯。」

錢天來曰：「火迫者，或熏，或熨，或燒針皆是。劫者，要挾逼脅之稱也。以火劫而強逼其汗，陽氣隨汗而泄，致衛陽喪亡而真陽飛越矣。」

方中行曰：「亡陽者，陽以氣言。火能助氣，甚則反耗氣也。驚狂，起臥不安者，神者，陽之靈，陽亡則神散亂，所以動皆不安，陽主動也。」

柯韻伯曰：「驚狂者，神明擾亂也。陰不藏精，驚發於內；陽不能固，狂發於外。起臥不安者，起則狂，臥則驚也。」

徐靈胎曰：「此與少陰汗出之亡陽迥別，蓋少陰之亡陽，乃亡陰中之陽，故用四逆輩，回其陽於腎中。今乃以火逼汗，亡其陽中之陽，故用安神之品，鎮其陽於心中，各有至理，不可易也。去芍藥，因陽虛不復助陰也。龍骨、牡蠣治驚癩熱氣。」

陳修園曰：「前條中風火劫其汗，證見亡陰，故小便利者為可治，此條傷寒火劫其汗，證見亡陽，難俟陽之自復，故以此湯從手厥陰以復之。凡亡陰中之陽，必用附子以救之。此亡陽中之陽，因火迫劫，又非附子之所宜。」

桂枝去芍藥加龍骨牡蠣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龍骨四兩、牡蠣五兩（熬）。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傷寒，汗出不解，繼之以桂枝湯者，此固仲景之法也。去芍藥者，以其益陰非亡陽所宜，且恐妄動少陰也。龍骨生於陸而性動不居，牡蠣生於海而性靜不移，二味合用，能固精斂神而鎮驚治狂，故加之。凡治傷寒者，服以麻桂湯藥，溫覆取微似汗，則陽氣自內蒸發，排邪外出。若以火劫取汗，則火熱之氣反迫邪自外而入內，故為逆也。乃用此湯以救之。

《傷寒論識》：「此方治傷寒誤灸及湯潑火傷，甚驗。」

形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必譫語。弱而發熱，脈浮者，解之，當汗出愈。

柯韻伯曰：「形作傷寒，見惡寒，體痛，嘔逆，脈當弦緊，而反浮弱，其本虛可知，此東垣所云勞倦內傷證也。夫脈弱者，陰不足，陽氣陷於陰分，必渴。渴者，液虛故也。若以惡寒而用火攻，津液亡，必胃實而譫語。然脈雖弱而發熱，身痛不休，宜消息，和解其外，必桂枝湯啜熱稀粥，汗出則愈矣。此為夾虛傷寒之證。」

顧尚之曰：「形作傷寒，無汗可知，乃脈不緊而弱，則又似桂枝證。況弱脈不渴者多矣，而云弱者必渴，則必另有液虧之證，而不可過劫其陰，故被火而譫語也。發熱，脈浮，當以汗解，借用桂枝二越婢一湯，庶乎近之。」

錢氏云：「此溫病之似傷寒者也。然則合之前二條之中風、傷寒，是申凡太陽病皆不可以火劫其汗也。」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邪。

清，通圍。

成無己曰：「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太陽病，用火熏之，不得汗，則熱無從出，陰虛被火，必發躁也。六日傳經盡，至七日，再到太陽經，則熱氣當解，若不解，熱氣迫血下行，必清血。清，廁也。」

程郊倩曰：「陰虛被火，熱無從出，故其人必躁擾不寧。到經者，隨經入裡也。火邪內攻，由淺及深，循行一周，經既盡矣，若不解，則熱邪且陷入血室矣，必當圍。緣陽邪不從汗解，因火襲入陰絡，故逼血下行，名為火邪。苟火邪不盡，血圍必不止，故申其名，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方中行云：「薰亦劫汗法，燒炕鋪陳，灑水取氣，臥病人以薰蒸之。今俗有以溫湯

沐浴取汗，其誤與火薰同。蓋仲景取汗之法，必先以湯液滋培其汗源，然後溫覆，俾津液由腸胃而外達於皮毛，則邪卻而正氣不傷，此法之盡善者也。苟用水火等法，從外以劫取其汗，則邪未去而正氣先傷，斯變證從生矣。」

脈浮，熱甚，反以火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

成無己曰：「此火邪迫血，而血上行者也。脈浮，熱甚，為表實，醫以脈浮為虛，用火灸之，因火氣動血，迫血上行，故咽燥唾血。」

陳修園曰：「手少陰之脈上膈，夾咽，火氣循經出於陽絡，經云陽絡傷則血外溢是也。大黃瀉心湯可用，或加黃芩，即《金匱》之正法。」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迫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攻，音公。

方中行曰：「微數，虛熱也，故戒慎不可灸。逐，亦迫也。實，謂熱也。血散脈中，言追逐之餘，必至迫血，血為榮而行脈中，故謂散於脈中也。『火氣雖微』以下，甚言追逐之害大，蓋骨賴血以濡，既失其所濡，必枯而焦。筋賴血以榮，既亡以為榮，必衰而傷殘，伐其本源故也。」

喻嘉言曰：「微數者，陰虛多熱也，此而灸之，則虛者益虛，熱者益熱。凡病皆然，不獨傷寒宜戒。」

《千金方》：「瀉心湯，其病形不可攻，不可灸。因火為邪，血散脈中，傷脈尚可，傷臟則劇。井、俞，益腫，黃汁出。經、合，外爛肉腐，為癰膿。此為火疽，醫所傷也。夫脈數者，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因虛逐實，血走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應在瀉心。」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煩，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也。

張令韶曰：「本論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故宜以汗解。用火灸之，傷其陰血，無以作汗，故邪無從出，反因火勢而加盛。火性炎上，陽氣俱從火而上騰，不復下行，故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也。經曰：『真氣不能周，命曰痺。』此因火為逆，以致氣不能周而為痺，非氣之為逆，而火之為逆也。欲自解者，欲自汗出而解也。在心為汗，心之血液欲化而為汗，必當先煩，乃能有汗而解也，何以知之？以脈浮氣機仍欲外

達，故知汗出而解也。」

喻嘉言曰：「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氣機之動也。氣機一動，其脈必與證相應，故脈浮而邪還於表，才得有汗而外邪盡從外解。設脈不以浮應，則不能作汗，其煩即為內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程郊倩曰：「痺證屬陰濕者居多，此亦陰氣盛於下體，由火灸而和，汗無從出之，故因以『火逆』二字推原之。」

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成無己曰：「燒針發汗，損陰血而驚動心氣，針處被寒氣聚而成核，心氣因驚而虛，腎氣乘寒氣而動，發為奔豚。《金匱要略》曰：『病有奔豚，從驚發得之。』腎氣欲上乘心，故其氣從少腹上衝心也。先灸核上，以散其寒，與桂枝加桂湯，以泄奔豚之氣。」

程郊倩曰：「汗者，心之液，病雖起於下焦，而心虛實有以來之。」

柯韻伯曰：「寒氣外來，火邪不散，發為赤核，是將作奔豚之兆。從少腹上衝心，是奔豚已發之象也。此因當汗不發汗，陽氣不舒，陰氣上逆，必灸其核以散寒。仍用桂枝以解外，更加桂者，補心氣，以益火之陽，而陰自平也。」

汪苓友曰：「此太陽病未發熱之時，誤用燒針，開發腠理，以引寒氣入臟，故用此法。若內有鬱熱，必見煩躁等證，又不在此例矣。」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五兩、芍藥三兩、生薑三兩(切)、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各灸核上者，因寒而腫，惟灸消之也。用桂加入桂枝湯中，一以外解風邪，一以內泄陰氣也。」

陳古愚曰：「少陰，上火而下水，太陽病，以燒針令其汗，汗多傷心，火衰而水乘之，故發奔豚。用桂枝加桂，使桂枝得盡其量，上能保少陰之火臟，下能溫少陰之水臟，一物而兩扼其要也。核起而赤者，針處被寒，灸已除其外寒，並以助其心火也。」

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張令韶曰：「火逆者，因火而逆也。火逆則啓其陽，下之則陷其陰，復因燒針則陰

陽愈相乖離，陽在上，不得遇陰而煩，陰在下，不得遇陽而躁。用龍骨以保心氣，牡蠣以益腎精，桂枝甘草所以資助中焦而交通上下陰陽之氣者也。」

顧尚之曰：「此雖未至驚狂、亡陽之變，而心君不安，已見煩躁，故用救逆湯之半以救之。」

按：火逆即上「脈浮，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之證。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甘草二兩（炙）、龍骨二兩、牡蠣二兩（熬）。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甚者，加人參三兩。

陳修園曰：「此為火逆煩躁者，立交通心腎之方也。」

劉昆湘曰：「此示火逆誤下，復加燒針，一逆再逆，因轉陰陷陽浮，使病人煩躁，宜桂甘龍牡湯加人參，以救精氣之竭，心腎交則陰升陽降，煩躁自除。」

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

章虛谷曰：「太陽傷寒，邪閉榮衛，陽氣已鬱，用藥發汗，則外解而陽伸，妄用溫針，不能解表，反使火氣入榮，內擾於心，則必驚，甚則狂也。」

王肯堂曰：「心屬火，火先入心，心主血而藏神，血如水也，神如魚也，兩陽相薰灼，水熱湯沸，則魚驚躍不能安矣。」

陳修園曰：「病在肌表，不宜針刺，傷其經脈，神氣外浮，故必驚。《內經》所謂：『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是也。」

張令韶曰：「自此以上十一節，歷言火攻之害，今人於傷寒病，動輒便灸，草菅人命，可勝悼哉。」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此為小逆。若不惡寒，又不欲近衣者，此為內煩。皆醫吐之所致也。

糜，音靡。冷食之食，音嗣

錢天來曰：「病在太陽，自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而不惡寒，已屬陽明。然陽明當身熱，汗出，不惡寒而反惡熱，今不發熱，及關上脈見細數，則又非陽明之脈證矣。其所以脈證不相符合者，以醫誤吐而致變也。夫太陽表證當以汗解，自非邪在胸中，豈宜用吐，若妄用吐法，必傷胃氣，然因吐得汗，有發散之義寓焉，故不惡寒、發熱也。關上，脾胃之部位也。細則為虛，數則為熱。誤吐之後，胃氣既傷，津液耗亡，虛邪誤入陽明，胃脘之陽虛燥，故細數也。一、二日邪在太陽之經，因吐而散，故表證皆去。雖誤傷胃中之陽氣，而胃未大損，所以腹中猶饑。然陽氣已傷，胃中虛冷，故口不能食。三、四日則邪已深入，若誤吐之，損胃尤甚，胃氣虛冷，狀如陽明中寒，不能食，故不喜糜粥也。及胃陽虛燥，故反欲食冷食。及至冷食入胃，胃中虛冷不化，故上逆而吐也。此雖因誤吐致變，然表邪既解，無內陷之患，不過當溫中和胃而已，此為變逆之小者也。」

《金鑿》曰：「太陽病，吐之，表解者當不惡寒，裡解者亦不惡熱。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是惡熱也。此由吐之後，表解裡不解，內生煩熱也，是為氣液已傷之虛煩，宜用竹葉石膏湯，於益氣生津中，清熱寧煩可也。」

陳修園曰：「此節言吐之不特傷中焦脾胃之氣，亦能傷上焦心主之氣也。」

柯韻伯曰：「三陽皆受氣於胸中。在陽明以胸為表，吐之陽氣得宣，故吐中寓發散之意。太陽以胸為裡，故有乾嘔、嘔逆之證而不可吐，吐之則傷胃而為逆。少陽得胸中之表，故亦有喜嘔證，吐之則悸而驚矣。」

按：食已即吐屬胃熱，朝食暮吐屬胃寒，二證以此分別。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今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故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錢天來曰：「此條之義蓋以發熱、汗自出之中風，而又誤發其汗，致令衛外之陽與胃之陽氣皆微，膈間之宗氣大虛，故虛陽浮動而脈乃數也。若胃脘之陽氣盛，則能消穀引食矣。然此數非胃中之熱氣盛而數也，乃誤汗之後，陽氣衰微，膈氣突虛，其外越之虛陽所致也。以其非胃脘之真陽，故為客熱。其所以不能消穀者，以胃中虛冷，非惟不能消穀，抑且不能容納，故吐也。」

張子和曰：「此節言當察理而消息其虛實，不是據脈而論證。蓋未發汗而脈浮數者，胃氣實，發汗後而脈浮數，是胃氣虛。」

張令韶曰：「上二節之吐，言以吐而致吐。此節之吐，言不以吐而致吐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中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澇，腹微滿，鬱

鬱微煩。先其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之。若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柴胡證。所以然者，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錢天來曰：「此辨證似少陽，而實非柴胡證也。言邪在太陽，過一經而至十餘日，已過經矣，而有心下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之證。若先此未有諸證之時，已自極其吐下之者，則知胃氣爲誤吐、誤下所傷，致溫溫欲吐而大便反澹。邪氣乘虛入裡，故胸中痛而腹微滿。熱邪在裡，所以鬱鬱微煩，乃邪氣內陷，胃實之證也。胃實則當用攻下之治，以胃氣既爲吐下所虛，不宜峻下，惟當和其胃氣而已，故與調胃承氣湯。陽明篇所謂胃和則愈也。若不爾者，謂先此時未曾極吐下也。若未因吐下而見此諸證者，此非由邪陷所致。蓋胸爲太陽之分，邪在胸膈，故溫溫欲吐而胸中痛也。大便反澹，熱邪未結於裡也。腹滿鬱煩，邪將入裡而煩滿也。若此者，邪氣猶在太陽，爲將次入裡之徵。若以承氣湯下之，必致邪熱陷入而爲結胸矣，故曰不可與也。但前所謂欲嘔，胸中痛，微澹者，雖有似乎少陽之心煩，喜嘔，胸脅苦滿，腹中痛之證，然此非柴胡證也。更何以知其爲先此時極吐下乎？以欲嘔乃胃氣受傷之見證，故知極吐下也。」

張令韶曰：「欲嘔者，即溫溫欲吐也。欲吐而不得吐，故嘔。」

周禹載曰：「此文始終只是一意，反覆明其嘔爲吐下所致之嘔也。」

《傷寒輯義》：「溫溫與愠愠同。《素問》玉機真臟論：『背痛愠愠。』馬氏註：『愠愠，不舒暢也。』《脈經》作溫溫。少陽篇第三十九條：『心中溫溫。』《千金》作愠愠，可以證矣。」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淤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

淤，於豫切。

王肯堂曰：「凡稱太陽病脈沉者，皆謂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而脈反沉也。其證兼發狂，小腹硬者，爲蓄血，此條抵當湯是也。」

錢天來曰：「太陽病，至六、七日，乃邪當入裡之候，不應表證仍在。若表證仍在者，法當脈浮，今反脈微而沉，又非邪在表之脈矣。邪氣既不在表，則太陽之邪當陷入而爲結胸矣。今又反不結胸，而其人發狂者，何也？蓋以邪不在陽分、氣分，故脈微。邪不在上焦胸膈，而在下，故脈沉。熱在下焦者，即桃核承氣所謂熱結膀胱也。熱邪煎迫，血沸妄溢，留於少腹，故少腹當硬滿。熱在陰分、血分，無傷於陽分、氣分，則三

焦之氣化仍得運行，故小便自利也。若此者，當下其血乃愈。其所以然者，太陽以膀胱爲腑，其太陽在經之表邪，隨經內入於腑，其鬱熱之邪淤蓄於裡，故也。熱淤膀胱，逼血妄行，溢入迴腸，所以少腹當硬滿也。桃核承氣條不言脈，此言脈微而沉，彼言如狂，此言發狂。彼云少腹急結，此言少腹硬滿。彼條之血尚有自下而愈者，其不下者，方以桃仁承氣下之，此條之血，必下之乃愈。證之輕重，迥然不同，故不用桃仁承氣湯，而以攻堅破淤之抵當湯主之。」

柯韻伯曰：「太陽病，六、七日，而表證仍在，陽氣重可知。陽極則擾陰，故血燥而蓄於中耳。血病則知覺昏昧，故發狂。此經病傳腑，表病傳裡，氣病傳血，上焦病而傳下焦也。少腹居下焦，爲膀胱之室，厥陰經脈所聚，衝任血海所由，淤血留結，故硬滿，然下其血而氣自舒，攻其裡而表自解矣。《難經》云：『氣結而不行者爲氣先病，血滯而不濡者爲血後病。』深合此證之義。」

陳平伯曰：「微者，舉之不足，沉者，按之有餘，故曰微而沉。不得作沉微解。」

唐容川曰：「狂爲實證，微爲虛脈，何以脈微反主狂哉？蓋狂雖是實，乃陰分血實，非陽分氣實也。《金匱》言：『陽氣虛者爲狂。』謂狂爲陰分之血實，而陽分之氣反形其虛。此脈之微亦正是陽分氣虛，知病不在氣分也。《內經》云：『血在下如狂。』當攻下其結血，使從大腸濁道而出乃愈。」

按：淤熱在裡，有虛證。小便不利者，淤熱繫於太陰之氣分，則發黃。小便自利者，淤熱結於少陰之血分，則發狂。故下節及陽明篇抵當證二條，皆以此辨之。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個（熬）、虻蟲三十個（去翅、足，熬）、桃仁二十個（去皮、尖）、大黃三兩（酒洗）。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更服。

張令韶曰：「太陽之表熱，隨經而淤於少腹之裡，抵當湯主之。虻蟲、水蛭一飛一潛，吮血之蟲也。在上之熱隨經而入，飛者抵之。在下之血爲熱所淤，潛者當之。配桃核之仁，將軍之威，一鼓而下，抵拒大敵，四物當之，故曰抵當。」

章虛谷曰：「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外溢則吐衄，內溢則便血。蓋陰陽手足十二經交接皆由絡貫通，接連細絡，分佈週身，而血隨氣行，必由經絡流注，表裡循環。是故絡傷則血不能循行，隨陰陽之部而溢出，其傷處即淤阻，阻久而蓄積，無陽氣以化之，乃成死血矣。故仲景用飛走蟲藥，引桃仁專攻絡結之血。大黃

本入血分，再用酒浸，使其氣浮，隨蟲藥循行表裡，以導死血，歸腸腑而出。豈非爲至妙至當之法哉！由是類推，失血諸證，要必以化淤調經絡爲主矣。」

陳修園曰：「此與桃核承氣證不同，彼輕而此重，彼熱結膀胱，乃太陽肌腠之邪，從背脊而下結於膀胱，此淤熱在裡，乃太陽膚表之邪，從胸中而下結於少腹也。」

李東垣曰：「仲景抵當湯用之以治傷寒，八九日，內有蓄血，發熱如狂，小腹滿痛，小便自利者。又有當汗失汗，熱毒深入，吐血及結胸，煩躁，譫語者，亦以此湯主之。」

《精神病廣義》：「太陽、陽明皆有抵當湯證，抵當湯攻淤血已成後之峻劑也。太陽淤血，小便自利，可知淤血不在膀胱。陽明淤血，大便色黑，可知其淤血必在直腸。總而言之，其爲下焦有蓄血可知也。太陽蓄血，其人如狂，陽明蓄血，其人喜忘。如狂、喜忘，皆似神經之病，而不知此乃淤血鬱而爲熱，擾亂神經之證，非神經自得之病也。近人治神經之病，虛者議補，實者議攻，而攻劑之中，大致以開痰通便爲主，對淤血一層，反棄置而不講。而桃仁承氣、下淤血湯等方，惟僅於受癲狗毒者或借用之，使仲景之度世金針，反如禮失而求之野，甚可惜也。」

《類聚方廣義》：「墮扑折傷，淤血凝滯，心腹脹滿，二便不通者，經閉，少腹硬滿，或眼目赤腫疼痛，不能瞻視者，經水閉滯，腹底有淤，腹皮見青筋者，並宜此方。若不能煮服者，爲丸，以溫酒送下亦佳。」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諦，音帝。

錢天來曰：「此又以小便之利與不利，以別血證之是與非也。身黃，遍身俱黃也。沉爲在裡而主下焦，結則脈來動而中止，氣血凝，不相接續之脈也。前云少腹當硬滿，此則竟云少腹硬，腹證如此，若猶小便不利，終是胃中淤熱鬱蒸之發黃，非血證發黃也，故爲無血。若小便自利而如狂，則知熱邪與氣分無涉，故氣分無乖，其邪則陰血矣，此乃爲蓄血發黃。」

柯韻伯曰：「濕熱留於皮膚而發黃，衛氣不行之故也。燥血結於膀胱而發黃，榮氣不敷之故也。水結、血結俱是膀胱病，故皆少腹硬滿。小便不利是水結，小便自利是血結。如字，助語辭，若以如字實講，與發狂分輕重則謬矣。」

淺田栗園曰：「此條論太陽之變，或歸於淤血，或歸於淤熱者也。蓋熱之併液者，是爲淤熱，熱之併血者，是爲淤血，其候法亦不無差別。今脈沉結，少腹硬，雖互於兩

岐，主身黃與小便不利，則其屬淤熱可知矣，故曰為無血也，此乃茵陳蒿湯之所主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此帶脈沉結，小腹硬言之，諦審其果是血證，方可用抵當也。」

婁全善曰：「此蓄血在下焦而發黃者也。」

《生生堂治驗》：「有婦人年約四十，全身發黃，醫者誤為黃疸。先生按之，至於臍下，即疼痛不可忍，與桃仁承氣湯，十餘日而全已。」

傷寒，有熱，小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柯韻伯曰：「有熱，即表證仍在。少腹滿而未硬，其人未發狂，只以小便自利，預知其為有蓄血，故小其制而丸以緩之。」

喻嘉言曰：「傷寒蓄血較中風蓄血更為凝滯，故變湯為丸，煮而連滓服之。與結胸項強似柔痙，用大陷胸丸同義。蓋湯者，蕩也，陽邪入陰，一蕩滌之即散。丸者，緩也，陰邪入陰，恐蕩滌而不盡，故緩而攻之，所以求功於必勝也。」

淺田栗園曰：「不可餘藥，其示須必用也。餘藥，即他藥。」

張隱庵曰：「夫熱結膀胱，必小便利而後為有血者？何也？蓋膀胱者，乃胞之室，胞中有血，膀胱無血。小便不利者，熱結膀胱也。小便利則膀胱氣分之邪，散入於胞中之血分，故必下血乃愈。蓋膀胱通小便，胞中又通大便矣。」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個（熬）、虻蟲二十個（去翅、足，熬）、桃仁二十五個（去皮、尖）、大黃三兩（酒洗）。

上四味，搗分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陶隱居曰：「晬時者，周時也，從今旦至明旦。」

《本事方》：「有人病傷寒，七、八日，脈微而沉，身黃，發狂，小腹脹滿，臍下冷，小便利。予投以抵當丸，下黑血數升，狂止，得汗解。經云：『血在上則忘，在下則狂。』太陽淤熱，隨經而蓄於膀胱，故臍下臌脹，由淤血闌門滲入大腸，若大便黑者，此其驗也。」

《資生篇》：「抵當丸，治肝有死血。」

《詠諸的靈蘭秘典》

《濟陽綱目》：「桃仁丸，治淤血不利，發熱作渴，心腹急滿，或肚腹中作痛。（即本方）」

《類聚方廣義》：「產後惡露不盡，凝結爲塊，爲宿患者，平素雖用藥，又難收其效，當須再妊，分娩後，用此方，不過十日，其塊盡消。」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裡急也。

成無己曰：「飲水多而小便自利者，則水不內蓄，但腹中水多，令心下悸。《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水多而小便不利，則水蓄於內而不行，必苦裡急也。」

顧尚之曰：「上條並以小便利一證，斷爲蓄血而非蓄水。此言小便利者，亦有蓄水之證也。」

陶節庵曰：「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小便少者，必苦裡急，豬苓湯。」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八

〈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

問曰：「病有臟結，有結胸，其狀何如？」師曰：「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者，名曰臟結也。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

成無己曰：「結胸者，邪結在胸。臟結者，邪結在臟。二者皆下後，邪氣乘虛入裡所致。下後邪氣入裡，與陽相結者為結胸，以陽受氣於胸中故爾。與陰相結者為臟結，以陰受之，則入五臟故爾。氣宜通而塞，故痛。邪結陽分，則陰氣不得上通。邪結陰分，則陽氣不得下通。是二者，皆心下硬痛。寸脈浮，關脈沉，知邪結在陽也。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知邪結在陰也。」

張隱庵曰：「結胸者，病發於太陽而結於胸也。臟結者，病發於少陰而結於臟也。」

「何為臟結？」師曰：「臟結者，五臟各具，寒熱攸分，宜求血分。雖有氣結，皆血為之。假令肝臟結，則兩脅痛而嘔，脈沉弦而結者，宜吳茱萸湯。若發熱，不嘔者，此為實，脈當沉弦而急，桂枝當歸牡丹桃核枳實湯主之。」

劉昆湘曰：「何謂臟結者，沿古說以設問。答曰：『臟結者，五臟各具，寒熱攸分，宜求血分，血凝結而氣阻，雖有氣結，皆血為之。』此師演納，外於府臟，以示氣血失平，為內傷病變之本。假令肝臟結，必在兩脅下痛而嘔，脈沉弦而結，宜吳茱萸湯者，此舉肝臟結，虛從寒化之例。蓋以臟氣偏勝，有餘不足，隨體異秉。血氣之性，逢寒則結，遇熱則散。肝為藏血之臟，血結而氣痺不通，正邪分爭，相搏為痛，此則痛由內生，非同結胸之按之始痛也。肝膽臟腑相連，升降相因。肝氣溫升，則膽汁下注，助脾司納精之功。絡塞寒凝，則膽陽上格，迫胃反降濁之令，故肝氣鬱結，乘胃為嘔，脅下痛則嘔作，痛乍緩而嘔止。脈沉弦則病在於肝，按之結塞，知氣為血阻，宜吳茱萸湯。吳茱萸溫肝、降逆、化血分之寒凝。人參補肺、生精，助真氣以流轉。生薑、大棗，宣胃和中。氣暢血融，臟結解矣。更舉肝臟結實，從熱化之例。若發熱不嘔者，此為實，謂脅下痛處發熱也。胃虛則逆，胃實則降。證實則脈象亦實，沉弦而急者，血阻而氣欲強通之象。宜桂枝當歸丹皮桃核枳實湯。桂枝、當歸和榮通脈，佐丹皮清血痺化熱之邪，以桃仁通血分有形之結，加枳實開降氣結，直達下焦為使，則發熱、脅痛諸證皆愈。凡此，皆治源之法也。」

吳茱萸湯方見陽明病。

桂枝當歸丹皮桃核枳實湯方

桂枝二兩（去皮）、當歸二兩、牡丹皮三兩、桃仁二十枚（去皮尖）、枳實二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心臟結，則心中痛，或在心下，鬱鬱不樂，脈大而澀，連翹阿膠半夏赤小豆湯主之。若心中熱痛而煩，脈大而弦急者，此為實也，黃連阿膠半夏桃核茯苓湯主之。

樂，音洛。

劉昆湘曰：「此承上舉心臟結證治之例，虛實對舉，五臟皆同。心部於表，其氣居中，外通包絡，以為宮城。心臟結，則心中痛，鬱鬱不樂者，以膻中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為氣之海，位在兩乳之間，心主之所治也。五臟皆司神志，而心為藏神之主，故心氣和適，則喜樂由生，心氣鬱結，則意境蕭索。血澀而氣行中阻，使神傷為痛。鬱鬱不樂者，反心神喜悅之令，故知心氣之結塞不舒。心脈洪大而長為平，但大不洪則血弱，舉大按澀則血痺，宜連翹阿膠半夏赤小豆湯主之。連翹清心氣之浮熱，阿膠滋榮陰之枯燥，半夏通液以降氣，赤小豆利濕而行血，血濡氣暢，經隧無阻，心氣四布，臟結和矣。若心中熱痛而煩，脈大而弦急，此為實。血鬱化熱，心陽偏盛，故心中熱痛而煩。大為氣充其血，弦則血凝其氣。既大復按之弦急，知氣盛而血分更實，有持實擊強之象，宜黃連阿膠半夏桃核茯苓湯主之。黃連、阿膠瀉心火，以育榮陰，半夏、桃仁降逆氣而通血結，茯苓利水，導心氣下行。以心為生血之臟，故通結皆佐補血之品也。」

連翹阿膠半夏赤小豆湯方

連翹二兩、阿膠一兩半、半夏半升（洗）、赤小豆三兩。

上四味，以水四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再服。

黃連阿膠半夏桃核茯苓湯方

黃連三兩、阿膠二兩、半夏半升（洗）、桃核二十枚（去皮尖）、茯苓三兩。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再服。

肺臟結，胸中閉塞，喘，咳，善悲，脈短而澀，百合貝母茯苓桔梗湯主之。

若咳而唾血，胸中痛，此為實，葶藶栝萐桔梗牡丹湯主之。

劉昆湘曰：「肺氣外佈於胸，司上焦之開闔，主真氣之運轉，故肺臟結則胸中閉塞，喘咳、善悲。悲者，肺之神志。氣結則志悒，神傷而氣消。喘、咳者，肺家自病之象。因胸中閉塞，令上焦不通，使肺氣不能外布，呼吸促而為喘，逆氣上而為喘，逆氣上而為咳，故知為肺氣結塞之候。脈短而澀者，短則氣結，澀則血滯，宜百合貝母茯苓桔梗湯主之。百合解肺中濁氣、熱毒，貝母利肺中鬱結、痰涎，茯苓利水而除痰，桔梗排濁而通竅，除肺家蓄積之腐穢，臟氣清而諸證解矣。若咳而唾血、胸中痛，此為實者，言肺氣鬱結之甚，則不但胸中閉塞，而至於結痛，不但喘咳，而至於咳血。此氣血兩鬱，氣動則迫血上行，故為是證。獨論證不言脈者，以肺為氣府，氣結則肺傷，其變或虛、或實，皆當短而按澀也，宜葶藶栝萐桔梗丹皮湯主之。葶藶破肺中之腐膿，栝萐實開肺中之痰結，丹皮行血而清榮熱，桔梗通氣而排淤濁，則邪退而正自安。」

按：湘本作葶藶栝萐半夏丹皮大棗湯，今依本書改正。

百合貝母茯苓桔梗湯方

百合七枚（洗，去沫）、貝母三兩、茯苓三兩、桔梗二兩。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葶藶栝萐桔梗牡丹湯方

葶藶三兩（熬）、栝萐實大者一枚（搗）、桔梗三兩、牡丹皮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脾臟結，腹中滿痛，按之如覆杯，甚則腹大而堅，脈沉而緊，白朮枳實桃核乾薑湯主之。若腹中脹痛，不可按，大便初溏後硬，轉失氣者，此為實，大黃厚朴枳實半夏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脾氣主中而司運化，外合於大腹，故脾臟結，則腹中滿痛，按之有形如覆杯者，胃氣阻於中焦，穀精結於脾絡，津液凝結，氣痺不通，正邪相搏，痛有緩急。脈象當沉而緊，沉者，中氣結塞，升降失常，氣血俱結，故按之緊實，宜白朮枳實桃仁乾薑湯主之。乾薑、白朮，溫運脾陽，枳實、桃仁通利氣血，以臟結必達血分，故佐桃仁使達病所。若腹中脹痛，不可按者，此為胃實，大便必初溏後硬。凡糞下初硬後溏者為虛，大腸枯約，胃氣虛寒也，初溏後硬者為實，腐穢先行，而燥化後勝也。必糞前後，失氣極臭，痛脹隨減，此穀氣內實，氣血俱盛，宜大黃厚朴枳實半夏甘草湯。厚朴、枳

實雙解氣血之結，半夏降水液之阻，君大黃以攻堅，和甘草而緩下，邪退正復則愈矣。」

按：湘本作大黃丹皮厚朴半夏茯苓甘草湯，今依本書改正。

白朮枳實桃核乾薑湯方

白朮二兩、枳實二兩、桃仁二十枚（去皮尖）、乾薑一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大黃厚朴枳實半夏甘草湯方

大黃三兩、厚朴三兩、枳實三兩、半夏一升、甘草一兩（炙）。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腎臟結，少腹硬，隱隱痛，按之如有核，小便乍清乍濁，脈沉細而結，宜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若小腹急痛，小便赤數者，此為實，宜桂枝茯苓枳實芍藥甘草湯。

劉昆湘曰：「腎主藏精而司動氣，位居少腹。腎臟結則少腹硬，隱隱痛，按之有核，小便時清時濁者，此示虛從寒化之變，血海寒則下焦少氣以溫分肉，故令少腹按之結硬。血痺氣微，抗拒不甚，故但隱隱而痛。按之有核者，脾絡津液之凝泣也。相火不能循絡上肝，泄於膀胱，故小便色濁，亦有時不泄，故小便時清。脈沉細者屬腎，多按之。結者，血凝而氣阻也，宜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溫腎氣，以利州都。若小腹急痛，小便赤數者，此為實。急痛者，拘急而痛，氣強與血鬱相搏，故為急痛。小便赤數者，相火之下行也，宜桂枝茯苓枳實芍藥甘草湯。」

按：腎者，水臟，司泌尿，而膀胱為其腑。腎臟結，則下焦之氣化不行，故其證如此。虛則主之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者，與治發汗後，臍下悸之意同也。實則主之以桂枝茯苓枳實芍藥甘草湯者，所以助下焦之氣化，通淤結，止急痛也。湘本作宜桂枝附子茯苓丹皮湯及附子桂枝黃柏丹皮茯苓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見太陽病中。

桂枝茯苓枳實芍藥甘草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茯苓二兩、枳實二兩、芍藥三兩、甘草一兩（炙）。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苔滑者，不可攻也。飲食如

故，時時下利，舌上白苔滑者，為難治。

成無己曰：「臟結於法當下，無陽證，為表無熱。不往來寒熱，為半表半裡無熱。其人反靜，為裡無熱。經曰：『舌上如苔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邪氣以表裡皆寒，故不可攻。陰結而陽不結，雖心下結痛，飲食亦自如故，陰氣乘腸虛而下，故時時自下利。陰得陽則解，臟結得熱證多，則易治，舌上白苔滑者，邪氣結，胸中亦寒，故云難治。」

程知曰：「經於臟結白苔滑者，只言難治，未嘗言不可治也。只言臟結無熱，舌苔滑者，不可攻，未嘗言臟結有熱，舌苔不滑者，亦不可攻也。意者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之證，必有和解其熱，溫散其寒之法。俾內邪潛消，外邪漸解者，斯則良工之苦心乎。」

「何謂結胸？」師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於裡，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早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誤下，故也。」

痞，部鄙切，音否。

成無己曰：「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而反下之，則表中陽邪入裡，結於胸中為結胸。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而反下之，則表中陰邪入裡，結於心下為痞。」

方中行曰：「此原結胸與痞之因。結胸，大抵以結硬、高當於胸為名。痞者，痞塞於中，而以天地不交之否為義。」

程郊倩曰：「病發於陽者，從發熱、惡寒而來，否則熱多寒少者，下則表熱陷入，為膈中之陽所格，兩陽相搏，是為結胸。結胸為實邪，故硬而痛。病發於陰者，從無熱、惡寒而來，否亦寒多熱少者，下則虛邪上逆，亦為膈中之陽所拒，陰陽互結是為痞。痞為虛邪，故或硬、或不硬，而總不痛。然痞氣雖屬陰邪，亦有表裡之分，屬表者，緊反入裡之胃，屬裡者，無陽獨陰之謂。故痞證陽陷則有之，無熱入也。雖有乾嘔、煩燥證，總因陽邪之擾，非實熱也，以其人津液本虛也。結胸則熱因陽陷而入，入則熱結而實矣，以其人津液素盛也。痞證誤在下，結胸誤在下之早。陰陽二字，從虛實而分者，經曰：『陽道實，陰道虛也。』實不與熱期，而熱自至，虛不與寒期，而寒自至。故結胸未下之來路，曰脈浮而動數。痞證未下之來路，曰脈浮而緊。然陰陽二字，亦可從氣血分。結胸屬氣分，故湯名陷胸。痞屬血分，故湯名瀉心。所以風寒皆有二證，視邪之虛實如何，不可執也。」

《活人書》：「傷寒，本無結胸，應身熱，下之早，熱氣乘虛而入，痞結不散，便成結胸。然結胸有三種，有大結胸，有小結胸，有水結在胸脅間，亦名結胸。又有寒熱

二證，有熱實結胸，有寒實結胸。傷寒，本無痞，應身冷，醫反下之，遂成痞。」

《萬病回春》：「傷寒，結胸者，熱痰結也。」

《直指方》：「乾上，坤下，其卦爲否，陽隔陰而不降，陰無陽而不升。此否之所以痞而不通也。」

《傷寒百問經絡圖》：「但滿而不痛者爲痞，任人揉按，手不佔護，按之且快意。」

結胸病，頭項強，如柔痙狀者，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成無己曰：「結胸病，項強者，爲邪結胸中，胸膈結滿，心下緊實，但能仰而不能俯，是項強如柔痙之狀也。與大陷胸丸，下結泄滿。」

柯韻伯曰：「頭不痛而項猶強，不惡寒而頭汗出，故如柔痙狀。此表未盡除而裡症又急。丸以緩之，是以攻劑爲和劑也。」

《活人書》：「其證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項強如柔痙狀，發熱、汗出、不惡寒，名曰柔痙。其脈寸口浮，關尺皆沉，或沉緊，名曰結胸也。治結胸，大率當下，仲景云：『下之則和。』然脈浮與大，皆不可下，下之則死，尙宜發汗也。」

大陷胸丸

大黃半斤、葶藶半斤（熬）、芒硝半斤、杏仁半斤（去皮尖，熬）。

上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度。禁忌如藥法。

張令韶曰：「太陽之脈，上循頭項，今氣結於內，不外行於經脈，以致經俞不利，而頸項強急，有如柔痙反張之狀也。下之則內之結氣通，外之經俞和矣。太陽主皮毛，而肺亦主皮毛，故用葶藶、杏仁利肺金，以解太陽之結氣。大黃、芒硝瀉邪熱以下行，佐甘遂之毒，直達胸所以破堅。甘遂性能行水，加蜜用丸者，使留中之邪從緩而下也。」

秦皇士曰：「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胸邪十分緊實，用大陷胸湯恐過而不留，陷胸丸恐滯而愈結。今煮汁服之，則婉轉逐邪。」

費晉卿曰：「變湯爲丸，加葶藶、杏仁以瀉肺氣，是專爲上焦喘滿而設。」

《醫宗金鑒》：「大陷胸丸，治水腫，腸澀初起，形氣俱實者。」

《類聚方廣義》：「大陷胸丸，治痰飲、疝、癥，心胸痞塞結痛，痛連項、臂、膊

者。」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方中行曰：「此示人憑脈不憑證之要旨，戒人勿猛浪之意。夫結胸之爲陽邪內陷，法固當下。下必待實，浮爲在表，大則爲虛，浮虛相搏，則表猶有未盡入，而裡未全實可知。下則尙虛之裡氣必脫，未盡之表邪皆陷，禍可立至。」

張兼善曰：「脈浮大，心下雖結，其表邪尙多，未全結也。若輒下之，重虛其裡，外邪復聚而必死矣。柴胡加桂枝乾薑湯以和解之。」

按：凡當下之證，其關、尺二部脈沉實者，方可下之。若浮大而沉分及尺脈微弱無根者，皆不可下。非獨結胸一證然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張隱庵曰：「結胸證悉具者，在外之如柔瘰狀，在內之膈內拒痛，外內之證悉具也。煩躁者，上下之陰陽不相交濟也。故上節外內相離者死，此上下不交者亦死。」

程郊倩曰：「結胸證悉具，無復浮大之脈，此時急宜下之，以存津液，再復遷延，津液亡盡，必至煩躁，正虛邪盛故也。此時下之則死，不下亦死，唯從前失下，至於如此。經曰：『熱已入裡，更不攻之，以至結實，名曰三死一生。』謂失下也。須玩一『悉』字。」

魏念庭曰：「此條乃承上條脈見浮大而言。小結胸證具，脈見浮大而加煩躁，方可卜其死。不然煩躁亦結胸證中之一也，何遽云死耶？」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五苓散主之。

張令韶曰：「此論中風因下而成結胸也。風性浮越，故浮則爲風。風乃陽邪，故數則爲熱。陰陽相搏，故動則爲痛。邪盛則正虛，故數則爲虛。病太陽之高表則頭痛，得標陽之熱化則發熱。微盜汗出者，邪傷陰分也。惡寒者，邪傷表陽也。邪及於陰則不復在表，今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此表未解也。醫反下之，表邪乘虛內入，故動數之脈變遲。邪氣內入，膈氣拒之，邪正相持，故拒痛也。邪氣入，正氣虛，故胃中空虛。客氣

者，外入之邪氣也。膈之上爲心肺，膈之下爲肝腎，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客氣動膈，則呼吸之氣不相接續，故短氣。上下水火之氣不交，故躁煩。心中懊懣者，躁煩之極也。陽氣內陷者，太陽之氣隨邪而內陷也。內陷於心，則心下因硬，此爲結胸，故用大黃、芒硝、甘遂大苦鹹寒之劑，直達胸所，一鼓而下。若不結胸，而陷於太陰濕土之分，則濕熱相搏，上蒸於頭，故但頭汗出，津液不能旁達，故餘處無汗，劑頸而還，水道不行，則濕熱內鬱，必外熏於皮膚，故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治當利小便，以瀉其濕熱。」

汪苓友曰：「夫曰膈內，曰心中，曰心下，皆胸之分也。名曰結胸，其邪實陷於胃，胃中真氣虛，斯陽邪從而陷入於胸，作結硬之形也。」

《補亡論》常器之云：「發黃者，與茵陳蒿湯。煎茵陳濃汁，調五苓散亦可。」

沈芊綠曰：「西晉崔行功云：『傷寒，結胸欲絕，心膈高起，手不得近，用大陷胸湯不差者，此是下後虛逆，氣已不理而毒復上攻，氣毒相搏結於胸中，當用枳實理中丸與之，服之先理其氣，次療諸疾。古今用之如神，應手而愈。』」

張隱庵曰：「合下四節，皆爲大陷胸湯之證，而有風結、寒結、水結、燥結之不同。」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芒硝一升、甘遂一錢匕。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成無己曰：「大黃，謂之將軍，以苦蕩滌。芒硝，一名硝石，以其鹹能軟硬。夫間有甘遂以通水也。甘遂若夫間之，遂其氣，可以直達透結，陷胸三物爲允。」

《明理論》曰：「胸爲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結胸曰陷胸湯，利藥中此爲駢劑。傷寒錯惡，結攬爲共，非此湯則不能通利。大而數少，取其迅疾分解結邪也。」

尤在涇曰：「大陷胸與大承氣，其用有心下與胃中之分。此節仲景分云心下者，正胃之謂。所云胃中者，正大小腸之謂也。胃爲都會，水穀並居，清濁未分，邪氣入之，夾痰雜食，相結不解，則成結胸。大小腸者，精華已去，糟粕獨居，邪氣入之，但與穢物結成燥糞而已。大承氣專主腸中燥糞，大陷胸並主心下水食。燥糞在腸，必藉推逐之力，故須枳、朴。水食在胃，必兼破飲之長，故用甘遂。且大承氣先煮枳、朴而後內大黃，大陷胸先煮大黃而後納諸藥。夫治上者，制宜緩，治下者，制宜急。而大黃生則行

速，熟則行遲也。」

柯韻伯曰：「二方比大承氣更峻，治水腫、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視其人之壯實者施之，平素虛弱，或病後不任攻伐者，當念虛虛之禍。」

五苓散方見太陽病中。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脅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成無己曰：「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是可下之證，復往來寒熱，為正邪分爭，未全斂結，與大柴胡湯下之。但結胸，無大熱者，非熱結也，是水飲結於胸脅，謂之水結胸。週身汗出者，是水飲外散則愈；若但頭微汗出，餘處無汗，是水飲不得外泄，停畜而不行也，與大陷胸湯以逐水。」

舒馳遠曰：「熱結在裡，必大便悶結，舌苔乾燥，渴欲飲冷也。而復往來寒熱，大柴胡湯可用。」

程郊倩曰：「大柴胡湯與大陷胸皆能破結，大柴胡之破，使表分無留邪。大陷胸之破，使高分無留邪，熱盡入裡，表無大熱矣。無熱更無復來之寒可知。」

張隱庵曰：「此節言水邪結於胸脅，亦不因下而成結胸者也。」

按：熱邪入裡，在腸胃則結於糟粕，在胸脅則結於水飲，各隨其所有而為病耳。大柴胡治熱結在裡，病於下也。大陷胸治水結胸脅，病於上也。大柴胡證亦有心下急、心中痞硬候，故此節以頭汗出，辨其熱結之上下也。

陸九芝曰：「頭汗出，乃陽鬱出表，非陽虛於上也。飲酒而頭汗出者，多由血鬱，頭汗出而額上偏多者，心血之鬱也，皆屬血熱。」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言汗下亡其津液，而成燥結胸之證也。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則津液亡矣。津液亡於下，故不大便五六日。津液亡於上，故舌上燥而渴。陽明之上，燥氣治之。日晡所，小有潮熱者，微動陽明燥金之氣也。太陽之氣不能從胸以外出，故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也。痛不可近，非陽明承氣之證，乃結胸、大陷胸之證也。」

喻嘉言曰：「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硬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大熱。從心下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為太陽結

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復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雖太陽陽明亦屬下證。但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脅以及胃腸，蕩滌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

錢天來曰：「日晡，未、申之時也。所者，即書云多歷年所之所也。」

《傷寒輯義》：「舌上燥乾而渴，與臟結之舌上滑白，大分別處。」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張兼善曰：「從心下至少腹石硬而痛不可近者，大結胸也。正在心下，未及腹脅，按之痛，未至石硬，小結胸也。形證之分如此。蓋大結胸者，是水結在胸腹，故其脈沉緊。小結胸者，是痰結於心下，故其脈浮滑。水結宜下，故用甘遂、葶、杏、硝、黃等。痰結宜消，故用栝蘆、半夏等。」

喻嘉言曰：「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

唐容川曰：「心下是指膈膜言，心火下交於血室，要從此膈中行。膀胱水中元氣上於肺為呼吸，亦從此膈中行，水火交結於膈中，即為結胸，無分大小結胸，皆是水火結於膈間。小結胸止在心下，不連腹脅，是水火之結較輕，故攻水不用甘遂，而只用半夏。攻火不用硝黃，而只用栝蘆、黃連，且栝蘆格瓢似膜，故入膈膜。」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半夏半升、栝蘆實大者一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蘆，取三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錢天來曰：「夫邪結雖小，同是熱結，故以黃連之苦寒，以解熱開結，非比大黃之苦寒蕩滌也。邪結胸中則胃氣不行，痰飲留聚，故以半夏之辛溫滑利，化痰蠲飲而散其滯結也。栝蘆實之甘寒，能降下焦之火，使痰氣下降也。此方之制，病小則制方亦小，即《內經》所云：『有毒無毒，所治為主，大小為制也。』」

汪苓友曰：「大抵此湯，病人痰熱內結者，正宜用之。」

《內臺方議》：「小陷胸湯，治心下結痛，氣喘而悶者。」

《醫學綱目》：「工部郎中鄭忠厚因患傷寒，胸腹滿，面黃如金色。孫兆服之以小陷胸湯，尋利，明日面色改白，其病遂良愈。」

《張氏醫通》：「凡咳嗽，面赤，胸腹脅常熱，惟手足有涼時，其脈洪者，熱痰在胸下也。小陷胸湯。（即本方）」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比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此作協熱利也。

程郊倩曰：「太陽病，二三日，邪尚在表之時，而其人不能臥，但欲起，表證不應有此，心下必有邪聚結而不散，故氣壅盛而不能臥也。但心下痞滿而屬裡者，脈必沉實，今脈則微弱，不但無沉實之裡脈，並非浮緩之表脈。此其人平素本有寒氣，積於胸膈之分，一見外邪，本病隨作，心下結而不能臥，但欲起者，職此故也，與陽邪陷入於裡而結者，大相逕庭。醫不知從脈微弱及前二三日上認證，而以攻法下之，表邪乘虛入裡，與本分之寒相搏。利止者，邪不下行，必結而益上，乃作寒實結胸。利未止者，裡寒夾表熱而利下不止。結胸與協熱利皆有寒分之本邪在內，故下其寒，非下其熱，二證同一治也。」

王肯堂曰：「太陽病，二、三日，不得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有寒分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蔡茗莊曰：「反下之，利止，必作結胸，復下之，作協熱利，黃芩湯。」

太陽病，下之後，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脅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章虛谷曰：「太陽病，邪在表而誤下之，人之稟質有強弱，故其變證有不同。」

喻嘉言曰：「脈促為陽邪上盛，反不結聚於胸，則陽邪未陷，可勃勃從表出矣，故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即指促脈而申之，見脈促而加之以浮，邪氣彌滿於陽位，故必結胸也。浮字貫下四句，見浮而促必結胸，浮而緊必咽痛。浮而弦必兩脅拘急。浮而細數必頭痛未止。皆太陽本病之脈，故主病亦在太陽本位。設脈見沉緊，則陽邪已入於陰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衝作嘔，其無結胸咽痛等證從可知矣。沉滑則陽邪入陰，而主下利。浮滑則陽邪正在榮分，擾動其血，而主下血也。夫太陽誤下之脈，主病皆在陽、在表，即有沉緊、沉滑之殊，亦不得以裡陰名之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澀，音巽。彌，音迷。蛤，葛合切，音鴿。

江苓友曰：「病在陽者，爲邪熱在表也，法當以汗解之，醫反以冷水澀之。澀者，口含水噴也。若灌之，灌，澆也，灌則更甚於澀矣。表熱被水止劫而不去，陽邪無出路，其煩熱必更甚於未用水之前矣。彌更益者，猶言甚之極也。水寒之氣客於皮膚，則汗孔閉，故肉上起粒如粟也。意欲飲水，不渴者，邪熱雖甚，反爲水寒所制也。先與文蛤散，以解煩、導水。若不差者，水寒與熱相搏，下傳太陽之府，與五苓散，內以消之，外以散之，乃表裡兩解之法也。」

程郊倩曰：「文蛤散行水，五苓散兩解，猶僅散之於無形，若水寒不散，結實在胸，則心陽被拒，自非細故，小陷胸湯之逐水而攻裡，白散之下寒而破結，皆不得之兵矣。」

張隱庵曰：「寒實結胸，無表熱之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以治胸中之實，以通脈之邪。白散治寒結，故亦可服。」

《醫方考》：「此證或由表解裡熱之時，過食冷物，故令寒實結胸，然必無熱證者爲是。」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麻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個（去皮、尖）、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爲散，以沸湯和一方寸匕，湯用五合，調服。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者，與芍藥三兩。

柯韻伯曰：「病發於陽，應以汗解，庸工用水攻之法，熱被水劫而不得散，外則肉上粟起，因濕氣凝結於玄府也。內則煩熱，意欲飲水，是陽邪內鬱也。當渴而反不渴者，皮毛之水氣入肺也。夫皮肉之水氣，非五苓散之可任，而小青龍之溫散，又非內煩者之所宜，故制文蛤湯。文蛤生於海中而不畏水，其能制水可知，鹹能補心，寒能勝熱，其殼能利皮膚之水，其肉能止胸中之煩，故以爲君。然陽爲陰鬱，非汗不解，而濕在皮膚，又不當動其經絡，熱淫於內，亦不可發以大溫，故於麻黃湯去桂枝，而加石膏、薑、棗，此亦大青龍之變局也。若汗出已而腹中痛者，更與芍藥湯，以利肝脾之氣。」

唐容川曰：「文蛤，殼上起紋有疙瘩者，今之蚶子是矣。用其殼以治人身軀殼外之粟粒，滲水，利熱，形象皆合。」

白散方

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貝母三分。

上三味為散，更於白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不止，進冷粥一杯。

柯韻伯曰：「以三物皆白，故以白名之。貝母善開心胸鬱結之氣，桔梗能提胸中陷下之氣，然皆微寒之品，不足以勝結硬之陰邪。非巴豆之辛熱斬關而入，何以使胸中之陰氣流行也？故用三分之貝、桔，必得一分之巴豆以佐之，則清陽升而濁陰降，結硬斯可得而除矣。白飲和服者，甘以緩之，取其留戀於胃，不使速下。散者，散其結塞，比湯以蕩之更精。」

錢天來曰：「寒實結於胸中，水寒傷肺，必有喘、咳、氣逆，故以苦梗開之，貝母入肺散結，又以巴豆之辛熱有毒，斬關奪門之將，以破胸中之堅結，當非熱，不足以開其水寒，非峻，不足以破其實結耳。」

張令韶曰：「巴豆性大熱，進熱粥者，助其熱性，以行之也。進冷粥者，制其熱勢，以止之也。俱用粥者，助胃氣也。」

《外臺秘要》：「仲景桔梗白散治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古方便覽》：「一男子，咽喉腫痛，不能言語，湯水不下，有痰，咳痛不可忍，余飲以白散一撮，吐稠痰數升，痛忽愈。」

太陽與少陽並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大，五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椎，音槌。俞，通膂。輸，音庶。

張令韶曰：「此言太少並病，涉於經脈而如結胸，宜刺以瀉其氣也。太陽與少陽並病者，言太陽之病併入於少陽之經也。太陽、少陽之經脈交會於頭項，二陽經脈受邪，故頭項強痛也。眩，暈也。冒，首如有覆戴，戴陽於上，二陽經虛，故或眩冒也。夫在太陽則結胸，在少陽則脅下痞硬，今兩陽並病，故時如結胸而實非結胸，心下痞硬，而不脅下痞硬也。大椎、第一間，乃督脈之經穴，又太陽、少陽經脈所過之處。肺俞、肝俞又太陽之所循歷。厥陰又與少陽為表裡，故刺之以瀉太少並病之邪也。慎不可發汗，竭其經脈之血液，經脈燥熱，必發譫語。脈弦，少陽之氣盛也。五日，譫語不止，至六日，時值厥陰主氣，恐少陽之火與厥陰之風相合，則火愈熾矣。故先刺肝之期門，迎其

氣而奪之，使邪不傳則愈。」

《甲乙經》：「大椎一穴，在第一椎陷者中，三陽、督脈之會，刺入五分。肺俞在第三椎下，兩傍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七呼。肝俞在第九推下，兩傍各一寸五分，刺入三分，留六呼。」

（林注）：「氣府論注云：『五臟俞並足太陽之會。』」

婦人中風，發熱，惡風，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成無己曰：「中風，發熱，惡寒，表病也。若經水不來，表邪傳裡，則入府而不入血室也。因經水適來，血室空虛，至七、八日，邪氣傳裡之時，更不入府，乘虛而入於血室。熱除，脈遲，身涼者，邪氣內陷而表證罷也。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熱入血室而裡實。期門者，肝之募，肝主血，刺期門者，瀉血室之熱。」

方中行曰：「血室，榮血停留之所，經脈集會之處，即衝脈所謂血海是也。其脈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故熱入而病作，其證則如是也。刺期門，所以瀉血分之實熱也。」

《本事方》：「一婦患熱入血室證，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藥，遷延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小柴胡湯，余曰：『小柴胡用已遲，不可行也，刺期門穴斯可矣。』如言而愈。」

《活人書》：「海蛤散，治血結胸。海蛤、滑石、甘草（炙）各一兩，芒硝半兩，右為細末，每服二錢，雞子清調下，小腸通利則胸膈血散。膈中血聚則小腸壅，小腸壅則臆中血不流行，宜此方。若小便血數行，更宜桂枝紅花湯，發其汗則愈。」

《衛生寶鑑》：「血室者，《素問》所謂女子胞，即產腸也，子宮也。」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小柴胡湯主之。

成無己曰：「中風，七、八日，邪氣傳裡之時，本無寒熱，而續得寒熱，經水適斷者，此為表邪乘血室虛，入於血室，與血相搏而血結不行，經水所以斷也。血氣與邪分爭，致寒熱如瘧而發作有時，與小柴胡湯，以解傳經之邪。」

方中行曰：「適來者，因熱入室，迫使血來，血出而熱遂遺也。適斷者，熱乘血來而遂入之，與後血相搏，俱留而不出。故曰：『其血必結也。』」

柯韻伯曰：「凡診婦人，必問月事，經水適斷於寒熱時，是不當止而止也。必其月事下而血室虛，熱血乘虛而入，其餘血未下者，乾結於內，故適斷耳。用小柴胡和之，使結血散，則寒熱自除矣。」

錢天來曰：「小柴胡中應量加血藥，如牛膝、桃仁、丹皮之類，其脈遲，身涼者，或少加薑、桂及酒制大黃少許，取倣尤速，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若不應補者，人參亦當取去，尤未可執方以爲治也。」

《傷寒輯義》：「熱入血室，許叔微小柴胡湯加地黃。張璧加牡丹皮。」

楊士瀛云：「小柴胡湯力不及者，於內加五靈脂。」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瞭，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血入室，無犯胃氣及上下焦，必自愈。

無，通毋。

張令韶曰：「上二節言中風之入於血室，此言傷寒之入於血室也。婦人傷寒，發熱，則寒邪在氣分也。經水適來，則氣分之邪入於血室矣。晝爲陽而主氣，暮爲陰而主血，晝日明瞭者，無關於陽氣也。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有傷陰血也，此亦爲熱入血室。」

方中行曰：「無，禁止之辭。犯胃氣，言下也。必自愈者，言伺其經行血下，則邪熱得以隨血而俱出，猶之鼻衄，紅汗，故自愈也。蓋警人勿妄攻，以致變亂之意。」

唐容川曰：「如見鬼狀，男子傷寒亦有此證（見陽明篇），皆是熱入血室。陽明證只譫語，不見鬼也。鬼者，魄也。人之魂屬氣，魄屬血，血死即爲死魄，魄掩其魂，故如見鬼。」

尤在涇曰：「熱入血室三條，其旨不同，第一條是血舍空而熱乃入者，空則熱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胸脅滿。第二條是熱邪與血俱結於血室者，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結，不獨和解之謂矣。第三條是熱邪入而結，經尚行者，經行則熱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柯韻伯曰：「傷寒，六、七日，正寒熱當退之時，尙見發熱、惡寒諸表證，更兼心下支結諸裡證，表裡不解，法當雙解之。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可知，支節煩痛，則一身骨節不痛可知。微嘔，心下亦微結，故謂之支結。表證雖不去而已輕，裡證雖已見而

未甚，此太陽、少陽並病之輕者，故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陽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陽之微結。凡口不渴，身有微熱者，當去人參，此以六七日來，邪雖不解而正氣已虛，故用人參以和之也。外證雖在而病機已見於裡，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前，為雙解兩陽之輕劑。」

《明理論》：「煩疼，即熱疼。」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厥陰所至為支痛。」王註：「支，拄妨也。」

程郊倩曰：「結，即結胸之結。支者，撐也，若有物撐攔在胸脅間，即下條之微結也。」

《活人書》：「外證未解，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柴胡桂枝湯主之。」

柴胡桂枝湯方

桂枝一兩半、黃芩一兩半、人參一兩半、甘草一兩（炙）、芍藥一兩半、大棗六枚、生薑一兩半（切）、柴胡四兩、半夏二合半。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此方即小柴胡湯二分之一，加桂枝湯二分之一之合方。甘草、薑、棗為二方之公共品，故不增其份量，以重在外證未去，故不再煎也。

《脈經》：「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

《外臺秘要》：「療寒疝、腹中痛者，柴胡桂枝湯。（即本方）」

《三因方》：「柴胡加桂枝湯，治少陽傷風，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口苦而渴，其脈陽浮陰弦。（即本方）」

《傷寒六書》：「陽明病，脈浮而緊，必潮熱，發作有時，但脈浮者，必盜汗出，柴胡桂枝湯。」

《證治准繩》：「柴胡桂枝湯治瘧，身熱、汗多。」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章虛谷曰：「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餘邪在少陽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嘔者，津液傷而經絡閉，故身無汗，但頭汗出，邪熱上蒸也。往來寒熱，心煩者，皆少陽

之邪未解也。故以柴胡轉少陽之樞，桂枝通榮，乾薑、黃芩調其陰陽，栝蒌滋津液，牡蠣鎮肝，合薑、桂消胸脅之痞滿，而以甘草和中。因其邪正錯雜，清濁混淆，故初服則藥病相格而微煩，復服則表裡氣通，汗出而愈。」

柯韶伯曰：「汗下後而柴胡證仍在者，仍用柴胡湯加減。此因增微結一證，故變其方名耳，此微結與陽微結不同，陽微結對純陰結而言，是指大便硬，病在胃，此微結對大結胸而言，是指心下痞，其病在胸脅，與心下痞硬、心下支結同義。」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桂枝三兩、乾薑二兩、栝蒌根四兩、黃芩三兩、牡蠣二兩（熬）、甘草二兩（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汪苓友曰：「即小柴胡加減方也。據原方加減法云：『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蒌實。若渴者，去半夏。』茲者心煩渴而不嘔，故去半夏、人參，加栝蒌根四兩。『若脅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茲者胸脅滿微結，即痞硬也，故去大棗，加牡蠣二兩。若心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茲者小便不利，心不悸而但煩，是為津液少而燥熱，非水蓄也，故留黃芩，不加茯苓。又云：『若咳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茲不因咳，而以乾薑易生薑者，何也？蓋乾薑味辛而氣熱，其用有二，一以辛散胸脅之微結，一以熱濟黃芩、栝蒌根之苦寒，使陰陽和而寒熱已焉。」

《金匱要略》附方：「《外臺》柴胡桂薑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金匱輯義》：「今《外臺》無所考。」

《活人書》：「乾薑柴胡湯，治婦人傷寒，經脈方來，初斷，寒熱如瘧，狂言見鬼。（即本方無黃芩。）」

《張氏醫通》：「湯子端，惡寒，發熱，面赤，足冷，六脈弦細而數，自言不謹後受寒，以為傷寒陰證，余曰：『陰證無寒熱例。』與柴胡桂枝湯，二服而痊。」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脈沉者，亦在裡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裡，此為半在裡，半在外也。脈雖沉細，

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成無己曰：「傷寒，五、六日，邪當傳裡之時，頭汗出，微惡寒者，表仍未解也，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邪結於裡也。大便硬為陽結，此邪熱雖傳於裡，然以外帶表邪，則熱結猶淺，故曰陽微結。脈沉雖為在裡，若純陰結，則更無頭汗惡寒之表證。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不上循頭，今頭汗出，知非少陰也。與小柴胡湯，以除半表半裡之邪。服湯已，外證罷而不了了者，為裡熱未除，與湯取其微利則愈，故云：『得屎而解。』」

柯韻伯曰：「大便硬，謂之結。脈浮數，能食，曰陽結。沉遲，不能食，曰陰結。此條俱是少陰脈，謂五六日又少陰發病之期，若謂陰不得有汗，則少陰亡陽、脈緊、汗出者有矣。然亡陽與陰結有別，亡陽，咽痛，吐利，陰結，不能食而大便反硬也。亡陽與陽結亦有別，三陰脈不至頭，其汗在身，三陽脈盛於頭，陽結則汗在頭也。邪在陽明，陽盛故能食，此謂純陽結。邪在少陽，陽微故不欲食，此謂陽微結，宜屬小柴胡矣。然欲與柴胡湯，必究其病在半表而微惡寒，亦可屬少陰，但頭汗，始可屬之少陽而勿疑也。上焦得通則心下不滿而欲食。津液得下，則大便自軟而得便矣。此為少陰、少陽之疑似證。」

徐靈胎曰：「此為陽微結者，陽氣不能隨經而散，故鬱結不舒，非藥誤，即遷延所致，亦壞證之輕者。以上諸證，有表有裡，柴胡湯兼治表裡，得湯而不了了者，以有裡證，故大便難，必通其大便，而後其病可愈，其通便之法，即加芒硝及大柴胡等方是也。」

吳人駒曰：「此證嘗見有作陰寒而施溫熱，以致大逆者，蓋因其惡寒，手足冷，脈細而沉，不究其證之始末由來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它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萬密齋曰：「此太陽之邪傳於少陽，法當和解而反下之，逆也。五六日，邪傳裡之時也。嘔而發熱，邪在半表半裡，乃少陽柴胡證也，當和解之。醫反下之，設使下後，柴胡證乃在者，復與柴胡湯和解之，下之不為逆者，有裡證也。若下後柴胡證罷，心下滿而硬痛者，此太陽在表之邪多，所謂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也。但滿而不

痛者，此少陽半表半裡之邪，所謂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當從結胸與痞論，故曰：『柴胡不中與之。』觀心下滿而硬痛，與滿而不痛，而結胸、痞氣別矣。」

柯韻伯曰：「嘔而發熱者，小柴胡證也。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若有下證，亦宜大柴胡，而以它藥下之，誤矣！誤下後有二證者，少陽為半表半裡之經，不全發陽，不全發陰，故誤下之變，亦因偏於半表者，成結胸，偏於半裡者，心下痞耳。此條本為半夏瀉心而發，故只以痛、不痛分結胸與痞，未及它證。」

張隱庵曰：「此節分三段。上段言柴胡證具，雖下不為逆，復可與柴胡湯。中段言下之而結胸，大陷胸湯。下段言痞證，但滿不痛，不可與柴胡，而宜半夏瀉心湯。」

唐容川曰：「柴胡是透膈膜，而外達腠理，陷胸是攻膈膜而下通大腸，瀉心等湯則只和膈膜，以運行之。皆主膈膜間病，而有內外、虛實之分。」

黃仲理曰：「此則柴胡湯之壞證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洗）、黃芩二兩、乾薑三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炙）、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韻伯曰：「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薑湯也。不往來寒熱，是無半表證，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用黃連、乾薑之大寒、大熱者為之兩解，宜取其苦先入心，辛以散邪耳。此病本於嘔，故君以半夏。」

尤在涇曰：「痞者，滿而不實之謂。夫客邪內陷，既不可以汗泄，而滿而不實，又不可從下奪，故唯半夏、乾薑之辛，能散其結。黃連、黃芩之苦，能泄其滿，而其所以泄與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用參、草、棗者，以下後中虛，故以之益氣而助其藥之能也。」

《傷寒蘊要》：「瀉心非瀉心中之熱，乃瀉心下之痞滿也。」

《千金方》：「半夏瀉心湯，治老少下利，水穀不消，腸中雷鳴，心下痞滿，乾嘔不安。（即本方。）」

《三因方》：「瀉心湯，治心實熱，心下痞滿，身重，發熱，乾嘔，不安，腹中雷鳴，溼瀉不利，水穀不消，欲吐不吐，煩悶喘急。（本方）」

《類聚方廣義》：「半夏瀉心湯治疝瘕積聚，痛侵心胸，心下痞硬，噁心嘔吐，腸鳴或下利者。」

《方函口訣》：「此方主飲邪並結，心下痞硬者，故支飲或澼飲之痞硬者不效，因飲邪並結致嘔吐，或噦逆，或下利者，皆運用之，有特效。」

太陽、少陽並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必硬，若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必煩。

成無己曰：「太陽、少陽並病，為邪氣在半表半裡也，而反下之，二經之邪乘虛而入。太陽表邪入裡，結於胸中為結胸，心下硬。少陽裡邪乘虛下干腸胃，遂利不止。若邪結陰分，則飲食如故，而為臟結。此為陽邪內結，故水漿不下而心煩。」

柯韻伯曰：「並病無結胸證，但陽氣佛鬱於內，時時若結胸狀耳。並病在兩陽，而反下之如結胸者，成真結胸矣。結胸法當下，今下利不止，水漿不下，是陽明之闔病於下，太陽之開病於上，少陽之樞機無主，其人心煩，是結胸證具，煩燥者死也。」

張令韶曰：「此並病之劇證，凡遇此病宜重用溫補，即小陷胸亦不可與也。」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裡，則成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小青龍湯主之。

濡，通軟，音奕。

劉昆湘曰：「此示表寒誤下，因成氣痞之證。脈浮而緊，證象在表，而反下之，表邪內陷，緊反入裡，水寒氣結，因成寒痞之變。緊入裡者，謂浮緊變為沉緊，雖痞而按之自濡，中無結硬，此非水飲有形之結，故知但氣痞耳。宜小青龍湯者，化水氣，散外寒之劑也。邪由外陷，治之仍令外解。」

按：濡者，軟而兼濕之謂也。小青龍湯，治傷寒，心下有水氣，故主之。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若其人漦漦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外中風寒，內有懸飲之證，下利，嘔逆，飲之上攻而復下注也。然必風邪已解，而後可攻其飲。若其人漦漦汗出而不惡寒，為表已解。心下痞，硬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為裡未和。雖頭痛而發作有時，知非風邪在經，而是飲氣上攻也。故宜十棗湯，下氣逐飲。」

程郊倩曰：「水飲內停而風鼓之，則中氣乖張，故有下利、嘔逆，證似乎霍亂者，徒是水而無風，必不見此，故攻裡必先解表。此處之痞，不甚異於水結胸，無形之水不復流動，已經膠固為有形矣。其不用陷胸，用十棗者，從胸與脅分也。」

十棗湯方

芫花（熬）、甘遂、大戟。

上三味，各等分，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者服半錢匕，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宣明論》：「芫花慢炒變色。仲景鄉語云：『炒作熬。』下凡言熬者，皆乾炒也。」

《千金方》：「錢匕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匕者，則是一錢抄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

吳遵程曰：「一錢匕者，匕者，匙也。謂錢大之匙也。」

《傷寒論識》：「平旦服者，不過於空心恣利之意。陶氏曰：『毒利藥皆需空腹。』孫氏曰：『凡服利藥，欲得侵早。』並可徵焉。」

《傷寒考》：「傷寒論有青龍、白虎、真武三方，而無朱雀湯，近檢《外臺秘要》適見朱雀湯名。因考其方，即十棗湯也，此知朱雀是十棗之別稱。」

尤在涇曰：「金匱云：『飲後水流在脅下，咳唾引痛，謂之懸飲，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硬滿，引脅下痛，所以知其懸飲也。懸飲非攻不去，芫花、甘遂、大戟並逐飲之峻藥，而欲攻其飲必顧其正，大棗甘溫以益中氣，使不受藥毒也。」

柯韻伯曰：「仲景利水之劑種種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氣為患，或喘、或咳、或利、或吐、或吐利而無汗，病一處而已，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內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水邪之泛溢者，既浩浩莫御矣。且頭痛，短氣，心腹、脅下皆痞硬滿痛，是水邪尚留結於中，三焦升降之氣隔拒而難通也。表邪已罷，非汗散所宜，裡邪充斥，又非滲泄之品所能治，非選利水之至銳者以直折之，中氣不支，亡可立待矣。甘遂、芫花、大戟皆辛苦氣寒而秉性最毒，並舉而任之，氣同味合，相須相濟，決瀆而大下，一舉而水患可平矣。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而毒藥攻邪，脾胃必弱，使無健脾調胃之品主宰其間，邪氣盡而元氣亦隨之盡。故選棗之大肥者為君，預培脾土之虛，且制水勢之橫，又和諸藥之毒，既不使邪氣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氣之虛而不支，此仲景立方之盡

善也。」

李時珍曰：「張仲景治傷寒，太陽證，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喘，或利者，小青龍湯主之。若表已解，有時頭痛，出汗，不惡寒，心下有水氣，乾嘔痛引兩脅，或嘔，或咳者，十棗湯主之。蓋小青龍治未發散表邪，使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棗湯驅逐裡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泄，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苑陳莖法也。」

《金匱要略》：「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咳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支飲家，咳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外臺秘要》：「深師朱雀湯，療久病癖飲，停痰不消，在胸膈上液液，時頭弦痛、苦攣、眼暗，身體、手足、十指甲盡黃，亦療脅下支滿，咳輒引脅下痛。（即本方。）」

《總病論》：「咳而脅下痛，此為有飲，宜十棗湯。」

《活人書》：「身體涼，表證罷，咳而脅下痛，為裡有水，十棗湯主之。用此湯合下不下，令人脹滿，通身浮腫而死。」

《宣明論》：「此湯兼下水腫腹脹，並酒食積，腸垢積滯，疝癖堅積，蓄熱暴痛，瘧氣久不已，或表之正氣與邪熱並甚於裡，熱極似陰，反寒戰，表氣入裡，陽厥極深，脈微而絕，並風熱燥甚，結於下焦，大小便不通，實熱腰痛，及小兒熱結，乳癖，積熱作，發風潮搐，斑疹熱毒不能了絕者。」

《資生篇》：「十棗湯，治胃聚支飲。」

《嘉定縣志》：「唐杲，字德明，善醫。太倉武指揮妻，起立如常，臥則氣絕欲死，杲言是為懸飲，飲在喉間，坐之則墜，故無害，臥則壅塞諸竅，不得出入而欲死也。投以十棗湯而平。」

《類聚方廣義》：「十棗湯，治支飲咳嗽，胸脅掣痛，及肩背、手腳走痛者。又治痛風，肢體走注，手足微腫者。」

按：陳無擇控涎丹，王洪緒子龍丸，蓋從本方化出，為治水飲、痰核之聖劑。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裡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色青黃，膚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成無己曰：「太陽病，因發汗，遂發熱惡寒者，外虛陽氣，邪復不除也。因復下之，

又虛其裡，表中虛邪內陷，傳於心下為痞。發汗表虛為竭陽，下之裡虛為竭陰。表證罷為無陽，裡有痞為陰獨。又加燒針，虛不勝火，火氣內攻，致胸煩也。傷寒之病，以陽為主，其人面色青，膚肉瞶動者，陽氣大虛，故云難治。若面色微黃，手足溫者，即陽氣得復，故云易愈。」

王肯堂曰：「色微黃，非病也，所以驗其病之易愈也。」

舒馳遠曰：「心下痞硬之證，無論由誤下，或不由誤下而來者，皆為陰氣痞塞也。其所謂手足溫者易愈，是教人當用扶陽御陰之法也。」

陳修園曰：「此一節言汗下傷陰陽之氣而成痞者，不可更用燒針也。」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大者，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主之。

錢天來曰：「心下者，心之下，中脘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下，故曰心下也。其脈關上浮者，浮為陽邪，浮主在上，關為中焦，寸為上焦，因邪在中焦，故關上浮也。按之濡，乃無形之邪熱也。熱雖無形，然非苦寒以泄之。不能去也，故以此湯主之。」

尤在涇曰：「熱邪入裡，與糟粕相結，則為實熱，不與糟粕相結，即為虛熱。本方以大黃，黃連為劑，而不用枳、朴、芒、硝者，蓋以泄熱，非以蕩實也。」

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

上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汪苓友曰：「麻沸湯者，熟湯也。湯將熟時，其面沸泡如麻，以故云麻。痞病者，邪熱聚於心下，不比結胸之大實大堅，故用沸湯漬絞大黃、連、芩之汁溫服，取其氣味皆薄，則性緩戀膈，能泄心下痞熱之氣。此為邪熱稍輕之證。」

徐靈胎曰：「此又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欲其輕揚清淡，以滌上焦之邪。」又曰：「凡治下焦之補劑，當多煎，以熟為主。治上焦之瀉劑，當不煎，以生為主。此亦治至高之熱邪，故亦用生藥。」

《金匱要略》：「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即本方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

《宣明方論》：「大黃黃連瀉心湯，治傷寒成病痞不已，心腹亦實熱煩滿，或譫妄而脈沉無他證者。（即本方三味各一分，水煎，溫服。）十棗湯治水痞，此湯治火痞，

餘四瀉心湯治水火交痞。

心下痞而復惡寒者，附子瀉心湯主之。（宋本、湘古本「惡寒」下有「汗出」二字。）

錢天來曰：「傷寒，鬱熱之邪誤入而為痞，原非大實，而復見惡寒、汗出者，其人真陽已虛，以致衛氣不密，故玄府不得緊閉而汗出，陽虛不任外氣而惡寒也。」

徐靈胎曰：「『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條，發汗之後，惡寒則用桂枝，此條汗出、惡寒則用附子。蓋發汗之後，汗已止而猶惡寒，乃表邪未盡，故先用桂枝以去表邪，此惡寒而仍汗出則亡陽在即，故加入附子以回陽氣。又彼先後分二方，此并為一方者，何也？蓋彼有表，復有裡，此則只有裡病，故有分有合也。」

呂櫟村曰：「大凡惡寒，汗不出者，屬表實。惡寒，汗自出者，屬表虛。若但汗出，惡寒，仲景自有芍藥甘草附子湯之制，今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則表虛而裡實，但固表則裡邪愈壅，但清裡則表陽將亡。故以三黃附子合而用之，附子自能固表，三黃自能清裡，且三黃得附子，其苦寒不致留滯陰邪，附子得三黃，其剽悍不致劫傷陰液。此正善用反佐之法，故能以一方而全收復陽驅邪之效。」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別煮取汁）。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尤在涇曰：「此證邪熱有餘而正陽不足，設治邪而遺正，則惡寒益甚，或補陽而遺熱，則痞滿愈增，此方寒熱補瀉並投互治，誠不得已之苦心。然使無法以制之，鮮不混而無功矣。方以麻沸湯漬寒藥別煮附子取汁，合和與服，則寒熱異其氣，生熟異其性，藥雖同行而功則各奏，乃先聖之妙用也。」

舒馳遠曰：「此湯治上熱下寒之證確乎有理。三黃略浸即絞去滓，但取輕清之氣，以去上焦之熱，附子煮取濃汁，以治下焦之寒，是上用涼而下用溫，上行瀉而下行補。瀉取輕而補取重，制度之妙，全在神明運用之中，是必陽熱結於上，陰寒結於下，乃為的對。若陰氣上逆之痞證，不可用也。」

徐靈胎曰：「此法更精，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陽欲其熟而性重，開痞欲其生而性輕也。附子能回陽止汗。」

《此事難知》：「其人病身熱而煩躁不寧，大小便自利。其脈浮洪而無力，按之全

無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張氏醫通》：「附子瀉心湯，治寒熱不和，脅下病結。」

《類聚方廣義》：「老人停食瞽悶，暈倒不省人事，心下滿，四肢厥冷，面無血色，額上冷汗，脈伏如絕，其狀彷彿中風者，謂之飲鬱、食厥，宜附子瀉心湯。」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成無己曰：「本因下後成痞，當與瀉心湯除之。若服之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為水飲內蓄，津液不行，非熱痞也。與五苓散，發汗散水則愈。」

方中行曰：「瀉心湯，治痞而痞不解，則非氣聚之痞可知，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津液澀而不行，伏飲凝結也。五苓散利水生津，津生而渴煩止，水利而痞自除，所以又為消痞滿之一法也。」

程郊倩曰：「五苓散，有降有升，最能交通上下，兼行表裡之邪。心邪不必從心瀉而從小腸瀉，又其法也。此證渴者，切忌飲冷，須服薑湯妙。」

唐容川曰：「痞是水火虛氣，然亦有單水痞之實證，十棗湯是也。又有單水痞之虛證，五苓散是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成無己曰：「胃為津液之主，陽氣之根，大汗出後，外亡津液，胃中空虛，客氣上逆，心下痞硬。」

《金匱要略》曰：「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令噫。乾噫食臭者，胃虛而不殺穀也。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土弱不能勝水也。與瀉心湯以攻痞，加生薑以益胃。」

錢天來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言表邪俱從汗出而悉解也。胃中不和以下，皆言裡證未除也。」

《傷寒論識》：「噫，音隘。《說文》：『飽食息也。』蓋飽食者，或吐出酸苦水，此則不然，故曰：『乾噫食臭。』噯食氣也。」

方有執曰：「食臭，噯氣也。是也。」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甘草三兩（炙）、人參三兩、乾薑一兩、黃芩三兩、半夏半升（洗）、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徐靈胎曰：「汗後而邪未盡，必有留飲在心下，其證甚雜，而方中諸藥一一對證，內中有一藥治兩證者，亦有兩藥合治一證者，錯綜變化，攻補兼施，寒熱互用，皆本《內經》立方諸法，其藥性與《神農本草》所載無處不合。」又曰：「凡諸瀉心湯法，皆已汗、已下、已吐之餘疾。此方生薑、乾薑同用，取辛以開之。」

按：此方即小柴胡湯去柴胡，增生薑，加乾薑、黃連也。君以生薑者，以其善解食臭，而有和胃散水之長也。半夏止嘔降逆，芩連滌熱瀉痞，參棗補虛以生津，乾薑溫裡而祛寒，甘草補中以和胃。去滓，再煎者，邪在少陽之半裡，仍不離和解之正法也。

《施氏續易簡方》：「生薑瀉心湯，治大病新差，脾胃尚弱，穀氣未復，強食過多，停積不化，心下痞硬，乾噦食臭，脅下有水，腹中雷鳴，下利，發熱，名曰食復，最宜服之。」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亦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張令韶曰：「夫人身中，火在上而水在下，火為熱，水為寒，一定之理也。今或傷寒，或中風，此病在表陽也。醫反下之，虛其腸胃，則水寒在下而不得上交，故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而腹中雷鳴也。火熱在上而不得下濟，故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也。醫不知上下水火不交之理，反見心下痞，謂病邪不盡，復下之，則下者益下，上者益上，而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下之，虛其中，胃客氣乘虛上逆，故使硬也，宜甘草瀉心湯，調劑上下，交媾水火，而痞自解矣。」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炙）、黃芩三兩、乾薑三兩、人參三兩、半夏半升（洗）、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甘草瀉心，非瀉結熱，因胃虛不能調劑上下，致水寒上逆，火熱不得下降，結為痞。故君以甘草、大棗和胃之陰，乾薑、半夏啓胃之陽，坐鎮下焦客氣，使

不上逆，仍用芩、連，將已逆爲痞之氣輕輕瀉卻，而否乃成泰矣。」

陳平伯曰：「心下痞本非可下之實熱，但以妄下胃虛，客熱內陷，上逆心下耳。是以胃氣愈虛，痞結愈甚。夫虛者宜補，故用甘溫以補虛，客者宜除，必藉苦寒以泄熱。方中倍用甘草者，下利不止，完穀不化。此非稟九土之精者，不能和胃而緩中。方名甘草瀉心，見泄熱之品，得補中之力，而其用始神也。」

徐靈胎曰：「兩次誤下，故用甘草以補胃而痞自除。俗醫以甘草滿中，爲痞嘔禁用之藥，蓋不知虛實之義也。」又曰：「此治上焦不和之痢。」

《傷寒六書》：「動氣在上，下之則腹滿，心痞，頭眩，宜甘草瀉心湯。」

《張氏醫通》：「痢不納食，俗名噤口。如因邪留胃中，胃氣伏而不宣，脾氣因而澀滯者，香、連、枳、朴、桔紅、茯苓之屬。熱毒衝心，頭痛，心煩，嘔而不食，手足溫暖者，甘草湯心湯去大棗易生薑。此證胃口有熱，不可用溫藥。」

鄒潤庵曰：「瀉心湯三方，有來自三陽之別，曰：『柴胡湯證具，以它藥下之，心下遂滿而不痛者，從少陽來者也。』曰：『汗出，解後，心下痞硬，乾噦，下利者，從太陽來者也。』曰：『醫反下之，下利，日數十行，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從陽明來者也。』」又曰：「余治瘧發時，先嘔者，用半夏瀉心，吐瀉交作者，用生薑瀉心，胸痞下利者，用甘草瀉心，皆應如桴鼓。」

沈亮晨曰：「半夏瀉心、甘草瀉心，皆下後傷真氣之過也。生薑瀉心因於食，大黃瀉心因於熱，附子瀉心因於寒。」

徐靈胎曰：「三瀉心之藥，大半皆本於柴胡湯，故其所治之證多與柴胡證相同，而加治虛、治痞之藥耳。」

唐容川曰：「諸瀉心證皆是痞結膈膜之間。隔膜有管竅通於胃中，故各瀉心湯治膈間，皆用和胃之藥，借胃氣以運行其膈間也。」

傷寒，服湯藥下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不已，復以它藥下之，利益甚。醫以理中與之，利仍不止。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故也，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成無己曰：「傷寒，服湯藥下後，利不止，而心下痞硬者，氣虛而客氣上逆也。與瀉心湯攻之則痞已，醫復以它藥下之，又虛其裡，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虛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虛，故與之其利益甚。」

《聖濟》經曰：「滑則氣脫，欲其收也。如開腸洞泄，便溺遺矢，澀劑所以收之，此利由下焦不約，與赤石脂禹餘糧湯，以澀洞泄。下焦主分清濁，下利者，水穀不分也。若服澀劑而利不止，當利小便，以分其氣。」

孟承意曰：「此復利不止者，非從前下焦滑脫之謂，是收澀悶水，水無去路，膀胱滲化力微，分溢大便而復利耳。故當利其小便也。」

龐安常曰：「復利不止，當以五苓散利小便。」

方中行曰：「利在下焦者，膀胱不滲，而大腸滑脫也。」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碎）、太乙禹餘糧一斤（碎）。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成無己曰：「《本草》云：『澀可去脫。』石脂之澀以收斂之。『重可去怯。』餘糧之重以鎮固之。」

柯韻伯曰：「乾薑、參、朮可以補中宮火氣之虛，而不足固下焦脂膏之脫。此利在下焦，未可以理中之劑收功也。然大腸之不固，仍責在胃，關門之不閉，仍責在脾，此二味皆土之精氣所結，能實胃而澀腸。蓋急以治下焦之標者，實以培中宮之本也。要之，此證是土虛而非火虛，故不宜於薑、附。若水不利而濕甚，復利不止者，則又當利其小便矣。凡下焦虛脫者，以二物爲末，參湯調服最效。」

《潔古家珍》：「治大腸咳嗽，咳則遺矢者，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

《類聚方廣義》：「赤石脂禹餘糧湯，治腸癖滑脫，脈弱無力，大便黏稠如膿者。若腹痛、乾嘔者，宜桃花湯。又二方合用亦妙。」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脅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成無己曰：「傷寒，吐下後，發汗，則表裡之氣俱虛，虛煩，脈甚微，爲正氣內虛，邪氣獨在，至七、八日，正氣當復，邪氣當罷，而心下痞，脅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者，正氣內虛而不復，邪氣留結而不去。經脈動惕者，經絡之氣虛極，久則熱氣還經，必成痿弱。」

張令韶曰：「痿者，肢體痿廢而不爲我用也。久而成痿者，經血不外行於四末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湯主之。

張璐玉曰：「汗吐下法備而後表解，則中氣必虛，虛則濁氣不降而痰飲上逆，故作痞硬。逆氣上衝而正氣不續，故噫氣不除。所以用代赭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微加解邪滌飲而開其痞，則噫自除耳。」

汪苓友曰：「此噫氣比前生薑瀉心湯之乾噫不同，是雖噫而不至食臭，故知其為中氣虛也。」

《靈樞》〈口問篇〉：「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為噫。」

旋覆代赭湯方

旋覆花三兩、人參二兩、生薑五兩、代赭石一兩、甘草三兩（炙）、半夏半升（洗）、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旋覆花能消痰結軟痞，治噫氣。代赭石止反胃，除五臟血脈中熱，健脾，乃痞而噫氣者用之。佐以生薑之辛以開結，半夏逐飲，人參補正，甘草、大棗益胃。予每借之以治反胃，噎食，氣逆不降者，靡不神效。」

《活人書》：「有旋覆代赭石湯證，其人或咳逆。氣虛者，先服四逆湯。胃寒者，先服理中丸。次服旋覆代赭湯為良。」

《漢藥神效方》：「北山友松曰：『嘔逆，諸治無效者，及不能服諸嘔吐藥者，投以旋覆代赭石湯有效。』」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程郊倩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表熱不去而裡虛作利，是曰協熱。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者，裡氣虛而土來心下也。表裡不解者，陽因痞而被格於外也。桂枝行陽於外以解表，理中助陽於內以止利，陰陽兩治，總是補正，令邪自卻。緣此痞無客氣上逆動膈之陽邪，輒防陽欲入陰，故不但瀉心中芩、連不可用，並桂枝中芍藥不可用也。協熱而利，向來俱作陽邪陷入下焦，果爾安得用理中耶！利有寒熱二證，但表熱不罷者，皆為協熱利也。」

舒馳遠曰：「協熱利者，是裡寒協表熱而利也，故用桂枝，以解表熱，合用理中，

以溫其中而驅裡寒，則利自止而痞自開也。」

方中行曰：「數言失於急遽，下之太早，所以原反而為反之互詞也。利，即俗謂泄瀉是也。」

沈丹彩曰：「此與葛根黃連湯同一誤下而利不止之證，而寒熱各別，虛實對待，可於此互參之。彼因實熱而用清邪，此因虛邪而從補正。彼得芩連而喘汗安，此得理中而痞熱解，彼得葛根以升下陷而利止，此藉桂枝以解表邪而利亦止矣。」

陳修園曰：「此一節合下節，皆言表裡不解而成痞也。」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甘草四兩（炙）、白朮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三兩。

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枝，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喻嘉言曰：「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裡適虛，故用理中以和之。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亦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

徐靈胎曰：「桂獨後煎，欲其於治裡證藥中越出於表，以散其邪也。」

《類聚方廣義》：「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肢體倦怠，心下支撐，水瀉如傾者，夏秋之間多有之，宜此方。」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後攻其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黃芩瀉心湯。

柯韻伯曰：「心下痞是誤下後裡證，惡寒是汗後未解證。裡實表虛，內外俱病者，因汗下倒施所致，表裡交持，仍當尊先表後裡，先汗後下正法。蓋惡寒之表，甚於身疼，心下之痞，輕於清穀，與救急之法不同。」

成無己曰：「《內經》曰：『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

《活人書》：「大抵結胸、痞皆應下，然表未解者，不可攻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不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痞、嘔交作，膈胃兩實之證，傷寒，發熱，汗出應解，今汗出而發熱不解，非復太陽在表之證。不因吐下而心下痞硬者，膈氣之上結也。嘔吐而大便不利者，胃家之內實也。膈實鬱胃陽之上宜，便秘阻傳道之下降，上下不利而胃氣中結，

當見心下急、鬱煩之象。此少陽、陽明，膽胃兩實之證，宜大柴胡法，上疏膈氣之鬱，下通府氣之閉，又表裡兩解之治例也。」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硬，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尤在涇曰：「此痰飲類傷寒證，寒為寒飲，非寒邪也。《活人書》云：『痰飲之為病，能令人憎寒，發熱，狀如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為異。』正此之謂。脈浮者，病在膈間而非客邪，故不盛而微也。胸有寒飲，足以阻清陽而礙肺氣，故胸中痞硬，氣上衝咽喉，不得息也。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千金》云：『氣浮上部，頓塞心胸，胸中滿者，吐之則愈。』瓜蒂散能吐胸中與邪相結之飲也。」

喻嘉言曰：「寒者，痰也。痰飲內動，身必有汗，加以發熱，惡寒，全似中風，但頭不痛，項不強，此非外入之風，乃內蘊之痰，壅塞胸間，宜用瓜蒂散，以湧出其痰也。」

程郊倩曰：「氣上衝咽喉者，從胸至咽也。不得息者，呼吸不能布氣，似喘而短氣也。邪氣蘊蓄於膈間，以為胸有寒也。痞硬一證，因吐下者為虛，不因吐下者為實。實邪填塞心胸，中下二焦為之阻絕，自不得不從上焦為出路，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赤小豆一分。

上二味，各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鼓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

龐安常曰：「凡病可吐者，皆宜此方。」

張令韶曰：「瓜性蔓延直上，瓜甜而蒂苦。豆乃水穀，一取其色赤，一取其色黑，乃從下而上，由陰而陽之義也。用為吐劑宜矣。」

《玉機微義》：「凡取吐，須天氣清明，午時已前，先令病人隔夜不食。卒暴者，不拘此。」

《肘後方》：「治胸中多痰，頭痛，不欲食、及飲酒則淤阻痰方。（即本方）」

《總病論》：「病三日以上，氣浮上部，填塞胃心，故頭痛、胸中滿，或多痰涎，當吐之則愈。」又曰：「胸膈痞悶，痰壅塞礙，脈得浮或滑，並宜瓜蒂散吐之。產後六七日內下瀉，諸藥不效，得此脈與吐之，瀉立止。下利，日數十行，其脈反遲，寸口微

滑，吐之則止。」

《內外傷辨惑論》：「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何謂也？下部無脈，此所謂木鬱也。飲食過飽，填塞胸中，胸中太陽之分野。經云：『氣口反大於人迎三倍，食傷太陰。』故曰：『木鬱則達之。』吐者是也。瓜蒂散取吐為度，若非兩手尺脈絕無，不宜使用此藥，恐損元氣，令人胃氣不復。」

《萬病回春》：「瓜蒂散，治傷寒，四、五日，病在胸膈，痰氣緊滿於上，不得息者，以此吐之。」

《壽世保元》：「一人癲狂亂打，走叫上房，用瓜蒂散吐出其痰數升，又以承氣湯下之，即愈。」

《張氏醫通》：「瓜蒂散，治寒痰結於膈上，及濕熱頭重、鼻塞。」

《怪疾奇方》：「人忽頭面腫大如斗，視人小如三寸。飲食不進，呻吟思睡，此痰證也，用瓜蒂散吐之，頭面腫即消，再吐之，見人如故。後用六君子湯水煎服，三劑全愈。」

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

劉昆湘曰：「此示臟結不治之證，病脅下素有痞，肝臟結也。連在臍旁，脾臟結也。痛引少腹入陰筋，腎臟結也。陰筋即宗筋，肝腎與足陽明共主之部，病連三臟而成臟結，故為不治之證。曰素有痞者，明先有宿恙，以漸轉變。初以氣瘕轉致血結，肝邪獨發，以次乘脾，脾氣既傳，下干於腎。又脅在上部，臍在中部，少腹在下部，三焦皆結則生氣絕其化源，攻補無施，死期近矣。」

蘇頌曰：「病人素有痞氣，再加傷寒與宿積相合，使真臟之氣閉塞不通，亦名臟結，切不可下，止宜小柴胡加生薑以和表，灸關元以回陽，解陰結，危哉！」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成無己曰：「若吐、若下後，七八日則當解，復不解，而熱結在裡。表熱者，身熱也。裡熱者，內熱也。本因吐下後，邪氣乘虛，內陷為結熱，若無表熱而純為裡熱，則邪熱結而力實。此以表熱未罷，時時惡風。若邪氣純在表，則惡風無時。若邪氣純在裡，則更不惡風。以時時惡風，知表裡俱有熱也。邪熱結而為實者，則無大渴，邪熱散漫則渴。今雖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未為結實，邪氣散漫，熏蒸焦膈，故大渴。舌上乾燥而

煩，欲飲水數升，與白虎加人參湯，散熱生津。」

錢天來曰：「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則裡熱甚於表熱矣。謂之表熱者，乃熱邪已結於裡，非尚有表邪也。因裡熱太甚，其氣騰達於外，故表間亦熱，即陽明篇所謂蒸蒸發熱，自內達外之熱也。」

汪苓友曰：「時時惡風者，乃熱極汗多，不能收攝，腠理疏，以故時時惡風也。裡熱則胃府中燥熱，以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此因吐下之後胃氣虛，內亡津液，以故燥渴甚極也。」

周禹載曰：「口至乾，舌至燥，無津液極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參，故加之。」

尤在涇曰：「白虎、承氣，並為陽明腑病之方。而承氣苦寒，逐熱蕩實，為熱而且實者設。白虎甘寒，逐熱，生津液，為熱而不實者設。乃陽明邪熱入腑之兩大法門也。」

按：大青龍治太陽表裡俱熱，而表熱盛於裡，故不渴。白虎加人參治陽明表裡俱熱，而裡熱盛於表，故大渴。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尤在涇曰：「無大熱，表無大熱也。口燥、心煩，裡熱極盛也。背微惡寒，與時時惡風同意，蓋亦太陽經邪傳入陽明胃腑，熏蒸焦膈之證，故宜白虎加人參，以徹熱而生津也。」

錢天來曰：「此條之背惡寒，口燥渴而心煩者，乃內熱生外寒也，非口中和之背惡寒可比擬而論也。」

萬密齋曰：「上節言大渴，舌上乾燥而煩，下節言口燥渴，心煩，皆裡熱太甚證也。惡風曰時時，惡寒曰微在背，則表邪輕矣。所以用白虎，不得謂表不解也。大抵表未解而渴，五苓散，表已罷而渴，白虎湯，半表半裡而渴，小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湯。」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當發汗，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尤在涇曰：「前二條既著白虎之用，此條復亦白虎之戒，謂邪氣雖入陽明之腑而脈證猶帶太陽之經者，則不可便與白虎湯，與之則適以留表邪而傷胃氣也。而又申之曰：『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其叮嚀反覆之意可謂至矣。」

張子和曰：「白虎湯但能解熱，不能解表，必惡寒、身疼、頭痛之表證皆除，但渴

而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

程郊倩曰：「渴欲飲水，無表證者，太陽證罷，轉屬陽明也。轉屬陽明而未入裡，只爲白虎證，而非承氣證，以其燥熱在膈耳。膈者，太陽之裡而陽明之表也。」

太陽少陽並病，心下硬，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不可下也，下之則瘕。

成無己曰：「心下痞硬而弦者，少陽也。頸項強者，太陽也。刺大椎、肺俞，以瀉太陽之邪，而以太陽脈下項，夾脊，故爾。肝俞以瀉少陽之邪，以膽爲肝之府故爾。太陽爲在表，少陽爲在裡，即是半表半裡證。前云：『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是發汗攻太陽之邪，少陽之邪益甚於胃，以發譫語。此云慎勿下之，攻少陽之邪，太陽之邪乘虛入裡，必作結胸。經曰：『太陽、少陽並病，而反下之，成結胸。』」

按：宋本、湘古本此節末無「下之則瘕」四字。據成注則下之成結胸者爲是。此篇言太陽與少陽並病者，三節皆敘於結胸、痞證之間。所以明結胸、痞、臟結，皆太陽之病並於少陽也，若匯於一處，反成死板文矣。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朱肱曰：「下利而頭疼、胸滿，或口苦、咽乾，或往來寒熱而嘔，其脈浮大而弦者，是其證也。」

成無己曰：「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爲在表，當與葛根湯發汗。陽明、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裡，可與承氣湯下之。此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半表半裡，非汗、下所宜，故與黃芩湯，以和解半表半裡之邪。嘔者，胃氣逆也，故加半夏、生薑，以散逆氣。」

汪苓友曰：「太少合病而至自利，則在表之寒邪悉鬱而爲裡熱矣。裡熱不實，故與黃芩湯，以清熱益陰，使裡熱清而陰氣得復，斯在表之陽熱自解。所以此條病，不但太陽桂枝在所當禁，並少陽柴胡亦不須用也。」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芍藥二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即黃芩湯加半夏半升（洗）生薑一兩半，煎服法同。

柯韻伯曰：「太陽、少陽合病，是熱邪陷入少陽之裡，膽火肆逆，移熱於脾，故自下利，此陽盛陰虛，與黃芩湯，苦甘相濟，以存陰也。凡太少合病，邪在半表者，法當從柴胡桂枝加減。此則熱淫於內，不須更顧表邪，故用黃芩以泄大腸之熱，配芍藥以補太陰之虛，用甘、棗以調中州之氣。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必人參以補中也。若嘔是上焦之邪未散，故仍加薑、夏，此柴胡桂枝湯去柴、桂、人參方也。」

張隱庵曰：「黃芩一名腐腸，能清腸胃之邪熱，而外達於太陽，芍藥亦能清腸熱之下利，甘草、大棗主助中土而達太陽之氣於外。若嘔者，少陽樞轉欲從太陽之開而上達，故加生薑、半夏以助其開而使之上達焉。」

《傷寒緒論》：「合病多由冬時過溫，少陰不藏，溫氣乘虛，先入於裡，然後更感寒，寒閉鬱於外，寒熱錯雜，遂至合病。其邪內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嘔，邪勢之充斥奔迫，從可識矣。其黃芩湯雖主太陽、少陽合病，白虎湯雖主三陽合病，而實溫病熱病主方。」

《拔萃方》：「芍藥黃芩湯，治泄利，腹痛，或裡急後重，身熱久不愈，脈洪疾，及下痢膿血稠黏。（即黃芩湯）」

《張氏醫通》：「黃芩加半夏湯，治伏氣發溫，內挾痰飲，痞滿，咳逆。」

《醫方集解》：「此方亦單治下利。《機要》用之治熱痢腹痛，又加大黃、黃連、當歸、官桂，更名芍藥湯，治下痢。仲景此方遂為萬世治痢之祖矣。本方除大棗名黃芩芍藥湯，治火升鼻衄，及熱痢，出《活人書》。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亦治膽腑發咳、嘔苦水如膽汁。」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者，黃連湯主之。

成無己曰：「濕家下後，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是邪氣入裡，而為下熱上寒也。此傷寒邪氣傳裡而為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治於下，為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治於上，為胸中熱，欲嘔吐。與黃連湯，升降陰陽之氣。」

《宣明論》：「腹痛、欲嘔吐者，上熱下寒也。以陽不得降而胸熱欲嘔，陰不得升而下寒腹痛，是升降失常也。」

柯韻伯曰：「欲嘔而不得嘔，腹痛而不下利，似乎今人所謂乾霍亂、絞腸痧等證。」

黃連湯方

黃連三兩、甘草三兩（炙）、乾薑三兩、桂枝三兩、人參二兩、半夏半升（洗）、大棗十二枚（擘）。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三服。

柯韻伯曰：「此亦柴胡加減法也。表無熱，腹中痛，故不用柴、芩。君黃連以瀉胸中積熱，薑、桂以驅胃中寒邪，佐甘、棗以緩腹痛，半夏除嘔，人參補虛，雖無寒熱往來於外，而有寒熱相持於中，仍不離少陽之治法耳。此與瀉心湯大同，而不名瀉心者，以胸中素有之熱，而非寒熱相結於心下也。看其君臣更換處，大有分寸。」

徐忠可曰：「黃連合半夏清熱而降逆，乾薑同桂枝溫胃而散寒，參、棗、甘草為維持調護之主。」

費晉卿曰：「變薑連瀉心之法而為升降陰陽之法，寒熱並用，補散兼行，和法之最佳者。」

《張氏醫通》：「黃連湯，治胃中寒熱不和，心下痞滿。（即本方）」

《保赤全書》：「黃連湯，治痘瘡熱毒在胃中，以致腹痛甚則欲嘔吐。」

《類聚方廣義》：「黃連湯，治霍亂，疝瘕攻心，腹痛，發熱上逆，心悸，欲嘔吐，及婦人血氣痛，嘔而心煩，發熱頭痛者。」

傷寒，脈浮滑，此以裡有熱，表無寒也，白虎湯主之。

按：此節云傷寒則必有頭項強痛、發熱等表證，診其脈浮而按之滑，滑則過於流利無至數之象，其為非常之熱證脈矣，故曰此以裡有熱，與厥陰篇「傷寒，脈滑而厥者，裡有熱也」之意同。然必審其表無寒，知邪熱盡入於裡，乃與白虎湯主之，以急救其焚。要知此節與下節，皆救傷寒病危脈之權變法也。

程知曰：「滑則裡熱，云浮滑則表裡俱熱矣，大熱之氣得辛涼而解，猶之暑暍之令，得金風而爽，故清涼之劑以白虎名之。」

柯韻伯曰：「此論脈而不及證，因有白虎湯證而推及其脈，只據脈而不審其證，雖表裡並言而重在裡熱，所謂熱結在裡，表裡俱熱者也。」

沈芊綠曰：「發熱，無汗，口燥渴，心煩，舌上乾燥，欲飲水數升，大便秘，皆白虎湯證也，皆應得此脈。」

白虎湯方見太陽病上。

傷寒，脈結促，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本條冠傷寒者，此示病由外感而起，必曾經醫汗，吐，或下，今轉脈象結促，心中動悸。結爲其象結塞，促爲其勢上擊。乍結則脈血凝泣而陰枯，乍促則脈氣逆衝而陽動，此心腎不交之正象也。交通心腎，責在脾土，脾陰傷而內急，遂致中樞不轉。濕土燥化，令腎水無以上升，肺津不能下布，陰傷水虧，陽越失下濟之用，故效象如此。本方君炙草緩脾陰之急，重地黃滋腎水之枯，麥冬、麻仁清肺而潤腸，桂枝、阿膠通脈以生血，人參以補真精，生薑以宣胃氣，大棗調合中府。用清酒和水同煎，開閉塞，通經絡，助藥力運行不滯。一名復脈湯者，明治效，在復脈道之流轉也。」

高士宗曰：「因內傷而傷寒者，病之至重者也，有性命之虞。治法以溫補元氣爲主，毋發散虛其經脈，毋消導耗其中土，毋寒涼損其陽和。雖有外證，必察其內。察內者，探本澄源之大道，舍輕從重之至理也。」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炙）、生薑三兩（切）、人參二兩、地黃半斤、桂枝三兩、麥門冬半升、阿膠二兩、麻仁半升、大棗十二枚（擘）。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尤在涇曰：「脈結代者，邪氣阻滯而榮衛澀少也。心動悸者，神氣不振而都城震動也。是雖有邪氣而攻取之，法無所施矣。故宜人參、薑、桂以益衛氣，膠、麥、麻、地、甘、棗以益榮氣，榮衛既充，脈復神完而後從而取之，則無有不服者矣。此又擴建中之制，爲陰陽並調之法如此。」

張璐玉曰：「津液枯槁之人，宜預防二便秘澀之虞。麥冬、生地薄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膠專主大腸之枯約，免致陰虛泉竭，火燥血枯，此仲景救陰退陽之特識也。」

《傷寒輯義》〈名醫別錄〉：「甘草通經脈，利血氣。」《證類本草》〈傷寒類要〉：「治傷寒心悸，脈結代者，甘草二兩，水三升，煮一半，服七合，日一服。」由是觀之，心悸、脈結代，專主甘草，乃是取乎通經脈、利血氣，此所以命方曰炙甘草湯也。

《千金方》：「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出血，心中溫溫液液者。（即本方）」

《千金翼方》：「復脈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心悸，行動如常，不出

《永諸的靈蘭秘典》

百日，危急者，二十一日死。越公楊素，因患失脈，七日服五劑而復。（即本方）」

《濟陽綱目》：「《寶鑿》炙甘草湯，治許伯威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醫見其熱甚，以涼藥下之，又食梨三枚，冷傷脾胃，四肢冷時發昏憤，其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也，心亦悸動，呃逆不絕，色變青黃，精神減少，目不欲開，踰臥，惡人語，以此藥治之。（即本方）」

《張氏醫通》：「酒色過度，虛勞，少血液，液內耗，心火自炎，致令燥熱乘肺，咯唾膿血，上氣涎潮，其嗽連續不已，以邪客皮毛，入傷於肺，而自背得之尤速，當炙甘草湯。」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九

〈辨陽明病脈證並治〉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成無己曰：「陽明，胃也。邪自太陽經傳之入腑者，謂之太陽陽明。邪自陽明經傳入腑者，謂之正陽陽明。邪自少陽傳之入腑者，謂之少陽陽明。」

章虛谷曰：「太陽陽明者，謂邪由太陽傳入陽明，即化爲熱則不惡寒而反惡熱也。脾主爲胃行津液者也，胃家邪熱盛，反約制其脾，不得爲胃行津液，故致燥渴，便硬。如白虎湯滋其燥渴也，脾約丸通其燥結也。正陽陽明者，《內經》言：『邪中於面，則下陽明。』是陽明本經受邪，內及於腑，故名胃家實也。其邪初感，亦必有脈浮緊、惡寒等證。如下各條所敘者，但以陽明陽氣盛而邪易化熱，旋即不惡寒而反惡熱，不同太陽之常惡寒、少陽之往來寒熱也。少陽止宜和解，若發汗、利小便則徒傷津液而邪不解，因之轉入陽明。津液傷則胃燥而煩，邪熱內實則大便難也。此總名三陽經邪所以入胃之證，以下各條由此而生發也。」

《新釋》：「問曰：『陽明之爲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三者之因不同，致病亦異，請問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以太陽病汗出不徹，或發汗，或吐，或下、或利小便，此皆亡陽明水穀之津液，致淋巴腺及脾臟膏膜燥灼，不能輸小腸以胰液，其糟粕燥結，形小而硬，故不更衣無所苦，所謂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消化系統之直接自病。《內經》曰：『陽明之上，燥氣主之。』燥氣太過，則不大便，內實，腹滿硬而痛，所謂胃家之邪氣盛則實是也。少陽陽明者，以伏邪鬱於少陽，失其和解，誤發汗，或誤利小便，致臟腑外之網膜乾燥，不能輸腸胃壁以血液，致腸胃中燥氣太過，而少陽之鬱熱不解則煩，胃家邪氣盛則實，其邪由少陽之半裡排泄於陽明，故大便澀而難出是也。此節言陽明病有自病及太、少二陽轉屬之三因，爲一篇之提綱，以下乃分疏之。」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

柯韻伯曰：「陽明爲傳化之腑，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但實不虛，斯爲陽明之病根矣。胃實不是陽明病，而陽明之爲病，悉從胃實上得來，故以胃家實爲陽明一經之總綱也。然致實之由，最宜詳審，有實於未病之先者，有

實於得病之後者，有風寒外束，熱不得越而實者，有妄汗、吐、下，重亡津液而實者，有從本經熱盛而實者，有從它經轉屬而實者。此只舉其病根在實，而勿得以胃實即為可下之證。」

尤在涇曰：「胃者，匯也，水穀之海，為陽明之腑也。胃家實者，邪熱入胃與糟粕相結而成實，非胃氣自盛也。凡傷寒，腹滿，便閉，潮熱，轉矢氣，手足濇濇汗出等證，皆是陽明胃實之證也。」

程郊倩曰：「太陽之為病，多從外入，風寒等是病根。陽明之為病，多從內受，胃家實是病根。而燥之一字，則又胃家實之病根也。」

沈堯封曰：「此是陽明證之提綱，後稱「陽明病」三字，俱有胃家實在內。」

《新釋》：「陽明者，消化系統之符語，自口腔至肛門為廣狹不同之長管，水穀入出之道路，於飲食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者也。其致病之因，雖有太、正、少之殊，然其為燥氣太過而致病，可一言以蔽之，曰胃家實是也。此一節為陽明受病之總提綱，後凡言陽明病者，無論轉屬及自病，俱指胃家實言之。上節「胃家實」三字，指正陽陽明之一因而言。此節「胃家實」三字，統太、正、少之三因而言也。胃家，括胃、小腸、大腸、膽、膀胱在內。猶《難經》云：『小腸謂赤腸，大腸謂白腸，膽者謂青腸，胃者謂黃腸，膀胱者謂黑腸』之義也。胃實，謂有宿食。腸實，謂有燥屎。膽實，為發黃。膀胱實，為小便不利。故諸證治法皆見此篇。」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張令韶曰：「此承上章太陽、陽明病而言也。蓋太陽之津液生於胃腑水穀之津，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皆所以亡胃腑之津液也。津液亡，故胃中乾燥，因而轉屬於陽明，遂不更衣。陽明內實，大便難者，此太陽轉屬陽明而名陽明也。古人大便秘必更衣，故不更衣為不大便也。」

尤在涇曰：「胃者，津液之腑也。汗、下、利小便，津液外亡，胃中乾燥，此時寒邪已變為熱，熱猶火也，火必就燥，皆以邪氣轉屬陽明也。而太陽轉屬陽明，其端有二，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為邪氣未盡而傳，其病在經。此太陽病，若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者，為邪氣變熱而傳，其病在腑也。此陽明受病之因也。」

陸九芝曰：「陽明主津液所生病，病至陽明，未有不傷津液者，汗多亡陽，下多亡

陰，皆謂亡津液，而欲保津液，仍在汗下之得其當。」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柯韻伯曰：「陽明主裡，而亦有外證者，有諸中而形諸外，非另有外證也。胃實之外見者，其身則蒸蒸熱，裡熱熾而達於外，與太陽表邪發熱者不同。其汗則濺濺然，從內溢而無止息，與太陽風邪為汗者不同。表寒已散，故不惡寒。裡熱閉結，故反惡熱。只因有胃家實之病根，即見身熱、自汗之外證，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四證是陽明外證之提綱，故胃中虛冷，亦得稱陽明病者，因其外證如此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柯韻伯曰：「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上條是指其已發熱言，此追究一日前未發熱時也。初受風寒之日，尚在陽明之表，與太陽初受時同，故陽明亦有麻黃、桂枝證。二日來表邪自罷，故不惡寒，寒止，熱熾，故汗自出而反惡熱，兩陽合明之象見矣。陽明病多從他經轉屬，此因本經自受寒邪，胃陽中發，寒邪即退，反從熱化故耳。若因亡津液而轉屬，必在六七日來，不在一二日間。本經受病之初，其惡寒雖與太陽同，而無項強痛為可辨。即發熱，汗出，亦同太陽桂枝證，但不惡寒、反惡熱之病情，是陽明一經之樞紐。」

陳修園曰：「此承上文不惡寒反惡熱而言也。但上文言陽明自內達外之表證，此言風寒外入之表證。」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

成無己曰：「胃為水穀之海，主養四旁。四旁有病，皆能傳入於胃，入胃則更不復傳。如太陽病傳之入胃，則更不傳陽明。陽明病傳之入胃則更不傳少陽。少陽病傳之入胃，則更不傳於三陰也。」

張令韶曰：「陽明位居中土，為萬物之所歸，凡內外之邪，皆可入於陽明，一歸中土，無復出理，故無所復傳於別經也。始雖惡寒者，以一日在表，表氣通於太陽也。二日陽明主氣，正邪之氣俱歸陽明，故惡寒自止。此為陽明病也。」

柯韻伯曰：「太陽病，八、九日，尚有惡寒證，若少陽寒熱往來，三陰惡寒轉甚，非發汗、溫中，何能自罷？唯陽明惡寒，未經表散即能自止，與它經不同。」

合信氏曰：「各物不論五色、五味，胃津化後則色味俱無，總歸一物，無區別矣。此萬物所歸之證。」

黃坤載曰：「感傷三陽則爲熱，傳之三陰則爲寒，以陽盛於腑，陰盛於臟，腑病則熱，臟病則寒也。感證一傳胃腑則胃熱日增，不復再傳三陰而爲寒。緣陰盛之人，三陽方病於外，三陰即應於中，傳陰則後之惡寒無有止期。此但入三陰爲寒，不入胃腑爲熱者也。陽盛之人，太陽被感，腑熱鬱生，其始熱未極盛，猶見惡寒，俟至二日熱盛之極，氣蒸汗泄，則惡寒自止。此但入胃腑爲熱，不入三陰爲寒者也。陽盛則生，陰盛則死，陰莫勝於少陰，陽莫盛於陽明。病入三陰，死多生少，雖用薑附回陽，難保十全無失，最可慮也。一傳胃腑，則正陽司氣，三陰無權，萬不一死，至爲吉兆。俟其胃熱盛實，一用承氣攻下，自無餘事。陽貴陰賤，正爲此也。」

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張令韶曰：「上文言亡津液而轉屬，此言汗出不徹，是不必亡津液而亦能轉屬也。」

程郊倩曰：「徹者，盡也，透也。汗出不透，則邪未盡出，而辛熱之藥性，反內留而助動燥邪，因轉屬陽明。辨脈篇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者是也。」

按：太陽中篇云：「二陽並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與此節之義同。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濺濺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張令韶曰：「傷寒，發熱，無汗者，病在太陽也。嘔不能食者，胃氣不和也。不因發汗而反汗出濺濺然者，動其水穀之津也。水津外泄則陽明內虛，是以轉屬於陽明也。」

程郊倩曰：「濺濺，連綿之意，俗云汗一身不了，又一身也。」

陳修園曰：「上文歷言陽明本經之自爲病，此復申明太陽轉屬陽明之義。除過汗亡津液外，又有此汗出不徹而轉屬、不因發汗而轉屬，合常變而並言之也。」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者，此為不傳也。

方中行曰：「傷寒，二日，該中風而大約言也。脈大者，陽明氣血俱多也。」

程郊倩曰：「大爲陽盛之診，傷寒，三日見此，邪已去表入裡，而脈從陽熱化氣，知三陽當令，無復陽去入陰之慮矣。不言陰陽者，該及浮沉，具有實字之意。」

尤在涇曰：「陽明之脈，人迎、趺陽皆是。傷寒，三日，邪入陽明，則是二脈當大，

不得獨診於右手之附上也。」

按：此節承上文而補申其轉屬之脈。猶云太陽病，三日，脈大者，為傳屬陽明之候也。此倒敘筆法。《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大則病進。」既傳陽明，無所復傳，故曰：「此為不傳也。」〈太陽篇〉云：「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與此節互相發。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為陽明病也。

程郊倩曰：「陽明為病，本於胃家實，則凡胃家之實，不特三陽受邪，能致其轉屬陽明，即三陰受邪，亦能致其轉屬陽明，聊舉太陰一經例之。脈浮而緩，是為表脈，然無頭痛、發熱、惡寒等外證，而只手足溫，是邪不在表而在裡。但入裡有陰陽之分，須以小便別之。小便不利者，濕蒸淤熱而發黃，以其人胃中原無燥氣也。小便自利者，胃乾便硬而成實，以其人胃中本來有燥氣也。病雖成於七八日，而其始證卻脈浮而緩，手足自溫，則實太陰病轉屬來也。既已轉繫陽明，其脈之浮緩者轉為沉大不必言矣。而手足之溫不止溫已也，必濺然微汗出。蓋陰證無汗，汗出者，必陽氣充於內而後溢於外，其大便之實可知。唯其從陰經轉來，故汗雖出而仍微耳，是之謂太陰陽明。則推之少陰三大承氣證，厥陰一小承氣證，何非轉屬陽明之病哉？凡三陰轉屬陽明，自是三陰證罷。故太陰則濺濺然微汗出，少陰則口乾燥，腹脹，不大便，厥陰自譫語也。」

秦皇士曰：「此承明上條陽明之熱內傳太陰，而為燥熱脾約者，當用脾約丸。」

陳修園曰：「此節合下節，明陽明與太陰相表裡之義也。」

傷寒，轉屬陽明者，其人濺然微汗出也。

汪苓友曰：「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上言傷寒繫在太陰，要之既轉而繫於陽明，其人外證不但小便利，當濺然微汗出。蓋熱蒸於內，汗潤於外，汗雖微，而腑實之證的矣。」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風，脈浮而緩。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劉昆湘曰：「此示陽明經證亦有中風、傷寒之辨。曰陽明中風者，言胃家本燥，外中於風。口苦，咽乾，證類少陽。腹滿、脈浮而緩，證象太陰。發熱、惡風、微喘，證似太陽。所以屬陽明者，以胃實、大便難、脈大，故也。以無頭項、身體強痛，故不屬太陽。以無目眩、往來寒熱，故不屬少陽。以無自利而復能食，故不屬太陰。蓋以胃氣外布三焦，內溉腑臟，胃熱濁升，津乾燥化，咽路內焦，膽陽受灼，亦可見口苦、咽乾

之候。胃實而陽明內闔，津焦氣阻，亦令腹滿而兼微喘。以胃逆，令肺失肅降，上迫爲喘。但發熱，惡風，爲在表之診。脈浮而緩，舉浮知風邪外鼓，按緩爲胃氣有餘。不言汗出者，以陽明中風，法當無汗，與太陽中風自汗者不同。但宜從少陽陽樞以和表裡，自濺然微汗而解，宜小柴胡湯加厚朴、杏仁，和其津液，降其逆氣。若誤認裡實而早下之，則胃陽內陷，轉繫太陰，必腹滿加甚。外邪陷而太陽之氣隨抑，膀胱無氣以化，故小便難也。推此例以隅反，知陽明中風，法當治從少陽。少陰中風，法當從厥陰。太陰中風，法當治從太陽。又爲活法中之定法矣。」

王肯堂曰：「發熱，惡寒，表未解也，而誤下之，則亡陰。亡陰則陽無以化，故腹滿、小便難也。」

許學士云：「宜小柴胡湯。」

程知曰：「此言陽明兼有太陽、少陽表邪，即不可攻也。」

陳修園曰：「此言陽明之氣不特與太陰爲表裡，抑且中合於少陽，外合於太陽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成無己曰：「陽明病，以飲食別受風寒者，以胃爲水穀之海，風爲陽邪，陽邪殺穀，故中風者能食。寒爲陰邪，陰邪不殺穀，故中寒者不能食。」

柯韻伯曰：「此不特以能食、不能食，別風寒，更以能食、不能食，審胃家虛實也。要知風寒本一體，隨入胃氣而別。」

王樸莊曰：「風之中而及膺者，中風也。風之從鼻入胃者，中寒也。其證皆胃家實，故曰陽明病也。不曰傷寒而曰中寒，明寒之不自表入也。」

陽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濺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瘕，音賈。

黃坤載曰：「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土濕而小便不利，手足陽泄而濺然汗出，此寒氣凝結，欲作堅固瘕，大便必初硬後溏。所以然者，胃中寒冷，不能蒸化水穀、水穀不別，俱入二腸而泄利故也。凡水寒土濕，陰氣凝結，瘕塊堅硬，多病溏泄，服暖水溫土之劑，陽回泄止，寒消塊化，續從大便而出滑白黏聯，狀如痰涕，是即固瘕之澀解而後行者也，五十七難所謂大瘕泄者，即此。」

王肯堂曰：「此欲作固瘕，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理中湯。」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小則愈。

成無己曰：「陽病客熱初傳入胃，胃熱則消穀而欲食。陽明病熱爲實者，則小便當數，大便當硬，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者，熱氣散漫，不爲實也。欲食，則胃中穀多。《內經》曰：『食入於陰，長氣於陽。』穀多則陽氣勝，熱消津液則水少。經曰：『水入於經，其血乃成。』水少則陰血弱。《金匱要略》曰：『陰氣不通，即骨疼。』其人骨節疼者，陰氣不足也。熱甚於表者，翕翕發熱，熱甚於裡者，蒸蒸發熱，此熱氣散漫，不專著於表裡，故翕翕如有熱狀。奄，忽也。忽熱發狂者，陰不勝陽也。《內經》曰：『陰不勝其陽者，則脈流薄疾，並乃狂。』陽明蘊熱爲實者，須下之愈。熱氣散漫，不爲實者，必待汗出而愈，故云濺然汗出而解也。水穀之氣等者，陰陽氣平也。水不勝穀氣，是陰不勝陽也。汗出則陽氣衰，脈緊則陰氣生，陰陽氣平，兩無偏勝則愈，故云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張隱庵曰：「此言陽明中風也。」

按：陽明病，脈大爲病進，汗出則邪退，故脈小則愈。

《素問》陽明脈解篇：「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下。

尤在涇曰：「申、酉、戌時，日晡時也。陽明潮熱，發於日晡，陽明病解，亦於日晡。則申、酉、戌爲陽明之時，其病者，邪氣於是發，其解者，正氣於是復也。」

舒馳遠曰：「凡病欲解之時，必從其經氣之旺，以正氣得所旺之時則能勝邪，故病解。乃陽明之潮熱，獨作於申、酉、戌者，又以腑熱實盛，正不能勝，惟乘旺時，而僅與一爭耳。是以一從旺時而病解，一從旺時而熱潮，各有自然之理也。」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其人本虛，胃中冷，故也。

張隱庵曰：「陽明病者，病陽明胃腑之氣也。不能食，胃氣虛也。噦，呃逆也。胃氣虛而復攻其熱，故噦。所以然者，陽明以胃氣爲本，以其人本虛，攻其熱則胃中虛冷而必噦。」

柯韻伯曰：「初受病便不能食，知其人本來胃虛，與中有燥屎而反不能食者有別也。」

噦爲胃病，病深者，其聲噦矣。」

秦皇士曰：「陽明不能食，有寒熱二條，胃熱不能食，攻其熱則愈。胃寒不能食，攻其熱必噦呃。」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尤在涇曰：「脈遲者，氣弱而行不利也。氣弱不行則穀化不速，穀化不速則穀氣鬱而生熱，其熱上衝，則作頭眩。氣上衝者，不下走，則小便難。而熱之鬱於中者，不得下行濁道，必將蒸積爲黃，故曰：『欲作穀疸。』然以穀氣鬱而成熱，而非胃有實熱，故雖下之而腹滿不去，不得與脈數、胃實者同論也。」

魏念庭曰：「穀疸一證，喻嘉言注謂胃寒，愚謂穀疸既胃中穀氣作霉，如倉中穀霉，必因濕起，必因熱變。謂之胃寒，則冬月何以倉廩無糜朽之虞，必俟冰消風暖以後哉。就倉穀而言，可知人胃中之穀氣作疸，是熱非寒矣。二麥將收，或遇細雨數日，則穗色黯黃，名曰黃疸，此時，時已仲夏，無寒候也，乃梅雨將罷之期，特地氣作霉，南北少異耳，此正濕熱合而成者。又小兒病名火疸，亦無寒理。余注穀疸，爲胃中虛熱，似爲有據也。」

按：頭眩與目眩不同，目眩屬少陽，而合目即止。頭眩屬陽明，雖閉目而仍暈轉，凡人飲酒飽食後，多見此候。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張隱庵曰：「本篇云：『陽明外證，身熱，汗自出，故法多汗。今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由於胃腑經脈之虛，故曰：『此久虛，故也。』由是知經脈皮腠之血氣，本於胃腑所生矣。」

趙嗣真曰：「蟲行皮中狀者，即經言身癢是也。久虛者，以表氣不足，津液不充於皮膚，使腠理枯澀，汗難出也。借用各半湯，或柴胡桂枝湯，以和其榮衛，通行津液。」

程郊倩曰：「『虛』字，指胃言，胃主肌肉，實則爲痛，虛則爲癢、爲麻。」

按：太陽以無汗爲邪實，陽明以無汗爲正虛。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咳，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張令韶曰：「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者，津液不得外達而唯下泄也。津液泄於下，

則虛氣逆於上，故二三日嘔而咳。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故手足厥。夫嘔而咳，手足厥者，陽明之氣不能擴充，唯逆於上，故必苦頭痛。若不咳，不嘔，手足不厥，陽明之氣擴充而四達，不逆於上，故頭不痛。嘔者，胃病也。咳者，肺病也。肺腕與胃腕相連，故咳論曰：『聚於胃，關於肺。』陽明，燥金也。肺，寒金也。皆主秋金之氣，故此二節皆咳。」

方中行曰：「此亦寒勝，故小便利、嘔、手足厥。手足為諸陽之本，三陽皆上頭，故手足厥者，必苦頭痛也。」

林瀾曰：「須識陽明亦有手足厥證，胃主四肢，中虛氣寒所致也。然苦頭痛而咳，自與陰寒但厥者異矣。」

萬密齋曰：「此陽明本經傷寒，而寒氣內攻之證也。」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若咳者，其人必咽痛。不咳者，咽不痛。

章虛谷曰：「陽明中風故能食，風邪上冒而頭眩，其邪化熱則不惡寒。《內經》言胃中悍氣直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其風邪入胃，隨氣上衝，故咳而咽必痛。咽與肺喉相連，邪循咽必及肺，故咳也。若不咳者，可知邪在經而不入胃，循咽，則咽不痛矣。此為陽明中風之變證，故與太陽之有頭痛者異也。」

程郊倩曰：「陽明以下行為順，逆則上行，故中寒則有頭痛證，中風則有頭眩證。以不惡寒而能食，知其鬱熱在裡也。寒上攻能令咳，其咳兼嘔，故不能食而手足厥。熱上攻亦令咳，其咳不嘔，故能食而咽痛，以胃氣上通於肺，而咽為胃腑之門也。夫咽痛，唯少陰有之，今此以咳傷致痛，若不咳則咽不痛，況更有頭眩、不惡寒以證之，不難辨其為陽明之鬱熱也。」

錢天來曰：「此條純是熱邪，當前條兩相對待，示人以風寒之辨也。《內經》咳論歷舉五臟六腑之咳證，而歸納之總訣曰：『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上節為寒聚於胃，而上逆干肺之咳，此節為熱聚於胃，而上逆干肺之咳。」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尤在涇曰：「邪入陽明，寒已變熱，無汗則熱不外越。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蘊蓄不解，集於心下而聚於脾間，必惡熱，為懊憹不安。脾以濕應，與熱相合，勢必蒸鬱為黃矣。」

按：此節言陽明病淤熱在裡而發黃之候。本篇十四節、十五節言小便不利而汗出，二十節言無汗而小便利，此節言無汗而小便不利，可謂曲盡病情矣。而皮膚與膀胱之氣化關係於陽明可見矣。

陽明病，脈浮而大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自汗出。

按：陽明病，脈浮而按之大者，知大腸中有燥屎已結實。裡實則潮熱發作有時，故脈應之浮而大也。若脈但浮者，則陽盛而氣機外出，故必自汗。此皆陽明之本證也。

王肯堂曰：「潮熱者，若潮汛之來，不失其時。陽明旺於未、申，必於日晡時發，乃為潮熱。」

張隱庵曰：「金氏曰：『無病之病，雖日有潮而不覺，病則隨潮外現矣。』」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

漱，音瘦。

成無己曰：「陽明之脈起於鼻，絡於口，陽明裡熱，則渴欲飲水，此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是熱在經而裡無熱也。陽明氣血俱多，經中熱甚，迫血妄行，必作衄也。」

魏念庭曰：「漱水，非渴也，口中黏也。」

尤在涇曰：「陽明口燥，欲飲水者，熱在氣而屬腑。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者，熱在血而屬經。」

柯韻伯曰：「太陽、陽明皆多血之經，故皆有血證。太陽脈當上行，榮氣逆，不循其道，反循巔而下至目內眦，假道於陽明，自鼻頰而出鼻孔，故先目瞑，頭痛。陽明脈當下行，榮氣逆而不下，反循齒環唇而上循鼻外，至鼻頰而入鼻，故先口燥，鼻乾。異源同流者，以陽明經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旁納太陽之脈，故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必大便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則知大便不久必出。所以然者，以小便數少，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令，去聲。爲，平聲。

張令韶曰：「陽明病，本自汗出，津液外泄也。醫更重發汗，津液竭矣。病已差者，外已除也。尚微煩，不了了者，內未解，故大便必硬也。夫以亡津液乾燥之故而令大便

硬，是不必問其大便，而當問其小便日幾行矣。若小便由多而少，故知大便不久出，蓋以大小便皆胃腑津液之所施也。今小便數少，則津液當復還入於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尤在涇曰：「陽明病，不大便，有熱結與津竭兩端。熱結者，可以寒下，可以鹹軟。津竭者，必津回燥釋，而後便可行也。茲已汗，復汗，重亡津液，胃燥，便硬，是當求之津液，而不可復行攻逐矣。小便本多，而今數少，則肺中所有之水精，不直輸於膀胱，而還入於胃腑，於是燥者得潤，硬者得軟，結者得通，故曰不久必大便出。而不可攻之意，隱然言外矣。」

汪苓友曰：「病家如欲用藥，宜少與麻仁丸。」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成無己曰：「嘔者，熱在上焦，未全入腑，故不可下。」

章虛谷曰：「胃寒則嘔多，兼少陽之邪則喜嘔，故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下也。若胃寒而攻之，必下利清穀，兼少陽而攻之，必挾熱下利矣。」

喻嘉言曰：「嘔多諸病，不可攻下，不特傷寒也。」

柯韻伯曰：「嘔多，是水氣在上焦，雖有胃實證，只宜小柴胡以通液，攻之恐有利遂不止之禍。」

陽明證，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張令韶曰：「心下者，胃腑之所居也。胃爲水穀之海，陽明病，心下硬滿者，胃中水穀空虛，胃無所仰，虛氣上逆，反硬滿也。故太陽篇曰：『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不可攻之。』攻之而利遂不止者，水穀盡，胃氣敗，故死。利止者，水穀未盡，胃氣未敗，故愈。」

魏念庭曰：「言陽明，則發熱、汗出之證具。若胃實者，硬滿在中焦，今陽明病，而見心下硬滿，非胃實可知矣。雖陽明，亦可以痞論也。主治者，仍當察其虛實寒熱，於瀉心諸方求治法。」

陽明證，眼合，色赤，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者，小便不利也。

按：《靈樞》動輸篇云：「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陽明證，眼合，色赤者，合，通也，眼通色赤，是胃中有熱，隨悍氣上衝，薰其目也。宜以竹葉石膏之類，以清上焦之風熱。若妄下之，則熱陷於裡，與濕

相蒸，必發熱而身見黃色。蓋由攻下致膀胱之氣化不行，小便不利，濕熱無以下泄之故也。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成無己曰：「吐後，心煩，謂之內煩。下後，心煩，謂之虛煩。今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則是胃有鬱熱也，與調胃承氣湯，以下鬱熱。」

張令韶曰：「陽明病者，胃氣不和之病也。不吐，不下，胃不虛也。胃絡上通於心，陽明之燥火與少陰之君火相合，故心煩，可與調胃承氣湯。胃氣不和，以此調之。承者，以下承上也。熱氣在上，以水承之。芒硝出於鹵地，感水陰之氣，故能上承熱氣。大黃苦寒，主推陳致新，蕩滌胃中之熱垢。甘草所以潤中也。」

柯韻伯曰：「言陽明病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矣。若吐下後而煩為虛煩，宜梔子豉湯。」

調胃承氣湯方見太陽病上。

陽明病，脈實，雖汗出而不惡熱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者，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按：此節乃正陽陽明，本經病入於腑之證治。陽明病，脈實者，可下之候也。雖汗出而不惡熱者，乃胃家初實，未至亢熱之徵，表裡邪盛，經脈有所阻，故其身必重。胃家糟粕燥結，阻其氣息升降之道路，故短氣，腹滿而喘。陽明旺於申、酉、戌，胃為水穀之海，正氣乘旺時而與邪相爭，如潮之有信，此胃實之徵，故曰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

成無己曰：「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熱入腑也。四肢諸陽之本，津液足，為熱蒸之，則周身汗出。津液不足，為熱蒸之，其手足濇然而汗出，知大便已硬也，與大承氣湯，以下胃熱。經曰：『潮熱者，實也。』其熱不潮，是熱未成實，故不可便與大承氣湯，雖有腹大滿不通之急，亦不可與大承氣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

徐靈胎曰：「四肢為諸陽之本，濇然汗出，陽氣已盛於土中矣。以此驗大便之硬，又一法。腹滿不通，雖外未解，亦可用小承氣，此方乃和胃之品，非大下之峻劑，故也。」

錢天來曰：「熱邪歸胃，邪氣依附於宿食粕滓而鬱蒸煎迫，致胃中之津液枯竭，故

發潮熱而大便硬也。若不以大承氣湯下之，必至熱邪敗胃，譫語狂亂，循衣摸床等變而至不救。」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半斤（去皮，炙）、枳實五枚（炙）、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更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成無己曰：「《內經》曰：『燥淫所勝，以苦下之。』大黃、枳實之苦，以潤燥除熱。又曰：『燥淫於內，治以苦溫。』厚朴之苦，以下燥。又曰：『熱淫所勝，治以鹹寒。』芒硝之鹹，以攻蘊熱。承，順也。傷寒，邪氣入胃者，謂之入腑。腑之爲言，聚也。胃爲水穀之海，榮衛之源，水穀會聚於胃，變化而爲榮衛，邪氣入於胃也，胃中氣鬱滯，糟粕秘結，壅而爲實，正氣不得舒順也。本草曰：『通可去滯，泄可取邪』。塞而不利，閉而不通，以湯蕩滌，使塞者利而閉者通，正氣得以舒順，是以承氣名之。」

舒弛遠曰：「大黃蕩實熱，厚朴通氣壅，枳實破氣結，硝芒軟堅而兼能潤腸中之乾澀也。」

柯韻伯曰：「夫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於氣之不順，故攻積之劑，必用行氣之藥以主之。亢則害，承乃制，此承氣之所由。又病去而元氣不傷，此承氣之義也。夫方分大小，有二義焉，厚朴倍大黃，是氣藥爲君，名大承氣。大黃倍厚朴，是氣藥爲臣，名小承氣。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少性緩，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氣也，故名曰小。二方煎法不同，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先煮枳、朴，煮取五升，入大黃，煮取二升，內硝者，以藥之爲性，生者銳而先行，熟者氣鈍而和緩，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緩於制劑者，正以急於攻下也。若小承氣則三物同煎，不分次節，而服只四合，此求地道之通，故不用芒硝之峻，且遠於大黃之銳矣，故稱爲微和之劑。」

程知曰：「調胃承氣大黃用酒浸，大承氣大黃用酒洗，皆爲芒硝之鹹寒而以酒制之。若小承氣不用芒硝，則亦不事酒浸洗矣。」

《內臺方議》：「仲景所用大承氣者，二十五證，雖曰各異，然即下泄之法也，其法雖多，不出大滿、大熱、大實，其脈沉實滑者之所當用也。」

《千金方》：「大承氣治正陽陽明病，潮熱，不大便六七日，短氣，腹滿而喘，手足濇然汗出方。」

《總病論》：「凡脈沉細數爲熱在裡，又兼腸滿，咽乾，或口燥，舌乾而渴者，或六七日不大便，小便自如，或目中瞳子不明，無外證者，或汗後脈沉實者，或下利，三部脈皆平，心下堅者，或連發汗已，不惡寒者，或已經下，其脈浮沉，按之有力者，宜大承氣湯。」

《傷寒蘊要》：「大抵下藥，必切脈沉實，或沉滑，沉疾有力者，可下也。再以手按臍腹硬者，或叫痛不可按者，則下之無疑也。凡下後不解者，再按臍腹有無硬處，如有手不可按下，未盡也，復再下之。若下後腹中虛軟，脈無力者，此爲虛也。」

《古今醫統》：「大承氣湯，治癩狂熱壅，大便秘結。」

《傷寒緒論》：「治病人熱甚，脈來數實，欲登高棄衣，狂言罵詈，不避親疏。蓋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大承氣湯。」

《直指方》：「熱厥者，初病身熱，然後發厥，其人畏熱，揚手擲足，煩躁飲水，頭汗，大便秘，小便赤，佛鬱昏憤。蓋當下失下，氣血不通，故四肢逆冷，所謂熱深則厥深。所謂下證悉俱見厥逆者，此也，與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厚朴二兩（去皮，炙）、枳實三枚（炙）。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初服更衣者，停後服。不爾者，盡飲之。

成無己曰：「大熱結實者，與大承氣湯。小熱微結實者，與小承氣湯。以熱不甚大，故於大承氣湯中去芒硝。又以結不至堅，故亦減厚朴、枳實也。」

張令韶曰：「胃與大腸、小腸交相貫通者也。胃接小腸，小腸接大腸，胃主消磨水穀，化其津微，內灌溉其臟腑，外充溢於皮毛，其糟粕下入於小腸，小腸受其糟粕，復加運化，傳入於大腸，大腸方變化，傳道於直腸而出，故曰：『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是大承氣者，所以通泄大腸而上承熱氣者也。故用枳、朴以去留滯，大黃以滌腐穢，芒硝上承熱氣。小承氣者，所以通泄小腸，而上承胃氣者也。故曰微和胃氣者，是承制胃腑太過之氣者也，不用芒硝而亦名承氣者，以此。若調胃承氣，乃調和胃氣而上承君火之熱者也。以未成糟粕，故無用枳、朴之消留滯。此三承氣之義也。承者，制也，謂制其太過之氣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

《保命集》：「順氣散，治消中，熱在胃而能食，小便赤黃，微利之，至不欲食爲

效，不可多利。（即本方）」

《入門良方》：「小承氣湯，治痢初發，精氣甚盛，腹痛難忍，或作脹悶，裡急後重，數至圍而不能通，窘迫甚者。」

《傷寒緒論》：「少陰病，手足厥冷，大便秘，小便赤，脈沉而滑者，小承氣湯。」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硬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

尤在涇曰：「陽明病有潮熱者，為胃實。熱不潮者，為胃未實。而大承氣湯有燥屎者，可與，初硬後必溏者，則不可與。故欲與大承氣，必先與小承氣，恐胃無燥屎，邪氣未聚，攻之則病未必去而正已大傷也。服湯後，轉矢氣者，便堅藥緩，屎未能出而氣先下趨也，故可更以大承氣攻之。不轉矢氣者，胃未及實，但初頭硬，後必溏，雖小承氣已過其病，況可以大承氣攻之哉？胃虛無氣，脹滿不食所必至矣。又陽明病，能飲水者為實，不能飲水者為虛，如雖欲飲而與水則噦，所謂：『胃中虛冷，欲飲水者，與水則噦也。』其後卻發熱者，知熱氣還入於胃，則大便硬，而病從虛冷所變，故雖硬而仍少也，亦不可與大承氣湯，但與小承氣，微和胃氣而已。蓋大承氣為下藥之峻劑，仲景恐人不當下而誤下，或雖當下而過下，故反覆辨論如此，而又申之曰：『不轉矢氣者，慎不可攻也。』嗚呼！仁人之心，可謂至矣。」

汪苓友曰：「轉矢氣，則知其人大便已硬，腸胃中燥熱亢甚，故其氣不外宣，時轉而下。不轉矢氣，則腸胃中雖有熱而滲孔未至於燥，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也。」

萬密齋曰：「此一條乃傷寒裡證用下藥之密法也。」

《傷寒輯義》：「轉矢氣，《傷寒直格》謂：『動轉矢泄之氣也。』為是。《條辨》曰：『矢，《漢書》作屎，古屎、矢通矢，傳寫誤。』《續醫說》醫學全書曰：『是下焦泄氣，俗云去屁也。考之《韻篇》屎、矢通用，竊恐傳寫之誤矢為失耳，宜從轉矢氣為是。』」

陽明病，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張隱庵曰：「此統論譫語之有虛實也。夫言主於心，實則譫語者，邪氣實而語言昏

亂也。虛則鄭聲者，心氣虛而語言重複也。直視，瞋目也。陽熱盛而目瞋，心氣昏而譫語。夫直視，譫語，若邪逆於上，而肺氣喘滿者死。津泄於下，而腎虛下利者亦死。蓋言主於心，出於肺，而發於腎也。鄭聲，即譫語之重複，若因虛而致譫語者，即鄭聲也。」

《活人書》：「病人有譫語，有鄭聲，二證，鄭聲爲虛，當用溫藥，白通湯主之。譫語爲實，當須調胃承氣湯主之。然譫語、鄭聲亦相似難辨，須更用外證與脈別之，若大小便利，手足冷，脈微細者，必鄭聲也。大便秘，小便赤，手足溫，脈洪數者，必譫語也。以此相參，然後用藥萬全矣。」

陽明病，發汗多，若重發汗，以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汪苓友曰：「此係太陽病轉屬陽明譫語之證。本太陽經得病時，發汗多，轉屬陽明，重發其汗，汗多亡陽。汗本血之液，陽亡則陰亦虧，津血耗竭，胃中燥實而譫語。譫語者，脈當弦實，或洪滑，爲自和。自和者，言脈與病不相背也，是病雖甚不死。若譫語，脈短者，爲邪熱盛，正氣衰，乃陽證見陰脈也，以故主死。」

《難經》：「病若譫言，妄語，身當有熱，脈當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脈沉細而微者，死也。」

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此節見《傷寒論》〈辨發汗後病篇〉，《脈經》、《千金翼方》皆載其文，知爲本論脫簡，今附列此。）

成無己曰：「胃爲水穀之海，津液之主，發汗多，亡津液，胃中燥，必發譫語。此非實熱，則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通行津液，津液生則胃潤，譫語自止。」

柴胡桂枝湯方見太陽病下。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澀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言亡陰譫語也。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則陰液亡矣。陰液亡，故不大便五六日，而上至十餘日也。日晡所，發潮熱者，隨陽明所旺之時而熱也。不惡寒者，陽明燥氣甚也。獨語如見鬼狀者，自言自語，妄有所見也，此陽熱甚而神氣昏也。劇，甚也。發則不識人者，神明亂而或混或清，時發時止也。陽氣實於四肢，故循衣摸床，惕而不安也。孤陽脫於上，故微喘。精不灌於目而目系急，故直視，此陽熱甚而陰液亡也。弦爲陰脈，若脈弦者，陰氣未絕，故生。澀則無血，故死。微者，無以上之劇

證，而但發熱，譫語，此陽明內實也，大承氣湯主之。」

程郊倩曰：「亡陽必多汗，此證偏無汗，故為亡陰。」

趙以德曰：「胃之支脈上絡於心，才有壅閉，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

徐忠可曰：「試將頸間兩人迎脈按住，即壅遏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故《金匱》云：『邪入於腑，即不識人。』」

徐靈胎曰：「以上皆陽明危證，因吐下之後，竭其中氣，津液已耗，孤陽獨存，胃中乾燥，或有燥屎，故現此等惡證。弦則陰氣尚存，且能克制胃實。澀則氣血已枯矣。然弦者，尚有可生之理，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

程郊倩曰：「陽明病，法多汗，其人又屬汗家，則不必發其汗而津液外出，自致胃燥便硬而譫語。證在虛實之間，故雖小承氣湯，亦只一服為率，譫語止，更莫復服，雖燥硬未全除，輒於實處防虛也。」

徐靈胎曰：「譫語由便硬，便硬由胃燥，胃燥由汗出津液少，層層相因，病情顯著。」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陽明病服承氣湯後，不轉矢氣，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裡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成無己曰：「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若脈沉實者，內實也，則可下。若脈滑疾為裡熱未實，則未可下，先與小承氣湯和之。湯入腹中，轉矢氣者，中有燥屎，可更與小承氣湯一升以除之。若不轉矢氣者，是無燥屎，不可更與承氣湯。至明日邪氣傳時，脈得沉實緊牢之類，是裡實也。反得微澀者，裡氣大虛也。若大便利後，脈微澀者，止為裡虛而猶可，此不曾大便，脈反微澀，是正氣內衰，為邪所勝，故云難治。」

方中行曰：「滑以候食，故為大便硬之診。疾者，屬裡熱也。然滑疾有不寧之意，不可不知。微者，陽氣不充，無以運行。澀者，陰血不足，無以潤送。故曰：『陽微不可下，無血不可下。』此之謂也。」

陳修園曰：「此以脈而辨譫語之虛實也。」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爾。宜大承氣湯下之。

張璐玉曰：「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詳仲景言，病人潮熱，譫語，皆胃中熱盛所致。胃熱則能消穀，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燥屎逆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原不為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硬，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若以能食便硬而用承氣，殊失仲景平昔顧慮津液之旨。」

汪苓友曰：「《補亡論》『宜大承氣湯下之』句在『若能食者』之前，蓋能食既異，治法必不相同，仲景法宜另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也。」

徐靈胎曰：「胃中非存燥屎之所，此言胃中者，指陽明言，乃腸胃之總名也。蓋邪氣結成糟粕，未下則在胃中，欲下則在腸中。已結者，即謂之燥屎，言胃則腸已該矣。」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澱然汗出則愈。

張令韶曰：「此言下血、譫語也。夫衝任二脈皆起於胞中，而衝任為經脈之海，與陽明合，而陽明為之長，故陽明亦有熱入血室之證，無分於男婦也。陽明多氣多血，熱迫於經，故必下血。血者，神氣也。血脫神昏，故必譫語，此血室空虛而熱邪內入也。夫血即汗，汗即血，血失於下，汗自不能周遍，故但頭汗出。肝統諸經之血，故刺肝之期門，以瀉其熱。澱然汗出者，熱從血室而外出於皮膚，故愈也。男女俱有此血室，在男子，絡唇口而為髭鬚，在女子，月事以時下。」

張璐玉曰：「婦人經水適來適斷，則邪熱乘之而入於血室。男子陽明經下血而譫語者，亦為熱入血室。總是邪熱乘虛而入也。嘗見大吐血後，停食，感寒發熱，至夜譫語者，亦以熱入血室治之而愈。」

《明理論》曰：「衝是血室，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入也。」

陽明病，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實也，須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實，故也。下之，宜大承氣湯。

劉昆湘曰：「此示汗出、譫語為燥屎內結之證，所以明汗出為榮氣之和，辨腑熱，分血氣之異。曰：『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實也。』謂病在陽明，若血結譫語之證，但有頭汗。今週身汗出而譫語者，自為糟粕內結，胃熱外蒸，病在氣分之象，故知已為內實，應須下之。又須待其過經，過經必不惡風寒，內實當續自汗出。下之若早，指微惡風寒仍在。下早則燥屎雖除，榮衛必陷，榮衛陷則氣血必亂，氣血亂則神亂而語言亦亂。所以然者，表虛裡實，故也。表虛，謂自汗不止。裡實，謂熱邪內結。」

必復下之始愈，宜大承氣湯。不言主之者，仍有較量之意。」

《活人書》：「以過經，其人氣稍虛，當下者，用大柴胡湯則穩，蓋恐承氣湯太緊，病人不禁也。」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裡，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裡實，久則譫語。

張璐玉曰：「傷寒，四、五日，正熱邪傳裡之時，沉見脈沉，喘，滿，裡證已具，而反汗之，必致燥結、譫語矣。蓋燥結譫語，頗似大承氣證，此以過汗傷津，而不致大實、大滿，腹痛，止宜小承氣為允當耳。」

黃坤載曰：「熱在裡則脈沉，胃氣壅遏則肺阻而為喘，氣滯而為滿。誤汗亡津，表陽虛而裡熱實，久則神氣煩亂而為譫語。」

方中行曰：「越出，謂枉道而出也。」

張隱庵曰：「合上兩節，同是表虛裡實，汗出，譫語之證，一言過經乃下，一言久則譫語，其慮終謀始之意為何如耶。」

秦皇士曰：「仲景雖不立方，然微和胃氣，躍然言內。」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若發汗則譫語，遺尿，下之則手足逆冷，額上出汗。若自汗者，宜白虎湯。自利者，宜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

張令韶曰：「此言三陽合病而為譫語也。三陽合病者，太陽、陽明、少陽相合而為病也。經曰：『陽明病則賁響、腹脹。』」又曰：「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是腹滿、口不仁者，病陽明之氣也。少陽樞轉不利，則身重不能轉側，甚則面有微塵，是難以轉側、面垢者，病少陽之氣也。膀胱不約為遺溺，是遺尿者，病太陽之氣也。譫語者，合三陽之病而言也，若發汗則譫語不止。下之則下者益下、上者益上，兩不相交，故額上生汗。四肢為諸陽之本，三陽不能旁達於四肢，故手足逆冷。若不經汗下而惟自汗出者，三陽熱甚，熏蒸津液而外出也，宜白虎湯，以清三陽之熱。」

《金鑿》曰：「三陽合病，證雖屬於三陽，而熱則聚於胃，故當從陽明證治。白虎湯大清胃熱，急救津液，以存其陰也。」

按：三陽合病之自利，蓋協熱利也。故宜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以清表裡之熱，治從陽明，猶白虎湯之意也。

汪苓友曰：「或問白虎湯何以能解三陽之熱。答曰：『病至自汗出，則太少之邪總歸陽明矣。』安得不從陽明而專治之耶。」

柯韻伯曰：「裡熱而非裡實，故當用白虎而不當用承氣。」

白虎湯方見太陽病上。

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方見太陽病中。

二陽並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皸皸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成無己曰：「本太陽病，並於陽明，名曰並病。太陽證罷，是無表證，但發潮熱，是熱並陽明。一身汗出為熱越，今手足皸皸汗出，是熱聚於胃也，必大便難而譫語。經曰：『手足皸然而汗出者，必大便已硬也。』與大承氣湯，以下胃中實熱。」

程郊倩曰：「病有只據目下，不據從前者，必從前證盡罷，轉屬例同此。」

陽明病，脈浮而大，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舌上苔者，梔子豉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陽明傷寒之證。曰：『陽明病，脈浮而大，咽燥，口苦，腹滿而喘』者。頗似陽明中風，但以發熱，汗出，脈大不緩，知為陽明中寒。寒邪在脈絡肌肉之間，分腠寒凝，必迫令衛反泄榮，外出為汗。假令續自汗出，濺濺不止，不惡寒而反惡熱，則已過太陽之經，轉屬陽明外證。惟身重，知經熱而腑氣未實，不可遽下，此白虎湯所宜與也。以下三變，皆直承首節加以誤治之逆。若以脈浮與喘認為表邪未解，竟發其汗，則汗出過多，津液外越，胃枯而轉內躁，必心中憤憤無奈，反神昏而譫語。若以脈浮與喘，認為肺寒氣逆，逕與溫針，溫針傷榮，邪循脈陷，熱灼血分，必至怵然驚惕，煩躁，不眠，此熱邪之干心也。若以腹滿而喘，認為熱實在裡，便與峻下，則腑熱未實，必糟粕去而胃中空虛，正氣陷而客氣上逆，築動膈間，懊懣煩熱，若舌上有白苔者，此邪結上焦，宜梔子豉湯，清浮熱而解鬱結。」

錢天來曰：「舌上苔，當是邪初入裡，胃邪未實，其色猶未至於黃、黑、焦紫，必是白中微黃耳。」

沈堯封曰：「此條當與風溫證及三陽合病參看，皆無形之燥熱為病，而胃無宿食也。故未經誤治之時，本是白虎湯主治。」

程郊倩曰：「據脈，可汗證則不可汗，據證，可下脈則不可下。加以咽燥，口苦，腹滿而喘，依稀三陽合病。溫針益壯火而消陰矣，故三治俱爲犯經。」

柯韻伯曰：「『舌上苔』句，頂上四段來，『梔子豉湯主之』是總結上四段。要知本湯是胃家初受雙解表裡之方，外而自汗、惡熱、身重可除，內而喘滿、咽乾、口苦自解，不只爲誤下後立法。」

梔子豉湯方見太陽病中。

陽明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劉昆湘曰：「凡證屬陽明，若渴欲飲水，即爲胃熱。口乾，舌燥，便屬津枯。蓋飲水指思飲冷水，口乾、舌燥乃津乾而非熱亢，此爲虛候，故宜白虎湯加人參，以救真精之竭。」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太陽病上。

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亦承上推論之辭。若證象陽明，脈浮，發熱，渴飲冷水而小便不利者，乃血虛化燥，水氣內停。以脈浮，知熱浮經合之間，以溺澀，知濁留經脈之內，宜以豬苓湯，滋陰滲濕，導熱邪出自水腑。」

張兼善曰：「邪熱客於下焦則津液不得上升，故亦有作渴者，瀉下焦之熱，熱不得阻塞中焦，肺與膀胱津液流通而病自愈矣。」

程郊倩曰：「熱在上焦，故用梔子豉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豬苓湯。」

豬苓湯方

豬苓一兩（去皮）、茯苓一兩、澤瀉一兩、阿膠一兩、滑石一兩（碎）。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趙羽皇曰：「仲景制豬苓湯以行陽明、少陰二經水熱，然其旨全在益陰，不專利水。蓋傷寒表虛最忌亡陽而裡虛，又患亡陰。亡陰者，亡腎中之陰與胃家之津液也，故陰虛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輕動，即小水亦忌下通，倘陰虛過於滲利，則津液反致耗竭。方中阿膠質膏，養陰而滋燥，滑石性滑，去熱而利水，佐以二苓之滲瀉，既疏濁熱而不留其

壅淤，亦潤真陰而不苦其枯燥，是利水而不傷陰之善劑也。」

《醫方集解》：「豬苓湯，通治濕熱黃疸，口渴，溺赤。」

《類聚方廣義》：「豬苓湯，治淋疾，點滴不通，陰頭腫痛，少腹膨脹作痛者。若莖中痛，出膿血者，兼用滑石礬石散。」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成無己曰：「《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天熱衣厚則爲汗，是汗溺一液也。汗多爲津液外泄，胃中乾燥，故不可與豬苓湯利小便也。」

喻嘉言曰：「陽明主津液者也，津液充則不渴，津液少則渴矣。故熱邪傳入陽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奪之於外，則津液有立亡而已，故示戒也。」

柯韻伯曰：「汗多而渴當白虎湯，胃中燥當承氣湯，具在言外。」

陽明病，脈浮而遲，表熱裡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張隱庵曰：「此論陽明之有虛寒也。脈浮而遲，浮爲表虛，遲爲裡寒，乃下焦生氣不上合於陽明，故表有陽明之熱，裡有少陰之寒。生氣不升，故下利清穀。宜四逆湯，啓少陰之生陽，助陽明之土氣。」

程郊倩曰：「脈浮而遲，浮爲陽，知邪熱之蒸發在表。遲爲陰，知虛冷之伏陰在裡，但見下利清穀一證，雖病在陽明，不妨從三陰例，溫之以四逆湯矣。」

按：此節言陽明病，則必有汗出、惡熱之陽明外證也。其脈舉浮而按之遲，故曰表熱裡寒。下利清穀，不謂陰證者，以陰不得有汗。今自汗出而下利清穀，故用四逆湯，不特溫裡以止利，而且固表以止汗也。

四逆湯方見太陽病上。

陽明病，胃中虛冷，不能食者，不可與水飲之，飲則必噦。

張令韶曰：「此論陽明中焦虛冷也。夫胃氣壯則穀消而水化，若胃中虛冷則穀不消而不能食。夫既不能食則水必不化，兩寒相得，是以發噦。」

程郊倩曰：「無根失守之火游於咽喉間，故欲飲水。胃陽未復故噦。」

陽明病，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衄。

張隱庵曰：「陽明胃脈，起於鼻交頰中，夾口環唇，脈浮發熱，陽明之表熱也。口乾鼻燥，經脈之裡熱也。能食則陽明胃氣自和，故經脈充溢而為衄。」

魏念庭曰：「熱盛則上逆，上逆則引血，血上則衄，熱邪亦隨之而泄。」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張令韶曰：「陽明病，下之者，外證未解而下之也。故其外有熱而手足溫，熱在外，故不結胸。胃絡不能上通於心，故心中懊憹，下後胃虛，故饑不能食。陽明之津液，主灌溉於上下，今陽明氣虛，津液不能流通周遍，唯上蒸於頭，故但頭汗出也。宜梔子豉湯，以清虛熱而交通上下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脅滿不去者，與小柴胡湯。

王肯堂曰：「陽明為病，胃家實也。今便溏而言陽明病者，謂陽明外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張雲岐曰：「此是邪從少陽而入陽明者，何以見之？潮熱者，陽明證也。然陽明猶未實也，又何以見之？曰大便溏，小便自可，豈有胃已實而二便如此者乎？胸脅苦滿而用小柴胡和之，使熱邪仍自少陽而解，可不復入陽明也。」

錢天來曰：「蓋陽明雖屬主病，而仲景已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故凡見少陽一證，便不可汗下，唯宜以小柴胡湯和解之也。」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陽明病，脅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張令韶曰：「陽明之氣，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出入於心胸，遊行於腹胃，靡不借於少陽之樞。今陽明病，脅下硬滿者，不得由樞以出也。不得由樞以出，遂致三焦相混，內外不通矣。不大便者，下焦不通，津液不得下也。嘔者，中焦不治，胃氣不和也。舌上白苔者，上焦不通，火鬱於上也。可與小柴胡湯，調合三焦之氣。上焦得通，而白苔去，津液得下而大便利，胃氣因和而嘔止。三焦通暢，氣機旋轉，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錢天來曰：「不大便為陽明裡熱，然嘔則又少陽證也。若熱邪實於胃，則舌苔非黃即黑，或乾硬，或芒刺矣。舌上白苔，為舌苔之初現，若夫邪初在表，舌尚無苔，既有白苔，邪雖未必全在於表，然猶未盡入於裡，故仍為半表半裡之證。」

程郊清曰：「脅下硬痛，不大便而嘔，自是大柴胡湯證，其用小柴胡湯者，以舌白苔猶帶表寒故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涕，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尤在涇曰：「此條雖係陽明而已兼少陽，雖名中風而實為表實，乃陽明、少陽邪氣閉鬱於經之證也。陽明閉鬱，故短氣，腹滿，鼻乾，不得涕，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少陽閉鬱，故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者，脈證少平而大邪不去也。病過十日而脈續浮，知其邪猶在經，故與小柴胡，和解邪氣。若脈但浮而無少陽證兼見者，則但與麻黃湯發散邪氣而已。蓋以其病兼少陽，故不與葛根而與柴胡。以其氣實無汗，故雖中風而亦用麻黃。若不得尿，故腹加滿，噦加甚者，正氣不化而邪氣獨盛，雖欲攻之，神不為使，亦無益矣，故曰不治。」

柯韻伯曰：「弦為少陽脈，耳前後、脅下為少陽部。陽明中風而脈證兼少陽者，以膽為風腑，故也。若不兼太陽、少陽脈證，只是陽明病而不名中風矣。參看口苦、咽乾，知陽明中風從少陽轉屬者居多。」

張隱庵曰：「耳前後腫，即傷寒中風之發頤證。」

《傷寒准繩》：「凡傷寒，腮頰紅腫，並咽喉腫痛者，刺少商、委中出血愈。」

《傷寒緒論》：「傷寒，汗出不徹，熱遺少陽，結於耳後或耳下，其形硬腫者，名曰發頤。見之，速宜消散，緩則成膿為害也。外用赤小豆末，雞子清調敷。慎不可用寒涼敷藥。」

麻黃湯方見太陽病中。

動作頭痛，短氣，有潮熱者，屬陽明也。（原本「屬陽明也」下有「白蜜煎主之」五字，今從湘古本移列下節。）

三陽經脈，皆上於頭，頭項強痛，發熱，惡寒者，屬太陽也。頭角掣痛，往來寒熱者，屬少陽也。陽明之經，起於頭維，位在額前，胃中悍氣，逆上衝腦，以致動作頭痛，短氣，有潮熱者，屬陽明也。

陽明病，津液竭者，雖不大便，不可下，人參乾地黃麻仁白蜜煎與之。腹

中痛者，加厚朴與之。（此節原本脫闕，其方則附上節後，名白蜜煎，今從湘古本補正。）

劉昆湘曰：「此示陽明病，津竭化燥之治例也。陽明病，津液竭者，蓋燥勝而非熱實。經云：『燥以乾之。』胃燥則腸液內枯，便難不下，雖不更衣，不可蕩實，故曰：『不可下也，宜人參乾地黃麻仁白蜜煎與之。』人參益氣以生精，地黃養陰而滋液，麻仁、白蜜潤燥滑腸，津液內濡，便秘自暢。凡大便不通，脈虛大而微澀者，皆為合劑。若腹中痛者，此氣結也，湯中加厚朴以降氣。」

人參乾地黃麻仁白蜜煎方

人參一兩、乾地黃六兩、麻仁一升、白蜜八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三味，取五升，去滓，內蜜，再煎一二沸。每服一升，日三夜二。腹中痛者，加厚朴二兩先煎。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便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王瓜根及大豬膽汁，皆可為導。

成無己曰：「津液內竭，腸胃乾燥，大便因硬，此非結熱，故不可攻，宜以藥外治而導引之。」

汪苓友曰：「胃無熱證，屎已近肛門之上，直腸之中，故云因其勢而導之也。」

王肯堂曰：「凡多汗傷津，或屢汗不解，或尺中脈遲弱，元氣素虛人，便欲下而不能出者，並宜導法，但須分津液枯者用蜜導，邪熱盛者用膽導，濕熱痰飲固結，薑汁、麻油浸栝蒌根導。唯下旁流水者，導之無益，非諸承氣湯攻之不效，以實結在內而不在下也。至於陰結便閉者，宜於蜜煎中加薑汁、生附子末，或削陳醬薑導之。凡此皆善於推廣仲景之法者也。」

蜜煎導方

食蜜七合。

上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著，可丸時，並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內穀道中，以手緊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王晉三曰：「蜜煎外導者，胃無實邪，津液枯涸，氣道結澀，燥矢不下乃用之。雖曰外潤魄門，實導引大腸之氣下行也。」

李時珍曰：「仲景治陽明結燥，大便不通，蜜煎導法，誠千古神方也。」

汪苓友曰：「土瓜根方缺，《肘後方》治大便不通，採土瓜根搗汁，筒吹入肛門內取通，此與豬膽汁方同義。」

豬膽汁方

大豬膽一枚。

上一味，瀉汁，和醋少許，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甚多。今用注射器頗便。

汪苓友曰：「《內臺》方不用醋，以小竹管插入膽口，留一頭，用油潤，內入穀道中，以手將膽捻之，其汁自入內，此方用之甚便。」

《衷中參西錄》：「或當冷時，可將豬膽水中溫之。」

王晉三曰：「豬膽導者，熱結於下，腸滿胃虛，承氣等湯恐重傷胃氣，乃用豬膽之寒，苦酒之酸，收引上入腸中，非但導去有形之垢，並能滌盡無形之熱。」

《千金方》：「豬膽苦酒湯，主熱病有蠱，上下攻移殺人方。豬膽一具，苦酒半升，和之火上，煎令沸，三上三下，藥成放溫，空腹飲三滿口，蟲死便愈。」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汪苓友曰：「此條言陽明病非胃家實之證，乃太陽病初傳陽明經中有風邪也。脈遲者，太陽中風緩脈之所變，傳至陽明，邪將入裡，故脈變遲。汗出多者，陽明熱而肌腠疏也。微惡寒者，太陽在表之風邪未盡解也。治宜桂枝湯，以解肌發汗，以其病從太陽經來，故乃從太陽經例治之。」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尤在涇曰：「此二條乃風寒初中陽明之證，其見證與太陽中風、傷寒相類，而陽明比太陽稍深，故中風之脈，不浮而遲，傷寒之脈，不緊而浮，以風寒之氣入肌肉之分，則閉固之力少，而壅遏之力多也。而其治法則必與太陽少異，見有汗而惡寒者，必桂枝可解，無汗而喘者，非麻黃不發矣。」

程郊清曰：「條中無一陽明證，云陽明病者，胃已實而不更衣也。」

柯韻伯曰：「此陽明之表證、表脈也。二證全同太陽，而屬之陽明者，不頭項強痛，故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淤熱在裡，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章虛谷曰：「此條詳敘陽明發黃之證也。陽明本證，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渴，則其熱從外越，水由汗泄矣。若三焦氣閉，經絡不通而身無汗，小便不利則濕熱淤滯，隨胃氣上蒸而頭汗出，其經氣不通，故頸以下無汗，濕火鬱蒸，身必發黃，此亦屬胃之陽黃證，故以茵陳蒿湯主之。」

程郊倩曰：「發熱，汗出，此為熱越，有二證：一則病人煩熱，汗出則解是也。一則津液越出，大便為難是也。俱非發黃證。今則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足徵陽熱之氣鬱結於內而不得越，故但上蒸於頭，頭為諸陽之首，故也。氣不下達，故小便不利。腑熱過燥，故渴飲水漿。淤熱在裡，指無汗言，無汗而小便利者屬寒，無汗而小便不利屬濕熱。兩邪交鬱，不能宣泄，故窳而發黃，解熱除鬱無如茵陳，梔子清上，大黃滌下，通身之熱得泄，何黃之不散也。」

柯韻伯曰：「但頭汗則身黃而面目不黃，若中風不得汗，則一身及面目悉黃，以見發黃是津液所生病。」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梔子十四枚（擘）、大黃二兩（去皮）。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病減，黃從小便去也。

《宣明論》：「溫服以利為度，甚者再作。當下如爛魚肚及膿血、膠膜等物。」

錢天來曰：「茵陳性雖微寒而能治濕熱黃疸，及傷寒滯熱，通身發黃，小便不利。梔子苦寒，瀉三焦火，除胃熱、時疾黃病，通小便，解消渴、心煩懊憹、鬱熱結氣更入血分。大黃苦寒下泄，逐邪熱，通腸胃。三者皆能蠲濕熱，去鬱滯，故為陽明發黃之首劑云。」

徐靈胎曰：「茵陳為主藥，先煮茵陳則大黃從小便出，此秘法也。」

《本事方》：「茵陳蒿湯，治胃中有熱、有濕、有宿穀相搏發黃。」

《濟陽綱目》：「茵陳湯，治時行淤熱在裡鬱蒸，通身發黃。」

陽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淤血，故令善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尤在涇曰：「善忘，即喜忘。蓄血者，熱與血蓄於血室也。以衝任之脈並陽明之經，而其人又本有淤血久留不去，適與邪得，即蓄積而不解也。蓄血之證，其大便必硬，然雖硬，其出反易者，熱結在血而不在糞也。其色必黑者，血淤久而色變黑也。是宜入血破結之劑，下其淤血，血去則熱亦不留矣。」

王肯堂曰：「邪熱燥結，色未當不黑，但淤血則澹而黑黏如漆，燥結則硬而黑晦如煤，此為明辨也。」

海藏云：「初便褐色者重，再便黑褐色者愈重，三變黑色者為尤重。色變者，以其火燥也。如羊血在日色中，須與變褐色，久則漸變而為黑色，即此意也。」

陳修園曰：「此言熱鬱血分，而為抵當湯證也。師辨太陽蓄血證，必驗其小便利，辨陽明蓄血證，必驗其大便易，亦各從其腑而言之。」

《靈樞》〈大惑論〉：「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榮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素問》〈調經論〉：「血氣未並，五臟安定。血並於下，氣並於上，亂而善忘。」

《活人書》：「大抵傷寒當汗不汗，熱蓄在裡，熱化為血，其人喜忘而如狂。血上逆則喜忘，血下蓄則內爭，甚者抵當湯、抵當丸。輕者，桃仁承氣湯。」

抵當湯方見太陽病中。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大便初硬後澹者，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尤在涇曰：「陽明下後，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與陽明下後，心中懊憹，饑不能食者，有別矣。彼為邪擾於上，此為熱實於中也。熱實則可攻，故宜大承氣。若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澹者，熱而不實，邪未及結則不可攻，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

方中行曰：「可攻以上，以轉矢氣言。懊憹，悔惱痛恨之意。蓋藥力不足以勝病，燥硬欲行而不能，故曰可攻，言當更服湯以促之也。腹微滿以下，以不能矢氣言。頭硬後澹，裡熱輕也，故曰不可攻之，言當止湯勿服也。」

《本事方》：「有人病傷寒，八、九日，身熱，無汗，時時譫語，時因下後，大便不通三日矣。非燥非煩，非寒非痛，終夜不得臥，但心中沒曉會處，或時發一聲，如嘆息之狀。醫者不知作何證。予診之曰：『此懊憹、佛鬱二證俱作也。胃中有燥屎者，服承氣湯。』下燥屎二十餘枚，得利而解。」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張令韶曰：「此承上文『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而言也。言何以知其有燥屎，必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則非若微滿初硬後溏之證矣，此有燥屎，故使然也。」

按：臍者，腹之中央，內居大腸，繞臍而痛，乃燥屎繞於腸中，欲出不能之狀。躁者，煩之極，即臥不安之貌。

柯韻伯曰：「發作有時，是日晡潮熱之時。二腸附臍，故繞痛，痛則不通矣。」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大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喻嘉言曰：「病人得汗後，煩熱解，太陽經之邪將盡未盡，其人復如瘧狀，日晡時發熱，乃邪入陽明審矣。蓋日晡者，申、酉時，乃陽明之旺時也。發熱，即潮熱，乃陽明之本候也。熱雖已入陽明，尚恐未離太陽，故必重辨其脈。脈實者，方為正陽陽明，宜下之，若脈浮大者，仍是陽明而兼太陽，更宜汗而不宜下矣。發汗宜桂枝湯，宜字最妙，見前既得汗而煩熱解，此番只宜用桂枝和榮衛，以盡陽明兼帶之邪，斷不可用麻黃湯矣。」

徐靈胎曰：「一證而治法迥別，全以脈為憑，此亦從脈而不從證之法。」

按：本論云：「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與此節相發。此節證如瘧狀而但熱無寒，有似疽瘡。汗之，當與小柴胡加桂枝，或柴胡桂枝湯。下之，當與柴胡加芒硝，或大柴胡湯。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程郊倩曰：「煩不解，指大下後之證。腹滿痛，指六七日不大便後之證。從前宿食經大下而棲泊於迴腸曲折之處，胃中尚有此，故煩不解。久則宿食結成燥屎，擋住去路，新食之濁穢總蓄於腹，故滿痛。下後亡津液，亦能令不大便，然煩有解時，腹滿不痛可驗。」

章虛谷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其人本元強而津液傷也。又煩而腹滿，知其有宿食與邪熱結成燥屎，熱不得泄，故煩，宜大承氣湯，以下燥屎也。」

張令韶曰：「此證著眼，全在六、七日上，以六、七日不大便，則六、七日內所食之物又爲宿食，所以用得大承氣。」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息，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錢天來曰：「凡小便不利，皆由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所致。唯此條小便不利則又不然，因腸胃壅塞，大氣不行，熱邪內淤，津液枯燥，故清道皆涸也。乍難，大便燥結也。乍易，旁流時出也。時有微熱，潮熱之餘也。喘息者，中滿而氣急也。胃邪實滿，喘息不寧，故不得臥，經所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也。若驗其舌苔黃黑，按之痛而脈實大者，有燥屎在內，故也，宜大承氣湯。」

黃坤載曰：「土燥水枯，則小便不利。氣有通塞，則大便乍難乍易。胃熱內燔，則肌表時有微熱。胃氣鬱遏，則喘息不得寢臥。此有燥屎堵塞之故也。《素問》〈逆調論〉：『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腑之海，其脈以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

程郊倩曰：「易者，新屎得潤而流利。難者，燥屎不動而阻留。燥屎爲病，見證多端，故歷歷敘之。」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小半夏湯主之。

按：胃司消化水穀，其氣以下行爲順，今食穀而反上逆欲嘔者，以中焦虛寒，氣化不行，屬陽明胃病也，以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必其人心下有支飲停蓄胸膈，吳茱萸湯只能溫胃補虛，不能消飲燥濕，此病屬上焦也，宜以小半夏湯主之。

徐靈胎曰：「必食穀而嘔，受病在納穀之處，與乾嘔迥別。上焦，指胸中，陽明乃中焦也。」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人參三兩、生薑六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汪苓友曰：「嘔爲氣逆，氣逆者必散之。吳茱萸辛苦，味重下泄，治嘔爲最。兼以生薑，又治嘔聖藥，非若四逆中乾薑守而不走也。」

武陵陳氏云：「其所以致嘔之故，因胃中虛生寒，使溫而不補，嘔終不愈，故用人

參補中，合大棗以爲和脾之劑焉。」

陳古愚曰：「此陽明之正方也。或謂吳茱萸降濁陰之氣，爲厥陰專藥，然溫中散寒，又爲三陰並用之藥，而佐以人參、薑、棗，又爲胃陽衰敗之神方。」

《傷寒輯義》：「吳茱萸湯之用有三：陽明食穀欲嘔用之。少陰吐利用之。厥陰乾嘔吐涎沫者用之。要皆以嘔吐逆氣爲主。」

《金匱要略》：「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

《肘後方》：「治人食畢噫醋及醋心。（即本方）」

《蘭室秘藏》：「厥陰頭頂痛，或吐痰沫，厥冷，其脈浮緩，吳茱萸湯主之。」

《醫方集解》：「治肝氣上逆，嘔涎，頭痛。」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沈明宗曰：「此支飲上溢而嘔之方也。」

張璐玉曰：「嘔本有痰，故用半夏散結勝濕，生薑散氣止嘔。」

《千金方》：「有人常積氣結而死，其心上暖，以此湯少許，汁入口遂活。出傷寒發黃門。」

《楊氏家藏方》：「水玉湯，治眉稜骨痛，不可忍者，此痰厥也。（即本方）」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後，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如其未下，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以法救之。渴而飲水多，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

張隱庵曰：「太陽病，尺寸緩弱而關脈浮，則病在心胸。其人發熱、汗出者，陽明也。復惡寒，不嘔者，太陽也。太陽之氣，從胸出入。心下者，胸之部也。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邪氣內陷於胸，故心下痞也。如其不下者，則邪不內陷。病人不惡寒，則邪去太陽。渴，則屬於陽明。故曰：『此轉屬而爲太陽陽明也。』夫病屬陽明，胃家則實，小便頻數則津液下泄，故大便必硬，此實在腸胃，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若津液不行而渴欲飲水者，須少少與之，以滋陰液。但以法救之者，或滋其燥渴，或行其津

液。夫五苓散既行津液，復滋燥渴，故又曰：『渴者，宜五苓散。』」

劉昆湘曰：「病人不大便至十日之久，其間渴欲飲水，但宜少少頻與，勿令恣飲。若飲水過多，胃雖消而脾不能納，則水濕停蓄，津凝不化，由小便頻數轉為小便不利。法當與五苓散，溫脾利水，使氣化津生則傳導自暢，所謂但以法救之者即此。」

張兼善曰：「十日不更衣而不用攻伐，何也？曰：『此非結熱，乃津液不足，雖不大便，而無潮熱、譫語可下之證，當須審慎，勿以日數久而輒為攻下也。』」

五苓散方見太陽病中。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者，為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硬也。

成無己曰：「脈陽微者，邪氣少，汗出少者為適當，故自和。汗出多者，反損正氣，是汗出太過也。陽脈實者，表熱甚也。因發汗，熱乘虛，蒸津液外泄，致汗出太過。汗出多者，亡其陽，陽絕於裡，腸胃乾燥，大便因硬也。」

危亦林曰：「此雖指太陽轉屬，然陽明表證亦有之。」

程郊倩曰：「陽絕於裡，孤陽獨治，無陰液以和之，大便因硬而成內實證，咎在過亡津液也。」

汪苓友曰：「總於後條用麻仁丸以主之。」

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沈明宗曰：「此辨陽明津竭之脈也。浮為邪氣強，芤為陰血虛，陽邪盛而陰血虛，為浮芤相搏。胃氣生熱，故曰：『其陽則絕。』即亡津液之互詞也。若見此脈，當養津液，不可便攻也。」

趙以德曰：「胃中陽熱亢甚，脾無陰氣以和之，不至燔灼竭絕不止耳。」

錢天來曰：「其陽則絕者，言陽邪獨治，陰氣虛竭，陰陽不相為用，故陰陽阻絕而不相流通也。即生氣通天論所謂『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之義也。」

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數相搏，大便因硬，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

成無己曰：「趺陽者，脾胃之脈診。浮為陽，知胃氣強。澀為陰，知脾為約。約者，儉約之約，又約束之約。《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

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於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大便難，與脾約丸，通腸潤燥。」

汪苓友曰：「趺陽者，胃脈也，在足趺上五寸骨間，去陷骨三寸。成注以胃強脾弱爲脾約作解，推其意，以胃中之邪熱盛爲陽強，故見脈浮，脾家之津液少爲陰弱，故見脈澀。」

程郊倩曰：「脾約者，脾陰外滲，無液以滋，脾家先自乾槁了，何能以餘陰蔭及腸胃，所以胃火盛而腸枯，大腸堅而糞粒小也。麻仁丸寬腸潤燥，以軟其堅，欲使脾陰從內轉耳。」

徐靈胎曰：「此即論中所云：『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太陽正傳，陽明不復再傳，故可以緩法治之。」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枳實半斤（炙）、大黃一斤（去皮）、厚朴一尺（炙）、杏仁一升（去皮尖）。

上六味，蜜爲丸，如梧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爲度。

《醫心方》引《小品方》云：「厚朴一尺及數寸者，厚三分，廣一寸半，爲準。」

《三因方》：「本方厚朴當用六錢。」

陳靈石曰：「脾爲胃行其津液也，今胃熱而津液枯，脾無所行而爲之窮約，故取麻仁、杏仁多脂之物以潤燥，大黃、芍藥苦泄之藥以破結，枳實、厚朴順氣之藥以行滯。以蜜爲丸者，治在脾而取緩，欲脾不下泄其津液而小便數已，還津液於胃中而大便難已也。」

張隱庵曰：「大便利，腹中和爲知。」

徐靈胎曰：「此潤腸之主方。」

《活人書》：「脾約丸，治老人津液少，大便澀。又腳氣有風，大便結燥者。」

《濟生方》：「脾約麻仁丸雖不言治腫，然水腫人、腎腫、水光不可行者，三服神驗。」

太陽病，二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陽明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程郊倩曰：「何以發汗不解，便屬胃，蓋以胃燥素盛，故他表證雖罷，而汗與熱不解也。第徵其熱如炊籠，蒸蒸而盛，則知汗必連綿濺濺而來，此即大便已硬之徵，故曰屬胃也。熱雖聚於胃，而未見潮熱、譫語等證，主以調胃承氣湯者，於下法內從乎中治，以其爲日未深，故也。表熱未除而裡熱已待，病勢久蘊於前矣，只從發汗後一交替耳。凡本篇中云太陽病，云傷寒，而無『陽明病』字者，皆同此病機也。要之，脈已不浮而大可知。」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成無己曰：「《內經》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熱在上焦則吐，吐後，不解，復腹脹滿者，邪熱入胃也，與調胃承氣湯，下胃熱。」

徐靈胎曰：「已吐而胃中仍滿，則非上越所能愈，復當下行矣。」

尤在涇曰：「吐後，腹脹滿者，邪氣不從吐而外散，反因吐而內陷也。然脹形已具，自必攻之使去，而吐後氣傷，又不可以大下，故亦宜大黃、甘草、芒硝調之，俾反於利而已。設遇庸工見其脹滿，必以枳、朴爲急矣。」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成無己曰：「吐、下、發汗皆損津液，表邪乘虛傳裡。大煩者，邪在表也。微煩者，邪入裡也。小便數，大便因硬者，其脾爲約也。小承氣湯和之，愈。」

程郊倩曰：吐、下、汗後而見煩證，徵之於大便硬，固非虛煩者比。然煩既微而小便數，當由胃家失潤，燥氣客之使然，胃雖實，非大實也。和以小承氣湯，取其滋液，以潤腸胃，和也，非攻也。

按：吐下則胃及大腸中之實已去，而微煩者，知其小腸尙遺有熱邪，而上衝與其合之心也。此與不經吐下而煩，屬胃者，殊矣。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小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大便，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或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柯韻伯曰：「得病二三日，尙在三陽之界，其脈弱，恐爲無陽之徵。無太陽桂枝證，無少陽柴胡證，則病不在表，而煩燥心下硬，是陽邪入陰，病在陽明之裡矣。辨陽明之

虛實，在能食不能食，若病至四五日，尚能食，則胃中無寒而便硬可知，少與小承氣湯微和其胃，令煩躁少安。不竟除之者，以其人脈弱，恐大便之易動，故也。憂太陰脈弱，當行大黃、芍藥者，減之之意。至六日，復與小承氣一升，至七日，仍不大便，胃家實也。欲知大便之燥硬，既審其能食、不能食，又當問其小便之利、不利，而能食必大便硬，後不能食，是有燥屎。小便少者、恐津液還入胃中，故雖不能食，初頭硬，後必溏。小便利者，胃必實，屎定硬，乃可攻之。所以然者，脈弱是太陽中風，能食是陽明中風，非七日後不敢下者，以此為風也，須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正謂此也。」

章虛谷曰：「此條總因脈弱，恐元氣不勝藥力，故再四詳審，左右回顧，必俟其邪氣結實而後攻之，則病當其藥，便通可愈，否則，邪不去而正先萎，病即危矣。」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裡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令韶曰：「此言陽明悍熱為病，是當急下，又不可拘於小便利而後下之也。《靈樞》〈動輸篇〉云：『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係，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並下人迎。』此衛氣別走於陽明，故陰陽上下，其動若一。傷寒，六、七日，一經已周也。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悍熱之氣別走陽明，上循空竅，不在表而亦不在裡也。唯其無裡證，故大便難而不硬。唯其無表證，故身微熱而不大熱。此悍氣為病，故為實也。急以大承氣下之，以救其陰，緩則水津竭，陰津亡，下亦無及矣。」

莫氏曰：「筋之精，為黑眼。目中不了了者，木火之氣盛也。骨之精，為瞳子。睛不和，水精之氣竭也。急下之，所以救陰也。」

錢天來曰：「六、七日，邪氣在裡之時也。外既無發熱、惡寒之表證，內又無譫語、腹滿等裡證，且非不大便而曰大便難，又非發大熱而身僅微熱，勢非甚亟也。然目中不了了，是邪熱伏於裡而耗竭其津液也。經云：『五臟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也。」

汪苓友曰：「不了了者，病人之目視物不明瞭也。睛不和者，乃醫者視病人之睛光或昏暗，或散亂，是為不和。」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湯。

張令韶曰：「此言悍熱之氣，迫其津液外出者，急下之。陽明病，發熱者，悍氣為熱也。汗多者，熱勢炎炎而液盡泄也。亢陽無陰，緩則不及矣，故急下之。」

魏子千曰：「此病止，發熱，汗多，無燥、渴、硬實之證而亦急下之者，病在悍氣愈明矣。」

張隱庵曰：「此病無白虎湯之渴證，無腸胃實之腑證，止發熱、汗出多者，病陽明之別氣，非陽明之本氣也。」

程郊倩曰：「發熱而復汗多，陽氣大蒸於外，慮陽液暴亡於中，雖無內實之兼證，宜急下之，以大承氣湯矣。此等之下，皆為救陰而設，不在奪實，奪實之下可緩，救陰之下不可緩。不急下，防成五實，經曰：『五實者，死。』」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隱庵曰：「此言悍氣之在腹者，急下之。《靈樞》〈衛氣篇〉曰：『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腹者，止之背俞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言胃之悍氣上從頭腦，而下至於臍腹，復從氣街而外出於皮膚。發汗不解，腹滿痛者，言悍熱之邪不從皮膚之汗解，而留於臍腹之間，不能下出於氣街而滿痛者，急下之，若不急下，臍築湫痛，命將難全矣。」

程郊倩曰：「不急下之，熱毒熏蒸，糜爛速及腸胃矣，陰處不任陽填也。」

黃坤載曰：「發汗，不解，是非表證，乃胃陽之實也。汗之，愈亡其陰，燥屎阻其胃火，傷及太陰，故腹滿而痛。陽亢陰亡，則成死證，故當急下之。此與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章義同。」

喻嘉言曰：「少陰經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本經水竭、木邪湧水、土邪凌水。而陽明經亦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汗多，津越於外。腹滿，津結於內。目不慧，津沾於中。合兩經下法，以觀病情生理，恍覺身在冰壺，腹飲上池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令韶曰：「承上文而言腹滿痛者，固宜急下，若不痛而滿，即滿亦不減，即減亦不足言其減者，雖不甚急，亦當下之。以其病陽明之悍氣，而非病陽明之本氣，非下，不足以濟之也。」又曰：「陽明有胃氣，有燥氣，有悍氣。悍氣者，別走陽明，而下循於臍腹。《素問》痺論云：『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入於脈，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上走空竅也。發熱，汗多者，循皮膚、分肉之間也。腹滿痛者，熏肓膜而散胸腹也。慄悍之氣傷人甚捷，非若陽明燥實之證內歸中上，無所復傳，可以緩治也。故下一急字，有急不容待之意焉。」

傷寒，腹滿，按之不痛者，為虛，痛者，為實，當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宜大承氣湯。

按：原本無此節，今從《玉函經》補入。《金匱要略》「傷寒」作「病者」。

沈明宗曰：「此以手按，辨腹滿虛實也。按之不痛，內無痰食、燥屎壅滯，即知虛寒而滿，當以溫藥。若按之痛，乃以外手而就內結食痰、燥屎，則知內實，是可下之。而又以舌黃驗定虛實，若舌有黃苔，即是濕熱內蒸，為未經下過，必須下之則黃自去而脹滿自除。舌無黃苔，是近虛寒，又非下法矣。」

魏念庭曰：「無形之虛氣作痞塞，則按之無物，何痛之有？倘夾有形之實物為患，如宿食在胃，疝氣在少腹等是也，按之有物阻礙於臟腑之側，焉有不痛者乎？是於按之痛否，以決其虛實之法也。」

王肯堂曰：「若熱聚於胃，則為之舌黃，是熱已深矣，下之黃自去。」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為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克責，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宋本、湘古本作「互相剋賊」。）

程郊倩曰：「陽明少明合病之證，必見下利，以土中乘木疏泄之令，妄行於陽明也。見滑數之脈，為不負為順。見弦直之脈，為負為失。以證已下利而脈中更見木邪，證脈互相剋賊，胃氣虛而土敗，故名為負。若見滑數，是為水穀有餘之診，緣食入於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土邪盛而無木制，反不能輸化水穀，以致宿食留中。通因通用，宜大承氣湯，平其敦阜矣。」

張兼善曰：「凡合病，皆下利，各從外證以別焉。然兩經但各見一二證便是，不必悉具。」

劉昆湘曰：「此熱利也。」

《活人書》：「下利而身熱，胸脅痞滿，乾嘔，或往來寒熱，其脈長大而弦者，是其證也。蓋陽明者，土，其脈長大。少陽木，其脈弦。若合病，土被木賊，更下利，為胃已困。若脈不弦者，順也，為土不負。負者，死。」

病人無表裡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淤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便膿血也。

尤在涇曰：「無表裡證，無頭痛、惡寒，而又無腹滿、譫語等證也。發熱，七、八日，而無太陽表證，知其熱盛於內，而氣蒸於外也。脈雖浮數，亦可下之，以除其熱，令身熱去，脈數解則愈。假令已下，脈浮去而數不解，知其熱不在氣而在血也。熱在血則必病於血，其變亦有二。合，猶並也，言熱氣並於胃，為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其血必蓄於中。若不並於胃而下利不止者，其血必走於下。蓄於中者，為有淤血，宜抵當湯。結者散之，亦留者攻之也。走於下者，為協熱而便膿血，則但宜入血清熱而已。」

徐靈胎曰：「脈雖浮數而無表裡證，則其發熱竟屬裡實矣，七、八日，故可下。脈數，不解，邪本不在大便也。消穀，善饑，蓄血本不在水穀之路，故能食。至六七日，蓄血更久，協熱，便膿血，指服湯後之變證，熱邪不因下而去，又動其血，則血與便合為一而為便膿血之證，當別有治法。」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裡，不解，故也。不可汗也，當於寒濕中求之。（宋本，湘古本作「不可下」也。）

汪苓友曰：「傷寒，發汗已，熱氣外越，何由發黃？今者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其人在裡素有寒濕，在表又中寒邪，發汗已，在表之寒邪雖去，在裡之寒濕未除，故云不解也。且汗為陽液，乃中焦陰氣所化，汗後，中氣愈虛，寒濕愈滯，脾胃受寒濕所傷而色見於外。此與濕熱發黃不同，故云不可下。或問云：『濕夾熱則鬱蒸，故發黃，今夾寒，何以發黃？』余答云：『寒濕發黃，譬之秋冬陰雨，草木不應黃者亦黃，此冷黃也。』」

王海藏云：「陰黃，其證身冷，汗出，脈沉，身如熏黃，色黯，終不陽黃之明如桔子色。治法：小便利者，朮附湯。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五苓散。」

喻嘉言曰：「陰疸一證，仲景之方論已亡，千古之下，唯羅謙甫茵陳四逆湯一方，治過用寒涼，陽疸變陰之證，有合往轍，此外無有也。」

《衛生寶鑒補遺》：「陰證，皮膚涼，又煩熱，欲臥水中，喘，嘔，脈沈細遲無力而發黃者，治用茵陳四逆湯（即四逆湯方內加茵陳蒿六兩，水煎，涼服）。又皮膚冷，心下硬，按之痛，身體重，背惡寒，目不欲開，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秘而不了，脈緊細而發黃者，治用茵陳四逆湯。」

陳修園曰：「此章論陽明之熱合太陰之濕，而為發黃證。」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桔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成無己曰：「當熱甚之時，身黃如桔子色，是熱毒發泄於外。《內經》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小便不利，小腹滿者，熱氣甚於外，而津液不得下行也。與茵陳湯，利小便，退黃，逐熱。」

喻嘉言曰：「黃色鮮明，其為三陽之熱邪無疑。小便不利，腹微滿，乃濕家之本證，不得因此指為傷寒之裡證也。方中用大黃者，取佐茵陳、梔子，建驅濕除熱之功，以利小便，非用下也。」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柏皮湯主之。

呂櫟村曰：「身黃，發熱，熱已有外泄之機。從內之外者，治其內，故用梔子、柏皮直清其熱，則熱清而黃自除。用甘草者，正引藥逗留中焦，以清熱而導濕也。」

尤在涇曰：「此熱淤而未實之證，熱淤，故身黃，熱未實，故發熱而腹不滿。梔子徹熱於上，柏皮清熱於下，而中未實，故須甘草以和之耳。」

《金鑒》曰：「傷寒，身黃，發熱者，設有無汗之表，宜用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汗之可也。若有成實之裡，宜用茵陳蒿湯下之可也。今外無可汗之表證，內無可下之裡證，故唯宜以梔子柏皮湯清之也。」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十五枚（擘）甘草一兩（炙）黃柏二兩。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錢天來曰：「梔子苦寒，瀉三焦火，除胃熱，時疾黃病，通小便，治心煩，懊懣，鬱熱，結氣。柏皮苦寒，治五臟腸胃中結熱，黃疸，故用之，以瀉熱邪，又恐苦寒傷胃，故以甘草，和胃保脾，而為調劑之妙也。」

柯韻伯曰：「梔、柏、甘草皆色黃而質潤，梔子以治內煩，柏皮以治外熱，甘草以和中氣，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以通之。神乎！神矣。」

《肘後方》：「此藥亦治溫病發黃。」

《宣明論》：「梔子柏皮湯，治頭微汗，小便利而微發黃者。濕熱相搏微者，宜服。」

《類聚方廣義》：「梔子柏皮湯，洗眼球黃赤，熱痛甚者，效。又胞臉糜爛癢痛，及痘瘡落痂以後，眼猶不開者，加枯礬少許，洗之皆妙。」

傷寒，淤熱在裡，其身必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

程郊倩曰：「凡傷寒淤熱在裡者，由濕蒸而來，故身必發黃。此之淤熱未深，只從表一邊開其鬱滯，而散熱除濕佐以獲效，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是其主也。」

魏念庭曰：「此三條雖皆外寒夾濕之邪，淤而成熱之證，然在表、在裡，濕勝、熱勝，尤當加意也。」

張令韶曰：「太陽之發黃，乃太陽之標熱下合太陰之濕氣。陽明之發黃，亦陽明之燥熱內合太陰之濕化。若止病本氣而不合太陰，俱不發黃。故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也。』」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方

麻黃二兩、連軹二兩、杏仁四十個（去皮尖）、赤小豆一升、大棗十二枚（擘）、生梓白皮一斤（切）、生薑一兩（切）、甘草二兩（炙）。

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徐靈胎曰：「連軹，即連翹根，氣味相近，今人不採，即以連翹代可也。」

李時珍曰：「潦水，乃雨水所積，韓退之詩云：『潢潦無根源，朝灌夕已除。』蓋謂其無根而易涸，故成氏謂其味薄，不助濕氣而利熱也。」

周禹載曰：「此亦兩解表裡之法也，故用外汗之藥，必兼滲濕之味。傷寒，發黃者，必其人脾家素有濕熱，兼寒邪未散，兩熱相合，遂使蒸身為黃，故必利小便，以去濕熱，表汗以散寒濕。」

張璐玉云：「《傷寒論》淤熱在裡而發黃有二方，茵陳蒿湯治淤熱在裡不得發越，而頭汗、身黃，故用茵陳、梔子、大黃引之下泄。此治傷寒之邪失於表散，或汗之不徹，淤熱在裡而身發黃，故借用麻黃湯法，於中減卻桂枝，增入連翹、梓皮、赤小豆清熱利水，生薑、大棗開發肌腠，使濕熱之氣半從元府而解，半從滲道而解。不可泥詞害義，以為淤熱在裡，反用表藥致惑也。」

唐容川曰：「麻黃、杏仁發皮毛，以散水於外，用梓白皮以利水於內，此三味是去水分之淤熱也。連翹散血分之熱，赤豆疏血分之結，此二味是去血分之淤熱也。尤必用甘、棗、生薑宣胃氣，協諸藥，使達於肌肉。妙在潦水是雲雨既解之水，用以解水火之蒸鬱，為切當也。」

《類聚方廣義》：「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治疥癬內陷，一身瘙癢，發熱，喘，咳。」

腫滿者，加反鼻，奇效。」

尤在涇曰：「茵陳蒿湯，是下熱之劑。梔子柏皮湯，是清熱之劑。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是散熱之劑。」

陽明病，身熱，不能食，食則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此名穀疸，茵陳蒿湯主之。

程雲來曰：「濕熱與宿穀相搏，留於胃中，因作穀疸。」

尤在涇曰：「穀疸爲陽明濕熱淤鬱之證。陽明既鬱，榮衛之源壅而不利則作寒熱，健運之機窒而不用，則爲不食。食入則適以助濕熱而增逆滿，爲頭眩、心胸不安而已。」

魏念庭曰：「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此寒熱因內發外，與表邪無涉也。故食即頭眩，心胸不安，知爲內傷，非外感也。久久內醞釀而熱與濕相搏，面目、身體發黃，又不同於風寒外襲內溷，因變熱之速而發黃之捷也。主之以茵陳蒿湯，濕盛則除，熱盛則清之義也。服後，以小便利，溺如皂角汁狀，色正赤，腹減，黃退爲度也。」

《金匱輯義》：「瘧，熱也。故有消瘧、瘧瘡等之稱。而熱鬱發黃，謂之黃瘧，字書省文作疸，非。」

《巢氏病源》：「穀疸之狀，食畢頭眩，心中怫鬱不安而發黃。由失饑大食，胃氣衝熏所致也。」

按：此本肘後方。

陽明病，身熱，發黃，心中懊憹，或熱痛，因於酒食者，此名酒疸，梔子大黃湯主之。

趙以德曰：「酒熱內結，心神昏亂，作懊憹，甚則熱痛。梔子、香豉皆能治心中懊憹，大黃蕩滌實熱，枳實破結、逐停、去宿積也。《傷寒論》：『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是知熱甚於內者，皆能成是病，非獨酒也。」

湯本求真曰：「酒黃疸者，爲嗜酒者患黃疸之意。熱痛，謂肝臟或膽囊部有熱、有疼痛之義。」

《巢氏病源》：「酒疸候，虛勞之人飲酒多，進穀少，則胃內生熱，因大醉當風入水則身目發黃、心中懊憹痛，足脛煩，小便黃，面發赤斑。（亦本肘後方）」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枚、大黃一兩、枳實五枚、豉一升。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魏念庭曰：「此爲實熱之邪立法也。酒家積鬱成熱，非此不除也。」

尤在涇曰：「梔子、淡豉徹熱於上，枳實、大黃除實於中，亦上下分消之法也。」

張璐玉曰：「此即枳實梔子豉湯之變名也。大病後，勞復發熱，服枳實、梔子、豉三味，復令微汗，使餘熱從外而解。若有宿食則加大黃，從內而解。此治酒疸之脈沉弦者，用此以下之。其脈浮當先吐者，則用梔子豉湯，可不言而喻矣。」

《肘後方》：「酒疸者，心懊痛，足脛滿，小便黃，飲酒發赤斑黃黑，由大醉當風入水所致。治之方。（即本方）」

《千金方》：「枳實大黃梔子豉湯，治傷寒，飲酒，食少，飲多，痰結，髮黃，酒疸，心中懊懣，而不甚熱，或乾嘔方。（即本方）」

《醫醇賸義》：「大黃梔子湯，治黃疸，熱甚，脈實者。（即本方）」

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此節從《金匱要略》補入。）

黃坤載曰：「酒疸，心中煩熱，欲作嘔吐者，吐之則愈。緣其濕熱鬱蒸，化生敗濁，濁氣熏心，故欲作吐，吐其腐敗則噁心、嘔、噦止矣。」

趙以德曰：「酒停胃上脘，則心中熱而欲嘔，必吐之乃愈。」

酒黃疸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此節亦從《金匱要略》補入。）

尤在涇曰：「酒黃疸者，心中必熱，或亦有不熱，靖言了了者，則其熱不聚於心中，而或從下積爲腹滿，或從上衝爲欲吐、鼻燥也。腹滿者可下之，欲吐者可因其勢而越之，既腹滿且欲吐，則可下亦可吐。熱必審其脈浮者，邪近上，宜先吐。脈沉弦者則邪近下，宜先下也。」

沈明宗曰：「詳『先』字，要知吐下之後，再以清解餘熱，不待言矣。」

陽明病，身黃，津液枯燥，色暗不明者，此熱入於血分也，豬膏髮煎主之。

趙以德曰：「《傷寒類要》云：『男子、女人黃疸，飲食不消，胃中脹熱，生黃衣，胃中有燥屎使然，豬脂煎服則愈。』因明此方乃治血燥者也。諸黃所感之邪，所變之臟雖不同，然至鬱成濕熱則悉干於脾胃。胃之陽明經更屬於肺金，金主燥，若濕熱勝則愈

變枯澀，血愈耗乾，故諸黃起於血燥者皆得用之。考之本草，豬脂利血脈，解風熱，潤肺痿。熱毒，五疸，身腫，不得臥者，非燥之在上歟？胃中黃衣，乾屎，非燥之在中歟？小腹滿，小便難，非燥之在下歟？三焦之燥，皆將豬脂潤之。而燥在下，小便難者，又須亂髮消淤開關格，利水道，故用爲佐。此與消石礬石散同治膀胱、小腹滿之血病，然一以除熱去淤，一以潤燥。礬石之性燥走血，安可治血燥乎。又太陽證，身盡黃，脈沉結，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乃重劑也，此則治血燥之輕劑也。」

豬膏髮煎方

豬膏半斤、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上二味，和膏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沈明宗曰：「此黃疸血分通治之方也。寒濕入於血分，久而生熱，鬱蒸氣血不利，證顯津枯血燥，皮膚黃而暗晦，即爲陰黃。當以豬脂潤燥，髮灰入血和陰，俾脾胃之陰得其和，則氣血不滯而濕熱自小便去矣。」

徐忠可曰：「此爲黃疸之穀氣實者設也。仲景於婦人胃氣下泄，陰吹而正結者，亦用此方，注曰：『此穀氣之實也。』予友駱天游，黃疸，腹如大鼓，百藥不效，用豬膏四兩，髮灰四兩，一劑而愈，仲景豈欺我哉！」

《肘後方》：「女勞黃疸，因大熱、大勞、交接後，入水所致。身目俱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用膏髮煎治之。」

《千金方》：「太醫校尉史脫家婢黃病，服此，胃中燥糞下，便差。」

諸黃，瓜蒂散主之。（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作「瓜蒂湯，治諸黃」。）

趙以德曰：「古方多用此治黃，或作散，或吹鼻，皆取黃水爲效。此治水飲鬱熱在膈上者，何也？蓋瓜蒂，吐劑也。《內經》曰：『在上者，因而越之。』仲景云：『濕家，身上疼而黃，內藥鼻中。』是亦邪淺之故也。」

尤在涇曰：「《刪繁方》云：『服訖，吐出黃汁。』亦治脈浮、欲吐者之法也。」

徐靈胎曰：「疸之重者，有囊在腹中，包裹黃水，藥不能入，非決破其囊，或提其黃水出淨，必不除根。」

瓜蒂散方見太陽病下。

《千金翼方》：「黃疸，目黃不除，瓜丁散方：瓜丁細末如一大豆許，內鼻中，令

病人深吸取入，鼻中黃水出，差。」

《外臺秘要》：「《刪繁》療天行毒熱，通貫臟腑，沉鼓骨髓之間，或為黃疸、黑疸、赤疸、白疸、穀疸、馬黃等疾，喘急，須臾而絕方：瓜蒂二七枚，以水一升，煮取五合，作一服。」

《北史》麥鐵杖傳：「瓜蒂噴鼻，療黃不差。」

《本事方》：「一舟艚病傷寒，發黃，鼻內酸痛，身與目如金，小便赤而數，大便如金。或者欲行茵陳五苓，予曰：『非其治也。小便和，大便如常，則知病不在臟腑。今眼睛疼，鼻頰痛，是病在清道中。華蓋，肺之經也，若下大黃則必腹脹為逆。』用瓜蒂散，先飲水，次搐之，鼻中黃水盡，乃愈。」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為表和裡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李珣臣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裡病也。自汗出，表和也。裡病者，濕熱內甚，用梔子清上焦濕熱，大黃瀉中焦濕熱，黃柏消下焦濕熱，硝石則於苦寒瀉熱之中而有燥烈發散之意，使藥力無所不至而濕熱悉消散矣。」

張璐玉曰：「黃疸最難得汗，自汗則從汗解，故曰此為表和裡實。方用大黃、硝石解散在裡結血，黃柏專去下焦濕熱，梔子輕浮，能使裡熱從滲道而泄。」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四兩、黃柏四兩、硝石四兩、梔子十五枚。

上四味，以水六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內硝，更煮，取一升，頓服。

《金匱輯義》：「硝石，即火硝，時珍辨之詳矣。」

魏念庭曰：「大黃硝石湯，為實熱內盛者主治也。大黃、黃柏、梔子之苦寒兼用不害，加以硝石引從小便得出。服法，煮後去滓，內硝，更煮者，所以化苦寒之烈性為柔順，清熱邪而不致傷胃陽也。內硝頓服，治濕熱必盡除其根，防其復作增劇也。前言下之不出方，此乃宜下者之方也。」

徐靈胎曰：「黃疸變腹滿者最多，此方乃下法也。」

諸黃，腹痛而嘔者，宜大柴胡湯。

徐忠可曰：「邪高痛下，此少陽證也。是黃雖脾胃之傷，實少陽鬱熱，故以柴胡湯，仍去其本經之邪，此必黃之不甚而未久者也。」

《金鑿》曰：「嘔而腹痛，胃實熱也。然必有潮熱、便硬，始宜大柴胡湯兩解之。若無潮熱，便軟，則當用小柴胡湯去黃芩加芍藥和之可也。」

《醫醇賸義》：「小柴胡加梔子湯，治邪熱留於半表半裡而發黃者，仍以和其表裡為法，於小柴胡湯內加梔子。」

大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黃病，小便色不變，自利，腹滿而喘者，不可除熱，除熱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趙以德曰：「此言黃疸中有真寒假熱者，謂內實，小便必赤，今色不變加自利，虛寒也。雖腹熱能滿，虛亦滿，實證有喘，虛亦喘，誤以為熱而攻除之，則虛其胃而噦，噦由胃虛而氣逆，逆則痰壅，故曰：『小半夏湯主之。』謂噦非小故，唯薑、半能行痰下逆而調胃，胃調然後消息治之，非小半夏即能治黃疸也。」

尤在涇曰：「噦，呃逆也。魏氏謂陽為寒藥所墜，欲升而不能者是也。」

陳靈石曰：「若中虛發黃者，余每用理中湯、真武湯等，加茵陳蒿多效。」

諸黃家，但利其小便，五苓散加茵陳蒿主之。假令脈浮，當以汗解者，宜桂枝加黃耆湯。

趙以德曰：「黃家大約從水濕得之。經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本草茵陳治熱結黃疸、小便不利，故主之也。茵陳五苓散非徒治濕而已，亦潤劑也，此用五苓散佐者，因濕熱鬱成燥也。然脈浮者，濕不在裡而在表，表熱乘虛入裡，亦作癰閉，故須以脈別之。汗解、攻下，各有所宜也。而攻下之法既有淺深輕重，利小便與發汗之方何獨不然乎。是方所主，唯和榮衛，非有發汗峻劑，必表之虛者用之。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又是裡之虛者用之。」

五苓散加茵陳蒿方

即五苓散，加茵陳蒿十分，同末。

陳靈石曰：「五苓散功專發汗利水，助脾轉輸，茵陳蒿功專治濕退黃，合五苓散為解鬱利濕之用也。蓋黃疸病由濕熱淤鬱熏蒸成黃，非茵陳蒿推陳致新不足以除熱退黃，非五苓散轉輸利濕，不足以發汗、利水。二者之用，取其表裡兩解，為治黃之良劑也。」

《三因方》：「五苓散治伏暑鬱發黃，小便不利，煩渴，用茵陳煎湯調下。」

《本事方》：「有一人病傷寒，七、八日，身體洞黃，鼻目皆痛，兩髀及項頸、腰脊強急，大便澀，小便如金。予曰：『脈緊且數，脾元受濕，暑熱蘊蓄於太陽之經，宿穀相搏，鬱蒸而不得散，故使頭面有汗，至頸以下無之，若鼻中氣冷，寸口近掌無脈則不療。』急用茵陳湯調五苓散，數服而差。」

《玉機微意》：「茵陳五苓散，治濕熱勝，發熱，黃疸。」

《眼科錦囊》：「茵陳五苓散，治小兒雀目。」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黃耆二兩。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服，日三服。

王肯堂曰：「桂枝加黃耆湯，治黃疸，脈浮，而腹中和者，宜汗之。若腹滿，欲嘔吐，懊憹而不和者，宜吐之，不宜汗。」

諸黃，小便自利者，當以虛勞法，小建中湯主之。

尤在涇曰：「小便利者，不能發黃，以熱從小便去也。今小便利而黃不去，知非熱病，乃土虛而色外見，宜補中而不可除熱者也。不熱而寒，不實而虛，則變攻為補，變寒為溫，如小建中之法也。」

《金鑿》曰：「婦人產後，經崩，發黃色者，乃脫血之黃色，非黃疸也。男子黃而小便自利，則知非濕熱發黃也。詢知其人，必有失血、亡血之故，以致虛黃之色外現。斯時汗、下、滲利之法，俱不可施，唯當與虛勞、失血同治，故以小建中湯，調養榮衛，黃自愈矣。」

《陰證略例》：「內感傷寒，勞役形體，飲食失節，中州變寒之病生黃，非傷寒壞之而得，只用建中，不必用茵陳也。」

小建中湯方見太陽病中。

黃疸病，麻黃醇酒湯主之。（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千金》）

沈明宗曰：「外感風寒濕熱，在表鬱壅成黃，或脈自浮，當以汗解者，用此一味煮酒，使其徹上徹下，行陽開腠而驅榮分之邪，則黃從表解矣。」

陳靈石曰：「麻黃輕清走表，乃氣分之藥，主無汗表實證。黃疸病不離濕熱之邪，用麻黃醇酒湯者，以黃在肌表榮衛之間，非麻黃不能走肌表，非美酒不能通榮衛，故用酒煮，以助麻黃發汗，汗出則榮衛通，而內蘊之邪悉從外解耳。」

魏念庭曰：「麻黃醇酒湯，治黃疸為宜汗者，補開鬼門之法也，冬月用酒，春月用水，防其春溫助熱也。然要不外仲景除濕清熱之旨。」

麻黃醇酒湯方

（《外臺秘要》引仲景《傷寒論》云：『《小品》、《古今錄驗》、《經心錄》同。』）

麻黃三兩（去節）。

上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千金方》：「治傷寒，熱出，表發黃疸方：麻黃三兩，以醇酒五升，煮取一升半，盡服之。溫覆，汗出即愈。冬月寒時用清酒，春月宜用水。」

《三因方》：「麻黃醇酒湯，治傷寒，淤血不解，鬱發於表，為黃疸。其脈浮緊者，以汗解之。（即本方）」

陽明病，腹滿，小便不利，舌萎黃燥，不得眠者，此屬黃家。

趙以德曰：「淤熱內積，為腹滿。舌痿黃燥者，心、脾脈絡舌上下，凡舌本黃燥即是內熱，況舌痿乎？濕熱結積雖不行於肌表，然已見於舌。身熱，氣煩，血少，榮微，夜不入陰，故不睡。屬黃家者，似其雖不以黃疸之黃，亦由積漸所致也。」

《金匱輯義》：「痿黃即萎黃，謂身黃不明潤。」

黃疸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差。反劇者，為難治。

尤在涇曰：「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之末各十八日。黃者，土氣也。內傷於脾，故即以土旺之數為黃病之期，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者當復，即實者亦當通也。治之十日以上，差者，邪淺而正勝之則易治，否則邪反勝正而增劇，所謂病勝臟者也，故難治。」

夫病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後必發黃。

尤在涇曰：「脈沉者，熱難外泄。小便不利者，熱不下出。而渴飲之水與熱相得，適足以蒸鬱成黃而已。」

《金鑒》曰：「脈沉，主裡也。渴欲飲水，熱淤也。小便不利，濕鬱也。熱淤濕鬱於裡，故發黃也。脈浮，發黃，是得之於外因也。脈沉，發黃，是得之於內因也。故治

黃有汗、下二法也。」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此節依「金匱要略」補。）

沈明宗曰：「此言表病易治，裡病難治也。胃中濕熱蒸越皮膚則一身盡黃，雖發於外，當以表裡陰陽辨證，則知可治與難治。若疸而渴者，邪雖外越，胃中濕熱半居於內，耗竭津液則渴，津枯血燥，陽火亢極，表裡皆邪，故曰難治。不渴者，熱邪一發，盡越於表，裡無餘蘊，一解表而即散，故曰可治。然邪在胸膈、胃腑之裡為發陰部，內逆上衝，其人必嘔。其邪盡發皮殼之表為陽部，乃太陽所主，故振寒而發熱也。」

張璐玉曰：「疸為濕熱固結，阻其津液往來之道，故以渴與不渴證津液之通與不通也。嘔為腸胃受病，振寒、發熱為經絡受傷，於此可證其陰陽表裡而治也。」

陳修園曰：「此以渴、不渴，別疸之難治、可治。以嘔與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裡也。」

跌陽脈微而弦，法當腹滿，若不滿者，必大便難，兩胛疼痛，此為虛寒，當溫之，宜吳茱萸湯。

胛，去魚切。

喻嘉言曰：「跌陽，脾胃之脈而見微弦，為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胛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由腹而胛，才見一斑，亟以溫藥服之，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唐容川曰：「脈弦屬肝，兩胛亦是肝之部位，虛寒欲從下而上者，肝氣之逆也。肝主疏泄大便，肝氣既逆則不疏泄，故大便難也。」

按：吳茱萸湯不特溫胃散寒，且平肝氣之上逆也。

《素問》五臟生成篇：「王註：『胛，脅上也。』」

《說文》：「胛，腋也。」

夫病人腹痛繞臍，此為陽明風冷，穀氣不行，若反下之，其氣必衝。若不衝者，心下則痞，當溫之，宜理中湯。

周禹載曰：「臍位乎陰，繞之而痛，必有所闕而不通者，或風，或冷，其有襲之者矣。風冷既入，則必陽不盛，陽既不盛，孰爲消腐水穀。治之者，必以辛溫之味鼓散其邪，庶幾可也。乃反以寒藥下之，則其邪必不服，猶之太陽反下，其氣上衝也。經謂氣上衝胸，邪在大腸，若不上衝，則其邪尚在於胃。經又謂客氣上逆，而心下痞也。」

理中湯方見霍亂。

陽明病，發熱，十餘日，脈浮而數，腹滿，飲食如故者，厚朴七物湯主之。

周禹載曰：「此有裡復有表之證也。腹滿而能飲食，亦熱邪殺穀之義，發熱，脈浮數，此表邪正熾之時，故以小承氣治其裡，桂枝去芍藥以解其表，內外兩解，渙然冰釋，即大柴胡之意也。以表見太陽，故用桂枝耳。」

陳修園曰：「此言腹滿發熱而出表裡兩解之方也。但發熱疑是中風證，風能消穀，論云：『能食，爲中風。』可以參看。」

厚朴七物湯方

厚朴半斤、甘草三兩（炙）、大黃三兩、枳實五枚、桂枝二兩、生薑五兩、大棗十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張璐玉曰：「腹滿者，邪氣入於裡也。發熱者，陽氣達於外也。雖病經十日而脈浮數，邪猶未全入裡，況能食，以證胃氣之有權，故用小承氣合桂枝去芍藥湯，兩解表裡之法，較之桂枝加大黃湯多枳、朴而少芍藥，以枳、朴專泄壅滯之氣，故用之，芍藥專收耗散之陰，此腹但滿而不痛，與陰血無預故去之。」

《千金方》：「厚朴七物湯，治腹滿、氣脹方。（即本方）」

《三因方》：「七物厚朴湯，治腹滿，發熱，以陽並陰則陽實而陰虛，陽盛生外熱，陰虛生內熱。脈必浮數，浮則爲虛，數則爲熱。陰虛不能宣導，飲食如故，致脹滿者，爲熱脹。」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此節從《金匱要略》補。《脈經》作「腹滿痛」。）

魏念庭曰：「閉者，即胃脹、便難之證。」

尤在涇曰：「痛而閉，六腑之氣不行矣。厚朴三物湯與小承氣同，但承氣意在蕩實，故君大黃。三物意在行氣，故君厚朴。」

《素問》〈舉痛論〉：「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疸熱，焦渴，則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厚朴三物湯方

厚朴八兩、大黃四兩、枳實五枚。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以利為度。

張璐玉曰：「痛而閉塞，無雷鳴、嘔逆之證者，為實當下之。即用小承氣倍厚朴而易其名，以其無亢極之火，故不用『承氣』二字，與理中湯之易名人參湯一義。」

陳靈石曰：「此方不減大黃者，以行氣必先通便，便通則腸胃暢而腑臟氣通，通則不痛也。」

《千金翼方》：「厚朴湯，主腹中熱，大便不利。（即本方）」

按之心下滿痛，有潮熱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脫「有潮熱」三字。）

魏念庭曰：「此為邪實而且夾熱者言也。按之心下滿痛，邪猶盛在上焦之陽分，即有便閉，故當大柴胡以兩解。」

尤在涇曰：「按之而滿痛者，為有形之實邪，實則可下。而心下滿痛則結處尚高，與腹中滿痛不同，故不宜大承氣而宜大柴胡。承氣獨主裡實，柴胡兼通陽痺也。」

陽明病，腹中切痛，雷鳴，逆滿，嘔吐者，此虛寒也，附子粳米湯主之。

喻嘉言曰：「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脅，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砥，輒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脅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

陳修園曰：「此言寒氣之自下而上僭，中上之陽必虛，唯恐胃陽隨其嘔吐而脫，故於溫暖胃陽方中，而兼補腎陽也。」

《素問》〈舉痛論〉：「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靈樞》〈五邪篇〉：「邪在脾胃，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腸痛。」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一枚（炮）、半夏半升、甘草一兩、大棗十枚、粳米半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尤在涇曰：「下焦獨陰之氣，不特肆於陰部，而且逆於陽位，中土虛而堤防撤矣。故以附子輔陽驅陰，半夏降逆止嘔，而尤賴粳米、甘、棗培令土厚而使斂陰氣也。」

徐忠可曰：「此方妙在粳米。鳴而且痛，腹中有寒氣也。乃滿不在腹而在胸脅，是邪高痛下，寒實從下上，所謂腎虛則寒動於中也，故兼嘔逆而不發熱。以附子溫腎散寒，半夏去嘔逆，只用粳米合甘、棗調胃建立中氣。不用朮，恐壅氣也。」

《千金方》：「附子粳米湯，治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即本方有乾薑一兩）」

《三因方》：「附子粳米湯，治憂怒相乘，神志不守，思慮兼併，擾亂臟氣，不主傳導，使諸陽不舒，反順為逆，中寒，氣脹，腸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不食。（於本方加乾薑）」

陽明病，腹中寒痛，嘔，不能食，有物突起，如見頭足，痛不可近者，大建中湯主之。

尤在涇曰：「心腹寒痛，嘔不能食者，陰寒氣盛而中土無權也。上衝皮起，出現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者，陰凝成象，腹中蟲物乘之而動也。是宜大建中臟之陽，以勝上逆之陰，故以蜀椒、乾薑溫胃下蟲，人參、飴糖安中益氣也。」

《靈樞》厥病篇：「腸中有蟲瘕及蛟蛔，心腸痛懣，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蛔也。」

按：此節雖未言蟲痛，然湯治蛟蛔病，用大建中意可知也。

大建中湯方

蜀椒二合（去目、汗）、乾薑四兩、人參一兩、膠飴一升。

上四味，以水四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內膠飴，微火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粥，溫覆之。

魏念庭曰：「經云：『陽氣出於中焦。』建其中氣，氣血調和，百脈通暢，諸證自痊。」

費晉卿曰：「非人參不能大補心脾，非薑、椒不能大祛寒氣，故名曰大建中。又有飴糖之甘緩，以殺薑、椒之辛燥，非聖於醫者，不辨有此。」

陽明病，腹滿，脅下偏痛，發熱，其脈弦緊者，當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細辛湯。

尤在涇曰：「脅下偏痛，而脈緊弦，陰寒成聚，偏著一處，雖有發熱，亦是陽氣被鬱所致。是以非溫不能已其寒，非下不能去其結，故曰：『宜以溫藥下之。』」

程氏曰：「大黃苦寒，走而不守，得附子細辛之大熱，則寒性散而走泄之性存是也。」

魏念庭曰：「經云：『肝主司泄，開竅於兩陰。』脅下痛而便閉，其脈緊弦者，乃肝家寒熱之邪結不通也，故用大黃、附子、細辛等，寒熱並濟以和之。此發熱，或有形之物積在腸胃，而皮膚熱作，故在可下之例，未必為假熱之證。」

徐忠可曰：「附子、細辛與大黃合用，並行而不悖，此即大黃附子瀉心湯之法也。」

唐容川曰：「當溫者，不可下，當下者，不可溫，上數方，一寒一熱，反觀互證，所以明其有別也。然又有當溫復當下，當下復當溫者，是又宜溫下並行，不可執著。故特出大黃附子湯之證治，以見溫之與下，或分或合，總隨證而轉移，而不可拘泥也。」

大黃附子細辛湯方

大黃三兩、附子三兩（炮）、細辛二兩。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後，如人行四五里，再進一服。

《衷中參西錄》：「大黃附子細辛湯為開結良方，愚嘗用之，以治腸結、腹疼而甚效。」

問曰：「陽明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澀，尺中亦微而澀，故知其有宿食也。大承氣湯主之。」

章虛補曰：「脈浮而大，本陽明之病脈也。以兼宿食裡結，故按之反澀。尺中者，下焦之氣也。食滯腸胃，下焦氣不宣通，故脈微澀。」

《靈樞》云：「水穀者，常並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以宿食不行則下焦氣閉，故當用大承氣通腸胃，去宿食也。」

徐靈胎曰：「有食而反微澀，此氣結不通之故。」

《巢氏病源》宿食不消候：「宿穀未消，新穀又入，脾氣既弱，故不能磨之，則經宿而不消也。令人腹脹，氣急，噫氣，醋臭，時復憎寒、壯熱是也。」

寸口脈數而滑者，此為有宿食也。

李珣臣曰：「滑者，水穀之氣勝也。若滑而兼數，則濕熱已入胃腑也，故云：『有宿食，可下之。』」

魏念庭曰：「滑與澀相反，何以俱為實宜下？滑者，澀之淺而實邪欲成未成者。澀者，滑之深而實邪已成者。故不論為滑為澀，兼大而見，則有物積聚，宜施攻治無二理也。」

下利，不欲食者，此為有宿食也。

程郊倩曰：「傷食，惡食，故不欲食，與不能食者自別。下利有此，更無別樣虛證，知非三陰之下利，而為宿食之下利也，故當下之。」

徐靈胎曰：「傷食，惡食，凡噤口利，亦必因宿食之故。」

脈緊如轉索，此為有宿食也。

尤在涇曰：「脈緊如轉索者，緊中兼有滑象，不似風寒外感之緊為緊而帶弦也。故寒氣所束者，緊而不移。食氣所發者，乍緊乍滑，如以指轉索之狀。」

魏念庭曰：「轉索，宿食中阻，氣道艱於順行，曲屈傍行之象。」

脈緊，腹中痛，惡風寒者，此為有宿食也。

李珣臣曰：「此脈與證似傷寒，而非傷寒者，以身不痛，腰脊不強，故也。然脈緊，亦有辨浮而緊者為傷寒，沉而緊者為傷食。」

《甲乙經》曰：「人迎緊甚傷於寒，氣口緊甚傷於食，則寒與食又以左右手為辨已。」

宿食在上脘者，法當吐之，宜瓜蒂散。

脘，音管。

《金鑿》曰：「胃有三脘，宿食在上脘者，膈間痛而吐，可吐，不可下也。在中脘者，心中痛而吐，或痛不吐，可吐，可下也。在下脘者，臍上痛而不吐，不可吐，可下也。今食在上脘，故當以瓜蒂散吐之也。」

周禹載曰：「食既云宿，決非上脘，既非上脘，何以用吐？今言上脘，又言宿食，則必有痰載物不使得下，則為喘、為滿，不能具見，故一吐而痰與食俱出矣。」

《東坦試效方》：「若有宿食而煩者，仲景以梔子大黃湯主之。氣口三盛，則食傷太陰，填塞悶亂，極則心胃大疼，兀兀欲吐，得吐則已，俗呼食迷風是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難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宜瓜蒂散之類吐之。
經云：「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
〈辨少陽病脈證並治〉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是也。

陳修園曰：「此節為少陽證之提綱，主少陽之氣化而言也。《內經》云：『少陽之上，相火主之。』苦從火化，火勝則乾，故口苦，咽乾。」

《金鑿》曰：「口苦者，熱蒸膽氣上溢也。咽乾者，熱耗其津液也。目眩者，熱熏眼發黑也，此揭中風傷寒邪傳少陽之總綱。凡篇稱少陽中風傷寒者，即具此證之謂也。」

章虛谷曰：「陽明中風，亦有口苦、咽乾，以熱由胃上咽而至口，不涉於肝，故無目眩，以此為辨。」

柯韻伯曰：「太陽主表，頭項強痛為提綱。陽明主裡，胃家實為提綱。少陽居半表半裡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乾、目眩為提綱。蓋口、咽、目三者，不可謂之表，又不可謂之裡，是表之入裡，裡之出表處，所謂半表半裡也。三者能開能合，恰合樞機之象，故兩耳為少陽經絡出入之地。苦、乾、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竅而為病也。此病自內之外，人所不知，唯病人獨知，診家所以不可無問法，三證為少陽一經病機，兼風寒雜病而言，但見一證即是，不必悉具。」

《新釋》：「少陽者，皮腠裡，臟腑外，連網三焦之符語，滿佈全身之空隙，而司半表半裡者也。其致病之因，必間接於太陽或陽明之轉屬，或由口鼻直接之傳入。然邪之至少陽，無不鬱而化熱，致三焦膜理乾燥者。其為病，鬱熱於陽明之裡，致肝氣不舒，熱蒸膽液隨胃氣而上逆，故口苦。津液受灼，不達於上，則咽乾。臟腑鬱熱，致元真不榮於目，而虛火上熏，故目眩。《內經》云：『少陽為樞。』又云：『少陽之上，相火主之。』三證皆少陽之氣化太過，虛火上炎而樞機失和之病也。」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尤在涇曰：「此少陽自中風邪之證，不從太陽傳來者也。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其支從目後入耳中，以下胸中，少陽受邪，壅熱於經，故耳聾、目赤，胸中滿而煩也。是不在表，故不可吐，復不在裡，故不可下。吐則傷陽，陽虛而氣弱則悸。下則傷陰，陰虛而火動則驚。」

程郊倩曰：「風傷氣，氣則為熱，氣壅而熱，故耳聾、目赤、胸滿而煩。此與傷寒脈弦細條，皆是表邪直犯少陽，不從太陽透迤來者，故總無四五日、六七日字。」

唐容川曰：「胸中滿句，最是少陽關鍵處。胸前有膈，膈膜上循腔子爲胸中，此膈膜連於心包而附近胃中。邪在膈膜中，故胸中滿。僭入心包，故心煩。此在膜中，不在胃中，故不可吐下。若吐下，傷胃之陽，則膀胱水氣上凌而悸。傷胃之陰，則心包之火，飛越而驚。」

魏念庭曰：「此條論，仲景不出方，小柴胡條中有心煩、心下悸之證，想可無事他求也。」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煩躁，此屬胃不和也，和之則愈。

尤在涇曰：「經曰：『少陽之至，其脈弦。』故頭痛，發熱者，三陽表證所同，而脈弦細則少陽所獨也。少陽經兼半裡，熱氣已動，是以不可發汗。發汗則津液外亡，胃中乾燥，必發譫語。云此屬胃者，謂少陽邪氣並於陽明胃府也。若邪去而胃和則愈。」

王肯堂曰：「凡頭痛、發熱俱爲在表，唯此頭痛、發熱爲少陽者，以其脈弦細，故知邪入少陽之界也。可汗、不可汗，當以此爲法。」又曰：「此少陽陽明，重則小承氣，輕則大柴胡。蓋少陽不可下，陽明不可不下，故與小承氣，少少與之，取微利也。成氏以調胃承氣主之，誤矣。調胃承氣，太陽陽明藥也。不可不審。」

陳修園曰：「此言少陽自受之寒邪，戒其不可發汗也。合上節所謂少陽有汗、吐、下三禁是也。漢文辭短意長，讀者當以互文見意。」

吳綬曰：「少陽經頭痛，頭角或耳中痛，脈弦數，口苦，發熱，往來寒熱者，不分有汗、無汗，並用小柴胡湯和之。」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脈沉弦者，不可吐下，與小柴胡湯。

張隱庵曰：「此太陽受病，而轉入少陽也。脅下者，少陽所主之分部。病入少陽，樞轉不得，故脅下硬滿。乾嘔、不能食者，上下之氣不和也。往來寒熱者，開闔之機不利也。如吐下而脈沉緊則病入於陰，今尚未吐下，中土不虛。脈沉弦者，乃太陽本寒，內與少陽火熱相搏，故與小柴胡湯，從樞轉而達太陽之氣於外也。」

柯韻伯曰：「少陽爲樞，太陽外證不解，風寒從樞而入少陽矣，若見脅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之一，便是柴胡證未罷。」

徐靈胎曰：「此爲傳經之邪也。以上皆少陽本證，少陽已漸入裡，故不浮而沉弦亦

少陽本脈。」

按：少陽證所以脅下硬滿者，脅下為肝、脾二臟，其中為腹，腸、胃在焉。邪在府則行，在臟則留，故也。以上三節，首節胸中滿，邪在上焦也。次節胃不和，邪在中焦也。本節脅下硬滿，脈沉弦，邪在下焦也。而小柴胡湯可以通治之者，以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是其效用也。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少陽病，氣上逆，令脅下痛，甚則嘔逆，此為膽氣不降也。柴胡芍藥枳實甘草湯主之。

劉昆湘曰：「亦示少陽腑邪上逆之證，曰：『少陽病，氣上逆，令脅下痛，痛甚則嘔逆者。』明膽陽以兩脅為升降之道路，其氣則佈於三焦，其液則游於絡脈。凡臟腑之生化皆以氣為用，以液為體。氣無質則無所生，質無氣則無所用。質以生氣，氣以使質。六腑之氣，行於脈外，為五臟之外衛，故曰：『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唯膽藏精汁，是為奇恆之府，故其氣內暢心榮，外疏肝絡，常並脈而行。衛氣逆則榮鬱而不通，不通則真邪相攻。神傷為痛，膽氣不得通降，必內陷而土溢於胃，故令嘔逆不止。所以然者，以少陽氣上逆，膽腑不降，故也。經曰：『膽氣溢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名曰嘔膽，宜柴胡芍藥枳實甘草湯主之。』柴胡疏膽，芍藥平肝，枳實下氣，甘草和中也。」

柴胡芍藥枳實甘草湯方見傷風。

若已吐、下、發汗、溫針，譫語，柴胡湯證罷者，此為壞證。知犯何逆，以法救之，柴胡湯不中與也。

張隱庵曰：「此總結上文之意。夫少陽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若已吐、下、發汗，則溫針譫語。夫溫針者，驚也。本論云：『太陽傷寒，加溫針必驚。』夫驚而譫語，病非少陽。如柴胡湯證罷者，此為裡虛自敗之病。知犯何逆，隨其病之所在而以法治之，又不可與小柴胡湯。所以結上文三節之意也。」

陳修園曰：「此言已犯吐、下、發汗之禁，當審其救治之法也。補出溫針，見溫針雖不常用，而其為禍更烈也。時醫輒用火灸，更以人命為戲矣。」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此上焦不通，故也，宜小柴胡湯。

成無己曰：「關脈已候少陽之氣，太陽之脈浮，陽明之脈大，脈浮大，上關上，知

三陽合病。膽熱則睡，少陰病但欲眠睡，目合則無汗，以陰不得有汗。但欲眠睡，目合則汗，知三陽合病，膽有熱也。」

舒馳遠曰：「脈浮大，上關上，陽盛之診也。欲眠睡者，熱盛神昏之意也。寒中少陰，但欲寐者，其人惡寒。熱盛神昏者，不惡寒，反惡熱也。」

程郊倩曰：「大為陽明主脈，太陽以其脈合，故浮大上關上，從關部連上寸口也。少陽以其證合，故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但欲眠為膽熱，盜汗為半表裡也。當是有汗則主白虎，無汗則主小柴胡湯也。」

傷寒，四、五日，無大熱，其人煩躁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按：傷寒，三日，三陽為盡，至四、五日，正當太陰、少陰主氣之期，外無大熱，其人煩躁者，是邪由表傳裡，涉於少陰之候。故曰：「此為陽去陰，故也。」

方中行曰：「去，往也。言表邪往而入於裡，所以外無大熱，而內則煩躁也。」

柯韻伯曰：「陰者，主裡而言。或入太陽之本而熱結膀胱，或入陽明之本而胃中乾燥，或入少陽之本而脅下硬滿，或入太陰而暴煩下利，或入少陰而口燥舌乾，或入厥陰而心中疼熱。皆入陰之謂。」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汪苓友曰：「傷寒，三日者，即《素問》相傳日數。邪在少陽，原嘔而不能食。今反能食而不嘔，可徵裡氣之和而少陽之邪自解也。既裡和而少陽邪解，則其不傳三陰，斷斷可必，故云：『三陰不受邪也。』」

柯韻伯曰：「三陰受邪病為在裡，故邪入太陰則腹滿而吐，食不下。邪入少陰，欲吐不吐，邪入厥陰，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所以然者，邪自陰經入臟，臟氣實而不能容，則流於腑。腑者，胃也。入胃則無所復傳，故三陰受邪已入於腑者，可下也。若胃陽有餘，則能食、不嘔，可預知三陰之不受邪矣。」

陳修園曰：「此言少陽亦有以次而傳，與上文互相發明，此當與〈太陽篇〉『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合看，則傳經瞭然。」

喻嘉言曰：「能食，不嘔，與胃和則愈之義互發。」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為欲已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大則邪至，小則平。』傷寒，三日，邪傳少陽，脈當弦緊，今脈小者，邪氣微而欲已也。」

張隱庵曰：「此承上文而言，傷寒，三日，乃少陽主氣之期，若少陽脈小者，小則病退，其病欲已。不但三陰不受邪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張隱庵曰：「日出而陽氣微，少陽之所主也。少陽乃陰中之初陽，秉陽春之木氣，從寅至辰上，乃寅卯屬木，又得少陽氣旺之時而病解也。」

魏念庭曰：「病在少陽，乘正旺時，如法治之，何病不已。」

按：三陽病欲解時，皆在日間，魏氏謂乘正旺時如法治之者，如小柴胡湯云：「日三服。」從寅至戌也。桂枝湯云：「半日許，令三服盡。」從巳至未也。大承氣湯云：「得下，餘勿服。不下，明日更服。」從申至戌也。然證有併合之殊，故諸方之例不必盡同也。少陽居太陽陽明之間，故日三服，歷二陽之王時解。

唐容川曰：「少陽之界，出則為陽明、太陽，入則為少陰、太陰、厥陰，皆從膜中相通，故各經皆有少陽證。」

《詠諸的靈蘭秘典》

〈辨太陰病脈證並治〉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

張隱庵曰：「太陽之氣若天日，太陰之氣猶地土。此言太陰受病地氣不升，而自利自滿也。太陰為病腹滿者，腹為脾土太陰之所居也。脾氣不能上交於胃，故腹滿。胃氣不能下交於脾，故吐。脾胃之氣不相通貫，故食不下。自利益甚者，濕氣下注也。時腹自痛者，脾絡不通也。若下之則傷陽明胃土之氣，故必胸下結硬。」

張兼善曰：「夫病自陽經發者，為外感風寒，邪從表入，故太陽先受之也。病自陰經起者，為內傷生冷，飲食過多，故從太陰入也。太陰者，脾也。以飲食生冷則傷脾，故腹滿而吐食，食不下，自利，不渴，手足自溫等證也。」

程郊倩曰：「腹滿而吐，食不下，則滿為寒脹，吐與食不下總為寒格也。」

尤在涇曰：「太陰之脈入腹，屬脾，絡胃，上膈，夾咽，故其病有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等證。然太陰為病，不特傳經如是，即直中亦如是，且不特傷寒如是，即雜病亦如是，但有屬陰屬陽，為盛為虛之分耳。」

《金鑿》曰：「此太陰病全篇之提綱，後凡稱太陰病者，皆指此證而言之。」

《新釋》：「太陰者，淋巴係之符語，為身軀最大且多之體質，在陽明之裡乳糜腺，在太陽之裡脂肪腺，在少陽之部曰淋巴腺。夫腸胃所消化水穀之營養液，由乳糜腺吸收於淋巴腺，而漸次變化輸入脂肪腺。其作用全在於濕氣之滋，而原動力則主於脾，在少陰為白血球，在陽明為脾液，《內經》曰：『太陰之上，濕氣主之。』若濕氣太過之為病，則腸胃及腹皮裡之淋巴腺蓄濕不行而腹滿。《內經》曰：『太陰為開。』又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之津液不能由開而達於太陽，反逆行於陽明，排泄於胃則為吐。脾氣不舒，升降失常，幽門結閉，故食不下。腐穢排泄於腸則自利。此為伏邪慢發，故利初微而後益甚。寒濕滯於血分，故時腹自痛。此病為少陽半裡之寒濕，非腸胃之燥熱，故不可下。若誤下之，則脾氣為寒藥所傷，滯於脾部、胸下，不唯腹滿不消，而且胸下結硬，論所謂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是也。」

按：太陰與陽明為表裡，皆有腹滿證，然陽明之腹滿為腸胃中有宿食、燥屎，故下之，大便利則腹滿去。而太陰之腹滿為腸胃外鬱寒濕，故下利而滿仍不除也。此證與霍亂相似，而以腹滿別之，蓋霍亂為陽明之卒中，此則太陰之慢發也。

《傷寒蘊要》：「凡自利者，不因攻下而自瀉利，俗言漏底傷寒者也。大抵瀉利，

小便清白不澀，完穀不化，其色不變，有如鶩溇，或吐利腥穢，小便澄徹清冷，口無燥渴。其脈多沉，或細、或遲、或微而無力，或身雖發熱，手足逆冷，或惡寒踰臥，此皆屬寒也。」

《傷寒辨要》：「本篇曰：『下之，必胸下結硬。』朱肱曰：『近人多不識陰證，才見胸膈不快，便投食藥，非其治也。大抵陰證者，由冷物傷脾胃，寒中太陰也。主胸填滿，面色及唇皆無色澤，手足冷，脈沉細，少情緒。近世此證頗多。余與增損理中丸，救活夥。』」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欲愈。

張令韶曰：「太陰中風者，風邪宜中於太陰也。四肢煩疼，風淫末疾也。微澀，陰脈也。長，陽脈也。太陰內主腹而外主四肢，由內而外，轉陰為陽，故為欲愈之候也。」

柯韻伯曰：「風為陽邪，四肢為諸陽之本，脾主四肢，陰氣衰少則兩陽相搏，故煩疼。脈澀與長不是並見，澀本病脈而轉長，病始愈耳。風脈本浮，今而微，知風邪當去。澀則少氣、少血，今而長則氣治，故愈。四肢煩疼，是中風未癒，前證微澀而長，是中風將愈之脈，作兩截看。」

按：此節四肢煩疼之證，與風濕相搏二節相類。陽微而澀，即浮虛而澀之互詞。下文云：「大便硬，知上自利也。」此不言濕，太陰本氣也。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唐容川曰：「太陰病，是指腹滿，濕氣為病也。濕在內，脈當沉，今脈浮者，是濕從外至，仍欲外出之象。故用桂枝湯從中外托，使自油網中而托出肌外以為汗也。」

方中行曰：「浮為在表，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見浮則邪現還表可知。然浮為風，宜桂枝湯者，以太陰之中風言也。」

王肯堂曰：「病在太陽，脈浮，無汗，宜麻黃湯。此脈浮，蓋亦無汗而不言者，謂陰不得有汗，不必言也，不用麻黃湯，而用桂枝湯，蓋以三陰兼表病者，俱不當大發汗也。須識無汗，亦有用桂枝湯也。」

徐靈胎曰：「太陰本無汗法，脈獨浮則邪在表，故用桂枝，從脈不從證也。」

桂枝湯方見太陽病上。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理中、四逆輩。

成無己曰：「自利而渴者，屬少陰，為寒在下焦。自利不渴者，屬太陰，為寒在中焦，與四逆等湯以溫其臟。」

魏念庭曰：「以其人脾臟之陽平素不足，寒濕凝滯，則斡運之令不行，所以胃腸水穀不分而下泄益甚。『自利』二字，乃未經誤下、誤汗、吐而成者，故知其臟本有寒也。」

陸九芝曰：「三陰皆有自利，自利不渴皆屬寒，少厥之自利，多口渴，太陰之自利則不渴，不可見太陰之獨有寒邪。其曰手足自溫者，正謂其一身無熱而但有手足之尚溫，故即未成厥逆，亦有取乎四逆之治。」

陳修園曰：「以不渴一證認太陰，是辨寒熱利之金針，脾不輸津於上，亦有渴證，然卻不在太陰提綱之內。」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舊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張令韶曰：「經云：『太陰之上，濕氣主之，中見陽明。』是以不得中見之化，則為臟寒之病。中見太過，濕熱相並，又為發黃之證。此太陰之有寒、有熱也。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而中見陽明之化者也。陽明之熱合太陰之濕，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濕熱得以下泄，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驟得陽熱之化，故暴煩。陰濕在內，故下利，然雖下利十餘行，必當自止。所以然者，以太陰中見熱化，脾家實，倉廩之腐穢當去，故也。」

秦皇士曰：「脈浮，陽脈也。脈緩，太陰也。上章以自利，不渴，定其太陰寒證下利，此章以脈浮，手足自溫，定其太陰濕熱下利。太陰濕熱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不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結硬，此外傳陽明，濕熱變燥而為脾約等證。若不外傳，而發暴煩、下利，雖每日十餘行，濕熱去盡，必自止而愈，以脾熱腐穢當去者也。同一太陰熱邪，以濕熱繫在太陰下利，則入太陰篇。以外傳陽明，濕熱變燥，大便乾結，則入陽明篇，此千古未白。」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言太陽轉屬太陰也。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太陽之氣陷入太陰之地中，因爾腹滿時痛者，乃太陽轉屬太陰也。宜桂枝湯，以啓陷下之太陽，加芍藥以通在裡之脾絡。大實痛者，脾家實也。又宜加大黃以去脾家之腐穢。」

柯韻伯曰：「妄下後，外不解而腹滿時痛，是太陽太陰並病。若大實痛，是太陽陽明並病。此皆因妄下而轉屬，非太陰陽明之本證也。脾胃同處中宮，位同而職異，太陰主出，太陰病則穢腐氣凝不利，故腹時痛，陽明主納，陽明病則穢腐燥結而不行，故大實而痛。仍主桂枝湯者，因表證未罷而陽邪已陷入太陰，故倍芍藥以滋脾陰而除滿痛，此用陰和陽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陽邪陷入陽明，則加大黃以潤胃燥而除其大實痛，此雙解表裡法也。凡妄下，必傷胃氣，胃腸虛即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液涸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屬太陰則腹滿時痛而不實，陰道虛也。屬陽明則腹大實而痛，陽道實也。滿而時痛，下利之兆。大實之痛，是燥屎之徵。桂枝加芍藥小變建中之劑，桂枝加大黃，微示調胃之方也。」

桂枝加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分三服。

《方極》：「桂枝加芍藥湯，治桂枝湯證而腹拘攣劇者。」

方輿輓云：「其人宿有癥瘕、痼癖，因痢疾引起固有之毒，作腹痛者，此方爲之主劑。假令因宿食而腹痛，吐瀉已後，腹痛尙不止者，此固有之毒所爲也。」

桂枝加大黃湯方

桂枝三兩、大黃二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汪苓友曰：「桂枝加大黃湯，仲景雖入太陰例，實則治太陽、陽明之藥也，與大柴胡湯治少陽、陽明證義同。」

《活人書》：「關脈實，腹滿、大便秘，按之而痛者，實痛也，桂枝加大黃湯。」

《濟陽綱目》：「桂枝加大黃湯，治腹中寒熱不調而大痛。」

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程郊倩曰：「前條之行大黃、芍藥者，以其病爲太陽誤下之病，自有浮脈驗之，非太陰爲病也。若太陰自家爲病，則脈不浮而弱矣。縱有腹滿、大實痛等證，其來路自是

不同，中氣虛寒，必無陽結之慮，目前雖不便利，只好靜以俟之。大黃、芍藥之宜行者，減之，況其不宜行者乎！誠恐胃陽傷動，則瀉泄不止，而心下痞硬之證成，雖復從事於溫，所失良多矣。胃氣弱對脈弱言，易動對續自便利言。太陰者，至陰也。全憑胃氣鼓動爲之生化。胃氣不衰，脾陰自無邪入，故從太陰爲病指出胃氣弱來。」

喻嘉言曰：「此段叮嚀與陽明篇中互發。陽明，曰不轉矢氣，曰先硬後溏，曰未定成硬，皆是恐傷太陰脾氣。此太陰證而脈弱、便利，減用大黃、芍藥，又是恐傷陽明胃氣也。」

太陰病，大便反硬，腹中脹滿者，此脾氣不轉也，宜白朮枳實乾薑白蜜湯。若不脹滿，反短氣者，黃耆五物湯加乾薑半夏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陰結便硬之證，復有津凝氣結，氣虛津陷之異。曰太陰病，大便反硬，腹中脹滿，頗似胃實之象，但滿而不痛，實而不熱，且非傷寒傳變之證，此脾家之自病也。胃氣虛逆，則津不下行，脾氣不濡，則腸結不潤，此由氣鬱不能散津，宜白朮枳實乾薑白蜜湯主之。白朮以散脾精，乾薑以溫胃陽，枳實以降氣結，白蜜以滋腸燥，胃陽轉運，氣布津行，脾復轉輸之常，則脹滿自和，而大便之硬亦解。若不脹滿短氣，此爲脾氣陷，脈當下墜，宜黃耆五物湯加乾薑半夏主之。雖云脾氣下陷，實手足太陰之氣俱陷，故上則氣短，下則便硬，此由氣虛津陷，脾陽不能上運，肺氣失於下交。肺與大腸相表裡，氣陷則糟粕不轉，故見短氣、便難之候。黃耆五物湯，即桂枝湯去甘草，加黃耆。黃耆以升氣陷，桂、芍以建榮鬱，生薑、大棗宣胃補中。乾薑、半夏溫脾降逆，大氣一轉，液道自通，而短氣、便硬諸證解矣。假令津枯腸燥而脾約便難，又非本方所宜也。」

白朮枳實乾薑白蜜湯方

白朮三兩、枳實一兩半、乾薑一兩、白蜜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先煮三味，取三升，去滓，內白蜜，烱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黃耆五物加乾薑半夏湯方

黃耆三兩、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生薑六兩（切）、大棗十二枚（擘）、乾薑二兩、半夏半升（洗）。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再煎，取三升。分溫三服。

太陰病，渴欲飲水，飲水即吐者，此為水在膈上，宜半夏茯苓湯。

劉昆湘曰：「此手足太陰俱病，肺燥、脾寒之證，脾寒則津不輸，肺燥則渴欲飲水。證由胃陽內衰，中焦失如漚之化，水下入，腸不納，故令飲水即吐。以納精之用在脾，化氣之功在胃，胃不消水，由於脾不納津。太陰不開，因令陽明不降，脾精不上散於肺，則肺燥而津乾，肺氣不下通於腎，則氣停而水積。方用乾薑、半夏溫脾降逆，澤瀉、茯苓清燥利水，寒熱並行而上燥下寒俱解，水能化氣而渴亦自愈。」

按：湘古本澤瀉作竹茹，今依本論改正。

半夏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茯苓四兩、澤瀉二兩、乾薑一兩。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小便利則愈。

太陰病，下利，口渴，脈虛而微數者，此津液傷也，宜人參白朮芍藥甘草湯。

劉昆湘曰：「此示脾津內竭之證。太陰為病，當自利，不渴，今下利，口渴，故知脾陰之內亡也。脈虛而微數者，此津液傷也。陰竭則陽不內秘，氣泄則精不上散，故口渴，下利。方用人參、白朮救精氣之脫，以運脾陽；芍藥、甘草緩中府之急，專滋脾液。不用辛溫燥烈之劑者，恐陰盡而陽亦隨亡也。」

按：湘古本證有發熱汗出，方作人參白朮生薑大棗甘草飴膠湯。今依本論改正。

人參白朮芍藥甘草湯方

人參三兩、白朮三兩、芍藥二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陰病，不下利、吐逆，但苦腹大而脹者，此脾氣實也，厚朴四物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脾實氣結之證。不下利，則為病不在二腸。不吐逆，則病不在胃脘。大腹為太陰脾氣運化之所，但苦腹大而脹，無痛滿拒按，燥屎內結極欲吐下之情，知非胃實，乃脾絡橫塞而氣結也。故主治皆用攻邪之劑，枳、朴以降氣結，桔、夏通液道之阻。」

按：湘古本桔皮作知母，今依本論改正。

厚朴四物湯方

厚朴二兩（炙）、枳實三枚（炙）、半夏半升（洗）、桔皮一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服，日三服。

太陰病，不吐、不滿，但遺矢無度者，虛，故也。理中加黃耆湯主之。

此節言脾陽內衰，中氣下陷之證治。邪不逆於胃府，故不吐。氣不鬱於中焦，故不滿。但遺矢無度者，乃脾陽內衰，中氣下陷之故。用理中湯以補脾陽之虛，加黃耆以升中氣之陷。

理中加黃耆湯方

人參三兩、白朮三兩、乾薑三兩、甘草三兩（炙）、黃耆三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病，欲吐不吐，下利時甚時疏，脈浮澀者，桂枝去芍藥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此節言太陰中風，以致下利之證治。病在脾，不在胃，故欲吐不吐，本氣之濕，挾風下注於腸，故下利時甚時疏。用桂枝湯者，以脈浮為風邪外鼓之象。去芍藥者，以按之澀，為血少而濕氣內鬱，故加苓、朮，健脾滲濕止利也。

桂枝去芍藥加茯苓白朮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茯苓三兩、白朮三兩、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陰病，吐逆，腹中冷痛，雷鳴，下利，脈沉緊者，小柴胡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此節言太陰中寒，以致三焦不和之證治。吐逆者，上焦不和也。腹中冷痛，中焦不和也。雷鳴，下利，下焦不和也。以脈沉緊，有弦象，知裡不虛，故用小柴胡湯以調和三焦之氣，加茯苓、白朮，溫脾除濕，以止下利。此與甘草瀉心湯證，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乾嘔相似。唯心下不痞硬，故用柴胡湯而不用瀉心也。

小柴胡加茯苓白朮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人參三兩、半夏半升（洗）、甘草三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茯苓三兩、白朮三兩。

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陰病，有宿食，脈滑而實者，可下之，宜承氣輩。若大便溏者，宜厚朴枳實白朮甘草湯。

宿食之病，本屬陽明，然陽明與太陰相表裡，胃有宿食，原由脾陽氣弱，失健運之常，致氣滯而為腹滿之太陰病。脈滑而實者，為宿食之候，可以陽明病治法，隨證微甚，以小承氣或大承氣下之。若大便溏者，知胃氣素弱，宜厚朴枳實白朮甘草湯，清導和平之劑。枳、朴以行宿食而消腹滿，朮、草以除濕滯而止便溏。誠良方也。

厚朴枳實白朮甘草湯方

厚朴三兩、枳實二兩、白朮二兩、甘草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張令韶曰：「太陰為陰中之至陰，陰極於亥，陽生於子。從亥至丑上，陰盡陽生也。陰得生陽之氣，故解也。」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一

〈辨少陰病脈證並治〉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張令韶曰：「經云：『少陰之上，君火主之。』又云：『陰中之陰，腎也。』是少陰本熱而標寒，上火而下水，神之變，精之處也。精與神合而脈生焉，病則精氣衰，神氣少，故脈微細也。少陰主樞轉，出入於外內，病則入而不出，內而不外，氣行於陰，故但欲寐也。此先論少陰標本、水火、陰陽之氣，其見脈證有如是也。」

沈堯封曰：「微，薄也，屬陽虛。細，小也，屬陰虛。但欲寐者，衛氣行於陰而不行於陽也。此是少陰病之提綱。凡稱少陰病，必見但欲寐之證據，而其脈或微、或細，見一即是，不必並見。」

程郊倩曰：「前太陰，後厥陰，俱不出脈象，以少陰一經可以該之也。少陰病，六、七日前，多與人以不覺，但起病喜厚衣近火、善瞋睡，凡後面亡陽、發躁諸劇證，使伏於此處矣，最要堤防。」

丹波元簡曰：「〈太陽篇〉曰：『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此當以脈浮沉而別陰陽也。」

《新釋》：「少陰者，血脈、經絡、榮衛循環系統之符語。在上焦曰心、曰肺，心為循環原動力之中樞，肺為吐故納新、濾清血液之器。在中焦曰肝、曰脾，肝為發生赤血球及分泌膽液之器，脾為發生白血球及分泌胰液之器。在下焦曰腎、曰胞，腎為排泄血液敗質、泌溺之器，胞為血液化精生殖之器。《內經》云：『少陰之上，熱氣治之。』又云：『少陰與太陽為表裡。』蓋人身之體溫，發生於血液循環之養化，而體溫之保護及調節，端賴於皮膚也。若榮衛衰弱，熱氣不足之為病，衛陽氣衰則脈薄而微，榮陰血少則脈窄而細，陰陽兩虛則精神志意昏憤、怠倦不振而但欲寐也。蓋少陰與厥陰，如輔車之相依，以腦體神經之作用，全藉血液之滋養，是以血旺則精神爽，血衰則志意昏也。少陰病以虛證為提綱，而實證之衄及淤熱在裡、下血等治法，則詳見於〈太陽篇〉也。」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飲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陳修園曰：「少陰上火而下水，水火濟則陰陽交而樞機轉矣。少陰病，其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胸中不爽，欲吐而不能吐，心中熱煩，不能寐而但欲寐，此水火不濟，

陰陽不交，機樞不轉之象也。五日，正少陰主氣之期，至六日，其數已足，火不下交而自利，水不上交而作渴者，此屬少陰之水火虛也。水虛無以沃焚，火虛無以致水，虛故引水自救，此少陰病寒熱俱有之證也。若少陰熱則小便必赤，若小便色白者，自爲陰寒，少陰陰寒之病形悉具，此確切不移之診法也。原其小便之所以白者，以下焦虛而有寒，全失上焦君火之熱化，不能制水，故令色白。此言少陰上火下水之病也。」

舒馳遠曰：「《經絡考》云：『舌下有二隱竅，名曰廉泉，運動開張，津液湧出。』然必藉腎中真陽爲之熏騰，乃是以上供。若寒邪侵到少陰，則真陽受困，津液不得上潮，故曰口渴，與三陽經之邪熱燥乾津液者，大相反也。」

按：小便白，疑是白濁。每用真武湯治白濁，頗著奇效。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尤在涇曰：「陰陽俱緊，太陽傷寒之脈也，法當無汗，而反汗出者，表虛亡陽，其病不屬太陽而屬少陰矣。少陰之脈，上膈，循喉嚨，少陰之臟，爲胃之關，爲二陰之司，寒邪直入，經臟俱受，故當咽痛而吐利也。此爲寒傷太陽，陽虛不任，因遂轉入少陰之證。蓋太陽者，少陰之表，猶唇齒也，唇亡則齒寒，陽亡則陰及，故曰少陰之邪從太陽飛渡者多也。」

方中行曰：「亡與無同，古字通用。無陽者，汗乃血之液，陰主血，寒爲陰而傷血，陰邪湊於少陰，陰盛矣，故謂無陽以爲之衛護，而汗所以反得自出也。」

按：少陰以水火既濟爲用者也，水火不交則成病。陽亡於外，則火上炎而咽痛，及欲吐不吐，陰盛於裡，則水下趨而下利。故此節爲總冒，其義直貫至篇終。

少陰病，咳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柯韻伯曰：「上咳，下利，津液喪亡而譫語，非轉屬陽明。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少陰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陰不得有汗也。少陰發熱，不得已用麻黃發汗，即用附子以固裡，豈可以火氣劫之而強發汗也。少陰脈入肺，出絡心，肺主聲，心主言，火氣迫心肺，故咳而譫語也。腎主二便，治下焦，濟泌別汁，滲入膀胱，今少陰受邪，復受火侮，樞機無主，大腸清濁不分，膀胱水道不利，故下利而小便難也。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此陰虛，故小便難。」

陳修園曰：「少陰原有灸法，而少陰之熱證又以火爲仇。少陰咳而下利，治有兩法，寒劑豬苓湯，熱劑真武湯之類，皆可按脈證而神明之。」

張隱庵曰：「此下三節，皆言少陰不可發汗之意。」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裡，不可發汗。

尤在涇曰：「少陰與太陽為表裡，而少陰亦自有表裡，經病為在表，臟病為在裡也。脈沉而身發熱為病在表，脈細沉數、身不發熱為病在裡。病在表者，可發汗，如麻黃附子細辛湯之例是也。病在裡而汗之，是竭其陰而動其血也，故曰：『不可發汗。』」

唐容川曰：「細是脈中血少，沉是氣不上升，數則兼沉細二者言之。數脈不忌發汗，見於沉細之中則為少陰在裡之病，故不可發汗。」

《素問》〈脈要精微論〉：「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

《醫壘元戎》：「少陰病，脈細沉數，病在裡，不可發汗，宜當歸四逆湯。」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

張隱庵曰：「〈平脈篇〉曰：『寸口諸微，亡陽。』故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者，以亡陽，故也。夫陽亡則陽已虛，尺脈弱澀者，乃下焦精血不足，故復不可下之。」

按：寸為陽，尺為陰，陽已虛，言寸脈已虛，以脈微之在寸口。觀尺脈弱澀而復不可下之句，其義明矣。

章虛谷曰：「少陰病有麻附細辛湯發汗者，又有承氣湯下之者。如其脈微為亡陽，尺又弱澀者則陽陰兩虛矣，雖有汗下之證，要當以脈為憑，不可用汗下之法，必須權宜施治也。」

《醫壘元戎》：「少陰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宜附子湯。若陽已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宜小柴胡湯。」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錢天來曰：「脈緊見於太陽，則發熱、惡寒而為寒邪在表，見於少陰，則無熱、惡寒而為寒邪在裡。至七八日，則陰陽相持已久，而始下利，則陽氣耐久，足以自守矣。雖至下利，而以絞索之緊忽變而為輕細軟弱之微脈，微則恐又為上文不可發汗之亡陽脈矣。為之奈何？不知少陰病，其脈自微，方可謂之無陽，若以寒邪極盛之緊脈忽見暴微，則緊峭化而為寬緩矣，乃寒邪弛解之兆也。曰手足反溫，則知脈緊，下利之時，手足已寒，若寒邪不解，則手足不當溫，脈緊不當去，因脈本不微，而忽見暴微，故手足得溫，脈緊得去，是以謂之反也。反溫、反去，寒氣已弛，故為欲解也。雖其人心煩，然煩屬

陽而爲暖氣已回，故陰寒之利必自愈也。」

尤在涇曰：「雖煩，下利必自止者，邪氣轉從下出，與太陰之穢腐當去而下利者同意。設邪氣盡，則煩與利亦必自止耳。」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蜷臥，手足溫者，可治。

蜷，具員切。

張隱庵曰：「此病少陰而得火土之生氣者，可治也。下利者，病少陰，陰寒在下，若利自止，下焦之火氣自生矣。惡寒而蜷臥者，病少陰陰寒在外。手足溫者，中焦之土氣自和矣。火土相生，故爲可治。」

錢天來曰：「大凡熱者，偃臥而手足弛散，寒則蜷臥而手足斂縮。下文惡寒，蜷臥而手足逆冷者，即爲真陽敗絕而成不治矣。若手足溫，則知陽氣未敗，尙能濕暖四肢，故曰可治。」

《素問》〈通評虛實論〉：「從則生，逆則死。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王肯堂曰：「少陽病，下利，惡寒而蜷，四逆湯、真武湯。」

少陰病，惡寒而蜷，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張令韶曰：「此論少陰得君火之氣者，爲可治也。少陰病，惡寒而蜷，陰盛於外也。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君火在上也。陰寒之氣見火而消，故爲可治。」

錢天來曰：「但惡寒而不發熱，爲寒邪所中也。蜷臥者，蜷曲而臥，諸寒收引，惡寒之甚也。」

黃坤載曰：「自煩而去衣被，陽氣之復也，是以可治。」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錢天來曰：「少陰中風者，風邪中少陰之經也。脈法浮則爲風，風爲陽邪，中則傷衛，衛受風邪，則寸口陽脈當浮，今陽脈已微，則知風邪欲解。邪入少陰，惟恐尺部脈沉，沉則邪氣入裡，今陰脈反浮，則邪不入裡。故爲欲愈也。」

章虛谷曰：「陽微者，寸微也。陰浮者，尺浮也。少陰在裡，故其脈本微細，今尺浮者，邪從陰出陽之象，故爲欲愈也。」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成無己曰：「陽生於子。子爲一陽，丑爲二陽，寅爲三陽，少陽解於此者，陰得陽則解也。」

喻嘉言曰：「各經皆解於所旺之時，而少陰獨解於陽生之時，陽進則陰退，陽長則陰消，正所謂陰得陽則解也。少陰所重在真陽，可知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程郊倩曰：「少陰病吐而且利，裡陰勝矣，以胃陽不衰，故手足不逆冷。夫手足逆冷之發熱爲腎陽外脫，手足不逆冷之發熱爲衛陽外持。前不發熱，今反發熱，自非死候，人多以其脈之不至而委棄之，失仁人之心與術矣。不知脈之不至，由吐利而陰陽不相接續，非脈絕之比。灸少陰七壯，治從急也。嗣是而用藥，自當從事於溫。」

柯韻伯曰：「少陰動脈在太谿，取川流不息之義也。其穴在足內踝，從跟骨上動脈中，主手足厥冷，寒至節。是少陰之原，此脈絕則死。伏留在足內踝骨上二寸動脈陷中，灸之能還大脈是。」

張壽甫曰：「灸時宜兩腳一時同灸。」

《醫門法律》：「《內經》曰：『下利，發熱者，死。』此論其常也。仲景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此論其暴也。蓋暴病，有陽則生，無陽則死。故虛寒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或其人臟中真陽未漓，或得溫補藥後，其陽隨返，皆是美徵。此但可收拾其陽，協和其陰。若慮其發熱，反如常法行清解之藥，鮮有不殺人者矣。」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喻嘉言曰：「少陰病難於得熱，熱則陰病見陽，故前條謂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陰邪內解之時，反一身手足盡熱，則少陰必無此候，當是臟邪傳腑，腎移熱於膀胱之證也。以膀胱主表，一身及手足，正軀殼之道，故爾盡熱也。膀胱之血爲少陰之熱所逼，其出必趨二陰之竅，以陰主降，故也。」

柯韻伯曰：「與太陽熱結膀胱，血自下者，證同，而來因則異。少陰傳陽證者有二：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是傳陽明。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是傳太陽。下利，便膿血，指大便言。熱在膀胱而便血，是指小便言。輕則豬苓湯，重則黃連阿膠湯可治。」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而出，或從口鼻，或從耳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詠諸的靈蘭秘典》

張隱庵曰：「此言強發少陰之汗，而動胞中之血也。少陰病，但四肢厥冷，則無汗矣，若強發之，則血液內傷，故必動其血。胞中者，血海也。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未知從何道出者，未知從衝脈而出，從任脈而出也。衝脈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出於頰頰，頰頰乃口鼻交通之竅，或從口鼻者，從衝脈而出也。任脈從少腹之內上行，繫兩目之下中央，至目下之承泣，或從目出者，從任脈而出也。此生氣厥於下，血出竭於上，是名下厥上竭，經脈內傷，為難治。」

喻嘉言曰：「強發少陰汗而動其血，勢必逆行而上出陽竅。以諸發汗藥皆陽經藥也。或口鼻，或耳目，較前證血從陰竅出者，則倍甚矣。」

程郊倩曰：「五液皆主腎，故太陽當汗之證，尺中一遲，輒不可汗，曰榮氣不足，血少，故也。況強發少陰汗乎！週身之氣皆逆，血隨奔氣之促逼而見，故不知從何道出。難治者，下厥非溫不可，而上竭則不能用濕，故為逆中之逆耳。」

《傷寒九十論》：「一婦人得傷寒數日，咽乾，煩渴，脈弦細。醫者汗之，其始衄血，繼而臍中出血。醫者驚駭而遁。予曰：『少陰強汗之所致也。蓋少陰不當發汗，仲景云：“少陰強發汗，必動其血，未知從道而出，或從口鼻，或從耳目，是為下厥上竭。”仲景云無治法。』予投以薑附湯，數服血止，後得微汗愈。」

陶節庵曰：「當歸四逆湯，仍灸太谿、三陰交、湧泉。」

少陰病，惡寒，身蜷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

柯韻伯曰：「傷寒以陽為主，不特陰證見陽脈者生，又陰病見陽證者亦可治。背為陽，腹為陰，陽盛則作瘧，陰盛則蜷臥。若利而手足仍溫，是陽回，故可治。若利不止而手足逆冷，是純陰無陽，所謂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臟氣絕於內者，下利不禁矣。」

程郊倩曰：「陽受氣於四肢，雖主於脾，實腎中生陽之氣所奉，故手足之溫與逆，關於少陰者最重。」

舒馳遠曰：「此證尚未至汗出息高，猶為可治，急投四逆湯加人參，或者不死。」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程郊倩曰：「由吐利而躁煩，明陽離絕而擾亂可知，加之四逆，胃陽絕矣，不知何待。使早知溫中而暖土也，寧有此乎？此與吳茱萸湯證，只從躁逆先後上辨，一則陰中尚現陽神，一則陽盡唯存陰魄耳。」

陳修園曰：「此言少陰藉中土之氣，交上下而達四旁。若胃氣絕則陰陽離，故主死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喻嘉言曰：「下利既止，其人自可得生，乃頭眩時時自冒者，復為死候。蓋人身陰陽相為依附者也，陰亡於下，則諸陽之上聚於頭者，紛然而動，所以頭眩，時時自冒，陽脫於上而主死也。可見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矣。」

章虛谷曰：「下利止者，非氣固也，是氣竭也。陽既下竭，如殘燈餘焰上騰，則頭眩時時自冒而死。自冒者，倏忽暝眩之狀，虛陽上脫也。」

錢天來曰：「頭眩者，頭目眩暈也。時時自冒，冒者，蒙冒昏暈也。」

程郊倩曰：「下利止而頭眩時自冒者，腎氣通於腦也。陰津竭於下，知髓海枯於上也。前此非無當溫其上之法，惜乎用之不早也，無及矣。」

萬密齋曰：「陽病冒者，為欲汗解，陰病冒者，死。」

陳修園曰：「時時自冒下一『自』字，見病非外來，氣脫時自呈之危象。」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蜷，脈不至，心煩而躁者，死。

黃坤載曰：「四逆惡寒而身蜷，陰盛極矣，脈又不至，則陽氣已絕，如是則心煩而躁者，死。蓋陽升則煩，陽脫則躁。《素問》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蓋神發於陽而根藏於陰。精者，神之宅也。水冷精寒，陽根欲脫，神魂失藏，是以反靜而為躁也。」

陳修園曰：「此言少陰有陰無陽者，死也。少陰病，陽氣不行於四肢，故四逆。陽氣不佈於週身，故惡寒而身蜷。陽氣不運於經脈，故脈不至。且見心煩、躁擾者，純陰無陽之中忽呈陰證似陽，為火將絕而暴張之狀，主死。」

按：宋本湘古本作「不煩而躁者，死。」今依本論改正。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柯韻伯曰：「氣息者，乃腎間動氣，臟腑之本，經脈之根，呼吸之蒂，三焦生氣之原也。息高者，但出心與肺，不能入肝與腎，生氣已絕於內也。六經中，獨少陰歷言死證，他經無死證，甚者但曰難治耳，知少陰是生死關。」

喻嘉言曰：「諸陽主氣，息高則真氣上逆於胸中，本實先撥而不能復歸於氣海，故

主死也。」

《脈經》：「病人肺絕，三日死。何以知之？口張，但氣出而不還。」

《傷寒論識》：「後世所謂鼻煽，亦息高之類也。」

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喻嘉言曰：「脈微細沉，但欲臥，少陰之本證也。汗出不煩，則陽證悉罷，而當顧慮其陰矣。乃於中兼帶欲吐一證，欲吐明係陰邪上逆，正當急溫之時，失此不圖，至五六日，自利有加，復煩躁，不得臥寐，非外邪至此轉增，正少陰腎中真陽擾亂，頃刻奔散，即溫之亦無及，故主死也。」

程郊倩曰：「少陰本病，只算陰盛，陰不已而汗出，是為亡陽，亦少陰一經表裡之分也。陽亡必見煩躁等證者，鬼氣欲成磷也。病此者，多晝隱夜現，故不得臥寐。」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寒中少陰之經，而復外連太陽之證，以少陰與太陽為表裡，其氣相通，故也。少陰始得本無熱，而外連太陽則反發熱，陽病脈當浮，而仍係少陰則脈不浮而沉，故與附子、細辛專溫少陰之經，麻黃兼發太陽之表，乃少陰經溫經散寒，表裡兼治之法也。」

喻嘉言曰：「脈沉為在裡，證見少陰，不當復有外熱，若發熱者，乃是少陰之表邪，即當行表散之法者也。但三陰之表法，與陽迥異，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為表，而少陰尤為緊關，故麻黃與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陽不出，才是少陰表法之正也。」

《寒溫條辨》：「病發於陰者當無熱，今少陰始病，何以反發熱？此乃太陽、少陰之兩感病也。蓋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裡，寒邪感於少陰，故裡有脈沉，由絡連於太陽，故表有發熱。有太陽之表熱，故用麻黃以發汗，有少陰之裡寒，故用附子、細辛以溫中。」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二兩、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細辛二兩。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錢天來曰：「麻黃發太陽之汗，以解在表之寒邪。以附子溫少陰之裡，以補命之真

陽。又以細辛之辛溫味辛專走少陰者，以助其辛溫發散。三者合用，溫散兼施，雖發微汗，無損於陽氣矣，故為溫經散寒之神劑云。」

戴元禮曰：「若初得病，便見少陰證，其人發熱，惡寒，身疼，頭不痛者，宜麻黃細辛附子湯微汗之。」

《醫貫》：「有頭痛連腦者，此係少陰傷寒。宜本方，不可不知。」

《醫經會解》：「若少陰證脈沉欲寐，始得之，發熱，肢厥，無汗，為表病裡和，當用本方，緩以汗之。房欲後傷寒，多患此。」

《證治準繩》：「麻黃附子細辛湯，治腎臟發咳，咳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咳涎。又治寒邪犯齒，致腦齒痛，宜急用之，緩則不救。」

《蘭室秘藏》：「少陰經頭痛，三陰三陽經不流行而足寒、氣逆為寒厥，其脈沉細，麻黃附子細辛湯為主。」

《張氏醫通》：「暴啞，聲不出，咽痛異常，卒然而起，或欲咳而不能咳，或無痰，或清痰上溢，脈多弦緊，或數疾無倫，此大寒犯腎也，麻黃附子細辛湯溫之，並以蜜制附子嚙之，慎不可輕用寒涼之劑。」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

萬密齋曰：「此承上證而言，若得之二三日，只發熱，脈沉，無他證者，病還在經，不可用前湯發汗，當改此湯，以微發汗也。」

《金鑿》曰：「此二證，皆未曰無汗，非仲景略之也，以陰不得有汗，不須言也。」

周禹載曰：「此條當與前條合看，補出『無裡證』三字，知前條原無吐利、躁渴裡證也。前條已有「反發熱」三字，知此條亦有發熱表證也。」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甘草二兩（炙）。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張隱庵曰：「上節麻黃附子細辛湯主助太陽之陽內歸於少陰，少陰之陰外通於太陽，非為汗也。此麻黃附子甘草湯主開通心腎之精血，合於中土而為汗。故此則曰微發汗，

而上文不言也。」

《金匱要略》：「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爲風無水，虛脹者爲氣水，發其汗即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即本方）」

《衛生寶鑑補遺》：「病人寒熱而厥，面色不澤，冒昧，兩手忽無脈，或一手無脈，此時將有好汗，宜用麻黃附子甘草湯以助其汗，汗出則愈。」

陸九芝曰：「唐君春齡，盛夏畏冷，大父以麻黃附子甘草湯強之服，一服解一裘，兩服而重裘皆弛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者，黃連阿膠湯主之。

尤在涇曰：「少陰之熱，有從陽經傳入者，亦有自受寒邪，久而變熱者。曰：『二三日以上。』謂自二三日至五六日，或八九日，寒極而變熱也。至心中煩，不得臥，則熱氣內動，盡入血中，而諸陰蒙其害矣。蓋陽經之寒變，則熱歸於氣，或入於血。陰經之寒變，則熱入於血，而不歸於氣，此余歷試之驗也。故用黃連、黃芩之苦，合阿膠、芍藥、雞子黃之甘，併入血中，以生陰氣而除邪熱。成氏謂「陽有餘，以苦除之。陰不足，以甘補之」是也。」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四兩、黃芩二兩、芍藥二兩、阿膠三兩、雞子黃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柯韻伯曰：「此少陰之瀉心湯也。凡瀉心必借芩、連，而導引有陰陽之別。病在三陽，胃中不和而心下痞硬者，虛則加參、甘補之，實則加大黃下之。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既不得用參、甘以助陽，亦不得用大黃以傷胃也，故用芩、連以折心火，用阿膠以補腎陰，雞子黃佐芩、連於瀉心中補心血，芍藥佐阿膠，於補陰中斂陰氣，斯則心腎交合，水升火降，是以扶陰瀉陽之方，而變爲滋陰和陽之劑也。」

吳遵程曰：「此湯本治少陰溫熱之證，以其陽邪暴虐，傷犯真陰，故二三日已上，便見心煩，不得臥，所以始病之際，即用芩、連大寒之藥，兼芍藥、阿膠、雞子黃以滋養陰血也。然傷寒，六七日後，熱傳少陰，傷其陰血者，亦可取用，與陽明腑實用承氣湯法，雖虛實補瀉懸殊，而祛熱救陰之意則一耳。」

《肘後方》：「時氣差後，虛煩，不得眠，眼中疼，懊懣。（即用本方）」

《醫宗必讀》：「黃連阿膠湯，治溫毒，下利膿血，少陰煩躁，不得臥。」

《榕堂療指示錄》：「淋瀝證，小便如熱湯，莖中焮痛而血多者，黃連阿膠湯奇效。」

《張氏醫通》：「黃連阿膠湯，治熱傷陰血，便紅。」

《類聚方廣義》：「黃連阿膠湯，治久痢，腹中熱痛，心中煩而不得眠，或便膿血者。」

《精神病廣義》：「此養心液、清虛火之主方，一切心虛失眠之病多可用之。若挾有痰氣者，可酌加茯神、棗仁、龜甲、竹黃之類。」

少陰病，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則疼痛如掣，宜桂枝加當歸湯主之。（此節依湘古本補。）

此節言少陰中風之證治。少陰爲太陽之裡而主血，夫風邪之中人，未有不因氣血之虛。氣虛則太陽受之，血虛則少陰受之。今脈浮而按之弱，此血虛而中風之診也。風入血分，與榮相搏，故週身疼痛如掣。是以用桂枝湯以驅風，加當歸以補血。

桂枝加當歸湯方

即桂枝湯加當歸二兩，煎服法同。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魏念庭曰：「『少陰病』三字中，該脈沉細而微之診，見但欲寐之證，卻不發熱而單背惡寒，此少陰裡證之確據也。」

成無己曰：「少陰客熱，則口燥、舌乾而渴。口中和者，不苦，不燥，是無熱也。背爲陽，背惡寒者，陽氣弱，陰氣勝也。經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灸之，助陽消陰。與附子湯，溫經散寒。」

徐靈胎曰：「但背惡寒，則寒邪聚於一處，故用灸法。白虎加人參湯亦有背微惡寒之證，乃彼用寒涼，此用溫熱，何也？蓋寒既有微甚之不同，而其相反處全在口中和與口燥渴之迥別。故欲知裡證之寒熱，全在渴、不渴辨之，此傷寒之要訣也。」

汪苓友曰：「《補亡論》常器之云：『當灸膈俞、關元穴、背俞第三行。』按：第三行者，當是膈關，非隔俞也。《圖經》云：『膈關二穴，在第七椎下，兩傍相去各三寸陷中，正坐取之，足太陽脈氣所發，專治背惡寒，脊強，俯仰難，可灸五壯。』蓋少陰中寒，必由太陽而入，故宜灸其穴也。又關元一穴，在腹部中，臍下三寸，足三陰、

任脈之會，灸之者，是溫其裡，以助其元氣也。」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茯苓三兩、人參二兩、白朮四兩、芍藥三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韻伯曰：「此大溫大補之方，乃正治傷寒之藥，為少陰固本御邪第一之劑也。與真武湯似同而實異，倍朮、附，去薑，加參，是溫補以壯元陽，真武湯還是溫散而利腎水也。」

汪苓友曰：「武陵陳氏曰：『四逆諸方皆有附子，於此獨名附子湯，其義重在附子，他方皆附子一枚，此方兩枚可見也。』附子之用不多，則其力豈能兼散表裡之寒哉！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參、朮、茯苓皆甘溫益氣，補衛氣之虛。辛熱與溫補相合，則氣可益而邪可散矣。既用附子之辛烈，而又用芍藥者，以斂陰氣，使衛中之邪，不遽全入於陰耳。」

陳古愚曰：「此方一以治陽虛，一以治陰虛。時醫開口輒言此四字，其亦知陽指太陽，陰指少陰，一方統治之理乎。」

《類聚方廣義》：「附子湯，治水病，遍身腫滿，小便不利，心下痞硬，下利，腹痛，身體痛，或麻痺，或惡風寒者。」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萬密齋曰：「此陰寒直中少陰真陰證也。若脈浮則屬太陽麻黃湯證，今脈沉，知屬少陰也。蓋少陰與太陽為表裡，證同脈異也。」

錢天來曰：「身體骨節痛，乃太陽寒傷榮之表證也。然在太陽，則脈緊而無手足寒之證，故有麻黃湯發汗之治，此以脈沉而手足寒，則知寒邪過盛，陽氣不治，榮陰滯澀，故身體骨節皆痛耳。且四肢為諸陽之本，陽虛不能充實於四肢，所以手足寒，此皆沉脈之見證也，故以附子湯主之，以溫補其虛寒也。」

程郊倩曰：「此屬少陰之表一層病，經脈上受寒也。以在陰經則亦屬裡，故溫外無法。」

汪雙池曰：「此證今所謂夾陰傷寒者。」

少陰病，脈微而弱，身痛如掣者，此榮衛不和，故也，當歸四逆湯主之。

少陰病者，但欲寐也。脈微而弱，微爲陽氣衰，弱爲陰血虛。證見身痛如掣者，此太陽之裡，少陰榮衛不和，氣凝血滯之所致也。當歸四逆湯主之，補血通脈，溫經散寒，而身痛自愈矣。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芍藥三兩、桂枝三兩、細辛三兩、木通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二十五枚（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尤在涇曰：「夫脈爲血之腑，而陽爲陰之先，故欲續其脈，必益其血，欲益其血，必溫其經。方用當歸、芍藥之潤以滋之，甘草、大棗之甘以養之，桂枝、細辛之溫以行之，而尤借通草之入經通脈，以續其絕而止其厥。」

《脈經》：「下利，其脈浮大，此爲虛，以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因而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

《傷寒六書》：「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或從口、鼻、耳、目中出，名下厥上竭，難治。又咽喉閉塞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蜷臥，不能自溫。又脈弱者，不可發汗，發之則寒慄不能自還，並當歸四逆湯。」

《醫宗必讀》：「駱元賓十年患疝，形容枯槁。余診之左脅有形，其大如臂，以熱手握之瀝瀝有聲，甚至上攻於心，悶絕者久之，以熱醋熏灸方蘇。余曰：『此經所謂厥疝。』用當歸四逆湯，半月積形衰小。更以八味丸間服，半載積塊盡消，後不復患。」

劉廷實曰：「一友患腰痛，醫以杜仲、補骨脂等治之弗瘳，診其脈浮細緩止，知爲風傷血脈耳。定當歸四逆湯，劑盡病除。」

《醫學從眾錄》：「經云：『肝，足厥陰也。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俯仰。』宜當歸四逆湯治之。方中細辛能遂肝性，木通能通絡脈，以久痛必入絡。」

《驗方新編》：「臍下二三寸，關元、丹田二穴，冷結膀胱，小腹有形作痛，手足厥冷，此厥陰傷寒重證，宜當歸四逆湯。又驚風，眼目翻上，俗名天吊風，男婦大小皆有此證，或言見鬼，或不知人，或頭足往後反扯如弓，此戴眼反張之證，非風，非火，乃血虛不能養筋，受寒所致，若作風治，爲害不淺，用當歸四逆湯，屢試如神。」

《百疢一貫》：「休息痢來自疝者，當歸四逆湯所主也。黑便與血交下，與當歸四

逆湯有效。」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成無己曰：「陽病，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下焦不約而裡寒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要略》云：『陽證內熱則溢出鮮血，陰證內寒則紫黑如豚肝也。』」

劉田良曰：「下利，便膿血者，即赤白下利也。」

汪苓友曰：「此條乃少陰中寒，即成下利之證。下利，便膿血，協熱者多。今言少陰病，下利，必脈微細，但欲寐，而復下利也。下利日久，至便膿血，乃裡寒而滑脫也。」

錢天來曰：「見少陰證而下利，為陰寒之邪在裡，濕滯下焦，大腸受傷，故皮坼血滯，變為膿血。滑利，下脫，故以溫中固脫之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末）、乾薑一兩、粳米一升。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成無己曰：「澀可去脫，赤石脂之澀，以固腸胃。辛以散之，乾薑之辛，以散裡寒。粳米之甘，以補正氣。」

李時珍曰：「取赤石脂之重澀，入下焦血分而固脫。乾薑之辛溫，暖下焦氣分而補虛。粳米之甘溫，佐石脂、乾薑而潤腸胃也。」

張隱庵曰：「石脂色如桃花，故名桃花湯。」

徐靈胎曰：「兼末服，取其留滯收澀。《別錄》：『赤石脂，大溫無毒，治腸僻，下利赤白。』」

《肘後方》：「天行毒病，若下膿血不止者方。（即本方）」

《外臺秘要》：「崔氏療傷寒後，赤白滯下無度，阮氏桃花湯。（即本方）」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萬密齋曰：「此少陰自受寒邪，而下利之證也。為病在裡，屬臟。」

錢天來曰：「二三日至四五日，陰邪在裡，氣滯腸間，故腹痛也。下焦無火，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且下利不止，則小便隨大便而頻去，不得瀦蓄於膀胱而小便不得分利也。下利不止，氣虛不固而大腸滑脫也。便膿血者，邪在下焦，氣滯不流而大腸傷損也。此屬陰寒虛利，故以澀滑固脫、溫中補虛之桃花湯主之。」

汪苓友曰：「少陰裡寒便膿血，所下之物，其色必黯而不鮮，乃腎受寒濕之邪，水穀之津液為其凝泣，醞釀於腸胃之中而為膿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鮮。蓋水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不臭，其人必脈微細，神氣靜而腹不甚痛，喜就溫暖，欲得手按之腹痛即止，斯為少陰寒利之徵。」

柯韻伯曰：「少陰病，腹痛，下利，是坎中陽虛，故真武有附子，桃花用乾薑，不可以小便不利作熱治。真武是引火歸原法，桃花是升陽散火法。」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足陽明。

張令韶曰：「此復言下利，便膿血者可刺，所以申明便膿血之在經脈也。」

錢天來曰：「邪入少陰而下利，則下焦壅滯而不流行，氣血腐化而未來膿血，故可刺之，以泄其邪，通行其脈絡，則其病可已。」

唐容川曰：「下利不止，無後重之文，知是虛利。蓋此證是脾土有寒，心經有熱，熱化膿血，寒為利不止。桃花湯專止利，刺法專治膿血，瀉經脈而不動臟寒，溫臟寒而不犯經脈，此分治之為至妙也。」

《甲乙經》：「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少腹痛，泄出糜，內有熱，不欲動搖，泄膿血，腰引少腹痛，巨虛下廉主之。按：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在三里下六寸。《明堂》云：『針六分，得氣即瀉。』」

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陳修園曰：「此一節言少陰水火之氣，皆本陽明之水穀以資生，而復交會於中土。若上吐下利則中土虛矣。中土虛則氣不行於四末，故手足逆冷。中土虛，不能導手少陰之氣而下交則為煩，不能引足少陰之氣而上交則為躁，甚則煩躁欲死。方用吳茱萸之大辛大溫，以救欲絕之陽，佐人參之沖和，以安中氣，薑、棗和胃，以行四末。師於不治之證，不忍坐視，專求陽明，是得絕處逢生之妙，所以與通脈四逆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三方鼎峙也。」

柯韻伯曰：「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四逆者，四肢厥冷，兼臂脛而言。」

此云手足，是指手足掌而言，四肢之陽猶在，故用吳茱萸湯以溫之，吐利止而煩躁除，陰邪入於合者，更得從陽而出乎井矣。」

《資生篇》：「吳茱萸湯，治陽虛，血分有寒。」

吳茱萸湯方見陽明病。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

柯韻伯曰：「少陰病多下利，以下焦之虛也。陰虛則陽無所附，故下焦虛寒者，反見上焦之實熱。少陰脈，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出絡心，注胸中。凡腎精不足，腎火不藏，必循經上走於陽分也。咽痛，胸滿，心煩者，因陰並於下而陽並於上，水不上承於心，火不下交於腎，此未濟之象。豬爲水畜而津液在膚，取其膚以治上焦虛浮之火，和白蜜、花粉之甘，瀉心潤肺和脾，滋化源，培母氣。水升火降，上熱不行，虛陽得歸其部，不治利而利自止矣。」

徐靈胎曰：「此亦中焦氣虛，陰火上炎之證。以甘鹹納之，引少陰之虛火下達。」

豬膚湯方

豬膚一斤。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分溫六服。

《禮運疏》：「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革也。」

《本經逢原》：「豬膚者，皮上白膏是也。取其鹹寒入腎，用以調陰散熱，故仲景「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有豬膚湯。予嘗用之，其效最捷。」

王海藏曰：「仲景豬膚湯用白粉，即白米粉也。豬皮，味甘寒，豬，水畜也，其氣先入腎，解少陰客熱。加白蜜以潤燥除煩，白粉以益氣斷痢。」

《張氏醫通》：「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有脾約便血證。十月間患冬溫，發熱，咽痛。里醫用麻仁、杏仁、半夏、枳橘之屬，遂喘逆，倚息，不得臥，聲颯如啞，頭而赤熱，手足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爲制豬膚湯一甌，令隔湯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痛如失。」

唐容川曰：「白喉，書言其咽白爛，不可發汗，亦不可下，當一意清潤，豬膚湯則清潤之極品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中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

柯韻伯曰：「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故有咽痛證。若因於他證而咽痛者，不必治其咽。如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而吐利者，此亡陽也。汗回其陽，則吐利止而咽痛自除。如下利而胸滿心煩者，是下焦虛而上焦熱也，升水降火，上下和調而痛自止。若無他證而但咽痛者，又有寒熱之別，見於二三日，是虛火上衝，可與甘草湯，甘涼瀉火，以緩其熱，不瘥者，配以桔梗，兼辛以散之。所謂奇之不去，而偶之也。二方爲正治之輕劑，以少陰爲陰中之陰，脈微細而但欲寐，不得用苦寒之劑也。」

鄒潤庵曰：「二三日，邪熱未盛，故可以甘草瀉火而愈。若不愈，是肺竅不利，氣不宜泄也。以桔梗開之，肺竅既通，氣遂宣泄，熱自透達矣。」

唐容川曰：「此咽痛，當作紅腫論，故宜瀉火以潤利。以甘草緩緩引之，使瀉上焦之火而生中焦之火，則火氣退矣。脈之不差，恐壅塞未易去，加桔梗開利之。」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張隱庵曰：「本論湯方甘草俱炙，炙則助脾土而守中。惟比生用，生則和經脈而流通。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徐忠可曰：「甘草一味單行，最能和陰而清衝任之熱。每見生便癱者，驟煎四兩，頓服立愈，則其能清少陰客熱可知，所以爲咽痛專方也。」

《玉函經附遺》：「治小兒撮口發噤，即本方煎服，令吐痰涎後，以乳汁點兒口中。又治小兒中蠱欲死者。」

《千金方》：「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

《傷寒類要》：「治傷寒，心悸，脈結代者。（即本方）」

《危氏得效方》：「治小兒遺尿，大甘草頭煎湯，夜夜服之。」

《姚和眾至寶方》：「治小兒尿血。（即本方）」

《聖濟總錄》：「治舌腫塞口，不治殺人。即本方，熱漱，頻吐。」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甘草二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徐靈胎曰：「夫甘爲土之正味，能制腎水越上之火，佐以苦辛開散之品。《別錄》云：『桔梗療咽喉痛。』此方制少陰在上之火。」

李時珍曰：「仲景治肺癰唾膿，用桔梗、甘草，取其苦辛清肺，甘溫瀉火，又能排膿血、補內漏也。其治少陰證，二三日，咽痛，亦用桔梗、甘草，取其苦辛散寒，甘平除熱，合而用之，能調寒熱也。後人易名甘桔湯，通治咽喉、口舌諸痛。」

《肘後方》：「喉痺傳用神效方，即本方。取服即消，有膿即出。」

《聖惠方》：「治喉痺腫痛，飲食不下，宜服此方，有膿出，即消。」

《玉機微意》：「桔梗湯，治心臟發咳，咳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

《濟陽綱目》：「甘桔湯，治冬溫，咽喉腫痛。」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痛引喉旁，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方中行曰：「咽傷而生瘡，比痛爲差重也。不能語言者，少陰之脈，入肺絡心，心通竅於舌，心熱則舌不掉也。聲不出者，肺主聲而屬金，金清則鳴，熱昏而塞也。半夏主咽而開痰結，苦酒消腫而斂咽瘡，雞子甘寒而除伏熱。」

程郊倩曰：「足少陰之有咽痛，皆下寒上熱，津液搏結使然。無厥氣、撞氣，故不成痺。但視氣勢之微甚，或潤，或解，或溫，總不用著涼劑。」

徐靈胎曰：「疑即陰火喉癰之類。咽中生瘡，此必遷延病久，咽喉爲火所蒸腐。此非湯劑之所能療，用此藥斂火降氣，內治而兼外治法也。」

唐容川曰：「此生瘡，即今之喉癰、喉蛾，腫塞，不得出聲，今有刀針破之者，有用巴豆燒焦烙之者，皆是攻破之，使不壅塞也。仲景用生半夏，正是破之也。予親見治重舌，敷生半夏，立即消破，即知咽喉腫閉亦能消而破之也。」

苦酒湯方

半夏（洗，破如棗核）十四枚、雞子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殼中）。

上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劑。

陳古愚曰：「半夏洗破，十四枚，謂取半夏一枚，洗去其涎，而破爲十四枚也。」

《活人書》：「苦酒，米醋是也。」

王晉三曰：「苦酒湯治少陰水虧，不能上濟君火而咽生瘡，聲不出者。瘡者，疔也。半夏之辛滑，佐以雞子清之甘潤，有利竅通聲之功，無燥津涸液之虞。然半夏之功能，全賴苦酒攝入陰分，劫涎救瘡，即陰火沸騰，亦可因苦酒而降矣，故以名其湯。」

柯韻伯曰：「置刀環中，放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略見火氣，不欲盡出其味，意可知矣。雞子黃走血分，故心煩不臥者宜之，其白走氣分，故聲不出者宜也。」

《千金方》：「治舌卒腫滿口，溢出如吹豬胞，氣息不得通，須與不治殺人方：半夏十二枚，洗，熟，以醋一升，煮取八合，稍稍含漱之，吐出。加生薑一兩佳。（《千金翼方》：半夏戟人咽，須熟洗，去滑盡，用之，勿咽汁也。）」

少陰病，咽中痛，脈反浮者，半夏散及湯主之。

成無己曰：「甘草湯主少陰客熱咽痛，桔梗湯主少陰寒熱相搏咽痛，半夏散及湯主少陰客寒咽痛也。」

《金鑿》曰：「少陰病，咽痛者，謂或左、或右，一處痛也。咽中痛者，謂咽中皆痛也，較之咽痛而有甚焉。甚則涎纏於咽中，故主以半夏散，散風邪以逐涎也。」

唐容川曰：「此言外感風寒客於會厭，干少陰經而咽痛。此證予見多矣，喉間兼發紅色，並有痰涎，聲音嘶破，咽喉頗痛。四川此病多有，皆知用人參敗毒散即愈，蓋即仲景半夏散及湯之意也。」

半夏散方

半夏（洗）、桂枝、甘草（炙）。

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篩之，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王晉三曰：「半夏散，咽痛能咽者用散，不能咽者用湯。少陰之邪，逆於經脈，不得由樞而出，用半夏入陰散鬱熱，桂枝、甘草達肌表，則少陰之邪由經脈而出肌表，悉從太陽開發。半夏治咽痛，可無劫液之虞。」

徐靈胎曰：「治上之藥，當小其劑。《本草》半夏治咽腫痛，桂枝治喉痺，此乃咽喉之主藥，後人以二味為禁藥，何也？」

《總病論》：「伏氣之病，謂非時有暴寒而中人，伏毒氣於少陰經，始雖不病，旬月乃發，便脈微弱，先發喉痛似傷寒，次則下利、喉痛，半夏桂枝甘草湯主之。下利有諸證，用通脈四逆湯主之。此病三二日便差，古方謂腎傷寒是也。（即本方加生薑等分作湯）」

《類方準繩》：「半夏桂枝甘草湯，治暴寒中人咽痛。（即前方）」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錢天來曰：「下利已多，皆屬寒在少陰，下焦清陽不升，胃中陽氣不守之病而未有白通湯者。此條但云下利而用白通湯者，以上有『少陰病』三字，則知有脈微細、但欲寐、手足厥之少陰證，觀下文『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則知之矣。利不止而厥逆無脈，又加豬膽、人尿，則尤知非平常下利矣。蓋白通湯即四逆湯而以蔥易甘草，甘草所以緩陰氣之逆，和薑附而調護中州。蔥則辛滑行氣，可以通行陽氣而解散寒邪，二者相較，一緩一速，故其治亦頗有緩急之殊也。」

白通湯方

蔥白四莖、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方中行曰：「用蔥白而曰『白通』者，通其陽則陰自消也。」

柯韻伯曰：「白通者，通下焦之陰氣，以達於上焦也。少陰病，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是下焦之陽虛而陰不生，少火不能蒸動其水氣而上輸於肺，故渴，不能生土，故有利耳。法當用薑附，以振元陽，而不得升騰之品，則利止而渴不能止，故佐蔥白以通之。蔥白稟西方之色味，入通於肺，則水出高源而渴自止矣。凡陰虛則小便難，下利而渴者，小便必不利，或出澀而難，是厥陰火旺，宜豬苓，白頭翁輩。此小便色白屬少陰火虛，故曰下焦虛，又曰：『虛，故引水自救。』自救者，自病人之意，非醫家之正法也。若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矣。」

《活人書》：「自利而渴，屬少陰白通湯。」

《醫門法律》：「白通湯，治少陰病但見下利臟寒陰盛，用此以通其陽，勝其陰。」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後，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萬密齋曰：「此寒直中少陰本臟，為真陰證也。腎主水，為胃之關，開竅於二陰，

寒氣中之，不能開藏出納，故少陰證多吐利也。」

柯韻伯曰：「下利，脈微，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也。與白通湯以通其陽，補虛卻寒而制水。服之，利仍不止，更厥逆，反無服，是陰盛格陽也。如乾嘔而煩，是陽欲通而不得通也。法當取豬膽汁之苦寒為反佐，加入白通湯中，從陰引陽，則陰盛格陽者，當成水火既濟矣。論中不及人尿，而方後又云：『無豬膽汁亦可服』者，以人尿鹹寒，直達下焦，亦能止煩、除嘔矣。脈暴出者，孤陽獨行也，故死。微續者，少陽初生也，故生。」

徐靈胎曰：「無脈，厥逆，嘔而且煩，則上下俱不通，陰陽相格，故加豬膽、人尿，引陽藥達於至陰而通之。《內經》云：『反佐以取之。』是也，服湯，脈暴出者，乃藥力所迫，藥力盡則氣仍絕。微續，乃正氣自復，故可生也。」

白通加豬膽汁湯方

蔥白四莖、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人尿五合、膽汁一合。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一升，去滓，內人尿、豬膽汁，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汁，亦可用。

成無己曰：「《內經》曰：『若調寒熱之逆，令熱必行。』則熱物冷服，下噓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嘔噦皆除，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和人尿、豬膽汁鹹苦物於白通湯熱劑中，要其氣相從，則可以去格拒之寒也。」

張隱庵曰：「始焉下利，繼則利不止，始焉脈微，繼則厥逆無脈，更兼乾嘔、心煩者，乃陰陽水火並竭，不相交濟，故以白通加豬膽汁湯。夫豬乃水畜，膽具精汁，可以滋少陰而濟其煩嘔。人尿乃入胃之飲，水精四布，五精並行，可以資中土而和其厥逆，中土相濟，煩嘔自除。」

《濟陽綱目》：「白通加人尿、豬膽汁湯，治久坐濕地傷腎，腎傷則短氣，腰痛，厥逆下冷，陰脈微者，宜此方主之。」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秦皇士曰：「此少陰經寒濕傳變太陰腹痛，用真武湯補土中之火，以制水氣下利。」

方中行曰：「腹痛、小便不利，陰寒內甚，濕甚而水不行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濕

內滲，又復外薄也。自下利者，濕既甚而水不行，則與穀不清，故曰『此為有水氣』也。或為諸證，大約水性氾濫，無所不之之故也。」

柯韻伯曰：「為有水氣，是立真武湯本意。小便不利是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氣為患，因小便不利所致。然小便不利，實由坎中無陽，坎中火用不宣，故腎家水體失職，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也。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逐留垢，以清水道，因立此湯。末句語意，直接有水氣來。後三項是真武湯加減證，不是主證。若雖有水氣而不屬少陰，不得以真武主之也。」

萬密齋曰：「太陽表證有水氣者，小青龍湯，少陰裡證有水氣者，真武湯，六經中惟腎、膀胱主水，故二經有水氣之證也。」

按：真武湯之用，在溫腎以行少陰之水，與小青龍湯為一表一裡、一上一下之對子。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白朮二兩、生薑三兩（切）、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一兩。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方中行曰：「真武者，北方陰精之宿，職專司水之神，以之名湯，義取之水。然陰寒甚而水氾濫，由陽困弱而土不能制伏也。是故朮與茯苓燥土勝濕，芍藥、附子利氣助陽，生薑健脾以燠土，則水有制而陰寒退。藥與病宜，理至必愈。水寒相搏則咳，細辛、乾薑之辛散水寒也。既散矣，肺主咳而欲收，五味子者，酸以收之也。茯苓淡滲而利竅，芍藥收陰而停滯，非下利者所宜，故去之。乾薑散寒而燠土，土燠則水有制，故加之。嘔，氣逆也，去附子以其固氣也，加生薑以其散氣也。」

張璐玉曰：「此方本治少陰病水飲內結，所以首推朮、附，兼茯苓、生薑，運脾滲濕為要務，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藥之微旨，非聖人不能。蓋此證雖曰少陰本病，而實緣水飲內結，所以腹痛，自利，四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極虛、極寒，則小便必清白無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則知其人不但真陽不足，真陰亦已素虧，若不用芍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烈乎！即如附子湯、桂枝加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皆芍藥與附子並用，其溫經護榮之法，與保陰回陽不殊，後世用藥，能獲仲景心法者幾人哉！」

程郊倩曰：「真武湯之治咳，以停飲與裡寒合也。小青龍之治咳，以停飲與表寒合

也。」

《活人書》類纂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搖動人，或虛羸之人微汗出，便有此證，俱宜服真武湯以救之。」

王氏《易簡方》：「此藥不惟陰證傷寒可服，若虛勞人，憎寒，壯熱，咳嗽，下利，皆宜服之，因宜名固陽湯。增損如前法。」

《醫學入門》：「滑伯仁治一婦，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脈浮而數，按之豁然虛散。公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爲陰盛格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乃與真武湯冷飲，三服而愈。」

少陰病，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爲裡寒。身熱，不惡寒，面色赤，爲外熱。此陰甚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也，與通脈四逆湯，散陰通陽。」

柯韻伯曰：「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此太陰壞證轉屬少陰之證，四逆湯所主也。而但欲寐是繫在少陰，若反不惡寒，或咽痛、乾嘔，是爲亡陽。其人面赤色，是爲戴陽，此下焦虛極矣，恐四逆之劑不足以起下焦之元陽，而續欲絕之脈，故倍加其味作爲大劑，更加蔥以通之。蔥，體空味辛，能入肺以行榮衛之氣，薑、附、參、甘得此，以奏捷於經絡之間，而脈自通矣。脈通則虛陽得歸其部，外熱自解而裡寒自除，諸證無虞矣。」

喻嘉言曰：「下利，裡寒，種種危殆，其外反熱，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惡寒而手足厥逆，脈微欲絕，明係群陰格陽於外，不能內返也。故仿白通之法，加蔥入四逆湯中，以入陰迎陽而復其脈也。前條云『脈暴出者，死』，此條云『脈即出者，愈』，其辨最細。蓋暴出則脈已離根，即出則陽已返舍。繇其外反發熱，反不惡寒，真陽尙在軀殼，然必通其脈，而脈即出，始爲體微。設脈出艱遲，恐其陽已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秦皇士曰：「此申明裡真寒，外假熱，咽中痛，虛陽上浮也。」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乾薑三兩、人參一兩。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陳修園曰：「陽氣不能運行，宜四逆湯。元陽虛甚，宜附子湯。陰盛於下，格陽於上，宜白通湯。陰盛於內，格陽於外，宜通脈四逆湯。蓋以生氣既離，亡在頃刻，若以柔緩之甘草爲君，豈能疾呼散陽而使返耶！故倍用乾薑，而仍不減甘草者，恐散渙之餘，不能當薑、附之猛，還借甘草，以收全功也。若面赤者，虛陽上浮也，加蔥白引陽氣以下行。腹中痛者，脾絡不和也，去蔥，加芍藥以通脾絡。嘔者，胃氣逆也，加生薑以宜逆氣。咽痛者，少陰循經上逆也，去芍藥之苦泄，加桔梗之開提。利止，脈不出者，穀氣內虛，脈無所稟而生，去桔梗，加人參以生脈。」

婁全善曰：「《外臺》云：『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故仲景少陰證面赤者，四逆湯加蔥白治之。」

《寓意草》：「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啓，身臥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診其脈洪大無倫，重按無力。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子，尙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咽，情已大露。豈水尙不欲咽，而反可咽大黃、芒硝乎？』於是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嘎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傷寒摘錦》：「凡初病便無熱，惡寒，四肢厥冷，頭痛，面青，身如被杖，小腹絞痛，囊縮，口吐涎沫，或下利，小便清白，脈沉遲微弱，尋之似有，按之全無，此厥陰本經受寒之真陰證也。在經在臟，俱用通脈四逆湯治之。」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少陰純屬水寒之證。少陰病至於四逆，則胃腎之陽俱亡，法當嘔吐、下利，因三焦盡屬寒證，水隔在上，得湯不受而吐，故改湯爲散，脈當沉滑而微。四逆散即四逆湯四味爲散，白水和煎數沸，並渣服之。則雖嘔而不得盡出，藥力達胃，必嘔吐漸疏，仍可以湯法繼之。其隨證加減之例，如咳者加五味子、乾薑，並主下利，斂肺則大腸自收攝也。悸者加桂，降衝氣，且導心陽使下行也。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淡味以滲泄也。腹中痛者加附子，溫腎寒，以啓胃陽也。泄利下重者，以薤白煮湯下散，

通肺與大腸之氣痺也。」

四逆散方

甘草二兩（炙）、附子大者一枚、乾薑一兩半、人參二兩。

上四味，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咳者，去人參，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並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兩，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之。

柯韻伯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心煩，不得臥，是上焦實熱，宜黃連阿膠湯清之。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下焦虛寒，宜白通湯以溫之。此少陰初病而下利，似為陰寒，至六七日，反見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此豈上焦實熱乎？是因下多亡陰，精虛不能化氣，真陽不藏，致上焦之虛陽擾攘，而致變證見也。下焦陰虛而不寒，非薑附所宜。上焦虛而非實熱，非芩連之任。故制此方，二苓不根不苗，成於太空元氣，用以交合心腎，通虛無氤氳之氣也。阿膠味厚，乃氣血之屬，是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澤瀉氣味輕清，能引水氣上升。滑石體質重墜，能引火氣下降，水升火降，得既濟之理矣。以此滋陰利水而升津液，斯上焦如霧而咳、渴除，中焦如漚而煩、嘔靜，下焦如瀆而利自止矣。」

汪苓友曰：「下利，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焉知非少陽陽明之病，然少陽陽明若見此證，為裡實，脈弦大而長。此病脈必微細，故知其為少陰之病無疑也。此方乃治陽明病熱渴引飲，小便不利之劑，此條病亦借用之。何也？蓋陽明病，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乃水熱相結而不行。茲者少陰病，下利，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亦水熱搏結而不行也。病名雖異而病源則同，故仲景用豬苓湯主之，不過是清熱利水，兼潤燥滋陰之義。」

唐容川曰：「此方主下利，全是引水復行故道，入三焦膜中，使從小便出而不流走腸間而利自止矣。凡利不止者，仲景言皆當利其小便，此必小便不利。水入於膜中，則膜中少陽之火上逆為咳、為嘔。膜中無水則不能化氣升津，是為口渴。陰津不上交於心，則煩、不得眠也。」

豬苓湯方方見陽明病。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璐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爲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燔灼也。」

柯韻伯曰：「熱淫於內，腎水枯涸，因轉屬陽明，胃火上炎，故口燥，咽乾，急下之，火歸於坎水，津液自升矣。此必有不大便證，若非本有宿食，何得二三日便當急下。」

《活人書》：「少陰主腎，繫舌本，傷寒，熱氣入臟，流於少陰之經，腎汁乾，咽路焦，故口燥咽乾而渴，須宜急下之。非若陽明證宜下，而可緩也。雖然陽明亦有一證，發熱，汗出多，急下之，陽明屬胃，汗多則胃汁乾，亦須急下之。」

大承氣湯方方見陽明病。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氣湯。

徐靈胎曰：「純青則非寒邪，乃肝邪入腎也。《難經》曰：『從前來者，爲實邪。』心下必痛，口乾燥二證，尤見非寒邪。二條俱重口渴，知爲熱邪無疑。」

唐容川曰：「肝氣有餘，則生膽汁太多，嘔苦，不食，大便青色。心下是指胸前之膈膜言，膈連於肝而通於膽系，膽火盛汁，多從肝系而注入膈中，至心下，將膈中所行之水阻遏，使返還入胃中，從下而泄，是爲清水，其色純青也。蓋膈膜是行水之道，水要從胃而入膈，膽之火汁要從膈而入胃，逆拒於心中下之膈，故心下必痛。膽汁泄入胃，而水不得入於膈，反隨膽汁下泄爲下利清水，其色純青也。水既從胃中下泄，而膈膜中反無水，不能化氣升津，故口乾燥也。」

秦皇士曰：「此明凡用急下，必要見下證者：質清而無渣滓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熱極假陰之候。然必得心下硬痛，口燥，咽乾而渴，方是裡實下證的據。」

程郊倩曰：「自利清水，無穀渣。純青，無穀色，穀留，故也。」

湯本求真曰：「自利清水，色純青者，《溫疫論》之所謂熱結旁流者是也。不急下之，則忽變爲死證之劇證也。」

按：方書所謂之黑水瀉，疑即此證。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錢天來曰：「少陰病而至六七日，邪已入深。然少陰每多自利，而反腹脹、不大便者，此少陰之邪復還陽明也。所謂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故當急下，與陽明篇『腹滿痛者，急下之』無異也。以陰經之邪，而能復歸陽明之腑者，即《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所謂『邪入於陰經，則其臟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腑。故中

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腑』之義也。然必驗其舌，察其脈，有不得不下之勢，方以大承氣下之耳。」

舒馳遠曰：「少陰復傳陽明之證，腹脹，不大便者，然必兼見舌苔乾燥，惡熱，飲冷，方為實證。」

柯韻伯曰：「三陽惟少陽無承氣證，三陰惟少陰有承氣證。蓋少陽為陽樞，陰精虛，邪便入於陰，故不可妄下，以虛其陽，少陰為陰樞，陽有餘，邪便傷其陰，故宜急下，以存其陰。」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汪苓友曰：「少陰病，本脈微細，但欲寐，今者輕取之，微脈不見，重取之，細脈幾亡，伏匿而至於沉，此寒邪深中於裡，殆將入臟，溫之，不容以不急也。少遲則惡寒，身蜷，吐利，躁煩，不得臥寐，手足逆冷，脈不至等死證立至矣。四逆湯之用，其可緩乎。」

成無己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不云急溫。此少陰病沉而云急溫者，彼雖寒甚，然而證已形見於外，治之則有成法。此初頭脈沉，未有形證，不知邪氣所之，將發何病，是急與四逆湯溫之。」

《活人書》：「少陰病，若不渴，不口燥，舌乾，而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以口燥而渴者，知其熱，脈沉而遲者，別其寒也。」

四逆湯方見太陽病上。

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尤在涇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受邪，上逆於胃，則飲食入口即吐，或心中溫溫欲吐而復不能吐也。夫下氣上逆而為吐者，原有可下之例，如《金匱》之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是也。若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胸中邪實而陽氣不布也，則其病不在下而在上，其治法不可下而可吐，所謂因其高者而越之也。若膈有寒飲而致乾嘔者，則復不可吐而可溫，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故實可下，而胸中實則不可下。飲可吐，而寒飲則不可吐。仲景立法，明辨詳審如此。」

《金鑿》曰：「飲食入口即吐，且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噁心不已，非少陰寒

虛吐也，乃胸中寒實吐也。故始得之，脈弦遲。弦者，飲也。遲者，寒也。而手足寒者，乃胸中陽氣爲寒飲所阻，不能通於四肢也。寒實在胸，當因而越之，故不可下也。若膈上有寒飲，但乾嘔，有聲而無物出，此爲少陰寒虛之飲，非胸中寒實之飲也，故不可吐，惟急溫之，宜四逆湯。」

柯韻伯曰：「當吐之，宜瓜蒂散。」

少陰病，下利，脈微澀，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方中行曰：「微，陽虛也。澀，血少也。汗出，陽虛不能外固，陰弱不能內守也。更衣反少者，陽虛則氣下墜，血少所以勤努責，而多空坐也。上，謂頂，百會是也。灸，升舉其陽，以調養夫陰也。」

按：百會穴，《圖經》曰：「原治小兒脫肛久不差。」蓋升舉其陽，以調養夫陰也。

程郊倩曰：「汗出已亡陽，利嘔更亡津液，全賴數更衣反少，氣滯下焦，不至或脫，惟恐脫及上焦耳，故溫其上。溫字內亦可兼溫藥升陽，大補心肺。」

《甲乙經》：「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後一寸五分旋毛中，陷可容指。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入三分，灸五壯。」

《外臺秘要》：「《肘後》療卒大便脫肛方，灸頂上回髮中百壯。」

舒馳遠曰：「此證陽虛氣墜，陰弱津衰，故數更衣而出弓反少也。曾治一婦人，腹中急痛，惡寒，厥逆，嘔而下利，脈見微澀，予以四逆湯，投之無效。其夫告曰：『昨夜依然作瀉無度，然多空坐，酢脹異常。尤可奇者，前陰醉出一物，大如柚子，想是尿脬，老婦尚可生乎？』予即商之仲遠，仲遠躊躇曰：『是證不可溫其下，以逼迫其陰，當用灸法溫其上，以升其陽，而病可愈。』予然其言而依其法。用生薑一片，貼頭頂百會穴上，灸艾火三壯，其脬即收，仍服四逆湯加耆、朮，一劑而愈。」

按：醉，音炸。脬，音拋。

《詠諸的靈蘭秘典》

〈辨厥陰病脈證並治〉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

撞，陟降切。蛔，音回。

沈堯封曰：「此厥陰病之提綱也。然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不欲食，食則吐蛔之外，更有厥熱往來，或嘔，或利等證，猶之陽明病胃家實之外，更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等證。故陽明病必須內外證合見，乃是真陽明，厥陰病亦必內外證合見，乃是真厥陰。其餘或厥、或利、或嘔，而內無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等證，皆似厥陰而實非厥陰也。」

張隱庵曰：「厥陰者，陰之極也。夫兩陰交盡，是為厥陰，陰極而陽生，故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氣化也。厥陰之為病，消渴者，經云：『厥陰之上，風氣從之，所謂本也。』病於本氣，故風消而渴也。氣上撞心，下焦之氣不和也。心中疼熱，中焦之氣不和也。饑而不欲食，上焦之氣不和也。夫三焦者，少陽也，經云：『本之下中之見也。』厥陰中風少陽，故有三焦之病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者，乃厥陰標陰為病，經云：『見之下氣之標也。』厥陰以陰寒為標，蛔乃陰類，不得陽熱之化，則頓生而吐。下之則陰極而陽不生，故利不止。」

按：此節乃厥陰為病之總綱。

舒馳遠曰：「此條陰陽錯雜之證也。消渴者，膈有熱也。厥陰邪氣上逆，故上撞心。疼熱者，熱甚也。心中疼熱，陽熱在上也。饑而不欲食者，陰寒在胃也。強與食之，亦不能納，必與蛔俱出，故食即吐蛔。此證上熱下寒，若因上熱誤下之，則上熱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

《金鑿》曰：「厥陰者，為陰盡陽生之臟，邪至其經，從陰化寒，從陽化熱，故其為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也。」

《靈樞》大惑論：「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曰：『精氣並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醫門法律》：「殺蟲方，治消渴有蟲，苦楝根取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水二碗煎至一碗，空心飲之，雖困頓不妨。自後下蟲三四條，類蛔蟲而色紅，其渴頓止。乃知消渴一證，有蟲耗其津液。（出夷堅志）」

《新釋》：「厥陰者，神經系統之符語，滿佈身體內外，以腦為中樞，可知覺運動，主節制諸器官之總軸也。在太陽部分者，知覺最敏，能隨意運動。在少陽及陽明部分者，除九竅外，皆知覺遲鈍，不能隨意運動，名曰自和神經。如心之波動，肺之氣息，肝脾之分泌膽胰液，腎之排尿，胃之消化，腸之傳渣滓是也。《內經》曰：『厥陰，受少陽為表裡。』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若少陽部分之自和神經，因受風邪，微生蟲寄臟腑之為病，其發於胃則消渴。消渴者，飲水能消，小便數而渴不止。蓋由飲食生冷，含有微生蟲之遺卵，因人脾胃之虛，故遺卵得伏於胃襞，孵化變蛔，盤據寄於其間，致胃之消化神經衰弱，飲食之精微，只供蛔蟲之榮養，久則胃膜堅強不能吸收水分，蛔饑求食而動則病作，胃中客氣動膈，上撞擊於心，蛔嚙胃襞，致心中疼而煩熱，方書所謂心胃蟲疾作痛也。小腸無病，能消化水穀，故腹中饑。胃氣為風邪所亂，故不欲食。食則蛔聞食臭出，既出則不能復歸於原巢，故吐蛔也。胃不能消水而上輸於肺，致水悉自小腸，而下輸於腎，故小便多而胃陰之燥仍不解，此消渴之病所由成也。此病本在少陽中焦之半表半裡及胃上脘，若不可下，故誤下之，反致未病之小腸為苦寒藥侵傷而下利不止矣。」

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癒。

尤在涇曰：「此厥陰自受風邪之證，脈微為邪氣少，浮為病在經，經病而邪少，故為欲愈。或始先脈不微浮，繼乃轉而為浮者，為自陰之陽之候，亦為欲愈，所謂陰病得陽脈者生是也。然必兼有發熱、微汗等證候，仲景不言者，以脈該證也。若不浮，則邪著陰中，漫無出路，其愈正未可期，故曰：『不浮，為未癒。』」

按：雜病例云：「寸脈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節之脈浮不浮，蓋驗其入臟、入腑之診。《素問》〈陽明脈解篇〉所謂「厥逆，連臟則死，連腑則生」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方中行曰：「厥陰屬木，旺於丑、寅、卯之三時，正氣得其旺時，邪退而病解，在六經皆然。夫以六經各解於三時，而三陽解自寅至亥，三陰解自亥至卯。厥陰之解，至寅卯而終。少陽之解，自寅卯而始。何也？曰：『寅為陽初動，陰尚強，卯為天地辟，陰陽分，所以二經同旺，其病之解，由此而終始也。』然則三陽之旺時九，各不相襲，三陰之旺時五，太陰與少陰同子丑，少陰與厥陰同丑寅。何也？曰：『陽行健，其道長，故不相及，陰行純，其道促，故皆相躡也。』」

徐旭升曰：「三陽解時，在三陽旺時而解，三陰解時，亦從三陽旺時而解，傷寒以生陽爲主也。」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尤在涇曰：「厥陰之病，本自消渴，雖得水，未必即愈，此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者，必熱邪還返陽明之候也。熱還陽明，津液暴竭，求救於水，少少與之，胃氣則知，其病乃愈。若係厥陰，則熱足以消水，而水豈能消其熱哉！」

章虛谷曰：「渴欲飲水，陽勝而邪熱盛也。水爲天一之精，少少與飲，濟陰以清熱，其病可愈。若多飲，反致停水之病矣。」

張令韶曰：「〈厥陰篇〉自提綱後，止此三節提出厥陰病，其餘則曰傷寒，曰病，曰厥，曰下利，而不明言厥陰病者，以厥陰從中治而不從標本也。」

萬密齋曰：「厥陰證異於六經者，以厥逆吐利也。所以別經則稱某經病，而厥陰不稱經者，以有厥逆、吐利可識也。」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尤在涇曰：「成氏曰：『四逆，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然本篇云：『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又云：『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其他凡言厥逆之處不一，則四逆與厥本無分別，特其病有陰陽之異耳。此條蓋言陰寒厥逆，法當溫散養之，故云不可下之。後條云：『厥應下之者，則言邪熱內陷之厥逆也。學者辨之。』虛家，體虛不足之人，雖非四逆與厥，亦不可下之。經曰：『毋實實，毋虛虛，而遺人夭殃。』此之謂也。」

徐靈胎曰：「以下所論諸條，皆指傷寒證手足逆冷而言，非氣逆不知人之厥也。又曰：『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此致厥之由。厥者，手足逆冷是也，此厥之象。」

按：四肢以溫和爲順，故以冷爲逆，以失知覺爲厥。厥在四肢則爲麻木不仁，在頭則爲不省人事。蓋冷者血脈病，逆者神經病，故少陰與厥陰皆有厥逆證。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成無己曰：「陰氣勝，則厥逆而利。陽氣復，則發熱，利必自止。見厥，則陰氣還勝而復利也。」

尤在涇曰：「傷寒，先厥者，陰先受邪也。後熱者，邪從陰而出陽也。陰受邪而利，

及邪出而之陽，故利必止。設復厥，則邪還入而之陰，故必復利。蓋邪氣在陽熱則生熱，在陰則爲厥與利，自然之道也。」

張隱庵曰：「此節首論厥熱，乃論厥陰，陰陽環轉，次遞傳變之意。夫病在厥陰，即以一日起厥陰者，從一而三，從陰而陽，先天之氣始也。病在太陽，即以一日起太陽者，從三而一，從陽而陰，後天之氣始也。」

按：此節爲厥陰直中寒邪之證，故得病之初，即厥而不省人事，今俗所謂鶻突傷寒是也，較少陰傷寒之但欲寐則病深勢重矣。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並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食以之食，同飼。數，同朔。

尤在涇曰：「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又下利者，邪氣從陽之陰，而盛於陰也。陰盛則當不能食，而反能食者，恐爲除中。中者，胃中之陽氣也。除者，去而盡之也。言胃氣爲邪氣所迫，盡情發露，不留餘蘊也。不發熱，不字當作若，謂試以索餅食之，若果胃氣無餘，必不能蒸鬱成熱。今反熱者，知胃氣尚在，非除中之謂矣。而又恐暴熱暫來而復去，仍是胃陽發露之凶徵也。後三日脈之，而其熱仍在，則其能食者，乃爲胃陽復振無疑，故期至旦日夜半，其病當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熱少厥多，其病當進。茲復發熱三日，並前六日，亦爲九日，適與厥日相應，故知其旦日夜半，其病當愈。旦日，猶明日也。然厥與熱者，陰陽勝負之機，不可偏也，偏於厥則陰勝而礙陽矣，偏於熱則陽勝而礙陰矣。後三日脈之，而脈反加數，熱復不止，則陽氣偏勝，必致傷及營血，而發爲癰膿也。」

錢天來曰：「大凡厥冷下利者，因寒邪傷胃，脾不能散精，以達於四肢，四肢不能稟氣於胃而厥。厥則中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乎胃氣已回，但恐爲下文之除中，姑且食以索餅。索餅者，疑即今之條子面及饊子之類，取其易化也。食後不停滯而發熱，則知已能消穀，胃氣無損而尚在，其病爲必愈也。期之旦日半，陰極陽回之候，其病當愈，所謂厥陰病欲解時，自丑至卯上也。」

柯韻伯曰：「除中，如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今俗云食祿將盡者是也。發癰膿，

是陽邪外溢於形身，俗所云傷寒留毒者是也。」

按：此節當分三段看，首段言厥多，則陰盛而下利，食以索餅，驗其是否為除中。中段言厥熱相應，為陰陽平均而自愈。末段言熱多則陽盛而發癰膿也。

傷寒，六、七日，脈遲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汪苓友曰：「脈遲為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七日，反與黃芩湯者，必其病初起，便發厥而利，至六七日陽氣回復，乃乍發熱而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但見其發熱，下利，誤認以為太少合病，因與黃芩湯徹其熱。徹，即除也。又脈遲云云者，申明除其熱之誤也。」

劉完素曰：「除者，除去也，與除夕之除同意。夫脈遲為寒，胃中真陽已薄，不可更與涼藥。蓋胃暖乃能納食，今胃冷而反能食，則是胃之真氣發露無餘，而胃陽亦必漸去而不能久存，故必死。」

柯韻伯曰：「除中者，胃陽不支，假穀氣以自救，凡人將死而反強食者是也。」

程郊倩曰：「上條脈數，此條脈遲，是題中二眼目。」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張隱庵曰：「傷寒，先厥者，始於厥陰也。後發熱者，交於太陽也。下利必自止者，陽氣上升也。夫先厥後熱，下利且止，陰陽似和，其病當愈而反汗出、咽中痛者，陰液虛而火氣盛也。其喉為痺者，經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厥陰也。一陽者，少陽也。今厥陰為病，而見少陽之火熱咽痛，故其喉為痺。夫始之下利必自止者，乃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也。若發熱、無汗而利不止，則太陽陽熱之氣不能上升，必陰律下竭、熱氣內傷而便膿血。夫便膿血則火熱下行，故其喉不痺。此明火熱下行則便膿血，火熱上升而為喉痺者如此。」

汪苓友曰：「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回變熱，熱邪太過而反汗出、咽中痛者，此熱傷上焦氣分也。其喉為痺，痺者，閉也。此以解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以厥陰經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故也。又熱邪太過，無汗而利不止。便膿血者，此熱傷下焦血分也。熱邪泄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云：『其喉不痺。』」

常器之曰：「喉痺，可桔梗湯。余疑此條證，或於發厥之時，過服熱藥而至於此。」

學者臨證，宜細辨之。」

張璐玉曰：「便膿血者，白頭翁湯。」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應，平聲，音膺。

黃坤載曰：「傷寒，一二日以上至四五日而見厥者，此後必發熱。既已發熱，則此後必又厥。前之厥深者，後之熱亦深，前之厥微者，後之熱亦微。蓋前之陰盛而為厥，後必陽復而發熱，陰陽之勝復不偏，則厥熱之淺深相等也。陽勝而熱則病退，陰勝而厥則病進，是熱本吉兆，然不可太過，厥將終而熱將作，應當下之，以救營血而息肝風，而反發汗者，亡其血液，風動火炎，必口傷爛赤。上章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此曰厥應下之者，以其將發熱也。緣今之厥深者，後之熱亦必深，俟其熱盛亡陰，所喪亦多。於其熱未發時，應當下之，使陽與陰平，則熱可不作，熱去則厥亦不來，是至善之法也。不然，熱來則傷肝腎之陰，厥來又傷心肺之陽，厥熱之勝負不已，則正氣之損傷為重，養虎貽患，非計之得者也。」

方中行曰：「厥者，必發熱，寒極而熱復也。前熱者，後必厥，陽極而內陷也。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以大概言也。厥應下之，謂邪在裡也。口傷爛赤，厥陰之脈上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裡，環唇內，所以誤汗則熱亂而唇口傷也。」

喻嘉言曰：「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此云厥應下之者，其辨甚微。蓋先四逆而後厥與先發熱而後厥者，其來迥異，故彼云不可下，此云應下之也。以其熱深厥深，當用苦寒之藥，清解其在裡之熱，即名為下。如下利，譫語，但用小承氣湯止耳，從未聞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發汗，寧不引熱勢上攻？口傷爛赤，與喉痺互意。」

《陰證略例》：「夫厥有陰有陽，初得病身熱，三四日後，熱氣漸深，大便秘結，小便黃赤，或語言譫妄而反發熱者，陽厥也。初得病，身不熱，三四日後，陽氣漸消，大便軟利，小便清白，或語言低微而不發熱者，陰厥也。二證人多疑之，以脈皆沉，故也。然陽厥而沉者，脈當有力，陰厥而沉者，脈當無力也。若陽厥，爪指有時而溫，若陰厥，爪指時時常冷也。」

陶節庵曰：「先發熱而後厥者，揚手擲足，煩躁飲水，畏熱，頭汗，大便閉，小便赤，怫鬱，昏，悸。當下失下，血氣不通，所以謂熱深則厥者此也。大柴胡湯、小承氣湯選而用之。」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知自愈。

張令韶曰：「此言厥熱相應，陰陽平，病當愈也。」

黃坤載曰：「陰勝而厥者五日，陽復而熱者亦五日，設至六日，則陰當又勝而復厥，陰勝則病進，復厥者病必不愈。若不厥者，則陰不偏勝，必自愈也。蓋天地之數，五日以後，則氣化爲之一變，是以陰勝而厥，終不過乎五日，陰勝而陽不能復，則病不愈，以陽復而熱者，亦是五日，陰不偏勝而陽不偏負，故知自愈。」

《金鑿》曰：「傷寒，邪傳厥陰，陰陽錯雜爲病。若陽交於陰，是陰中有陽，則不厥冷。陰交於陽，是陽中有陰，則不發熱。惟陰盛不交於陽，陰自爲陰，則厥冷也。陽亢不交於陰，陽自爲陽，則發熱也。蓋厥熱相勝則逆，逆則病進；厥熱相平則順，順則病癒。今厥與熱日相等，氣自平，故知陰陽和而病自愈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厥冷者是也。

方中行曰：「此揭厥而明其義，以申其狀。按《脈經》流注，手之三陰，從腹走至手，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走入腹。然則手之三陰與手之三陽相接於手，足之三陰與足之三陽相接於足。陰主寒，陽主熱，故陽氣內陷，不與陰氣相順接，則手足厥冷也。然手足爲四肢，主之者脾也，脾爲陰，陽不與陰相順接，而手足逆冷又可知也。」

黃坤載曰：「平人陽降而交陰，陰升而交陽，兩相順接，乃不厥冷。陽上而不下，陰下而不上，不相順接，則生逆冷。不順而逆，故曰厥逆。足三陽以下行爲順，足三陰以上行爲順，順行則接，逆行則陰陽離析，兩不相接。其所以逆行而不接者，中氣之不運也。足之三陽隨陽明而下降，足之三陰隨太陰而上升，中氣轉運，胃降脾升，則陰陽順接，中氣不運，胃逆脾陷，此陰陽不接之原也。中氣之所以不轉運者，陰盛而陽虛也。四肢秉氣於脾胃，脾胃陽旺，行氣於四肢，則四肢暖而手足溫，《素問》所謂『陽盛而四肢實』也。緣土旺於四季，故陽受氣於四末，四末溫暖，是之謂順。水盛火負，陽虛土敗，脾胃寒濕，不能溫養四肢，是以厥冷。四肢，陽盛之地，而陰反居之，變溫爲冷，是反順而爲逆也，因名厥逆。」

陳平伯曰：「本條推原所以致厥之故，不專指寒厥言也。看用『凡』字冠首，則知不獨言三陰之厥，並賅寒熱二厥在內矣。蓋陽受氣於四肢，陰受氣於五臟，陰陽之氣相貫，如環無端，若寒厥則陽不與陰相順接，熱厥則陰不與陽相順接也。或曰：『陰不與

陽相順接，當四肢煩熱，何反逆冷也？」而不知熱邪深入，陽氣壅遏於裡，不能外達於四肢，亦為厥冷。豈非陰與陽不相順接之謂乎！仲景立言之妙如此。」

王肯堂曰：「凡言四逆，或言厥、言逆者，皆為重證。若舉四肢而言耳，言指頭寒，言手足厥，與逆與冷者，皆為厥微。蓋手之上為腕，腕上為臂，足之上為踝，踝之上為脛也。其病之輕重淺深，皆寓於書法之中，不可不審。」

陸九芝曰：「〈厥陰篇〉中，凡有厥而復有熱者，其厥也定為熱厥。惟有厥無熱，甚則一厥不復熱者，其厥也，方是寒厥。以此為辨。」

按：寒厥者，寒傷神經也。熱厥者，熱傷神經也。

《靈樞》〈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臂脛，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素問》〈厥論篇〉：「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裡，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

《解精微論篇》：「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並於上，陰氣並於下，陽並於上則火獨光也，陰並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臟寒，蛔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尤在涇曰：「傷寒，脈微而厥，寒邪中於陰也。至七八日，身不熱而膚冷，則其寒邪未變可知。乃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發躁，陽氣欲絕，非為蛔厥也。蛔厥者，蛔動而厥，其人亦躁，但蛔靜則躁亦自止，蛔動則時復自煩，非若臟寒之躁無有暫安時也。然蛔之所以時動而時靜者，何也？蛔性喜溫，臟寒則蛔不安而上膈。蛔喜得食，臟虛則蛔復上而求食，甚則嘔吐，涎液從口中出。古云：『蛔得甘則動，得苦則安。』又曰：『蛔聞酸則靜，得辛熱則止。』故以烏梅丸，安蛔溫臟，而止其厥逆。」

柯韻伯曰：「傷寒，脈微，厥冷，煩躁者，在六、七日，急灸厥陰以救之。此至七、八日而膚冷，不煩而躁，是純陰無陽，因臟寒而厥，不治之證矣。然蛔厥之證，亦有脈微、膚冷者，是內熱而外寒，勿遽認為臟厥而不治也。其顯證在吐蛔，而細辨在煩躁，

臟寒則躁而不煩，內熱則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時者迥殊矣。此與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不能食，食即吐蛔者，互文以見意也。夫蛔者，蟲也，因所食生冷之物，與胃中濕熱之氣相結而成。今風木爲患，相火上攻，故不下行穀道而上出咽喉，故用藥亦寒熱相須也。看厥陰諸證，與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與又主久利句合，則烏梅丸爲厥陰主方，非只爲蛔厥之劑矣。」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枚、細辛六兩、乾薑十兩、黃連十六兩、當歸四兩、人參六兩、附子六兩（炮，去皮）、蜀椒四兩（出汗）、桂枝六兩（去皮）、黃柏六兩。

上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白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呂櫟村曰：「此主治蛔厥，其妙處全在米飯和蜜，先誘蛔喜，及蛔得之，而烏梅及醋之酸，椒、薑、桂、附及細辛之辛，黃連、黃柏之苦，則蛔不堪而伏矣。但厥後氣血不免擾亂，故加人參、當歸奠安氣血。此方雖寒熱錯雜，但溫臟之力居多，又得烏梅之酸澀以固脫，故又主久利。」

喻嘉言曰：「烏梅丸，酸苦辛溫互用，以安蛔，溫胃，益虛。久利而便膿血亦主此者，能解陰陽錯雜之邪，故也。」

《千金方》：「治冷痢久下，烏梅丸。（即本方）」

《聖濟總錄》：「烏梅丸，治產後冷熱利，久下不止。」

《證治準繩》：「烏梅丸，治胃腑發咳，咳而嘔，嘔甚則長蟲出。」

《壽世保元》：「胃冷，蛔蟲上攻，心痛，嘔吐，四肢冷，烏梅丸。」

雉間煥曰：「反胃之證，世醫難其治，此方治之實奇劑也。」

傷寒，熱少微厥，指頭寒，嘿嘿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成無己曰：「指頭寒者，是厥微熱少也。嘿嘿不欲食，煩躁者，邪熱初傳裡也。數日之後，小便色白，裡熱去，欲得食，爲胃氣已和，其病爲愈。厥陰之脈，挾胃，貫膈，布脅肋，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傳邪之熱甚於裡也。厥陰肝主血，後數日熱不去，又不得外泄，迫血下行，必致便血。」

《詠諸的靈蘭秘典》

王肯堂曰：「設未欲食，宜乾薑甘草湯。嘔而胸脅煩滿者，少陽證也。少陽與厥陰爲表裡，邪干其腑，故嘔而胸脅煩滿也。」

萬密齋曰：「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大柴胡湯證也。厥應下之，亦宜此湯。便血者，桃仁承氣湯。」

病者，手足厥冷，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尤在涇曰：「手足厥冷，原有陰陽虛實之別。若其人結胸，則邪結於上而陽不得通，如後所云：『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當須吐之。』以通其陽者也。若不結胸，但少腹按之痛者，則是陰冷內結，元陽不振，病在膀胱、關元之間，必以甘辛溫藥，如四逆、白通之屬，以救陽氣而驅陰邪也。」

唐容川曰：「關元，即胞宮也，又名血室，又名血海。冷結膀胱，與寒疝、疝瘕可會通。」

汪苓友曰：「《補亡論》龐安時云：『宜灸關元穴。』據《圖經》云：『關元一穴，係腹部中行，在臍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治臍下痛，灸之良，可百壯。』愚以灸關元，而膀胱之冷結自解矣。」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

尤在涇曰：「熱已而厥者，邪氣自表而至裡也。乃厥未已，而熱之日又多於厥之日，則邪復傳而之表矣，故病當愈，其熱則除。乃四日至七日而不除者，其熱必侵入營中，而便膿血，所謂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萬密齋曰：「凡陽厥，熱不除，在表者必發癰膿，在裡者必便膿血者，以肝主血而風木易動也。其脈皆數，便膿血，黃芩湯。」

吳人駒曰：「《內經》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是傷寒以熱爲貴也。然熱不及者病，太過者亦病，故此二節論寒熱之多少，以明不可太過與不及也。」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尤在涇曰：「厥已而熱者，陽氣復而陰邪退也。乃熱未已而復厥，而厥又多於熱之日，則其病爲進。所以然者，寒多熱少，陽氣不振，則陰邪復勝也。要之，熱已而厥者，

傳經之證，慮其陽邪深也。厥已而熱者，直中之證，慮其陽氣不振也。故傳經之厥熱，以邪氣之出入言，直中之厥熱，以陰陽之勝復言，病證則同，而其故有不同如此。」

陸九芝曰：「厥陰與少陽相表裡，厥陰厥熱之勝復，猶少陽寒熱之往來。少陽之寒因乎熱，故厥陰之厥亦因乎熱，熱為陽邪向外，厥為陽邪向內，厥之與熱，總是陽邪出入陰分。熱多厥少而熱勝於厥者，其傷陰也猶緩，厥多熱少而厥勝於熱者，其傷陰也更急。蓋外寒、客熱化為陽邪，深入厥陰之臟，本以向外為吉，向內為凶。陽而向外則外熱，陽而向內則外寒，故仲景以厥多為病進，熱多為病愈，而復申之曰陽氣退，故為進，蓋謂陽之退伏於內，非陽之脫絕於外也。」

陳修園曰：「上節言熱勝於厥而傷陰，此節言厥勝於熱而傷陽也。」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尤在涇曰：「傷寒，六、七日，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之時，乃脈不浮而微，手足不煩而厥冷，是陰氣反進，而陽氣反退也。煩躁者，陽與陰爭，而陽不能勝之也。灸厥陰，所以散陰邪而復陽氣，陽復則厥自還。設不還，則陽有絕而死耳。是故傳經之邪至厥陰者，陰氣不絕則不死。直中之邪入厥陰者，陽氣不復則不生也。」

程郊倩曰：「脈微厥冷而煩躁，即是前條中所引臟厥之證，六七日前無是證也。」

張令韶曰：「灸厥陰，宜灸榮穴、會穴、關元、百會等處。榮者，行間穴也，在足大指中縫間。會者，章門穴也，在季肋之端，乃厥陰、少陽之會。關元，在臍下三寸，足三陰經之會。百會，在頂上中央，厥陰、督脈之會也。」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尤在涇曰：「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者，邪氣從外之內，而盛於內也。至躁不得臥，則陽氣有立亡之象，故死。此傳經之邪，陰氣先竭，而陽氣後絕者也。」

喻嘉言曰：「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裡證自除，下利自止也。若發熱，下利，厥逆，煩躁有加，則其發熱又為陽氣外散之候，陰陽兩絕，亦主死也。」又曰：「腎主躁，躁不得臥，腎中陽氣越絕之象也。」

張璐玉曰：「大抵下利而手足厥冷者，皆為危候，以四肢為諸陽之本故也。加以發熱，躁不得臥，不但虛陽發露，而真陰亦燼盡無餘，安得不死。」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成無己曰：「《金匱要略》曰：『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利

下不禁。』傷寒，發熱，爲邪氣獨甚，下利至甚，厥不止，爲腑臟氣絕，故死。」

錢天來曰：「發熱則陽氣已回，利當自止，而反下利至甚，厥冷不止者，是陰盛極於裡，逼陽外出，乃虛陽浮越於外之熱，非陽回之發熱，故必死矣。」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尤在涇曰：「寒傷於陰，至六、七日，發熱者，陽復而陰解，雖下利猶當自止，所謂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也。乃傷寒，六、七日，本不利，而忽熱與利俱見，此非陽復而熱也，陰內盛而陽外亡也。若其人汗出不止，則不特不能內守，亦並無爲外護矣，是謂有陰無陽，其死必矣。」

方中行曰：「發熱而利，裡虛邪入也，故曰有陰。汗出不止，表陽外絕也，故曰無陽。」

張令韶曰：「王元成曰：『厥陰病發熱不死，此三節熱亦死者，首節在躁不得臥，次節在厥不止，三節在汗出不止。』」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也。此為亡血，下之則死。

濡，音軟。亡，通無。

尤在涇曰：「傷寒，五、六日，邪氣傳裡，在上則爲結胸，在下則爲腹滿而實。若不結胸，腹濡而脈復虛，則表裡上下都無結聚，其邪爲已解矣。解則其人不當復厥，而反厥者，非陽熱深入也，乃血不足而不榮於四末也。是宜補而不可下，下之是虛其虛也。」

《玉函》云：『虛者重瀉，其氣乃絕。故死。』」

方中行曰：「亡音無，古字通用。此肝虛則不能生血，故曰無血，非謂失血之亡血也。」

柯韻伯曰：「其脈空虛，此無血也。」

程郊倩曰：「世多血厥證，此亡血之厥又不同，則挾淤不挾淤之分也。」

《醫壘元戎》：「宜當歸四逆湯。下之則死，宜四逆加人參湯。」

傷寒，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為難治。

尤在涇曰：「發熱而厥者，身發熱而手足厥，病屬陽而裡適虛也。至七日，正漸復

而邪欲退，則當厥先已而熱後除，乃厥如故，而反加下利，是正不復而裡益虛矣。夫病非陰寒，則不可以辛甘溫其裡，而內虛不足，復不可以苦寒堅其下，此其所以為難治也。」

章虛谷曰：「七日為陽復之期，先發熱後厥，七日而下利，不復熱，其陽隨邪陷而不出，故為難治也。」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不可灸之。

陳修園曰：「陽盛則促，雖手足厥逆，亦是熱厥，忌用火攻。然有陰盛之極，反假見數中一止之促脈。但陽盛者，重按之，指下有力。陰盛者，重按之，指下無力。」

傷寒，脈滑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尤在涇曰：「傷寒脈微而厥者，陰邪所中，寒在裡也。脈滑而厥者，陽邪所傷，熱在裡也。陽熱在裡，陰氣被格，陽反在內，陰反在外，設身熱不除，則其厥不已，故主白虎湯，以清裡而除熱也。」

錢天來曰：「滑者，動數流利之象，無沉、細、微、澀之形，故為陽脈。乃傷寒鬱熱之邪在裡，阻絕陽氣，不得暢達於四肢而厥，所謂厥深熱亦深也。」

柯韻伯曰：「此條明熱厥之脈，並熱厥之方。脈弱以滑，是有胃氣。緩而滑，名熱中。與寒厥之脈微欲絕者，大相逕庭矣。當知有口燥、舌乾之證，與口傷爛赤者照應焉。」

白虎湯方見太陽病上。

傷寒，手足厥逆，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加人參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附子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陰乘陽陷，榮寒衛鬱之例，乃陰經之陰厥也。手足厥逆，較厥冷、四逆之證為輕，但厥至手足而止，謂病人手足冷而自感四末寒侵者是也。此由三陰之邪外乘三陽，陰束陽鬱，致表裡失其順接，令陽為陰闔，入而不出，故為手足厥逆之變。所以經係厥陰者，由絡寒而經氣始陷，亦厥陰病機內合少陰者也。脈細為榮氣內束，細而欲絕，乃形容應指縈縈如絲，而三部顯然舉按皆有之象，非應指乍見，絕而不至之謂。以證為邪乘而非正奪，故宜當歸四逆法主之。桂、芍、當歸和榮疏絡，人參、附子溫腎生精，細辛助榮氣旁充而散脈內之寒，通草疏血脈阻滯且行經絡之水，甘草、大棗和中，具通脈散寒之用，故以四逆名湯。通行本闕人參、附子，則散多補少，非脈細欲絕者所宜與矣。內有久寒，知病因已久，或其人素為寒中，或見小腹關元冷結之類，脈當細緊而遲。加吳茱萸以暖肝氣，生薑以宣胃陽，用清酒和水煎服者，所以助藥氣之流傳，此

又法中法也。」

陸九芝曰：「手足厥逆，脈細欲絕者，爲厥陰之表證。當歸四逆湯即厥陰之表藥。」

沈堯封曰：「微者，薄也，屬陽氣虛。細者，小也，屬陰血虛。故少陰論中脈微、欲絕，用通脈四逆主治，回陽之劑也，此之脈細欲絕，用當歸四逆主治，補血之劑也。」

陳修園曰：「此言經脈內虛，不能榮貫於手足，而爲厥寒之證也。」

當歸四逆加人參附子湯方

當歸三兩、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細辛三兩、甘草二兩（炙）、木通三兩、大棗二十五枚（擘）、人參三兩、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九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附子湯方

當歸三兩、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細辛三兩、木通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二十五枚（擘）、吳茱萸二升、生薑半斤、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十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韻伯曰：「此厥陰傷寒，發散表邪之劑也。厥陰居兩陰之交盡，名曰陰之絕陽。外傷於寒，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手足厥逆，脈細欲絕。然相火居於厥陰之臟，臟氣實熱，則寒邪不能侵，只外傷於經而內不傷臟，故先厥者，後必發熱。凡傷寒初起，內無寒證，而外寒極盛者，但當溫散其表，勿遽溫補其裡。此方用桂枝湯以解外，而以當歸爲君者，因厥陰主肝，爲血室也。肝苦急，甘以緩之，故倍加大棗，猶小建中加飴糖法。肝欲散，當以辛散之，細辛甚辛，能通三陰之氣血，外達於毫端，比麻黃更猛，可以散在表之嚴寒。不用生薑，不取其橫散也。木通能通九竅而通關節，用以開厥陰之闔而行氣於肝。夫陰寒如此，而仍用芍藥者，須防補火之爲患也。是方桂枝得歸芍，生血於榮，細辛同木通，行氣於衛，甘草得棗，氣血以和，且緩中以調肝，則榮氣得至於手太陰，而脈自不絕，溫表以逐邪，則衛氣行四末而手足自溫矣。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其相火亦不足，加吳萸之辛熱，直達厥陰之臟。生薑之辛散，淫氣於筋。清酒以溫經絡，經脈不沮馳。則氣血如故，而四肢自溫，脈息自至矣，此又治厥陰內外兩傷於寒之劑也。冷結膀胱而少腹滿痛，手足厥冷者，宜之。」

孟承意曰：「四逆之名多矣，此名當歸四逆者，因風寒中於血脈而逆，當云血中之

邪。故用當歸通脈散逆，桂枝、細辛散太陽、少陰血分之風寒。未有榮衛不和而脈道能通者，故以甘草、大棗、芍藥調和榮衛。木通利九竅通關節。合而用之，破阻滯，散厥寒，誠爲勁敵。前賢云：『四逆湯全從回陽起見，當歸四逆全從養血通脈起見。不入辛熱之味者，恐灼陰也。厥陰職司藏血，不養血則脈不起。少陰重在真陽，陽不回則邪不退。』成氏曰：『手足厥寒者，陽氣外虛，不溫四末。脈細欲絕者，陰血內弱，脈行不利，與此湯復脈生陰。』」

《千金方》：「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治陽邪陷陰，手足厥冷，脈細欲絕。霍亂，四逆，加半夏一合、附子小者一枚，若惡寒，乃與大附子。」

《嚴氏濟生方》：「通脈四逆湯，治霍亂多寒，肉冷，脈絕。（即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附子湯）」

《醫學入門》：「當歸四逆湯，治厥陰病氣弱，手足厥逆，小腹疼痛，或嘔噦，或囊縮，血虛則脈細欲絕，亦陰毒要藥也。如素有寒氣，加吳茱萸、生薑。寒甚，加附子。脈不至，加人參。」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復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過汗傷陽，病本熱而變爲寒之證。大汗出，熱不去者，邪氣不從汗解，而陽氣反從汗亡也。陽氣外亡，則寒冷內生，內冷則脈拘急而不舒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虛不足，不能實氣於四膚，則爲之疼痛也。甚至下利、厥逆而惡寒，則不特無與內守，亦並不爲外護矣。故必四逆湯救陽驅陰爲主。余謂傳經之熱，久亦成陰者，此類是也。」

汪苓友曰：「內拘急，此寒氣深入於裡，寒主收引，當是腹以內拘急。」

徐靈胎曰：「此條諸證皆屬陰寒，固爲易辨。惟『熱不去』三字，則安知非表邪未盡即惡寒，亦安知非太陽未罷之惡寒。惟下利、厥逆則所謂急當救裡，不論其有表無表，而扶陽不可緩矣。」

四逆湯方見太陽病上。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逆冷者，四逆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亦陽病誤治而變陰寒之證。成氏所謂大汗，若大下利，表裡雖殊，其亡津液、損陽氣一也。陽虛陰勝，則生厥逆，雖無裡急下利等證，亦必以救陽驅陰爲急。《易》曰：『履霜堅冰至。』陰盛之戒，不可不凜也。」

喻嘉言曰：「此證無外熱相錯，其為陰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則陰津亦亡，但此際不得不以救陽為急，俟陽回乃可除救其陰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柯韻伯曰：「手足為諸陽之本，厥冷則胃陽不達於四肢。緊則為寒，乍緊者，不厥時不緊，言緊與厥相應也，此寒結胸中之脈證。心下者，胃口也。滿者，胃氣逆。煩者，胃火盛。火能消物，故饑。寒結胸中，故不能食。此陰並於上，陽並於下，故寒傷形，熱傷氣也。非汗、下、溫補之法所能治，必瓜蒂散吐之。」

陳修園曰：「此言痰之為厥也。厥雖不同，究竟統屬於厥陰證內。」

《活人書》：「病在胸中，亦能令人手足厥，但認脈乍結是也。」

瓜蒂散方見太陽病下。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漬，資四切。

錢天來曰：「《金匱》曰：『水停心下，甚者則厥。』太陽篇中有『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此二語，雖皆仲景本文，然此條並不言飲水，蓋以傷寒見厥，則陰寒在裡，裡寒則胃氣不行，液不布，必停蓄於心下，阻絕氣道，所以築築然而悸動，故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然後卻與治厥之藥。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必漸漬入胃，寒厥之邪在裡，胃陽不守，必下走而作利也。」

魏念庭曰：「此厥陰預防下利之法。蓋病至厥陰，以陽升為欲愈，邪陷為危機。若夫厥而下利，則病邪有陷無升，所以先治下利為第一義，無論其厥之為寒為熱，而俱以下利為不可犯之證。」

程郊倩曰：「此寒因水停而作厥者，其證以心下悸為驗，厥陰有此，多因消渴得之。水其本也，寒其標也。」

茯苓甘草湯方見太陽病中。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人參附子湯主之。不差，復以人參乾薑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厥陰壞病，陰陽兩竭，喉痺、厥利並見之候。曰傷寒，六、七日，大下後者，明本為熱厥當下之證，醫雖知熱深厥深，乃不辨腑臟之料度、熱邪之輕重，輒與承氣大下，傷其中腑，糟粕雖去，而陰精隨之內竭，所謂下則亡陰者是也。假令寒厥更下，必致一厥不還，脈絕不至。今以本為熱厥，但誅罰過當，不中病所，故因大下後，寸脈沉而按遲，手足厥逆，陽氣以誤攻而下陷也。經氣下陷而相火循絡上衝，熱深內鬱之陽，浮寄上乘於肺，以厥陰之脈貫膈上注肺，循喉嚨故爾。脈熱榮鬱，內灼氣道以侵咽門，故為咽喉不利，上唾膿血之變，此亦喉痺之類證也。陽浮於上，而陰寒獨治於下，故見泄利不止。病至此，而升降出入之機皆亂其常，下部脈不至者，謂尺部應指不至。寸脈沉遲，知上焦亦非有餘之熱，故宜人參附子湯主之。乾薑、附子溫脾腎以回陽，人參、阿膠滋真精而救肺，半夏降逆以通液阻，柏葉清榮而止血溢。得湯，厥還，利減者，生。若服湯，病仍不差，則證為危殆，復以人參乾薑湯救之，亦十全一二而已。」

人參附子湯方

人參二兩、附子一枚、乾薑二兩（炮）、半夏半升、阿膠二兩、柏葉三兩。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再服。

咽喉不利，唾膿血，陽熱在上也。泄利不止，陰寒在下也。陰陽不相交接，故下部脈不至而手足厥逆。此方回陽滋陰，水升火降，則上下交而寒熱錯雜之證自愈也。

人參乾薑湯方

人參二兩、附子一枚、乾薑三兩、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

上五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溫頓服之。

本方即四逆湯倍乾薑加桂枝也。寸脈沉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泄利不止，皆四逆湯之本證。以咽喉不利，唾膿血，故加桂枝，倍乾薑也。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尤在涇曰：「傷寒，四、五日，正邪氣傳裡之時，若腹中痛而滿者，熱聚而實，將成可下之證。茲腹中痛而不滿，但時時轉氣下趨少腹者，然不得聚而從下注，將成下利之候也。而下利有陰陽之分，先發熱而後下利者，傳經之熱邪內陷，此為熱利，必有內煩、脈數等證，不發熱而下利者，真中之陰邪下注，此為寒利，必有厥冷、脈微等證。要在審問明白也。」

方中行曰：「腹中痛，厥陰之脈抵小腹，挾胃也。轉氣下趨者，裡虛不能守而寒邪

下迫也。」

張璐玉曰：「腹痛亦有屬火者，其痛必自下逆攻而上。若痛自上而下趨者，定屬寒痛無疑。」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麻黃升麻湯主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

按：此節方中行以「傷寒本自寒」爲句，「下醫復吐下之」爲句。言傷寒本自感寒邪而成病，下工見其發熱不食，誤以爲宿食所致，復以苦寒湧泄之劑，吐之、下之。因傷胃陽，寒格在中，阻其陰陽升降之機，更逆吐下，而成上熱下寒之證，宜麻黃升麻湯主之。麻桂治其本寒，知母、黃芩清上焦之熱，白朮、甘草補中土之虛，而其用全借升麻，以交通表裡，啓在下之陰，以上通於陽，俾陽氣下行，陰氣上升，陰陽和而吐利止，故以之爲君而名方也。

張隱庵曰：「若食入口即吐，即寒格之謂也。平脈篇曰：『格則吐逆。』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者，厥陰風氣在上，火熱在中，標陰在下，故以芩、連清中上之風熱，乾薑溫下利之陰寒，人參補中土而調和其上下。」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二兩半（去節）、升麻一兩、知母一兩、黃芩一兩半、桂枝二兩、白朮一兩、甘草一兩（炙）。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方

乾薑三兩、黃芩三兩、黃連三兩、人參三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柯韻伯曰：「傷寒，吐下後，食入口即吐，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雖不痞硬而病本於心，故用瀉心之半調其寒熱，以至和平。去生薑、半夏者，心下無水氣也。不用甘草、大棗者，嘔不宜甘也。」

徐靈胎曰：「寒格自用乾薑，吐下自用芩、連，因誤治而虛其正氣則用人參。分途而治，無所不包，又各不相礙，古方之所以入化也。此痢疾之正方也。」

《詠諸的靈蘭秘典》

陳修園曰：「凡嘔家挾熱，不利於橘、半者，服此而晏如。若湯水不得入口，去乾薑，加生薑汁少許，徐徐呷之。此少變古法，屢驗。」

黃仲理曰：「翻胃之初，亦可用，止嘔而和中也。」

《活人書》：「曾經汗下，關脈遲，胃中虛冷而吐，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

《保幼大全》：「四味人參湯，治傷寒，脈遲，胃冷，嘔吐。（即本方）」

《醫學從眾錄》：「昔張石頑借治脾胃虛寒，腸有積熱之泄，甚效。」

《方函口訣》：「此方治膈有熱，嘔逆不受食者。又治噤口痢。」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魏念庭曰：「下利之證，無論為飧泄、為滯下，俱以胃陽為宗主，此有頹靡，則難於援救矣。所以下利，有微熱，知陽氣未絕也。兼渴，陽氣尚有餘也。脈雖弱，正雖虛而邪熱亦不盛，故知其人必自愈。」

方中行曰：「脈弱，邪退也。令自愈，言不須治也。」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者，為欲愈。脈緊者，為未解。

成無己曰：「下利，陰病也。脈數，陽脈也。陰病見陽脈者生。微熱，汗出，陽氣得通也，利必自愈。諸緊為寒，設復脈緊，陰氣猶勝，故云未解。」

程郊倩曰：「下利，脈數，寒邪已化熱也。微熱而汗出，邪從熱化而出表也，故令自愈。設復緊者，未盡之邪復入於裡，故為未解。蓋陰病得陽則解，故數與緊，可以定愈、不愈。即陰陽勝負之下利，亦當以此為斷。」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錢天來曰：「陰寒下利而手足厥冷，至於無脈，是真陽已竭，已成死證，故雖灸之，亦不溫也。若脈不還，反見微喘，乃陽氣已絕，其未盡之虛陽，隨呼吸而上脫，其氣有出無入，故似喘非喘而死矣。少陰，腎也，水中有火，先天之陽也。趺陽，胃脈也，火生之土，後天之陽也。此承上文下利而言。凡少陰證中諸陽虛陰盛之證，而至於下利及下利清穀之證，皆由寒邪太盛，非惟少陰命門真火衰微，且火不能生土，中熱，胃脘之陽不守，故亦敗泄而為下利，少陰脈雖微細欲絕，而為陰寒所勝，則為少陰之真陽負也。若趺陽脈尚無虧損，則是先天之陽雖為寒邪之所鬱伏，而後天胃脘之陽尚在，為真陽猶

未磨滅，所謂有胃氣者生，故爲順也。若趺陽亦負，則爲無胃氣而死矣。」

汪苓友曰：「常器之云：『當灸關元、氣海二穴。』」

《總病論》：「少陰脈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是足少陰腎脈也，名太谿穴。趺陽在足大指、次指間上行五寸，是足陽明胃脈也，名衝陽穴。」

按：《靈樞》動輸篇所謂動脈，足少陰挾衝脈下行，至附上，與足陽明胃經衝陽皆在附上，是足少陰所行與足陽明所行，至附則合於一處也。此云少陰負趺陽者爲順，蓋於衝陽輕按之以候胃氣，重按以候腎氣。負，承戴也，浮沉皆有而若負也。

陳修園曰：「脈之源始於少陰，生於趺陽，少陰脈不至，則趺陽脈不出，是處有脈，其證爲順也。」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必圜膿血，柏葉阿膠湯主之。

圜，音清。

魏念庭曰：「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澀者，熱在下也。寸脈浮數，陽欲升也。尺脈自澀，爲陰所陷而不能升也。浮數者，熱之淺而易數者也。澀者，陰虛熱盛，傷其下焦之血，血室中有膠凝之象，故尺脈見澀。人之腎水不足，則尺脈見澀，不知血室中血膠凝則亦不足，故亦如水不足之澀也。因而熏灼腸胃，變爲膿血，此又熱入之深，急宜清其下焦之實熱也。」

秦皇士曰：「寸脈主氣，尺脈主血。今寸脈浮數，氣中有熱。尺中自澀，血分受傷。熱盛於血，故必圜膿血。」

劉昆湘曰：「此示傳經化熱，餘邪下陷厥陰之證。蓋由體秉上盛，因見下虛，熱乘虛湊，內燔陰絡，令榮氣枯燥，轉圜膿血之變，乃上病之下移也。宜柏葉阿膠湯主之。炮薑溫脾而止血，阿膠滋水以潤燥，柏葉斂榮氣之溢，丹皮通血痺之阻。」

柏葉阿膠湯方

柏葉三兩、阿膠二兩、乾薑二兩（炮）、牡丹皮三兩。

上四味，以水三升，先煮三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再服。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張令韶曰：「厥陰內合臟氣，而中見少陽，不在於裡，即在於中，故無表證。下利

清穀，厥陰臟氣虛寒也。臟氣虛寒，當溫其裡，不可攻表。攻表汗出，則表陽外虛，裡陰內結，故必脹滿。經曰『臟寒生滿病』是也。」

程郊倩曰：「下利清穀，此為裡虛，反攻其表，則汗出而陽從外泄，濁陰得以內填，脹滿所由來也。汗劑所以發陽邪之在表也，表若無邪，必拔及裡陽而外泄，遂生內寒。」

按：下利赤白，為濕熱下注裡實之證，有表邪者，當先發汗，以解其外，外解已，方可清其裡之淤熱。若下利清穀，為陰寒內積裡虛之證，雖有表邪，急當溫裡，俟利止後，外證不解者，方可攻其表。是二證寒熱、虛實不同，而治法則大相逕庭也。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汪苓友曰：「此辨熱利之脈也。脈沉弦者，沉主裡，弦主急，故為裡急重，如滯下之證也。脈大者，邪熱甚也。經云『大則病進』，故為利未止也。脈微弱數者，此陽邪之熱已退，真陰之氣將復，故為利自止也。下利一候，大忌發熱，茲者脈微弱而帶數，所存邪氣有限，故雖發熱，不至死耳。」

程郊倩曰：「反而言之，脈大，身熱者死，可知矣。」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汪苓友曰：「下利，脈沉而遲，裡寒也。所下者清穀，裡寒甚也。面少赤，身微熱，下焦虛寒，無根失守之火浮於上，越於表也。以少赤微熱之故，其人陽氣雖虛，猶能與陰寒相爭，必作鬱冒，汗出而解。鬱冒者，頭目之際鬱然昏冒，乃真陽之氣能勝寒邪，裡陽回而表和順，故能解也。病人必微厥者，此指未汗出鬱冒之時而言。而戴陽係下虛，此申言面少赤之故。下虛，即下焦元氣虛。仲景雖云汗出而解，然於未解之時，當用何藥？郭白雲云：『不解，宜通脈四逆湯。』」

按：此節先言下利，後言下利清穀，蓋謂下利鶩溏，或下利赤白，失治久而陽虛，皆可轉為清穀也。

《明理論》：「鬱為鬱結而氣不舒，冒為昏冒而神不清，俗謂之昏迷是也。」

《傷寒緒論》：「戴陽者，面赤如微酣之狀，陰證冷極，發躁，面赤，脈沉細，為浮火上衝，水極似火也。凡下元虛憊之人，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則為戴陽，陽已戴於頭面，而不知者更行發散，則孤陽飛越，危殆之至矣。大抵陽邪在表之怫鬱，必

面合赤色，而手足自溫，若陰證虛陽上泛而戴陽，面雖赤，足脛必冷。不可但見面赤便以爲熱也。」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尤在涇曰：「此亦陰邪下利，而陽氣已復之證。脈數而渴，與下利有微熱而渴同意。然脈不弱而數，則舊之復者已過，陰寒雖解，熱氣旋增，將更傷陰而圍膿血也。」

程郊倩曰：「脈數而渴，陽勝陰矣，亦令自愈。若不差，則陰虛熱甚，經所云『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是也。有熱，指經中實邪言。」

汪苓友曰：「常器之云：『可用黃芩湯。』」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晬，音最。

成無己曰：「晬時，周時也。」

錢天來曰：「寒邪下利而六脈已絕，手足厥冷，萬無更生之理，而仲景猶云周時脈還、手足溫者生，何也？夫利有新久，若久利脈絕而至手足厥冷，則陽氣以漸而虛，直至水窮山盡，陽氣磨滅殆盡，脈氣方絕，豈有復還之時。惟暴注、下泄，忽得之驟利而厥冷脈絕者，則真陽未至徒絕，一時爲暴寒所中，致厥利脈伏，故陽氣尚有還期。此條乃寒中厥陰，非久利也，故云：『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若脈不見還，是孤陽已絕而死也。」

喻嘉言曰：「脈絕不惟無陽，而陰亦無矣。陽氣破散，豈有陰氣不消亡者。晬時脈還，乃脈之伏者出耳。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氣而觀其脈之絕與伏耳。故其方即名通脈四逆湯，服後利止脈出，則加人參，以補其亡血。若服藥晬時，脈仍不出，是藥已不應，其爲脈絕可知。」

陳修園曰：「此言生死之機，全憑於脈，而脈之根，又借於中土也。夫脈生於中焦，從中焦而注於手太陰，終於足厥陰，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水下百刻，一周循環，至五十度而復大會於手太陰，故脈還與不還，必視乎晬時也。前皆言下利，此復言利後須當分別。」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成無己曰：「下利者，裡虛也。脈當微弱，反實者，病勝臟也，故死。《難經》曰：『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爲死病。』」

錢天來曰：「所謂實者，乃陰寒下利，真陽已敗，中氣已傷，胃陽絕而真臟脈現也。」

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張令韶曰：「夫穀入於胃，借中土之氣，變化而黃，以成糟粕，猶奉心化赤而為血之義也。若寒傷厥、少二陰，則陰寒氣甚，穀雖入胃，不能變化其精微，蒸津液而泌糟粕，清濁不分，完穀而出，故下利清穀也。在少陰，則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在厥陰，則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俱宜通脈四逆湯，啓生陽之氣而通心主之脈也。」

喻嘉言曰：「下利，裡寒，加以外熱，是有裡復有表也。熱在陽虛之人，雖有表證，其汗仍出，其手足必厥，才用表藥，立至亡陽，不用表藥，終是外邪不服，故於四逆湯中加蔥為治，絲絲必貫，為萬世法程。」

陳修園曰：「此為下利，陰內盛而陽外亡者，出其方治也。裡不通於外而陰寒內拒，外不通於裡而孤陽外越，非急用大溫之劑，必不能通陰陽之氣於頃刻。此言裡寒下利而為清穀，下言裡熱下利者為下重，二節以寒熱作對子。」

通脈四逆湯方見少陰病。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尤在涇曰：「傷寒，熱邪入裡，因而作利者，謂熱利。下重即後重，熱邪下注，雖利而不得出也。」

陳修園曰：「此節言裡熱下利而為下重，即《內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之旨也。《條辨》云：『厥陰經邪熱下入於大腸之間，肝性急速，邪熱甚，則氣滯壅塞，其惡濁之物急於出而不得，故下重也。』」

徐靈胎曰：「凡下重，皆屬於熱。」

《傷寒論識》：「熱利與協熱利，相似而異。裡有熱而下利欲飲水者，謂之熱利。裡有寒協合外熱而下利者，謂之協熱利。熱利則脈數有力，協熱利則脈微弱，此為其別也。」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黃連三兩、黃柏三兩、秦皮三兩。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尤在涇曰：「此治濕熱下注，及傷寒熱邪入裡作利者之法。白頭翁湯，苦以除濕，寒以勝熱也。」

張隱庵曰：「白頭翁氣味苦溫，有風則靜，無風獨搖，其體能立，其用能行，性從下而上達者也。連苗、柏葉經冬不凋，皆得冬冷寒水之氣，能啓水陰之氣上滋火熱，復能導火熱以下行。秦皮氣味苦寒，瀆水和墨，其色青碧，亦得水陰之氣而上行下泄者也。取白頭翁之升，用二之偶。秦皮、連、柏之降，用三之奇。陷下之氣上升，協熱之邪下泄，則熱利解而下重除矣。」

吳綬曰：「熱毒下痢，紫血、鮮血者宜之。」

尾臺氏曰：「赤利每欲大便，則肛門熱而火燒者，爲白頭翁湯證也。」

《三因方》：「白頭翁湯，治熱痢滯下，下血連月不差。（即本方）」

陶節庵曰：「胃熱，利白腸垢，臍下必熱，便下垢膩赤黃，或渴，黃芩湯、白頭翁湯通用之。」

下利，其人虛極者，白頭翁加阿膠甘草湯主之。

魏念庭曰：「下利虛極者，自當大補其氣血矣，不知其人雖極虛，而下利者乃挾熱之利，補之則熱邪無出，其利必不能止也。主之以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清熱燥濕，補中理氣，使熱去而利自止，亦治虛熱下利之妙方。」

徐忠可曰：「虛極不可無補，但非他味參、朮所宜，惡其壅而燥也。亦非苓、澤淡滲可治，恐傷液也。惟甘草之甘涼，清中即所以補中，阿膠之滋潤，去風即所以和血，以此治病，即以此爲大補。方知凡治痢者，濕熱非苦寒不除，故類聚四味之苦寒不爲過。若和血安中，只一味甘草及阿膠而有餘。治痢好用參、朮者，正由未悉此理耳。」

白頭翁加阿膠甘草湯方

白頭翁二兩、黃連三兩、黃柏三兩、秦皮三兩、甘草二兩、阿膠二兩。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膠烱消，分溫三服。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裡，乃攻其表，溫裡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張景岳曰：「此一條乃言表裡俱病而下利者，雖有表證，所急在裡，蓋裡有不實，則表邪愈陷，即欲表之，而中氣無力，亦不能散。故凡見下利中虛者，速當先溫其裡，

裡實氣強，則表邪自解，溫中可以散寒，即此謂也。」

喻嘉言曰：「此與太陽中篇下利身疼，用先裡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裡爲急者，見晁曰消之義也。身疼痛有裡有表，必清便已，調其痛仍不減，方屬於表。」

尤在涇曰：「四逆用生附，則寓發散於溫補之中，桂枝有甘芍，則兼固裡於散邪之內。仲景用法之精，如此。」

陶節庵曰：「胃寒，利白鴨溏，臍下必冷，腹脹滿，便中清白，或清穀，四逆湯、理中湯。」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錢天來曰：「此又申上文熱利之見證，以證其爲果有熱者，必若此治法也。夫渴與不渴，乃有熱、無熱之大分別也。裡無熱邪，口必不渴，設或口乾，乃下焦無火，氣液不得蒸騰，致口無津液耳，然雖渴亦不能多飲，若胃果熱燥，自當渴欲飲水，此必然之理也。寧有裡無熱邪，而能飲水者乎？仲景恐人之不能辨也，故又設此條以曉之。」

張令韶曰：「此申明白頭翁湯能清火熱下利之義也。下利，欲飲水者，少陽火熱在中，陰液下泄而不得上滋也。故以白頭翁湯清火熱以下降，而引陰液以上升。」

羅謙甫曰：「少陰自利而渴，及下焦虛寒，而用四逆者，恐不可以渴、不渴分熱寒也，正當以小便黃白別之耳。」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金鑿》曰：「下利裡虛，譫語裡實，若脈滑大，證兼裡急，知其中必有宿食也。其下利之物，又必稠黏臭穢，知熱與宿食合而爲之也，此可決其有燥屎也，宜以小承氣湯下之。於此推之，可知燥屎不在大便硬與不硬，而在裡之急與不急，便之臭與不臭也。」

龍安常曰：「初一服，譫語下，若更衣者，停服。不爾，盡與之。」

汪苓友曰：「要之，此證須以手按臍腹，當必堅痛，方爲有燥屎之證。」

小承氣湯方見陽明病。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徐忠可曰：「虛實皆有煩，在下利已屬虛邊，云『後』，是利已止則下無病。更按之心下濡，則非痞結痛滿之比。故以梔豉湯湧之，以徹其熱。蓋香豉主煩悶，亦能調中

下氣，而梔子更能清心、肺、胃、大小腸鬱火也。」

張令韶曰：「此言下利後，水液竭，火熱上盛，不得相濟，復更有此煩，乃更端而復起之證也。然按之心下濡者，非上焦君火亢盛之煩，乃下焦水飲不得上濟之虛煩也，宜梔子豉湯，以交濟水火之氣。」

梔子豉湯方見太陽病中。

下利，腹痛，若胸痛者，紫參湯主之。（《金匱要略》作「下利肺痛」。）

程雲來曰：「或云肺痛，當是腹痛。」

趙以德曰：「下利，腸胃病也，乃云肺痛何哉？此大腸與肺合故也。大抵腸中積聚，則肺氣不行，肺有所積，大腸亦不固，二害互為病。大腸病而氣塞於肺者痛，肺有積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參，《本草》謂主心腹積聚，療胃中熱積，通九竅，利大小腸，逐其陳，開其道。佐以甘草，和其中外。氣通則痛愈，積去則利止。」

徐忠可曰：「下利，肺痛，此氣滯也。紫參性苦寒，能通血肺，《本草》主心腹積聚，寒熱邪氣，而好古謂治血痢，故以此散淤止痛耳。然太苦寒，故以甘草調之，即補虛益氣矣。」

紫參湯方

紫參半斤、甘草三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參，取二升，內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氣利，訶黎勒散主之。

訶，虎何切，音呵。

尤在涇曰：「氣利，氣與屎俱失也。訶黎勒澀腸而利氣，粥飲安中益腸胃。頓服者，補下治下，制以急也。」

訶黎勒散方

訶黎勒十枚（煨）。

上一味，為散，粥飲和，頓服之。

趙以德曰：「訶黎勒有通有澀，通以下涎液、消宿食、破結氣，澀以固腸脫，佐以粥飲，引腸胃更補虛也。」

程雲來曰：「寇宗奭曰：『訶黎勒能澀便而又寬腸，澀能治利，寬腸能治氣，故氣利宜之。調以粥飲者，借穀氣，以助腸胃也。』杜任方言：『氣利，裡急後重，訶黎勒用以調氣。』蓋有形之傷，則便垢而後重，無形之傷，則氣墜而後重。便腸垢者，得諸實，氣下墜者，得諸虛。故用訶黎勒溫澀之劑也。唐貞觀中，太宗苦氣利，眾醫不效，金吾長寶藏以牛乳煎華撥進服之，立差。華撥，溫脾藥也。大都氣利得之虛寒、氣下陷者多，其用溫澀之藥可見矣。」

《楊氏直指方》：「牛乳湯，治氣利，泄如蟹渤。華撥末二錢，牛乳半升，同煎減半，空腹服。」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張璐玉曰：「嘔有胃中虛寒而嘔，有肝氣逆上而嘔，皆當辛溫，治其逆氣。此則熱聚於胃，結成癰膿而嘔，即《內經》所謂『熱聚於胃口不行，胃脘為癰』之候。恐人誤用辛熱止嘔之藥，所以特申『不可治嘔』，但俟『膿盡自愈』。言熱邪既有出路，不必用藥以伐其胃氣也。」

趙以德曰：「經云：『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為癰。』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咳出，從嘔而出，此癰之在胃脘上口者也。若過半中，在肺之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陳修園曰：「此以癰膿之嘔撒開，以起下文諸嘔也。」

合信氏曰：「胃癰，其痛甚劇而熱，多生於胃之上下兩口。食時則痛，食後痛止，癰在上口也。食時不痛，食後則痛者，是癰在下口也。」

按：陽明腸胃之消化熱力，生於血液循環之養化，而節制於厥陰所司之神經。若一部分之神經阻痺，則血淤不行，惟積腐化而為癰膿，在腸則為便膿血，在胃則為嘔癰膿。此仲景以二證屬厥陰之義也。

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

徐忠可曰：「胸乃陽位，嘔為陰邪，使胸之陽氣足以御之，則未必嘔，嘔亦胸中無恙也。乃嘔而胸滿，是中有邪乘虛襲胸，不但胃不和矣。虛邪屬陰，故以茱萸之苦溫，善驅濁陰者為君，人參補虛為佐，而以薑、棗宣發上焦之正氣也。」

魏念庭曰：「嘔家多熱，而胸滿之嘔非熱也。熱氣必散而寒氣斯凝，故凡胸滿而嘔，知非熱嘔而為寒嘔必矣。」

吳茱萸湯方見陽明病。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徐忠可曰：「乾嘔者，有聲無物也。物雖無而吐涎沫，仲景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上焦既有寒，寒爲陰邪，格陽在上，故頭痛。比胸滿而嘔，似有輕重表裡不同。然邪必乘虛，故亦用茱萸湯兼補，以驅濁陰。謂嘔有不同，寒則一也。」

張璐玉曰：「凡用吳茱萸湯有三證：一爲陽明食穀，欲嘔。一爲少陰嘔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此則乾嘔，吐涎沫，頭痛。經絡證候各殊，而治則一者。總之，下焦濁陰之氣，上乘於胸中清陽之界，真氣反鬱在下，不得安其本位，有時欲上不能，但衝動濁氣，所以『乾嘔，吐涎沫』也。頭痛者，厥陰之經與督脈會於巔也。食穀欲嘔者，濁氣在上也。吐利者，清氣在下也。手足厥冷，陰寒內盛也。煩躁欲死者，虛陽擾亂也。故主吳茱萸湯，以茱萸專開豁胸中逆氣，兼人參、薑、棗以助胃中之清陽，共襄祛濁之功。由是清陽得以上升，而濁陰自必下降矣。」

《溯洄集》：「仲景以聲物兼出而名爲嘔，以物獨出而名爲吐，以聲獨出而名爲乾嘔。乾，猶空也，仲景於『嘔』字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爲聲物兼出者耳。」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錢天來曰：「邪在厥陰，惟恐其厥逆，下利。若見嘔而發熱，是厥陰與少陽臟腑相連，乃臟邪還腑，自陰出陽，無陰邪變逆之患矣，故當從少陽法治之，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裡之邪也。」

成無己曰：「經曰：『嘔而發熱者，柴胡證具。』」

《金鑿》曰：「嘔而腹滿，是有裡也，主之大柴胡湯，攻裡以止嘔也。今嘔而發熱，是有表也，主之小柴胡湯，和表以止嘔也。」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黃坤載曰：「嘔而脈弱，胃氣之虛。小便復利，腎氣之虛。腎司二便，寒則膀胱不約，故小便自利。裡陽虛敗，加以身熱而見厥逆者，陰盛於內而微陽外格，故爲難治。宜四逆湯，以回裡陽也。」

唐容川曰：「嘔者，小便不利，身熱者，不見厥，今兩者俱見，則是上下俱脫之形，故難治。」

汪苓友曰：「諸條厥利證皆大便利，此條以嘔爲主病，獨小便利而見厥，前後不能

關鎖，用四逆湯，以附子散寒，下逆氣，助命門之火，上以除嘔，下以止小便，外以回厥逆也。」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魏念庭曰：「乾嘔、吐逆、吐涎沫者，以胃中虛寒，津液變為涎沫，隨逆氣上衝作嘔也。乾嘔無物，止有涎沫，虛邪非實邪可知矣，主之以半夏乾薑散。」

尤在涇曰：「乾嘔、吐逆，胃中氣逆也。吐涎沫者，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以半夏止逆消涎，乾薑溫中和胃，漿水甘酸，調中，引氣，止嘔噦也。」

半夏乾薑散方

半夏、乾薑各等分。

上二味，杵為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煮取七合，頓服之。

程雲來曰：「脾寒則涎不攝，胃寒則氣上逆，故乾嘔、吐涎沫也。半夏之辛以散逆，乾薑之熱以溫脾，煎以漿水者，借其酸溫，以通陽利膈也。此證與茱萸湯迥別，以不頭痛也。」

《三因方》：「乾薑散，治懸癰壅熱，卒暴腫大。乾薑、半夏洗去滑，等分，右為末，以少許著舌上，咽津。」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尤在涇曰：「傷寒，大吐，大下之，既損其上，復傷其下，極為虛矣。縱有外氣怫鬱不解，亦必先固其裡，而後疏其表。乃復飲水，以發其汗，遂極汗出，胃氣重虛，水冷復加，冷虛相搏，則必作噦。噦，呃逆也。此陽病誤治而變為寒冷者，非厥陰本病也。」

張令韶曰：「辨脈篇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 。』 即噦也。故曰：『所以致噦者，以水寒入胃，胃中寒冷，故也。』」

錢天來曰：「其所以噦者，蓋因吐下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不能運行其水耳，非水冷難消也。水壅胃中，中氣遏絕，氣逆而作呃忒也。治法當選用五苓散、理中湯，甚者四逆湯可耳。」

《活人書》：「若服藥不差者，灸之必愈。其法：婦人屈乳頭向下，盡處骨間，灸三壯。丈夫及乳小者，以一指為率正，以男左女右。艾炷如小豆許。與乳相直間，陷中

動脈處是。」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張令韶曰：「夫傷寒至噦，非中土敗絕，即胃中寒冷，然亦有裡實不通，氣不得下泄，反上逆而為噦者。〈玉機真臟論〉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為五實。身汗，得後利，則實則活。』今噦而腹滿，前後不利，五實中之二實也，實者瀉之。前後，大小便也。視其前後二部之中，何部不利，利之則氣得通，下泄而不上逆，噦即愈矣。夫以至虛至寒之證，而亦有實者存焉，則凡係實熱之證，而亦有虛者存焉。醫者能審其寒熱、虛實，而為之溫涼、補瀉於其間，則人無夭扎之患矣。」

《活人書》：「前部宜豬苓湯，後部宜調胃承氣湯。」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憤，古對切。

尤在涇曰：「寒邪搏飲，結於胸中而不得出，則氣之呼吸往來、出入升降者阻矣。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皆寒飲與氣相搏，互擊之證也。且飲，水邪也。心，陽臟也。以水邪而逼處心臟，欲卻不解，欲受不可，則徹心中憤憤然無奈也。生薑半夏湯，即小半夏湯，而生薑用汁，則降逆之力少，而散結之力多，乃正治飲氣相搏，欲出不出者之良法也。」

沈明宗曰：「徹者，通也。通心中憤憤然無奈，即泛泛噁心之義也。」

生薑半夏湯方

生薑汁一升、半夏半升。

上二味，以水三升，先煮半夏，取二升，內生薑汁，煮取一升。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嘔止，停後服。

李珣臣曰：「生薑、半夏辛溫之氣，足以散水飲而舒陽氣。然待小冷服者，恐寒飲固結於中，拒熱藥而不納，反致嘔逆。今熱藥冷飲，下噉之後，冷體即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此《內經》之旨也。此方與前半夏乾薑湯略同，但前溫中氣，故用乾薑，此散停飲，故用生薑。前因嘔吐上逆，頓服之則藥力猛峻，足以止逆降氣，嘔吐立除。此心中無奈，寒飲內結，難以猝消，故分四服，使胸中邪氣徐徐散也。」

汪雙池曰：「此治寒痰之積於胃，而上逆於膈中者。」

《外臺秘要》：「必效療腳氣方：大半夏三兩，淨削去皮，生薑汁三升。右二味，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空腹一服盡。每日一劑，三劑必好。又文仲療腳氣入心，悶絕欲死者，半夏三兩洗切，生薑汁一升半。右二味，內半夏煮取一升八合，分四服，極效。」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程雲來曰：「乾嘔噦，則氣逆於胸膈而不行於四末，故手足爲之厥。橘皮能降逆氣，生薑爲嘔家聖藥，小劑以和之也。然乾嘔非反胃，厥非無陽，故下嚥氣行即愈。」

陳修園曰：「此爲噦之不虛者，而出其方治也。」

橘皮湯方

橘皮四兩、生薑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下嚥，即愈。

徐靈胎曰：「此治胃氣不通之吐。」

東洞翁曰：「橘皮湯，治胸中痺，嘔噦者。顧與小半夏證所異者，以本方有胸痺之證，彼則無之，又本方以呃逆爲主，以嘔爲付，彼則以嘔吐爲主，以呃逆爲付。此可判別之。」

《肘後方》：「治卒嘔哕，又厥逆方。（即本方）」

《千金翼方》：「主心下痞堅，不能飲食，胸中喘而嘔噦，微寒熱方。（即本方）」

《傳信適用方》：「凍死人已救活，宜與此藥一兩服。（即本方）」

噦逆，其人虛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趙以德曰：「中焦者，脾胃也。上虛則下之木得以乘之，而穀氣因之不宣，變爲噦逆。用橘皮理中氣而升降之，人參、甘草補土之不足，生薑、大棗宣發穀氣，更散其逆，竹茹性涼得金正，用之以降膽木之風熱耳。」

魏念庭曰：「噦逆者，胃氣虛寒固矣，亦有少挾虛熱作噦者，將何以爲治？仲景主之橘皮竹茹湯。橘皮、竹茹行氣清胃，而毫不犯攻伐寒涼之忌，佐以補中、益氣、溫胃之品，而胃氣足，胃陽生，浮熱不必留意也。」

橘皮竹茹湯方

橘皮二斤、竹茹二升、人參二兩、甘草五兩、生薑半斤、大棗三十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費晉卿曰：「此則治胃痰火之呃，而不可以治胃寒之呃，若誤用之，則輕者增劇。」

《三因方》：「橘皮竹茹湯，治咳逆，嘔，噦，胃中虛冷，每一噦至八九聲相連，收氣不回，至於驚人者。《即本方》」

《醫林纂要》：「橘皮竹茹湯，治吐利後，胃虛膈熱噦逆。亦治久病虛羸，嘔逆不止。（即本方）」

諸嘔，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趙以德曰：「嘔吐，穀不得下者，有寒有熱，不可概論也。食入即吐，熱也。朝食暮吐，寒也。此則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小半夏湯。」

沈明宗曰：「此痰飲多而致嘔之方也。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此疾飲多而外邪少，拒格胸胃之間，氣逆而穀不得入。故用生薑散邪，半夏以消痰飲而止嘔逆。」

小半夏湯方見陽明病。

《外治秘要》傷寒嘔噦門：「仲景《傷寒論》療嘔噦心下悸，痞硬不能食，小半夏湯。又嘔噦心中痞硬者，以膈間有水，頭眩，悸，小半夏加茯苓湯。」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此以下五節，從《金匱要略》補。）

趙以德曰：「是證由陰陽不分，塞而不通，留結心下為痞，於是胃中空虛，客氣上逆為嘔，下走則為腸鳴。故用是湯分陰陽，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虛者實也。」

尤在涇曰：「邪氣乘虛陷入心下，中氣則痞，中氣既痞，升降失常，於是陽獨上逆而嘔，陰獨下走而腸鳴。是雖三焦俱病，而中氣為上下之樞，故不必治其上下，而但治其中。黃連、黃芩苦以降陽，半夏、乾薑辛以升陰，陰升陽降，痞將自解，人參、甘草則補養中氣，以為交陰陽、通上下之用也。」

半夏瀉心湯方見太陽病下。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傷寒，熱邪入裡作利，而復上行為嘔者之法。而雜病肝胃之火上衝下注者，亦復有之。半夏、生薑散逆於上，黃芩、芍藥除熱於裡，上下俱病，中氣必困，甘草、大棗合芍藥、生薑，以安中而正氣也。」

魏念庭曰：「乾嘔而利者，邪又在中而不在上下也。嘔為熱逆之嘔，利為挾熱之利。」

主之以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乃治中有實熱，作上下嘔利之善計也。」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見太陽病中。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豬苓散主之。

徐忠可曰：「嘔吐而病在膈上，大約邪熱搏飲。至於思水，則飲邪去，故曰解。急與之，恐燥邪不堪也。然元陽未復正，須防停飲再發，故以豬苓去水為君，茯苓、白朮以培其正氣。不用薑、半，其嘔已止，恐宣之則正氣虛，即降逆消痰，亦非急務也。」

尤在涇曰：「嘔吐之餘，中氣未復，不能勝水，設過與之，則舊飲方去，新飲復生，故宜豬苓散，以崇土而逐水也。」

豬苓散方

豬苓、茯苓、白朮各等分。

上三味，杵為散。飲方寸匕，日三服。

《外臺秘要》：「時氣病，若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神語言與人不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但以豬苓散一方匕已上，飲之以一升，若升半水，可至二升，益佳。當以新汲井水強令飲之，以指刺喉中吐之，隨手愈。」

《千金方》：「豬苓散，治嘔而膈上寒。（即本方）」

《圖經》：「黃疸病及狐惑病，並豬苓散主之。（即本方）」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高士宗曰：「朝食暮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胃反，但吐不嘔，然吐不離乎嘔，故曰胃反嘔吐者。用半夏助燥氣，以消穀，人參補元氣，以安胃，白蜜入水揚之，使甘味散於水中，水得蜜而和緩，蜜得水而淡滲，庶胃反平而嘔吐愈矣。」

唐容川曰：「此反胃，即脾陰不濡，胃氣獨逆，今之隔食病是矣。或糞如羊屎，或吐後微帶血水。用半夏降衝逆，即是降胃，用參、蜜滋脾液，以濡化水穀，則腸潤穀下。」

陳修園曰：「此為胃反證出其正方也。」

大半夏湯方

半夏二升（洗完用）、人參三兩、白蜜一升。

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二升半。溫服一

升，餘分再服。

魏念庭曰：「方以半夏爲君，開散寒邪，降伏逆氣，洵聖藥也。佐以人參，補胃益氣，白蜜和中潤燥。服法多煎白蜜，去其寒而用其潤，使黏膩之性流連於胃底，不速下行，而半夏、人參之力，亦可徐斡旋於中，其意固微矣哉。」

李升璽曰：「嘔家不宜甘味，此用白蜜何也？不知此胃反自屬脾虛，經所謂甘味入脾，歸其所喜是也。況君以半夏，味辛而止嘔，佐以人參，溫氣而補中，胃反自立止矣。」

趙以德曰：「蜜潤燥，以水揚之者，《內經》云：『清上補下，治之以緩。』水性走下，故揚以緩之。佐蜜以潤上脘之燥也。」

《外臺秘要》曰：「本論治反胃，支飲，即本方，水用泉水。」

《肘後附方》引張仲景方云：「亦治膈間痰飲。（即本方）」

《三因方》〈痰嘔門〉：「大半夏湯，治心氣不行，鬱生涎飲，聚結不散，心下痞硬，腸中漉漉有聲，食入即吐。（即本方）」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

徐可忠曰：「食已即吐，非復嘔病矣，亦非胃弱不能消，乃胃不容穀，食已即出者也。明是有物傷胃，榮氣閉而不納，故以大黃通榮分已閉之穀氣，而兼以甘草調其胃耳。《外臺》治吐水，大黃亦能開脾氣之閉，而使散精於肺，通調水通，下輸膀胱也。」

魏念庭曰：「經云：『食入反出者，是有火也。』主之以大黃甘草湯，爲實熱在胃者立法也。」

大黃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甘草二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肘後方》：「治人胃反，不受食，食畢輒吐出。（即本方）」

《外臺秘要》：「必效療胃，反吐水及吐食。（即本方。方後云：如得可，則隔兩日更服一劑，神驗，千金不傳，此本仲景《傷寒論》方。）」

便膿血，相傳爲病，此名疫利。其原因於夏，而發於秋，熱燥相搏，逐傷氣血，流於腸間，其後乃重，脈洪變數。黃連茯苓湯主之。

此節言疫利便膿血之治法。其原因於夏時熱令，過食冷食，伏熱於內，至秋乃發。

熱燥相搏，遂傷氣血，流於腸間，乃便膿血，裡急後重，所謂滯下者是也。因積熱而得，故脈洪變數，治當清熱潤燥，宜黃連茯苓湯主之。黃連清臟熱，堅腸而止利，故以爲君。茯苓利水道，以通三焦之氣。黃芩、阿膠清少陽而滋血燥。芍藥疏厥陰而行血痺。半夏通液而降胃逆。胸中熱甚者，心火甚也，加黃連，以瀉心。腹滿，脾氣結，加厚朴，以行氣滯。虛者，正氣虧也，加甘草，以補中益氣。渴者，津液耗也，去半夏之燥，加栝蒌根，以生津止渴。此治疫利之大法也。

黃連茯苓湯方

黃連二兩、茯苓三兩、阿膠一兩半、芍藥三兩、半夏一升。

上六味，以水一斗，先煮五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分溫三服。若胸中熱甚者，加黃連一兩，合前成三兩。腹滿者，加厚朴二兩。虛者，加甘草二兩。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二兩。

病人嘔吐涎沫，心痛，若腹痛，發作有時，其脈反洪大者，此蟲之為病也，甘草粉蜜湯主之。

程雲來曰：「巢元方曰：『蛔蟲長五寸至一尺，發則心腹作痛，口喜唾涎及清水，貫傷心則死。』《靈樞經》曰：『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是以令人吐涎也。』心痛者，非蛔蟲貫心，乃蛔蟲上入胃脘即痛，下入胃中即止，是以發作有時也。用甘草粉蜜湯，從其性以治之。」

徐忠可曰：「腹痛不必皆有蟲，因蟲而痛亦有之。其初時當必憑脈以別之，故謂腹痛概由寒觸其正，所謂邪正相搏，即爲寒疝也。寒則爲陰，脈必沉，衛氣必結，故弦。反洪大，是反得陽脈，脈不應病，非因外矣，故曰有蛔蟲。」

《靈樞》〈厥病篇〉：「腸中有蟲瘕及蛟蛔，心腸痛憊作痛，腫聚，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蛔也。」

甘草粉蜜湯方

甘草二兩、白粉一兩（即鉛粉）、蜜四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內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差，止後服。

魏念庭曰：「蟲之下行爲腹痛，蟲之上行爲吐涎、心痛，其根皆出於胃虛，蛔不安耳。主之以甘草粉蜜湯。甘草、蜜，甘以養胃，治其虛也，佐以粉者，取其體重，以鎮

奠之也。煎如薄粥，溫服，理胃安蛔之義曉然矣。此胃中虛而微熱之治。」

按：趙以德曰：「蛔之化生有若蠅蚰，生長極速，東方朔《神異經》云：『甘蔗可以節蛔蟲。』今取蚯蚓置白糖中，頃刻即化為水。本方用甘草、蜜是取殺蟲。白粉，原注即鉛粉，亦取其殺蟲也。」

《外臺秘要》：「張文腫備急方：『治寸白蛔蟲。胡粉炒燥，方寸匕，入肉臛中，空心服，大效。』」

按：胡粉即鉛粉，《湯液本草》名白粉。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此節依《金匱要略》補。）

徐忠可曰：「此即傷寒直中之類也。胸腹無所苦而止厥逆，蓋四肢乃陽氣所起，寒氣格之，故陽氣不順接而厥，陰氣衝滿而逆。故以烏頭、細辛伐內寒，苓、半夏以下其逆上之痰氣。真朱為色者，寒則氣浮，故重以鎮之，且以護其心也。真朱即殊砂也。」

張璐玉曰：「寒氣逆於上下，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是以厥逆而不知也。烏頭驅上逆之寒，茯苓導心氣下降，細辛發腎氣上升，半夏散寒飲結聚，真朱為色，有坎離相生之義。世俗以烏半相反，失矣。」

赤丸方

茯苓四兩、半夏四兩、烏頭二兩（炮）、細辛一兩。

上四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資生篇》：「赤丸，治胃有沉寒痼冷。（即本方）」

厥陰病，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繞臍而痛，手足厥冷，是其候也。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徐忠可曰：「此寒疝之總脈證也。其初亦止腹痛，脈獨弦緊，弦則表中之衛氣不行而惡寒，緊則寒氣痺胃而不飲食。因而風冷注臍，邪正相搏而繞臍痛，是衛外之陽、胃中之陽、下焦之陽皆為寒所痺，因寒臍痛，故曰寒疝。寒重，故手足厥冷。其脈沉緊，是寒已直入於內也。故以烏頭一味，合蜜頓服之。此攻寒峻烈之劑，後人所謂霹靂散也。」

陳修園曰：「寒結腹中，因病又疊聚如山，犯寒即發，謂之寒疝。」

《素問》〈長刺節論〉：「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

〈大奇論〉王註：「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

大烏頭煎方

烏頭大者五枚（熬，去皮）。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

程雲來曰：「烏頭，大熱大毒，破積聚寒熱，治臍間痛不可俯仰，故用之以治繞臍寒疝痛苦。治下焦之藥味不宜多，多則氣不專，此沉寒痼冷，故以一味單行，則其力大而厚。甘能解藥毒，故內蜜，以制烏頭之大熱大毒。」

鄒潤庵曰：「大烏頭煎治寒疝，只用烏頭一味，令其氣味盡入蜜中，重用、專用，變辛爲甘，變急爲緩，實寒疝之主方矣。」

寒疝，腹中痛，若脅痛，裡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李珣臣曰：「疝屬肝病，肝藏血，其經布脅，腹脅並痛者，血氣寒而凝注也。當歸通經活血，生薑溫中散寒。裡急者，內虛也，用羊肉補之。《內經》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

當歸三兩、生薑五兩、羊肉一斤。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寒多者，加生薑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薑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古方選注》：「寒疝，爲沉寒在下，由陰虛得之。陰虛，則不得用辛熱燥烈之藥重劫其陰，故仲景另立一法，以當歸、羊肉辛甘重濁，溫暖下元而不傷陰，佐以生薑五兩，加至一觔，隨血肉有情之品引入下焦溫散沍寒。若痛多而嘔，加陳皮、白朮奠安中氣，以卸寒逆。本方三味非但治疝氣衝逆，移治產後下焦虛寒，亦稱神劑。」

寒疝，腹中痛，手足不仁，若逆冷，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者，烏頭桂枝湯主之。

徐忠可曰：「起於寒疝腹痛而至逆冷、手足不仁，則陽氣大痺，加以身疼痛，榮衛俱不和，更灸刺諸藥不能治，是或攻其內，或攻其外，邪氣牽制不服，故以烏頭攻寒爲

主，而合桂枝湯以和榮衛，所謂七分治裡，三分治表也。如醉狀，則榮衛得溫而氣勝，故曰知。得吐則陰邪不為陽所容，故上出而為中病。」

程雲來曰：「寒淫於內，則腹中痛，痛勝於外，則手足逆冷，甚則至於不仁而身疼痛，此內外有寒也。」

張璐玉曰：「烏頭煎，治寒疝，其力專矣，設見手足不仁、一身盡痛，又為木鬱風生，風淫末疾，肝風內動之象，故以烏頭煎解桂枝湯中，使內風仍從內散。即有外風，亦不出是方之神妙也。」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五枚。

上一味，以蜜二升，煮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程雲來曰：「烏頭煎，熱藥也，能散腹中寒痛。桂枝湯，表藥也，能解外證身疼。二方相合，則能達臟腑而利榮衛，和血氣而播陰陽。其藥勢翕翕，行於肌肉之間，恍如醉狀，如此則外之凝寒已行。得吐則內之冷結將去，故為中病。」

周禹載曰：「寒氣非烏頭不治，此則全以蜜熬，熬成即膏矣。乃復以桂枝湯解之者，正以桂枝主手足也。況味甘正以扶脾，蜜與桂合，又得建中之意歟，以逆冷、不仁、身痛，及諸治不效者，似皆中州之憊為之也。」

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令人陰縮，手足厥逆，烏頭湯主之。（即上大烏頭煎。此節及下二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三節，同引《外臺》。）

徐忠可曰：「云賊風入攻五臟，則知此為外邪內犯至急，然未至邪藏腎中，但刻欲犯腎，故腎不為其所犯則不發，稍一犯之即發，發則陰縮，寒氣斂切，故也。腎陽不發，諸陽皆微，故手足厥逆。」

魏念庭曰：「據注陰縮、手足厥逆二證，為陽衰陰獨之故無疑，在腹滿、寒疝中，原可檢用也。然凡下寒厥而上有寒熱雜合之邪，又當變通也。」

按：烏頭湯，涪古本及徐、沈、魏、尤諸注，皆以為大烏頭煎，《金匱要略》附方引作「《外臺》烏頭湯」，注云「方見上」，今檢之《外臺秘要》，引《千金》，即烏

頭桂枝湯也，與證適合，用之必有效也。

心腹卒中痛者，柴胡桂枝湯主之。（方見太陽病下。《外臺秘要》引仲景《傷寒論》。）

魏念庭曰：「有表邪而挾內寒者，烏頭桂枝湯證也。有表邪而挾內熱者，柴胡桂枝湯證也。以柴胡、桂枝、生薑升陽透表，人參、半夏、甘草、大棗補中開鬱，黃芩、芍藥治寒中有熱雜合，此表裡兩解，寒熱兼除之法也。」

陳修園曰：「此證由風邪乘侮脾胃者多，然風氣通於肝，此方提肝木之氣驅邪外出，能補中、消痰、化熱，宣通榮衛次之。」

沈明宗曰：「予以此方每於四時加減，治胃脘、心、腹疼痛，功效如神。」

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走馬湯主之。

沈明宗曰：「中惡之證，俗謂絞腸烏痧。即臭穢惡毒之氣，直從口鼻入於心胸、腸胃，臟腑壅塞，正氣不行，故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是為實證，非似六淫侵入，而有表裡虛實清濁之分。故用巴豆，極熱大毒峻猛之劑，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與大腸之氣，使邪從後陰一掃盡除，則病得愈，若緩須臾，正氣不通，榮衛陰陽機息則死，是取通則不痛之義也。」

魏念庭曰：「此方似亦以溫藥下之之義。」

走馬湯方

巴豆二粒（去皮心，熬）、杏仁二枚。

上二味，以綿纏槌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老小量之。通治飛屍、鬼擊病。

尾臺氏曰：「此方與備急丸，其用大抵相似，惟病專於胸臆者，宜此方。」

《肘後方》：「飛屍者，五屍之一，其病遊走皮膚，洞穿臟腑，每發刺痛，變作無常也。鬼擊之病，得之無漸，卒著，如人力刺狀，胸、脅、腹內絞急切痛，不可抑按，或即吐血，或鼻中出血，或下血。一名鬼排。」

《外臺秘要》：「文仲療卒得諸疝，少腹及陰中相引絞痛，白汗出，欲死，此名寒疝，亦名陰疝，張仲景飛屍走馬湯。」

《三因方》：「走馬湯，治卒疝，無故心腹痛，陰縮，手足厥逆，並治飛屍、鬼擊。」

（即本方）」

病人睪丸偏有小大，時有上下，此為狐疝，宜先刺厥陰之俞，後與蜘蛛散。

睪，古勞切，音高。

趙以德曰：「此厥陰之筋病也。狐，陰獸，善變化而藏，睪丸上下，有若狐之出入無時也。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筋結，故偏有大小。氣病，故時時上下也。蜘蛛布網取物，其絲右繞，從外而內，大風不壞，得乾金旋轉之義，故主治風木之妖狐，配桂枝，以宣散厥陰之氣結。」

尤在涇曰：「狐疝者，寒濕襲陰而睪丸受病，或左或右，大小不同，或上或下，出沒無時，故名狐疝。蜘蛛有毒，服之能令人利，合桂枝，辛溫入陰，而逐其寒濕之氣也。」

《靈樞》〈經脈篇〉：「肝足厥陰所生病者，狐疝。」

《甲乙經》：「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者中，足厥陰脈之所注也，為俞，刺入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狐疝，太衝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桂枝一兩。

上二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再服，蜜丸亦可。

程雲來曰：「《別錄》云：『蜘蛛，治大人小兒癩（癩，疝也）。』其性有毒，服之能使人利，得桂枝引入厥陰肝經而治狐疝。」

陸九芝曰：「道光二年壬午，值天行時疫，其證吐瀉，腹痛，腳麻，轉筋，一瀉之後，大肉暴脫，斃者不可勝數。先祖少游公，乃取《金匱》方中蜘蛛散一法，另制湯液，全獲無算。」

按：此即近時所稱之虎列拉病，初傳入中華者。

寸口脈浮而遲，浮則為虛，遲則為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跌陽脈浮而數，浮則為氣，數則消穀而大便堅。氣盛則洩數，洩數則堅，堅數相搏，即為消渴。

魏念庭曰：「浮者，浮取大而無力也。遲者，沉取澀而不滑也。寸口主肺屬氣，浮弱之診，中氣不足，而衛氣何有於足乎。寸口又主臍中屬血，澀遲之診，心血不足，而榮氣何得不竭乎。一言虛，陽虛氣病也。一言勞，陰虛血病也。合言之，則虛勞內熱，

消渴之證甚明也。此其一診也。再診趺陽，陽明胃氣也。脈浮而數，浮則氣散而不收也。數者，熱盛而不熄也。氣散不收，則流注多而漫無檢制，熱盛不熄，則穀雖消而津液日亡，所以氣盛而小便常苦多，故溲數。溲數而津液日益耗，大便愈堅。以大便堅與小便數相搏，而正津虧竭，邪熱熾盛，胸膈燥煩，口舌乾裂，求救於水，水入氣不足運，隨波逐流，直趨而下，飲多溲多，無補於渴。此消渴之熱，發於腎，衝於肝，而歸結於胃，受害於肺也。」

《素問》〈陰陽別論〉：「二陽結，謂之消。」

按：二陽，謂胃及大腸也。

消渴，小便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者，腎氣丸主之。

趙以德曰：「《醫和》云：『女子，陰物也，晦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腎者主水主志，藏精以施化，若感女色以喪志，則泄精無度，火扇不已，所主之水、所藏之精無幾矣，水無幾，何以抵相火，精無幾，何以承君火，二火烏得不熾而為內熱惑蠱之病耶？二火熾則肺金傷，肺金傷則燥液竭，內外腠理因之乾澀而思飲也。且腎乃胃之關，通調水道，肺病則水不復上歸下輸，腎病則不復關鍵，不能調布五經，豈不飲一斗而出一斗乎？用八味補腎之經，救其本也，不避桂附之熱，為非辛不能開腠理，致五臟精輸之於腎，與其施化四布，以潤燥也。」又曰：「腎氣丸內有桂附治消渴，恐有水未生而火反盛之患，不思《內經》王註：『火自腎起為龍火，當以火逐火，則火了滅，以水治之，則火愈熾。』如是則桂附亦可從治者矣。」

程雲來曰：「腎中之氣，猶水中之火，地中之陽，蒸其精微之氣達於上焦，則雲升而雨降，上焦得以如霧露之溉，肺金滋潤，得以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斯無消渴之患。今其人也，攝養失宜，腎本衰竭，龍雷之火，不安於下，但炎於上而刑肺金，肺熱葉焦，則消渴引飲。其飲入於胃，下無火化，直入膀胱，則飲一斗，溺亦一斗也。此屬下消，故與腎氣丸治之。」

《外臺秘要》近效祠部李郎中論云：「消渴者，原其發動，此則腎虛所致，每發即小便至甜。按《洪範》稼穡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錫醋酒作脯法，須與即皆能甜也。足明人食之後，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腎氣盛，則上蒸精氣，氣則下入骨髓，其次以為脂膏，其次為血肉也，其餘則為小便。故小便色黃，血之餘也。臊氣者，五臟之氣。鹹潤者，則下味也。腰腎既虛冷，則不能蒸於上，穀氣則盡下為小便者也，故甘味不變，其色清冷，則肌膚枯槁也。又肺為五臟之華蓋，若下有暖氣蒸，即肺潤，若下冷極，即

陽氣不能升，故肺乾則熱。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蓋之，則暖氣上騰，故板能潤也，若無火力，水氣則不上，此板終不可得潤也。火力者，則為腰腎強盛也，常須暖將息。其水氣即為食氣，食氣若得暖氣，即潤上而易消下，亦免乾渴也。是故張仲景云：『宜服此八味腎氣丸。』又張仲景云：『足太陽者，是膀胱之經也。膀胱者，是腎之腑也。而小便數，此為氣盛，氣盛則消穀、大便硬，衰則為消渴也。男子消渴，飲一斗，小便亦得一斗，宜八味腎氣丸主之。』神方，消渴人宜常服之。」

腎氣丸方見虛勞。

消渴，脈浮，有微熱，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魏念庭曰：「有證亦消渴而因不同者，又不可概以虛勞目之也。如脈浮而小便不利，則非水無制而火衰，火升上而津耗之證矣。其脈亦浮者，必風濕外感之邪也。表外中風，脈必浮。內有濕熱，故小便不利。正津為濕邪所格，不能上於胸咽，故消渴。是飲多而而不小便，水為內熱所消，非同於虛勞之飲一斗，溲一斗，以小便為消也。主之以五苓散，導水，清熱，滋乾，且用桂枝驅風邪於表，表裡兼治之道，為外感風濕、內生濕熱者治消渴，與虛勞之消渴迥不同也。」

張璐玉曰：「此言水氣不化之渴，與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名曰水逆之渴，證雖稍異而水氣阻礙津液則一，故並宜五苓散以輸散之。水散則津液灌溉，而渴自己耳。」

消渴，欲飲水，胃反而吐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趙以德曰：「胃反吐，津液竭而渴矣，斯欲飲水以潤之，更無小便不利，而用此湯何哉？蓋陽絕者，水雖入而不散於脈，何以滋潤表裡，解其燥鬱乎。惟茯苓之淡，行其上，澤瀉之鹹，行其下，白朮、甘草之甘，和其中，桂枝、生薑之辛，通其氣，用布水精於諸經，開陽存陰而治榮衛也。」

李珥臣曰：「吐而渴者，津液亡而胃虛燥也。飲水則水停心下，茯苓、澤瀉降氣行飲，白朮補脾生津，此五苓散原方之義也。然胃反因脾氣虛逆，故加生薑散逆，甘草和脾。又五苓散治外有微熱，故用桂枝，此胃反無表熱而亦用之者，桂枝非一於攻表藥也，乃徹上徹下達表裡，為通行津液，和陽治水之劑也。」

茯苓澤瀉湯方

茯苓半斤、澤瀉四兩、甘草二兩、桂枝二兩、白朮三兩、生薑四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程雲來曰：「此方乃五苓散去豬苓，加甘草、生薑。以豬苓過於制水，故去之。甘草、生薑長於和胃止嘔，故加之。茯苓、白朮、澤瀉、桂枝相須，宣導、補脾而利水飲。」

《千金方》：「治消渴、胃反而吐食者方。（即本方）六味咬咀，以水一斗，煮小麥三升，取三升，去麥下藥，煮取二升半，每服八合，日再服。」

《外臺秘要》：「用此湯，治消渴、脈絕、胃反者，用小麥一升。」

消渴，欲得水，而貪飲不休者，文蛤湯主之。

程雲來曰：「夫貪飲者，飲水必多，多則淫溢上焦，必有溢飲之患。故用此湯以散水飲。」

尤在涇曰：「有麻黃、杏仁等發表之藥者，必兼有客邪鬱熱於肺不解，故也。觀方下云：『汗出即愈，可以知矣。』」

文蛤湯方

文蛤五兩、麻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石膏五兩、杏仁五十枚、大棗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汗出即愈。若不汗，再服。

程雲來曰：「此大青龍湯去桂枝，加文蛤。水停於裡，文蛤之鹹寒，可以利水而消飲，水溢於外，青龍之辛熱，可以勝濕而解表。此湯與茯苓澤瀉湯，皆預防水飲之劑。」

陳靈石曰：「水雖隨吐而去，而熱不與水俱去，故食飲不休。方中麻黃與石膏並用，能深入伏熱之中，頃刻透出於外，從汗而解，熱解則渴亦解，故不用止渴之品。」

小便痛澀，下如粟狀，少腹弦急，痛引臍中，其名曰淋，此熱在下焦也，小柴胡加茯苓湯主之。

澀，音閉。

魏念庭曰：「淋病者，亦津液病也。熱在上焦，耗其津液，則為消渴。熱在下焦，耗其津液，則為淋。淋者，氣不足而邪熱乘之，所化之溺，重濁而有渣滓，故溺道癰閉阻塞而不能暢利也。所以淋之為病，小便如粟狀，乃邪熱煎熬於膀胱之腑，致溺結成有形之塊，如滷水煎熬而成鹽塊之理也。所結之塊，有堅如金石，不可碎破者。大凡陽盛則軟，陰盛則堅。膀胱氣化不足，何非命門正陽有虧乎？腎陽虧者，腎水必先枯竭，所

以火不能深藏而多焰，寒水之源先熱矣，膀胱之中焉能不煎熬為塊，成淋病之根也。其證應小腹弦急，痛引臍中。熱邪癰閉於膀胱，故小腹之痛引臍中。其實火衰水竭於少陰，故腑有虛熱而溺少氣化耳。非大補其腎，如前方腎氣丸之治，不足言通利也，又豈可專事利導，俾腎中水枯者愈枯，膀胱結者愈結，成不可救治之證乎？是淋家治淋，不全在導利明矣。此證亦有濕熱合邪在於太陽而成者，導水清熱為治，非腎氣丸可用也。」

趙以德曰：「臍中者，兩腎間膀胱之上口也。」

按：淋病，蓋下焦少陽部分泌尿系統之神經痺，致氣化失常之病。仲景列於厥陰篇之終，主之以小柴胡加茯苓湯者，以厥陰與少陽相表裡，魏氏所謂導水清熱之治法也。

小柴胡加茯苓湯方

即小柴胡湯加茯苓四兩，煎服法同。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二
〈辨霍亂吐利病脈證並治〉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成無己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邪在上焦，則吐而不利。邪在下焦，則利而不吐，邪在中焦，則既吐且利。以飲食不節，寒熱不調，清濁相干，陰陽乖隔，遂成霍亂。輕者，止曰吐利。重者，揮霍撩亂，名曰霍亂。」

張令韶曰：「霍者，忽也，謂邪氣忽然而至，防備不及，正氣爲之倉忙錯亂也。胃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故必傷胃，邪氣與水穀之氣，交亂於中，上嘔吐而下利也。吐利齊作，正邪紛爭，是名霍亂。」

張隱庵曰：「夫以霍亂接於六篇之後者，霍亂爲病，從內而外，以證傷寒從外而內也。」

《靈樞》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腸胃，則爲霍亂。」

《千金方》：「原夫霍亂之爲病也，皆因食飲，非關鬼神。夫飽食肥膾，復餐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啖，眠臥冷席，多飲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氣擁而反戾，陽氣欲升，陰氣欲降，陰陽乖隔，變成吐利，頭痛如破，百節如解，遍體諸筋皆爲回轉。論時雖小，卒病之中，最爲可畏。」

師曰：「霍亂屬太陰。霍亂必吐利，吐利不必盡霍亂。霍亂者，由寒熱雜合混亂於中也。熱氣上逆故吐，寒氣下注故利。其有飲食不節，壅滯於中，上者竟上則吐，下者竟下則利，此名吐利，非霍亂也。」

劉昆湘曰：「此承上推論霍亂證治之詳。師曰：『霍亂屬太陰』者，太陰、陽明之所治也。霍亂之氣亂於腸胃，必上吐而下利，故曰：『霍亂必吐利。』然吐利之因不一，故又曰：『吐利不必盡霍亂。』霍亂由寒熱雜合，混亂於中，熱氣上逆故吐，寒氣下注故利，故曰霍亂。至若宿食，穀氣不行，而失升降之職，胃寒脾濕，亦令吐利，非霍亂也。不屬霍亂，當自無撩亂揮霍之情，則其治詳於太陰、陽明之內，料度腑臟之辨，固不待本篇之煩言已。」

病有發熱、頭痛、身痛、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非霍亂。霍亂自吐下，今惡寒，身痛，復更發熱，故知非霍亂也。」

劉昆湘曰：「此明辨霍亂不兼太陽之義。蓋霍亂之邪由口鼻而入，亂於腸胃之間。其寒熱雜合，而混亂於中者，由亂氣阻於出入之分，外不得泄於皮毛，內不得通於經隧。經所謂：『榮氣順脈，衛氣逆行』者，即清氣在陰，濁氣在陽之義。脈內為陰，脈外為陽，榮不外交，衛不內入，二氣相離，始為大悞撩亂之象。太陽主開，位列皮腠之表，若亂氣得外通於皮毛，斯府邪已外溜於經合，則在中，斷無霍亂之變，故霍亂正病，必不經連太陽。師因設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非霍亂。霍亂自吐下，今惡寒，身疼，復更發熱，故知非霍亂也。』論旨最為明顯，以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證屬太陽之表，不當復兼吐利。今其人竟吐利者，乃傷寒表裡兩急之候，非中發霍亂之為病也。脈象浮實者，當仿太陽、陽明之例，解其表而裡證自和。脈象沉弱者，法當先救其裡，後攻其表。或疫氣流行而發為吐利，亦當但治其疫氣而吐利自止。總皆外兼太陽，便非霍亂正病之象。因霍亂之證，當自吐下，兼少陰但惡寒，兼陽明但發熱者有之，必不兼太陽惡寒、發熱之表。今惡寒，身疼，復更與發熱並見，故知病屬傷寒，而決非霍亂也。」

霍亂，嘔吐，下利，無寒熱，脈濡弱者，理中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示純寒霍亂之例。冠霍亂，則病情贅亂，不言可知，外無寒熱，脈又濡弱，脾寒之為病，明甚。理中者，理中焦。參、朮、薑、草，溫運脾陽，升轉大氣之妙劑也。升降後則吐利止，而霍亂愈矣。」

理中湯方

人參三兩、白朮三兩、甘草三兩、乾薑三兩。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程郊倩曰：「陽之動，始於溫，溫氣得而穀精運，穀氣升而中氣贍，故名曰理中，實以燮理之動，予中焦之陽也。蓋謂陽虛即中氣失守，膈中無發宣之用，六腑無灑陳之功，猶如釜薪失焰，故下至清穀，上失滋味，五臟凌奪，諸證所由來也。參、朮、炙甘所以守中州，乾薑辛以溫中，必假之以燃釜薪而騰陽氣，是以穀入於陰，長氣於陽，上輸華蓋，下攝州都，五臟六腑皆受氣矣，此理中之旨也。」

王晉三曰：「人參、甘草，甘以和陰，白朮、乾薑，辛以和陽。辛甘相輔以處中，則陰陽自然和順矣。」

《千金方》：「治中湯，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化，心腹痛。（即本方）」

《三因方》：「病者因飲食過度傷胃，或胃虛不能消化，致翻胃，嘔吐，逆物與氣

上衝，胃口決裂，所傷吐出，其色鮮紅，心腹絞痛，白汗自流，名曰傷胃吐血。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者，以其功最理中脘，分利陰陽，安定血脈。」

《萬病回春》：「理中湯，治即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嘔，腹痛，下利，鴨溏，蛔厥，霍亂等證。」

先吐，後利，腹中滿痛，無寒熱，脈濡弱而澀者，此宿食也。白朮茯苓半夏枳實湯主之。

劉昆湘曰：「先吐後利，知邪始於胃氣之逆。即吐利，復腹中滿痛，知脾氣結而穀氣之不行也。吐利之後，宜穀氣空虛，仍滿痛不去，故知此傷於食。無寒熱者，明其無外邪也。脈濡弱，為太陰本象，按之而澀，故知穀氣之阻。治以白朮茯苓半夏枳實湯，仍不外轉運脾陽，兼解氣結，復其升降運化之常，必客氣無所容而病解。」

白朮茯苓半夏枳實湯

白朮三兩、茯苓四兩、半夏一升、枳實一兩半。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胸中滿，欲吐不吐，下利時疏，無寒熱，腹中絞痛，寸口脈弱而結者，此宿食在上，故也。宜瓜蒂散。（湘古本作「宜燒鹽湯吐之，令穀氣空虛，自愈。」）

劉昆湘曰：「此亦宿食霍亂之證。胸中滿而欲吐不吐，乃中焦氣結，令上焦閉塞之證。胃氣鬱而不能上達，阻其升降之用，則濁升而清陷。下利時疏者，脾氣之下陷也。無寒熱，知不關客邪之感。得利則傳導，猶行腹中之糟粕，當有腐穢自去之意。乃既利，仍腹中絞痛，知中焦寒凝氣滯，雖下利而太陰實不開也。脈象關尺俱弱，惟寸口上見結塞之象，此為食停上脘。邪實在上，雖用藥亦力難下達，其高者，當因而越之，法宜用吐，以宣胃脘之陽。燒鹽湯，古法也，引吐不傷胃氣，得宿食吐出，則胃中穀氣空虛，必悞亂之邪自愈。」

此節之證，宋元以後方書所謂乾霍亂、絞腸痧，而治法惟燒鹽湯為宜，故錄於此。

《壽世保元》：「乾霍亂者，俗名絞腸痧，其證因宿食不消，腸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揮霍撩亂，所傷之物不得出泄故也。死在頃臾，急宜多灌鹽湯探吐之，令物出盡。卻服理中湯或理中丸亦可。」

瓜蒂散方見太陽病下。

霍亂，往來寒熱，脅下痛，下利，吐膽汁，此為兼少陽。脈弱而弦者，小

柴胡加白朮茯苓湯主之。（此節依湘古本補。）

劉昆湘曰：「霍亂者，病之正因。兼少陽者，以其人膽氣素鬱，故也。往來寒熱，爲邪氣外鬱腠理。脅下痛滿，爲邪氣內鬱膈膜。吐利者，霍亂之正象。以下利而上吐膽汁，故知爲膽氣上乘之證。蓋膽汁上溢於胃，必嘔不止，而吐出色似微綠之汁，經名之曰嘔膽，此膽陽偏盛之爲病也。兼少陽，當利少而嘔多。脈弱而弦者，謂弱見於舉而弦見於按，乃土虛木乘之候，宜小柴胡湯和少陽之邪，加苓、朮，以運脾利水。」

小柴胡加白朮茯苓湯方方見太陰病。

霍亂，嘔吐，下利清穀，手足厥冷，脈沉而遲者，四逆湯主之。

劉昆湘曰：「霍亂，吐利，病之正象。清穀、手足厥冷，腎寒而胃陽內餒，土失命火之溫，少陰水寒之氣勝也。脈沉而遲，陽微陰阻之象。宜四逆湯，峻溫其下，救少陰即以治霍亂也。」

四逆湯方見太陽病上。

吐利，發熱，脈濡弱而大者，白朮石膏半夏乾薑湯主之。

劉昆湘曰：「霍亂，吐下而復發熱，外不惡寒，口渴，汗出，脈濡弱而按之實大者，此外證象陽明，內證象太陰，必其人體秉異常，脾濕胃燥。脾濕則下寒而利，胃燥故上熱而吐。所以然者，本霍亂且證兼陽明，故也。白朮石膏半夏乾薑湯，薑、朮溫脾以化濕，膏、夏降逆而清燥。化裁之妙至奇，亦復至庸。許學士溫脾一方，後賢已嘆難及，但溫涼並用而已。」

白朮石膏半夏乾薑湯方

白朮三兩、石膏半斤、半夏半升、乾薑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口渴者，加人參二兩、黃連一兩。

嘔吐甚則蛔出，下利時密時疏，身微熱，手足厥冷，面色青，脈沉弦而緊者，四逆加吳茱萸黃連湯主之。

劉昆湘曰：「霍亂，吐下，病之本象。吐甚蛔出，知病兼厥陰。利而時密時疏，肝氣之乍泄乍鬱也。身微熱，手足厥冷，厥熱並見，更爲厥陰證諦。面色青者，肝氣內寒，絡色外見，此爲霍亂病兼厥陰之候。脈沉弦而緊者，沉弦爲肝氣內鬱，緊者腎寒而氣結也。凡厥陰厥熱並見，且兼吐蛔，當爲寒熱錯雜之邪。故以四逆，峻溫其下，加吳茱萸，

以暖肝陽，佐黃連而清心火。」

四逆加吳茱萸黃連湯方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乾薑一兩半、甘草二兩（炙）、人參二兩、吳茱萸半升、黃連一兩。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霍亂，吐利，口渴，汗出，短氣，脈弱而濡者，理中加人參栝蒌根湯主之。（「短氣」下，湘古本有「此為兼暑氣」五字。）

劉昆湘曰：「暑氣霍亂，惟發於夏秋，他令無傷暑之候。暑熏分腠，壯火食氣，故見吐利、口渴、汗出氣短之象。以外無厥冷，脈不沉微，應指勢弱而像濡，故知為兼暑氣。」

按：本書此節兼暑氣，所以寓活法也。總之，見是證則用是藥，不論其暑不暑也。理中者，理中焦、和陰陽之劑，治霍亂吐利之專藥也。以口渴，汗出，短氣，故加人參以益氣滋陰，栝蒌根以清肺生津。

理中加人參栝蒌根湯方

人參四兩、白朮三兩、甘草三兩、乾薑三兩、栝蒌根二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霍亂兼疫氣，必霍亂死後，屍氣流傳，相染為病，當按法治之。但劑中宜加香氣之品以逐之，沉香、丁香、香蒲入湯佳。（此節依湘古本補。）

劉昆湘曰：「霍亂不必定屬疫氣，但兼疫氣而發霍亂者為多。疫氣之發，比戶連城，老幼相染，病狀若一，其死皆以數日之間。疫為天地癘氣，中於人，必內作吐利，外發寒熱，故曰：『兼疫氣，必霍亂也。』死後屍氣流傳，氣交毒穢，由此傳彼，相染為病。病之暴烈，莫此為甚。所謂按法治之者，謂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有寒疫、溫疫、寒溫雜合之殊，其發或夏或秋，證治之法，詳疫論附溫病之末，但治其疫氣，則霍亂自止。疫為穢毒之氣，香以辟穢，故劑中宜香氣之品逐之。沉香、丁香、香蒲，示例云爾。疫癘之發，居處宜燃蒼朮、雄黃之類，可以逐疫，病室多薰香龍，佳。」

按：疫氣、霍亂證治，除湘古本所載此節外，古書甚少概見，惟王清任《醫林改錯》，始詳記其證候。蓋自清道光元年後方盛流行，西人謂之亞細亞霍亂，日人謂之虎列拉，中醫或稱為癘螺痧。最近於民國壬申夏，曾發現一次，傷人之速且多，實可畏怖。是「必

霍亂」三字，宜屬下句。蓋謂其原因起於病霍亂者，死後屍氣流傳，相染為病也。

飲水即吐，食穀則利，脈遲而弱者，理中加附子湯主之。（「食穀則利」下，湘古本有「此為胃寒，非霍亂也」八字。）

劉昆湘曰：「霍亂之吐下，由寒熱二氣混亂於中，熱氣上逆故吐，寒氣下注故利，不必待納穀飲水，亦自作吐利不休。今病者，飲水即吐，食穀則利，知不飲則吐亦不作，不食則利亦自疏，具無揮霍撩亂之情，此為胃中寒冷，非霍亂之為病也。脈來遲而按弱，無兩邪格拒之象，病為胃中寒，主之以理中，以附子湯宜矣。」

理中加附子湯方

即理中湯加附子一兩，煎服法同。

《三因方》：「附子理中湯，治五臟中寒，口噤，四肢強直，失音不語。昔有武王守邊，大雪出帳外觀瞻，忽然暈倒，時林繼作隨行醫官，灌以此藥，二劑遂醒，於理中湯加大附子，各等分。」

《壽世保元》：「下焦虛寒，手足冷，肚腹痛，不便，不實，飲食少思而作口舌生瘡者，以附子理中湯。虛弱之人，上吐下瀉，霍亂，手足厥冷，腹痛，脈微者，乃陰證也，若為寒濕氣所感者，理中湯加附子。一人夏月入房，食水果腹痛，余用附子理中湯而愈。」

《醫學入門》：「戴原禮治一人，六月患大熱，譫語，發斑，六脈浮虛無力，用附子理中湯冷飲，大汗而愈。」

腹中脹滿而痛，時時上下，痛氣上則吐，痛氣下則利，脈濡而澀者，理中湯主之。（「痛氣下則利」下，湘古本有「此為脾濕，非霍亂也」八字。）

劉昆湘曰：「此示脾寒吐利，證似霍亂之候。霍亂自吐利而無腹痛脹滿，今腹中脹滿而痛，此為脾濕中寒，穀氣不化，脾氣結而升降失常，故痛氣時時上下。胃欲降而下格，則反而上逆，痛氣上則胃逆為吐，脾欲升而上阻，則卻而下趨，痛氣下則脾陷而利。痛氣者，因痛作而氣上下行也。吐利，腹痛脹滿而無悞亂之象，此為脾濕，非霍亂也。」

按：理中湯，白朮除脾濕，乾薑溫脾寒，人參益氣以止痛，甘草和中以安胃，乃本證之正治法也。湘古本作茯苓白朮澤瀉乾薑厚朴湯主之，亦可取用也。

霍亂，證有虛實，因其人本有虛實，證隨本變，故也。虛者，脈濡而弱，宜理中湯。實者，脈急而促，宜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湘古本作：「實者，宜

黃連黃芩乾薑半夏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辨霍亂證有虛實之異，因其人本有虛實，證隨本轉。蓋病由體變，固百病之通例也。虛者脈濡弱，太陰臟寒之正象也。實者，脈急促，邪實脈勢之上擊也。虛則化寒，實者多熱。但霍亂為寒熱二氣相雜，有純寒之證，無但熱之因，故虛以理中，溫運脾陽，實宜薑、夏、連、芩，溫清並進。宜寒格吐下之治例也。」

葛根黃連黃芩甘草湯方見太陽病中。

霍亂，轉筋，必先其時已，有寒邪留於筋間，傷其榮氣，隨證而發。脈當濡弱，時一弦急，厥逆者，理中加附子湯主之。

《巢氏病源》曰：「霍亂而轉筋者，由冷氣入於筋，故也。冷入於足之三陰三陽，則腳轉筋，入於手之三陰三陽，則手轉筋。隨冷入之筋，筋則轉。轉者，皆由邪冷之氣擊動其筋而移轉也。」

按：此云必先其時已有寒邪留於筋間，傷其榮氣，隨霍亂證之吐利而發，即諸寒收引之義也。脈當濡弱，乃吐利後，正氣虛之本象。時一弦急，厥逆者，寒邪盛之候。故用理中以治霍亂之吐利，加附子以溫散轉筋厥逆之寒邪。

《總病論》：「理中丸，兼治霍亂、吐利，有寒，腹滿痛，或四肢拘急，或下利轉筋，加生附子二枚，作湯服之。（《活人書》同）」

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腳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屎白散主之。（此節依《金匱要略》補。《脈經》載霍亂篇後。）

魏念庭曰：「轉筋之為病，風寒外襲而下部虛熱也。診其人，臂腳直，脈上下行，微弦。弦者，即緊也，風寒入而隧道空虛也。直上下行，全無和柔之象，亦同於瘧病中，直上下行之意也，風寒入而變熱，熱耗其榮血而脈遂直勁也。轉筋本在膈中，乃有上連少腹，入腹中者，邪熱上行，由肢股而入腹裡，病之甚者也，主之以雞屎白散。雞屎白性微寒，且善走下焦，入至陰之分，單用力專。《本草》謂其利便破淋，以之瘳轉筋，大約不出泄熱之意耳。然此治其標病，轉筋止而其本病又當圖補虛清熱之方矣。」

陳修園曰：「此為轉筋入腹者出其方治也。」

雞屎白散方

雞屎白。

上一味，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溫服。

《肘後方》：「食諸菜中毒，發狂，煩，悶，吐下欲死方。取雞屎燒末，服方寸匕。不解，更服。」

《千金方》：「治小兒大小便不通方：末雞屎白，服一錢匕。」

《產寶方》：「治乳癰腫，雞屎末服方寸匕，須臾，三服愈。」

霍亂已，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飲水者，理中丸主之。

章虛谷曰：「霍亂，吐利，病屬脾胃，雖有發熱、頭痛、身疼之表證，必當治裡為主，若攻表則內氣不振，表氣徒傷，而邪不解。故傷寒條云：『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同屬一理也。此以吐利傷津液，而有邪熱欲飲水，故主以五苓散。中有白朮助脾，以生津，桂枝解表，以退熱，使氣化而水道行，則吐利止而津氣升，表邪解而熱自除矣。若寒邪多而不用水者，但以理中丸，溫中助脾胃，則寒邪去而吐利、身熱亦止矣。」

徐靈胎曰：「霍亂之證，皆由寒熱之氣不和，陰陽拒格，上下不通，水火不濟之所致。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其陽氣，皆中焦之治法也。」

五苓散方見太陽病中。

理中丸方

人參三兩、乾薑三兩、白朮三兩、甘草二兩（炙）。

上四味，搗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熱，可益至三四丸

徐靈胎曰：「理中丸與湯，本屬一方，急則用湯。」

《外臺秘要》：「崔氏理中丸，療三焦不通，嘔吐不食，並霍亂、吐逆、下痢及不得痢。（即本方）」

《總病論》：「傷寒，嘔吐不止，惡寒，脈細，或浮遲，宜理中丸。兼治霍亂、吐利及傷寒後發熱，水停喜唾者。」

《壽世保元》：「轉筋霍亂，上吐下瀉，腹內疼痛，及乾霍亂，俗名絞腸痧，真陰證也。手足厥冷，宜服理中丸一錢，細嚼，淡薑湯下，忌食米湯。若用煎湯則不效。」

傷寒，其脈微澀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若轉入

陰者，必利。若欲似大便而反矢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便必硬，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

《金鑿》曰：「此承上條辨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等證，爲類傷寒之義也。若有前證而脈浮緊，是傷寒也。今脈微澀，本是霍亂也。然霍亂初病，即有吐利，傷寒，吐利，卻在四五日後，邪傳入陰經之時，始吐利也。此本是霍亂之即嘔吐、即下利，故不可作傷寒治之，俟之自止也。若止後似欲大便，而去空氣，仍不大便，此屬陽明也。然屬陽明者，大便必硬，雖大便硬，乃傷津液之硬，未可下也，當俟至十三日經盡，胃和津回，便利自可愈矣。若過十三日，大便不利，爲之過經不解，下之可也。」

章虛谷曰：「微澀，非傷寒之脈，本是霍亂，先傷中氣，故也。」

按：此節承上節之義，言吐利止而表邪未解，其傳入裡，隨其人虛實而有入臟入腑之異。以大便之利硬，驗其證之陰陽也。

下利後，便當硬，硬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亦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成無己曰：「下利後，亡津液，當便硬。能食爲胃和，必自愈，不能食者，爲未和。到後經中，爲復過一經，言七日後再經也。頗能食者，胃氣方和，過一日當愈。不愈者，暴熱使之能食，非陽明氣和也。」

傷寒，脈微而復利，利自止者，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劉昆湘曰：「此統論霍亂、傷寒病後，亡血救逆之治。蓋脈微復利，少陰腎氣已衰，即外證惡寒，亦衛陽內陷，而邪非在表，法當以救裡爲急。若利遂不止，則純陰無陽，證爲不治。假令下利雖止，仍脈微，惡寒不去，此非胃陽內復而下焦自開，乃津液已竭，而利無可利，故曰：『利止，亡血也。』血者，精液之總名，後賢所謂利久亡陰者，正此亡血之證。恐四逆救裡過於溫烈，故加人參，以救真精之竭。」

四逆加人參湯方

甘草二兩（炙）、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乾薑一兩半、人參三兩。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劉昆湘曰：「四逆湯原有人參一兩，通脈四逆湯加參至二兩，此云四逆加人參湯，人參重至三兩，亦猶桂枝加桂之例。」

魏念庭曰：「於溫中之中，佐以補虛生津之品，凡病後亡血津枯者，皆可用也，不止霍亂也，不止傷寒吐下後也。」

《衛生寶鑒補遺》：「四逆加入參湯，治傷寒陰證，身涼而額上、手背有冷汗者。」

《景岳全書》：「四味回陽飲，治元陽虛脫，危在頃刻。（即本方）」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

成無己曰：「吐利止，裡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與桂枝湯小和之。《外臺》云：『裡和表病，汗之則愈。』」

方中行曰：「消息，猶斟酌也。」

桂枝湯方見太陽病上。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張隱庵曰：「吐利，汗出，乃中焦津液外泄。發熱，惡寒，表氣虛也。四肢拘急，津液竭也。手足厥冷者，生陽之氣不達於四肢。故主四逆湯，啓下焦之真陽，溫中焦之土氣。」

張令韶曰：「此言四逆湯能滋陰液也。夫中焦之津液，內灌溉於臟腑，外濡養於筋脈。吐則津液亡於上矣，利則津液亡於下矣，汗出則津液亡於外矣。亡於外，則表虛而發熱、惡寒，亡於上下，則無以榮筋而四肢拘急，無以順接而手足厥冷也。宜四逆湯助陽氣，以生陰液，蓋無陽則陰無以生也。」

陳修園曰：「此證尙可治者在發熱一證，爲陽未盡亡。」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成無己曰：「吐利，亡津液，則小便當少。小便復利而大汗出，津液不禁，陽氣大虛也。脈微爲亡陽，若無外熱，但內寒，下利清穀，爲純陰。此以外熱爲陽未絕，猶可與四逆湯救之。」

張令韶曰：「此言四逆湯能助陽氣也。既吐且利，則陽氣亡於上下矣。小便復利而大汗出，則陽氣亡於表裡矣。下利清穀，裡寒甚也。裡寒甚而格陽於外，故內寒而外熱也。惟陰無陽，而生陽不升，故脈微欲絕也。宜四逆湯，以回陽氣。」

張璐玉曰：「設四逆不足以殺其勢，其用通脈四逆具見言外矣。」

呂櫟村曰：「此二條乃寒邪直中三陰，而成霍亂之證」。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

張令韶曰：「此合上兩節之證而言也。上節以四逆湯滋陰液，次節以四逆湯助陽氣，此節氣血兩虛，又宜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生氣而補血也。吐已，下斷者，陰陽氣血俱虛，水穀津液俱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也。故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之亡陰證，與脈微欲絕之亡陽證仍然不解，更以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啓下焦之生陽，而助中焦之津液。」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方

甘草二兩（炙）、乾薑三兩、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破八片）、人參二兩、豬膽汁半合。

上五味，以水三升，先取四味，取一升，去滓，內豬膽汁攪勻，分溫再服。

吳遵程曰：「汗出而厥，陽微欲絕，而四肢拘急全然不解，又兼無血，以柔其筋，脈微欲絕，固為陽之欲亡，亦兼陰氣虧損，故用通脈四逆以回陽，而加豬膽汁以益陰，庶幾將絕之陰，不致為陽藥所劫奪也。注認陽極虛，陰極盛，故用反佐之法，以通其格拒，誤矣。」

《肘後方》：「治霍亂，心腹脹痛，煩，滿，短氣，未得吐下。（即本方）」

吐利後，汗出，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張令韶曰：「大人以胃氣為本，經曰：『得穀氣者昌，失穀者亡。』霍亂吐利，胃氣先傷，尤當固其胃氣。故結此一條以終霍亂之義。吐利發汗者，言病在內而先從外以解之，恐傷胃氣也。脈平者，外解而內亦和，外內相通也。小煩者，食氣入胃，濁氣歸心，一時不能淫精於脈也。所以然者，以食氣入胃，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吐利者，臟腑新虛，不能勝受胃中之穀氣，故小煩也。穀氣足，經脈充，胃氣復，煩自止矣。」

〈辨瘧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

太陽病，發熱，無汗，而惡寒者，若脈沉遲，名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若脈浮數，名柔瘧。

尤在涇曰：「成氏曰：『《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變瘧。”太陽病，發熱，無汗，為表實，則不當惡寒，今反惡寒者，則太陽中風，重感於寒，為瘧病也。以其表實有寒，故曰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為表虛，則當惡寒，今不惡寒者，風邪變熱，外傷筋脈為瘧病也，以其表虛無寒，故曰柔瘧。然瘧者，強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頸項強急，頭熱，足寒，目赤，頭搖，口噤，背反等症，仲景不言者，以瘧字該之也。』《活人書》亦云：『瘧證，發熱，惡寒，與傷寒相似，但其脈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為異耳。』」

陳修園曰：「此言太陽病有剛、柔二瘧。其病皆由血枯津少，不能養筋所致，燥之為病也。然《內經》謂：『諸瘧強直，皆屬於濕。』何其相反若是乎？而不知濕為六淫之一，若中於太陰，則從陰化為寒濕，其病流於關節而為痺。若中於陽明，則從陽化為濕熱，熱甚而陽明燥化之氣愈烈，其病燥，筋強直而為瘧。是言濕者，言其未成瘧之前。言燥者，言其將成瘧之際也。經又云：『赫曦之紀，上羽，其病瘧。』言熱為寒抑，無汗之瘧也。又云：『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瘧。』言濕蒸為熱，有汗之瘧也。《千金》謂：『溫病熱入腎中則為瘧，小兒癩熱盛亦為瘧。』聖經賢訓可據，其為亡陰筋燥無疑。」

按：《難經》云：「督脈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裡，上至風府，入屬於腦。」《素問》骨空論云：「督脈為病，脊強反折，即瘧證也。」西醫謂之腦脊髓膜炎。其致病之原因，多由亡血筋燥，脊髓失所榮養，外為風寒濕熱之邪所襲，致脊筋強直而不柔和也。所以傷寒，汗下過多，與夫病瘡人及產後破傷風，致斯疾者，概可見矣。而《活人書》謂：「剛瘧屬陽瘧，柔瘧屬陰瘧。」然此節云：「脈沉遲，名剛瘧。脈浮數，名柔瘧。」是不必以陰陽分剛柔也。平脈法云：「督脈為病，脊背強，治屬太陽。」此仲景以太陽病冠瘧病之義也。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為難治。

錢天來曰：「邪在太陽，若中風之脈，則當浮緩，傷寒之脈，則當浮緊。此則同是太陽發熱之表證，而其脈與中風、傷寒特異，反見沉細者，因邪不獨在太陽之表也。則表裡皆有風寒邪氣浸淫於皮膚、筋骨、臟腑、經絡之間，非中風、傷寒之邪，先表後裡，以次傳變之可比，乃邪之甚而病之至者。乃難治危惡之證也。」

方中行曰：「發熱，太陽未除也。沉，寒也。細，濕也。中風、傷寒，病猶在太陽，而脈變如此者，則是重感寒濕而變瘧，不可仍以中風、傷寒稱也。」

章虛谷曰：「太陽傷風寒，其脈浮，以邪淺在榮衛也。瘧病邪深傷筋，故脈沉緊弦，直上下行也。其不緊弦而沉細，則邪入深而氣血大虛，正不勝邪，邪何能出，故為難治。在傷寒條中，則曰陽病見陰脈者死，其理也。」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風家，下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瘧家，不可發汗，汗出則瘧。

尤在涇曰：「此原瘧病之由，有此三者之異，其為脫液、傷津則一也。蓋病有太陽風寒不解，重感寒濕而成瘧者，亦有亡血竭氣，損傷陰陽而病變成瘧者。經云：『氣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陰陽既衰，筋脈失其濡養，而強直不柔矣。此瘧病標本虛實之異，不可不辨也。」

劉昆湘曰：「發汗太多，則經筋外濕而內燥，當為柔瘧。若其人奇經不病，雖過汗，亦不成瘧也。風為陽邪，性急，易於化燥，法當助達榮氣使從外解，而反下之，風邪隨陷，外濕內鬱，筋脈轉燥，成外燥內濕之變，必證見剛瘧，若奇經不病，亦不成瘧。瘧家，眩一切癰膿之證，發汗則液亡，風動血枯，筋急而瘧病成矣。凡素秉血虛，及亡血撲損，婦人產後，皆當禁汗，舉瘧家者示例爾。」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

錢天來曰：「上文有脈無證，此條有證無脈，合而觀之，瘧病之脈證備矣。身熱者，風寒在表也。足寒者，陰邪在下也。頸項急、背反張者，太陽之經脈四行，自巔下項，夾背脊而行於兩旁，寒邪在經，諸寒收引，其性勁急，邪發則筋脈抽掣，故頸項強急，背如角弓之反張，所謂筋所生病也。惡寒者，寒邪在表則當惡寒，在下焦而陽氣虛衰，亦所當惡也。時頭熱，面赤，目脈赤者，頭為諸陽之會，陽邪獨盛於上，所以足寒於下也。時者，時或熱炎於上，而作止有時也。頭面為諸陽之所聚，乃元首也，不宜動搖，因風火煽動於上，故獨頭面動搖，卒然口噤而不言也。」

方中行曰：「此以瘧之具證言，身熱，頭熱，面赤，目脈赤，陽邪發於陽也。足寒，陰邪逆於陰也。獨頭面搖者，風行陽而動於上也。卒，忽然也。噤，寒而口閉也。蓋口者脾之竅，胃為脾之合，而脈挾口，環唇，脾虛胃寒，故忽然唇口吻合，噤急而飲食不通也。背反張者，太陽之脈挾背，故寒則筋急而拘攣，熱則筋緩而縱弛也。然剛柔二瘧，

則各見證之一偏，惟風寒俱有而致變者，則具見也。」

程郊倩曰：「瘧病多端，或寒濕爲拘，或火熱爲燥，或亡血失津而不得滋養，皆能病筋而成瘧。身熱，足寒，項頸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由下虛而上盛，中枯而外熾也。」

若發其汗，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則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暴腹脹大者，爲未解。其脈如故，乃伏弦者，瘧。

劉昆湘曰：「此承上瘧病，論誤汗轉逆之變。」

尤在涇曰：「寒濕相得者，汗液之濕與外寒之氣相得不解，而表氣以汗而益虛，寒氣得濕而轉增，則惡寒甚也。其脈如蛇者，脈伏而曲，如蛇行也。瘧脈本直，汗之則風去而濕存，故脈不直而曲也。風去不與濕相麗，則濕邪無所依著，必順其下墜之性，而入腹作脹矣。乃其脈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內連太陰，裡病轉增而表病不除，乃瘧病諸證中之一變也。」

劉純曰：「發汗已，如蛇，亡津液而無胃氣之象也。」

陳修園曰：「師不出方，余於《傷寒論》發汗後腹脹條，悟出厚朴生薑甘草人參半夏湯。俟其脹稍愈，再以法治之。」

夫瘧脈，按之緊而弦，直上下行。

趙以德曰：「瘧病由風寒互爲之，重感於邪，寒脈則緊，風脈則弦，是本脈也。《脈經》謂直上下者，督脈也，見之則大人癲、小兒癇，二者盡爲背反張，由督脈與太陽合行於脊裡，相引而急，故顯出督脈之象也。今瘧強無異於癲癇之背反張者，是亦相干於督脈，而見其上下行之象矣。」

章虛谷曰：「此明瘧病之脈也。按之者，脈沉而不浮也。緊者，如絞索之狀，陰邪凝斂，故也。條長如弓弦，名弦，如弦之直而上下行者，有升降而無出入也。蓋人身氣血表裡周流，故脈有升降出入之象。自尺而上於寸爲升，自寸而下於尺爲降。自沉而浮爲出，自浮而沉爲入。因邪閉於筋，經絡之氣不得外達周流，故其脈在沉部上下行，有升降，而無出入也。」

陳修園曰：「夫瘧爲勁急強直之病，其脈亦勁急強直。按之緊如弦，謂其自寸至尺，直上下行，與督病之脈相似，但督浮，而此沉耳。」

瘧病，有灸瘡者，難治。

尤在涇曰：「有灸瘡者，膿血久漬，穴俞不閉，樓全善云：『即破傷風之意，蓋陰傷而不勝風熱，陽傷而不任攻伐也，故曰難治。』」

徐忠可曰：「治瘡，終以清表為主，有灸瘡者，經穴洞達，火熱內盛，陰氣素虧。即後栝蒌桂枝湯、葛根湯嫌不遠熱，大承氣湯更意慮傷陰，故曰難治。」

陳修園曰：「火逆諸方，恐其過溫。余用風引湯去桂枝、乾薑一半，研末煮取，往往獲效。」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此為瘡。栝蒌桂枝湯主之。

魏念庭曰：「此條此申明瘡病中柔瘡之治法，因詳舉其脈證示人知所辨也。」

徐忠可曰：「此為瘡證有汗，不惡寒者主方。太陽病，其證備者，身熱，頭痛，汗出也。身體強，即背反張之互辭。几几然，即頸項強之形狀。脈反沉遲，謂陽證得陰脈，此瘡脈之異於正傷寒也。其原由筋素失養而濕復挾風以燥之，故以桂枝湯為風傷衛主治，加栝蒌根，以清氣分之熱，而大潤其太陽經既耗之液。則經氣流通，風邪自解，濕氣自行，筋不燥而瘡愈矣。」

尤在涇曰：「沉本瘡之脈，遲非內寒，乃津液少而榮衛之行不利也。傷寒，項背強几几，汗出，惡風，脈必浮數，為邪風盛於表。此證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者，為風淫於外而津傷於內，故用桂枝則同，而一加葛根以助其數，一加栝蒌根兼滋其內，則不同也。」

栝蒌桂枝湯方

栝蒌根三兩、桂枝三兩（去皮）、甘草二兩（炙）、芍藥三兩、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

上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栝蒌根，味苦入陰，擅生津徹熱之長者為君，合之桂枝湯和榮衛、養筋脈而治其瘡，乃變表法為和法也。」

《神農本經》：「栝蒌根治消渴，身熱，煩滿，大熱。」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瘡者，葛根湯主之。

喻嘉言曰：「太陽篇中，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用葛根湯，此證亦用之者，以

其邪在太陽、陽明兩經之界。兩經之熱並於胸中，必延傷肺金清肅之氣，故水道不行而小便少，津液不布而無汗也。陽明之筋脈內結胃口，過人迎，環口，熱並陽明，斯筋脈牽引，口噤不得語也。然剛瘧，無汗，必從汗解，況濕邪內鬱，必以汗出如故而止。故用此湯合解兩經之濕熱，與風寒之表法，無害其同也。」

《甲乙經》：「剛瘧，太陽中風，感於寒濕者也。其脈往來進退，以沉遲細異於傷寒熱病。其治不宜發汗、針灸。治之以藥者，可服葛根湯。」

葛根湯方見太陽病中。

瘧病，手足厥冷，發熱間作，唇青目陷，脈沉弦者，風邪入厥陰也。桂枝加附子當歸細辛人參乾薑湯主之。

劉昆湘曰：「瘧病，外因之發，起於太陽，內因之發，屬於血臟。以外風傷筋，內風動臟，外內合邪，故病發，即見厥陰直中之象。手足厥冷，發熱間作，唇青，目陷者，皆厥陰臟氣外應之候。脈沉弦者，宜桂枝加附子當歸細辛人參乾薑湯，溫脾固腎，以御病邪之傳，益氣養榮，而啓風木之陷。桂枝佐當歸，便入厥陰，參、細辛可以展榮氣旁充之力，此與當歸四逆法大旨相同。」

桂枝加附子當歸細辛人參乾薑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當歸四兩、細辛一兩、人參二兩、乾薑一兩半。

上十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瘧病本屬太陽，若發熱，汗出，脈弦而實者，轉屬陽明也。宜承氣輩與之。

劉昆湘曰：「此示外因成瘧，必始太陽之義。明瘧邪內發於督，督脈外合太陽，故曰：『瘧病本屬太陽。』若其人胃腑陽盛，轉陽明，發熱，汗出，不惡寒之外證者，便知邪已過經，轉屬陽明之腑。脈弦而實者，舉弦爲風發之診，按實爲胃實之象，邪即入腑，於法當下，此言先具瘧狀，再加陽明外證之謂，非陽明本經之自發瘧也。曰宜承氣湯與之者，示當於三承氣中隨證消息焉。」

瘧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攣急，必齧齒，宜大承氣湯。

徐忠可曰：「前用葛根湯，正防其寒邪內入，轉而爲陽明也。若不早圖，至背項強直，外攻不已，內入而胸滿，太陽之邪仍不解，氣閉而口噤，角弓反張，而臥不著席，於是邪入內必熱，陽熱內攻而腳攣、齧齒。蓋太陽之邪並於陽明，陽明脈起於腳而絡於

齒也。故直攻其胃，而以硝、黃、枳、朴清其熱，下其氣，使太陽、陽明之邪，由中土而散，此下其熱，非下其食也。」

陳修園曰：「此一節爲瘧之既成，出一救治之正方。大旨在瀉陽明之燥氣而救其津液，清少陰之熱氣而復其元陰，大有起死回生之神妙。齟牙，藥不能進，以此湯從鼻中灌之。」

大承氣湯方見陽明病。

徐靈胎曰：「瘧病乃傷寒壞證，小兒得之，猶有愈者，其餘則百難療一。其實者，或有因下而得生。虛者，竟無治法。」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裡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禪散主之。

張令韶曰：「此論傷寒餘熱未盡，男女交媾，毒從前陰而入，傷奇經衝、任、督三脈，而爲陰陽易之病也。成氏云：『男子病新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得病，名曰陽易。婦人病新差未平，復而男子與之交得病，名曰陰易。』言男女互相換易而爲病也。其形相交，其氣相感。形交則形傷而身體重，氣感則氣傷而少氣也。夫奇經衝、任、督三脈，皆行少腹前陰之間。衝脈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任脈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男子循莖下至篡。今邪毒入於陰中，三脈受傷，故少腹裡急，或引陰中拘攣也。熱上衝胸，熱邪循三經而上衝於胸也。腦爲髓之海，精之窠爲眼。膝脛者，筋之會也。經云：『髓海不足，則腦轉，脛酸，眩冒，目無所見。』又曰：『入房太甚，宗筋馳縱，發爲筋痿。』今房勞失精，髓海不足，故頭重不欲舉也。精不灌目，故眼中生花也。精不榮筋，故膝脛拘急也。燒禪散主之，禪檔乃前陰氣出之處，精氣之所注也，取其所出之餘氣，引傷寒之餘毒，還從故道而出，使從陰而入者，即從陰而出也，故曰：『小便利，陰頭微腫即愈。』」

按：眼中生花，《千金方》作「眼中生眇曠。」成注謂：「感動之毒，所易之氣，熏蒸於上也。」張隱庵云：「眼中生花者，任脈爲病也。夫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上頤，循面，入目是也。」

燒禪散方

剪取婦人中禪近隱處，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禪檔燒，和服如法。

王晉三曰：「禪檔穿之日久者，久燒以潔其污，灰取其色黑下行。」

《千金方》：「婦人溫病雖瘥，若未平復，血脈未和，尚有熱毒，而與之交接得病者，名為陰易之病。其人身體重，熱上衝胸，頭重不能舉，眼中生眵，四肢拘急，小腹絞痛，手足拳者，即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苦小腹裡急，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百節解離，經脈緩弱，血氣虛，骨髓竭，便噓噓吸吸，氣力轉少，著床不能動搖，起止仰人，或引歲月方死。醫者張苗說：『有婢得病，瘥後數日，有六人奸之，皆死。』」

《肘後方》：「治交接勞復，陰卵腫，或縮入腹，腹中絞痛，或便絕方。燒婦人月經灰，服方寸匕。」

《證治準繩》：「傷寒，病未平復，犯房室，命在須臾，用獨參湯調燒禪散。」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棋子大五、六枚。

成無己曰：「病有勞復，有食復。傷寒新差，血氣未平，餘熱未盡，早作勞動，病者，名曰勞復。病熱少愈，而強食之，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留搏，兩陽相合而病者，名曰食復。勞復，則熱氣淫越，與枳實梔子豉湯以解之，食復，則胃有宿積，加大黃以下之。」

王肯堂曰：「傷寒之邪自外入，勞復之邪自內發。」

陳修園曰：「此言新差後有勞復、食復之證也。勞復者，病後無大勞，如因言語思慮、梳澡迎送之類，復生餘熱也。食復者，《內經》所謂多食則復，食肉則遺是也。若犯房而復者，名女勞感，華元化謂為必死，愚隨證以大劑調入燒禪散救之。」

《總病論》：「新差，強人足兩月，虛弱人足百日，則無復病矣。」

枳實梔子豉湯方

枳實三枚（炙）、梔子十四枚（擘）、香豉一升（綿裹）。

上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內香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王晉三曰：「枳實梔子豉湯，微汗、微下方也。大都瘥復，必虛實相兼，故汗之，不欲其大汗，下之，不欲其大下。梔、豉，上焦藥也，復以枳實宣通中焦，再用清漿水，空煮，減三升，則水性熟而沉，梔豉輕而清，不吐不下，必發於表，故覆之必有微汗。若欲微下，再加大黃，佐枳實下泄，助熟水下沉，則梔豉從上瀉下，三焦通暢，榮衛得和，而勞復愈，故云微下。」

徐靈胎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貯味酸爲佳。」

《傷寒蘊要》：「枳實梔子豉湯，治食復、勞復，身熱，心下痞悶。如有宿食不下，大便秘實，脈中有力者，可加大黃。」

《內外傷辨惑論》：「食膏粱之物過多，煩熱悶亂者，亦宜服之。」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

張令韶曰：「此下五節，論傷寒差後，餘邪未盡，有虛實，有寒熱，有水氣，有在表者，有在裡者，有在表裡之間者，皆宜隨證而施治之也。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餘邪未盡，而在表裡之間也。宜小柴胡湯以轉樞。脈浮者，仍在表也，以汗解之。脈沉實者，猶在裡也，以下解之。以汗解之，小柴胡湯和桂枝。以下解之，小柴胡湯加芒硝。」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錢天來曰：「大病後，若氣虛則頭面皆浮腫，脾虛則胸腹脹滿。此因大病之後，下焦之氣化失常，濕熱壅滯，膀胱不瀉，水性下流，故但從腰以下水氣壅積，膝、脛、足、跗皆腫重也。以未犯中上二焦，中氣未虛，爲有餘之邪，脈必沉數有力，故但用排決之法，而以牡蠣澤瀉散主之。」

喻嘉言曰：「腰下有水氣者，水漬爲腫也。《金匱》曰：『腰以下腫，當利小便。』此定法也。乃大病後脾土告困，不能攝水，以致水氣泛溢，用本方峻攻，何反不顧其虛耶？正因水勢未犯身半以上，急逐其水，所全甚大，設用輕劑，則陰水必襲入陽界，驅之無及矣。庸工遇大病後，採用溫補，自以爲善，熟知其大謬哉。」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澤瀉、栝蒌根、蜀漆（洗去腥）、葶藶（熬）、商陸根（熬）、海藻（洗去腥）。

上七味，等分，異搗，下篩為散，更入白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止後服。

尤在涇曰：「大病新差，而腰以下腫滿者，此必病中飲水過多，熱邪雖解，水氣不行，浸漬於下而肌肉腫滿也。是當以急逐水邪爲法，牡蠣澤瀉散鹹降之力居多，飲服方寸匕，不用湯藥者，急藥緩用，且不使助水氣也。若驟用補脾之法，恐脾轉滯而水氣轉

盛，寧不汨濫爲患。」

陳修園曰：「牡蠣、海藻生於水，故能行水，亦鹹以軟堅之義也。葶藶利肺氣而導水之源，商陸攻水積而疏水之流，澤瀉一莖直上，栝蒌生而蔓延，二物皆引水液而上升，可升而後可降也。蜀漆乃常山苗，自內而出外，自陰而出陽，所以引諸藥而達於病所。又散以散之，欲其散佈而行速也。但其性甚烈，不可多服，故曰：『小便利，止後服。』」又曰：「此方用散，不可作湯，以商陸根水煎服殺人。」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也。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尤在涇曰：「大病差後，胃陰虛者，津液不生，則口乾欲飲。胃陽弱者，津液不攝，則口不渴而喜唾。至久之而尚不了了，則必以補益其虛，以溫益其陽矣。曰胃上有寒者，非必有寒氣也，虛則自生寒耳。理中丸，補虛溫中之良劑。不用湯者，不欲以水資吐也。」

張令韶曰：「脾之津爲唾，而開竅於口，脾虛不能攝津，故反喜從外竅而出也。」

淺田栗園曰：「此條論差後胃氣虛寒，飲聚而成唾也。唾，口液也。寒，以飲言。不了了，謂無已時也。《金匱》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又云：『肺中冷，多涎唾。』曰寒、曰冷，皆指痰飲而言，故用理中丸，以治胃口寒飲也。」

理中丸方見霍亂。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張令韶曰：「上節論虛寒證，此節論虛熱證。傷寒，解後，血氣虛少，不能充肌肉，滲皮膚，故形體虛羸而消瘦也。少氣者，中氣虛也。胃上有寒，則喜唾，胃中有熱，則氣逆而欲吐，此虛熱也。宜竹葉石膏湯主之。」

方中行曰：「羸，病而瘦也。少氣，謂短氣不足以息也。氣逆欲吐，飲作惡阻也。蓋寒傷形，故寒解則肌肉消削而羸瘦。熱傷氣，故熱退則氣衰耗而不足。病後虛羸，脾胃未強，飲食難化而痰易生，痰湧氣逆，故欲吐也。竹葉清熱，麥冬除煩，人參益氣，甘草生肉，半夏豁痰而止吐，粳米病後之補劑，石膏有徹上徹下之功，故能佐諸品而成補益也。」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二把、石膏一斤、半夏半升（洗）、人參三兩、麥門冬一升、甘草二兩（炙）、粳米半升。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六味，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

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張璐玉曰：「此湯即人參白虎去知母，而益半夏、麥冬、竹葉也。病後，虛煩，少氣，爲餘熱未盡，故加麥冬、竹葉於人參、甘草之甘溫益氣藥中，以清熱生津。加半夏者，痰飲上逆欲吐，故也。」

徐靈胎曰：「此仲景治傷寒愈後調養之方也。其法專於滋養肺胃之陰氣，以復津液。蓋傷寒雖六經傳遍，而汗、吐、下三者皆肺胃當之。又《內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故滋養肺胃，岐黃以至仲景不易之法也。後之庸醫則用溫熱之藥峻補脾腎，而千聖相傳之精義消亡盡矣。《集驗》載此方加生薑，治嘔最良。」

《和劑局方》：「竹葉石膏湯，治傷寒、時氣，表裡俱虛，遍身發熱，心胸煩悶，或得汗已解，內無津液，虛羸少氣，胸中煩滿，氣逆欲吐，及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頭不痛，脈不緊數，即不可汗下，宜服此藥。（即本方）」

《總病論》：「竹葉湯，治虛煩病，兼治中噤渴、吐逆而脈滑數者。（即本方）嘔者加生薑。」

《直指方》：「本方治伏暑內外熱熾，煩躁，大渴。」

《張氏醫通》：「上半日嗽，多屬胃中有火，竹葉石膏湯降泄之。」

大病已解，而日暮微煩者，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之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喻嘉言曰：「脈已解者，陰陽和適，其無表裡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煩者，日中衛氣行陽，其不煩可知也，乃因胸胃氣弱，不能消穀所致。損穀則脾胃漸趨於旺而自愈矣。注家牽扯日暮爲陽明之旺時，故以損穀爲當小下，不知此論差後之證，非論六經轉陽明之證也。日暮，即《內經》日西而陽氣已衰之意，所以不能消穀也。損穀，當是減損穀食以休養脾胃，不可引前條宿食例，輕用大黃過傷脾胃也。」

陳修園曰：「此又結穀氣一條，以明病後尤當以胃氣爲本，胃氣又以穀氣爲本也。」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三

〈辨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並治〉

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時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始見，或病至二十日，或一月後見者，各隨其證，依法治之。

李珣臣曰：「《活人書》云：『傷寒，大病後，血氣未得平復，變成百合病。今由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觀之，當是心肺二經之病也。』如行臥、飲食、寒熱等證，皆有莫可形容之狀，在《內經》解病似之。觀篇中有如神靈者，豈非以心藏神、肺藏魄，人生神魂失守，斯有恍惚錯妄之情乎。」又曰：「《內經》云：『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氣遺留不去，伏於脈中，則昏昏默默，凡行臥、飲食、寒熱皆有一種虛煩不耐之象矣。」

程雲來曰：「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緣大病後真陽已虛，餘熱未盡，週身百脈俱病，是為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以其中外、上下皆病，故飲食行臥不安，寒熱無定，而諸藥不能治，得之則吐利，如有神靈也。常默然則身形如和，餘熱不盡，故脈微數，熱在上則口苦，熱在下則小便赤也。《傷寒續論》曰：『溺者，人之津液也，注於膀胱，得陽氣施化則溺出。』故《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溺與陽氣相依而為用者也。頭者，諸陽之首。溺則陽氣下施，頭必為之搖動。曷不以老人小兒觀之，小兒元氣未足，血氣未定，腦髓不滿，溺將出，頭為之搖而身為之動，此陽氣不充故耳。老人氣血衰，肌肉澀，腦髓清，故溺出時不能射遠，將完必濕衣而頭亦為之動者，此陽氣已衰，不能施射故耳。由此觀之，溺出，頭之痛與不痛，可以觀邪之淺與深矣。故百合病溺出頭痛者，言邪舍深而陽氣衰也。內衰則入於臟腑，上則牽連腦髓，是以六十日愈。若溺出頭不痛，淅淅然者，淅淅如水洒淅皮毛，外舍於皮膚肌肉，尚未入臟腑之內，但陽氣微耳，是以四十日愈。若溺出快然，但頭眩者，言邪猶淺，快則陰陽和暢、榮衛通利，臟腑不受邪。外不淅淅然，則陽氣尚是完固，但頭眩者是邪在陽分，陽實則不為邪所牽，故頭不疼而眩，是以二十日愈也。或未病而預見者，皆元氣空虛之故。」

陳修園曰：「此詳言百合病之證脈也。此證多見於傷寒大病前後，或為汗、吐、下失法而變，或素多思不斷、情志不遂，或偶觸驚疑、猝臨異遇，以致行住、坐臥、飲食

等，皆若不能自主之勢。此病最多，而醫者不識耳。」

按：百合病者，精神病之一。《金鑿》云：「百合瓣一蒂，如人百脈一宗，命名取治，皆此義也。蓋血海爲百脈所歸宗，乃化精補髓之源，而腦爲髓海，若經絡淤有熱毒，則腦神失靈而志意昏憤，西醫所謂神經衰弱也。百合質類腦髓，性善清熱解鬱，而氣味甘平微苦，最宜於元氣虛弱之證，而爲此病之主藥，猶傷寒中所謂桂枝證、柴胡證例也。此病與狂，均爲血室淤熱，上干及腦之病，而陰陽虛實不同。」《內經》云：「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痺蓋腦髓神經不仁，知覺運動失常之謂，即百合病也。觀其以溺出頭痛及眩，驗病勢之輕重，可以知矣。趙氏以爲血病，魏氏以爲氣病，皆非也。

百合病，見於發汗之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趙以德曰：「日華子謂：『百合，安心，定膽，益志，養五臟，爲能補陰也。治產後血眩暈，能去血中熱也。除痞滿、利大小便，爲能導滌血之淤塞也。』而是證用之爲主，益可見淤積者矣。若汗之而失者，是涸其上焦津液，而上焦陽也，陽宜體輕之藥，故用知母佐以救之。知母瀉火、生津液、潤心肺。」

陳載安曰：「得之汗後者，其陽分之津液必傷，餘熱留連而不去。和陽必以陰，百合同知母、泉水以清其餘熱，而陽邪自化也。」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擘）、知母三兩（切）。

上二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另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煮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根質似人之腦，其花晝開夜合，乃草木之有情者，性能清熱消鬱，解腦髓之痺、補元氣之虛，故用爲百合病之主藥。過汗則耗津血燥，故佐以知母之滋陰解毒。分煎合服，俾二性各致其功，以奏清上滋下之效也。《易》曰：「山下出泉。」是泉者水之源，故取以煎，清腦之藥也。

百合病，見於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

趙以德曰：「若下之而失者，損其陰，淤血下積。而下焦，陰也，陰宜重鎮之劑，故用滑石、代赭佐以救之。滑石開結利竅，代赭除脈中風痺淤血。」

陳載安曰：「其得之於下後者，下多傷陰，陰虛則陽往乘之，所以有下焦之熱象。

百合湯內加滑石、代赭，取其鎮逆、和竅，以通陽也，是謂用陽和陰法。」

百合滑石代赭石湯

百合七枚（擘）、滑石三兩（碎，綿裹）、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碎，綿裹）。

上三味，以水先洗，煮百合如前法，別以泉水二升，煮二味，取一升，去滓，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既云下後所得，則必有大便不利，小便不通之見證。故佐以代赭之固腸止脫，以治大便之下利。滑石之泄熱利水，以治小便之赤澀。

百合病，見於吐之後者，百合雞子黃湯主之。

陳載安曰：「其得之吐後者，吐從上逆，較發汗更傷元氣，陰火得以上乘，清竅爲之蒙蔽矣。故以雞子黃之純陰養血者，佐百合以調和心肺，是亦用陰和陽矣。」

百合雞子黃湯方

百合七枚（擘）、雞子黃一枚。

上二味，先洗煮百合如前法，去滓，內雞子黃，攪勻，頓服之。

尤在涇曰：「《本草》：『雞子安五臟，治熱疾。』吐後臟氣傷而病不去，用之不特安內，亦且攘外也。」

百合病，不經發汗、吐、下，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陳載安曰：「不經吐、下、發汗，正雖未傷，而邪熱之襲於陰陽者，未必透解，所以致有百合病之變也。病形如初，指百合病首節而言。地黃取汁，下血分之淤熱，故云大便當如漆，非取其補也。百合以清氣分之餘熱，爲陰陽和解法。」

尤在涇曰：「此則百合病正治之法也。服後大便如漆，則熱除之驗也。（《外臺》云：『大便當出黑沫。』）」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擘）、地黃汁一升。

上二味，先洗煮百合如上法，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金匱輯義》：「地黃汁服之必瀉利，故云中病勿更服。」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不差，栝蒌牡蠣散主之。

趙以德曰：「其一月不解，百脈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則一身之脈皆得通暢，而津液行，其渴自止。勿食鹽豉，以味鹹能凝血，且走之也。若渴不差，是中無津液，則以栝蒌牡蠣主之。」

徐忠可曰：「渴有陽渴，有陰渴，若百合病一月不解而變成渴，其為陰虛火熾無疑矣。陰虛而邪氣蔓延，陽不隨之而病乎！故以百合洗其皮毛，使皮毛陽分得其平而通氣於陰。即是肺朝百脈，輸精皮毛，使毛脈合精，行氣於府之理。食煮餅，假麥氣以養心液也。勿食鹽豉，恐傷陰血也。渴不差，是雖百合湯洗而無益矣。明是內之陰氣未復，陰氣未復由於陽亢也。故以栝蒌根清胸中之熱，牡蠣清下焦之熱，與上平陽以救陰同法。但此從其內治耳，故不用百合而作散。」

尤在涇曰：「病變或渴，與百合洗而不差者，熱盛而津液傷也。栝蒌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灼也。」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

上一味，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活人書》：「煮餅，即淡熟麵條也。」

栝蒌牡蠣散方

栝蒌根、牡蠣（熬）各等分。

上二味，搗為散，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尤在涇曰：「病變發熱者，邪聚於裡而見於外也。滑石甘寒，能除六腑之熱，得微利則裡熱除而表熱自退。」

《金鑿》曰：「百合病，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本不發熱，今變發熱者，其內熱可知也。故以百合滑石散主之，使其微利，熱從小便而除矣。」

按：以上諸節之證，均以脈微數、口苦、小便赤為主。諸方之治，雖有上下內外之殊，皆兼清熱、利小便也。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炙）、滑石二兩。

上二味，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熱除則止後服。

《千金方》一本云：「治百合病，小便赤澀，臍下緊急。」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為逆。

徐忠可曰：「此段總結全篇，謂百合病同是內氣與傷寒餘邪相並，留連無已，不患增益而患因循，故病在下後及變渴，渴不止，所謂見於陰也，勢必及陽，至陽亦病，則無可為矣。故以滑石通徹其毛竅之陽，百合利其皮毛之陽。在內之陽燥，枯蕪、牡蠣養其腹內之陽，陽得其平，陰邪欲傳之而不受，則陰中之邪漸消矣，所謂以陽法救之也。病在汗後及吐後，及病形如初，及變發熱，皆所謂見於陽也，勢必及陰，至陰亦病而無可為矣。故以知母固其肺胃之陰，雞子養其血分之陰，生地壯其心中之陰，熱發於肌表者，滑石以和其腸胃之陰，陰得所養，陽邪欲傳之而不受，則陽中之邪漸消矣，所謂以陰法救之也。」

唐容川曰：「仲景論脈，所謂陰陽，多指寸尺而言，仲景論證，所謂陰陽，多指表裡而言。觀見於陰、見於陽，二『於』字，是確指其界，謂血分與氣分，表裡之間也。見於陰，如上文變渴而在裡也，以陽法救之，如洗方從表救之是。見於陽，如上文變發熱而在表也，以陰法救之，如滑石散從裡治之是。故見陽之表證，攻治其陰乃正法也，若發其汗則為逆。見陰而攻治其陽，亦正法也，乃復下之，此亦為逆。」

郭白雲曰：「仲景以藥之百合治百合病，與《神農本草經》主治不相當，千古難曉其義。是以孫真人言傷寒雜病自古有之，前古名賢，多所防禦，至於仲景，時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不能鑽仰萬一也。然百合之為物，豈因治百合之病而後得名哉？或是病須百合可治，因名曰百合乎！」

《小品文》：「百合病，腹滿作痛者，用百合炒為末，每服方寸匕，日二。」

《內經拾遺方論》：「平人氣象論曰：『尺脈緩澀，謂之解。』王太僕曰：『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寧不可名，謂之解也。』張少谷曰：『寧，困弱也。百合湯，解之神劑也，百合一味，用水二鐘，煎八分，不拘時服。』」

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為惑，

蝕於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嘎，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嘎，先齊切，音西。

尤在涇曰：「狐惑，蟲病，即巢氏所謂蠹病也。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其躁擾之像有似傷寒少陰熱證，而實為蠹之亂其心也。不欲飲食，惡聞食臭，有似傷寒陽明實證，而實為蟲之擾其胃也。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者，蟲之上下，聚散無時，故其色變更不一，甚者，脈也大小無定也。蓋雖蟲病而能使人惑亂而狐疑，故名曰狐惑。徐氏曰：『蝕於喉為惑，謂熱淫於上，如惑亂之氣感而生蛾。蝕於陰為狐，謂熱淫於下，柔害而幽隱如狐性之陰也。』亦通。蝕於上部，即蝕於喉之謂，故聲嘎。蝕於下部，即蝕於陰之謂，陰內屬於肝，而咽門為肝膽之候，病自下而衝上，則咽乾也。至生蟲之由，則趙氏所謂濕熱停久，蒸腐氣血而成淤濁，於是風化所腐而成蟲者，當矣。甘草瀉心不特使中氣運而濕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蟲之任。其苦參、雄黃，則皆清燥殺蟲之品，洗之、薰之，就其近而治之耳。」

《金鑿》曰：「狐惑，牙疳、下疳等瘡之古名也。近時惟以疳呼之。下疳，即狐也，蝕爛肛陰。牙疳，即惑也，蝕咽腐齦，脫牙穿腮，破唇。每因傷寒病後，餘毒與濕蠹之為害也。或生斑疹之後，或生癖疾下利之後，其為患亦同也。嘎音啥，聲破曰嘎。」

甘草瀉心湯方見太陽病下。

苦參湯方

苦參一斤。

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

《金匱輯義》：「用苦參一味治齩齒，見於《史記》倉公傳，亦取乎清熱殺蟲。」

《外臺秘要》：「小兒身熱，苦參煎湯浴之良。」

《直指方》：「下部漏瘡，苦參煎湯，日日洗之。」

雄黃散方

雄黃一兩。

上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內藥於中，以火燒煙，向肛熏之。

徐忠可曰：「下部毒盛，所傷在血而咽乾，喉屬陽，咽屬陰也。藥用苦參薰洗，以

去風清熱而殺蟲也。蝕於肛，則不獨隨經而上侵咽，濕熱甚而糜爛於下矣。故以雄黃薰之，雄黃之殺蟲、去風、解毒更力也。」

《聖惠方》：「治傷寒，狐惑，毒蝕下部，肛外如蠶，痛癢不止，雄黃半兩，先用瓶子一個口大者，內入灰上，如裝香火，將雄黃燒之，候煙出，當病處薰之。」

《十便良方》：「百蟲入耳，雄黃燒燃薰之，自出。」

《筆峰雜興》：「治疔瘡日久方：雄黃二錢、陳皮五錢，青布卷作大燃，燒煙薰之，熱水流出，數次愈。」

《壽世保元》：「治下部生蟲蠶食肛，爛見五臟便死。艾葉入雄黃末，入管中，薰下部，令煙入即愈。」

《脈經》：「病人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為惑，蝕下為狐。狐惑病者，豬苓散主之，方見厥陰。」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眇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尤在涇曰：「脈數，微煩，默默但欲臥，熱盛於裡也。無熱，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肝藏血中之熱，隨經上注於目也。經熱如此，臟熱可知，其為蓄熱不去，將成癰膿無疑。至七、八日，目四眇黑，赤色極而變黑，則癰尤甚矣。夫肝與胃互為勝負者也，肝方有熱，勢必以其熱侵及於胃，而肝既成癰，胃即以其熱並之於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膿已成也。且膿成則毒化，毒化則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當歸，乃排膿血、除濕熱之良劑也。」

按：此一條注家有目為狐惑病者，有目為陰陽毒者，要之，亦是濕熱蘊毒之病。其不腐而為蟲者，則積而為癰。不發於身面者，則發於腸臟，亦病機自然之勢也。仲景意謂與狐惑、陰陽毒同源而異流者，故特論列於此歟。

李珣臣曰：「經云：『脈數不止而熱不解，則生惡瘡。』今膿成何處？大率在喉與陰肛。蓋積熱生蟲，亦積熱成膿，是亦惡瘡之類也。」

赤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當歸十兩。

上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程雲來曰：「當歸主惡瘡瘍，赤小豆主排癰膿。漿水，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生白花，色類漿者，能調理臟腑。三味爲治癰膿已成之劑。此方蝕於肛門者當用之。」

按：後文先血後便，此近血也，亦用此湯。以大腸、肛門本是一源，病雖不同，其解臟毒則一也。

唐容川曰：「赤豆發出芽則能排膿，蓋膿乃血從氣而化者也。赤豆屬血分，而既發出芽，則血從氣而外出矣，故以治血從氣化之膿。其治先血後便，亦是治痔漏之有膿者也。」

《張氏醫通》：「赤小豆當歸散，治小腸熱毒流於大腸，先便後血，及狐惑、蓄血、腸癰、便膿等證。如無酸漿水，以醋和沸湯代之。」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陳修園曰：「此言陰陽二毒治之不可姑緩也。仲師所論陰毒、陽毒，言天地之癘氣中人之陽氣、陰氣，非陰寒極、陽熱極之謂也。蓋天地災癘之氣便爲毒氣，人之血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癘氣之毒值人身行陽之度而中人，則爲陽毒。面者，諸陽之會，陽毒上干陽位，故面赤斑斑如錦紋。陽毒上迫胸膈，故吐膿血。以陽氣法天，本乎天者親上也。值人身行陰之度而中人，則爲陰毒。邪入於陰，則血凝泣，血不上榮於面而面目青。血不環周於一身而身痛如被杖。以陰氣主靜，凝而不流之象也。夫陰陽二毒皆從口毒而下入咽喉。咽喉者，陰陽之要會也，感非時之病氣，則真氣出入之道路不無妨礙，故二毒俱有咽喉痛之證。要之，異氣中人，流毒最猛，五日經氣未遍，尙可速治，若至七日，陰陽經氣已周，而作再經，則不可治矣。方用升麻鱉甲湯以解之。」

《金鑿》曰：「此證即今世俗所謂痧證是也。中此氣之人，不止咽喉痛、身痛，甚至有心腹絞痛，大滿大脹，通身絡脈青紫暴出，手足指甲色如靛葉，口噤，牙緊，心中忙亂，死在旦夕者。若謂必從皮而入，未有爲病如是之速者也。是必從口鼻而下入咽喉無疑。治是證者，不必問其陰陽，但刺其尺澤、委中、手足十指脈絡暴出之處出血，輕則用刮痧法，隨即用紫金錠，或吐、或下、或汗出而愈者不少。」

升麻鱉甲湯方

《詠諸的靈蘭秘典》

升麻二兩、蜀椒一兩（去汗）、雄黃半兩（研）、當歸一兩、甘草二兩、鱉甲一片（炙）。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不差，再服取汗。

升麻鱉甲去雄黃蜀椒湯方

升麻二兩、當歸一兩、甘草二兩、鱉甲一片（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不差，再服。

陳修園曰：「升麻，《本經》云：『氣味甘平，苦微寒，無毒，主解百毒，辟瘟疫邪氣，入口皆吐出，中惡，腹痛，時氣，毒癘，諸毒，喉痛，口瘡』云云。君以升麻者，以能排氣分解百毒，能吐能升，俾邪從口鼻入者，仍從口鼻而出。鱉甲氣味酸平，無毒，佐當歸而入肝，肝藏血，血為邪氣所凝，鱉甲稟堅剛之性，當歸具辛香之氣，直入厥陰而通氣血，使邪毒之侵於營衛者，得此二味而並解。甘草氣味甘平，解百毒，甘能入脾，使中土健旺，逐邪以外出。妙在使以蜀椒辛溫，雄黃苦寒，稟純陽之色，領諸藥以解陽毒。其陰毒去雄黃、蜀椒者，以邪毒不在陽分，不若當歸、鱉甲，直入陰分之為得也。」

《濟陽綱目》：「陰毒升麻鱉甲湯治陰癩，即本方水煎，調雄黃末服。」

《詠諸的靈蘭秘典》

〈辨瘧病脈證並治〉

師曰：「瘧病，其脈弦數者，熱多寒少。其脈弦遲者，寒多熱少。脈弦而小緊者，可下之。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汗之，針之，灸之。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當於少陽中求之。」

徐忠可曰：「瘧者，半表半裡病，而非驟發之外病也。故《內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痲瘧。』又曰：『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為寒瘧。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為溫瘧。』又曰：『在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唯其半表半裡，則脈必出於弦。』蓋弦者，東方甲木之氣，經屬少陽，乃傷寒之陰脈而雜證之陽脈也。證在表裡之界，脈亦在陰陽之間，而兼數為熱，兼遲為寒，此其大綱也。若治之法，緊亦寒脈也，小緊則內入矣。蓋脈以大者為陽，則小緊而內入者為陰，陰不可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沉，寒脈而非陰脈，非陰，故可發汗、針灸也。瘧脈概弦而忽浮大，知邪高而淺，高者越之，故曰可吐。雖然半表半裡者，少陽之分也。少陽病禁汗、吐、下，而瘧何獨不然？乃仲景亦出汗、吐、下三法，謂邪有不同，略傍三法以為驅邪之出路，非真如傷寒之大汗、吐、下也。仲景既曰弦數者多熱，又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也。見多熱不已，必至極熱，熱極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熱於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須以梨汁、蔗漿，生津止渴。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周禹載曰：「人之瘧證，由外邪之入，每伏於半表半裡，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主少陽，謂兼他經證則有之，謂全不涉少陽則無是理也。仲景以脈之數、遲、小、緊、浮、大未皆可定，要必兼弦，弦為少陽脈也。夫邪紀少陽，與衛氣並居，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邪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氣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然則偏陰多寒，偏陽多熱，其為疽、為溫、為牝，莫不自少陽而造其極，補偏救弊，必從少陽之界使邪去，而陰陽適歸於和而後愈也。」

按：近世西醫考察瘧疾，由一種腐草敗禾之毒菌，藉蚊充之媒介，中人皮膚、傳播血脈而致斯疾。與《素問》所云：『夏傷於暑，秋為痲瘧。』夫痲瘧皆生於風，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之說暗合。然《素問》〈瘧論〉又云：『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蓋蚊吮特致瘧之一因，而寒熱濕溫之邪，伏於少陽，皆能成瘧。其治法自當審陰陽之偏盛，以施汗、吐、下、和解之治法也。

問曰：「瘧病，以月一日發者，當以十五日愈，甚者，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癥瘕，必有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尤在涇曰：「天氣十五日一更，人之氣亦十五日一更，氣更則邪當解也。否則三十日天人之氣再更，而邪自不能留矣，設更不愈，其邪必假血、依痰，結爲癥瘕，僻處脅下，將成負固不服之勢，故宜急治，鱉甲煎丸行氣逐血，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魏念庭曰：「寒熱雜合之邪在少陽，而上下格阻之氣結厥陰，聚肝下之血分，而實爲瘧病之母氣，足於生瘧而不已，此所以陰陽互盛，歷月經年而病不除也。蓋有物以作患於裡，如草樹之有根莖，必須急爲拔去，不然旋伐旋生，有母在焉，未有不滋蔓難圖者矣。」

《難經》：「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脅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咳逆、瘕瘕，連歲不已。」

《萬病回春》：「腹中有塊者，瘧母也。凡瘧發時不可帶熱飲食，恐不消而成痞塊。痞散成鼓者，有之矣。」

合信氏曰：「人有瘧疾，脾每脹大。蓋身體發冷，血脈不行於外，即縮於內，無所歸藏，則聚於脾，所以脾大耳。」

鱉甲煎丸方

鱉甲、柴胡、黃芩、大黃、牡丹皮、蟪蟲、阿膠。

上七味，各等分，搗篩，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日三服，清酒下，不能飲者，白飲亦可。

程雲來曰：「瘧母者，邪氣內搏於臟腑，血氣羈留而不行，息而成積，故內結癥瘕，而外作往來寒熱。《內經》曰：『堅者削之，結者行之。』以鱉甲主癥瘕寒熱，故以爲君。邪結於血分，用大黃、蟪蟲、牡丹皮，攻逐血結爲臣。調寒熱，和陰陽，通榮衛，則有柴胡、黃芩，和氣血，則有阿膠以爲使。」

《良方集腋》：「瘧久，脅下成塊，疼痛者，名曰瘧母。用核桃殼煨灰，研細末三錢，木香研細八分，好酒調服，三、五次即消。」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惋，手足熱而欲嘔，此名瘧瘵，白虎加桂枝人參湯主之。」

悅，母官切，音瞞。

趙以德曰：「《內經》云：『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

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疽瘧。』又云：『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因而用力，風寒舍於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盛而不衰，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灼肌肉，故命曰疽瘧。』此二者，一為先傷於風，一為肺素有熱，所感之邪雖不一，然病是陽盛。又《內經》之陽盛逢風，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制盛火而陽獨治，此熱如火，當灼肉也。由是觀之，瘧之寒熱更作，因陽陰之氣互為爭並，若陰衰少，則離絕真陽，先自退處不與之並，而陽亦不並於陰，故陽獨發，但熱而已。此總論二者之疽瘧。其少氣煩冤，肺主氣，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熱者，陽主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欲嘔者，火邪上衝胃氣逆也。白虎湯退熱藥也，分肉、四肢，內屬脾胃，非切於其所舍者乎！又瀉肺火，非救其少氣煩冤。設其別有兼證，豈不可推加桂之例以加別藥乎！」

白虎加桂枝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甘草二兩（炙）、粳米六合、桂枝三兩、人參三兩。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陳修園曰：「白虎清心救肺，以除裡熱，加桂枝調和榮衛，以驅外邪，誠一方而兩扼其要也。即先熱後寒，名為熱瘧，亦以白虎清其先，桂枝卻其後，極為對證，此法外之法也。」

瘧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作嘔，此名溫瘧，宜白虎加桂枝湯方。

趙以德曰：「《內經》名溫瘧，亦有二：一者謂先傷風，後傷寒。風，陽也，故先熱後寒。一者為冬感風寒，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夏，邪與汗出，故病藏於腎，先從內出之外，寒則氣復反入，是以先熱後寒。二者之溫瘧，則皆有陰陽往來寒熱之證，而此之無寒但熱，亦謂之溫瘧，似與《內經》不侔，然釋其義，一皆以邪瘧為重而名之。夫陰不與陽爭，故無寒。骨節皆痺，不與陽通則疼痛。火上逆則時嘔。用白虎治其陽盛也，加桂療骨節痺痛，通血脈，散瘧邪，和陰陽，以取汗也。」

尤在涇曰：「此與《內經》論溫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疽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疽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為表寒裡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少陰，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脈如平時也。骨節煩痛，時嘔者，熱以少陰出外，舍於其合，而上並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

則因其勢而達之耳。」

白虎加桂枝湯方

即前方（白虎加桂枝人參湯）去人參一味。

唐容川曰：「身無寒，但熱，爲白虎湯之正證。加桂枝者，以有骨節煩痛，則有伏寒在於筋節，故加桂枝以逐之也。」

《三因方》：「白虎加桂枝湯，治溫瘧，先熱後寒，惡風，多汗。」

《資生篇》：「桂枝白虎湯治風溫。（即本方）」

瘧病，多寒，或但寒不熱者，此名牝瘧，蜀漆散主之，柴胡桂薑湯亦主之。

徐忠可曰：「先寒後熱既爲寒瘧，乃有心氣素虛，外邪襲之，挾有形之涎爲依傍，邪困心胞，氣不能透肌表而多寒者，蓋先傷無形之寒，邪復內入，並涎爲有形之寒，寒實傷心，故名牝瘧，心爲牝臟，故也。後人以單寒爲牝，誤也。唯無形之寒挾有形之涎，則心胞內之邪爲外所困而不能出，故以蜀漆劫去其有形之涎。蓋常山能吐瘧，而蜀漆爲常山之苗，性尤輕虛，爲功於上也。雲母甘平，能內除邪氣，外治死肌，有通達心脾之用。龍骨收濕安神，能固心氣，安五藏。故主以蜀漆，而以二藥爲佐也。」又曰：「胸中之陽氣散行乎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則衛外之陽鬱伏於內守之陰，而血之痺者，既寒凝而不散，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而病發，其邪之入榮者，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所以多寒少熱或但寒不熱也。小柴胡本陰陽兩停之方，寒多故加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痺著之邪可以開矣。更加牡蠣，以軟其堅壘，則陰陽豁然貫通而大汗解矣。」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雲母（燒二日夜）、龍骨各等分。

上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和服半錢匕。

程雲來曰：「蜀漆，常山苗也，得漿水，能吐瘧之頑痰。雲母、龍骨取雲龍屬陽之義，入足三陰經，可以驅殘瘧之陰，入手少陰心、太陰肺可以越酷熱之陽。三陰者，其道遠，故於未發之先服，令藥入陰分，以驅其邪。此方乃吐頑痰、和陰陽之劑。」

《素問》刺瘧篇：「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仁齋直指》：「凡瘧方來與正發，不可服藥，服藥在於未發時之先，否則藥病交

爭，轉爲深害。」

柴胡桂薑湯方見太陽病下。

瘧病，發渴者，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湯主之。亦治勞瘧。（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外臺秘要》。）

張璐玉曰：「渴者，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本少陽木火之勢劫奪胃津而然，故瘧邪進退於少陽，則以小柴胡湯進退而施治也。至於勞瘧之由，亦木火盛而津衰致渴，故亦不外是方也。」

《巢氏病源》勞瘧候：「凡瘧積久不差者，則表裡俱虛，客邪未散，真氣不復，故疾雖暫間，小勞便發。」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湯方

柴胡八兩、人參三兩、黃芩三兩、生薑三兩、甘草三兩（炙）、大棗十二枚（擘）、栝蒌根四兩。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本草綱目》：「龐元英談藪云：『張知閣久病瘧，熱時如火，年餘骨立。醫用茸附諸藥，熱益甚。召醫官孫琳診之，琳投小柴胡湯一帖，熱減十之九，三服脫然。琳曰：“此名勞瘧，熱從髓出，加以剛劑氣血愈虧。蓋熱有在皮膚、在臟腑、在骨髓，在骨髓者，非柴胡不可。若得銀柴胡，只須一服。南方者力減，故三服乃效也。”』」

〈辨血痺虛勞病脈證並治〉

問曰：「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之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寸口微澀，關上小緊，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周禹載曰：「陽所以統夫陰者也，統陰則血必隨氣行矣。乃經言血痺而不言氣，何哉？不知血之痺，由於氣之傷也。經曰：『入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夫所以不流者，氣爲邪阻也。然邪之足以傷者，必因於作勞，則衛氣不能固外，而後邪得以入之。故仲景發其不流之故，以明得病之由。言天下惟尊榮人爲形樂志苦，形樂故肌膚盛，志苦故骨弱。骨弱則不耐勞，肌盛則氣不固，稍有勞困，汗易出也。夫汗者，血之液也，衛不固，斯汗出，汗出，斯陽氣虛，雖微風且得以襲之，則血爲之痺。故一見脈微則知陽之不足，一見脈澀則知其陰之多阻，此血痺之本脈也。而其邪入之處，則自形其小緊，小爲正氣拘抑之象，緊爲寒邪入中之徵。然仲景明言微風，何以反得寒脈耶？蓋邪隨血脈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爲脈緊也。針以泄之，引陽外出，則邪去而正自伸也。」

陳修園曰：「此言血痺之證由於質虛勞倦，列於虛勞之上，與他痺須當分別也。」

《金匱輯義》：「《素問》〈五臟生成篇〉曰：『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王註：『痺，謂痛痺也。』（《廣韻》痛音頑，《巢源》、《千金》有頑痺之文，知頑麻之頑，原是痛字。）此即血痺也。而《易通卦驗》曰：『太陽脈虛，多病血痺。』鄭玄註：『痺者，氣不達，未當至爲病。』蓋血痺之稱，方見於此。《千金》云：『風痺遊走無定處，名曰血痺。』後世呼麻木者，即是。」

《活人書》云：「痺者，閉也。閉而不仁，故曰痺也。本出於《中藏經》。」

血痺，陰陽俱微，或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周禹載曰：「此條是申上條，既痺之後未能針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則陰陽俱微，且寸關俱微矣，且尺中小緊矣。夫小緊既見於尺，則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也。《脈經》：『內外謂之陰陽，上下亦謂之陰陽。』今尺既小緊，則微屬內外也明矣。若言證以不仁概之，蓋身爲我身，則體爲我體，而或爲疼痛，或爲麻木，每於我相阻，其爲不仁甚矣。故以風痺象之，非真風痺也。經曰：『風、寒、濕三者，合而成痺。』然何以單言風痺也？邪有兼中，人之受者必有所偏，

如多於風者，則其痛流行不常，淫於四末。蓋血以養筋，血不通行，則筋節爲之阻塞。且血藏於肝，肝爲腎子，腎既受邪，則血無不壅滯。於是黃耆固衛，芍藥養榮，桂枝調和榮衛，托實表裡，驅邪外出，佐以生薑宣胃，大棗益脾，豈非至當不易者乎！」

尤涇在曰：「不仁者，肌膚頑痺，痛癢不覺，如風痺狀而實非風也。以脈陰陽俱微，故不可針而可藥。經所謂：『陰陽形氣俱不足者，勿刺以針而調以甘藥』也。」

《金匱輯義》：「風痺，乃頑麻、疼痛兼有，而血痺則唯頑麻而無疼痛，歷節則唯疼痛而不頑麻。」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三兩、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生薑六兩、大棗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魏念庭曰：「黃耆桂枝五物湯在風痺可治，在血痺亦可治也。以黃耆爲主，固表補中，佐以大棗。以桂枝治衛升陽，佐以生薑。以芍藥入榮理血，共成厥美。五物而榮衛兼理，且表榮衛裡胃腸亦兼理矣。推之中風於皮膚肌肉者，亦兼理矣，固不必多求他法也。」

徐靈胎曰：「此即桂枝湯以黃耆易甘草，乃衛虛榮弱之方。固衛即以護榮。」

《時病論》：「黃耆五物湯治風痺，身無痛，半身不遂，手足無力，不能動履者。久久服之，自見其功。（即本方）」

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

魏念庭曰：「虛勞者，因勞而虛，因虛而病也。人之氣通於呼吸，根於臟腑，靜則生陰，動則生陽。陰陽，本氣之動靜所生，而動靜能生氣之陰陽，此二神兩化之道也。故一靜一動互爲其根，在天在人，俱貴和平，而無取於偏勝。偏則在天之陽愆，陰伏而化育乖，在人則陽亢陰獨而疾病作。然則虛勞者，過於動而陽煩，失於靜而陰擾，陰日益耗而陽日益盛也。是爲因勞而虛，因虛而病之由然也。虛勞必起於內熱，終於骨蒸。有熱者十有七八，其一二虛寒者，必邪熱先見，而其後日久隨正氣俱衰也。夫脈大者，邪氣盛也。極虛者，精氣奪也。以二句揭虛勞之總，而未嘗言其大在何脈，虛在何經，是在主治者隨五勞七傷之故而諦審之，豈數言可盡者乎。」

李珥臣曰：「平人者，形如無病之人。經云：『脈病，人不病者是也。』勞則體疲於外，氣耗於中。脈大非氣盛也，重按必空濡，乃外有餘而內不足之象，脈極虛，則精

氣耗矣。蓋大者，勞脈外暴者也。極虛者，勞脈之內衰者也。」

黃坤載曰：「脈大者，表陽離根而外浮，所謂大則為芤也。極虛者，裡陽虧乏而內空，所謂芤則為虛也。或大或芤，皆以勞傷元氣也。」

按：仲景此篇之虛勞，即《內經》之寒熱病也。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裡虛也。

魏念庭曰：「仲景再為驗辨之於色、於證、於脈以決之。男子面色薄，即不澤也，此五藏之精奪而面色失其光潤也。然光必在面皮內蘊，潤必在面皮內敷，方為至厚，若大見呈耀，則亦非正厚色矣。今言薄，則就無光潤者言也。其人必患消渴，及諸失亡其血之疾，因而喘於胸而悸於心。卒者，忽見忽已之謂，此俱為邪盛之實，精奪之虛也。診之必浮大者，邪盛也，大而浮，邪盛兼精奪也，故總歸之於裡虛而已。」

尤在涇曰：「渴者，熱傷陰氣，亡血者，不華於色，故面色薄者，知其渴及亡血也。李氏曰：『勞者，氣血俱耗，氣虛則喘，血虛則悸。』卒者，猝然見此病也。脈浮為裡虛，以勞則真陰失守，孤陽無根，氣散於外而精奪於內也。」

按：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四臟之氣不調則病喘。衛上貫心肺，榮下輸肝腎，四臟之血不和則病悸。然氣血陰陽之不調和者，蓋由脾之健運失常，故主治者當急健其中也。又此喘、悸係下焦精虧所致，與肺脹之喘，停水之悸，虛實迥別。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裡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為勞使之然。

魏念庭曰：「仲景再為敘其脈證，診之大而浮，必浮取盛而沉取衰之脈也，其言裡虛可也。若浮診之脈浮大為虛矣，沉診之脈沉弦者，無乃非虛乎！不知此正所謂邪盛也。弦脈見於沉分，應身發寒熱，今無寒熱，則此弦乃血虛於肝之象，血虛於肝，則熱生於裡。短氣者，壯火食之而損也。小便不利，津液消也。面色白，榮氣竭也。時目瞑，肝虛風動也。兼衄，血虛火動也。裡急、少腹滿，腎肝之火上盛，則下陽必虛，陰凝於下焦也。凡此脈證皆勞而虛，虛而病之徵也。所以明之曰此為勞使之然。」

程雲來曰：「沉弦為陰，病屬裡虛，故無寒熱。便溺者，氣化乃能出，肺虛則氣短，氣短則不能通調水道，故裡急、小便不利而少腹滿也。白為肺色，鼻為肺竅，氣既不能下化，則上逆於頭，故目為之瞑，迫於血而鼻為之衄也。《內經》曰：『勞則氣耗。』其是類歟！」

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李珣臣曰：「脈浮大者，裡虛而氣暴於外也。四肢者，諸陽之本。勞則陽耗陰虛而生內熱，故手足煩。凡勞傷多屬陰虛，當春夏木火盛炎之際，氣浮於外，則裡愈虛，故劇。秋冬金水相生之候，氣斂於內，則外不擾，故瘥也。腎藏精，精自出者，腎水不藏也。腎主骨，故酸削而不能行也。」

《金鑒》曰：「此言浮大為勞，以詳其證也。手足煩，即今之虛勞，五心煩熱，陰虛不能藏陽也。陰寒精自出，即今之虛勞遺精，陰虛不能固守也。酸削不能行，即今日虛勞膝酸削瘦，骨酸不能起於床也。夫春夏，陽也，陰虛不勝其陽，故劇。秋冬，陰也，陰虛得位自起，故瘥。」

《金匱輯義》：「陰寒者，陰冷也，乃七傷之一。《巢源》云：『腎主精髓，開竅於陰，今陰虛陽弱，血氣不能相榮，故使陰冷也。』久不已，則陰萎弱是也。」

男子脈浮弱澀，為無子，精氣清冷。

沈明宗曰：「此以脈斷無子也。男精女血，盛而成胎。然精盛脈亦當盛，若浮弱而澀者，浮乃陰虛，弱為真陽不足，澀為精衰。陰陽精氣皆為不足，故為精氣清冷，則知不能成胎，為無子也。蓋有生而不育者，亦是精氣清冷所致，乏嗣者可不知之而守養精氣者乎。」

《巢氏病源》虛勞無子候：「丈夫無子者，其精清如水，冷如冰鐵，皆為無子之候。」

失精家，少陰脈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者，為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者，男子則失精，女子則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天雄散亦主之。

周禹載曰：「經曰：『腎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氣接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宗筋之所繫也，而脾、胃、肝、膽之筋亦皆聚焉。故厥陰主筋，則諸筋統於肝也。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疏泄。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之，與所強之陽相感，則或夢或不夢而精脫矣。是腎虛則無有不虛者也。膀胱與腎為表裡，故少腹弦急，為陰結而氣不化者可知。水不生木，則血不養筋，致宗筋憊而陰頭寒，以致虛風生，則目眩，血不會，則髮脫。種種虛狀，悉本諸此，而其脈則為虛、為芤、為遲，可知而知也。夫陽虛則水穀不化，陰虛則亡血失精。故芤為陰虛，復陰陽相搏而為動。微則陽微，又微緊相搏而為邪，皆《脈經》所云至虛

者也。然則男子失精，女子夢交，皆起於腎之不固，遂令三焦皆底於極虛矣。於法必以固精爲主治也，於是桂枝和榮衛，芍藥收陰，生薑散寒，甘草、膠、棗益脾補氣，更用龍骨以澀其陽，牡蠣以澀其陰，庶腎肝既固，榮衛調和而諸證自愈。」

魏念庭曰：「天雄散一方，純以溫補中陽爲主，以收澀腎精爲佐，想爲下陽虛甚而上熱較輕者設也。」

按：少陰脈診於太谿，弦急者，腎臟陽衰陰盛之候。通行本作少腹弦急，故注家釋之如上云。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龍骨三兩、牡蠣三兩。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張璐玉曰：「夫亡血、失精，皆虛勞內因之證，舉世皆用滋補氣血之藥，而仲景獨與桂枝湯，其義何居？蓋人身之氣血，全賴後天水穀以資生，水穀入胃，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氣不榮，則上熱而血溢，衛氣不衛，則下寒而精亡，是以調和榮衛爲主。榮衛和，則三焦各司其職，而火自歸根，熱者不熱，寒者不寒，水穀之精微輸化而精血之源有賴矣。以其亡脫既慣，恐下焦虛滑不禁，乃加龍骨、牡蠣以固斂之。」

陳修園曰：「此爲陰虛者出其方也。其方看似失精夢交之專方，而實爲以上諸證之總方也。」

《外臺秘要》：「《小品》龍骨湯，療夢失精，諸脈浮動、心悸、少腹急、隱處寒、目眶疼、頭髮脫者，常七日許一劑，至良。（即本方）又深氏桂心湯，療虛，喜夢與女邪交接，精爲自出。一名喜湯。（即本方）」

《萬病回春》：「白龍湯，治男子失精，女子夢交，自汗、盜汗等證。（即本方）」

《張氏醫通》：「小腹急痛，便溺失精，洩出白液，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漢藥神效方》：「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本爲治失精之方，一老醫用此治癒老宮女之屢小遺者。用此治遺尿，屢效。」

天雄散方

天雄三兩(炮)、白朮八兩、桂枝六兩、龍骨三兩。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半錢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以知為度。

尤在涇曰：「此為補陽攝陰之用也。」

按：《千金方》：「天雄散，治五勞七傷，陰痿不起，衰損方。」其方藥品雖異而服法則同。本方後云：「不知稍增，以知為度。」蓋指陰痿言也。

《醫醇賸義》：「天雄散，治陽虛，亡血、失精。（即本方）」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

張璐玉曰：「平人脈虛弱細微，是衛虛不能鼓其脈氣於外，所以不能約束津液。當衛氣行陰，目暝之時，血氣無以固其表，腠理開則汗。醒則行陽之氣復行於表，則汗止矣。名曰盜汗，亦名寢汗。此屬本虛，與傷寒邪在半表不同。」

按：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陰虛無以維陽，故衛陽妄泄。蓋自汗者，太陽之裡虛也。盜汗者，陽明之裡虛也。虛則生血之源竭，故能致勞。桂枝湯能治自汗，加龍骨、牡蠣以治盜汗，固不必他求也。

《巢氏病源》虛勞盜汗候：「盜汗者，因睡眠而身體流汗也。此由陽虛所致，久不已，令人羸瘠枯瘦，心氣不足，亡津液，故也。診其脈，男子平人脈虛弱微細，皆為盜汗脈也。」

人年五、六十，其脈大者，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瘦者，皆為勞得之也。其脈小沉遲者，病脫氣，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者，亦勞之為病也。

周禹載曰：「人生五十始衰，六十天癸竭，則已精少腎衰矣。使復有動作，遂令陽虛而邪得以客之，痺太陽經道，蓋太陽行於背者也。經謂：『陽氣者，精以養神，柔以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痺，故病痺俠背行也。』又云：『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至陷脈為瘦，留連肉腠為馬刀、俠瘦。』瘦者，即瘰癧也。以其形長如蛤，為馬刀，或在耳前後連及頤頷頸下，或下連缺盆以及胸脅，皆謂之馬刀，此手足少陽經主之也。總以動作、忿怒、憂忿，氣鬱過甚，而為風邪內腠，故其脈則大而舉按不實，其因則勞而元氣不足。仲景言之，恐後人復疑為有餘而誤攻其邪耳。人之所以運動無苦、四肢溫和、食入自化者，皆吾身之真陽為之也。故陽固則流行於脈中者各安其部，而無陽衰陰見之象。今沉，少陰脈也，以其所處之位至下也。若寸關皆見，則各腑臟之陽何在乎！況其兼者曰小、曰遲。《脈經》云：『小者，氣血俱少。』又云：『遲為榮中寒。』彼此俱陰絕，不見陽，則其氣已大泄矣，故名脫也。夫尺虛之人，行走框然，象其步履之不正也，而況於氣脫者乎！故行稍疾則喘喝。雖曰呼出心肺，吸入腎肝，自非宗氣行

其呼吸，則升降出入且無以安於自然矣，況勉強以動其氣乎！是故人之陽盛於中焦者也。脾之陽不固，則四肢上逆而冷矣。」

李珣臣曰：「此脾、肺、腎三經俱病也。肺主氣，氣爲陽，沉、小、遲皆陽氣虛衰之脈，故爲脫氣。疾行則喘喝，以肺主出氣而腎主納氣，爲生氣之源、呼吸之門，若真元耗損，則氣虛不能續息，肺無所出、腎無所納，故喘喝，此肺腎病也。又脾主四肢，四肢者，諸陽之本，逆寒者，陽虛不溫四末也。」

虛勞，裡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者，小建中湯主之。

程雲來曰：「裡急，腹中痛，四肢酸疼，手足煩熱，脾虛也。悸，心虛也。衄，肝虛也。失精，腎虛也。咽乾口燥，肺虛也。此五臟皆虛，而土爲萬物之母，故先健其脾土。《內經》曰：『脾爲中央土，以灌四旁。』故能生萬物而法天地，失其職，則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五臟失所養，亦從而病也。建中者，必以甘，甘草、大棗、膠飴之甘，所以建中而緩諸急。通行衛氣者，必以辛，薑、桂之辛，用以走表而通衛。收斂榮血者，必以酸，芍藥之酸，用以走裡而收榮。榮衛流行，則五臟不失權衡，而中氣始建矣。」

《巢氏病源》虛勞裡急候：「勞傷內損，故腹裡拘急也。」

《靈樞》終始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

小建中湯方見太陽病中。

虛勞，裡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尤在涇曰：「裡急者，裡虛脈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脈並俱不足，而眩、悸、喘、喝、失精、亡血等證，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塞空則黃耆尤有專長也。」

魏念庭曰：「氣虛甚，加黃耆，津枯甚，加人參，以治嗽勞、裡急。此言裡急非裡急後重之謂也，乃虛歉無主之謂也。故名其方爲建中，正所以扶持其中氣，使漸生陰陽，達於榮衛，布於肢骸，而消其獨亢也。學者顧名思義，斯得之矣。」

黃耆建中湯方

即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煎服法同。氣短，胸滿者，加生薑一兩。腹滿者，去大棗，加茯苓一兩半。大便秘結者，去大棗，加枳實一兩。肺氣虛損

者，加半夏三兩。

汪雙池曰：「虛勞不足，謂氣血枯竭也。此方之意，主於補脾胃而達氣血。」

徐忠可曰：「若氣短，胸滿，加生薑，謂飲氣滯陽，故生薑以宣之。腹滿，去棗，加茯苓，蠲飲而正脾氣也。氣不順加半夏，去逆即所以補正也。」

《外臺秘要》：「《古今錄驗》黃耆湯主虛勞裡急，引少腹絞痛拘攣，卵腫縮疼痛。（即本方）」

《類方準繩》：「黃耆建中湯，治血氣不足，體常自汗。」

《濟陽綱目》：「黃耆建中湯，治脈弦氣弱，毛枯槁，髮脫落。」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腎氣丸主之。

程雲來曰：「腰者，腎之外候，腎虛則腰痛。腎與膀胱為表裡，不得三焦之陽以決瀆，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拘急矣。與是方以益腎間之氣，氣強則便溺行而少腹拘急亦愈矣。」

魏念庭曰：「仲景出建中湯，為自上而損，脫氣者主治也。其有自下而損，失精者，則又立法主之，為八味腎氣丸。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純是腎中水火俱不足之證也，失精之故顯然矣。以六味丸，壯水之本，加桂附，益火之原，水火兼理於腎。凡上無熱而下虛者，建中湯為宜。上有熱而下虛者，八味腎氣丸為宜也。」

腎氣丸方

地黃八兩、薯蕷四兩、山茱萸四兩、澤瀉三兩、牡丹皮三兩、茯苓三兩、桂枝一兩、附子一枚（炮）。

上八味，搗篩，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酒下十五丸，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不能飲者，白飲下之。

李珣臣曰：「方名腎氣丸者，氣屬陽，補腎中真陽之氣也。內具六味丸，壯腎水以滋小便之源，桂附益命門火，以化膀胱之氣，則薰蒸津液，水道以通而小便自利。」

尤在涇曰：「是方補陰之虛，可以生氣。助陽之弱，可以化水。乃補下治下之良劑也。」

徐靈胎曰：「此方專利小便，水去而陰不傷，扶陽而火不升。制方之妙，固非一端，但近人以此一方治天下之病，則有大失此方之義也。此方亦治腳氣，乃驅邪水以益正水之法也。」

《和劑局方》：「八味丸，治腎氣虛乏，下元冷憊，臍腹疼痛，夜多旋溺，腳膝緩弱，肢體倦怠，面色黧黑，不思飲食。又腳氣上衝，少腹不仁，及虛勞不足，渴欲飲水，腰重疼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或男子消渴，小便反多，婦人轉胞，小便不通。久服壯元陽，益精髓，活血駐顏，強志輕身。」

《薛氏醫案》：「八味丸，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而患流注、鶴膝等證，不能消潰收斂，或飲食少思，或食而不化，或臍腹疼痛，夜多旋溺。經云：『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即此方也。」

《吳氏方考》：「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愈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萎者，命門火衰也。是方於六味中，加桂附以益門之火，使作強之官得其職矣。」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程雲來曰：「煩則衛氣不行於陰，常留於陽，故不眠。」

李珣臣曰：「虛煩不得眠者，血虛生內熱而陰氣不斂也。《內經》曰：『氣行於陽，陽氣滿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得瞑。』酸棗仁湯養血虛，而斂陰氣也。」

尤在涇曰：「人寤則魂寓於目，寐則魂藏於肝。虛勞之人肝氣不榮，則魂不得藏，魂不藏，故不得眠。酸棗仁補肝斂氣，宜以爲君，而魂既不歸，容必有濁痰、燥火乘間而襲其舍者，煩之所由作也，故以知母、甘草清熱滋燥，茯苓、川芎行氣除痰，皆所以求肝之治而宅其魂也。」

《三因方》：「外熱曰燥，內熱曰煩。虛煩之證，內煩，身不覺熱，頭目昏疼，口乾，咽燥，不渴，清清不寐，皆虛煩也。」

《葉氏統旨》：「虛煩，心中擾亂鬱鬱而不寧也。良由津液去多，五內枯燥，或榮血不足，陽盛陰微。」

《金匱輯義》：「虛煩，空煩也。無熱而煩之謂。」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二升、甘草一兩、知母二兩、茯苓二兩、芎藭二兩。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虛勞虛煩，爲心腎不交之病。腎水不上交心火，心火無制，故煩而不

得眠。方用酸棗仁爲君，而兼知母之滋腎爲佐，茯苓、甘草調和其間，芍藥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煩也。」

尾臺氏曰：「諸病久久不愈，尪羸困憊，身熱，寢汗，怔忡，不寐，口乾、喘嗽，大便溏，小便澀。飲啖無味者，宜酸棗仁湯。」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蟪蟲丸主之。

黃坤載曰：「五勞，五臟之病勞也。《素問》宣明五氣論：『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心主血，肺主氣，脾主肉，腎主骨，肝主筋。五勞不同，其病各異，而總以脾胃爲主，以其爲四維之中氣也。故五勞之病，至於虛極，必羸瘦，腹滿，不能飲食，緣其中氣之敗也。五勞之外，又有七傷，飽食而傷，憂鬱而傷，過飲而傷，房室而傷，饑餒而傷，勞苦而傷，經絡榮衛氣傷。其傷在氣而病則在血，血隨氣滯則血淤，血所以潤身而華色，血淤而乾，則肌膚甲錯而不潤，兩目黯黑而不華。肝開竅於目，《靈樞》五閱五使篇：「肝病者皆青。」正比義也。血枯木燥，筋脈短縮，故中急而不緩也。大黃蟪蟲丸養中而滋水，行血而清風，勞傷必需之清也。」

程雲來曰：「此條單指內有乾血而言。夫人或因七情，或因房勞，皆令正氣內傷，血脈凝積，致有乾血於中而虛羸見於外也。血積，則不能以濡肌膚，故肌膚甲錯。不能以榮於目，則兩目黯黑。與大黃蟪蟲丸，以下乾血，乾血去，則邪除正旺。是以謂之緩中補虛，非大黃蟪蟲丸能緩中補虛也。」

喻嘉言曰：「此世俗所謂乾血勞之良治也。血淤於內，手足脈相失者，宜之。」

《全匱輯義》：「甲錯，謂皮皴如鱗甲也。」

大黃蟪蟲丸方

大黃十兩、黃芩二兩、甘草三兩、桃仁一升、杏仁一升、芍藥四兩、地黃十兩、乾漆一兩、蛇蟲一升、水蛭百枚、蟻螬一升、蟪蟲半升。

上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王晉三曰：「五勞虛極，痺而內成乾血者，悉由傷而血淤，由血淤而爲乾血。本文云：『腹滿，不能食，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明是不能內穀以通流榮衛，則榮衛凝泣，

淤積之血，牢不可破，即有新生之血，亦不得暢茂條達，惟有日漸羸瘦而成內傷乾血勞，其有不死者幾希矣！仲景乃出佛心仙手，治以大黃蟪蟲丸，君以大黃，從胃絡中，宣淤潤燥，佐以黃芩清肺衛，杏仁潤心榮，桃仁補肝虛，生地滋腎燥，乾漆性急飛竄，破脾胃關節之淤血，虻蟲性升，入陽分，破血，水蛭性下，入陰分，逐淤，蟻螬去兩脅下之堅血，蟪蟲破堅通絡行陽，卻有神功，故方名標而出之。芍藥、甘草扶脾胃、解藥毒。緩中補虛者，緩，舒也，綽也。指方中寬舒潤之品而言也。」

魏念庭曰：「此為諸勞中血枯經閉之勞立法。」

《濟陽綱目》：「大黃蟪蟲丸，治腹脹有形塊，按之而痛不移，口不惡食，小便自利，大便黑色，面黃肌銷者，血證諦也，此丸與之。」

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心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二十一日死。炙甘草湯主之。（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千金翼方》。）

徐忠可曰：「此虛勞中，潤燥復脈之神方也。謂虛勞不足者，使陰陽不至睽隔，榮衛稍能順序，則元氣或可漸復。若汗出由榮強衛弱，乃不因汗而爽，反得悶，是陰不與陽和也。脈者，所謂壅遏榮氣，令無所避是為脈，言其行之健也。今脈結是榮氣不行，悸則血虧而心失所養。榮氣既滯而更外汗，豈不立槁乎！故雖內外之臟腑未絕，而行動如常，斷云不出百日，知其陰亡而陽自絕也。若危急則心先絕，故二十一日死。故以桂、甘行身之陽，薑、棗宣其內之陽，而類聚參、膠、麻、麥、生地潤養之物，以滋五臟之燥，使陽得復行於榮中，則脈自復。名曰炙甘草湯者，土為萬物之母，故既以生地主心，麥冬主肺，阿膠主肝腎，麻仁主肝，人參主元氣，而復以炙草為和中之總司。後人只喜用膠、麥而畏薑、桂，豈知陰凝燥氣，非陽不能化耶。」

炙甘草湯方見太陽病下。

《千金翼方》：「名復脈湯。越心楊素因患失脈，七日服五劑而復。」

冷勞，獺肝散主之。又主鬼疰，一門相染。（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肘後方》。）

徐忠可曰：「勞無不熱而獨言冷者，陰寒之氣與邪為類，故邪挾寒入肝而搏其魂氣，使少陽無權，生生氣絕，故無不死。又邪氣依正氣而為病，藥力不易及，故難愈。獺者，陰獸也，其肝獨應月而增減，是得太陰之正。肝與肝為類，故以此治冷勞，邪遇正而化也。獺肉皆寒，惟肝性獨溫，故尤宜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總屬陰邪，須以正陽化之耳。」

張璐玉曰：「獺肝專殺瘵蟲，兼療殭殍。」

《肘後方》：「鬼疰者，是五屍之中一疰，又挾諸鬼邪爲害也。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略令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注易傍人，乃至滅門。覺如此候者，宜急療之。」

獺肝散方

獺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本草綱目》：「頌曰：『張仲景治冷勞，有獺肝丸。』」

《內科簡效方》：「勞疰，俗呼傳屍勞。（即本方）」

《千金方》：「治百邪鬼魅方：水服獺肝末，日三。」

《漢藥神效方》：「骨蒸勞瘵之證，煎獺肝服之。」

女勞，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其腹脹如水狀，大便溏而黑。腹滿者，難治。硝石礬石散主之。

尤在涇曰：「女勞腎熱所致。膀胱急，額上黑，足下熱，大便黑，皆腎熱之徵。雖少腹滿脹有如水狀，而實爲腎熱而氣內畜，非脾濕而水不行也。惟是證兼腹滿，則陽氣並傷，而其治爲難耳。硝石鹹寒除熱，礬石除痼熱在骨髓，骨與腎合，用以清腎熱也。大麥粥和服，恐傷胃也。」

唐容川曰：「女勞疸是男女交媾，慾火結聚在胞宮精室之中，不在腎與膀胱，故曰非水病也。硝鹹寒軟堅速降，直達精室，以攻其結熱，礬能逐濁，有澄清之力，佐之以除其濁，令結污之邪從大小便出，故曰小便正黃，大便正黑。」

《肘後方》：「女勞疸者，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由大勞，大熱，交接後入水所致，治之方（即本方）。又治交接勞復，陰卵腫，或縮入腹，腹中絞痛或便絕。」

硝石礬石散

硝石（熬黃）、礬石（燒）各等分。

上二味，爲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大便黑，小便黃，是其候也。

喻嘉言曰：「此治女勞疸之要方也。夫男子血化爲精，精動則一身之血俱動，以女

勞而傾其精，血必繼之，故因女勞而溺血者，其血尚行，猶易治也。因女勞而成疸者，血淤不行，爲難治矣。甚者，血淤之久，大腹盡滿而成血蠱，尤爲極重而難治矣。味仲景之文及制方之意，女勞疸非亟去膀胱少腹之淤血，萬無生理。在傷寒熱淤膀胱之證，其人下血乃愈，血不下者，用抵當湯下之，亦因其血之暫結可峻攻也。此女勞疸蓄積之血，必非朝夕，峻攻無益，但取石藥之悍，得以疾趨而下達病所。硝石鹹寒走血，可消逐其熱淤之血，故以爲君。礬石《本草》謂其能除錮熱在骨髓，用以清腎及膀胱臟腑之熱，並建消淤除濁之功，此方之極妙者也。」

《金匱輯義》：「硝石即火硝，時珍辨之詳矣。」

《衷中參西錄》：「礬石，即染黑色所需之皂礬。蓋黃疸之證，中法謂由脾中蘊蓄濕熱，西法謂由膽汁溢於血中。皂礬能去脾濕熱，其色綠而且青，能兼入膽經，藉其酸攻之味，以斂膽汁之妄行。此物化學家原可用硫強水化鐵而成，是知礦中所產之皂礬亦必多含鐵質，尤可藉金鐵之餘氣以鎮肝膽之木也。硝石性寒，能解臟腑之實熱，味鹹入血分，又善解血分之熱，且其性善消，遇火即燃。又多含氧氣，人身之血得氧氣則赤，又藉硝之消力，以消融血中之渣滓，則血之因膽汁而色變者，不難復於正矣。矧此證大便難者甚多，得硝石以軟堅開結，濕熱可以大便而解。而其鹹寒之性，善清水府之熱，即兼能使濕熱自小便解也。至用大麥粥送服者，取其補助脾胃之土以勝濕，而其甘平之性兼能緩硝礬之猛峻，猶白虎湯中之用粳米也。」

《千金翼方》：「瀉腎散，主男女諸虛不足，腎氣乏方，即本方不用大麥粥，用粳米粥。」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四

〈辨咳嗽水飲黃汗歷節病脈證並治〉

師曰：「咳嗽發於肺，不專屬於肺病也。五臟六腑感受客邪，皆能致咳。所以然者，邪氣上逆，必干於肺，肺為氣動，發聲為咳。欲知其源，必察脈息。為子條記，傳與後賢。」

劉昆湘曰：「咳者，肺氣逆衝之為病也。論病舍，皆在肺部，論病因，則腑臟皆可干移，六氣皆可為病。所以然者，以肺司氣府，人身之真氣，內藏於肺，人身之真精，內藏於腎。十二經之氣皆肺氣之所布散也，五臟受邪皆可動氣，令肺氣逆衝，咳病以作。但臟氣之體用不同，則脈變之效象可驗。故同一外證為咳，乃能分其受氣、決其病因，獨見若神之功，悉假脈診之變。師乃條記其法，傳示後賢，茲先明咳病之綱，後乃分列五臟而備論之。」

肺咳，脈短而澀。假令浮短而澀，知受風邪，緊短而澀，知受寒邪，數短而澀，知受熱邪，急短而澀，知受燥邪，濡短而澀，知受濕邪。此肺咳之因也。其狀則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劉昆湘曰：「肺咳，脈短澀者，短為氣傷，澀則血痺。肺司氣府，氣傷則脈為之短。氣為血帥，血痺則脈為之澀。故以短澀為肺病效象之診。若脈浮短而澀者，知肺受風邪也。短澀為肺咳本象，兼浮故知屬風。如緊短而澀，緊則為寒，寒邪在肺，當溫而散之。數短而澀，數則為熱，熱邪在肺，當涼而清之。急短而澀，急則為燥，燥邪在肺，當滋而潤之。濡短而澀，濡則為濕，濕邪在肺，當燥而滲之。《內經》述肺咳之狀：『咳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此肺絡內傷之候，當治血分。」

張景岳曰：「肺主氣而司呼吸，故喘息有音。唾血者，隨咳而出，其病在肺，與嘔血者不同。」

心咳，脈大而散。假令浮大而散，知受風邪，緊大而散，知受寒邪，數大而散，知受熱邪，急大而散，知受燥邪，濡大而散，知受濕邪。此心咳之因也。其狀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甚則咽腫，喉痺。

劉昆湘曰：「心咳，脈大散者，以南方心脈，其象洪大而悠長，洪為氣血俱盛，大則僅為氣強。今心邪干肺為咳，咳則氣動，氣動則脈散，故心咳之脈必大而散。假令浮大而散，知受風邪者，大而散者屬心，兼浮為風邪之感。假令緊大而散，知受寒邪者，大而散者屬心，兼緊為寒邪之戀。假令數大而散，知受熱邪者，數為化熱之診，大、散

爲心邪之象，此心氣熱而干肺。假令急大而散，知受燥邪者，大、散在心，急則化燥。假令濡大而散，知受濕邪者，兼濕必濡而微滯。經曰：『心咳之狀，咳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所謂心咳者，爲心氣乘肺，證屬熱化，但有虛實之別。介介如梗，似炙肉而中無痰氣之阻。甚則咽腫、喉痺者，心火之上干也。」

張景岳曰：「心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上挾於咽，故病喉中梗介、咽腫、喉痺也。介介如有所梗，妨礙之意。」

肝咳，脈弦而澀。假令浮弦而澀，知受風邪，弦緊而澀，知受寒邪，弦數而澀，知受熱邪，弦急而澀，知受燥邪，弦濡而澀，知受濕邪。此肝咳之因也。其狀則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肱下滿。

劉昆湘曰：「東方肝脈，應象爲弦，弦澀者，血鬱而氣痺也。假令浮而弦，知受風邪，兼風，故脈爲之浮。假令弦而緊，知受寒邪，兼寒，故脈象爲緊。假令弦而數，知受熱邪，化熱，故弦而按數。假令弦而急，知受燥邪，急則化燥，弦爲在肝。假令弦而濡，知受濕邪，濡而微滯者爲濕。經曰：『肝咳之狀，咳而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肱下滿。』蓋肝鬱，緣絡血之內阻，絡阻則經氣不暢，鬱而乘肺，乘肺則氣動爲咳。兩脅爲肝膽經氣外布之所，故病則經氣內痺而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側。」

張景岳曰：「肝脈佈於脅肋，故病如是。肱，腋下，脅也。」

脾咳，脈濡而澀。假令浮濡而澀，知受風邪，沉濡而澀，知受寒邪，數濡而澀，知受熱邪，急濡而澀，知受燥邪，遲濡而澀，知受濕邪。此脾咳之因也。其狀右肋下痛，隱隱引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咳劇。

劇，音極。

劉昆湘曰：「脾咳，脈濡澀者，濡澀爲濕化之診，脈爲濕滯，則經氣不暢，而小絡遲緩，故成濡澀之象。假令浮濡而澀，知受風邪者，濡澀在脾，浮爲風邪之感。假令濡澀而緊，知受寒邪者，濡澀以分太陰之經，兼緊，故治寒中於裡。假令濡而數，知受熱邪者，濡屬太陰，數爲化熱。假令濡而急，知受燥邪者，脈濡屬脾，兼急，則爲燥化。假令濡而滯，知受濕邪者，濡而按滯，正屬脾濕之象，此濕痰干肺爲咳。經曰：『脾咳之狀，咳則右脅下痛，隱隱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咳劇。』此言脾氣左行，上歸於肺，故咳則右脅下痛引肩背，隱隱然深慢而痛。脾主中府，咳則動氣，身動則氣動，故動則咳劇。」

張景岳曰：「脾脈上膈，挾咽，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故爲肱下痛而隱隱然，

痛引肩背。脾應土，其性靜，故甚者不可以動，動則增劇也。」

腎咳，脈沉而濡。假令沉弦而濡，知受風邪，沉緊而濡，知受寒邪，沉數而濡，知受熱邪，沉急而濡，知受燥邪，沉滯而濡，知受濕邪。此腎咳之因也。其狀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咳涎。

劉昆湘曰：「腎咳，脈沉濡者，腎居下焦，主蟄，封藏之本，脈象當下沉。濡屬濕邪，腎爲水臟，濕者，水氣之散，因咳動氣，變石爲濡，故知沉而濡者，治屬腎咳之診。假令沉弦而濡，知受風邪，沉濡在腎，弦爲風邪內動。假令沉濡，時一緊，知受寒邪，時緊亦間至異象法也。假令沉而數，知受熱邪，沉而按數，知熱爲在裡。假令沉而急，知受燥邪，燥傷於裡，故沉而按急。假令沉濡而滯，知受濕邪，濕中於腎，當溫下焦。經曰：『腎咳之狀，咳則腰背相引痛，甚則咳涎。』凡具腎病之候而咳者，皆可屬之腎咳。」

張景岳曰：「腎脈貫脊，繫於腰背，故相引而痛，其直者，入肺中，循喉嚨，故甚則咳涎。蓋腎爲水臟，主涎飲也。」

肺咳不已，則流於大腸，脈與肺同。其狀則咳而遺矢也。

高士宗曰：「大腸者，肺之腑，故肺咳不已，則大腸受之。咳而遺矢，大腸失職也。」

劉昆湘曰：「凡病皆由腑及臟，自陽入陰，爲病邪淺深之次。乃咳病獨云先臟後腑，以入腑爲劇者，明五臟主血，六腑主氣，外感之咳雖動氣而氣分未傷，入臟則氣分之邪已傷血分，既成五臟之咳，久之乃二氣交爭，復自血分外出氣分，氣動爲咳，氣動斯邪，隨氣動而外攻，臟邪出腑，因成氣血兩傷之證。經曰：『五臟之久咳乃移於六腑。』故咳病以入腑爲劇也。」

心咳不已，則流於小腸，脈與心同。其狀則咳而失氣，氣與咳俱失也。

高士宗曰：「小腸者，心之腑，故心咳不已，則小腸受之。咳而失氣，下氣泄也。下氣泄，則咳平，故氣與咳俱失。失，猶散也。」

肝咳不已，則流於膽，脈與肝同。其狀則嘔苦汁也。

高士宗曰：「膽者，肝之腑，故肝咳不已，則膽受之。咳嘔膽汁，膽氣上逆，嘔出苦涎也。」

脾咳不已，則流於胃，脈與脾同。其狀則嘔，嘔甚則長蟲出也。

高士宗曰：「胃者，脾之腑，故脾咳不已，則胃受之。咳而嘔，胃氣逆也。嘔甚則

長蟲出，胃中冷則吐蛔也。」

腎咳不已，則流於膀胱，脈與腎同。其狀則咳而遺溺也。

高士宗曰：「膀胱者，腎之腑，故腎咳不已，則膀胱受之。咳而遺溺，膀胱不約，水氣泄也。」

久咳不已，則移於三焦，脈隨證易。其狀則咳而腹滿，不欲食飲也。

高士宗曰：「《靈樞》本輸篇云：『三焦者，中瀆之腑也，屬膀胱。』故腎咳不已，始則膀胱受之，久咳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之氣不能自下而中，故咳而腹滿，不能從中而上，故不欲食飲也。」

咳而有飲者，咳不得臥，臥則氣急，此為實。咳不能言，言則氣短，此為虛。咳病多端，治各異法，謹守其道，庶可萬全。

劉昆湘曰：「本論舉痰飲為咳者，以痰飲為致咳之因，論治有虛實之辨。所謂痰飲之為咳，不得臥，臥則氣急，此為實。不能言，言則氣短，此為虛者，亦聊示辨證權衡之概。大抵肺胃俱逆，則不得偃臥，臥則氣急。若氣短，難以報息，聲斷續不能成言者，自為氣虛之象。師示咳病多端，治無定法，邪異脈變，以意揣之，隨證處方，自可萬全。」

按：以上各節，湘古本列於太陰病後。

咳家，其脈弦者，此為有水，十棗湯主之。

魏念庭曰：「咳嗽者，因水飲而咳嗽也。有因外感風寒而咳嗽者，所謂形寒飲冷則傷肺也，此傷風感寒之咳嗽也。有因內傷勞倦而咳嗽者，所謂陰虛內熱，火刑肺金也，此虛勞之咳嗽也。與此俱無涉也。仲景命之曰咳家，專為痰飲在內，逆氣上衝之咳嗽言也。故其脈必弦，無外感家之浮，無虛勞家之數。但見弦者，知有水飲在中為患也。主之以十棗湯，使水邪有所折制，斯下注而免於上厥也。」

尤在涇曰：「脈弦為水，咳而脈弦，知為水飲漬入肺也。十棗湯，逐水氣自大小便去，水去則肺寧而咳愈。」

按：許仁則論飲氣咳者，由所飲之物，停滯在胸，水氣上衝，肺得此氣便成咳嗽，經久不已，漸成水病，其狀不限四時晝夜，遇諸動嗽物即劇。乃至雙眼突出，氣如欲斷，汗出，大小便不利，吐痰飲涎沫無限，上氣，喘急，肩息，每且眼腫不得平眠。此即咳家有水之證也。

十棗湯方見太陽病下。

咳而氣逆，喉中作水雞聲者，射干麻黃湯主之。

張璐玉曰：「上氣而作水雞聲，乃是痰礙其氣，氣觸其痰，風寒入肺之一驗。故於小青龍方中除桂心之熱、芍藥之收、甘草之緩，而加射干、紫苑、款冬、大棗。專以麻黃、細辛發表，射干、五味下氣，款冬、紫苑潤燥，半夏、生薑開痰，四法萃於一方，分解其邪。大棗運行脾津，以和藥性也。」

徐忠可曰：「凡咳之上氣者，皆有邪也。其喉中水雞聲，乃痰爲火所吸不能下，然火爲風所生，水從風戰而作聲耳。故以麻黃、細辛驅其外邪爲主，以射干開結熱氣，行水濕毒，尤善清肺氣者爲臣，而餘皆降逆消痰、宣散藥。惟五味一品，以收其既耗之氣，令正氣自斂，邪氣自去，恐肺氣久虛，不堪劫散也。」

《金匱輯義》：「《本草》蘇頌云：『蛙即今水雞是也。』此云水雞。蓋指蛙而言，取其鳴聲連連不絕耳。」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三兩、麻黃三兩、半夏半升、五味子半升、生薑四兩、細辛三兩、大棗七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金匱要略》、《千金方》、《外臺秘要》本方有紫苑三兩、款冬花三兩，似不可少。）

咳逆，上氣，時唾濁痰，但坐，不得眠者，皂莢丸主之。

魏念庭曰：「咳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於喉中水雞聲者矣。聲滯者，挾外感之因，唾濁則內傷之故，但坐不得臥，而肺癰之證將成矣。是上焦有熱，痰血包裹，結聚成患，不可不急爲宣通其結聚，而後可津液徐生、枯乾獲潤也，皂莢丸主之。皂莢驅風理痺，正爲其有除痰滌垢之能也。咳逆，上氣，時時唾濁，胸膈惡臭之痰血已結，不可不急爲滌蕩，使之湔洗不留乎。如今用皂莢澡浴，以除垢膩，即此理也。用丸俾徐徐潤化，自上而下，而上部方清。若用湯直瀉無餘，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古人立法誠善哉！此爲預治肺癰將成者主治也。」

尤在涇曰：「濁，濁痰也。時唾濁痰者，肺中之痰隨上氣而時出也。然痰雖出而滿不減，則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勢，不迅而掃之不去也。皂莢味辛，除痰之力最猛，飲以棗膏，安其正也。」

皂莢丸方

皂莢八兩（刮去皮，酥炙）。

上一味，末之，蜜丸如梧桐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服，夜一服。

張璐玉曰：「此肺癰滌除痰垢之的方。皂莢辛鹹，力專去風拔毒，通關利竅，破積攻堅之峻藥。酥炙蜜丸，潤其燥烈，服用棗膏，通達脾津。然惟肥盛之人，肥痰支塞於竅絡，始萌可救者為宜。若潰後過泄膿血，及元氣瘠薄之人，難勝搜剔者，未可輕試。」

徐靈胎曰：「稠痰黏肺，不能清滌，非此不可。」

《外臺秘要》：「《必效》療病喘，氣急，喉中如水雞聲者，無問年月遠近方：肥皂莢兩挺，好酥一兩。上二味，於火上炙，去火高一尺許，以酥油細塗之，數翻復，令得所酥盡止，以刀輕刮去黑皮，然後破之，去子皮筋脈，搗篩，蜜和為丸。每日食後服一丸，如熟豆，日一服訖，取一行微利。如不利，時細細量加，以微利為度，日止一服。」

咳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徐忠可曰：「咳而脈浮，則表邪居多，但此非在經之表，乃邪在肺家氣分之表也，故於小青龍去桂、芍、草、薑、半，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五兩、麻黃四兩、石膏如雞子大、杏仁半升、半夏半升、五味子半升。

上六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按：此方即小青龍之變方。治表邪不除而水寒射肺，乃表裡寒水兩解之劑也。《內經》咳論歷舉五臟六腑之咳而總結之曰：「此皆聚於胃，關於肺。」蓋土能制水，地通壅塞，則水不行，故君厚朴，以疏敦阜之土，俾脾氣健運而水自下泄，麻黃開皮毛之結，以散表寒，杏仁、半夏、五味子以化痰滌飲而降逆，石膏反佐，領諸溫藥入寒飲之中，使水飲得遂就下之性，而防上逆水火相擊之患，俾清升濁降而咳自息也。

咳而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徐忠可曰：「咳而脈沉，則裡邪居多，但此非在腹之裡，乃邪在肺家榮分之裡也。故以澤漆之下水，功類大戟者為君，且邪在榮，澤漆兼能破血也。紫參能保肺，若餘藥即小柴胡去柴、芩、大棗，和解其膈氣而已。」

澤漆湯方

半夏半升、紫參五兩、澤漆三升、生薑五兩、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炙）。

上六味，以東流水五斗，先煮澤漆，取一斗五升，內諸藥，煮取五升。溫服五合，日夜服盡。

按：此方即小柴胡之變方。治痰飲內盛，表證已罷，乃因勢利導，以逐內飲之方也。論云：「脈得諸沉，當責有水。」然水所以停留上焦而為飲者，以脾土衰不能節制，肺氣逆不能通調也。故用生薑、半夏以安胃降逆，紫參以開肺散結，人參、甘草以護元真。君以澤漆而先煮者，取其氣味濃厚，領諸藥直達病所，以奏其消痰行水之功也。一日夜十服，俾藥力繼續，攻邪無餘，免其復集也。

咳而上氣，咽喉不利，脈數者，麥門冬湯主之。

《金鑿》曰：「咳而上氣，咽喉有水雞聲而連連者，是寒飲上逆也。今咳而上氣，咽喉無水雞聲而不利者，是火氣上逆也。不利者，謂咽喉若有物相礙，不爽利也。主之以麥門冬湯，止其火逆，下其上氣也。」

張璐玉曰：「此胃中津液乾枯，虛火上炎之候。凡肺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胃氣者，肺之母氣也。故於竹葉石膏湯中，偏除方名二味，而加麥門冬數倍為君，人參、甘草、粳米以滋肺母，使水穀之精微皆得上注於肺，自然沃澤無虞，當知火逆上氣，皆是胃中痰氣不清，上溢肺隧，佔據津液流行之道而然，是以倍用半夏，更加大棗，通津滌飲為先，奧義全在乎此。若濁飲不除，津液不致，雖日用潤肺生津之劑，烏能建止逆下氣之助哉！俗以半夏性燥不用，殊失仲景立方之旨。」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半夏一升、人參二兩、甘草二兩炙、粳米三合、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三服。

魏念庭曰：「火逆，上氣，挾熱氣衝也。咽喉不利，肺燥津乾也。主之以麥冬，生津潤燥，佐以半夏，開其結聚，人參、甘草、粳米、大棗，概施補益於胃土，以資肺金之助，是為肺虛有熱，津液短者立法也。亦所以預救乎肺虛而有熱之痿也。」

費晉卿曰：「半夏之性，用入溫燥藥中則燥，用入清潤藥中，則下氣而化痰。胃氣開通，逆火自降，與徒用清寒者，真有霄壤之別。」

《玉函經》：「傷寒，病後，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即本方）」

《肘後方》：「麥門冬湯，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聖濟總錄》：「麥門冬湯，治肺胃氣壅，風客傳咽喉，妨悶。」

《漢藥神效方》：「喘息劇者，於麻杏甘石湯，或麥門冬湯加沒食子有效。蓋沒食子能祛胸中膠痰，世醫知者甚鮮。」

咳逆，倚息，不得臥，脈浮弦者，小青龍湯主之。

沈明宗曰：「此表裡合邪之治也。肺主聲，變動為咳。胸中素積支飲，招邪內入，壅逆肺氣，則咳逆倚息不得臥，是形容喘逆不能撐持體軀，難舒呼吸之狀也。故用小青龍之麻、桂、甘草，開發腠理，以驅外邪從表而出，半夏、細辛溫散內伏之風寒，而逐痰飲下行，乾薑溫肺行陽而散裡寒，五味、芍藥以收肺氣之逆，使表風內飲一齊而解。此乃寒風挾飲咳嗽者主方也。」

尤在涇曰：「倚息，倚几而息、能俯而不能仰也。」

《素問》逆調論：「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臟，主津液，主臥與喘也。」

小青龍湯方見太陽病中。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此節及下節依《金匱要略》補。）

黃坤載曰：「熱在上焦者，因咳嗽而為肺痿，肺痿之病，由於津亡而金燥也。溯其由來，或從汗出而津亡於表，或從嘔吐而津亡於裡，或從消渴便數而亡於前，或從胃燥便難，津液原虧，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而津亡於後，故得之也。寸脈虛數，咳而口中反有濁唾痰沫者，此為肺痿。若口中辟辟然乾燥，咳即隱隱胸中作痛，脈又滑數，此為肺癰。脈數而虛者為肺痿，脈數而實者為肺癰。肺痿因於燥熱，故脈數而無膿。肺癰因於濕熱，故脈實而有膿也。」

周禹載曰：「喻嘉言云：『人身之氣，稟命於肺，肺氣清肅，則週身之氣莫不服從而順行也。肺氣壅濁，則週身之氣易致橫逆而犯上。故肺癰者，肺氣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氣痿而不振也。才見久咳，先須防此兩證。』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故癰為實，誤以肺痿治之，是為實實，痿為虛，誤以肺癰治之，是為虛虛。此辨證用藥之大略也。」

《金匱輯義》：「肺痿，即後世所謂勞嗽耳。」

問曰：「病咳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
「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尤在涇曰：「此原肺癰之由，為風熱蓄結不解也。凡言風脈多浮或緩，此云微者，風入榮而增熱，故脈不浮而反微，且與數俱見也。微則汗出者，氣傷於熱也。數則惡寒者，陰反在外也。呼氣不入者，氣得風則浮，利出而艱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熱而壅，氣亦為之不伸也。肺熱而壅，故口乾而喘滿，熱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熱迫而反從熱化為多唾濁沫，熱盛於裡而外反無氣為時時振寒，由是熱蓄不解，血凝不通，而癰膿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證，至浸淫不已，肺葉腐敗，則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難經》：「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脅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熱，喘，咳，發肺癰。」

《潘氏續焰》：「試肺癰法：凡人覺胸中隱隱痛，咳嗽有臭痰，吐在水內沉者，是癰膿，浮者是痰。（按：今驗果如其言。又以雙箸斷之，其斷為兩段者是膿，其黏著不斷者是痰。亦一試法也。）」

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此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周禹載曰：「肺癰由熱結而成，其濁唾腥臭，因熱淤而致，故咳而胸滿，是肺不利也。振寒，陽鬱於裡也。咽乾，不渴，阻滯津液也。彼邪熱搏聚、固結難解之勢，用桔梗開之，以散其毒，甘草解之，以消其毒，庶幾可圖，無使滋蔓。即至久久吐膿之時，亦仍可用此湯者，一以桔梗可開之使下行，亦可托之俾吐出。一以甘草可以長血肉，更可以益金母也。」

徐忠可曰：「此乃肺癰已成，所謂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邪熱結於肺之榮分，故以苦梗下其結熱，開提肺氣，生甘草以清熱解毒。此亦開痺之法，故又注曰：『再服，則吐膿血也。』」

桔梗湯方見少陰病。

鄒潤庵曰：「肺癰非氣停即飲停，飲停即熱生，氣血爲之潰腐耶。主以桔梗湯，注其效曰：『再服則吐膿血。』豈非火清則熱行，氣宣則腐去也。」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此節依《金匱要略》補。）

張璐玉曰：「肺癰已成，吐如米粥，濁垢壅遏清氣之道，所以喘，不得臥，鼻塞不聞香臭，故用葶藶破水瀉肺，大棗護脾通津，乃瀉肺而不傷脾之法。保全母氣，以爲向後復長肺葉之根本。然肺胃素虛者，葶藶亦難輕試，不可不慎。」

趙以德曰：「此治肺癰吃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何待？恐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惟血結而膿未成，當急以瀉肺之法奪之。況喘不得臥，不亦甚乎。」

咳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爲肺癰。葶藶湯主之。（此節以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千金方》。）

徐忠可曰：「此治肺癰之陽劑也。蓋咳而有微熱，是邪在陽分也，煩滿則挾濕矣。至胸中甲錯，是內之邪鬱爲病，故甲錯獨見於胸中，乃胸上之氣血兩病也。故以葶藶之輕浮而甘寒者，解陽分之氣熱，桃仁瀉血分之結熱，薏苡下氣分之濕，瓜瓣清結熱而吐其敗濁，所謂在上者越之耳。」

王孟英曰：「鄒氏《續疏》云：『葶藶，形如肺管，甘淳清肺，且有節之物生於水中，能不爲津液閼隔者，於津液之閼隔而生患者，尤能使之通行。薏苡，色白味淡，氣涼性降，秉秋金之全體，養肺氣以肅清，凡濕熱之邪客於肺者，非此不爲功也。瓜瓣即冬瓜子，依於瓢內，瓢易潰爛，子能不涸，則其能於腐敗之中，自全生氣，即善於氣血凝敗之中，全人生氣，故善治腹內結聚諸癰，而滌膿血、濁痰也。桃仁入血分而通氣。』合而成劑，不僅爲肺癰之妙藥，竟可瘳肺痺之危疴。」

葶藶湯方

葶藶二升、薏苡仁半升、桃仁五十枚、瓜瓣半升。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葶藶，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張璐玉曰：「肺癰初起，用葶藶湯。此方大疏肺氣，服之使濕淤悉趨溺孔而去，一二服即應。」

咳而氣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此爲肺脹，越婢加半夏湯主之。小青龍

加石膏湯亦主之。

尤在涇曰：「外邪內飲，填塞肺中，爲脹，爲喘，爲咳而上氣。目如脫狀者，目睛脹突如欲脫落之狀，壅氣使然也。以脈浮且大，病屬陽熱，故利辛寒，不利辛熱。越婢湯散邪之力多而蠲飲之力少，故以半夏輔其未逮。而心下寒飲，則非溫藥不能開而去之，用小青龍加石膏，溫寒並進，水熱俱捐，於法尤爲密矣。」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五枚、半夏半升。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陳靈石曰：「此肺脹原風水相搏，熱氣奔騰，上蒸華蓋，走入空竅，故咳而上氣，喘，目如脫狀證。脈浮大者，風爲陽邪，鼓蕩於其間，故也。方用麻黃、生薑直攻外邪，石膏以清內熱，甘草、大棗以補中氣，加半夏以開其閉塞之路，俾肺竅中之痰涎淨盡，終無肺癰之患也。」

《醫宗必讀》：「孫芳其令愛，久嗽而喘，凡順氣化痰、清金降火之劑，幾於遍嘗，絕不取效。一日喘甚，煩躁，余視其目則脹出，鼻則鼓扇，脈則浮而且大，肺脹無疑矣，遂以越婢加半夏湯投之，一劑而減，再劑而愈。」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三兩、芍藥三兩、桂枝三兩、細辛三兩、甘草三兩、乾薑三兩、五味子半升、半夏洗半升、石膏二兩。

上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衷中參西錄》：「他方中石膏皆用生者，而此獨用煨者何也？曰：『此方所主之證，外感甚輕，原無大熱。方中用麻黃以祛肺邪，嫌其性熱，故少加石膏以佐之，且更取煨者收斂之力，能將肺中痰涎凝結成塊，易於吐出。此理從煨石膏點豆腐者悟出，試之果甚效驗。』後遇此等證，無論痰涎如何壅盛，如何杜塞，投以此湯，須與藥力行後，莫不將痰涎結成小塊，連連吐出，此皆煨石膏與麻黃並用之效也。若以治寒溫大熱，則斷不可煨。若更多用，則更不可煨也。」

《千金方》：「咳而上氣，肺脹，其脈浮，心下有水氣，脅下痛引缺盆。設若有熱者必躁，其人常倚伏。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咳而氣逆，喘鳴迫塞，胸滿而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出清涕，不聞香臭，此為肺脹，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程雲來曰：「癰在肺，則胸脹滿。肺朝百脈而主皮毛，肺病則一身面目浮腫也。肺開竅於鼻，肺壅滯則奮門不開，但清涕滲出，而濁膿猶塞於鼻肺之間，故不聞香臭酸辛也。以其氣逆於上焦，則有喘鳴迫塞之證，與葶藶大棗湯以瀉肺。」

徐忠可曰：「前葶藶大棗湯，治肺癰，喘不得臥，其壅氣僅攻於內也。此則壅急走於經而緣一身面目浮腫，攻於肺竅而為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則表裡均平，故先用小青龍一劑，而後專瀉肺家之實，亦拯危之巧思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大棗十二枚。

上二味，以水三升，先煮大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尤在涇曰：「葶藶苦寒入肺，泄氣閉，加大棗甘溫，以和藥力。亦猶皂莢丸之飲以棗膏也。」

《樓氏綱目》：「孫兆視雷道矩病吐痰，頃間已及一升，喘、咳不已，面色鬱黯，精神不快。兆與服仲景葶藶大棗湯，一服訖，已覺胸中快利，略無痰唾矣。」

似咳非咳，唾多涎沫，其人不渴，此為肺冷，甘草乾薑湯主之。

尤在涇曰：「經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不渴者，非下虛，即肺冷也。甘草、乾薑，甘辛合用，為溫肺復氣之劑。」

程雲來曰：「但吐涎沫而不咳者，上焦無熱也，無熱則不渴。唯其上焦無熱，則肺中虛冷，不能宣攝五液，但鬱於肺經而為涎唾。肺冷者，溫以乾薑，肺虛者，補以甘草。」

《金匱要略》：「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

甘草乾薑湯方見太陽病上。

咳而唾涎沫不止，咽燥，口渴，其脈浮細而數者，此為肺痿，炙甘草湯主之。

汪雙池曰：「肺痿者，肺虛氣憊而肺葉枯萎。肺枯而反多唾者，肺燥之甚，不能復受津液，則胃氣之上蒸，皆化痰涎而已。咽燥，口渴，此乃清燥之甚，如秋樹之枯葉，

非由火熱，與肺癰大不相似。縱有熱而咳血者，亦屬燥淫所鬱之陰火，非實火也。故仲景治肺痰用此湯。」

徐忠可曰：「肺痿證概屬津枯熱燥。此方乃桂枝湯去芍藥，加參、地、阿膠、麻仁、麥冬也。不急於去熱而以生津潤燥為主。蓋虛回而津生，津生而熱自化也。至桂枝乃熱劑而不嫌峻者，桂枝得甘草，正所以行其熱也。」

炙甘草湯方見太陽病下。

肺痿，涎唾多，出血，心中溫溫液液者，甘草溫液湯主之。（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千金方》。下二節同。）

徐忠可曰：「肺痿之熱由於虛，則不可直攻，故以生甘草之甘寒，頻頻呷之，熱自漸化也。余妾病此，初時涎沫成碗，服過半月，痰少而愈。但最難吃，三四日內，猝無捷效耳。」

汪雙池曰：「痰涎積於膈中，津液不復流布，故心中溫溫液液。」

沈明宗曰：「溫溫液液，即泛泛噁心之意也。」

甘草溫液湯方（《千金方》名甘草湯。《千金翼方》名溫液湯。）

甘草三兩。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溫三服。

喻嘉言曰：「本方甘草一味，乃從長桑君以後相傳之神方也。歷代內府御院莫不珍之，蓋和其偏，緩其急，化其毒，卓然奉之為先務，然後以他藥匡輔其不逮，可得受功敏捷耳。」

《肘後方》：「治肺痿，咳嗽，吐涎沫，心中溫溫，煩燥而不渴者。（即本方）」

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生薑甘草湯主之。

喻嘉言曰：「此方即從前甘草一味方中而廣其法，以治肺痿，胃中津液上竭，肺燥已極，胸咽之間乾槁無耐之證。以生薑之辛潤，上行為君，合之人參、大棗、甘草入胃，而大生其津液，於以回枯澤槁，潤咽快膈，真神方也。」

徐忠可曰：「亦非一二劑，可以期效。」

生薑甘草湯方

生薑五兩、人參三兩、甘草四兩、大棗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肘後方》：「治肺痿，咳嗽，吐涎沫，心中溫溫，煩燥而不渴者。（即本方）」
肺痿，吐涎沫，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主之。

汪雙池曰：「此證多吐涎沫而無膿，甚者，毛悴色焦，自汗，盜汗，氣息奄奄不振，嗽時必忍氣須臾，輕輕吐痰，始覺膈上不痛，否則膈痛不止。其與肺癰大異，彼生於內熱，此得於勞役。彼屬實熱，此屬虛寒。勞役內虛，或多言傷肺，或乍臥乍起，腠理不密，而風寒清冷乘之。其始，汗出，惡風，咳嗽，短氣，鼻塞，項強，胸膈脹滿，久而不治則成痿矣。故仲景治法，始用生薑甘草湯，繼用此方。」

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方

桂枝三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皂莢一枚（去皮子，炙焦）。

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沈明宗曰：「用桂枝湯嫌芍藥酸收，故去之。加皂莢，利涎通竅，不令涎沫壅遏肺氣而致喘痰。桂枝和調營衛，俾營衛宣行，則肺氣振而涎沫止矣。」

徐忠可曰：「此治肺痿中之有壅閉者，故加皂莢以行桂、甘、薑、棗之勢。此方必略兼上氣、不得眠者宜之。」

《張氏醫通》：「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癰，吐涎沫，初起有表邪者。（即本方）」

尤在涇曰：「以上諸方俱用辛甘溫藥，以肺既枯萎，非濕劑可滋者，必生氣行氣，以致其津。蓋津生於氣，氣至則津亦至也。又方下俱云吐涎沫多不止，則非無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攝分佈也，故非辛甘溫藥不可。加皂莢者，兼有濁痰也。」

問曰：「飲病奈何？」師曰：「飲病有四，曰痰飲，曰懸飲，曰溢飲，曰支飲。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為痰飲。水流脅下，咳唾引痛，為懸飲。水歸四肢，當汗不汗，身體疼重，為溢飲。水停膈下，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為支飲。」

程雲來曰：「《聖濟總錄》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三焦調適，氣脈平勻，則能宣通水液，行入於經，化而為血，灌溉週身。若三焦氣塞，脈道壅閉，則水飲停滯，不得宣行，聚成痰飲，為病多端。』又因脾土不能宣達，致水飲流溢於中，

布散於外，甚則五臟受病也。故《內經》曰：『土鬱之發，飲發於中。』以其性流於不常，治法亦有汗、下、溫、利之異。痰飲者何？以平人水穀之氣入於胃，變化精微，以充肌肉則形盛，今不能變化精微，但化而為痰飲，此其人所以素盛今瘦，故走腸間，瀝瀝作聲也。懸飲者，以飲水後水偏流於脅下，懸於肝經部分，肝脈入肺中，故一咳一唾必相引而痛也。溢飲者，以飲入於胃，當上輸於脾，脾當散精，上歸於肺，則能通調水道。今脾失宣化之令，水競留溢於四肢，在四肢可汗而泄，以其當汗不汗，則水飲留於肌膚脈絡之中，故身體疼重也。支飲者，支散於上焦心肺之間，寒飲之氣，薄於肺則咳逆，倚息，薄於心則短氣，不得臥，其形若腫，則水飲又支散於外，故謂之支飲也。」

《金鑿》曰：「痰飲者，水飲走腸間不瀉，水精留膈間不輸，得陽煎熬成痰，得陰凝聚為飲，凡所在處有聲，故在上則喉中有漉漉之聲，在下則腸間有瀝瀝之聲，即今之遇秋冬則發，至春夏則止，久咳嗽痰喘病也。懸飲者，飲後水流在脅下，不上不下，懸結不散，咳唾引痛，即今之脅下有水氣，停飲脅痛病也。溢飲者，飲後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壅塞經表，身體疼重，即今之風水，水腫病也。支飲者，飲後水停於胸，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水腫狀，即今之停飲，喘、滿、不得臥之病也。」

徐靈胎曰：「全部《內經》無一痰字，然世間痰飲之病最多。惟仲景大創厥論，而後萬世治痰之法始備。」

《金匱輯義》：「痰字始見於《神農本經》巴豆條，而飲字則見於《內經》刺志論。痰飲即津液為病之總稱。《巢源》支飲謂飲水過多，停積於胸膈之間，支乘於心，故云支飲，謂支撐於心胸之間。支滿、支結，義皆同。」

水在心，則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則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則少氣，身重。水在肝，則脅下支滿，噯則脅痛。水在腎，則心下悸。

徐忠可曰：「前辨四飲現證，既已劃然，但人之五臟或有偏虛，虛則病邪乘之，故皆曰在，自當隨證分別為治，不得膠柱也。水既所在不定，言臟不及腑者，腑屬陽，在腑則行矣。臟屬陰，水與陰為類，故久滯也。」

程雲來曰：「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堅築，悸狀也。火惡水，故惡水，不欲飲。聯綿不斷曰涎，輕浮而白曰沫。涎者，津液所化，沫者，水飲所成，釀於肺經則吐，吐多則津液亦乾，故欲飲水。脾惡濕，水飲，濕類也，濕勝則土不能生金，故少氣。脾主身之肌肉，故身重也。肝脈布脅肋，故脅下支滿。水在肝，則條達之性為水鬱，其氣上走頰頰至畜門而出鼻孔，因作噯也。噯則痛引脅肋，故噯而痛。水在腎，則水氣

凌心，故築築然悸也。」

心下有留飲，其人必背寒冷，如掌大，則肋下痛引缺盆。

尤在涇曰：「留飲，即痰飲之留而不去者也。背寒冷如掌大者，飲留之處，陽氣所不入也。」

魏氏曰：「背爲太陽，在易爲艮止之象。一身皆動，背獨常靜，靜處陰邪常客之，所以風寒自外入多中於背，而陰寒自內生亦多踞於背也。脅下痛引缺盆，飲留於肝而氣連於肺也。」

胸中有留飲，其人必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

程雲來曰：「胸中者，屬上焦也，今爲留飲隔礙，則氣爲之短。津液不能上潮，則口爲之渴。飲者，濕類也，流於關節，故四肢歷節痛也。」

尤在涇曰：「四肢歷節痛爲風寒濕在關節，若脈不浮而沉，而又短氣而渴，則知是留飲爲病，而非外入之邪矣。」

夫平人食少，飲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脈偏弦者，飲也。

程雲來曰：「凡人食少，飲多，則胃土不能游溢精氣，甚者必停於心下而爲悸，微者則填於胸膈而爲短氣也。」

尤在涇曰：「雙弦者，兩手皆弦，寒氣周體也。偏弦者，一手獨弦，飲氣偏注也。」

夫短氣，有微飲者，當從小便去之。

徐忠可曰：「短氣，有微飲，即上文微者短氣也。然支飲、留飲、水在心皆短氣，總是水停心下，故曰當從小便去之。」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甘遂半夏湯主之。

徐忠可曰：「仲景謂：『脈得諸沉，當責有水。』又曰：『脈沉者，爲留飲。』又曰：『脈沉弦者，爲懸飲。』伏者，亦即沉之意。然有飲而痛者爲胸痺，彼云寸口脈沉而遲，則知此脈字指寸口矣。欲自利者，不由外感內傷，亦非藥誤，利反快，飲減人爽也。然病根未拔，外飲加之，仍復堅滿，故曰續堅滿。雖堅滿而去者自去，續者自續，其勢已動。甘遂能達水所而去水，半夏燥水兼下逆氣，故以爲君，乘其欲去而攻之也。」

甘草反甘遂而加之，取其戰克之力也，蜜能通三焦、調脾胃，又制其不和之毒，故加之。利則傷脾，故以芍藥協甘草以補脾陰，固其本氣也。」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大者三枚、半夏十二枚、芍藥五枚、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上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

程雲來曰：「留者行之，用甘遂以決水飲，結者散之，用半夏以散痰飲。甘遂之性直達，恐其過於行水，緩以甘草、白蜜之甘，收以芍藥之酸，雖甘草、甘遂相反，而實有以相使，此酸收甘緩，約之之法也。《靈樞經》曰：『約方猶約囊。』其斯之謂歟！」

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脈沉弦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趙以德曰：「心胞絡循脅出胸下，《靈樞》曰：『胞絡是動則胸脅支滿。』此痰飲積其處而為病也。目者心之使，心下有痰，水精不上注於目，故眩。《本草》：『茯苓能治痰水伐腎邪。』痰，水類也，治水必自小便出之，然其水淡滲手太陰，引入膀胱，故用為君。桂枝乃手少陰經藥，能通陽氣開經絡，沉痰水得溫則行，用之為臣。白朮除風眩，燥痰水，除脹滿，以佐茯苓。然中滿勿食甘，用甘草何也？蓋桂枝之辛，得甘則佐其發散，和其熱而使不僭也。復益土以制水，甘草有茯苓則不支滿而反滲泄，《本草》曰：『甘草能下氣，除煩滿也。』」

程雲來曰：「心下有痰飲，即支飲也。散於上焦，則胸脅支滿，支滿則隔礙清氣不得上達於頭目，故目眩也。經曰：『心下有支飲，其人苦眩冒。』用苓桂朮甘湯利水飲。脾胃虛，則水穀化為痰飲，白朮去濕健脾以為君，甘草和胃下氣以為臣，茯苓淡滲以為佐，桂枝宣導以為使，使小便利而痰飲去。」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見太陽病中。

懸飲，內痛，脈沉而弦者，十棗湯主之。

趙以德曰：「脈沉，病在裡也。凡弦者為痛、為飲、為癖。懸飲結積在內作痛，故脈見沉弦。」

程雲來曰：「沉為水飲，弦為肝脈。此飲留於脅下而成懸飲。懸飲者，咳唾引痛，故曰懸飲內痛。《本草》云：『通可以去滯。芫花、甘遂、大戟之類是也。』以三味過於利水，佐大棗之甘以緩之，則土有堤防而無崩潰暴決之禍。」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尤在涇曰：「水氣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夫四肢陽也，水在陰者宜利，在陽者宜汗，故以大青龍發汗去水，小青龍則兼內飲而治之者耳。」

徐氏曰：「大青龍合桂麻而去芍藥加石膏，則水氣不甚而挾熱者宜之，倘飲多而寒伏，則必小青龍為當也。」

徐靈胎曰：「水在中，當利小便，水在四肢，當發汗，此亦總訣。」

大青龍湯方見太陽病中。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者，木防己湯主之。不差，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趙以德曰：「心肺在膈上，肺主氣，心主血。今支飲在膈間，氣血皆不通利，氣不利，則與水同逆於肺，而發喘滿，血不利，則與水雜揉結於心下，而為痞堅。腎氣上應水飲，腎水之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之色見於面也。脈沉為水，緊為寒，非別有寒邪，即水氣之寒也。醫雖以吐下之法治，然藥不切於病，故不愈。用木防己者，味辛溫，能散留飲、結氣，又主肺氣喘滿，所以為主治。石膏味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氣，清肺定喘。人參味甘、溫，補心、肺氣不足，皆為防己之佐。桂枝辛、熱，通血脈，開結氣，且支飲得溫則行，又宣導諸藥，用之為使。若邪客之淺，在氣分多而虛者，服之即愈，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實者，則愈後必再發，以石膏為氣分之藥，故去之。芒硝味鹹、寒，為血分藥，能治痰實結，去堅，消血癖，茯苓伐腎邪，治心下堅滿，佐芒硝則行水之力益倍，故加之。」

唐容川曰：「膈，即心下之膜膈，正當心下，屬三焦少陽，少陽無下、吐法，正以其在膈膜間，吐下不能愈之也。三焦膈膜，通氣、行水之道也，故主防己之通有孔者，以行膈膜中之水。」

木防己湯方

木防己三兩、石膏（雞子大）二枚、桂枝二兩、人參四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陳靈石曰：「防己紋如車輻，運上焦之氣，氣化而水自行。桂枝蒸動水源，使決瀆無壅塞之患，水行而氣自化矣。二藥並用，辛苦相需，所以行其水氣，而散其結氣也。」

水行結散，則心下痞堅可除矣。然病得數十日之久，又經吐下，可知胃陰傷而虛氣逆，故人參以生既傷之陰，石膏以鎮虛逆之氣，陰復逆平，則喘滿、面黧自愈矣。此方治其本來，救其失誤，面面俱到。」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己三兩、桂枝二兩、茯苓四兩、人參四兩、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魏念庭曰：「後方去石膏加芒硝者，以其邪既散而復聚，則有堅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堅投堅而不破者，即以軟投堅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飲下行之用耳。」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金鑿》曰：「心下，膈下也。水在膈上則喘滿，水在膈間則痞悸，水在膈下則惟苦眩暈。以澤瀉湯之平和小劑主之，治支飲之輕者也。」

尤在涇曰：「水飲之邪，上乘清陽之位，則為冒眩。冒者，昏冒而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眩轉而乍見眩黑也。澤瀉瀉水氣，白朮補土氣，以勝水也。」

高鼓峰云：「心下有水飲，格其心火不能下行，而但上衝頭目也。亦通。」

徐靈胎曰：「此亦從小便去之法也。」

澤瀉湯方

澤瀉五兩、白朮二兩。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林禮豐曰：「心者，陽中之陽。頭者，諸陽之會。人之有陽氣，猶天之有日也。天以日而光明，猶人之陽氣會於頭而目能明視也。夫心下有支飲，則飲邪上蒙於心，心陽被遏，不能上會於巔，故有頭冒目眩之病。仲師特下一苦字，是水陰之氣蕩漾於內，而冒眩之苦有莫可言傳者，故主以澤瀉湯。澤瀉氣味甘寒，生於水中，得水陰之氣而能利水，一莖直上，能以下而上，同氣相求，領水陰之氣以下走。然猶恐水氣下而復上，故用白朮之甘溫，崇土制水者以堵之，猶治水者，必築堤防也。古聖用方之妙，有如此者。」

尾臺氏曰：「支飲、冒眩證，其劇者，昏昏搖搖如居暗室，如坐舟中，如步霧裡，如冒空中，居室床蓐如迴轉而走，雖瞑目斂神，亦復此然，是非此方不能治。」

《肘後方》：「治心下有水方。（即本方）」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魏念庭曰：「支飲而胸滿者，實邪也。飲有何實？飲之所停，必裹痰涎，涎沫結久爲窩囊，所以爲有形之邪。以厚朴大黃湯主之，以治實邪，爲有故無損之義也。」

陳修園曰：「上節言心下支飲，用補土鎮水法，不使水氣凌心，則眩冒自平。此節指支飲在胸，進一層立論，云胸滿者胸爲陽位，停於下，下焦不通，逆行漸高，充滿於胸，故也。主以厚朴大黃湯者，是調其氣分，開其下口，使上焦之飲順流而下。厚朴性溫味苦，苦主降，溫主散，能調上焦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也。繼以大黃之推蕩，直通地道，領支飲以下行，有何胸滿之足患哉。」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八兩、大黃四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差，再服。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徐忠可曰：「支飲不得息，是肺因支飲滿而氣閉也。一呼一吸曰息，不得息是氣既閉而肺氣之布不能如常度也。葶藶苦寒，體輕象陽，故能泄陽分肺中之閉，惟其泄閉，故善逐水，今氣水相擾，肺爲邪實，以葶藶泄之，故曰瀉肺。大棗取其甘能補脾胃，且以制葶藶之苦，使不傷胃也。」

支飲，口不渴，作嘔者，或吐水者，小半夏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爲飲多而嘔者言。渴者，飲從嘔去，故欲解，若不渴，則知其支飲仍在，而嘔亦未止。半夏味辛性燥，辛可散結，燥能蠲飲，生薑制半夏之悍，且以散逆止嘔也。」

沈明宗曰：「此支飲上溢而嘔之方也。凡外邪上逆作嘔，必傷津液，應當作渴，渴則病從嘔去，謂之欲解。若心下有支飲，停蓄胸膈致燥，故嘔而不渴，則當治飲。」

小半夏湯方見陽明病。

夫有支飲家，咳，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此節同下節，依《金匱要略》補。）

《金鑿》曰：「支飲，水在膈之上下也。水乘肺則咳，水乘心則煩，水結胸則痛。」

其人形氣俱實，以十棗湯攻之可也。然病此卒不死，或至百日，或延至一年者，以飲陰邪，陰性遲，故不卒死也。久咳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尤在涇曰：「久咳數歲不已者，支飲漬肺而咳，飲久不已，則咳久不愈也。咳久者，其氣必虛，而脈反實大數者，則其邪猶盛，以猶盛之邪，而臨已虛之氣，其能久持乎？故死。若脈虛者，正氣固虛而飲氣亦衰，故可治。然飲雖衰而正不能御，亦足以上蔽清陽之氣，故其人必苦冒也。此病爲支飲所致，去其飲則病自愈，故曰：『治屬飲家。』」

腹滿，口舌乾燥，腸間有水氣者，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主之。

程雲來曰：「痰飲留於中則腹滿，水穀入於胃，但爲痰飲而不爲津液，故口舌乾燥也。上證曰：『水走腸間瀝瀝有聲，故謂之痰飲。』此腸間有水氣，亦與痰飲不殊，故用此湯以分消水飲。」

尤在涇曰：「水既聚於下，則無潤於上，是以腸間有水氣而口舌反乾燥也，後雖有水飲之入，只足以益下趨之勢，口燥不除而腹滿益甚矣。防己療水濕，利大小便，椒目治腹滿，去十二種水氣，葶藶、大黃泄以去其閉也。」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方

防己、椒目、葶藶（熬）、大黃各一兩。

上四味，搗篩，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增。

陳修園曰：「大抵可漸增至五丸及十九。」

程雲來曰：「此水氣在小腸也。防己、椒目導飲於前，清者得從小便而出，大黃、葶藶推飲於後，濁者得從大便而下也。此前後分消，腹滿減而水飲行，脾氣轉而津液生矣。」

《金鑿》曰：「小服而頻，示緩治之意。稍增者，稍稍增服之。」

膈間有水氣，嘔吐，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尤在涇曰：「飲氣逆於胃則嘔吐，凌於心則悸，蔽於陽則眩。半夏、生薑止嘔降逆，加茯苓去其水也。」

陳修園曰：「此言膈間有水之治法。」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生薑半斤、茯苓四兩。

上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陳靈石曰：「方用半夏降逆，生薑利氣，茯苓導水，合之為滌痰定嘔之良方。」

《和劑局方》：「茯苓半夏湯，治停痰，留飲，胸膈滿悶，咳嗽，嘔吐，氣短，噁心，以致飲食不下。（即本方）」

《聖濟總錄》：「半夏加茯苓湯，治三焦不順，心下痞滿，膈間有水，目眩，悸動。（即本方）」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此節依《金匱要略》補。）

張璐玉曰：「先渴者，因痰飲佔據中宮，津液不得灌注於上，肺失其潤而然。後嘔者，胃中所積之飲隨氣逆而上泛也。故用薑、半以滌飲，茯苓以滲濕，濕去則嘔止，津通則渴自已。」

尤在涇曰：「先渴後嘔者，本無嘔病，因渴飲水，水多不下而反上逆也，故曰：『此屬飲家。』小半夏止嘔降逆，加茯苓去其停水。蓋始雖渴而終為飲，但當治飲而不必治其渴也。」

病人臍下悸，吐涎沫而頭眩者，此有水也，五苓散主之。

《金鑿》曰：「悸者，築築然跳動病也。上條心下有悸，是水停心下為病也。此條臍下有悸，是水停臍下為病也。若欲作奔豚，則為陽虛，當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今吐涎沫，水逆胃也。頭眩，水阻陽也。則為水盛，故以五苓散主之也。」

尤在涇曰：「臍下悸，則水動於下矣。吐涎沫，則水逆於中矣，甚則頭眩，則水且犯於上矣。苓、朮、豬、澤甘淡滲泄，使腸間之水從小便出，用桂者，下焦水氣非陽不化也。曰多飲暖水，汗出者，蓋欲使表裡分消其水，非挾有表邪而欲兩解之謂。」

五苓散方見太陽病中。

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茯苓湯主之。消痰氣，令能食。（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作外臺茯苓飲。）

沈明宗曰：「脾虛不與胃行津液，水蓄為飲，貯於胸膈之間，滿而上溢，故自吐出

水，後邪去正虛，虛氣上逆，滿而不能食也。所以參、朮大健脾氣，使新飲不聚，薑、橘、枳實以驅胃家未盡之飲，曰：『消痰氣令能食耳。』」

茯苓湯方

茯苓、人參、白朮各三兩，枳實二兩、橘皮二兩半、生薑四兩。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去滓，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徐忠可曰：「此爲治痰飲善後最穩當之方。心胸之間，因大吐而虛，故加參，設非大吐，無參減枳實亦可。俗醫謂用陳皮即減參之力，此不惟用陳皮且加枳實二兩，補瀉並行，何其妙也。」

《外臺秘要》：「延年茯苓飲主風痰氣，吐嘔水者。（即本方）云仲景《傷寒論》同。」

尾臺氏曰：「茯苓飲，治胃反、吞酸、嘈雜等，心下痞硬，小便不利，或心胸痛者，又治每朝噁心，吐苦酸水或痰沫。」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脈自浮，其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其證跗腫，按之沒指，不惡風，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遲，其證為喘。石水，其脈自沉，其證腹滿不喘，當利其小便。黃汗，其脈沉遲，其證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金鑿》曰：「風水，得之內有水氣，外感風邪。風則從上腫，故面浮腫，骨節疼痛惡風，風在經表也。皮水，得之內有水氣，皮受濕邪。濕則從下腫，故跗浮腫，其腹如鼓，按之沒指，水在皮裡也。非風邪，故不惡風，因水濕，故不渴也。其邪俱在外，故均脈浮，皆當從汗從散而解也。正水，水之在上病也。石水，水之在下病也。故在上則胸滿自喘，在下則腹滿不喘也。其邪俱在內，故均脈沉遲，皆當從下從溫解也。黃汗者，汗出柏汁色也。其脈沉遲，臟內有寒飲。身發熱者，經外有伏熱。寒飲，故胸滿，四肢頭面浮腫。伏熱若久不愈，故必致癰膿也。由此推之，可知黃汗是內飲外熱，蒸鬱於中，從土化而成也。以黃汗而列水病之門者，亦因水之爲病而腫也。」

程雲來曰：「風水與皮水相類屬表，正水與石水相類屬裡。但風水惡風，皮水不惡風，正水自喘，石水不自喘爲異耳！皆由腎不主五液，脾不能行水，致津液充郭，上下溢於皮膚，則水病生矣。黃汗者，脈亦沉，雖與正水相似，但其汗黏衣，色正黃如柏汁

爲異耳！」

《金匱輯義》：「肘，程讀爲跌，誤矣。徐云：『肘者，浮也。』近是。」

脈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為癩疹，身體為癢，癢者為泄風，久為痂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俯仰，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為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

徐忠可曰：「此段詳風之所以成水，並與黃汗分別之因，謂脈得浮而洪，浮為風是矣，洪乃氣之盛也。風氣相搏，是風與氣兩不相下也。其有風稍強者，則風主其病，故侵於血為癩疹，因火動則癢。然風稍得疏泄，故曰泄風。久則榮氣並風而生蟲，為痂、癩、癘風之屬，不成水也。若氣強則風為氣所使，不得泄於皮膚，逆其邪乘陰分，以致陰絡受傷而為水。難以俯仰者，成水後腫脹之狀也。風氣無所不到，故身體洪腫。洪腫者，大腫也。汗出則風與氣皆瀉，故愈。惡風為風家本證，既汗而仍惡風，則當從虛而不當從風，故補注一句曰惡風則虛，而總結之曰：『此為風水。』謂水之成，雖由於氣，而實原於風也。其有不惡風者，表無風也，小便通利者，非三陰結也。更口多涎，是水寒之氣纏綿上焦也。此唯黃汗之病，因汗出而傷水，則內入胸膈，故即別之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不脫前黃汗證中，胸滿之意也。」

《金鑿》曰：「泄風，即今之風燥瘡是也。成無己注平脈法云：『痂癩者，眉少髮稀，身有乾瘡而腥臭。』《內經》曰：『脈風成癘。』」

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亦曰風水。

趙以德曰：「《內經》云：『脈沉曰水，脈滑曰風。』面腫曰風，目腫如新臥起之狀曰水。頸脈動，喘，咳，曰水。又腎風者，面肘龐然，少氣時熱。其有肘腫者，亦曰本於腎，名風水。皆出《內經》也。」

徐忠可曰：「此一段從風水中之變異者，而仍正其名以示別也。謂風水脈本浮，今沉滑，是中有水氣相結，似屬正水，然而面目腫大有熱。高巔之上，唯風可到。風為陽邪，故熱。是脈雖沉，不得外風而言之，故仍正其名曰風水。若目窠微擁如蠶，而且頸脈動咳，此正水之徵也。乃按手足上陷而不起，則隨手而起者，水也，今不起，知非正水，而為氣水矣。風氣必相繫，故亦正其名曰風水。」

唐容川曰：「浮主表，寸亦主表。沉滑見於寸部，即是水犯於表之診，故亦斷為風

水。與浮洪、浮緊之斷爲風水，同一在表之義也。且浮脈但斷爲風，必兼洪緊，乃爲風而兼水。沉滑亦當但斷爲水，因見於寸脈，乃水犯於表而兼風也。仲景文法細密如是，學者當玩焉。」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今反不痛，體重而酸，其人不渴，此爲風水，汗出即愈。惡寒者，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咳而喘，不渴者，此爲正水，其狀如腫，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若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但當利其小便。

徐忠可曰：「此一段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而不出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爲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爲黃汗者，有相似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爲正水者。如太陽病，脈浮緊，在法當骨節疼痛，所以前敘風水，亦曰外證骨節疼痛，此反不疼，又太陽病不重，今得太陽寒脈，身體反重而酸，卻不渴，汗出即愈，明是風爲水所柔，故不疼而重。風本有汗，乃因自汗而解，故正其名曰：『此爲風水。』然既汗不宜惡寒，復惡寒，明是人爲汗虛，故曰：『此爲極虛，發汗得之。』若前證更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然不惡寒則非風水矣！故又別之曰：『此爲皮水。』但皮水身不熱，故又注其的證曰：『身腫而冷，狀如周痺。』周痺者，寒凝汁沫，排分肉而痛，通身皮膚受邪而不用，即前所謂外證附腫，按之沒指也。若前證更有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者，明是水入以傷心，致胸中受邪而窒，邪高妨食，又邪聚而痛，又心煩而暮躁，不得眠，此惟黃汗證都在胸，故曰：『此爲黃汗。』若前證之脈浮緊而骨節仍痛，且咳而喘，但不渴，則類於皮水，然而不甚附腫，又非皮水，故曰：『此爲正水。』乃肺主氣，受邪而咳，其狀如腫，實非腫也，此亦風之淫於肺者，故總曰：『發汗則愈。』其證異而治宜同也。『諸病此者』四句，謂證雖不同，似皆可發汗，然遇有渴者，下利者，小便數者，即爲邪氣內入，即非一汗所能愈，故曰：『皆不可發汗。』」

尤在涇曰：「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證骨節疼，此云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前條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爲骨節疼痛。其浸淫肌體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酸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盛，而未入裡，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靈樞》周痺篇：「風寒濕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

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此內不在臟，而外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

心水為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躁，陰腫。

魏念庭曰：「仲景既明五水之專兼，又為明水氣附於五臟，而另成一五水之證。蓋水邪亦積聚之類也，切近於其處，則伏留於是臟，即可以臟而名證。水附於心，則心水也。心經有水，四肢百骸皆可灌注，故身重，氣為水邪所阻，故少氣。水邪逼處，神魂不安，故不得臥。神明擾亂，故煩而躁。心與小腸表裡，從邪隨心氣下注於小腸、膀胱，故其人陰腫。見此知心經有水，當於心經治之也。」

徐忠可曰：「陰腫即勢腫也。」

肝水為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痛，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魏念庭曰：「肝水者，水附肝則肝水也。肝經有水，必存兩脅，故腹大而脅下痛。少陽，陰陽往來之道路，有邪窒礙，故不能自轉側。肝有水，邪必上衝胸咽，故時時津液微生，口中有淡水之證也，及上升而下降，小便不利者又續通，此水邪隨肝木往來，升降之氣上下為患也。見此知肝經有水，當於肝臟治之也。」

徐忠可曰：「小便續通，以肝主疏泄，此其獨異於肺、脾、腎者也。」

肺水為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溇。

魏念庭曰：「肺水者，水附於肺，則肺水也。肺主氣，氣引水行亦能週身使之浮腫。肺不肅則氣化壅，故小便難。小便難，則清濁不分，故時便鴨溇。見此知為有水在肺，當於肺臟治之也。」

趙以德曰：「肺主皮毛，行榮衛，與大腸合。今有水病，則水充滿皮膚。肺本通調水道，下輸膀胱為尿溺，今既不通，水不得自小便出，反從其合，與糟粕混成鴨溇也。」

脾水為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魏念庭曰：「脾水者，水附於脾，則脾水也。脾專主腹，故腹大。脾主旋運，又主四肢，旋運不利，故四肢苦重，津液不生。氣不行於上下，則阻礙不通，故上則苦少氣，下則小便難。見此知有水在脾，當於脾臟治水也。」

趙以德曰：「脾與胃合，胃之賁門不化，則宗氣虛而少氣。胃之幽關不通，則水積而小便難。」

腎水為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魏念庭曰：「腎水者，水附於腎，則腎水也。腎主少腹，水濕固沍，故腹大、臍腫、腰痛，腰以下俱腎主之也。水濕在下焦，膀胱之氣反塞，故不惟小便難而且竟不得溺。陰寒下盛，故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冷而且黏，其足皆逆冷也。而乃陽之部位，下陰盛，上陽衰，故面必瘦。見此知水在腎，當於腎臟治水也。」

程雲來曰：「夫腎為水臟，又被水邪，則上焦之氣血隨水性而下趨，故其人而反瘦，非若風水，裡水之面目洪腫也。」

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沈明宗曰：「此以腰之上下分陰陽，即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陰從陰，故正水勢必從於下部先腫，即腰以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逆橫流，疏鑿難緩，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陽，而風寒襲於皮毛，陽氣被鬱，風皮二水勢必起於上部先腫，即腰以上腫。當開其腠理，取汗通陽則愈，經謂開鬼門是也。」

尤在涇曰：「發汗，利小便，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脾氣衰則驚漉，胃氣衰則身腫，名曰水分。

趙以德曰：「此條寸口沉為水、遲為寒者，非外入之邪，即脾、胃、衝脈二海之病。因水穀之陽不布則五陽虛竭，虛竭則生寒，下焦血海之陰不生化，則陰內結，內結則生水，水寒相搏，十二經脈盡從所稟而變見於寸口也。脾與胃為表裡，脾氣衰則不能與胃行其津液，致清濁不分於裡而為驚漉。胃氣衰則不能行氣於三陽，致陽氣不行於表，則身體分肉皆腫矣。」

程雲來曰：「沉為水，遲為寒，水寒相搏則上敗矣。是以脾衰，則寒內著而為驚漉，胃衰，則水外溢而為身腫也。」

《巢氏病源》水分候：「水分者，言腎氣虛弱不能制水，令水氣分散流布四肢，故云水分。但四肢皮膚虛腫，聶聶而動者，名水分也。」

按：即後皮水，防己茯苓湯之證也。

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利，名曰血分。

程雲來曰：「少陽者，三焦也。《內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宮，水道出焉。』今少陽脈卑，則不能決瀆矣，在男子則小便不利。少陰者，腎也。《中藏經》曰：『腎者，女子以包血，以其與衝脈並行。』今少陰脈細，則寒氣客於胞門矣，在婦人則經水不通。經雖為血，其體則水，況水病而血不行，其血亦化為水，名曰血分。」

《金鑿》曰：「少陽右尺脈陷下，少陰左尺脈細小，亦因寒水太甚，命火受制，故男子水精不化，小便為之不利。女子血化為水，經水為之不通也。經血而曰經水者，以水為血之體也，女子以血為主，故曰血分。」

《金匱輯義》：「沈云：『卑者，即沉而弱。』〈平脈法〉：『榮氣弱名曰卑。』王宇泰云：『榮主血為陰，如按之沉而無力，故謂之卑也。』血分，諸家無解。蓋分，散也，血為水分散流布肢體也。」

按：《金鑿》謂：「少陽三焦脈診於右尺，少陰腎脈診於左尺。」本之《難經》也。

婦人經水前斷，後病水者，名曰血分，此病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水去則經自下也。

魏念庭曰：「血分，經水前斷，正氣虛也。水分，先病水，邪氣盛也。邪氣盛者，祛邪可為，正氣虛者，養正不足，故治有難易。去水其經自下，因先病水致經斷，此澄源以清其流也。」

王肯堂曰：「婦人血分病，大、小產後多有之。惟產前腳腫不同（產前腳腫名皸腳），產後皆敗血所致，當於血上治之。」

尤在涇曰：「血分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治。」

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出為陽實，入為陰結。跌陽脈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在裡，滑則為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瘕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魏念庭曰：「寸口，肺脈也。肺主氣，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亦滯。出入，作內外二字解。陽實，身形脹滿也。陰結，血結胞門也。跌陽，胃脈也。胃多氣多血，微則氣血兩虛，故無胃氣。一呼一吸為息，不得息者，弦脈，肝木侮土，胃氣虛少不足以息，氣不統血也。少陰，腎脈也，腎藏精，精血同為一類。沉為在裡，血結於內也。滑則為實，淤血停留也。此血所由結而血分所由成也。（按：臍下三寸為關元穴，關元左二寸為胞門，右二寸為子戶。瘕者，石瘕也。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

不得通，惡血不瀉，血以留止，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尤在涇曰：「此合診寸口、跌陽、少陰，而知氣壅於陽，胃虛於中，而血結於陰也。出則為陽實者，肺被熱而治不行也。弦則不得息者，胃受制而氣不利也。夫血結在陰，惟陽可以通之，而胃虛受制，肺窒不行，更何恃而開其結，行其血耶？惟有凝聚癰閉，結成水病而已。故曰：『血結胞門，其瘕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亦如上條所云也。但上條之結為血氣虛少而行之不利也，此條之結為陰陽壅鬱而欲行不能也。仲景並列於此，以見血分之病，虛實不同如此。」

按：血分病虛者，宜滑石亂髮白魚散、茯苓白朮戎鹽湯。實者，宜大黃甘遂阿膠湯。

《本事續方》：「治婦人經脈不通，即化黃水，水流四肢則遍身皆腫，名曰血分，其候與水腫相類。一等庸醫不問源流，便作水疾治之，非唯無效，又恐喪命，此乃醫殺之耳，宜用此方：人參、當歸、瞿麥穗、大黃、桂枝、茯苓各半兩，苦亭藜炒二分。上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米飲下，漸加至三十九丸，名無不效者。」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皆腫，四肢亦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尚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脅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沉緊不去，其病不除。復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脅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咳喘逆。當先攻其衝氣令止，乃治其咳，咳止，喘自差。先治新病，水當在後。」

徐忠可曰：「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然當先治其新病者。謂水病至面目、身體、四肢皆腫，而小便不利，水勢亦甚矣，乃病者似不苦水，反苦胸痛氣衝，疑水病中所主有之變證，故問脈形何類。不知水氣中原不得有此證，其先寸口脈必沉而緊，沉主有微水，緊主有積寒。但緊而沉是積寒挾微水，搏結在關元。初時水與寒皆微，壯年氣盛，邪不勝正，故不覺，陽衰則所伏之邪稍稍干於榮衛，陽日就損，陰日加盛，而所結之寒微動，能挾腎氣上衝，不獨相干已也。唯其挾腎，於是腎脈之直者，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乃咽喉塞噎，脅下急痛。彼時溫腎瀉寒，病無不去，乃以為留飲而大下之，不治其本，病氣不服，故相繫不去。重複吐之，是誅伐無過，傷其中氣矣，胃家乃虛而煩。吐傷上焦之陽而陰火乘之，故咽燥，飲水，因而脾胃氣衰，邪留血分，故小便不利，水穀不化。」

胃氣不強，水氣乘肺，面目手足浮腫。又以葶藶下水，雖非治本之劑，然標病既盛，先治其標，故亦能小差。小差者，腫退也。食飲不節而復腫，又加胸脅痛如奔豚，則腎邪大肆，且水氣揚溢，咳且喘逆矣。然咳非病之本也，病本在腎，故曰：『當先攻其衝氣令止。』如痰飲門苓桂味甘湯是也。咳止，喘雖不治而自愈矣，此乃病根甚深不能驟除，故須先去暴病，則原病可治，故曰：『先治新病，水當在後。』要知衝氣、咳、喘等，皆新病也。然關元結寒，則又為水病之本矣。」

《醫宗必讀》：「武林錢賞之酒色無度，秋初腹脹，冬抄遍體腫急，臍突背平，在法不治。用金匱腎氣丸料，大劑煎服，兼進理中湯，五日無效，勉用人參一兩，生附子三錢，牛膝，茯苓各五錢，三日之間，小便解下約有四十餘碗，腹有皺紋，約服人參四斤，附子一斤，薑、桂各一斤餘，半載而瘥。此水腫之虛者。」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者，屬少陰，為石水。沉遲者，屬少陰，為正水。浮而惡風者，為風水，屬太陽。浮而不惡風者，為皮水，屬太陽。虛腫者，屬氣分，發其汗即已。脈沉者，麻黃附子甘草湯主之。脈浮者，麻黃加朮湯主之。

少陰，腎也，為水臟。太陽，膀胱也，為水腑。二者皆居下焦，相為表裡。因命火衰微，氣化不行，致下流壅塞而水邪氾濫，乘人表裡上下，正氣之虛，襲於內外皮腠之間，停蓄不散，而為石水、正水、風水、皮水四者之病。此外，又有無水而虛腫者，乃屬氣分之病，與水病相似而不同，所謂風氣相搏，氣強則為水也。當發其汗，使停蓄之氣由皮毛而外散，則腫自已。若脈沉者，知少陰之正氣虛，宜麻黃附子甘草湯主之，而石水、正水亦可服也。若脈浮者，知太陽之邪氣盛，宜麻黃加朮湯主之，而風水、皮水亦可服也。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見少陰病。

程雲來曰：「腎主水，少陰能聚水而生病，故脈沉小，屬少陰。而水之性本寒，非附子，不足以逐其寒，非麻黃，不足以散其水，佐甘草以益脾，令土能勝水也。」

徐忠可曰：「仲景於風水、皮水、裡水兼出方，獨所云石水不出方。此揭言水之為病，脈沉小者屬少陰，後即承之曰：『脈沉者，宜麻黃附子甘草湯。』然則此方或即所謂石水之主方耶。」

徐靈胎曰：「發汗為治水要訣，此乃發腎水之汗也。」

麻黃加朮湯方見濕病。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金匱》曰：「此承上條風水，詳申其證，以明其治也。」

程雲來曰：「風勝則脈浮，水勝則身腫。風水搏於皮膚之間，開其玄府，是以汗出而惡風也。《上經》曰：『惡風則虛。』此為風水，與黃耆、甘草以固表，防己以療風水腫，白朮以逐皮間風水結腫，為治風水表虛之劑。」

徐忠可曰：「首節論風水有骨節疼痛，此處出方，反無骨節疼而有身重、汗出，何也？前為風字辨，與他水不同，故言骨節痛，謂正水、皮水、石水皆不能骨節疼也。然骨節疼痛，實非水之證也，故前推廣風水，一曰風氣舊係，身體洪腫，一曰面目腫大有熱，一曰目窠微腫，頸脈動咳，按手足上陷而不起，一曰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不渴，汗出。總不若身重為確，而合之脈浮，汗出，惡風，其為風水無疑。前所推廣之證，或兼，或不兼，正聽人自消息耳。」

尤在涇曰：「此條義詳濕病篇。雖有風水、風濕之異，然而水與濕非二也。」

防己黃耆湯方見濕病。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者，越婢湯主之。

徐忠可曰：「前證身重則濕多，此獨一身悉腫，則風多氣強矣。風為陽邪，脈浮為熱，又汗非驟出，續自汗出，若有氣蒸之者。然又外無大熱，則外表少而內熱多，故以越婢湯主之。麻黃發其陽，石膏清其熱，甘草和其中，薑棗以通榮衛而宣陽氣也。此方劑獨重，蓋比前風多氣多，則熱多，且屬急風，故欲一劑劑之。」

尤在涇曰：「脈浮不渴句，或作脈浮而渴。渴者，熱之內熾，汗為熱逼，與表虛出汗不同。故得以石膏清熱，麻黃散腫，而無事兼固其表邪。」

魏念庭曰：「此在表，則風寒雜合，而在裡，則濕熱雜合之證也。主之以越婢湯方，方中無治水之藥者，散邪清熱，補中益胃，無非治水也。外感寒，內傷水之風水證，亦此法治之。」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五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證治大還》：「越婢湯，治脈浮在表，及腰以上腫，宜此發汗，兼治勇而勞甚，腎汗出，汗出遇風，內不得入臟腑，外不得越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裡，俱為附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其證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風水證，少氣，

時熱，從肩背上至頭汗出，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腫難行，正臥則咳，煩而不能食。」

皮水，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金鑿》曰：「此承皮水，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

沈明宗曰：「此邪在皮膚而腫也。風入於衛，陽氣虛滯，則四肢腫。經謂結陽者腫四肢，即皮水也。皮毛受風，氣虛而腫，所謂水氣在皮膚中，邪正相搏，風虛內鼓，故四肢聶聶而動，是因表虛也。蓋三焦之氣，同入膀胱，而行決瀆，今水不行，則當使小便利而病得除。故防己、茯苓除濕而利水，以黃耆補衛而實表，表實則邪不能客，甘草安土而制水邪，桂枝以和榮衛，又行陽化氣而實四末，俾風以外出，水從內泄矣。」

防己茯苓湯方

防己三兩、黃耆三兩、桂枝三兩、茯苓六兩、甘草二兩（炙）。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程雲來曰：「《本草》云：『通可以去滯。』防己之屬是也。以防己能利九竅、血脈、關節，故以為君，桂枝能通血脈、發汗，故以為臣，肺合皮毛，皮有水則氣耗於外，故用黃耆、甘草益氣以為佐，茯苓淡滲以為使。」

《漢藥神效方》：「一男子頭並兩手振掉不已，得此已二、三年，腹中和，飲食如故。是即仲師所謂四肢聶聶之類，投以防己茯苓湯而愈。」

王晉三曰：「余治太陽腰髀痛，備用此方，如鼓之應桴。」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此節依《金匱要略》補）

趙以德曰：「厥者，逆也。由少陰經腎氣逆上入肺，肺與皮毛合，故逆氣溢出經絡，經絡之血泣與腎氣合化而為水。充滿於皮膚，故曰皮水。用蒲黃消經絡之滯，利小便為君。滑石開竅、通水道以佐之。小便利則下行，逆氣降，與首章皮水二條有氣血虛實之不同，只此可見仲景隨機應用之治矣。」

程雲來曰：「皮水在皮膚中，厥則水氣浸淫於裡，故用蒲灰散，以利小便。」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滑石三分。

上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樓氏綱目》：「蒲灰即蒲黃粉。」

按：皮水主之以蒲灰散者，即所謂腰以下腫，當利小便之法也。厥謂水邪上逆而蔽其陽，故用以決其下流之壅塞，則滔天之禍可免也。

《濟陽綱目》蒲黃湯：「《內經》曰：『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苑於上，使人仆厥。』宜此方主之。蒲黃一兩炒黃色，左用清酒十爵沃之，溫服愈。」

裡水，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甘草麻黃湯主之。越婢加朮湯亦主之。

趙以德曰：「《內經》：『三陰結謂之水。』三陰，乃脾、肺。少陰，腎也。蓋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十二經皆受氣焉。脾為之行津液者，臟腑、經絡必因脾乃得稟水穀氣。今脾之陰不與胃之陽和，則陰氣結伏，津液凝聚不行而關門閉矣。關閉則小便不利，不利則水積，積則溢面目一身。水從脾氣所結，不與胃和，遂從土色發黃腫。結自三陰，故曰裡水，其脈沉也。」

魏念庭曰：「裡水者，即正水也。腹裡有水，一身面色盡黃，皮腫。診之脈沉，水積於中而形著於外矣，其人小便應不利，蓋利則不致病水。今既裡有水而漫無出路，所以為水病，用甘草麻黃湯益中氣、散風濕也。為水氣在內，無熱可挾，而風寒之亦鬱於表者出治也。夫正水原無發汗之治，所以用越婢加朮湯者，以正水而脈沉，為正水正病，一身面目黃腫，為正水而兼風水之兼病也。」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麻黃四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令汗出，不汗再服。

尤在涇曰：「甘草麻黃亦內助土氣，外行水氣之法也。麻黃能上宣肺氣，下伐腎邪，外發皮毛之汗，內祛臟腑之濕，故仲景於水飲病用之為主藥。」

《肘後方》：「治卒乏氣，氣不復報，肩息方。（即本方）」

《千金方》：「有人患氣虛損，久不瘥，遂成水腫，如此者眾。諸皮中浮，水攻面目、身體，以腰以上腫，皆以此湯，發汗悉愈方。（即本方）」

《千金翼方》：「麻黃湯，主風濕水疾，身體、面、目腫，不仁而重方。（即本方）」

《醫壘元戎》：「寒客皮膚，令人膚脹，麻黃甘草湯主之。」

越婢加朮湯方

即越婢湯加白朮四兩，煎服法同。

按：仲景用越婢加半夏湯治肺脹，則知此方為治正水之主方也。加半夏者，以水飲聚於胃，關於肺，降胃逆，所以治本也。加白朮者，水氣鬱於脾、瀆於肺，除脾濕，亦以治本也。

《巢氏病源》婦人腳氣候：「若風盛行，宜作越婢湯加朮四兩。」

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若重汗出而發熱，口渴，狀如風水，汗黏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從何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耆芍藥桂枝湯。」

《金鑿》曰：「此承黃汗，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黃汗屬濕，故身體腫。屬風，故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謂面目浮腫也。汗黏衣，色正黃，如柏汁，謂汗出黏黃也。脈自沉者，謂從水得之也。究其得之之由，以汗出入冷水中浴，則悽憐之寒內入，遏鬱汗液於肌腠，以上蒸化而出，故色黃也。宜黃耆、桂枝解肌邪，以固衛氣，芍藥、苦酒止汗液，以攝榮氣，榮衛調和，其病已矣。」

尤在涇曰：「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沉，風水惡風，黃汗不惡風為異。其汗黏衣，色正黃，如柏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為水氣內遏熱氣，熱被水遏，水與熱得，交蒸互鬱，汗液則黃。前條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又云：『身腫而冷，狀如周痺。』此云：『黃汗之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後之不侔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受其未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鬱久而熱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魏念庭曰：「黃汗者，汗出之色黃而身不黃，與發黃之證不同也。」

黃耆芍藥桂枝湯方

黃耆五兩、芍藥三兩、桂枝三兩。

上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苦酒阻，故也，從美酒醢易之。

魏念庭曰：「黃汗之證，專在血分，故汗出之色黃而身不黃，與發黃之證不同也，

更與風水、皮水、風寒外感之氣分大不同也。仲景主之以耆芍桂酒湯，用黃耆補氣固表，芍藥、苦酒治在血分，引桂枝入榮驅其水濕之邪。一方而專血分，兼表裡，其義備矣。服後心煩，仍服勿疑，以苦酒濕熱，未免與濕邪相阻，然非此無以入血分而驅邪，所謂從治之法也。至六、七日，濕邪漸除，苦酒之濕無所阻而心煩自止矣，此又用方之神理也。古人稱醋曰苦酒，美酒醢，即人家制社醋是也。」

《藥徵》：「美酒醢者，蓋以美酒所造之醋矣。」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暮盜汗，此榮氣熱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身必甲錯。若發熱不止者，久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身必暈，暈即胸痛。又從腰以上汗出，以下無汗，腰髓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則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尤在涇曰：「兩脛自冷者，陽被鬱而不通也。黃汗本發熱，此云假令發熱，便為歷節者，謂脛熱非謂身熱也。蓋歷節、黃汗病形相似，而歷節一身盡熱，黃汗則身熱而脛冷也。食已，汗出，又身嘗暮臥盜汗出者，榮中之熱因氣之動而外浮，或乘陽之間而潛出也。然黃汗鬱證也，汗出則有外達之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是熱與汗俱出於外，久而肌膚甲錯，或生惡瘡，所謂自內之外而盛於外也。若汗出已，身重輒輕者，是濕與汗俱出也。然濕雖出而陽亦傷，久必身暈而胸中痛。若從腰以上汗出，下無汗者，是陽上通而不下通也，故腰髓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其病之劇而未經得汗者，則窒於胸中而不能食，壅於肉理而身體重，鬱於心而煩燥，閉於下而小便通利也。此其進退微甚之機不同如此，而要皆水氣傷心之所致，故曰此為黃汗。桂枝黃耆亦行陽散邪之法，而尤頓飲熱稀粥取汗，以發交鬱之邪也。」

桂枝加黃耆湯方見陽明病。

陳靈石曰：「黃本於鬱熱，得汗不能透徹，則鬱熱不能外達。桂枝湯雖調和榮衛，啜粥可令作汗，然恐其力量不及，故又加黃耆以助之。黃耆善走皮膚，故前方得苦酒之酸而能收，此方得薑、桂之辛而能發也。前方止汗是治黃汗之正病法，此方令微汗，是治黃汗之變證法。」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為腎，弱即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黃汗出，故曰歷節。

程雲來曰：「《聖濟總錄》曰：『歷節風者，由血氣衰弱為風寒所侵，血氣凝澀不

得流通，關節諸筋無以滋養，真邪和搏，所歷之節悉皆疼痛，或晝靜夜發，痛徹骨髓，謂之歷節風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十二筋皆結於骨節之間，筋骨為肝腎所主，今肝腎並虛則脈沉弱，風邪乘虛，淫於骨節之間，致腠理疏而汗易出，汗者，心之液，汗出而入水浴，則水氣傷心，又從流於關節交會之處，風與濕相搏，故令歷節黃汗而疼痛也。」

尤在涇曰：「此為肝腎先虛而心陽復鬱，為歷節、黃汗之本也。心氣化液為汗，汗出入水中，水寒之氣從汗孔侵入心臟，外水內火，鬱為濕熱，汗液則黃，侵淫筋骨，歷節乃痛。歷節者，遇節皆痛也。蓋非肝腎先虛，則雖得水氣，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濕內侵，則肝腎雖虛未必便成歷節，仲景欲舉其標而先究其本，以為歷節多從虛得之也。前云黃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合觀二條，知歷節、黃汗為同源異流之病。其淤鬱上焦者，則為黃汗，其並傷筋骨者，則為歷節也。」

《千金方》：「歷節風著人，久不治者，令人骨節蹉跌，變成癩病，不可不知。此是風之毒害者也。」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榮氣不通，衛氣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兩脛熱，便為歷節。

魏念庭曰：「歷節風病固為筋骨間之邪矣。然其病又有得之嗜味，病從口入於先，然後風從之也。飲食大欲，過嗜則傷，五味皆然。而就筋骨言之，則味酸傷筋也。酸能收陰而斂血，血常斂則筋常弛而無力，故緩，名之曰泄。泄者，血亡也。鹹能軟堅而下氣，氣常下，則骨常弱而不強，故痿，名之曰枯。枯者，精敗也。血亡則陰虛而熱生，精敗則陽虛而風入，風與熱相煽，即枯與泄相搏也，名曰斷泄。陽敗風入，則正氣斷，陰亡熱生，則正血泄，就其陰陽、氣血、疏縱、柔弱處形容病情也。再推之於榮衛，血既亡，則榮氣必不通，榮不通則衛必不獨行，榮氣澀滯於脈內，衛氣疏散於脈外，則在表之氣兩微矣！三焦在內，更何所藉以為藩籬，此四屬榮衛之氣斷絕，而股肱手足置若身外之物。若或身體羸瘦，獨足腫大，兼黃汗出，脛發熱，便為歷節也。」

徐忠可曰：「歷節與黃汗最難辨，觀仲景兩言假令發熱，便為歷節，似歷節有熱而黃汗無熱，然仲景敘黃汗，又每曰身熱，則知黃汗亦可有熱，總無不熱之歷節耳！若黃汗由汗出，入水中浴，歷節亦有由汗出入水，而水傷心，故黃汗汗黃，歷節或亦汗黃，則知歷節之汗亦有不黃，總無汗不黃之黃汗耳，若歷節言肢節痛，言疼痛如掣，黃汗不言疼痛，則知肢節痛，歷節所獨也。黃汗重在腫，歷節重在痛。但黃汗之腫及頭面，而歷節獨在足，歷節之痛，遍關冷，而黃汗之痛或單在胸。若黃汗言渴，言四肢頭面腫，

言上焦有寒，其口多涎，言胸中空，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而歷節但有足腫、黃汗，則知以上證皆黃汗所獨也。若是者何也？黃汗、歷節皆是濕鬱成熱，逡巡不已，但歷節之濕即流關節，黃汗之濕邪聚膈間，故黃汗無肢節痛，而歷節無上焦證也。」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為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掣。（按：湘古本列此節於少陰病，宜桂枝湯加當歸主之。）

程雲來曰：「少陰，腎脈也，診在太谿。若脈浮而弱，弱則血虛，虛則邪從之，故令浮弱。風血相搏，則邪正交爭於筋骨之間，則疼痛如掣。」

徐忠可曰：「疼痛如掣，有似抽掣也。」

李珣臣曰：「風在血中，則慄悍勁切，無所不至，為風血相搏。蓋血主榮，養筋骨者也，若風以燥之，則血愈耗而筋骨失其所養，故疼痛如掣。昔人云：『治風先養血，血生風自滅。』此其治也。」

肥盛之人，脈澀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也。

黃坤載曰：「肥盛之人榮衛本盛旺，忽然脈澀小，短氣，自汗，歷節疼痛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感襲皮毛所致。風性疏泄，故自汗出，風泄而衛閉，故脈澀小，經脈閉塞，肺氣不得下達，故氣道短促。《素問》飲酒中風邪則為漏風，以酒行經絡，血蒸汗出，蓋以風邪疏泄，自汗常流是為漏風。汗孔不合，水濕易入，此歷節傷痛之根也。」

尤在涇曰：「緣酒客濕本內積，而汗出當風則濕復外鬱，內外相召，流入關節，故歷節痛不可屈伸也。合三條觀之，汗出入水者，熱為濕鬱也。風血相搏者，血為風動也。飲酒，汗出當風者，風濕相合也。歷節病因有是三者不同，其為從虛所得則一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羸瘦，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者，桂枝芍藥知母甘草湯主之。

尤在涇曰：「諸肢節疼痛，即歷節也。身體羸瘦，腳腫如脫，形氣不足而濕熱下甚也。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濕熱且從下而上衝矣，與腳氣衝心之候頗同。桂枝、麻黃、防風散濕於表，芍藥，知母、甘草除熱於中，白朮、附子驅濕於下，而用生薑最多，以止嘔降逆。為濕熱外傷肢節，而復上衝心胃之治法也。」

《金匱輯義》：「歷節即痺論所謂行痺、痛痺之類，後世呼為痛風。」

桂枝芍藥知母甘草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知母二兩、甘草二兩。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四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本方只四味，《金匱要略》此方共九味，前人歷用有效，謹附列後。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麻黃二兩、生薑五兩、白朮五兩、知母四兩、附子二枚炮、防風四兩。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金匱要略》作「以水七升」，今依《千金方》、《外臺秘要》改正。）

徐忠可曰：「桂枝行陽，知、芍養陰，方中藥品頗多，獨摯此三味以名方者，以此證陰陽俱痺也。」又云：「欲制其寒，則上之鬱熱已甚，欲治其熱，則下之肝腎已痺，故桂、芍、知、附寒熱辛苦並用而各當也。」

病歷節疼痛，不可屈伸，脈沉弱者，烏頭麻黃黃耆芍藥甘草湯主之。

沈明宗曰：「此寒濕歷節之方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此風少寒濕居多，痺於筋脈、關節、肌肉之間，以故疼痛不可屈伸，即寒氣勝者為痛痺是也。所以麻黃通陽出汗散邪而開閉著，烏頭驅寒而燥風濕，芍藥收陰之正，以蜜潤燥，兼制烏頭之毒，黃耆、甘草固表培中，使痺著開而病自愈。謂治腳氣疼痛，亦風寒濕邪所致也。」

烏頭麻黃黃耆芍藥甘草湯方

烏頭五枚切、麻黃三兩、黃耆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三兩。

上五味，先以蜜二升煮烏頭，取一升，去滓，別以水三升煮四味，取一升，去滓，內蜜，再煮一、二沸，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尤在涇曰：「此治寒濕歷節之正法也。寒濕之邪，非麻黃、烏頭不能去，而病在筋節，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故以黃耆之補，白芍之收，甘草之緩，牽制二物，俾得深入而去留邪，如衛灌監鍾、鄧入蜀，使其成功而不及於亂，乃制方之要妙也。」

徐靈胎曰：「其煎法精妙可師。風寒入節，非此不能通達陽氣。」

病歷節疼痛，兩足腫大，小便不利，脈沉緊者，甘草麻黃湯主之。脈沉而細數者，越婢加朮湯主之。

按：此節之歷節證兩足腫大，與前裡水面目黃腫，其腫雖有上下之殊，而治法相同者，以皆脈沉而小便不利也。論云：「脈得諸沉，當責有水。」沉緊者，濕寒之邪，宜甘草麻黃湯。沉而細數者，濕熱之邪，宜越婢加朮湯。

《千金方》：「越婢湯治風痺腳弱方，於本方中加白朮四兩，大附子一枚。」

病如傷寒證，先發熱，惡寒，肢疼痛，獨足腫大者，此非歷節，名曰腳氣，於寒濕中求之。若脛不腫而重弱者，濕熱也，當責其虛，或痺，或痛，或攣急，或緩縱，以意消息調之。（依涪古本補）

孫思遂曰：「夫人有五臟，心肺二臟經絡所起在手十指，肝腎與脾三臟經絡所起在足十趾。夫風毒之氣皆起於地，地之寒暑、風濕皆作蒸氣。足常履之，所以風毒之中人也，必先中腳，久而不瘥、遍及四肢、腹背、頭項也。微時不覺，痼滯乃知，經云次傳、間傳是也。夫腳氣之病，先起嶺南，稍來江東，得之無漸，或微覺痛痺，或兩脛腫滿，或行起澀弱，或上入腹不仁，或時冷熱，小便秘澀，喘息，氣衝喉，氣急欲死，食嘔不下，氣上逆者，皆其候也。」

病腳氣，疼痛，不可屈伸者，烏頭湯主之。服湯已，其氣衝心者，復與礬石湯浸之。（此節依涪古本及《金匱要略》。烏頭湯即烏頭麻黃黃耆芍藥甘草湯。）

陳修園曰：「腳氣疼痛不可屈伸，以烏頭湯主之。至於衝心，是腎水挾腳氣以凌心，而礬能卻水兼能護心，所以為妙。」

魏念庭曰：「藥性礬石善收濕，能解毒，澄清降濁。」

礬石湯方

礬石二兩。

上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腳良。

前云腳腫如脫，又云獨足腫大，俱可以此湯浸腳從外治之。煎用漿水者，俾內濕得消而外水不入也。

病腳氣上衝，少腹不仁者，八味腎氣丸主之。若上氣、喘急者，危，加嘔吐者，死。（此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崔氏八味丸，即腎氣丸。方見虛勞。）

尤在涇曰：「腎之脈起於足而入於腹，腎氣不治，濕寒之氣隨經上入，聚於少腹為之不仁，是非驅濕散寒之所可治者，須以腎氣丸補腎中之氣，以為生陽化濕之用也。」

徐靈胎曰：「此方治腳氣，乃驅邪水，以益正水之方也。」又曰：「此方專治小便，去水而陰不傷，扶陽而火不升。」

徐忠可曰：「歷節病源與腳氣相通，故前治歷節烏頭方兼治腳氣，此方主治腳氣，可與歷節相參。謂歷節之因，概多足腫脛冷，是病在下焦，下焦屬陰，陰虛而邪乘之，正未可知，但腳氣上入，少腹不仁，以八味丸爲主，蓋腳氣不必兼風，行陽去濕，治正相類。」

師曰：「寸口脈遲而澀，遲則爲寒，澀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胃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寒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趙以德曰：「人之血氣、榮衛皆主於穀，穀入於胃，化爲精微，脾與胃以膜相連，主四肢，脾輸穀氣於三陰，胃輸穀氣於三陽，六經皆起於手足，故內外悉借穀氣溫養之也。寸口以候榮衛，趺陽以候脾胃，脾胃之脈虛寒，則手足不得稟水穀氣，故逆冷也。手足逆冷，則榮衛之運行於陰陽六經者皆不利。榮衛不利，則逆冷之氣入積於中而不瀉。不瀉，則內之溫氣去，寒獨留。寒獨留，則宗氣不行而腹滿。脾之募在季脅章門，寒氣入於募，正當少陽經脈所過，且少陽爲樞，主十二宮行氣之使，少陽之府，三焦也，既不得行升發之氣於三焦以化榮衛，必引留募之寒相逐於三焦之下俞。下俞，屬膀胱也。當其時衛微榮衰，衛氣不得行其陽於表，即身冷，榮氣不得行其陰於裡，即骨痛。陽雖暫得前通，身冷不能即溫，斯惡寒也。陰既前通，痛應少愈，然榮氣未與衛之陽合，孤陰獨至，故痺而不仁。必從膻中氣海之宗氣通轉，然後陰陽和，榮衛布，邪氣乃從下焦而散也。下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前後二竅皆屬之。前竅屬陽，後竅屬陰，陽道實則前竅固，邪從後竅失氣而出，陽道虛則從竅遺尿而去矣，爲大氣一轉而邪散，故曰氣分。」

《金鑿》曰：「此氣血俱虛，寒氣內客之氣脹，故曰氣分。」

尤在涇曰：「氣分者，謂寒氣乘陽之虛而病於氣也。」

陳修園曰：「水與氣，雖分有形、無形，而其源則非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病則相因也。腹脹而四肢不腫，名曰單鼓脹。《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景於此節雖未明言脹病單鼓，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

兩出其方，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倪，令人尋繹其旨於言外。」

徐靈胎曰：「氣分非水病，但此病無所附，因血分而類及之也。」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桂枝麻黃生薑大棗細辛附子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言氣分病而大氣不轉，心下堅，大如盤者。蓋心下屬胃口之上，宜責上焦，然腎為胃關，假使腎家之龍火無虧，則客邪焉能凝結胃上，而堅且大耶！邊如旋杯，乃形容堅結而氣不得通，狀如此也。惟真火不足，君火又虧，故上不能降，下不能升，所以藥既用桂、甘、薑、棗以和其上，而復用麻黃、附子、細辛少陰的劑以治其下，庶上下交通而病愈。所謂大氣一轉，其氣乃散也。」

尤在涇曰：「氣分，即寒氣乘陽之虛而結於氣者。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其勢亦已甚矣。然不直攻其氣，而以辛、甘、溫藥，行陽以化氣，視後人之襲用枳、朴、香、砂者，工拙懸殊矣。」

桂枝甘草麻黃生薑大棗細辛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甘草二兩（炙）、麻黃二兩、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細辛三兩、附子一枚（炮）。

上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汗出即愈。

鄒潤庵曰：「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所治之氣分，在內者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其在外者曰：『手足逆冷，腹滿，腸鳴，身冷，骨痛。』其脈在寸口曰遲澀，在趺陽微遲，則其寒為與胸腹之津液相搏矣。是病也，上則心陽不抒，下則腎陽難達。是故桂枝湯，暢心陽之劑也，麻黃附子細辛湯，鼓腎陽之劑也，二方諸味分數無異，惟細辛則多用一兩。夫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則此湯其治在下可知矣！且腎主分佈五液於五臟，寒邪之依津液者，雖在上、在下不同，然其本莫不根於腎，細辛本入腎，能提散依附津液之邪，安得不重之耶！」

《總病論》：「夫邪逆陰陽之氣，非汗不能全其天真。《素問》云：『辛甘發散為陽。』謂桂枝、甘草、細辛、薑、棗、附子之類能復陽氣也。」

水飲，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枳實白朮湯主之。

趙以德曰：「心下，胃上脘也。胃氣弱則所飲之水入而不消，痞結而堅。必強其胃，乃可消痞。白朮健脾強胃，枳實善消心下痞，逐停水，散滯血。」

尤在涇曰：「證與上同，曰水飲者，所以別於氣分也。氣無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也。」

枳實白朮湯方

枳實七枚、白朮二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張璐玉曰：「枳、朮二味，開其痰結，健其脾胃，而陽分之邪解之自易易耳。人但知枳實太過而用白朮和之，不知痰飲所積，皆由脾不健運之故，苟非白朮豁痰利水，則徒用枳實無益耳。」

《全生指迷方》：「若心下盤旋，欲吐不吐，由飲癖停留不散，枳朮湯主之。」

小便不利，其人有水氣，若渴者，栝蒌瞿麥薯蕷丸主之。

《金鑿》曰：「小便不利，水畜於膀胱也。其人苦渴，水不化氣、生津液也。」

尤在涇曰：「此下焦陽弱氣冷，而水氣不行之證，故以附子益陽氣，茯苓、瞿麥行水氣。觀方後云：『腹中溫為知。』可以推矣。其人苦渴，則是水氣偏結於下，而燥火獨聚於上。夫上浮之焰，非滋不熄，下積之寒，非暖不消，而寒潤辛溫，並行不悖，此方為良法也。」

栝蒌瞿麥薯蕷丸方

栝蒌根二兩、瞿麥一兩、薯蕷三兩、附子一枚（炮）、茯苓三兩。

上五味，末之，煉蜜為丸，如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可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

程雲來曰：「薯蕷、栝蒌，潤劑也，用以止渴生津。茯苓、瞿麥，利劑也，用以滲泄水氣。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佐附子之純陽，則水氣宣行而小便自利，亦腎氣丸之變制也。」

沈明宗曰：「本經腫論，腰以下腫者，當利其小便，而不見其方，觀此方後云：『小便利、腹中溫為知。』似乎在水腫、腹冷、小便不利之方。」

小便不利，其人有水氣，在血分者，滑石亂髮白魚散主之，茯苓白朮戎鹽湯亦主之。

趙以德曰：「小便不利，為膀胱氣不化也。氣不化，由陰陽不和。陰陽有上下，下

焦之陰陽，肝爲陽，腎爲陰，腎亦有陰陽，左爲陽，右爲陰，膀胱亦有陰陽，氣爲陽，血爲陰。一有不和，氣即不化。自三分觀之，悉爲膀胱血病澀滯，致氣不化而小便不利也。滑石亂髮白魚者，滑石，《本草》謂其利小便，消淤血，髮乃血之餘，能消淤血、通關便，《本草》治婦人小便不利，又治婦人無故溺血，白魚去水氣，理血脈，可見皆血劑也。茯苓戎鹽者，即北海鹽，膀胱乃水之海，以氣相從，故鹹味潤下，佐茯苓利小便，然鹽亦走血，白朮亦利腰臍間血，故亦治血也。」

滑石亂髮白魚散方

滑石、亂髮（燒）、白魚各等分。

上三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金匱輯義》：「《爾雅》：『蟬，白魚。』《本經》：『衣魚，一名白魚，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南齊書》：『明帝寢疾甚久，數臺省府署文，薄求白魚以爲治。』是也。」

《金鑿》曰：「滑石、白魚利水藥也，然必是水鬱於血分，故主是方也。」

《張氏醫通》：「滑石白魚散，治消渴，小便不利，小腹脹痛有淤血。（即本方）」

按：此方及下方，蓋仲景爲前水分、血分之治出其方也。

茯苓白朮戎鹽湯方

茯苓半斤、白朮二兩、戎鹽彈丸大二枚。

上三味，先以水一斗，煮二味，取三升，去滓，內戎鹽，更上微大一、二沸化之，分溫三服。

《金鑿》曰：「茯苓淡滲，白朮燥濕，戎鹽潤下，必是水濕鬱於下也。鹽爲渴者之大戒，觀用戎鹽，則不渴可知也。」

《張氏醫通》：「茯苓戎鹽湯，治胞中精枯血滯，小便不利（即本方）」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五

〈辨淤血下血瘡癰病脈證並治〉

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淤血。

趙以德曰：「是證淤血，何邪致之耶？《內經》有『墮恐，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又謂：『大怒則血菀於上。』是知內外諸邪，凡有所搏積而不行者，即為淤血也。唇者，脾之外候。舌者，心之苗。脾脈散舌下，胃脈環口旁，心主血，脾養血，積則津液不布，是以唇痿、舌青也。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熱不在內，故但欲漱以潤其燥耳。脈大為熱，遲為寒，今無寒熱之病而微大者，乃氣並於上，故胸滿也。遲者，血積膈下也，積在陰經之隧道，不似氣積於陽之肓膜，然陽道顯，陰道隱，氣在肓膜者，則壅脹顯於外，血積隧道，閉塞而已，故腹不滿。因閉塞，自覺其滿，所以知淤血使然也。」

魏念庭曰：「唇痿者，色白而不澤也。」

《藥徵》：「按診血證，其法有三焉：一曰少腹硬滿而小便利者，此為有血，而不利者，為無血也。二曰病人不腹滿而言腹滿也。三曰病人喜忘，尿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此為有血也。仲景診血證之法，不外於茲矣。」

病人如有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淤血也，當下之，宜下淤血湯。

趙以德曰：「血，陰也，配於陽，神得之以安，氣得之以和，咽得之以潤，經脈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可須臾離也。今因血積，神無以養則煩，氣無以和則滿，口無以潤則燥，脾胃無以澤則渴，是皆陽生所配，榮衛不行，津液不化，而為是病也。非陽之自強而生熱者，故曰如熱狀。」

尤在涇曰：「如有熱狀，即下所謂煩，滿，口乾燥而渴也。脈無熱，不數大也，有熱證而無熱脈，知為血淤不流，不能充澤所致，故曰此為陰伏。陰伏者，陰邪結而伏於內也，故曰當下。」

徐忠可曰：「仲景論婦人有淤血。以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則此所謂唇痿，口燥，即口乾燥，足證淤血無疑矣。然前一證言漱水不欲咽，後一證又言渴，可知淤血證不甚，則但漱水，甚則亦有渴者，蓋淤久而熱鬱也。」

下淤血湯方

大黃三兩、桃仁二十枚、蟪蟲二十枚（去足）。

上三味，末之，煉蜜和丸，以酒一升，水一升，煮取八合，頓服之，血下如豚肝愈。

尤在涇曰：「大黃、桃仁、蟪蟲下血之力頗猛，用蜜丸者，緩其性，不使驟發，恐傷上二焦也。酒煎，頓服者，補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疾惟恐不盡也。」

《醫林改錯》：「下淤血湯，治血臟，腹大，腹皮上有青筋是。」

膈間停留淤血，若吐血色黑者，桔梗湯主之。

膈間停留淤血，即首節所謂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之證也。李時珍云：「仲景治肺癰睡膿用桔梗、甘草，取其苦辛清肺，甘溫瀉火，又能排膿血，補內漏。」故此用之，以治胸膈淤血，及吐血色黑之病也。

桔梗湯方見少陰病。

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黃土湯亦主之。

程雲來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血者，內溉臟腑，外行肌膚，周流一身，如源泉之混混。得熱，則迫血妄行而作吐衄，即後瀉心湯之證是也。得寒，則不與氣俱行，滲於胃中而作吐，故有隨滲隨出而令不止。《內經》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民病嘔血。』則寒亦令吐血也。柏葉湯者，皆辛溫之劑，《神農經》曰：『柏葉主吐血，乾薑止唾血，艾葉止吐血。』馬通者，白馬屎也，凡屎必達洞腸乃出，故曰通，亦微溫，止吐血。四味皆辛溫行陽之品，使血歸經，遵行隧道而血自止。黃土湯者，灶中黃土得火氣則性溫，用以止血爲君，附子辛熱，主血瘕爲臣，地黃、阿膠益陰血爲佐，黃芩之苦以堅之，甘草、白朮之甘以緩之爲使。」

陳修園曰：「吐血無止法，強止之，則停淤而變證百出，惟導其舊經，是第一法。」

合信氏曰：「吐血之原由於胃，其血棕黑而臭穢，多至一斤或半斤者。蓋胃中回管多過脈管，迴管之血色紫，泄出在胃，胃之酸汁能令血色變黑，故也。」

柏葉湯方

柏葉三兩、乾薑三兩、艾葉三把。

上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陳修園曰：「馬糞用水化開，以布濾，澄清，爲馬通水。如無，以童便代之。」

魏念庭曰：「柏葉性輕質清，氣香味甘，治上部滯膩之聖藥也。血凝於胸肺，方吐，開斯行行，斯下注，不上越矣。佐以薑、艾之辛溫，恐遇寒而又凝也。合以馬通汁，破宿血，養新血，止吐衄，有專功也。」

《千金方》：「治吐血內崩、面色如土方。（即本方）」

黃土湯方

灶中黃土半斤、甘草三兩、地黃三兩、白朮三兩、附子三兩（炮）、阿膠三兩、黃芩三兩。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令烊，分溫三服。

尤在涇曰：「黃土溫燥入脾，合白朮、附子，以復健行之氣。阿膠、生地黃、甘草，以益脫竭之血。而又慮辛溫之品轉為血病之後，故又以黃芩之苦寒，防其太過，所謂有制之師也。」

《張氏醫通》：「黃土湯，治陰絡受傷，血從內溢，先血後便及吐血、衄血色淤晦者，並主產後下痢。（即本方）」

心氣不足，吐血，若衄血者，瀉心湯主之。

尤在涇曰：「心氣不足者，心中之陰氣不足也。陰不足則陽獨盛，血為熱迫而妄行不止矣。大黃、黃連瀉其心之熱，而血自寧。」

徐忠可曰：「吐血有因病久，上熱煩咳而致者，有因極飲過度者。若因心虛，虛則熱收於內，而火盛燄陰，湧血上逆，出於清道為衄，出於濁道為吐，則主心氣不足論治。故以黃連清其熱，大黃下其淤。而曰瀉心湯，謂病既浸心，恐因循則釀禍也。」

程雲來曰：「心主血，心氣不足而邪熱乘之，則迫血妄行，故有吐衄之患。夫炎上作苦，故《內經》曰：『苦先入心。』大黃、黃連之苦，以泄心之邪熱。蓋古人之法，陰虛則瀉其陽，陽虛則瀉其陰。今心氣不足，是榮衛之氣有餘也，故大瀉其氣以平之。《難經》十四難曰：『損其心者，調其榮衛。』《內經》曰：『調其氣，使其平也。』今心氣不足，乃瀉其有餘者，則臟氣和平，諸疾不作矣。」

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

陳修園曰：「此爲吐衄之神方也。妙在以黃連之苦寒，瀉心之邪熱，即所以補心之不足，尤妙在大黃之通，止其血而不使稍停餘淤，致血愈後釀成咳嗽、虛勞之根，且釜下抽薪，而釜中之水自無沸騰之患。」

下血，先便而後血者，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程雲來曰：「先便後血，以當便之時，血亦隨便而下行。《內經》曰：『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以陰氣內結，不得外行，血無所稟，滲入腸間，故上經曰：『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夫腸有夾層，其中脂膜聯絡，當其和平，則行氣血，及其節養失宜，則血以夾層滲入腸中，非從腸外而滲入腸中，滲而即下，則色鮮，滲而留結，則色黯。《內經》曰：『陰脈不和，則血留之。』用黃土、附子之氣厚者，血得溫，即循經而行也。結陰之屬，宜於溫補者如此。」

尤在涇曰：「下血，先便後血者，由脾虛氣寒，失其統御之權，而血爲之不守也。脾去肛門遠，故曰遠血。」

《金鑿》曰：「遠血，即古之所謂結陰，今之所謂便血也。」

下血，先血而後便者，此近血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程雲來曰：「先血後便，此《內經》所謂『飲食不節，起居不時，則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爲腸澼下血』之屬。故用當歸以和血脈，赤豆以清臟毒。」

尤在涇曰：「下血，先血後便者，由大腸傷於濕熱，而血滲於下也。大腸與肛門近，故曰近血。赤小豆能行水濕，解熱毒，當歸引血歸經，且舉血中陷下之氣也。」

《金鑿》曰：「近血，即古之所謂腸澼爲痔下血，今之所謂臟毒、腸風下血也。」

赤豆當歸散方見狐惑病。

師曰：「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沉弦者，必衄血。脈浮而弱，按之則絕者，必下血。煩咳者，必吐血。」

趙以德曰：「面色者，血之華也，血充則華鮮，若有寒熱，則損其血，致面無色也。今無寒熱，則自上下去血而然矣。夫脈浮以候陽，沉以候陰，只見沉弦，浮之絕不見者，是無陽也，無陽知血之上脫。脈止見浮弱，按之絕無者，是無陰也，無陰知血之下脫。煩咳，吐血者，心以血安其神，若火擾亂，則血湧神煩，上動於膈則咳，所湧之血因咳而上越也。然則沉之無浮，浮之無沉，何便見脫血之證乎？以其面無色而脈弦弱也。衄血，陽固脫矣，然陰亦損，所以浮之亦弱。經曰：『弱者血虛。』脈者，血之府，宜其

脫血之處則無脈，血損之處則脈弦弱也。」

尤在涇曰：「面無色，血脫者，色白不澤也，無寒熱，病非外感也。衄因外感者，其脈必浮大，陽氣重也。衄因內傷者，其脈當沉弦，陰氣厲也。雖與尺脈浮不同，其為陰之不靖，一也。若脈浮弱、按之絕者，血下過多而陰脈不充也。煩咳者，血從上溢而心肺焦燥也。此皆病成而後見之診也。」

從春至夏，衄血者，屬太陽也。從秋至冬，衄血者，屬陽明也。

李珣臣曰：「衄血出於鼻，手太陽經上頤，出鼻，目下為頤，足太陽經從巔，入絡腦，鼻與腦通。手陽明經挾鼻孔，足陽明經起鼻交頰中，四經皆循鼻分，故皆能致衄。太陽行身之表，經云：『太陽為開。』是春生夏長。陽氣在外有開之義，故春夏衄者太陽。陽明行身之裡，經云：『陽明為闔。』是秋斂冬藏，陽氣在內，有藏之義，故秋冬衄者陽明。」

尤在涇曰：「血從陰經並衝、任而出者，則為吐。從陽經並督脈而出者，則為衄。故衄病皆在陽經，但春夏陽氣浮，則屬太陽，秋冬陽氣伏，則屬陽明為異耳。少陽之脈不入鼻頰，故不主衄也。」

按：論云：「太陽病，脈浮緊，不發汗，其人發煩，目瞑，頭痛則衄。」此衄從太陽部分，自督脈循腦膜而下，排泄於鼻之候也。又云：「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此衄從陽明部分，自胃脈循頤、咽而上，排泄於鼻之候也。

尺脈浮，目睛暈黃者，血未止也。黃去，睛慧了者，知衄已止。

尤在涇曰：「尺脈浮，知腎有游火，目睛暈黃，知肝有畜熱。衄病得此，則未欲止。蓋血為陰類，為腎肝之火熱所逼而不守也。若暈黃去，目睛且慧了，知不獨肝熱除，腎熱亦除矣，故其衄今當止。」

徐忠可曰：「慧了者，清爽也。」

夫吐血，咳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

按：此節及下節依《金匱要略》補。

徐忠可曰：「凡吐血先由陽虛，後乃陰虛，至陰虛而火日以盛，有灼陰之火，無生陰之陽。咳則肺氣耗散，逆而上氣，則肝挾相火上乘。脈數有熱則無陰，不得臥則夜臥血不歸肝，而木枯火燃，君火變為燥火，陰陽俱虧，凶證相並，有立盡之勢，故曰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徐忠可曰：「此言吐血不必由於氣不攝血，亦不必由於陰火熾盛。其有酒客而致咳，則肺傷已極，又為咳所擊動，必致吐血，故曰極飲過度所致，則治之者，當以清酒熱為主也。」

問曰：「寸口脈微浮而澀，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出者，云何？」師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此名金瘡。無膿者，王不留行散主之。有膿者，排膿散主之，排膿湯亦主之。」

尤在涇曰：「血與汗皆陰也，陰亡則血流不行而氣亦無輔，故脈浮微而澀。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茲不汗出而身有瘡，則知其被刀斧所傷而亡其血，與汗出不至者，跡雖異而理則同也。金瘡，金刃所傷而成瘡者，經脈斬絕，榮衛沮弛。治之者，必使經脈復行，榮衛相貫而後已。王不留行散則行氣血、和陰陽之良劑也。排膿散、排膿湯，亦行氣血、和榮衛之劑。」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燒）、蒴藿細葉十分（燒）、桑根白皮十分（燒）、黃芩二分、甘草十八分、蜀椒三分（去目）、厚朴二分、乾薑二分、芍藥二分。

上九味，為散，飲服方寸匕。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

魏念庭曰：「金瘡雖不原於臟腑而有傷於榮衛，則臟腑亦受病也。主之以王不留行散，以王不留行為君，專走血分，止血收痛而且除風散痺，是收而兼行之藥，於血分最宜也，佐以蒴藿葉與王不留行性共甘平，一入血分，清火毒，祛惡氣，倍用甘草，以益胃解毒，芍藥、黃芩助清血熱，川椒、乾薑助行血淤，厚朴行中帶破，惟恐血乃凝滯之物，故不憚周詳也。桑根白皮性寒，同王不留行、蒴藿細葉燒灰存性者，灰能入血分止血也，為金瘡血流不止者設也。小瘡則合諸藥為粉以敷之，大瘡則服之，治內以安外也。產後亦可服者，行淤血也。」

排膿散方

枳實十六枚、芍藥六分、桔梗二分。

上三味，杵為散，取雞子黃一枚，以藥散與雞子黃相等，揉和令相得，飲和服之，日一服。

魏念庭曰：「排膿散一方，為瘡癰將成、未成治理之法也。枳實為君，用在開痰破滯，佐以芍藥涼血息熱，桔梗降氣寬胸，濟以雞子黃，滋陰消火邪之毒。火鬱於內，應

遠苦寒，而又善具開解調濟之用，誠良法也。」

按：是方芍藥行血分之滯而不傷陰，桔梗開氣分之結而不損陽，枳實導水以消腫，雞黃調胃以護心安神，允為排肺化毒之良劑也。

《張氏醫通》：「排膿散，治內癰，膿從便出。（即本方）」

排膿湯方

甘草二兩、桔梗三兩、生薑一兩、大棗十枚。

上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服五合，日再服。

魏念庭曰：「排膿湯一方，尤為緩治。蓋上部胸喉之間，有欲成瘡癰之機，即當急服也。甘草、桔梗，即桔梗湯也，已見用肺癰病中，加生薑、大棗，以固胃氣，正盛而邪火斯易為解散也。瘡癰未成者，服之則可開解，已成者服之，則可吐膿血而愈矣。」

《張氏醫通》：「排膿湯，治內癰，膿從嘔出。（即本方）」

諸脈浮數，法當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

周禹載曰：「病之將發，脈必兆之。夫浮數，陽也，熱也。浮數兼見，為陽中之陽，是其熱必盡顯於外矣。而反洒淅惡寒，證不相應何哉？必其氣血凝滯，榮衛不和，如經所謂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是也。況其身已有痛處乎！夫脈之見者，陽也，其將發而痛者，亦屬陽，故曰：『當發其癰。』」

《金鑿》曰：「諸脈浮數，謂寸、關、尺六脈俱浮數也。」

唐容川曰：「當發其癰，不但托之起，並言消之去也。蓋起發是發，發散亦是發。仲景留此一字，開千古法門。」

脈滑而數，數則為熱，滑則為實，滑即屬榮，數即屬衛，榮衛相逆，則結為癰，熱之所過，則為膿也。排膿散主之，排膿湯亦主之。（此節依涪古本補。）

鄒潤庵曰：「排膿散，即枳實、芍藥加桔梗、雞子黃。排膿湯，即桔梗湯加薑、棗也。排膿何必取桔梗？蓋皮毛者，肺之合，桔梗入肺，暢達皮毛，膿自當以出皮毛為順也。散之所至者深，湯之所至者淺。枳實芍藥散本治產後淤血腹痛，加桔梗、雞子黃為排膿散。是知所排者，結於陰分、血分之膿。桔梗湯本治肺癰，吐膿，喉痛，加薑、棗為排膿湯，是知所排者，陽分、氣分之膿矣。」

師曰：「諸癰腫者，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為有膿，不熱者，

為無膿也。」

周禹載曰：「邪客經絡，則血必至於泣，泣則衛氣歸之，不得反復，於是寒鬱則化熱，熱勝則肉腐而為膿。欲知成與否，以手掩其上，熱則透出，否則未也。師之所以教人者，蓋已成欲其潰，未成托之起也。」

魏念庭曰：「師又就瘡癰病機深淺以示之，曰諸癰腫以有膿者為熱盛，然膿出而熱外泄，則熱淺而病輕，以無膿者為熱伏，致膿不成而熱內攻，反熱深而病重。此即經言癰疽之分類也。」

腸癰之為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為腸內有癰也，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黃坤載曰：「夫腸癰者，癰之內及六腑者也。血氣凝滯，外不華膚，故其身甲錯。腸胃痞脹，故腹皮緊急。壅腫在內，故按之濡。塌形如腫狀，其實肌膚未嘗腫硬。病因腸間癰腫，腹內原無積聚，淤熱在裡，故身上無熱，而脈卻甚數，此為腸內有癰也。《靈樞》〈癰疽篇〉：『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澀，血澀則不通，不通則甲錯，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甚則腐肉，肉腐則為膿。』是癰成為熱而其先則寒也，寒非得濕則不凝。薏苡附子敗醬散，薏苡去濕而消滯，敗醬破血而消膿，附子溫寒而散結也。」

陳修園曰：「此為小腸癰而出其方治也。」

薏苡附子敗醬散方

薏苡仁十分、附子二分、敗醬五分。

上三味，杵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煮減半，去滓，頓服，小便當下血。

魏念庭曰：「內熱生癰，癰在腸間，主之以薏苡附子敗醬散。薏苡下氣則能泄膿，附子微用，意在直走腸中，屈曲之處可達，加以敗醬之鹹寒，以清積熱。服後，以小便下為度者，小便者，氣化也，氣通則癰膿結者可開，滯者可行，而大便必泄污穢膿血，腸癰可已矣。頓服者，取其快捷之力也。」

《聖惠方》：「治腸癰，皮肉狀如蛇皮，及如錯，小腹堅，心腹急方。（即本方）」

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此為腸外有癰也。其脈沉緊者，膿未成也，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也，

可下之，大黃牡丹湯主之。

尤在涇曰：「前之癰在小腸，而此之癰在大腸也。大腸居小腸之下，逼處膀胱，致小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而實非膀胱爲害，故仍小便自調也。小腸爲心之合而氣通於血脈，大腸爲肺之合而氣通於皮毛，故彼脈數，身無熱，而此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也。脈沉緊者，邪暴遏而榮未變，脈洪數者，毒已聚而榮氣腐。大黃牡丹湯，腸癰已成、未成皆得主之，故曰有膿者當下膿，無膿者當下血。」

周禹載曰：「《內經》曰：『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故患此者，坐臥轉側，理宜徐緩，少飲稀粥，毋失調養，斯善。」

《千金方》：「凡腸癰，其狀兩耳輪文理甲錯，初患腹中苦痛，或繞臍有瘡如粟，皮熱，便膿血出，似赤白下，不治必死。」

大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牡丹一兩、桃仁五十個、冬瓜子半升、芒硝三合。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有膿者，當下膿，無膿者，當下血。

程雲來曰：「上證癰在小腸，以小腸在上，癰近於腹則位深，但腹皮急而按之有如腫形，故用前湯導其毒從小便而出。此證癰在大腸，以大腸在下，癰隱少腹，其位淺則有痞腫之形，其跡易按，故用大黃牡丹湯排其膿血，從大便而下也。諸瘡瘍痛，皆屬心火，大黃、芒硝用以下實熱。血敗肉腐則爲膿，牡丹、桃仁用以下膿血。瓜子味甘寒，雷公云：『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則瓜子亦腸胃中血分藥也，故《別錄》主潰膿血，爲脾胃中內壅要藥，想亦本諸此方。」

《張氏醫通》：「腸癰下血，腹中疔痛，其始發熱，惡寒。欲驗其證，必小腹滿痛，小便淋澀，反側不便，即爲腸癰之確候。無論已成、未成，俱用大黃牡丹湯加犀角急服之。」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

黃坤載曰：「《素問》〈玉機真藏論〉：『夏脈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身熱骨痛而爲浸淫。』《靈樞》〈癰疽篇〉：『發於手足上下，名曰四淫。』四淫者，瘡之淫溢於四肢，即浸淫瘡之謂也。熱毒浸淫，從口流向四肢者，毒散於外，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毒結於內，故不可治。」

魏念庭曰：「浸淫瘡者，熱邪而兼濕邪，客於皮膚，浸淫傳染也。雖表分之病，而其人裡分濕熱可知矣。濕則陽氣必不旺，熱則陰血必受虧，所以治療之間，亦必細審瘡勢衰盛、開聚之故，而後可施醫藥之方。如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熱開而濕散也，可以清其熱，除其濕而治之。如先起四肢，漸上頭面，及於口裡，是濕熱二邪相溷，上甚之極，熱無能開而結，濕無能散而聚耳，所以決其不可治也。不可治者，難治之義，非當委之不治也。」

浸淫瘡，黃連粉主之。

尤在涇曰：「大意以此為濕熱浸淫之病，故取黃連為粉粉之。苦以燥濕，寒以除熱也。」

《巢氏病源》浸淫瘡候：「浸淫瘡是心家有風熱發於肌膚，初生甚小，先癢後痛而成瘡，汁出侵潰肌肉，浸淫漸闊乃遍體。其瘡若從口出流散四肢者輕，若從四肢生，然後入口者則重。以其漸漸增長，因名浸淫也。《千金方》：『浸淫瘡者，淺搔之，蔓延，長不止，搔癢者。初如疥，搔之轉生汁相連者是也。瘡表裡相當，名浸淫瘡。』」

黃連粉方

黃連十分、甘草十分。

上二味，搗為末，飲服方寸匕，並粉其瘡上。

陳修園曰：「黃連為粉外敷之，甚者亦內服之。諸瘡痛癢，皆屬心火，黃連苦寒瀉心火，所以主之。」

按：甘草能清熱解毒，祛濕扶正，為瘡家要藥，故加之。

《詠諸的靈蘭秘典》

〈辨胸痺病脈證並治〉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胸痺而痛者，以其陰弦，故也。」（「陽虛」，涪古本作「陽微」。）

徐忠可曰：「此言治病當知虛之所在，故欲知病脈，當先審脈中太過、不及之形，謂最虛之處，即是容邪之處也。假令關前爲陽，陽脈主陽，陽而微虛也，關後爲陰，陰脈主陰，陰而弦，虛邪也。然弦脈爲陰之所有，雖云弦則爲減，虛未甚也。陽宜洪大而微，則虛之甚矣，虛則邪乘之，即胸痺而痛。痺者，胸中之陽氣不用也。痛者，陽不用則陰火刺痛也。然則不虛，陰火何能乘之，故曰：『所以然者，責其極虛。』然單虛不能爲痛，今陽微而知虛在上焦。其所以胸痺心痛，以尺中之弦，乃陰中寒邪乘上焦之虛，則爲痺、爲痛，是知虛爲致邪之因，而弦乃襲虛之邪也。但雖有邪，亦同歸於虛，陽微，故也。」

周禹載曰：「痺者，痞悶而不通也。經云：『通則不痛。』故惟痛爲痺。而所以爲痺者，邪入之，其所以爲邪入者，正先虛也。故曰：『脈取太過、不及。』不及爲陽微，太過即陰弦。陽虛，故邪痺於胸。陰盛，故心痛。乃知此證總因陽虛，故陰得以乘之。設或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可知也。然胸痺有微甚之不同，則爲治因亦異。微者，但通上焦不足之陽，甚者，且驅其下焦厥逆之陰。通陽者，以薤白、白酒、半夏、桂枝、人參、杏仁之屬，不但苦寒不入，即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不得予也。甚者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惟陰退而陽可以漸復耳，可不留意乎！」

《金鑿》曰：「胸痺之病，輕者即今之胸滿，重者即今之胸痛也。」

《靈樞》本臟篇：「胸大則多飲，善病胸痺。」

徐靈胎曰：「進人患心胃痛者甚多，十人之中必有二三，皆係痰飲留於心下，久成飲囊，發作輕重疏數雖各不同，而病因一轍，治法以滌飲降氣爲主。」

平人無寒熱，胸痺，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程雲來曰：「經曰：『趺陽脈微而緊，緊則爲寒，微則爲虛，微緊相搏，則爲氣短。』此因於虛寒而短氣也。經曰：『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是因於實熱而短氣也。若平人無以上寒熱二證，但短氣，不足以息，則胸中有邪阻隔，爲上焦實也。」

李珣臣曰：「上節云責其極虛，此又云實何也！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留而不去，其病爲實是也。」

《傷寒明理論》：「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相續，似喘，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者是也。」

胸痺，喘息，咳唾，胸背痛，寸脈沉遲，關上小緊數者，栝蒌薤白白酒湯主之。

周禹載曰：「寒濁之邪滯於上焦，則阻其上下往來之氣，塞其前後陰陽之位，遂令爲喘息，爲咳唾，爲痛，爲短氣也。陰寒凝泣，陽氣不復自舒，故沉遲見於寸口，理自然也。乃小緊數復顯於關上者，何耶？邪之所聚，自見小緊，而陰寒所積，正足以遏抑陽氣，故反形數。然陽遏則從而通之，栝蒌實最足開結豁痰，得薤白、白酒佐之，既辛散而復下達，則所痺之陽自通矣。」

按：程云「數」字誤。沈云：「豈有遲數二脈，同見之理。」存參。

栝蒌薤白白酒湯方

栝蒌實一枚（搗）、薤白半斤、白酒七升。

上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趙以德曰：「栝蒌性潤，專以滌垢膩之痰。薤白臭穢，用以通穢濁之氣，同氣相求也。白酒，熟穀之液，色白上通於胸中，使佐藥力上行極而下耳。」

按：白酒是酒之儲久，面生白華而味酸者，故用之以散胸痺之淤結。

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湯主之。

尤在涇曰：「胸痺，不得臥，是肺氣上而不下也。心痛徹背，是心氣塞而不和也。其痺爲尤甚矣！所以然者，有痰飲以爲之援也。故於胸痺藥中，加半夏以逐痰飲。」

栝蒌薤白半夏湯方

栝蒌實一枚（搗）、薤白三兩、半夏半升、白酒一斗。

上四味，同煮，取四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經云：『晝行於陽則寤，夜行於陰則寐。』然則不得臥，以氣之行於陽而不行於陰，故也。經以小半夏湯覆杯即臥，非半夏爲得寐藥也，特以草生於夏，夏半爲一陰初生，由陽入陰，使氣歸於肝而血亦入焉。故於本湯增此一味而能事畢矣，可不謂神乎！」

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者，枳實薤白桂枝厚朴栝蒌湯主之，桂枝人參湯亦主之。

魏念庭曰：「胸痺自是陽微陰盛矣，心中痞氣，氣結在胸，正胸痺之病狀也。再連脅下之氣俱逆而搶心，則痰、飲、水氣俱乘陽寒之邪動而上逆，胸胃之陽氣斷難支拒矣。故用枳實薤白桂枝湯，行陽開鬱，溫中降氣，猶必先後煮，治以融和其氣味，俾緩緩蕩除其結聚之邪也。再或虛寒已甚，無敢恣爲開破者，故桂枝人參湯亦主之，以溫補其陽，使正氣旺而邪氣自消也。」

張璐玉曰：「二湯，一治胸中實痰外溢，用薤白桂枝以解散之。一以治胸中虛痰內結，即用人參理中以清理之。一病二治，因人素稟而施，兩不移易之法也。」

枳實薤白桂枝厚朴栝蒌湯方

枳實四枚、薤白半斤、桂枝一兩、厚朴四兩、栝蒌實一枚（搗）。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陳靈石曰：「枳實、厚朴泄其痞滿，行其留結，降其搶逆，得桂枝化太陽之氣而胸中之滯自開。以此三藥與薤白、栝蒌之專療胸痺者而同用之，亦去疾莫如盡之旨也。」

桂枝人參湯方見太陽病下。

程雲來曰：「此即理中湯也。中氣強則痞氣能散，胸滿能消，脅氣能下。人參、白朮所以益脾，甘草、乾薑所以溫胃。脾胃得其和，則中焦之氣開發而胸痺亦愈。加桂枝者，所以助心之陽，而散其上焦陰霾之邪也。」

胸痺者，胸中氣塞或短氣者，此胸中有水氣也，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皮枳實生薑湯亦主之。

《金鑿》曰：「胸痺，胸中急痛，胸痺之重者也。胸中氣塞，胸痺之輕者也。胸爲氣海，一有其隙，若陽邪干之則化火，火性氣開，不病痺也。若陰邪干之則化水，水性氣闔，故令胸中氣塞，短氣，不足以息，而爲胸痺也。水盛氣者，則息促，主以茯苓杏仁甘草湯，以利其水，水利則氣順矣。氣盛水者，則痞塞，主以橘皮枳實生薑湯，以開其氣，氣開則痺通矣。」

唐容川曰：「氣塞者，謂胸胃中先有積氣阻塞，而水不得下，有如空瓶中全是氣，欲納水入，則氣反衝出，不肯容水之入，此爲氣塞之形也。以泄其氣爲主，氣利則水利，

故主枳、橘以行氣。短氣者，謂胸中先有積水停滯，而氣不得通，肺主通調水道，又司氣之出入，水道不通，則礙其呼吸之路，故短氣也。當以利水爲主，水行則氣通，故主苓、杏以利水。」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杏仁五十個、甘草一兩（炙）。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程雲來曰：「膈中爲氣之海，痺在胸中，則氣塞、短氣也。《神農經》曰：『茯苓主胸脅逆氣，杏仁主下氣，甘草主寒熱邪氣。』爲治胸痺之輕劑。」

《肘後方》：「治胸中痞塞，短氣幅者。（即本方）」

《千金方》：「治有淤血者，其人善忘，不欲聞人聲，胸中氣塞、短氣方。（即本方）」

橘皮枳實生薑湯方

橘皮一斤、枳實三兩、生薑半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魏念庭曰：「再或塞阻之甚，方用橘皮爲君，開鬱行氣，枳實除堅破積，生薑溫中散邪。較前法從急治其標，亦未失治本之意也。」

《肘後方》：「治胸痺，胸中幅幅如滿噎塞，習習如癢，喉中澀燥唾沫。（即本方）」

胸痺，時緩時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程雲來曰：「寒邪客於上焦則痛急，痛極則神歸之，神歸之則氣聚，氣聚則寒邪散，寒邪散則痛緩。此胸痺之所以有緩急者，亦心痛去來之義也。薏苡仁以除痺下氣，大附子以溫中散寒。」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十五兩、大附子十枚（炮）。

上二味，杵爲散，日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魏念庭曰：「薏苡下氣寬胸，附子溫中散邪，爲邪盛甚而陽微亦甚者立法也。」

胸痺，心中懸痛者，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魏念庭曰：「胸痺氣塞則逆，逆則諸氣隨之上逼於心，心為邪氣所侵，斯懸而痛，俱為陽微而邪痞之故也。主之以桂枝生薑枳實湯，無非升陽散邪，開鬱行氣之治也。為胸痺而心痛者立法也。」

桂枝生薑枳實湯方

桂枝五兩、生薑三兩、枳實五枚。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尤在涇曰：「心懸痛，謂如懸物，動搖而痛，逆氣使然也。桂枝、枳實、生薑，辛以散逆，苦以泄痞，溫以祛寒也。」

《肘後方》：「治心下牽急懊痛方。（即本方）」

胸痺，胸痛徹背，背痛徹胸者，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尤在涇曰：「心痛徹背，陰寒之氣遍滿陽位，故前後牽引作痛。沈氏云：『邪感心包，氣應外俞，則心痛徹背。邪襲背俞，氣從內走，則背痛徹心。俞臟相通，內外之氣相引，則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即經所謂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是也。烏、附、椒、薑同力協濟，以振陽氣而逐陰邪，取赤石脂者，所以安心氣也。」

《金鑿》曰：「上條心痛徹背，尚有休止之時，故栝蒌薤白白酒加半夏湯平劑治之，此條心痛徹背，背痛徹心，是連連痛而不休，則為陰寒邪甚，浸浸乎陽光欲熄，故以烏頭赤石脂丸主之。方中烏、附、椒、薑一派大辛大熱，別無他顧，峻逐陰邪而已。」

烏頭赤石脂丸方

烏頭一兩、蜀椒一兩、附子半兩、乾薑一兩、赤石脂一兩。

上五味，末之，蜜為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增，以知為度。

程雲來曰：「上證必有沉寒在胃而蟲動於腸，故用烏、附、石脂以溫胃，乾薑、蜀椒以殺蟲。」

《外臺秘要》：「此方丹陽有隱士出山，云得華佗法，若久心痛，每旦服三丸，稍加至十丸，盡一劑，遂終身不發。」

九種心痛，九痛丸主之。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間，並冷衝、上氣，亦治落馬、墜車、淤血等疾。（此節依涪古本及《金

匱要略》補。)

程雲來曰：「九痛者，一、蟲心痛。二、注心痛。三、風心痛。四、悸心痛。五、食心痛。六、飲心痛。七、冷心痛。八、熱心痛。九去來心痛。雖分九種，不外積聚、痰飲、結血、蟲注、寒冷而成。附子、巴豆散寒冷而破堅積，狼牙、茱萸殺蟲注而除痰飲，乾薑、人參理中氣而和胃脘，相將治九種之心痛。巴豆除邪殺鬼，故治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冷氣上衝，皆宜於辛熱。辛熱能行血破血，落馬、墜車、凝血積者，故並宜之。」

九痛丸方

附子三兩（炮）、生狼牙一兩（炙香）（《千金方》用生狼毒四兩）、巴豆一兩（去皮心，熬，研如脂）、人參一兩、乾薑一兩、吳茱萸一兩。

上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忌口如常法。

胸痺，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者，旋覆花湯主之。

尤在涇曰：「其人常欲蹈其胸上，胸者，肺之位，蹈之欲使氣內鼓而出。以肺猶橐龠，抑之則氣反出也。先未苦時，但欲飲熱者，欲痺著之氣得熱則行，迨既痺則亦無益矣。旋覆花鹹溫，下氣散結，新絳和其血，蔥葉通其陽。結散陽通，氣血以和，而痺愈肺亦和矣。」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三兩、蔥十四莖、新絳少許。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

《別錄》：「絳，茜草也。」

胸痺，心下悸者，責其有痰也，半夏麻黃丸主之。

趙以德曰：「悸者，心中惕惕然動，怔忡而不安也，或因形寒飲冷得之。夫心主脈，寒傷榮則脈不利，飲冷則水停，水停則中氣不宣，脈不利，由是心火鬱而致動。用麻黃以散榮中寒，半夏以散心下水耳。」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麻黃各等分。

《詠諸的靈蘭秘典》

上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徐忠可曰：「悸則爲陰邪所困而心氣不足。陰邪者，痰飲也，故以半夏主之而合麻黃，老痰非麻黃不去也。每服三丸，日三服，以漸去之。靜伏之痰，非可驟卻耳。」

《肘後方》：「治人心下虛悸方。（即本方）」

《張氏醫通》：「半夏麻黃丸，治寒飲停蓄作悸，脈浮緊者。（即本方）」

傷寒雜病論會通卷十六

〈辨婦人各病脈證並治〉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嘔，不能食，無寒熱，此為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妊音壬。娠音申。

魏念庭曰：「婦人男子同其臟腑而氣血分主不同，故婦人三十六病，不列於凡病一百九十八證之內。此三十六病大約皆經血通閉，胎、孕、生產之故，悉男子所無者也。所以另立婦人病為一卷，而首言妊娠。婦人經血應乎月，故三十日一至，男子精氣應乎日，故隨時可得。男，陽物也，陽靜專而動直。婦人，陰物也，陰靜翕而動辟。婦人二十九日經血不至，靜翕也。每月一至，動辟也，辟則能受矣。男子澹然無慾，則精氣不知在何所以存，精專也。欲動情盛則精氣不知自何而來，動直也。《易》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妊娠之所由成也。」

李珣臣曰：「此節病證即妊娠惡阻是也。寸為陽脈主氣，尺為陰脈主血。陰脈小弱者，血不足也。」

尤在涇曰：「平脈，脈無病也，即《內經》身有病而無邪脈之意。陰脈小弱者，初時胎氣未盛而陰方受蝕，故陰脈比陽脈小弱。至三四月經血久蓄，陰脈始強，《內經》所謂：『手少陰脈動者妊子。』《千金》所謂：『三月尺脈數是也。』其人嘔，妊子者內多熱也，今妊婦二、三月往往惡阻不能食是也。無寒熱者，無邪氣也，夫脈無故而身有病，而又非寒熱邪氣，則無可施治，惟宜桂枝湯和調陰陽而已。」

徐氏云：「桂枝湯，外證得之為解肌和榮衛，內證得之為化氣調陰陽也。六十日當有此證者，謂妊娠兩月正當惡阻之時，設不知而妄治，則病氣反增，正氣反損，而嘔瀉有加矣。絕之，謂禁絕其醫藥也。」

婁全善云：「嘗治一婦惡阻病吐，前醫愈治愈吐，因思仲景絕之之旨，以炒糯米湯代茶，止藥月餘漸安。」

桂枝湯方見太陽病上。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此為癥瘕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斷。後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痼，音顧。疝音壞。

徐忠可曰：「婦人行經時遇冷，則餘血留而為癥。癥者，謂有形可徵。然癥病女人恆有之，或不在子宮則仍行經而受孕，經斷即是孕矣。未及三月，將三月也。既孕而仍見血，謂之漏下。今未及三月而漏下不止，則養胎之血傷，故胎動。假使動在臍下，則真欲落矣。今在臍上，是每月湊集之新血，因癥氣相妨而為漏下，實非胎病，故曰癥痼害。宿疾難愈，曰痼。無端而累之，曰害。至六月胎動，此宜動之時矣，但較前三月經水利時胎動下血則已斷血三月不行，乃復血不止是前之漏下新血去而癥反堅牢不去，故須下之為安。藥用桂枝茯苓丸者，桂枝、芍藥一陽一陰，茯苓、丹皮一氣一血，調其寒溫，扶其正氣，桃仁以之破惡血，消癥癖，而不嫌傷胎血者，所謂有病則病當之也。每服甚少而頻，更巧，要知癥不礙胎，其結原微，故以漸磨之。」

《樓氏綱目》：「凡胎動多在當臍，今動在臍上，故知是癥也。」

按：妊娠六月，嬰兒形體生成略具，故胎動在六月也。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茯苓、牡丹皮、桃仁、芍藥各等分。

上五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可漸加至三丸。

趙一德曰：「桂枝、桃仁、丹皮、芍藥能去惡血，茯苓亦利腰臍間血，即是破血。」

程云來曰：「牡丹、桃仁以攻癥痼，桂枝以和衛，芍藥以和榮，茯苓以和中，五物相需，為治妊娠有癥痼之小劑。」

《婦人良方》：「奪命丸，專治婦人小產，下血至多，子死腹中，其人憎寒，手指唇口爪甲青白，面色黃黑，或胎上搶心，則悶絕欲死，冷汗自出，喘滿不食，或食毒物，或誤服草藥，傷動胎氣，下血不止。胎尚未損，服之可安，已死，服之可下。此方的係異人傳授至妙。（《准繩》云：『此即仲景桂枝茯苓丸。又治胞衣不下，淤血上衝，危險等證。』）」

《濟陽綱目》催生湯候：「產母腹痛，腰痛，見胞漿下，方服。（即本方水煎熱服）」

婦人懷孕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之。

徐忠可曰：「懷孕至六月七月，此胃與肺養胎之時也。脈弦者，衛氣結則脈弦。發

熱者，內中寒亦作熱也。寒固主脹，弦脈使人胃脹。六七月，胃、肺養胎而氣爲寒所滯，故始脹尙可，至此則胎愈脹也。寒在內則腹痛、惡寒，然惡寒有屬表者，此連腹痛則知寒傷內矣。少腹如扇，陣陣作冷若或扇之也，此狀其惡之特異者，且獨在少腹，蓋因子臟受寒不能闔，故少腹獨甚。子臟者，子宮也。開者，不斂也。附子能入腎溫下焦，故曰宜以附子湯溫其臟。」

程云來曰：「胎脹、腹痛亦令人發熱、惡寒。少腹如扇，陰寒勝也。妊娠陰陽調和則胎氣安，今陽虛陰盛不能約束胞胎，故子臟爲之開也。附子湯用以溫經。」

附子湯方見少陰病。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續下血，都不絕者，假令妊娠腹中痛者，此爲胞阻，膠艾湯主之。」

徐忠可曰：「此段概言婦人下血宜以膠艾湯溫補其血，而妊娠亦其一。但致病有不同，無端漏下者，此平日血虛而加客邪，半產後續下血不絕，此因失血血虛而正氣難復，若妊娠下血如前之因癥者，固有之，而兼腹中痛，則是因胞阻。阻者，阻其欲行之血而氣不相順，非癥瘕害也，故同以膠艾湯主之。蓋芎、歸、地、芍，此四物湯也，養陰補血莫出其上。血妄行必挾風而爲痰濁，阿膠能去風澄濁，艾性溫而善行，能導血歸經，甘草以和之使四物不偏於陰，三味之力也。而運用之巧，實在膠、艾。」

程雲來曰：「妊娠經來，《脈經》以陽不足，謂之激經。」

唐容川曰：「胞阻是阻胞中之血，惡阻是阻胃中之水。」

膠艾湯方

地黃六兩、芎藭二兩、阿膠二兩、艾葉三兩、當歸三兩、芍藥四兩、甘草二兩。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煮六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程雲來曰：「膠艾主乎安胎，四物主乎養血，和以甘草，行以酒勢，血能循經養胎，則無漏下之患。」

趙一德曰：「調經止崩，安胎養血，妙理無出此方。」

陳修園曰：「此爲胞阻者出其方治也。然此方爲經水不調，胎產前後之總方。」

《千金方》：「膠艾湯，治妊娠二、三月上至七八月，其人頓仆失據，胎動不安，傷損，腰腹痛欲死，若有所見及胎奔上搶心短氣方。（即本方乾地黃四兩，艾葉三兩，餘各二兩）」

《和劑局方》：「膠艾湯，治勞傷血氣，衝任虛損，月水過多，淋瀝漏下，連日不斷，臍腹疼痛，及妊娠將攝失宜，胎動不安，腹滿下墮，或勞傷胞絡，胞阻漏血，腰痛悶亂，或因損動胎，上搶心，奔衝短氣，及因產乳衝任氣虛，不能約制經血，淋瀝不斷，延引日月，漸成羸瘦。（即本方）」

東洞翁曰：「芎歸膠艾湯，治吐血、下血諸血證者，不別男子、婦人矣。」

婦人懷妊，腹中疝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疝，音絞。

尤在涇曰：「《說文》：『疝，腹中急也。』乃血不足，而水反侵之也。血不足而水侵，則胎失其所養，而反得其所害矣，腹中能無疝痛乎？芎、歸、芍藥益血之虛，苓、朮、澤瀉除水之氣。趙氏曰：『此因脾土為木邪所客，穀氣不舉，濕氣不流，搏於陰血而痛，故用芍藥多他藥數倍，以瀉肝木。』亦通。」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三兩、芍藥一斤、茯苓四兩、白朮四兩、澤瀉半斤、芎藭三兩。

上六味，杵為散，取方寸匕，溫酒和，日三服。

陳靈石曰：「懷妊腹痛多屬血虛，而血生於中氣。中者，土也，土過燥不生物，故以歸、芍、芍藥滋之，土過濕亦不生物，故以苓、朮、澤瀉滲之。燥濕得宜，則中氣治而血自生，其痛自止。」

程雲來曰：「和以酒服者，藉其勢以行藥力。日三服，則藥力相續而腹痛自止也。」

《和劑局方》：「當歸芍藥散，治妊娠腹中絞痛，心下急滿，及產後血暈，內虛氣乏，崩中，久痢。常服通暢血脈，不生癰瘍，消痰養胃，明目益津。（即本方）」

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

趙以德曰：「此即後世所謂惡阻病也。先因脾胃虛弱，津液留滯蓄為痰飲，至妊娠二月之後，胚化成胎，濁氣上衝，中焦不勝其逆，痰飲逐湧，嘔吐而已，中寒乃起。故用乾薑止寒，人參補虛，半夏、生薑治痰飲散逆也。」

魏念庭曰：「妊娠嘔吐不止者，下實上必虛，上虛胸胃必痰飲凝滯而作嘔吐，且下實氣必逆而上衝，亦能動痰飲而為嘔吐。方用乾薑溫益脾胃，半夏開降逆氣，人參補中益氣。為丸緩，以收益補之功，用治虛寒妊娠家至善之法也。」

乾薑人參半夏丸方

乾薑一兩、人參一兩、半夏二兩。

上三味，末之，以生薑汁糊為丸，如梧子大。每服飲下五丸，日三服。

程雲來曰：「寒在胃脘，則令嘔吐不止，故用乾薑散寒，半夏、生薑止嘔，人參和胃。」

陳修園曰：「半夏得人參，不惟不礙胎，且能固胎。」

黃坤載曰：「此方以生薑汁煉蜜為丸，治反胃、嘔吐，甚則加茯苓更妙。」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趙以德曰：「小便難者，膀胱熱鬱氣結成燥，病在下焦，不在中焦，所以飲食如故。用當歸和血潤燥，《本草》：『貝母治熱淋。』以仲景陷胸湯觀之，乃治肺金燥鬱之劑，肺是腎水之母，水之燥鬱由母氣不化也。貝母非治熱，鬱解則熱散，非淡滲利水也，結通則水行。苦參長於治熱、利竅、逐水，佐貝母入行膀胱以除熱結也。」

當歸貝母苦參丸方

當歸四兩、貝母四兩、苦參四兩。

上三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驗方新編》：「孕婦小便不通，此胎壓尿管不得小便，心煩不臥，名曰轉胞方。（即本方）」

妊娠，有水氣，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即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沈明宗曰：「此胎壓，衛氣不利致水也。」

尤在涇曰：「妊娠小便不利與上條同，而身重，惡寒，頭眩，則全是水氣為病，視虛熱、液少者，霄壤懸殊矣。葵子茯苓散滑竅行水，水氣既行，不淫肌體，身不重矣。不侵衛陽，不惡寒矣。不犯清道，不頭眩矣。《經》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虛之變，不可不審也。」

陳無擇曰：「凡婦人宿有風寒冷濕，妊娠喜腳腫，俗為皸腳，亦有通身腫滿，心腹

急脹，名曰胎水。」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斤、茯苓三兩。

上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程雲來曰：「葵子之滑，可以利竅，茯苓之淡用以滲泄，二物為利水之輕劑。」

《千金翼方》：「治妊娠得熱病，五六日，小便不利，熱入五臟方。（即本方二味各一兩）」

《婦人良方》：「葵子散，治妊娠小便不利，身重，惡寒，起則頭眩暈，及水腫者。（葵子五兩，茯苓三兩，共為末，每服二錢）」

婦人妊娠，身無他病，宜常服當歸散，則臨產不難，產後亦免生他病。

徐忠可曰：「宜常服者，雖無病亦宜服之也。蓋生物者，土也。而土之所以生物者，濕也。血為濕化，胎尤賴之，故以當歸養血，芍藥斂陰，肝主血而以芍藥通肝氣，脾統血而以白朮健脾上，安胎之法，唯以涼血、利氣為主，黃芩能清肺而利氣之源，白朮佐之，則濕無熱而不滯，故白朮佐黃芩有安胎之能。胎產之難，皆由熱鬱而燥，機關不利，養血健脾，君以黃芩，自無燥熱之患。故曰：『常服則臨產不難，產後亦免生他病』也。」

當歸散方

當歸一斤、黃芩一斤、芍藥一斤、芍藥一斤、白朮半斤。

上五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

《方氏丹溪心法附餘》：「此方養血清熱之劑也。瘦人血少有熱，胎動不安，素曾半產者，皆宜服之，以清其源而無患也。」

妊娠，身有寒濕，或腹痛，或心煩、心痛，不能飲食，其胎躍躍動者，宜養之，白朮散主之。

尤在涇曰：「妊娠傷胎，有因濕熱者，亦有因濕寒者，隨人臟氣之陰陽而各異也。當歸散正治濕熱之劑。白朮散，白朮、牡蠣燥濕，川芎溫血，蜀椒去寒，則正治濕寒之劑也。仲景並列於此，其所以詔示後人者深矣。」

程雲來曰：「痰飲在心膈，故令人心煩，吐，痛不能食飲。白朮主安胎為君，芍藥主養胎為臣，蜀椒主溫胎為佐，牡蠣主固胎為使。按瘦而多火者，宜用當歸散，肥而有

寒者，宜用白朮散。不可混施也。」

白朮散方

白朮、芎藭、蜀椒（去目、汗）、牡蠣各等分。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一錢匕，日三服，夜一服。

魏念庭曰：「白朮散為妊娠胃氣虛寒，水濕痰飲逆於上，而陰寒凝滯血氣，阻閉於下，通治之方也。」

《和劑局方》：「白朮散調補衝任，扶養胎氣。治妊娠宿有風冷，胎痿不長，或失於將理，動傷胎氣，多致損墮。懷孕常服，壯氣益血，保護胎臟。（即本方。三因方同，方後云：『亦治室女帶下諸疾。』）」

婦人懷身七月，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如有水狀，此太陰當養不養，心氣實也，宜瀉勞宮、關元，小便利則愈。

尤在涇曰：「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而實，非水也。所以然者，心氣實，故也。心君火也，為肺所畏，而妊娠七月，肺當養胎，心氣實，則肺不敢降而胎失其養，所謂太陰當養不養也。夫肺主氣化者也，肺不養胎，則胞中之氣化阻而水乃不行矣，腹滿，便難，身重，職是故也。是不可治其肺，當利勞宮以瀉心氣，刺關元以行水氣，使小便微利則心氣降，心降而脾自行矣。」

程雲來曰：「七月，手太陰肺經養胎，金為火乘則肺金受傷而胎失所養，又不能通調水道，故有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如有水氣狀也。勞宮穴在手心，厥陰心主穴也，瀉之則火不乘金矣。關元穴在臍下三寸，為小腸之募，瀉之則小便通利矣。此穴不可妄用，刺之能落胎。」

《脈經》：「婦人懷胎，一月之時足厥陰脈養，二月足少陽脈養，三月手心主脈養，四月手少陽脈養，五月足太陰脈養，六月足陽明脈養，七月手太陰脈養，八月手陽明脈養，九月足少陰脈養，十月足太陽脈養。諸陰陽各養三十日，活兒。手太陽、少陰不養者，下主月水，上為乳汁，活兒養母。懷娠者，不可灸刺其經，必墮胎。」

《千金方》：「婦人門有徐子才逐月養胎方。」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瘧。二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
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瘧。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

程雲來曰：「產後頸項拘急，口噤，背反張者，爲瘧。以新產榮虛，衛氣慄悍，但開其腠理，則汗易出而風寒易入，故令病瘧。產後血暈者爲鬱冒，又名血厥。《經》曰：『諸乘寒者則爲厥，鬱冒不仁。』以亡血復汗則陽又虛，陽虛則寒，故令鬱冒。大便難者，亡血則虛其陰，汗出則虛其陽，陰陽俱虛則津液內竭，腸胃乾燥，故大便難。此新產婦人有三病也。」

尤在涇曰：「瘧，筋病也。鬱冒，神病也。大便難，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爲亡血傷津則一，故皆爲產後所有之病。」

陳修園曰：「此爲產後提出三病以爲綱，非謂產後止此三病也。」

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則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陰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者，小柴胡湯主之。

尤在涇曰：「鬱冒雖有客邪，而其本則爲裡虛，故其脈微弱也。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津氣上行而不下逮之象。所以然者，亡陰血虛，孤陽上厥而津氣從之也。厥者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者，陰陽乍離，故厥而冒，及陰陽復通，汗乃大出而解也。產婦新虛，不宜多汗，而此反喜汗出者，血去陰虛，陽受邪氣而獨盛，汗出則邪去，陽弱而後與陰相合，所謂損陽而就陰是也。小柴胡主之者，以邪氣不可不散，而正虛不可不顧，惟此法爲解散客邪而和利陰陽耳。」

徐忠可曰：「此爲鬱冒與大便難之相兼者詳其病因與治法也。大便堅，非熱多，乃虛燥也。嘔非寒，乃膽氣逆也。不能食，非實邪，乃胃有虛熱也。故以柴胡、參、甘、芩、半、薑、棗和之。」

《脈經》：「問曰：『婦人病經水不通，而發其汗，則鬱冒不知人，何也？』師曰：『經水下，故爲裡虛，而發其汗，爲表復虛，此爲表裡俱虛，故令鬱冒也。』」

《醫說》：「人平居無苦疾，忽如死人，身不動搖，目閉，口噤，但如眩冒，移時方寤。此由已汗過多，血少，氣並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

《金匱輯義》：「產後血暈有兩端：其去血過多而暈者，屬氣脫，其證眼閉，口開，手撒，手冷，六脈微細或浮是也。下血極少而暈者，屬血逆，其證胸腹脹痛，氣粗，兩手握拳，牙關緊閉是也。二者證治霄壤，服藥一差，生死立判，宜審辨焉。而本條所論

小柴胡湯，是專治婦人草薺傷風，嘔而不能食者。若以為產後鬱冒之的方，則誤人殆多矣。」

小柴胡湯方見太陽病中。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為胃實，大承氣湯主之。

沈明宗曰：「此即大便堅，嘔不能食，用小柴胡湯而病解能食也。病解者，謂鬱冒已解。能食者，乃餘邪隱伏胃中，風熱熾盛而消穀，但食入於胃，助起餘邪復盛，所以七八日而更發熱，故為胃實。是當蕩滌胃邪為主，故用大承氣峻攻胃中堅壘，俾無形邪相隨有形之滯，一掃盡出，則病如失。仲景本意發明產後氣血雖虛，然有實證即當治實，不可顧慮其虛，反致病劇也。」

大承氣湯方見陽明病。

產後腹中疴痛，若虛寒、不足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魏念庭曰：「妊娠腹中疴痛，胞阻於血寒也。產後腹中疴痛者，裡虛而血寒也。一阻一虛而治法異矣，阻則用通而虛則用塞。主之以當歸生薑羊肉湯，大約為血虛、裡虛者主治也。」

程雲來曰：「產後，血虛有寒，則腹中急痛。《內經》曰：『味厚者為陰。』當歸、羊肉，味厚者也，用以補產後之陰。佐生薑以散腹中之寒，則疴痛自止。夫辛能散寒，補能去弱，三味辛溫，補劑也，故並主虛勞、寒疝。」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見厥陰病。

《丹溪心法》：「當產寒月，臍下脹滿，手不可犯，寒入產門，故也。服仲景羊肉湯，二服愈。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不可下也，宜枳實芍藥散和之。」

《金鑿》曰：「產後，腹痛，不煩，不滿，裡虛也。今腹痛，煩滿，不得臥，裡實也。氣結血凝而痛，故用枳實破氣結，芍藥調腹痛，佐以麥粥，恐傷產婦之胃也。」

枳實芍藥散方

枳實、芍藥等分。

上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麥粥下之。

師曰：「產後，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必腹中有淤血著臍下也，下淤血湯主之。」

尤在涇曰：「腹痛，服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以有淤血在臍下著而不去，是非攻堅破積之劑不除矣。大黃、桃仁、蟪蟲下血之力頗猛，用蜜丸者緩其性，不使驟發，恐傷上、中二焦也。酒煎，頓服，治下制以急，去疾惟恐不盡也。」

下淤血湯方見淤血病。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也。若不大便，煩躁，發熱，脈微實者，宜和之。若日晡所，煩躁，食則譫語，至夜即愈者，大承氣湯方主之。

徐忠可曰：「此條言產後惡露不盡，有血淤而病實不在血，因腹內有熱，致血結膀胱，其辨尤在『至夜即愈』四字。謂產後，七八日，則本虛稍可矣，無太陽證，則非頭痛、發熱、惡寒之表證矣。乃少腹堅痛，非惡露不盡而何？然而不大便，則為腸胃中燥熱，煩躁，發熱，則為實熱上攻。脈微實則又非虛比，日晡煩躁，則為脾胃鬱熱證，更食則譫語，胃熱尤確，諸皆熱結腸胃之證，而非惡露不盡本證也。況至夜即愈，病果在陰，則宜夜重，而夜反愈，豈非實熱內結乎？故以大承氣湯主之，意在通其熱結，以承接其元氣，則惡露自行。不必如前之單下淤血，恐單去血而熱不除，則瘀血亦未必能去也。」

尤在涇曰：「大承氣湯中大黃、枳實均為血藥，仲景取之者，蓋將一舉而兩得之歟。」

合信氏曰：「產後，四、五日內，略見血露初紅，六、七日後，漸變而黃而白。血露之用洗滌之宮，與平日經水不同，或二十日，或十餘日不妨。」

產後，中風，數十日，不解，頭痛，惡寒，發熱，心下滿，乾嘔，續自微汗出，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節中風，頭痛，惡寒，發熱，乾嘔，汗出諸證，皆是桂枝湯證，惟得之數十日之久不解，而心下滿，則邪已入少陽之半表半裡矣，故以小柴胡湯主之也。

產後，中風，發熱，面赤，頭痛而喘，脈弦數者，竹葉湯主之。

魏念庭曰：「產後，中風，即傷風也。發熱，面赤，喘而頭痛，似是陰虛陽盛之感風矣，不知熱之所上灸者，攜風勢也，標也。而風之所以不能去者，無正陽氣也，本也。主之以竹葉湯，竹葉、葛根、桔梗清熱，解其表熱之風邪，人參、甘草、大棗、生薑補助其本虛之元氣。」

尤在涇曰：「此產後表有邪而裡適虛之證，竹葉湯乃表裡兼濟之法。」

竹葉湯方

竹葉一把、葛根三兩、桔梗一兩、人參一兩、甘草一兩、生薑五兩、大棗十五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產後，煩亂，嘔逆，無外證者，此乳中虛也，竹皮大丸主之。

唐容川曰：「中焦受氣取汁，上入心以變血，下安胃以和氣。乳汁去多，則中焦虛乏，上不能入心以化血，則心神無依而煩亂，下不能安胃以和氣，則衝氣上逆而為嘔逆。其方君甘草、棗肉，以填補中宮，化生津液，而又用桂枝、竹茹，達心通脈絡，以助生心血，則神得憑依而煩亂止，用石膏、白薇，以清胃降逆，則氣得安養而嘔逆除。然此四藥相輔而行，不可分論，必合致其用，乃能調陰和陽，成其為大補中虛之妙劑也。」

竹皮大丸方

竹茹二分、石膏二分、桂枝一分、甘草七分、白薇一分。

上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如彈子大。飲服一丸，日三服，夜二服。有熱倍白薇。

程雲來曰：「竹茹甘寒，以除嘔哕，石膏辛寒，以除煩逆，白薇鹹，以治狂惑邪氣。夫寒則泥膈，佐桂枝以宣導，寒則傷胃，佐甘草以和中。有熱倍白薇，白薇能除熱也。用棗肉為丸者，統和諸藥，以安中益氣也。」

《濟陽綱目》：「中虛不可用石膏，煩亂不可用桂枝，此方以甘草七分，配眾藥六分，又以棗肉為丸，仍以一丸飲下。可想其立方之微，用藥之難，審虛實之不易也。」

產後，下利，脈虛極者，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魏念庭曰：「產後，下利，虛極者，自當大補其氣血矣。不知其人雖極虛，而下利者，乃挾熱之利，補之則熱邪無出，其利必不能止也。主之以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清熱燥濕，補中理氣，使熱去而利止，亦治虛熱下利之妙方，不止為產後論治矣。」

唐容川曰：「此下利是言痢疾便膿血也。」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見厥陰病。

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頭痛，與小柴胡湯。頭不痛，但煩者，三物黃芩湯主之。（此節同下節，依涪古本補，《金匱要略》附方引《千

金方》。)

徐忠可曰：「此言產婦有暫感微風，或在中表半裡，或在下焦，風濕合或生蟲，皆能見四肢煩熱證，但以頭之痛不痛為別耳，故為在草蓐，是未離產所也。自發露，得風，是揭蓋衣被稍有不慎而暫感也。產後陰虛，四肢在亡血之後，陽氣獨盛，又得微風則苦煩熱。然表多則上入而頭痛，當以上焦為重，故主小柴胡和解。若從下受之，而濕熱結於下，則必生蟲，而頭不痛，故以黃芩清熱為君，苦參去風殺蟲為臣，而以地黃補其元陰為佐。曰：『多吐下蟲。』謂蟲得苦參必不安，其上出下出，正未可知也。」

三物黃芩湯方

黃芩一兩、苦參二兩、乾地黃四兩。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多吐下蟲。

苦參、地黃皆能殺三蟲，下蠱蟲，而蟲之生多因腸熱，故用黃芩以清之也。

產後，虛羸不足，腹中疝痛，吸吸少氣，或苦少腹拘急，痛引腰背，不食。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令人強壯，宜內補當歸建中湯主之。

沈明宗曰：「產後體雖無病，血海必虛，若中氣充實，氣血雖虛，易能恢復，或後天不能生血充於血海，則見虛羸不足。但血海虛而經絡之虛是不待言，因氣血不利而淤，則腹中疼痛。衝、任、督、帶內虛，則苦少腹拘急，痛引腰背。脾胃氣虛，則吸吸少氣，不能食。故用桂枝湯調和榮衛，加當歸，欲補血之功居多。若大虛加膠飴，峻補脾胃而生氣血。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乃血海真陰大虧，故加地黃、阿膠湯以培之。方後云：『無生薑以乾薑代之。』乃溫補之中，兼引血藥入血分生血，其義更妙。」

徐忠可曰：「產後，虛羸不足，先因陰虛後並陽虛，補陰則寒凝，補陽則氣壅。後天以中氣為主，故治法亦出於建中，但加當歸即偏於內，故曰內補當歸建中湯。曰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謂宜急於此調之，庶無後時之嘆。然藥味和平，可以治疾，可以調補，故又曰令人強壯宜。」

內補當歸建中湯方

當歸四兩、桂枝三兩、芍藥六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加飴糖六兩，湯成內之，於火上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不止，加

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當歸，以芎藭代之。若無生薑，以乾薑代之。

《巢氏病源》：「吐血有三種。一曰內衄，出血如鼻血，但不從鼻孔出，或去數升乃至一斛是也。」

婦人咽中如有炙臠者，半夏厚朴茯苓生薑湯主之。

趙一德：「上焦，陽也，衛氣所治，貴通利而惡閉鬱，鬱則津液不行，而積為涎。膽以咽為使，膽主決斷，氣屬相火，遇七情至而不決，則火亦鬱而不發，不發則焰不達，不達則氣如咽，與痰涎結聚胸中，故若炙臠。用半夏等藥，散鬱化痰而已。」

尤在涇曰：「凝痰、結氣阻塞咽隘之間，《千金》所謂：『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吞之不下，吐之不出者』是也。」

《金鑿》曰：「即今之梅核氣病也。此病得於七情鬱氣，凝涎而生。故用半夏、厚朴、生薑辛以散結，苦以降逆，茯苓佐半夏，以利飲行涎，紫蘇香芳，以宣通鬱氣，俾氣舒涎去，病自愈矣。此證男子亦有，不獨婦人也。」

半夏厚朴茯苓生薑湯方

半夏一升、厚朴三兩、茯苓四兩、生薑五兩。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痛者，加桔梗一兩。（《金匱要略》本方有乾蘇葉二兩）

《三因方》：「大七氣湯，治喜怒不節，憂思兼併，多生悲恐，或時振驚，致臟氣不平，憎寒，發熱，心腹脹滿，傍衝兩脅，上塞咽喉，有如炙臠，吐嚙不下，皆七氣所生。（方同《金匱》）」

《全生指迷方》：「若咽中如炙肉臠，咽之不下，吐之不出，由胃寒乘肺。肺胃寒則津液聚而成痰，致肺管不利，氣與痰相搏，其脈澀，半夏厚朴湯主之。（即《金匱》本方）」

婦人臟燥，悲傷欲哭，數欠伸，像如神靈所作者，甘草小麥大棗湯主之。

尤在涇曰：「臟燥，沈氏所謂子宮血虛，受風化熱者是也。血虛臟燥，則內火擾而神不寧，悲傷欲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而屬於心也。數欠伸者，經云：『腎為欠、為嚏。』又腎病者，善伸，數欠，顏黑。蓋五志生火，動必關心，臟陰既傷，竊必及腎也。小麥為肝之穀而善養心氣，甘草、大棗甘潤生陰，所以滋臟氣而止其燥也。」

唐容川曰：「婦人子宮，古亦名子臟，子臟之血液本於胃中，胃中汁液多，則化乳化血，下達與催乳相似。肺散津而主悲，肺津虛，則悲傷欲哭。心藏血而主神，心血虛，則神亂而如有神靈所憑。津血兩虛，則不能下潤子臟，故統以滋補汁液者，化生津血。」

《漢藥神效方》：「婦人臟躁，西醫謂之子宮痛，即今舞蹈病。」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

甘草三兩、小麥一升、大棗十枚（擘）。

上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程云來曰：「悲則心系急，甘草、大棗甘，以緩諸急也。小麥，穀之苦者，《靈樞經》曰：『心病者，宜食麥。』是穀先入心矣。」

《本事方》：「鄉裡有一婦人，數欠伸，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備至，終不應。用甘麥大棗湯，盡劑而愈。」

《婦人良方》：「程虎卿內人妊娠四五個月，遇晝則慘戚悲傷淚下，數欠如有所憑，醫巫兼治，皆無益，與大棗湯一投而愈。（即本方）」

《方輿輓》曰：「此方雖云治婦人臟躁，然不拘男女老少，凡妄悲傷啼哭者，一切用之有效。近有一婦人笑不正，諸藥罔效，以甘麥大棗湯與之愈。後用治小兒啼哭，亦效。」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涎沫，後治其痞。治吐涎沫，宜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治痞，宜瀉心湯。

程云來曰：「經曰：『水在肺，吐涎沫。』此水飲在上而醫反下之，傷其陰血，心下即痞也。」

尤在涇曰：「吐涎沫，上焦有寒也，不與溫散而反下之，則寒內入而成痞，如傷寒下早例也。然雖痞而猶吐涎沫，則上寒未已，不可治痞，當先治其上寒，而後治其中痞。亦如傷寒例，表解乃可攻痞也。」

桔梗甘草茯苓澤瀉湯方

桔梗三兩、甘草二兩、茯苓三兩、澤瀉二兩。

上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水飲結於上焦胸肺之間則吐涎沫。仲景用桔梗、甘草治肺癰時出濁唾，本方再加以

茯苓、澤瀉，俾上溢之水飲由小便而去也。

瀉心湯方見吐衄病。（《金匱輯義》：「据《千金》，當是甘草瀉心湯。」）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為諸經水斷絕，血結胞門，或繞臍疼痛，狀如寒疝，或痛在關元，肌若魚鱗，或陰中掣，少腹惡寒，或引腰脊，或下氣街。此皆帶下，萬病一言。察其寒熱、虛實、緊弦，行其針藥，各探其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

徐忠可曰：「此段敘婦人諸病之由，所以異於男子，全從經起，舍此則與男子等也。『因虛積、冷結，為諸經水斷絕，血結胞門』數句，為一篇綱領。謂人不虛則邪不能乘之，因虛故偶感之冷不化而積。氣熱則行，冷則凝，冷氣凝滯，久則結。結者，不散也。血遇冷氣而不行，則經水斷絕，然有微甚不同，故曰諸。胞門，即子宮所通陰中之門也，為經水孔道，冷則淤積而礙其月水之來矣。上焦之元氣或盛，而無客邪并之，則寒邪不能上侵，盤結在中。臍主中焦，故繞臍寒疝。寒疝，寒痛也。若其中氣素熱，下邪并之，即為熱中病，而關元之寒，客熱不能消之，故痛仍在。而客熱所至，榮氣作燥，故肌若魚鱗。魚鱗者，肌粗不滑之狀也。關元以下，寒冷或多，則冷低而經不全妨，但期候不調勻。冷近於陰，故陰痛掣抽痛，於是少腹陽氣少則惡寒矣。或引腰脊，謂病侵下之經絡，則自腰、脊、氣衝、膝、脛無往不痛者有之。此皆帶脈已下為病。其病之初發，各因形體之寒熱為寒熱，變雖萬端，總不出乎陰陽、虛實。而獨以緊弦為言者，蓋經阻之始大概屬寒，故氣結則為弦，寒甚則為緊耳。示人以二脈為主，而參之兼脈也。針藥者，各有相宜也。然病形雖同，脈有各異，所異之部，即為病源。此段為婦科辨證論治之最要語，故令辨記且戒之耳。」

按：《史記》扁鵲傳：「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知古稱帶下，乃婦科經血諸疾之通名也。」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血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裡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知之？曾經半產，淤血在少腹不去，故唇口乾燥也。溫經湯主之。」

程雲來曰：「婦人年逾七七則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今病下血數十日不止，下多則亡陰，陰虛則暮發熱也。任、衝之脈皆起於少腹，任、衝虛則少腹急，有淤血則少腹滿也。陰虛不能濟火，故手掌煩熱。血虛不足以榮唇口，故唇口乾燥也。婦人五十而有此病，則屬帶下。以其人曾經半產，猶有淤血著於少腹不去。故《內

經》曰：『任脈爲病，女子則帶下、瘕聚也。』既已經半產則任、衝傷，年逾七七則任、衝竭，任、衝之脈不能以榮唇口，則唇口乾燥，知有淤血也。故以溫經湯治之。」

陳修園曰：「此承上節歷年血寒積結胞門之重證，而出其方治也。」

溫經湯方

吳茱萸三兩、當歸二兩、芍藥二兩、芍藥二兩、人參二兩、桂枝二兩、阿膠二兩、牡丹皮二兩、甘草二兩、生薑二兩、半夏半斤、麥門冬一升。

上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日三服，每服一升，溫飲之。（原本無半夏、麥門冬，作上十味，今依《金匱要略》補。）

程雲來曰：「婦人有淤血，當用前證下淤血湯，今婦人年五十，當天癸竭之時，又非下藥所宜，故以溫藥治之，以血得溫即行也。經寒者，溫以茱萸、薑、桂。血虛者，益以芍藥、歸、芍。氣虛者，補以人參、甘草。血枯者，潤以阿膠、麥冬。半夏用以止帶下，牡丹用以逐堅癥。十二味爲養血溫經之劑，則淤血自行而新血自生矣。故亦主不孕、崩中而調月水。徐靈胎曰：『此調經總方。』」

《脈經》：「婦人經斷，一月血爲閉，二月若有若無，三月爲血積。小腹寒，手掌反逆，當與溫經湯。」

《張氏醫通》：「溫經湯並治經阻不通，咳嗽，便血。」

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或至期不來，溫經湯主之。（此節依涪古本及《金匱要略》補。）

《金鑿》曰：「曾經半產、崩中，新血難生，淤血未盡，風寒客於胞中，爲帶下，爲崩中，爲經水愆期，爲胞寒不孕。均用溫經湯主之者，以此方生新去淤，暖子宮，補衝任也。」

《千金方》：「治崩中、下血，出血一斛，服之即斷。（即本方）」

經水不利，少腹滿痛，或一月再經者，王瓜根散主之。陰腫者，亦主之。

程雲來曰：「胞中有寒，則血不行而經水不利，積於少腹則滿痛也。婦人經水，上應太陰之盈虧，下應海潮之朝夕，故月爲經行相符而不失其常軌。今經一月再見，則經停積一月不行矣，故用王瓜根散以下積血。疝亦凝血所成，故此方亦主之。」

徐靈胎曰：「此治淤血，伏留在衝脈之方。」

王瓜根散方

王瓜根三分、芍藥三分、桂枝三分、蟪蟲三枚。

上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趙以德曰：「此亦因淤血而病者，王瓜根能通月水，消淤血，生津液，津生則化血也。芍藥主邪氣腹痛，除血痺，開陰寒。桂枝通血脈，引陽氣。蟪蟲破血積，以酒行之。非獨血積衝任者有是證，肝藏血，主化生之氣，與衝任同病而脈循陰器，任督脈亦結陰下，淤血流入作痛，下墜出陰戶，故皆用是湯主之。」

婦人半產，若漏下者，旋覆花湯主之，黃耆當歸湯亦主之。

徐忠可曰：「半產或下血而為漏下，此因虛而寒氣結也。結則氣不攝血，而為漏下矣。故以旋覆開結氣而通其虛中之滯，加蔥行其氣也，加絳少許為血分引經耳。」

按：黃耆當歸湯，《蘭室秘藏》名為當歸補血湯，《濟陽綱目》取治一切去血過多之證。此用之以治半產、漏下，其旨符合也。

旋覆花湯方見胸痺病。

黃耆當歸湯方

黃耆二兩半、當歸半兩。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黃耆，補益氣分藥也。當歸，補益血分藥也。血無氣則不行，故用五倍之黃耆以為當歸之徒卒，以引血歸經，自無氣不攝血，漏下之患矣。

婦人陷經、漏下，色黑如塊者，膠薑湯主之。

李洱臣曰：「陷經、漏下，謂經脈下陷而血漏下不止，乃氣不攝血也。黑不解者，淤血不去則新血不生，榮氣腐敗也。然氣血喜溫惡寒，用膠薑湯溫養氣血，則氣盛血充，推陳致新而經自調矣。」

《金鑿》曰：「陷經者，謂經血下陷，即今之漏下、崩中病也。」

程雲來曰：「血與氣俱行則活而紅，血不行則死，死則黑也。此血凝於下焦，故下黑不解。膠薑湯，其亦溫經行血劑歟。」

膠薑湯方

阿膠三兩、地黃六兩、芎藭二兩、生薑三兩、當歸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

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先煮六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本方即膠艾湯，以生薑易艾葉。

陳修園曰：「阿膠養血平肝，去淤生新。生薑散寒升氣。亦陷者舉之，鬱者散之，傷者補之、育之之義也。」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或經後、產後者，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阿膠湯主之。

尤在涇曰：「《周禮》註：『敦以盛食。』蓋古器也。少腹滿如敦狀者，言少腹有形高起如敦之狀。小便難，病不獨在血矣。不渴，知非上焦氣熱下化。產後得此，乃是水血並結而病屬下焦也。故以大黃下血，甘遂逐水，加阿膠者，所以去淤濁而兼安養也。」

大黃甘遂阿膠湯方

大黃四兩、甘遂二兩、阿膠三兩。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之。

程雲來曰：「苦以下結，大黃之苦，以下淤血，甘遂之苦，以逐留飲。滑以利竅，阿膠之滑，以利小便。為行水、下結血之劑。」

魏念庭曰：「大黃下血，甘遂逐水，入阿膠者，就陰分下水血二邪而不至於傷陰也。」

婦人時腹痛，經水時行時止，止而復行者，抵當湯主之。

魏念庭曰：「婦人經水不利快而下，有淤血在血室也。非得之新產後，則血之積於血室，堅而成塊必矣。不同生後之積血，易為開散也，必用攻堅破積之治，舍抵當不足以驅逐矣。」

抵當湯方見太陽病中。

婦人經水閉，臍堅癖，下白物不止，此中有乾血也，礬石丸主之。

尤在涇曰：「臍堅癖者，於臍乾血堅凝，成癖而不去也，乾血不去，則新血不榮，而經閉不利矣。由是蓄泄不時，胞宮生濕，濕復生熱，所積之血轉為濕熱所腐，而成白物，時時自下，是宜先去其臍之濕熱，礬石卻水除熱，合杏仁，破結，潤乾血也。」

程雲來曰：「《內經》曰：『任脈爲病，女子帶下、瘕聚。』又曰：『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而痛出白。』一名曰蠱。今此證臟堅癖，豈非瘕聚與疝瘕乎？下白物，豈非帶下與出白乎？」

礬石丸方

礬石三分（燒）、杏仁一分。

上二味，末之，煉蜜爲丸，棗核大，內臍中，劇者再內之。

程雲來曰：「礬石酸澀，燒則質枯，枯澀之品，故《神農經》以能止白沃，非澀以固脫之意也。杏仁者，非以止帶，以礬石質枯，佐杏仁一分以潤之，使其同蜜易以爲丸，滑潤易以內陰中也。此方專治下白物而設，未能攻堅癖下乾血也。」

魏念庭曰：「臍堅之臍，指子宮也。臍中之臍，指陰中也。」

趙以德曰：「設乾血在衝任之海者，必服藥以下之，內之，不能去也。」

合信氏曰：「婦人流白帶，用白礬貯水節，自陰戶射入。」

《漢方解說》：「治帶球，治白帶下，陰中瘙癢證。子宮腔部及腔黏膜之小潰瘍，有奇效。明礬、蛇床子仁六分，樟腦三分，杏仁二分，白粉一分，上爲末，以蜂蜜爲腔球狀，白粉爲衣。隔日一個，插入腔中。」

婦人六十二種風證，腹中氣血如刺痛者，紅藍花酒主之。

尤在涇曰：「婦人經盡、產後，風邪最易襲入腹中，與血氣相搏而作刺痛。刺痛，痛如刺也。六十二種未詳，紅藍花苦辛溫，活血止痛，得酒尤良。不更用風藥者，血行而風自去耳。」

紅藍花酒方

紅藍花一兩。

上一味，以酒一斗，煎減半，去滓，分溫再服。

張隱庵曰：「紅花，色赤多汁，生血行血之品也。陶隱居主治胎產血暈，惡血不盡，絞痛，胎死腹中。《金匱》紅藍花酒治婦人六十二種風。臨川先生曰：『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蓋風爲陽邪，血爲陰液，婦人有餘於氣，不足於血，所不足者，乃衝任之血。月事以時下，故多不足也。花性上行開散，主生皮膚間散血，能資婦人之不足，故主治婦人之風。用酒煎以助藥性，能引其外出，主生脈外之血者也。」

《外臺秘要》：「《近效》療血暈絕，不識人，煩悶方。（即本方）」

《熊氏補遺》：「熱病，胎死腹中。（即本方）」

《產乳方》：「治胎衣不下。」

婦人腹中諸病痛者，當歸芍藥散主之，小建中湯亦主之。

魏念庭曰：「婦人腹中諸病，血氣凝聚而痛作，以當歸芍藥散主之，生新血之中，寓行宿血之義。再有婦人腹中痛，非養血行淤所可愈者，則中虛之故也，中虛氣自運行不快，氣運不快則血行多滯，宜補其中生胃陽，而氣旺血行，痛不作矣，此建中湯之所以主中虛腹痛也。」

小建中湯方見太陽病中。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繫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腎氣丸主之。」

尤在涇曰：「飲食如故，病不由中焦也。了戾及繚戾同，胞系繚戾而不順，則胞爲之轉。胞轉則不得溺也。由是下氣上逆而倚息，上氣不能下通，而煩熱，不得臥。治以腎氣者，下焦之氣腎主之，腎氣得理，庶繚者順、戾者平而閉乃通耳。」

唐容川曰：「胞字即脬字。脬，膀胱也。《史記》倉公傳正義曰：『脬通作胞。』此轉胞，或胎壓其脬，或忍溺入房，以致膀胱之系繚戾而不得小便，水因反上衝肺，則倚息不得臥。煩熱者，膀胱太陽之氣亂也。凡逆轉者，當順舉之，而後得返其正。故用腎氣丸振動腎氣以舉之，舉之則所以利之也。」

《舒氏女科要訣》：「了戾者，絞紐也。」

《巢氏病源》：「胞轉之病，由胞爲熱所迫，或忍小便，俱令水氣還迫於胞，屈辟不得充張，外水應入不得入，內洩應出不得出，內外壅脹不通，故爲胞轉。其狀小腹急痛，不得小便，甚者至死。張仲景云：『婦人本肥盛且舉自滿，今羸瘦且舉空減，胞繫了戾，亦致胞轉。』」

腎氣丸方見虛勞病。

婦人陰寒，蛇床子散主之。

沈明宗曰：「此治陰掣痛，少腹惡寒之方也。胞門陽虛受寒現證不一，非惟少腹惡寒之一證也。但寒從陰戶所受，當溫其受邪之處，則病得愈，故以蛇床子一味大熱助其

陽。納入陰中，俾子宮得暖，邪去而病自愈矣。」

蛇床子散方

蛇床子一兩

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陰中，自溫。

趙以德曰：「白粉即米粉，藉之以和合也。」

《漢藥神效方》：「婦人陰中癢痛，或白帶，或子宮下垂，交合時發痛者，用蛇床子末，和熟艾，置絹袋中，其形如蕃椒，插入陰中，以尖頭插入子宮為佳。」

《集簡方》：「婦人陰癢，蛇床子一兩，白礬二錢，煎湯頻洗。」

少陰病，脈滑而數者，陰中瘡也。蝕爛者，狼牙湯主之。

尤在涇曰：「脈滑者，濕也。脈數者，熱也。濕熱相合而繫在少陰，故陰中即生瘡，甚則蝕爛不已。狼牙味酸苦，除邪熱氣、疥癩、惡瘡，去白蟲，故取治是病。」

李洱臣曰：「少陰屬腎，陰中腎之竊也。」

狼牙湯方

狼牙三兩。

上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去滓。以綿纏箸如繭大，浸湯瀝陰中洗之，日四遍。

《漢藥神效方》：「狼牙即野蜀葵或木蘭。」

《金鑿》曰：「陰中，即前陰也。生瘡蝕爛，乃濕熱不潔而生蠹也。用狼牙湯洗之，除濕熱殺蠹也。狼牙非狼之牙，乃狼牙草也，如不得，以狼毒代之亦可。其瘡深，洗不可及，則用後法也。」

《金匱輯義》：「陰蝕乃霉瘡之屬。」

胃氣下泄，陰吹而喧，如矢氣者，此穀道實也，豬膏髮煎主之。

趙以德曰：「陽明脈屬於宗筋，會於氣街，若陽明不能升發穀氣上行，變為濁邪，反泄下利，子宮受抑，氣不上通，故從陰戶作聲而吹出。豬脂，補下焦生血，潤腠理。亂髮，通關格。腠理開，關格通，則中焦各得升降，而氣歸故道已。」

尤在涇曰：「陰吹，陰中出聲如大便矢氣之狀，連續不絕，故曰喧。穀道實者，大

便結而不通。是以陽明下行之氣不得從其故道，而乃別走旁竅也。豬膏髮煎，潤導大便，便通氣自歸矣。」

豬膏髮煎方見陽明病。

傷寒雜病論會通補遺

〈雜療方〉

以下三篇，乃《金匱要略》卷下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五之文。趙一德、魏念庭、尤在涇諸本皆未載，蓋斷為後人所附而刪之也。然考《肘後方》、《千金方》、《外臺秘要》諸書，知其為仲景遺文無疑。且雜療方所列急救諸法，何一非醫者所宜究。其飲食禁忌二篇，尤為養生所應知。今取附本書卷末，庶成全璧焉。

【退五臟虛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蘭臺軌範》作「五臟寒熱」）

冬三月加柴胡八分、白朮八分、大腹檳榔四枚（並皮子用）、陳皮五分、生薑五分、桔梗七分。

春三月加枳實減白朮共六味。

夏三月加生薑三分、枳實五分、甘草三分共八味。

秋三月加陳皮三分，共六味。

上各咬咀，分為三貼，一貼以水三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如四體壅，添甘草少許。每貼分作三小貼，每小貼以水一升煮取七合，溫服。再合滓為一服，重煮都成四服。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此皆四時不正之氣，乘人五臟之虛而傷之，致邪伏於皮膚裡、臟腑外，三焦之募原。久則血凝氣滯，鬱而為熱，變證百出矣。仲景立此方，欲人為未雨之綢繆，以思患而預防之，乘邪之初集而攻之。夫四時風、寒、暑、濕之邪雖不同，而傷之不即發，則鬱伏於少陽一也。故用柴胡為君，領諸藥直達三焦之募原，以解散其五臟之寒熱。寒熱久者，必有積滯，故用大腹、檳榔、枳實以為臣。邪之所中，其氣必虛，故用白朮以培中氣，生薑以散胃寒，桔梗清上焦之鬱熱，腹皮消中焦之積濕。冬加柴胡，予解其溫。春加枳實，早弭其泄。夏暑發於秋則為痲瘧，故加甘草，以清血解毒。秋濕作於冬，則成咳嗽，故加陳皮，以利氣寬胸。何一非杜漸防微之意乎。滓再合煮者，仍不離和解少陽之成法也。吳又可《瘟疫論》中之達原飲，蓋以此方化出也。

【長服訶黎勒丸方】

訶藜勒（全書有煨字）、陳皮、厚朴各三兩。

上三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飲服二十九，加至三十九。

夫人之疾病，由飲食不節，致腸胃積滯而成者，常十之八九。故古人養生方，長服多消導之藥。所以使消化無停積，腠理無壅滯，九竅不閉塞，而氣血自調暢也。《本草》謂：「訶藜勒破胸膈結氣、通利津液，能消腹中百病。」陳皮、厚朴亦皆利氣行滯之品，蜜丸、酒服者，使血分之氣亦無滯也。

心腹諸卒暴百病，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錐刺，氣急，口噤，停屍，卒死者，三物備急丸主之。（此節依涪古本訂正）

李珣臣曰：「人卒得病欲死者，皆感毒厲邪、陰不正之氣而然。三物相須，能蕩邪安正，或吐，或下，使穢氣上下分消，誠足備一時急需也。」

《金匱輯義》：「停屍無考，蓋即遁屍。見《巢源》。」

【三物備急丸方】

大黃一兩、乾薑一兩、巴豆一兩（去皮心，熬，外研如脂）。

上藥各須精新，先搗大黃、乾薑為末，研巴豆內中，合治一千杵，用為散。蜜和丸亦佳。密器中貯之，莫令泄氣。以暖水，苦酒，服大豆許三、四丸，或不能下，捧頭起灌令下嚙，須臾當差。如未差，更與三丸，當腹中鳴，即吐下、便差。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

《蘭臺軌範》：「若口噤者，須化從鼻孔，用葦管吹入，自下於咽。」

徐忠可曰：「此方妙在大黃、巴豆峻利，寒熱俱行，有乾薑以守中，則命蒂常存，且以通神明而復正性，故能治一切中惡、卒死耳。」

張璐玉曰：「備急丸，治寒實結積之峻藥。凡傷寒，熱傳胃腑，舌苔黃黑刺裂，唇口赤燥者，誤用必死，以巴豆大熱，傷陰，故也。」

徐靈胎曰：「此溫下之法，治寒氣、冷食稽留胃中，心腹滿痛，大便不通。」

《本經》述大黃之功能曰：「蕩滌腸胃，推陳致新。」巴豆之功能曰：「蕩練五臟六腑，開通閉塞。」蓋大黃之味苦性寒直下，巴豆味辛性熱而兼橫行也。

張隱庵曰：「凡服巴豆，即從胸脅大熱達於四肢，出於皮毛，然後復從腸胃而出。中惡、客忤、停屍、卒死等證，皆邪中五臟，致九竅閉塞不通，故用巴豆之辛溫以開之。」

唯欲其令穢濁之邪順時而下，必當佐以大黃之苦寒，又恐其中氣暴脫，乃用乾薑守住其脾，不使傾筭倒篋，盡出無餘。制方之妙，義精如此。」

物理小識謂：「巴豆同大黃則瀉反緩，蓋巴豆惡大黃而備急丸同用之。」

王好古曰：「可以通腸，可以止瀉，世不知也。」

《肘後方》：「治大熱行極，及食熱餅，竟飲冷水過多，衝咽不即消，仍以發氣呼吸喘息方。（即本方為末服）」

《千金方》：「備急丸，治卒中惡風，氣忤，迷絕不知人。（即本方）」

《外臺秘要》：「許仁則巴豆三味丸，療乾霍亂，心腹脹滿，攪刺疼痛，手足逆冷，甚則流汗如水，大小便不通，求吐不出，求利不下，須臾不救，便有性命之慮。（即本方）」

《聖惠方》：「備急丸治霍亂，心腹疰痛，冷氣築心。」

傷寒，令愈不復，紫石寒石散主之。（依涪古本）

傷寒，大病後，餘熱遺毒蘊於血脈、骨髓之中，每致精神昏憤，或為百合狐惑等證，或發為瘡毒丹疹。此方取薑、附、桂、防引五石等藥，以搜其深藏之伏寒遺熱。名寒食者，蓋即風引湯之變方也。

【紫石寒石散方】

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研煉）、栝蒌根、防風、桔梗、文蛤、鬼白各十分，太一餘糧十分（燒）、附子（炮，去皮）、乾薑、桂枝（去皮）各四分。

上十三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

《續醫說》：「魏晉間人喜服寒食散，即五石散也。孫真人載於《千金方》中，而皇甫謐因試其藥，遂為廢人，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畏熱，悲恚欲自殺。余讀晉史，載裴秀服此散，遂致暴死，故顏之推深戒子孫，不可輕服古方。」

《懶真子》：「後漢以來，方書中有五石散，又謂之寒食散。論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熱物，服之則兩熱相激。』故名之。」

【救卒死方】

薤，搗汁灌鼻中。

《金鑿》曰：「卒然昏死，皆屍蹶也。薤白類蒜而小，北人謂之小根菜，南人謂之釣喬是也，其味極辛，搗汁灌鼻，亦通竅取嚏之意也。」

李珣臣曰：「陰邪客氣，閉塞關竅則猝然而死。薤味辛而屬陽，可辟陰邪通陽氣，然必搗汁灌鼻中者，以天氣通於肺，肺主氣，鼻爲肺竅司呼吸，使外邪自鼻而進者，仍令以鼻而出也。」

《肘後方》：「卒死，或先病平居，寢臥奄忽而死，皆是中惡。以薤汁灌入鼻中便省。」

又方：「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

李時珍曰：「雞冠血，三年雄雞者良，取其陽氣充溢也。」

《金鑿》曰：「管吹內鼻中，謂將雞冠血或合熱酒含在不病人口內，以葦管或筆管插入病人鼻孔中，使氣連藥吹之，其藥自能下嚥，氣通，噤自開也。」

豬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

李珣臣曰：「豬脂滑竅而助胃氣。苦酒，食醋也，煮沸則香氣撲鼻，灌之可斂正祛邪。」

《肘後方》：「治卒中五屍方，豬脂八合，銅器煎小沸，投苦酒八合相和，頓服，即差。」

雞肝及血塗面上，以灰圍四旁，立起。

《肘後方》：「治卒死，或寢臥奄忽而絕，皆是中惡。用雄雞冠血塗面上，乾則再上，仍吹入鼻中，並以灰營死人一周。」

大豆二、七粒，以雞子白並酒和，盡以吞之。

《千金方》：「治中惡方，大豆二七粒末，雞子黃並酒相和，頓服。」

《巢氏病源》：「卒死者，由三虛而遇賊風所爲也。三虛，謂乘年之衰，一也，乘月之空，二也，失時之和，三也。人有此三虛而爲賊風所傷，使陰陽偏竭於內，則陽氣阻隔於外。二氣壅閉，故暴絕如死。若腑臟氣未絕者，良久乃蘇，然亦有加鬼神之氣而卒死者，皆有傾邪退乃活。」

徐忠可曰：「凡人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故救卒死，唯一復其陽氣爲主。若鼻氣通於天，天陽之所通也。口氣通於地，地陽之所通也。面爲諸陽之聚，屬陽明中土，人陽

之所通也。故或以薤，或以雞冠血，二物皆能通天分之陽，故以灌鼻中。豬脂能通膚中之陽，苦酒爲引。雞子白能通腎中之陽，大豆爲引，故以灌喉。雞屬巽，肝爲魂之主，塗面則內通於胃。以灰圍四旁，則氣更束而內入，相引入肝，故肝氣通而愈。」

【救卒死，而壯熱者方】

礬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腳，令沒踝。

程雲來曰：「厥陽獨行，故卒死而壯熱。岐伯曰：『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礬石收澀藥也，以之浸足而收澀其厥逆之氣。」

【數卒死而目閉者方】

騎牛臨面，搗薤汁灌耳中，吹皂莢末鼻中，立效。

程雲來曰：「《肘後方》治卒魘不寤，以青牛蹄或馬蹄臨人頭上即活，則騎牛臨面係厭惡驅邪法也。目閉者，邪氣內著也。灌薤汁，以辟邪安魂。吹皂莢，以取嚏開竅。」

《千金方》：「治卒死無脈，無他形候，陰陽俱竭，故也。治之方：牽牛臨鼻上二百息，牛舐必癢。牛不肯舐，著鹽汁塗面上，牛即肯舐。」

【救卒死而張口反折者方】（《肘後方》作「張目」）

灸手足兩爪後十四壯了，飲以五毒諸膏散。（原注）：「有巴豆者。」

程雲來曰：「灸手足兩爪後，當是灸兩手足爪後，其文則順。以十爪甲爲十二經之終始，灸之以接引陽氣而回卒死。此惡氣中於太陽，令卒死而開口反張也。五毒諸膏散方未見。」

《千金方》：「卒中邪魅，恍惚振噤，灸鼻下人中及兩手足大指爪甲，令艾丸半在爪上，半在肉上，各七壯。不止，十四壯。炷如雀屎大。」

《肘後方》：「卒死門，有三物備急丸散及裴公膏，救卒死。」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馬屎一升，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外臺秘要》作。以洗足。又取牛洞（原注）：「稀糞也。」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差。

程雲來曰：「卒死而四肢不收者，無陽以行四末也。失便者，正氣衰微不能約束便溺也。物之臭者，皆能解毒穢邪，故以牛馬糞及後條狗糞治之。心下一寸，當是上脘穴，

臍上三寸，當是中脘穴。臍下四寸，當是關元穴。灸之以復三焦之陽，而回其垂絕之氣。」

《肘後方》：「卒中惡死，吐利不止，不知是何病，不拘大人小兒，馬糞一丸絞汁灌之。乾者，水煮汁亦可。卒死不省，四肢不收，取牛洞一升和溫酒灌之，或以濕者絞汁亦可。此皆扁鵲法也。」

【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丸，絞取汁以灌之。無濕者，水煮乾者，取汁。

徐忠可曰：「吐利非即死病，吐利而卒死，又無他病可據，則知上吐下利，病在中矣。狗性熱，善消物。糞乃已消之滓，病邪得之，如其消化，類相感也。近有用狗糞以治膈噎，有用狗屎中骨末以治腹痛。百藥不效而骨立欲死者，無不神驗，可悟此理矣。」

《本草》：「白狗者良。」

《千金方》：「乘馬遠行，至暮當沐浴更衣，方可近嬰兒處所。若感其氣，則為急驚風搐。」又曰：「步踐糞穢之履，勿使近嬰兒，若感其氣，則為天弔。」

屍蹶，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治方：菖蒲屑內鼻兩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著舌下。

程雲來曰：「《甲乙經》曰：『屍蹶者，死不知人，脈動如故。』《傷寒論》曰：『屍蹶者，令人不仁。』即氣閉不通，靜而死之謂也。菖蒲內鼻中，以通其肺氣，桂內舌下，以開其心竅，心肺開則上焦之陽自能開發，屍蹶之疾可愈。」

《平脈法》：「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為屍蹶，當刺期門、巨闕。」

《肘後方》：「屍蹶之病，卒死，脈猶動，聽其耳目中如微語聲，股間暖者，是也。魘死之病，臥忽不寤，勿以火照，但痛齒其踵，及足跗趾甲際，唾其面，即蘇。仍以菖蒲末吹鼻中，桂末納舌下，並以菖蒲根汁灌之。」

又方：

剔取左角髮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

程雲來曰：「《內經》曰：『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皆竭，令人身動皆慄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屍，或曰屍厥。以竹管吹其兩耳，剔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見繆

刺論。今仲景亦剔左角之髮治者，以左角爲陽氣之所在，五絡之所繞，五絡皆竭，故剔其五絡之血餘以治之。和以酒灌者，助藥力而行氣血也。」

《金鑿》曰：「屍厥，乃正暴然爲邪氣閉塞不通，故靜而死也。菖蒲吹鼻，桂著舌下而不愈者，則用此法。」

《巢氏病源》：「屍厥者，陰氣逆也。此由陽脈卒下墜，陰脈卒上升，陰陽離居，營衛不通，真氣厥亂，客邪乘之，其狀如死，猶微有息而不常，脈尙動而形無知也。聽其耳內循循有如嘯之聲，而股間暖者是也。耳內雖無嘯聲而脈動者，故當以屍厥治之。診其寸口脈沉大而滑，沉即爲實，滑即爲氣，實氣相搏、身溫而汗，此爲入腑，雖卒厥不知人，氣復則自愈也。若唇正青，身冷，此爲入臟，亦卒厥不知人即死。」

救卒死、客忤死，還魂湯主之。通治諸感忤。（依涪古本訂正）

徐志可曰：「凡卒死及客忤死，總是正不勝邪，故陽氣驟閉而死。肺朝百脈，爲一身之宗，麻黃、杏仁利肺通陽之君藥，合甘草以調中，故爲救卒死主方。名曰還魂湯，著其功也。」

《金鑿》曰：「中惡，客忤，便閉，裡實者，仲景用備急丸。可知無汗表實者，不當用備急丸通裡，當用還魂湯以通表也。通裡者，抑諸陰氣也。通表者，扶諸陽氣也。昧者不知，以麻黃爲入太陽發汗之藥，抑知不溫覆取汗，則爲入太陰通陽之藥也。陽氣通動，魂可還矣。」

《肘後方》：「客忤者，中惡之類也。多於道塗門外得之，令人心腹絞痛、脹滿，氣衝心胸，不即治，亦殺人。」又云：「客者，客也。忤者，犯也，謂客氣忽犯人也。此惡鬼毒厲之氣，療之多愈。亦有侵克臟腑經絡，雖差後猶宜治療，以消其餘勢。不爾，終爲人患，有時輒發。」

【還魂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杏仁（去皮尖）七十個、甘草一兩（炙）。

上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

《和劑局方》：「三拗湯，治傷風，傷冷，鼻塞，聲重，頭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滿，氣短。即本方加生薑，被覆取汗。」

又方：

韭根一把、烏梅二十七個、吳茱萸半升（炒）。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之，以病人櫛，內中三沸，櫛浮者生，沉者死。煮取三升，去滓，分飲之。

徐忠可曰：「韭根有韭白之功，烏梅有開關之力，吳茱萸能降濁陰，陰降而關開，則魂自還，故亦取之。然櫛浮則生，沉則死。蓋櫛爲本人日用之物，氣之所及也。浮則其人陽氣未絕，沉則久已有陰無陽，故主死。然仍分飲之，信櫛無寧信藥耳。」

《金鑒》曰：「浮爲陽，沉爲陰，陽生陰死義也。」

救自縊死，旦至暮，雖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小難也，恐此當言忿氣盛，故也。然夏時夜短於晝，又熱，猶應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溫者，一日以上，猶可治之方。」（忿氣盛，《全書》《外臺》作「陰氣盛」）

徐徐抱解，不得截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腳踏其兩肩，手少挽其髮，常弦弦，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程雲來曰：「導引上焦之氣。」一人摩捋臂脛屈伸之。導引四肢之氣。若已殭，但漸漸強屈之，並按其腹。導引下焦之氣。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吸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苦勞之，須臾可少與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濡喉，漸漸能咽及稍止。若向令兩人以管吹其兩耳深好，此法最善，無不活者。

《金鑒》曰：「旦至暮，陽氣有餘，陽主生，故雖已冷，必可治也。暮至旦，陰氣有餘，陰主死，故稍難也。自縊之人，必可治者，恐此當有言語忿爭，氣盛不散，故可治也。暮至旦，固難治，然遇夏時，夜短於晝，又熱遇皆陽氣氣有餘，猶應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溫者，雖一日已上猶可治之。』觀此諄諄切告，仲景仁心，惟恐人畏其繁瑣而不治也。此法嘗試之，十全八九，始知言果不謬。弦弦，猶言緊緊也。揉胸按腹摩臂脛屈伸之，皆導引其氣之法也。」

《外臺秘要》：「《肘後》療自縊死，心下尙微溫，久猶可治方。徐徐抱解其繩，不得斷之。懸其髮，令足去地五寸許。塞兩鼻孔，以蘆管內其口中至咽，令人噓之，有頃，其腹中礫礫，或是通氣也。其舉手撈人，當益堅捉持，更遞噓之。若治了能語，乃可置。若不得懸髮，可中分髮，兩手強牽耳。」又方：「皂莢末、蔥葉吹其兩鼻孔中，逆出復內之。」又方：「以蘆管吹其兩耳，極則易人吹，取活乃止。若氣通者，以少桂湯稍稍咽之，徐徐，乃以少粥清與之。」

《瘍醫大全》：「必須心口尙溫，大便未下，舌未伸出者，救治。」

《金匱輯義》：「桂湯，諸書無考，蓋此單味桂枝煎湯耳。而《洗冤錄》引《本經》

之文，後載官桂湯方，未知何本，錄下備殘。《洗冤錄》官桂湯：廣陳皮八分，厚朴、半夏各一錢，肉桂、乾薑各五分，甘草三分。」

【凡中暈死，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療之方】

屈草帶繞暈人臍，使三兩人尿其中，令溫。亦可用熱泥和屈草，亦可扣瓦碗底，按及車缸，以著暈人臍，令尿須得流去，此謂道路窮卒無湯，當令尿其中，欲使多人尿，取令溫。若湯便可與之，不可泥及車缸，恐此物冷。暈既在夏月，得熱泥土，暖車缸，亦可用也。

《本草》：「車轄，一名車缸，即車軸鐵轄頭。」

程雲來曰：「中暈，不可得冷，猶被凍，不可沃以熱湯，寒熱拒隔，反為大害。」

《巢氏病源》：「夏月炎熱，人冒涉途路，熱毒入內與五臟相並，客氣熾盛或鬱愈不宣，致陰氣卒絕，陽氣暴壅，經絡不通，故奄然悶絕，謂之暈。然此乃外邪所擊，真臟未壞，若遇，便治救，氣宣則蘇。」

夫熱暈，不可得冷，得冷便死。此謂外卒以冷觸，其熱蘊積於內不得宣發，故也。

《三因方》：「中暑悶倒，急扶在陰涼處，切不可與冷，當以布巾衣物等蘸熱湯熨臍中及氣海。續以湯淋布上，令徹臍腹暖，即漸醒。如倉促無湯處，掬道上熱土於臍上，仍撥開作窩子，令人更尿於其中，以代湯。急嚼生薑一大塊，冷水送下。如已迷亂悶，嚼大蒜一大瓣，冷水送下。如不能嚼，即用水研，灌之，立醒。」

《葉氏避暑錄話》：「道路城市間，中暑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饑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為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別其齒，灌之，有頃即蘇。」

救溺死方（《外臺秘要》引《小品》療溺死，若身尚暖者方）

取灶中灰兩石餘，以埋人，從頭至足，水出七孔，即活。

李時珍曰：「凡蠅溺水死，試以灰埋之，少頃即便活，甚驗。蓋灰性暖而能撥水也。灶灰得火土相生之氣，以埋人，則外溫衛氣而內滲水濕，故能使水出七孔而活。」

《巢氏病源》：「人為水所沒溺，水從孔竅入灌注臟腑，其氣壅閉，故死。若早拯救得出，即泄瀉其水，令氣血得通，便得活。經半日及一日，猶可活。氣若已絕心上、腰，亦可活。」

《千金方》：「治落水死方。以灶中灰布地，令厚五寸，以甑側著灰上，令死者伏於甑上，使頭少垂下。炒鹽二方寸匕，內竹管中，吹下孔中，即當吐水，水下，因去甑，下死人，著灰中壅身，使水出鼻口，即活。」又方：「掘地作坑，熬數斛灰，內坑中，下死人覆灰，濕徹即易之，勿令大熱。燂人，灰冷更易，半日即活。」

《普濟方》治墜水凍死，只有微氣者，勿以火炙，用布袋盛熱灰放在心頭，冷即換，待眼開，以溫酒服之。

【治馬墜及一切筋骨損方】

大黃一兩（切，浸，湯成下）、緋帛如手大（燒灰）、亂髮如雞子大（燒灰用）、敗蒲一握三寸、桃仁四十九個（去皮尖，熬）、久用炊單布一尺（燒灰）、甘草如中指節（炙，剉）。

上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湯成，內酒一大盞，次下大黃，去滓，分溫三服。先剉敗蒲席半領，煎湯浴。衣被蓋覆，斯須通利數行，痛楚立差。利及浴水赤勿怪，即淤血也。

徐忠可曰：「從高墜下，雖當救損傷筋骨為主，然頓跌之勢，內外之血必無不淤，淤不去則氣不行，氣不行則傷不愈，故以桃仁、大黃逐淤為主，緋帛紅花之餘，亂髮血之餘，合童便以消淤血。敗蒲亦能破血行氣，故入煎，能療腹中損傷淤血，湯浴能活週身血氣。然筋骨淤血，必有熱氣滯鬱，故以炊單布受氣最多而易消者，以散滯通氣，從其類也。加少炙甘草，補中以和諸藥也。」

《金鑒》曰：「外浴以散其淤，內服以下其淤，斯兩得之矣。」

《訖諸的靈蘭秘典》

〈禽獸魚蟲禁忌並治〉

凡飲食滋味，以養於生，食之有妨，反能為害。自非服藥煉液，焉能不飲食乎。切見時人不閑調攝，疾疢競起，莫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須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為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凡煮藥飲汁，以解毒者，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飲之。

徐忠可曰：「凡氣遇熱則增，遇冷則減，毒氣亦然，故曰諸毒病，得熱更甚。凡解毒藥必甘寒之品，亦此故也。若乾霍亂，飲熱湯則死，蓋由邪熱熾盛，故得熱更甚。每見豬尿及鹽水性寒，皆能愈之，亦所謂飲冷不獨湯之涼也。不宜辛熱藥，亦可知也。」

《前漢書》〈藝文志〉：「神農、黃帝食禁十二卷，蓋此篇所本。」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辨曰：「春不食肝者，為肝氣王，脾氣敗，若食肝則又補肝，脾氣敗，尤甚不可救。又肝王之時，不可以死氣入肝，恐傷魂也。若非王時，即虛，以肝補之，佳。餘臟准此。」

程雲來曰：「上段以生剋言，下段以禁忌言，六畜六獸，聖人以之養生事死，其禁忌亦不可不察。」

凡肝臟自不可輕啖，自死者彌甚。

《千金方》：「黃帝云：『六畜脾，人一生莫食。』」

《金鑿》曰：「謂諸畜獸臨殺之時，必有所驚，肝有所忿，食之俱不利，故曰不可輕啖。如獸自死者，必中毒或疫癘而死，更不可食也。」

《肘後方》：「食肝中毒，搗附子末，服一刀圭，日三服。」

凡心皆為神識所舍，勿食之。使人來生復其報對矣。

程雲來曰：「畜獸雖異於人，其心亦神識所舍，勿食之。生殺果報，諒不誣也。」

凡肉及肝落地，不著塵土者，不可食之。

豬肉落水浮者，不可食。

程雲來云：「皆涉怪異，食之必有非常之害。下見水自動，熱血不斷，塵土不污，並同。」

諸肉及魚，若狗不食，鳥不啄者，不可食。

《金鑿》曰：「凡禽獸不食之肉必有毒，不可食之。」

諸肉不乾，火炙不動，見水自動者，不可食之。

肉中如有朱點者，不可食之。

《金鑿》曰：「朱點、惡血所聚，此色惡不食也。」

六畜肉，熱血不斷者，不可食之。

父母及身本命肉，食之，令人神魂不安。

隋·蕭吉《五行大義》：「十二屬並是斗星之氣，散而爲人之命，繫於北斗，是故用以爲屬。《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龍馬，旋星散爲虎，機星散爲狗，權星散爲蛇，玉衡散爲雞兔鼠，開陽散爲羊牛，瑤光散爲猴猿。』此等皆上應天星，下屬年命也。」

按：十二屬，本於二十八宿中之十二辰位、星位之象。此云繫於北斗，蓋以樞機言之也。

食肥肉及熱羹，不得飲冷水。

《金鑿》曰：「食肥肉熱羹後，繼飲冷水，冷熱相搏，膩隔不行，不腹痛吐利，必成痞變，慎之！慎之！」

諸五臟及魚，投地，塵土不污者，不可食之。

《千金方》：「凡六畜五臟著草自動搖，及得成酢不變，自又墜地不汗，又與犬，犬不食者，皆有毒殺人。」

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

程雲來曰：「物已敗腐，必不宜於臟腑，食之則能傷人，臭惡不食也。」

自死肉，口閉者，不可食之。

程雲來曰：「自死既已有毒，口閉則其毒不得泄，不可食之。」

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金鑿》曰：「疫毒能死六畜，其肉必有疫毒，故不可食。」

獸自死北首，及伏地者，食之殺人。

程雲來曰：「首，頭向也。凡獸向殺方以自死，及死不僵直斜倒而伏地者，皆獸之有靈知，故食之殺人。〈檀弓〉曰：『狐死正丘首，豹死首山，樂其生不忘本也。』獸豈無靈知者邪。」

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蟲。（原注：「一作蟲蠱。」）

程雲來曰：「生肉非人所食，食生肉而飲乳汁，西北人則有之。脾胃弱者，未有不為蟲為蠱也。」

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堅積，宜利藥下之。

《金鑿》曰：「疫死牛肉有毒，不可食，食之若洞瀉，為其毒自下，或致堅積，宜下藥利之。」

《千金方》：「一切牛，盛熱時卒死者，總不堪食，食之作腸痛。」

脯藏米甕中，有毒，及經夏食之，發腎病。

《金鑿》曰：「脯肉藏米甕中，受濕熱鬱蒸之氣，及經夏已腐者，食之腐氣入腎，故發腎病。」

【治食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黃柏屑搗，服方寸匕。

《千金方》：「水服黃柏末方寸匕。」

程雲來曰：「六畜自死，必因毒疫。苦能解毒，黃柏味之苦者。」

【治食鬱肉、漏脯中毒方】（原注：「鬱肉，密器蓋之隔宿者是也。漏脯，茅屋漏下沾著者是也。」）

燒犬屎，酒服方寸匕。每服人乳汁亦良。飲生韭汁三升，亦得。

《巢氏病源》：「鬱肉毒者，謂諸生肉及熟肉，內器中密閉實，其氣壅積不泄，則為鬱肉，有毒。不幸而食之，乃殺人。其輕者，亦吐利、煩亂不安。」又云：「凡諸肉脯，若為久故，茅草屋漏所浸，則有大毒。食之之日，乃成暴癘，不可治。」

《千金方》：「治食野菜、馬肝肉、諸脯肉毒方：燒狗屎灰，水和，絞取汁，飲之立差。治食百物中毒方：服生韭汁數升，良。」

《外臺秘要》：「療食魚肉等成癥結在腹，並諸毒氣方：狗糞五升燒末，綿裹，取酒五升漬，再宿，取清，分十服，日再，已後，日三服使盡，隨所食，癥結即出便矣。」

（出《肘後》）」

【治黍米中藏乾脯，食之中毒方】

大豆濃煮汁，飲數升即解。亦治狸肉、漏脯等毒。

《千金方》：「黃帝云：『久藏脯臘，安米中滿三月，人不知，食之害人。』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予每試之不效，加入甘草爲甘豆湯，其驗乃奇也。」

《衛生方》：「解諸魚毒，大豆煮汁飲之。」

【治食生肉中毒方】

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數沸，澄清汁，飲一升，即愈。

程雲來曰：「三尺以上曰糞，三尺以下曰土，土能解一切毒，非止解肉毒也。」

《本草綱目》：「弘景云：『掘黃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水沃入，攪濁，少頃，取清用之，曰地漿，亦曰土漿。』」

《肘後方》：「服藥過劑悶亂者，地漿飲之。」

《千金方》：「乾霍亂病，不吐，不利，脹痛欲死，地漿三、五盞，服即愈，大忌米湯。」

《集簡方》：「食黃鱔魚，犯荆芥，能害人，服地漿解之。」

【治食六畜鳥獸肝中毒方】

水浸豆豉，絞取汁，服數升，愈。

程雲來曰：「豆豉爲黑大豆所造，能解六畜胎子諸毒。」

《千金方》：「服藥過劑，悶亂者，豉汁飲之。」

馬腳無夜眼者，不可食之。

程雲來曰：「夜眼在馬前兩足膝上，馬有此能夜行，一名附蟬屍。」

食駿馬肉，不飲酒，則殺人。

程雲來曰：「馬肉苦冷有毒，故飲酒以解之。」

孟洗曰：「食馬肉，毒發心悶者，飲清酒則解，飲濁酒則加。」

韓非子曰：「秦穆公亡駿馬，見人食之。穆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

即飲之酒。居三年，食駿馬肉者，出死力解穆公之圍。」

馬肉不可熱食，傷人心。

《金鑿》曰：「馬屬火，肉熱，火甚恐傷心，當冷食之。」

馬鞍下肉，食之殺人。

《金鑿》曰：「鞍下肉久經汗漬，有毒，食之殺人。」

《千金方》：「黃帝曰：『白馬鞍下，烏色徹肉裏者，食之，傷人五臟。』」

白馬黑頭者，不可食之。

《千金方》：「黃帝云：『白馬玄頭，食其腦，令人癲。』」

白馬青蹄者，不可食之。

程雲來曰：「《虎鈴經》曰：『白馬青蹄皆馬毛之利害者，騎之不利人，若食之，必能取害也。』」

馬肉、豕肉共食，飽、醉臥大忌。

《金鑿》曰：「馬肉屬火，豕肉屬水，共食已屬不和，若醉飽即臥則傷脾氣，故曰大忌。」

驢馬肉合豬肉，食之成霍亂。

程雲來曰：「諸肉雜食傷損腸胃，撩亂臟腑，故成霍亂。」

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

程雲來曰：「馬肝及毛皆有大毒，不可妄食。馬肝一名懸烽。」

《金鑿》曰：「漢史云：『文成食馬肝而死。』故曰不可妄食，恐中其毒也。」

《千金方》：「一切馬汗氣及毛，不可入食中，害人。」

【治馬肝毒中人未死方】

雄鼠屎二七粒，末之，水和服，日再服。（原注：「屎尖者是。」）

程雲來曰：「馬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水，故有肝無膽而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漢武帝云：「食肉無食馬肝。」又云：「文成食馬肝而死。」

韋莊云：「食馬留肝，則其毒可知矣。馬食鼠屎則腹脹，故用鼠屎而治馬肝毒。物性相制也。」

又方：人垢取方寸匕，服之佳。

程雲來曰：「人垢，汗所結也。味鹹有毒，亦似以毒解毒之意。」

《金鑿》曰：「人垢，即人頭垢也。用方寸匕，酒化下，得吐為佳。」

《千金方》：「治食野菜，馬肝肉，諸脯肉毒方。取頭垢如棗核大，吞之，起死人。」

《本草》引《小品》：「或白湯下亦可。」

【治食馬肉中毒欲死方】（《千金方》作「治食馬肉，血洞下，欲死方」）

香豉二兩、杏仁三兩。

上二味，蒸一食頃，熱杵之，服，日再服。

《金鑿》曰：「日華子云：『黑豆調中下氣，治牛馬瘟毒。杏仁下氣，氣下則毒亦解矣。』」

又方：煮蘆根汁，飲之良。

《金鑿》曰：「蘆根，味甘性寒，解諸肉毒。」

《千金方》：「鯪鯪魚毒、食蟹中毒，中藥箭毒。（方同上）」

《經驗良方》：「解馬、犬、河魴、諸魚蟹毒。一覺心下堅硬，或腹脹口渴，忽發熱多語，蘆根煮汁服。」

疫死牛，或目赤，或黃，食之大忌。

程雲來曰：「牛疫死而目赤黃者，疫癘之毒不去也，食之大忌。」

牛肉共豬肉食之，必作寸白蟲。

程雲來曰：「牛肉性滯，豬肉動風，入胃不消，釀成濕熱則蟲生也。亦有共食而不生蟲者，視人之胃氣何如耳。」

青牛腸不可合犬肉食之。

程雲來曰：「青牛，水牛也，其腸性溫，犬肉性熱，溫熱之物不可合食。」

牛肺從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蟲如馬尾，割去，勿食，食則損人。

程雲來曰：「春夏之交，濕熱蒸鬱，牛感草之濕熱，則蟲生於胃而緣入肺竅，故勿食之。」

牛羊豬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內生蟲。

《金鑿》曰：「古人煉藥多用桑柴火，楮實子能健脾消水，楮木亦可燒用。何以蒸炙諸肉食之即生蟲乎？其或物性相反也。」

啖蛇牛肉殺人，何以知之？啖蛇者，毛髮向後順者是也。

《巢氏病源》：「凡食牛肉有毒者，由毒蛇在草，牛食因誤啖蛇則死。亦有蛇吐毒著草，牛食其草亦死，此牛肉有大毒。」

《千金方》：「獨肝牛肉，食之殺人，牛食蛇者獨肝。」

【治啖蛇、牛肉，食之欲死方】

飲人乳汁一升，立愈。

《千金方》：「治食牛馬肉中毒方：飲人乳汁良。」

《本草》、《別錄》云：「人乳解獨肝牛肉毒，合濃豉汁服之，神效。」

又方：「以泔洗頭，飲一升，愈。」

牛肚細切，以水一斗，煮取一升，暖飲之，大汗出者，愈。

程雲來曰：「北人牛瘦，多以蛇從鼻灌之，其肝則獨。乳汁能解獨肝牛肉毒。啖蛇牛當是獨肝牛也。以泔洗頭飲者，取頭垢能吐其毒也。以牛肚煮服，取其同類相親，同氣相求，大發其汗，以出其毒也。」

《金匱輯義》：「按：牛肚即牛胃。《本草綱目》牛胃附方引本方。」

【治食牛肉中毒方】

甘草煮汁，飲之即解。

《肘後方》：「飲一、二升。」

《千金方》：「甘草解百藥毒，如湯沃雪。有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驗如反掌。」

羊肉其有宿熱者，不可食之。

程雲來曰：「羊之五臟皆平溫，惟肉屬火而大熱。人宿有熱者，不可食之。」

《訖諸的靈蘭秘典》

徐忠可曰：「宿熱者，謂舊有熱病人也。羊肉補氣，得補而熱增，故不可食。」

《千金方》：「六月勿食羊肉，傷人神氣。」

羊肉不可共生魚酪，食之害人。

程雲來曰：「生魚，鮓之屬。酪，乳之屬。生魚與酪食，尙成內瘕，加以羊肉食之，必不益也。」

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羊懸筋，食之令人癩。

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

程雲來曰：「羊腦有毒，食之發風疾，損精氣，不唯作腸癰也。方書只用爲外敷藥。」

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臟。

《金鑿》曰：「羊肝、生椒皆屬於火，共食恐損傷人五臟。」

《千金方》：「傷心，最損小兒，彌忌。」

豬肉共羊肝和食之，令人心悶。

程雲來曰：「豬肉能閉血脈，與羊肝合食則滯氣，故令人心悶。」

豬肉以生胡荽同食，爛人臍。

程雲來曰：「胡荽損精神、發痼疾。豬肉令人乏氣、少精、發痼疾，宜其不可共食。若爛臍則不可解。」

豬脂不可合梅子食之。

《金鑿》曰：「豬脂滑利，梅子酸澀，性相反也，故不可合食。」

豬肉和葵食之少氣。

程雲來曰：「葵性冷利，生痰動風，豬肉令人乏氣，合食之，非止於少氣也。」

鹿肉不可和蒲白作羹，食之發惡瘡。

程雲來曰：「鹿肉九月以後至正月以前堪食，他月服之則發冷痛。蒲白，想是蒲筍之類，當詳之。」

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婦食之，令子青盲，男子傷精。

李珣臣曰：「人目以陰爲體，以陽爲用。麋，陰獸也。梅及李，味酸苦亦屬陰類。」

孕婦三物合食則陰氣太盛，陽氣絕少，故令子青盲也。男子精氣宜溫暖，陰盛則精寒。
《本草》云：『麋脂令陰痿。』」

麋肉不可合蝦及生菜、梅李果食之，皆病人。

程雲來曰：「麋肉，十二月至七月食之動氣，蝦能動風熱，生菜梅李動痰，合食之皆令人病。」

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愈。

《金鑿》曰：「因熊性猛悍，食之痼疾永不除。」

《千金方》曰：「若腹中有積聚、寒熱、羸瘦者，食熊肉，病永不除。」

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

《金鑿》曰：「凡犬死必吐舌，惟中毒而死其舌不吐，毒在內也，故食之害人。」

食狗鼠餘，令人發痿瘡。

程雲來曰：「餘，狗鼠之剩食也。其涎毒在食中，人食之則毒散於筋絡，令發痿瘡。」

《巢氏病源》：「養生方云：『正月勿食鼠殘食，作鼠痿，發於頸項。或毒入腹，下血不止，或口生瘡如有蟲食。』」

【治食犬肉不消，心下堅或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妄語如狂，或洞下方】

杏仁一升（合皮，熟，研用）。

以沸湯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驗。

程雲來曰：「犬肉畏杏仁，故能治犬肉不消。近人以之治狂犬咬，皆此意。」

《千金方》：「解狼犬毒，杏仁搗爛，水和服之。治凡犬嚙人方：熬杏仁五合，令黑碎，研成膏敷之。」

婦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山羊肉及鱉、雞、鴨，令子無聲音。

程雲來曰：「妊娠食兔肉，則令子缺唇。食羊肉則令子多熱。食鱉肉則令子項短，不令無聲音也。若食犬肉，則令子無聲音。雞、鴨肉，胎產需以補益，二者不必忌之。」

兔肉不可合白雞肉食之，令人面發黃。

《金鑿》曰：「二物合食，動脾氣而發黃，故不可合食。」

《千金方》：「黃帝云：『兔肉和獺肝食之，三日必成遁屍。共白雞肝心食之，令人面失色，一年成疸黃。』」

兔肉著乾薑食之，成霍亂。

《金鑿》曰：「兔肉酸寒，陰性也。乾薑辛熱，陽性也。性味相反，同食者必成霍亂。」

凡鳥自死，口不閉，翅不合者，不可食之。（《外臺秘要》引《肘後》「閉」作「開」。）

程雲來曰：「鳥自死，必斂翅閉口。若張翅開口，其死也異，其肉也必毒，不可食之。」

諸禽肉肝青者，食之殺人。

程雲來曰：「青者，必毒物所傷，故食之能殺人。」

雞有六翮四距者，不可食之。（《千金方》引黃帝作「六距」。）

《金鑿》曰：「距，雞腳爪也。形有怪異者有毒，故不可食。」

烏雞白首者，不可食之。

《金鑿》曰：「色有不相合者，有毒不可食。」

雞不可共葫蒜，食之滯氣。（原注：「一云雞子。」）

程雲來曰：「雞能動風，蒜能動痰，風疾發動則氣壅滯。」

《千金方》：「雞子白共蒜食之，令人短氣。」

山雞不可合鳥獸肉食之。

程雲來曰：「山雞，鷓鴣也。小於雉而尾長，人多畜之樊中。性食蟲蟻而有毒，非唯不可共鳥獸食，即單食亦忌也。」

雉肉久食之，令人瘦。

程雲來曰：「雉肉有小毒，發瘡疥，生諸蟲，以此則令人瘦。」

鴨卵不可合鱉肉食之。

《千金方》：「雞子共鱉肉蒸食之害人。」

程雲來曰：「鴨卵性寒，發冷氣，鱉肉性冷，亦發冷氣，不可合食。」

婦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亂無恥。

程雲來曰：「雀性最淫。周書云：『季秋，雀入大水為嶺雀，不入水，國多淫泆。』物類相感，理所必然。妊娠當戒食之，為慎胎教也。」

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

程雲來曰：「雀肉壯陽益氣，得李子酸澀則熱性不行，故不可共食。」

燕肉勿食，入水為蛟龍所啖。

程雲來曰：「《淮南子》曰：『燕入水為蜃蛤。』高誘註：『謂蛟龍嗜燕，人食燕者，不可入水。而祈禱家用燕召龍，能興波祈雨，故名游波。』」

雷公曰：「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其召龍之說，似亦有之也。」

【鳥獸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

大豆煮汁，及鹽汁，服之解。

程雲來曰：「箭藥多是射罔毒，射罔乃鳥頭所熬，大豆汁能解鳥頭毒，故也。鹹能勝熱，故鹽亦解其毒。」

《金匱輯義》：「《肘後》云：『肉有箭毒，以蘭汁、大豆解射罔毒。』又《外臺》引張文仲云：『禽獸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可以蘭汁、大豆解射罔也。』依此則鹽是蘭之訛字。形相似也。」

《千金方》：「治卒被毒矢方，持汁蘭一升飲之，並敷瘡上。解狼毒素，鹽汁飲之。」

《千金翼方》：「鉤吻眾毒困欲死，面青，口噤，逆冷，身痺方。煮蘭汁飲之。」

魚頭正白如連珠至脊上，食之殺人。

魚頭中無腮者，不可食之，殺人。

程雲來曰：「能殺人，詳《酉陽雜俎》。」

魚無腸膽者，不可食之。三年陰不起，女子絕生。

魚頭似有角者，不可食之。

魚目合者，不可食之。

《金鑿》曰：「以上皆怪異之形色，必有毒也。」

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

《詠諸的靈蘭秘典》

程雲來曰：「六甲日有六甲之神，以直日食鱗甲則犯其忌也。」

《千金方》：「甲子日勿食一切獸肉，大吉。六甲日勿食龜鱉之肉，害人心神。」
魚不可合雞肉食之。

程雲來曰：「今人常合食之，亦不見爲害。或飛潛之物合食所當忌也。或過之不消，則魚能動火，雞能動風，能令作痛也。」

《本草》：「弘景云：『雞同魚汁食，成心瘕。』」

魚不得合鷓鴣肉食之。

程雲來曰：「鷓鴣食魚，物相制而相犯也，不可合食。」

鯉魚鮓不可合小豆藿食之，其子不可合豬肝，食之害人。

程雲來曰：「鯉魚鮓、小豆藿，味皆鹹，鹹能勝血，故陶弘景云：『合食成消渴。』其子合豬肝食，傷人神。」

《金鑿》曰：「小豆藿，即小豆葉也。」

《千金方》曰：「凡豬肝、肺共魚鱸，食之作癰疽。」

鯉魚不可合犬肉食之。

程雲來曰：「鯉魚犬肉，俱令熱中，不可合食。」

鯽魚不可合猴雉肉食之，一云：不可合豬肝食。

程雲來曰：「鯽魚同猴雉肉、豬肝食，生癰疽。」

鯢魚合鹿肉生食，令人筋甲縮。

程雲來曰：「鯢魚，鮎魚也。鯢魚、鹿肉皆能治風。生食反傷其筋脈，致令筋甲縮。」

青魚鮓不可合生葫荑及生葵並麥醬食之。

程雲來曰：「青魚鮓不益人，葫荑、生葵能動風，發痼疾，必與青魚鮓不相宜。鮓味鹹，麥醬亦鹹，合食必作消渴。」

《千金方》：「黃帝云：『生葫合青魚鮓食之，令人腹內生瘡，腸中腫，又成疝瘕。』」

魷鱧不可合白犬血食之。

程雲來曰：「魷鱧爲無鱗魚，白犬血爲地厭，非唯不可合食，抑衛生家所當忌也。」

龜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

程雲來曰：「仲景以龜肉忌酒果子，而蘇恭以龜肉釀酒，治大風。陶弘景曰：『龜多神靈，人不可輕殺，更不可輕啖也。』」

《千金方》：「飲酒食龜肉，並菰白菜，令人生寒熱。」

鰲目凹陷者，又厭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

程雲來曰：「淮南子曰：『鰲無耳，以目爲聽。目凹陷則歷年多而神內守，故名曰神守。』若有王字，則物已靈異矣，食之有害。」

《千金方》：「鰲腹下成王字，不可食。」

其肉不得合雞、鴨子食之。

程雲來曰：「鰲肉令人患水，雞子令人動風，鴨子令人氣短，不可合食。」

龜鰲肉不可合菰菜食之。

程雲來曰：「龜鰲肉皆反菰菜，食之成鰲痕。」

陶弘景曰：「昔有人剉鰲，以赤菰包置濕地，經旬皆成生鰲。」

《千金方》：「鰲肉共菰蕨菜食之，作鰲痕害人。」

鰓無鬚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

程雲來曰：「無鬚，失鰓之形。腹黑，必鰓之毒。色白，反鰓之色，物既反常，必不可食。」

食膾，飲乳酪，令人腹中生蟲為瘕。

《金鑿》曰：「膾乃牛羊魚之腥，轟而切之爲膾。乳酪酸寒，與膾同食，則生蟲爲瘕，故戒合食。」

《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

《千金方》：「黃帝云：『一切牛馬乳汁及酪，共生魚食之，成魚瘕。』」

【膾食之在心胸間不化，吐復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癥病，治之方】

橘皮一兩、大黃二兩、朴硝二兩。

上三味，以水一大升，煮至小升，頓服即消。

程雲來曰：「鱠乃生魚所作，橘皮能解魚毒，硝黃能下癥瘕。」

《金匱輯義》：「據《千金》，大升當二升，小升當一升。」

【食膾多不消，結為癥病，治之方】

馬鞭草。

上一味，搗汁飲之。

或以薑葉汁，飲之一升，亦消。又可服吐藥吐之。

程雲來曰：「馬鞭草味苦寒，下癥瘕，破血，薑葉亦能解魚毒。」

《千金方》：「凡食魚膾及生肉，在胸膈不化，成癥瘕。」

馬鞭草搗汁，飲一升即消。

【食魚後食毒，兩種煩亂，治之方】

橘皮濃煎汁，服之即解。

《千金方》：「煎橘皮停極冷，飲之立驗。」

程雲來曰：「《神農經》曰：『橘皮主胸中瘕熱水穀，通神明，魚毒食毒俱可解。』」

《千金方》：「魚骨哽方，服橘皮湯。」

《簡效方》：「飲食過多，橘皮五錢濃煎，細呷。」

【食鰩魚中毒方】

蘆根煮汁，服之即解。

《肘後方》：「剉蘆根煮汁，飲一、二升良。」

《金鑿》曰：「鰩魚即河豚魚，味美，其腹腴，呼為西施乳。頭無腮，身無鱗。其肝毒，血殺人，脂令舌麻，子令腹脹，眼令目花，惟蘆根汁，能解之。」

《千金方》：「治食魚中毒，面腫，煩亂，及食鱸魚中毒欲死者方：剉蘆根，舂取汁，多飲良，並治蟹毒，亦可取蘆葦茸汁飲之愈。治卒被毒矢方：煮蘆根汁，飲三升。」

蟹目相向，足斑，目赤者，不可食之。

《訛諸的靈蘆秘典》

程雲來曰：「蟹骨眼而相背，相向者其蟹異，足斑，目赤者，其蟹毒，故不可食。」

【食蟹中毒治之方】（《酉陽雜俎》：『蟹腹下有毛，殺人。』）

紫蘇煮汁，飲之三升。紫蘇子搗汁，飲之亦良。《本草》引作「煮汁」。
又方：冬瓜汁飲二升，食冬瓜亦可。

程雲來曰：「紫蘇、冬瓜並解魚蟹毒。」

《驗方新編》：「解各色魚毒，紫蘇煎濃汁，冷服極效。」

凡蟹未遇霜，多毒，其熟者乃可服之。

程雲來曰：「未遇霜者，霜降節前也。節前食水茛苳，故有毒。霜降節後食稻將蟄，則熟而味美，乃可食也。」

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

程雲來曰：「蜘蛛有毒，落食中，或有尿、有絲黏食上，故不可食。」

凡蜂、蠅、蟲、蟻等多集食上，食之致瘰。

程雲來曰：「蜂、蠅、蟲、蟻，濕熱而有毒，集食上而人食之，濕熱之毒傳於肌肉，致生瘰瘡。」

《巢氏病源》：「有蜂瘰、蠅瘰、蟻瘰諸侯，皆由飲食內有蜂蠅等。人誤食之，毒入於五臟，流出經絡，變生諸瘰也。」

《訖諸的靈蘭秘典》

〈果食菜穀禁忌並治〉

《金鑿》：「《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果、食、菜、穀，皆地產也。又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是以草實曰蓏，木實曰果。禮云：『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扭梨曰攢之。』則治果有法矣。烹葵斷壺紀乎幽風，芥醬筆羹以養父母，則用五菜有道矣。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麥，則配五穀有方矣。然其物有不宜常食者，有不宜食者。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人安可不知其所禁忌乎。」

果子生食生瘡。

程雲來曰：「諸果之實，皆成於夏秋，察濕熱之性，食之故令生瘡。生者，言未極乎時令也。《論語》云：『不時不食。』」

果子落地經宿，蟲蟻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程雲來曰：「落地經宿則果壞，蟲蟻食之則果毒，在人大忌食之，令人患九漏。」

生米竹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

程雲來曰：「有敗處謂爲蟲鼠所食，皆有毒，故傷人。」

桃子多食，令人熱，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淋瀝、寒熱病。

程雲來曰：「桃實酸甘辛，生於春，味酸，成於夏，則酸甘，成於秋，則酸辛，其性熱，故多食令人熱也。若多食而入水浴，則酸味不得內泄，多令人癢。水寒之氣因而外客，故令人寒熱也。」

杏酪不熟，傷人。

程雲來曰：「古人杏酪以酒蜜釀成，亦有甘草、生薑汁熬成者。以杏仁有毒，半生辛熱，皆能害也人。」

梅多食，壞人齒。

程雲來曰：「梅實能致津液，津液出則骨傷，以腎主五液，齒爲腎之標，故也。」

《千金方》：「扁鵲云：『多食酢，損人骨。』」

《金匱輯義》：「食梅齒齷者，嚼胡桃肉解之，蓋胡桃補腎也。」

李不可多食，令人腹脹。

《金鑿》曰：「李味酸澀，若多食則中氣不舒，故令人腹脹也。」

林檎不可多食，令人百脈弱。

程雲來曰：「林檎酸澀而閉百脈，故多食則令人百脈弱。」

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金鑿》：「《尚書》註：『小曰橘，大曰柚。』二者其味皆酸而性寒，若過食則口爽而五味不知焉。《爾雅》釋：『言爽，差也，忒也。』」

梨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瘡、產婦亦不宜食。

程雲來曰：「梨性大寒，故令人寒中。寒能凝血脈，故金瘡，產婦不宜食。」

櫻桃、杏，多食傷筋骨。

《金鑿》曰：「櫻桃、杏，味酸性寒，若過食則傷筋骨。《內經》云：『酸則傷筋，寒主傷骨。』故傷筋骨。」

安石榴不可多食，損人肺。

《金鑿》曰：「安石榴味酸澀，酸澀則氣滯。肺主氣，宜利而不宜滯，滯則傷損矣，故不可過食也。」

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

程雲來曰：「胡桃能潤肺消痰，今令人動痰飲，何也？以胡桃性熱，多食則煎熬津液而為痰飲也。」

生棗多食，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瘦者，彌不可食，傷人。

程雲來曰：「生棗味甘辛氣熱，以熱則令人渴，甘則令人氣脹也。羸弱者，內熱必盛而脾胃必虛，故彌不可食。」

【食諸果中毒治之方】

豬骨（燒過）。

上一味，末之，水服方寸匕，亦治馬肝、漏脯等毒。

《金鑿》曰：「以豬骨治果子毒，物性相制使然。治馬肝毒者，以豬畜屬水，馬畜屬火，此水克火之義也。治漏脯毒者，亦骨肉相感之義也。」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

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

程雲來曰：「木耳諸菌皆復卷，仰卷則變異，色赤則有毒，故不可食。」

【食諸菌中毒，悶亂欲死，治之方】

人糞汁飲一升。

土漿飲一二升。

大豆濃煮汁飲之。

服諸吐利藥並解。

李珥臣曰：「悶亂欲死，毒在胃也。服吐利藥並解，使毒氣上下分消也。」

《巢氏病源》：「凡園圃所種之菜本無毒，但蕈菌等物皆是草木變化所生，出於樹者爲蕈，生於地者爲菌，並是鬱蒸濕氣變化所生，故或有毒者，人食過此毒，多數死甚疾速。其不死者，猶能令煩悶吐利，良久始醒。」

《千金方》：「治食山中樹菌毒方，人屎汁服一升良。又解諸菌毒，掘地作坑，以水沃中，攪令濁，澄清飲之，名地漿。」

《本草》：「陳藏器曰：『菌冬春無毒，夏秋有毒，有蛇蟲以下過也。夜中有光者，欲爛無蟲者，煮之不熟者，煮訖照人無影者，上有毛，下無紋者，仰卷赤色者，並有毒殺人。中其毒者，地漿及糞清解之。』」

食楓樹菌而笑不止，治之以前方。

李珥臣曰：「心主笑，笑不止是毒氣入心也。」

程雲來曰：「弘景曰：『楓木上生者，令人笑不止，以地漿解之。』」

【誤食野芋，煩毒，欲死，治之方】（原注：「以前方。其野芋根，山東人名魁芋。人種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並殺人。」）

程雲來曰：「野芋三年不收，又名相芋。味辛冷有毒，只可敷摩瘡腫。人若食之，中其毒，土漿、豆汁、糞汁俱可解也。」

【蜀椒閉口者，有毒。誤食之，戟人咽喉，氣病欲絕，或吐下白沫，身體痺冷，急治之方】（《外臺秘要》作「戟人咽，使不得出氣，便欲絕」）

肉桂煎汁飲之。多飲冷水一、二升。或食蒜（《本草綱目》引張仲景方：『閉口椒毒，氣閉欲絕者，煮蒜食之。』），或飲地漿，或濃煮豉汁飲之，並解。

程雲來曰：「蜀椒，氣大熱，有毒，味辛麻。閉口者，毒更甚。辛則戟人咽喉，麻刺令人吐下白沫，身體痺冷也。冷水、地漿、豉汁寒涼，能解熱毒，其桂、蒜大熱，而《肘後方》亦云：『解椒毒，不知其義，豈因其氣欲絕，身體冷痺而用耶。』《金鑿》曰：『桂與蒜，皆大辛大熱之物，通血脈，辟邪穢，以熱治熱，是從治之法也。』冷水清涼解熱。地漿得土氣，以萬物本乎土，亦莫不復歸於土，見土則毒已化矣。」

《外臺秘要》、《肘後方》云：「又急飲酢。」

正月勿食生蔥，令人面生游風。

程雲來曰：「正月甲木始生，人氣始發，蔥能走頭面而通陽氣，反引風邪而病頭面，故令生游風。」

二月勿食蓼，傷人腎。

程雲來曰：「扁鵲云：『食蓼，損髓，少氣，減精。』二月木正旺，若食蓼以傷腎水則木不生，故二月勿食。」

三月勿食小蒜，傷人志性。

程雲來曰：「小蒜辛熱有毒，三月為陽氣長養之時，不可食此奪氣傷神之物。」

四月、八月勿食胡荽，傷人神。

程雲來曰：「胡荽，葷菜也。辛芳之氣損人精神，四月心火正旺，八月肺將斂，以心藏神而肺藏魄，食此走散之物，必能傷神也。」

《千金方》：「四月、八月勿食葫，傷人神，損膽氣，令人喘、悸、脅肋氣急，口味多爽。」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氣力。

程雲來曰：「韭菜春食則香，夏食則臭，脾惡臭而主四肢，是以令人乏氣力。」

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發百病。

程雲來曰：「五月五日為天中節，為純陽日，人當養陽，以順令節，若食生菜則伐天和，故生百病。」

六月、七月勿食茱萸，傷神氣。

程雲來曰：「六七月陽氣盡發，吳茱萸辛熱，辛能走氣，故傷神氣。據《千金方》：『當是食茱萸。』」

八月、九月勿食薑，傷人神。

程雲來曰：「八、九月，人氣收斂，薑味辛發，食之則傷神也。《雲笈七籤》云：『九月食生薑成痼疾。』孫真人曰：『八、九月食薑，至春多患眼，損筋力，減壽。』朱晦庵有秋薑夭人天年之語，謂其辛走氣瀉肺也。」

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心脈。（《千金方》：「黃帝云：『損人心，傷血脈。』」）

程雲來曰：「《內經》曰：『九月、十月人氣在心。』椒能走氣傷心，故傷心脈。」

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

程雲來曰：「薤白氣味冷滑，能引涕唾，非獨十一月、十二月然也。」

四季勿食生葵，令人飲食不化，發百病。非但食中，藥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

程雲來曰：「脾旺四季，生葵冷滑，非脾所宜。發病之物，藥餌中皆不宜也。」

時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腫。

程雲來曰：「時病，熱病也。熱病新差而脾胃尚弱，食生菜則傷脾，故令手足浮腫。」

夜食生菜，不利人。

程雲來曰：「夜食生菜則易停留而難轉化，不利於人也。」

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目澀，心痛，腰疼，或發心瘡。瘡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委。（《千金方》作「困痿」）

程雲來曰：「道藏云：『六陰之月，萬物至此歸根覆命，不可食寒冷以伐天和。』生菜性冷，經霜則寒，寒冷之物能損陽氣，食之能發上證。」

《素問刺瘡論》：「心瘡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

蔥、韭初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

程雲來曰：「萌芽含抑鬱之氣未伸，食之能傷心氣。」

飲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

《金鑿》曰：「酒多濕，韭性熱，濕熱相合，令人病增。」

生蔥不可共蜜食之，殺人。獨顆蒜彌忌。

程雲來曰：「孫真人曰：『蔥同蜜食，令人利下。』獨顆蒜，氣味辛臭，與蜜更不

宜也。」

棗合生蔥食之，令人病。

程雲來曰：「棗與蔥食之，令人五臟不和。」

生蔥和雄雞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

李珣臣曰：「此皆生風發火之物，若合食則血氣更淖溢不和，故七竅流血。」

《千金方》：「生蔥共雞、犬肉食，令人穀道終身流血。」

食糖蜜後，四日內食生蔥、韭，令人心痛。

程雲來曰：「蜜與蔥韭蒜皆相反，雖食蜜後四日內尤忌之，相犯乃令人心痛。《說文》：『糖，飴也。』」

夜食諸薑、蒜、蔥等，傷人心。

程云來曰：「人之氣，晝行於陽而夜行於陰，夜食辛物，以擾乎陽，則傷上焦心膈之陽氣也。」

蕪菁根多食，令人氣脹。

程云來曰：「蕪菁即蔓菁也。多食動氣。」

《金鑿》曰：「此言不可過食，若過食則動氣而脹也。」

蕪不可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癥病，韭亦然。

程云來曰：「蕪、韭、牛肉皆難克化之物，積而不消則成癥瘕。」

蕪多食，動痔疾。

《金鑿》：「蕪性滑而易下，故發痔疾。」

野苣不可同蜜食之，作肉痔。

程云來曰：「野苣，苦蕒也。性苦寒能治痔，與蜜同食，復生內痔，物性相忌，則易其性也。」

白苣不可共酪同食，作蠱虫。

程云來曰：「白苣苦寒，乳酪甘寒，合食停於胃中，則生蠱虫。」

李時珍曰：「白苣似萵苣而葉色白，折之有白汁。」

黃瓜食之，發熱病。

程云來曰：「黃瓜動寒熱，虛熱、天行熱病後，皆不可食。黃瓜不可與落花生同食，犯之成霍亂，不可不知。」

葵心不可食，傷人。葉尤冷，黃背、赤莖者，勿食之。

程云來曰：「葵心有毒，其葉黃背、赤莖者亦有毒，不可食。」

胡荽久食之，令人多忘。

程云來曰：「胡荽開心竅傷神，久食之，故令人多忘。」

《金鑿》曰：「胡荽辛溫開竅，久食耗心血，故令多忘。」

病人不可食胡荽，及黃花菜。

《金鑿》曰：「胡荽耗氣，黃花菜破氣耗血，皆病人忌食。」

《千金方》：「華陀云：『胡荽患狐臭人、患口氣臭、蠱齒人，食之加劇。腹內患邪氣者，彌不可食，食之發宿病，金瘡尤忌。』」

芋不可多食，動病。（《千金方》：「動宿冷。」）

程云來曰：「芋難克化，滯氣困脾。」

妊婦食薑，令子餘指。

程云來曰：「餘指，六指也。薑形如列指，物性相感也。」

《博物志》：「妊娠啖生薑，令兒多指。」

蓼多食，發心痛。

程云來曰：「孫真人曰：『黃帝云：“食蓼過多，有毒，發心痛。”』以氣味辛溫，故也。」

蓼和生魚食之，令人奪氣，陰核疼痛。

程雲來曰：「生魚鮓之屬，合食則相犯，令人脫氣，陰核痛。」

《金鑿》曰：「陰核病，亦濕熱致病耳。」

《千金方》：「黃帝云：『蓼和生魚食之，令人脫氣，陰核疼痛求死。』」又云：「食小蒜，啖生魚，令人奪氣，陰核疼求死。」

芥菜不可共兔肉食之，成惡邪病。

程雲來曰：「芥菜昏人眼目，兔肉傷人神氣，合食必為邪惡之病。」

小蒜多食，傷人心力。

程雲來曰：「小蒜辛溫，有小毒，發痼疾。多食氣散，則傷心力。」

【食躁或躁方】

豉濃煮汁飲之。

《金鑿》曰：「食躁或躁者，即今之食後時或噁心，欲吐不吐之病也。故以豉湯吐之。」

【鉤吻與芹菜相似，誤食之，殺之，解之方】（原注：《肘後》云：「與茱萸、食芹相似。鉤吻生地，傍無他草，其莖有毛，以此別之。」《千金方》：「治鉤吻毒困欲死，面青，口噤，逆冷，身痺方。」）

薺芎八兩。

上一味，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二服。

《簡效方》：「鉤吻，即斷腸草。」

《成方集驗》：「鉤吻，即野葛。入口鉤人喉吻，故名。廣人名胡蔓草。真人名火把花。岳州名黃籐。葉似芹，五六月開花，數十朵作穗。若誤食，以薺芎煮濃湯飲。薺芎，又名甜桔梗。河南人呼為杏葉沙參，能解百藥毒。」

《肘後方》：「藥而兼解眾毒者，惟薺芎濃飲二升，或煮嚼之，亦可作散服，此藥在諸中毒皆有解也。」

【菜中有水菘萁，葉圓而光，有毒。誤食之，令人狂亂，狀如中風，或吐血，治之方】

甘草煮汁，服之即解。

《肘後方》：「治食野葛已死方，多飲甘草汁佳。」

《千金方》：「治食菘萁悶亂，如卒中風，或似熱盛狂病，服藥即劇方。飲甘草汁，藍青汁，即愈。」

又甘草湯主天下毒氣，及山水霧露毒氣，去地風氣、瘴癘等毒。

【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為病，發時手青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治之方】

硬糖二、三升。

上一味，日兩度服之，吐出如蜥蜴三、五枚，差。

程雲來曰：「芹菜生江湖陂，澤之涯，蛟龍雖云變化莫測，其精那能入此。大抵是蜥蠍虺蛇之類，春夏之交遺精於此故耳。且蛇嗜芹，尤可證。《外臺秘要》云：『蛟龍子生在芹菜上，食之入腹變成龍子，須慎之。』飴、粳米、杏仁、乳餅煮粥食之，吐出蛟子大驗。仲景用硬糖治之，考之《本草》並無硬糖，當是粳米、飴糖無疑。二物味甘，甘能解毒，故也。」

《千金方》：「開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其人病發似癩癩，面色青黃。因寒食、食錫過多，便吐出狀似蛟龍，有頭有尾。」

《明皇雜錄》：「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太醫周顧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熱困且渴，遂飲澗水，覺腹中痞堅如石。』周遂以硝石、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皆具。」

【食苦瓠中毒治之方】

黍穰煮汁，數服之，解。

《正脈本》作黎穰，今依《肘後方》及《外臺秘要》改正。

李時珍曰：「苦瓠，匏也。詩云：『匏有苦葉。』《國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皆指苦瓠也。《風俗通》曰：『燒穰可以殺瓠。』或云：『種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燒漆。』物性相畏也。蘇恭言服苦瓠過分，吐利不止者，以黍穰灰汁解之，蓋取乎此。穰，禾莖也。」

扁豆，寒熱者不可食之。

《金鑿》曰：「扁豆性滯補，如患寒熱者忌之。寒熱，謂虛勞病也。」

久食小豆，令人枯躁。

陶弘景曰：「小豆逐津液，利小便，久服令人肌膚枯燥。」

食大豆屑，忌啖豬肉。

《千金方》：「黃帝云：『服大豆屑忌食豬肉。』炒豆，不得與一歲以上，十歲以

下小兒食，食竟啖豬肉，必擁氣死。」

大麥久食，令人作疥。

李珣臣曰：「疥、疥同，蓋麥入心，久食則心氣盛而內熱。《內經》曰：『諸瘡瘍皆屬心火。』故作疥。」

白黍米不可同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

程雲來曰：「黍米令人煩熱，飴蜜令人中滿，故不可同食。黍米合葵食成痼疾，亦不可合食。」

蕎麥麵多食之，令人髮落。

《千金方》：「黃帝云：『蕎麥作麵和豬羊肉熟食之，不過八九頓，作熱風。令人眉鬚落，又還生，仍稀少。』」

鹽多食，傷人肺。

程雲來曰：「鹽味鹹能傷腎，又傷肺，多食，發哮喘，為終身痼疾也。」

食冷物，冰人齒。

食熱物，勿飲冷水。

《金鑿》曰：「寒熱相搏，脾胃乃傷。」

飲酒，食生蒼耳，令人心痛。

《金鑿》曰：「酒性純陽，蒼耳味苦有毒，苦先入心，飲酒以行其毒，故心痛。」

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著身，及使扇，即成病。

程雲來曰：「夏月大醉汗流，浴冷水即成黃汗。扇取涼，即成漏風。」

飲酒大忌灸腹背，令人腸結。

程雲來曰：「毋灸大醉人，此灸家所必避忌也。」

《千金方》：「黃帝云：『食生菜、酒，莫灸腹，令人腸結。』」

醉後，勿飽食，發寒熱。

《金鑿》曰：「醉則肝膽之氣肆行，木來侮土。故曰勿飽食，發寒熱。」

《千金方》：「飽食訖，多飲水及酒，成痞僻。」

飲酒，食豬肉，臥秫、稻穰中，則發黃。

程雲來曰：「飲酒而食肉則腠理開，臥稻穰中則濕熱入，是以發黃也。」

食飴，多飲酒，大忌。

凡水及酒照見人影動者，不可飲之。

程雲來曰：「此涉怪異，宜不可飲。」

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

程雲來曰：「醋酸斂而酪黏滯，令作血瘕。」

《千金方》：「食甘酪竟，即食大酢者，變作血瘕及尿血。」

食白米粥，勿食生蒼耳，成走注。

程雲來曰：「白米粥能利小便，蒼耳子能搜風，小便利而食搜風之物，虛其經絡，反致走注疼痛。」

《巢氏病源》走注候：「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人體虛，受邪氣，邪氣隨血而行，或淫洩皮膚，去來擊痛，遊走無有常所，故名走注。」

《千金方》：「黃帝云：『食甜粥，復以蒼耳甲下之，成走注。』」

食甜粥已，食鹽即吐。

程雲來曰：「甘者，令人中滿。食甜物必泥於膈上，隨食以鹽，得成則湧泄也。」

《千金方》：「黃帝云：『食甜粥竟，食鹽即吐，或成霍亂。』」

《肘後·附方》：「《食醫心鏡》：『黃帝云：“食甜瓜竟，食鹽成霍亂。”』」

犀角箸攪飲食，沫出，及澆地墳起者，食之殺人。

《金鑿》曰：「《抱朴子》云：『犀食百草之毒，及眾木之棘。』故知飲食之毒。若攪飲食沫出者，必有毒也。澆地墳起者，此怪異也。故食之殺人。」

《抱朴子》：「蠱之鄉有飲食，以此角攪之，有毒則生白沫，無毒則否。」

《穀梁范注》：「地墳，賁沸起也。」

【飲食中毒煩滿治之方】（「滿」，《千金方》作「瀨」）

苦參三兩、苦酒一升半。

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或以水煮亦得。

程雲來曰：「酸苦湧泄爲陰，苦參之苦，苦酒之酸，所以湧泄煩滿而除食毒。」

《梅師方》：「飲食中毒，魚肉菜等毒，即本方煮服，取吐即愈。」

《肘後方》：「治中惡卒心痛。（即本方）」

又方：犀角湯亦佳。

《金鑿》曰：「中毒，煩滿，毒在胃中，犀角解胃中毒。」

《千金方》：「治諸食中毒方，飲黃龍湯及犀角汁，無不治也。」

【貪食，食多不消，心腹堅滿痛，治之方】

鹽一升、水三升。

上二味，煮令鹽消，分三服，當吐出食，便差。

程雲來曰：「鹹味湧泄，鹽水以越心腹堅滿。」

《千金方》：「治霍亂蟲毒，宿食不消，積冷，心腹煩滿，鬼氣方。極鹹鹽湯三升，熱飲一升，以指刺口，令吐宿食使盡，不吐更服，吐訖復飲，三吐乃佳。」

礬石生入腹，破人心肝，亦禁水。

程雲來曰：「礬石傷骨蝕肉，內用必傷心肝也。礬得水則化，故亦禁水。」

商陸以水服，殺人。

程雲來曰：「商陸有大毒，能行水而忌水服，物性相惡而然也。」

葶藶子傅頭瘡，藥氣入腦，殺人。

《金鑿》曰：「葶藶大寒，雖能傅瘡殺蟲，然藥氣善能下行，則瘡毒亦攻入腦矣，故殺人。」

水銀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銀著耳邊，水銀則吐。

《金鑿》曰：「水銀大毒，入耳則沉經墜絡，皆能死人。以金銀著耳門，引之則吐出，此物性感召之理，猶磁石之引針也。」

陳藏器曰：「水銀入耳，能食人腦至盡。入肉，令百節攣縮，倒陰絕陽。人患瘡疥，多以水銀塗之，性滑重直入內，宜謹之。頭瘡切不可用，恐入經絡，必緩筋骨，百藥不治也。」

《永諸的靈藥秘典》

《本草拾遺》：「水銀入肉，令人筋攣，惟以金物熨之，水銀當出。蝕金、候金，白色是也。頻用取效，此北齊徐玉方也。」

苦棟無子者，殺人。

程雲來曰：「苦棟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

雌者有子，根白，微毒，入藥。

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投，無知時，宜煮甘草薺苳汁飲之，通除諸毒藥。

程雲來曰：「凡諸毒多借飲食以投毒，而服毒之人原自不知。若覺之，則時時煮甘草、薺苳湯飲之，以二物能解草石百毒也。」

《巢氏病源》：「凡人往往因飲食忽然困悶，少時致甚乃至死者，名為飲食中毒。言人假以毒物投食裡而殺人，但其病頰內，或懸壅內，初如酸棗大，漸漸長大，是中毒也，急治則差。久不治，毒入腹則死。但診其脈，浮之無陽微細而不可知者，中毒也。」

《壽世保元》：「人為百藥所中傷，其脈洪大而遲者生，微細而數者死。大凡百毒所中，用甘草、綠豆水煎服之，能解百毒。」

《傷寒雜病論會通》書後

〈米伯讓〉

朱子曰：「談天下事易，做天下事難。」誠千古不易之至理。吾人今日致學，多能口言，鮮能實踐，輒為世俗所嗤低，良由是耳。即或有能實踐者，未必能澈始至終。然能澈始至終者，非有困知勉行之精神，澹泊寧靜之功夫者，莫能為之。吾師長安黃竹齋夫子，幼貧失學，至十四歲，太夫子永才公遠遊謀生始歸，乃從庭訓肆炮工，迫於生計，不能入塾就讀。乃發憤立志，於工餘自修，字有不識者，從塾童而問焉。雖鑄冶鑽錯之際，苦讀不倦。年逾弱冠，遂通經史理數，猶未敢自信，乃執贄於臨潼王敬如先生，由是所學益精，於經、史、子、集、天算、地輿、曆象、兵、農、醫藥、理化等學，靡不窮究其極。年及不惑，所著已聞於世，為當時名宿所稱許。登其所著傷寒於《陝西通志》，近年約計所撰之書，出版與未印者，有五十餘種，可稱會天人之通，探造化之奧，博大精深，得未曾有。吾師嘗謂：「以庶士而能行利人濟世之志者，惟醫為然。」故尤殫心醫學，毅然以發揚中國醫學為己任。

夫吾國醫學，自農、黃、伊、扁，代有傳人，至漢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實集其大成，立醫家之圭臬，方書之正宗。惟漢文簡奧，義理宏深，承其緒者，歷晉迄唐，僅有王叔和、孫思邈二人遙相祖述，然皆傳述其文，而少所發明。趙宋以後，注釋漸眾，迄於清季，蓋已無慮百十家矣，然多承訛襲謬，穿鑿附會，鮮能闡六經之真，綜合群注，折衷一是者。吾師乃搜輯中西學理，撰解三陰三陽經提綱六篇，注成《傷寒雜病論新釋》十六卷，可謂自闢蹊徑，務去陳言，發前人之所未發，為注《傷寒論》者開一新紀元。吾師又謂歷代注家有不可沒滅者，復選集諸注之精華，發揮南陽之本旨，凡古今中外醫書，有關於仲景學說之發明者，無不詳稽博考，刪繁去蕪，折衷至當，稿經四易，時歷八載，於癸亥冬斯書告成，名曰《傷寒雜病論集注》。《中國醫學大辭典》主編謝利恆先生為之序云：「西安黃竹齋先生重訂《傷寒雜病論集注》十八卷，都七十餘萬言，據生理之新說，釋六經之病源，貫穿中西，精純淵博，可謂集傷寒學說之大完，誠醫林之鴻寶也。」又於所著《中國醫學源流論》中，稱為「近今之傑作。」吾師又取經方所載之藥，逐條考證，於各藥之性質，諸方之制義，莫不推闡盡致，辨別精確，書成四卷，名曰《經方藥性辨》。又撰《傷寒雜病論類編》八卷、《類證錄》三卷、《經方類編》一卷，又取宋本《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二書合為一帙，以各家不同版本、注本，為之校正，增訂《傷

寒雜病論讀本》十六卷，分訂四冊，以供學者誦習之用。

吾師畢生致力仲景之學，誠不愧為集傷寒學說之大成，衍南陽之正宗者也。於癸酉冬親詣南陽，瞻拜仲景祠墓，考索遺跡，辭神出祠，獲見馮應鰲於明崇禎間所刊，失佚三百年之靈應碑於道傍，親為移置祠內，並將祠墓全景，攝影製版，訪詢祠產被縣師範學校所奪，特函南陽縣長，繼呈請內政部，暨中央國醫館函咨河南省政府令飭南陽縣，使將該校所奪醫聖祠墓田，查辦歸還。在中央國醫館第二屆全國國醫藥界代表大會提議，募捐重修南陽醫聖祠享殿，遂發願搜羅仲景遺著，擬輯成全書，貢獻醫林。是時任中央國醫館編審委員，偶於南京書肆購得國醫圖書專號一冊，載有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五臟衛營論》一卷，均注存寧波天一閣抄本字樣。考此二書，其目見於梁《七錄》及《宋史》藝文志，而《明志》及清《四庫全書總目》皆未著錄，知其佚失已久。遂即往鄞訪閱，過滬，謝利恆、盛心如邀集醫界名流十餘人設宴歡迎，並籌組重修南陽醫聖祠籌備會，首將自著《傷寒雜病論集注》並讀本各捐百部以資提倡，鄞名醫周岐隱先生與吾師神交頗厚，吾師至鄞往訪，述及來意，周君極表歡迎，設宴款待，陪席者有當地名士王宇高、吳涵秋暨寧波廣濟施醫局主任桂林羅哲初先生與吾師談頗歡洽，飯後同周君至圖書館，檢查天一閣藏書目錄，並無《五臟營衛論》、《療婦人方》之目，蓋為該閣主人早行出售也。吾師為之悵然，遂欲告別往游普陀。羅君摯意挽留，云其家藏有古本《傷寒雜病論》抄本，較瀏陽劉昆湘所得者多三分之一，務邀臨伊廬一觀，吾師聞之感而且喜，默念到此邂逅羅先生，得見古本《傷寒雜病論》，莫非仲師之靈冥冥中有以感召耶。翌午同周君至羅第，宴畢，羅君出示所藏古本《傷寒雜病論》首一冊云：「全書十六卷，共計四冊，餘三冊存桂林。」吾師彼閱一過，其卷端序為清光緒二十年桂林左盛德撰，是書傳授淵源序之頗詳，云：「清道光時，左公隨父宦游嶺南，同僚有張公學正字紹祖者，仲聖四十六世孫也。言仲景之書，當日稿本原有十三。王叔和所得，相傳為第七次稿。伊家現有第十二稿，歷代珍藏，未嘗輕以示人。左公之父亟令左公師事之，乃克手抄一部，由是誦研，遂精於醫。後旋桂林，羅先生從之學，因得手抄其書，四十年來，從未出以示人。」雖與周先生交誼最摯，亦未曾寓目。今感吾師遠訪之誠，特公開一覽，按民國初年，瀏陽劉昆湘以母喪求葬地於江西山谷中，遇異人張隱君得古本《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後以授其宗人劉仲邁。壬申春，湘省何芸樵為之手寫付印，始公於世。今觀羅先生所藏之古本，首冊較劉仲邁之古本「傷寒例」後多「雜病例」一篇。

《詠諸的靈蘭秘典》

「傷燥脈證並治」後有傷風、寒病二篇，其餘文字亦有小異。羅先生言：「後三冊六經篇後，無可與不可與各條，而有金匱諸篇。」則此本是較劉本為勝。蓋舉雜病而名書，則金匱諸篇實不可缺也。吾師感此書關係國醫學術，甚為重要，亟懇憲公世，並囑周君促成，俾仲師遺文物勿再沉晦。吾師至普陀，乃書「寧波訪求仲景遺書記」，返滬，並將左盛德序文及目錄，登於當時中醫各刊，以公海內。翌歲，羅先生至南京，吾師遂薦任中央國醫館編審委員，羅君方將所藏全部見示，吾師得抄錄一通，遂即旋陝，張公伯英聞之，嘆為奇緣，乃欣然捐資付梓，由是久湮人間之秘籍，始克公世。逮至世界二次大戰告終，交通恢復後，周君在滬從郵，始克獲睹全書，來函稱讚，囑印百部運滬，以廣其傳。時距吾師至鄞訪書之年，已經十四春秋矣。想羅君與周君以十餘年之知交，終未以此見示，與吾師一面之識，竟能出蘊藏四十餘年之珍本，共為欣賞，可為一奇也。況周君素研仲景之書，著有《精神病廣義》，於癸酉歲得見湖南古本，以為長沙遺文重光於世。曾取古本與通行本比類互參，錄其佚文、佚方集為《傷寒汲古》。聞是時曾與歲君磋商，而羅君終以緘默不露，可為二奇也。羅君文章醫術久為江南人士所推重，及門生徒，大江南北不下千餘。無錫針灸學校校長承澹庵所著《中國針灸治療學》，載有伊伯父談其師羅哲初先生，治一南京某氏子，全身痿癱，頸項四肢皆軟癱，為針大包一穴，與黃耆、白朮、甘草，煎服而愈。澹庵為羅君再傳弟子，然羅君終未以此授之，可謂三奇也。此書由仲景四十六世裔孫張紹祖，於清道光間授與桂林左盛德。左公獲此書秘藏三十餘年，廣授生徒經史而外獨不及醫。雖有請益，俱不輕授，而竟授與羅哲初，足見左公受授之嚴謹，必知羅君為不負所授者方授之也。羅君受此書蘊積四十餘年，未嘗表彰一字，雖遇摯交知己，亦未以此出示，且與吾師非有平生之素，萍水相逢，竟以全書授之。想羅君必知吾師為不負所授，而能光大其學者也，否則必不授矣。吾師獲此書，以為序而表彰公之天下，并懇憲張公捐資刊印，以傳不朽，可謂不負羅君授書得人之盛意者矣。國難作，南京陷，羅君返桂，不一年遽歸道山，誠可慨嘆，幸此書授與吾師得以發揚光大，則羅君不負左公授書之盛意，如羅君不遇吾師，則終藏笥篋，或付劫灰，豈不有負左公授書之盛意耶。嗚呼！物之隱顯，殆有數存焉。昔朱子注四書，稿經七易，而聖道益彰。詎知仲聖撰著《傷寒雜病論》乃稿至十三纂，其慘淡經營，終使學理顛仆不破，為百世奉為圭臬之醫典，厥功偉矣。夫叔和所抄行世者，相傳係第七次稿，令吾師得羅君所珍藏者，乃第十二次稿。不知江西張隱君所授劉昆湘者，

《訖諸的靈蘭秘典》

涪陵劉熔經得於墊江某洞石柜者，是為第幾稿。千餘年來，零碎嫌錦之十三稿，究不知仍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否也。夫仲聖《傷寒雜病論》成於炎漢建安紀年，迄今千有七百餘歲，經歷代之兵燹，宗室之遷徙，卒能為仲聖四十六世裔孫紹祖所保存，再經左、羅師生蘊積珍藏，俾長沙遺文終顯於世。非仲聖之靈默相之，無以臻此，非吾師之誠感格之，無以致此。吾師謂此書發現經過有不可思議者，故於丁亥冬備文，率錫禮再詣南陽謁告仲聖，欲致此書遠播海外，得以發揚光大。詎為時途梗阻，未能如願，乃復取此十二稿，採集古今諸注為之詳釋，參以湘古本、涪古本，相互考核，嚴加訂正，補其脫佚，字櫛句比，綱舉目張，務期無疑不釋，無義不晰。未幾一年，脫稿卒成，命名《傷寒雜病論會通》，共計十有八卷，分訂八巨冊，吾師今已六旬有四，尚能不辭勞瘁，自撰自書，成此巨業，生平志學之誠，律身之敬，信道之篤，執德之弘，有非常人所能及，故能卒成羽翼仲景之功，刊布其書而光大其學也。錫禮從師，游學有年，幸睹是書於危亂艱難之時而印成。爰述顛末，以冀讀者得悉其發現經歷之梗概，并明傳授之淵源云爾。

公元一九四九年，己丑仲夏，門人涇陽米錫禮敬識於樊川止園

《詠諸的靈蘭秘典》

〈本書所引醫家簡介〉

三畫

【**山田正珍**】日本寬政中醫家，字宗俊，號圖南。著有《傷寒考》（1779年）、《傷寒論集成》（1789年）等。

【**山田圖南**】即山田正珍。

【**萬密齋**】即萬全，字密齋。湖北羅田縣人。明代醫家。撰有《幼科發揮》、《育嬰秘訣》、《廣嗣紀要》等書。對後世兒科醫家有較大的影響。

四畫

【**王海藏**】即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元代著名醫家。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平生著述很多，主要有《醫壘元戎》、《仲景詳論》、《傷寒辨惑論》等。

【**王啟玄**】即王冰，自號啓玄子。唐代醫家。撰《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

【**王肯堂**】字宇泰，號損庵，自號念西居士。金壇（今江蘇金壇）人。明代著名醫家。著有《證治準繩》（又稱《六科證治準繩》）四十四卷。

【**王孟英**】即王士雄，字孟英。浙江寧海人，清代醫家。著有《霍亂論》、《溫熱經緯》等。

【**王樸莊**】即王丙，字樸莊。清代醫家。江蘇吳縣人。撰有《時節氣候決病法》、《脈訣引方論證》、《校正王樸莊傷寒論注》、《考正古方權量說》等。

【**王文祿**】字世廉。明代醫家。海鹽人。著有《醫先》一卷、《胎息經疏略》等。

【**王晉三**】即王子接，字晉三。清代醫家。撰《傷寒方法》、《傷寒古方通》、《古方選注》等。

【**王宇泰**】即王肯堂。

【**方仲行**】即方有執，字仲行。明代醫家。歙縣（今安徽歙縣）人。著《傷寒論條辨》八卷，對《傷寒論》六經篇文的註釋，相當精當。

【**尤在涇**】即尤怡，字在涇，號拙吾，晚號飼鶴山人。清代醫家。長洲（今江蘇呈縣）人。著有《傷寒貫珠集》、《金匱要略心典》等。

【**丹波元簡**】日本漢醫學家。一名丹波廉夫。著述甚多，主要有《素問匯考》、《素問識》、《素問解題》、《靈樞識》、《黃帝八十一難經解題》、《傷寒論輯義》、

《金匱要略輯義》(1806年)等。

五畫

【東洞翁】即日本醫家吉益爲則，一名吉益公言，又稱東洞先生。著《東洞全集》十三種。刊於1918年。

六畫

【孫思邈】唐代著名醫學家。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被稱爲我國現存最早的臨床實用醫學百科全書。孫真人即孫思邈，因孫氏曾被宋徽宗封爲「妙應真人」，故名。

【成無己】金代醫學家。聊攝(今山東聊城西)人。著《注解傷寒論》十卷，爲現存全面注解《傷寒論》最早的著作。此外，還著有《傷寒明理論》三卷、《傷寒論方》一卷等。

【劉河間】即劉元素，字守真，自號通玄處士。金代著名醫家，金元四大家之一。河間(今河北河間)人，又稱劉河間。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宣明論方》、《三消論》以及《傷寒直格》、《傷寒標本心法類萃》等。

【劉昆湘】即劉世禎，字昆湘，湖南瀏陽人。發現湘古本《傷寒雜病論》。著有《傷寒雜病論義疏》(刊於1934年)、《醫理探源》等。

【劉宏璧】字廷實，清代醫家。曾刪補周揚俊所輯《傷寒論三注》一書。

【朱丹溪】即朱震亨，字彥修，又稱丹溪。元代著名醫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著有《格致餘論》、《丹溪心法》、《局方發揮》等。

【朱肱】字翼中。宋代醫家。烏程(今浙江吳興)人。著有《傷寒百問》、《南陽活人書》等。

【許魯齋】未詳，待考。

【許宏】字宗道。明代醫家。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撰有《金鏡內臺方議》等。

【呂櫟村】即呂震名，字櫟村。清代醫家。浙江錢塘人。著《內經要論》、《傷寒尋源》等。

【江瓘】字民瑩。明代醫家。歙縣(今安徽歙縣)人。歷時二十年，編成《名醫類案》一書，後由其子江應宿於1591年增輯問世。

《詠諸的靈蘭秘典》

【合信氏】英國傳教士兼醫生，鴉片戰爭以後來中國。著《西醫五種》（現存咸豐年間刻本）、《全體新論》等。

七畫

【李東垣】即李杲，字明之，號東垣先生。金代著名醫家，金元四大家之一。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著有《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醫學發明》、《藥象論》等。

【李梴】字健齋。明代醫家，南豐（今江西南豐）人。著有《醫學入門》。

【李瑋西】未詳待考。

【李時珍】明代傑出的醫藥科學家。字東璧，號瀕湖。蘄州（今湖北蘄春）人。著有《本草綱目》、《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

【李東璧】即李時珍。

【李珥臣】未詳，待考。

【陳修園】即陳念祖，字修園，號慎修，另字良有。清代著名醫家。福建長樂人。著述甚多，比較著名的有《靈素節要淺注》、《傷寒論淺注》、《金匱要略淺注》、《醫學從眾錄》、《醫學實在易》等。

【陳無擇】即陳言，字無擇。南宋醫家。青田（今浙江青田）人。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六卷。

【陳古愚】未詳，待考。

【陳靈石】未詳，待考。

【陳載安】未詳，待考。

【陳藏器】唐代本草學家。四明（今浙江鄞縣）人。著《本草拾遺》十卷。

【張子和】即張從正，字子和，自號戴人。金代著名醫家，金元四大家之一。睢州考城（今河南睢縣、蘭考一帶）人。著有《儒門事親》四十卷。

【張令韶】即張錫駒，字令韶。清代醫家。浙江錢塘人。撰有《傷寒論直解》等。

【張飛疇】即張淖，字飛疇。清代醫家。江蘇吳縣人。為名醫張璐的次子，撰有《傷寒兼證析義》。

《詠諸的靈蘭秘典》

【張景岳】即張介賓，字景岳，又字會卿。明代著名醫家。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著有《類經》、《景岳全書》等。

【張璐玉】即張璐，字璐玉，號石頑。清代醫家，長州（今江蘇吳縣）人。著有《傷寒續論》、《傷寒緒論》、《張氏醫通》等。

【張兼善】明代醫家。著有《傷寒發明》二卷。

【張隱庵】即張志聰，字隱庵。清代醫家。浙江錢塘（今杭州市西）人。撰有《素問集注》、《靈樞集注》、《傷寒論集注》等。

【沈芊綠】即沈金鰲，字芊綠，號汲門，晚號尊生老人。清代醫家。江蘇無錫人。著有《沈氏尊生書》等。

【沈明宗】字目南，號秋湄。清代醫家。攜李（今浙江嘉興西南）人。編注有《傷寒六經辨證治法》、《張仲景金匱要略》二十四卷。

【沈堯封】即沈文彭，字堯封。清代醫家。嘉善人。著《醫經讀》、《傷寒論讀》、《女科輯要》等。

【沈亮宸】即沈晉垣，字亮宸。清初醫家。著《傷寒選方解》二卷。

【沈丹彩】清代醫家。著有《醫譜》。

【陸九芝】即陸懋修，字九芝。清代著名醫家。元和（原屬江蘇吳縣）人。撰《世補齋醫書》三十三卷。

【汪雙池】即汪紱，字雙池。清代醫家。安徽婺源（今屬江西）人。輯有《醫林纂要探源》一書。

【汪苓友】即汪琥，字苓友。清代醫家。長州（今江蘇蘇州）人。撰有《傷寒論辨證廣注》、《痘疹廣金鏡錄》、《養生君主編》等。

【汪訥庵】即汪昂，字訥庵。清代著名醫家。安徽休寧人。撰述較多，主要有《醫方集解》、《素問靈樞類纂約注》、《湯頭歌訣》、《本草備要》等。

【吳遵程】即吳儀洛，字遵程。清代醫家。浙江海鹽人。著《本草從新》、《傷寒分經》、《成方切用》等。

【吳綬】元代醫家。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撰《傷寒蘊要全書》。

【吳人駒】字靈樞。清代醫家。著有《醫宗承啓》六卷，刊於1702年。

《詠諸的靈蘭秘典》

【鄒潤庵】即鄒澍，字潤安。清代醫家。江蘇武進人。著述有《傷寒通解》、《傷寒金匱方解》、《醫理摘要》等。刊行流傳的有《本經疏證》、《續疏證》、《本經序疏要》等。

【蘇頌】字子容，北宋官吏，兼通醫術，曾編成《圖經本草》一書，現已佚。該書內容在後世本草書中有所利用。

【蘇恭】即蘇敬，宋人以避諱，故改稱蘇恭。唐代人，生平居裡不詳。曾主編《新修本草》世稱《唐本草》，又與唐臨、徐思恭同撰《三家腳氣論》一卷。

八畫

【尾臺榕堂】日本近代漢方醫家。著有《類聚方廣義》（1762年）等。

【尾臺氏】即尾臺榕堂。

【龐安常】即龐安時，字安常。北宋醫家。蘄州蘄水（今湖北浠水）人。著有《傷寒總病論》等。

【周禹載】即周揚俊，字禹載。清代醫家。江蘇蘇州人。撰有《傷寒論三注》、《金匱玉函經二注》等。

【林億】北宋醫家。先後參與並完成《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脈經》、《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等古醫書的校訂工作，對保存古代醫學文獻和促進醫藥學術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林禮豐】未詳，待考。

【鄭在辛】即鄭重元，字在辛。清代醫家。撰《鄭素圍醫書五種》、《傷寒論條辨續注》等。

【抱朴子】即葛洪。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

九畫

【費伯雄】字晉卿。清代醫家。江蘇武進人。著有《醫醇賸義》、《醫方論》等書。

【費晉卿】即費伯雄。

【皇甫士安】即皇甫謐，字士安，幼年名靜，自號玄晏先生。魏晉間醫家。安定

《詠諸的靈蘭秘典》

朝那（今甘肅靈臺）人。所著《針灸甲乙經》一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學專著。

【趙以德】字良仁。元代醫家。撰《金匱玉函經衍義》，該書後經清·周揚俊補注為《金匱玉函經二注》。

【趙嗣真】元代醫家。著有《活人釋疑》。

【趙羽皇】未詳待考。

【柯韻伯】即柯琴，字韻伯，號似峰。清初醫家。原籍浙江慈溪，後遷居江蘇常熟。著《傷寒論注》、《傷寒論翼》、《傷寒附翼》，合稱《傷寒來蘇集》。

【婁全善】即樓英，字全善。明代醫家。輯《醫學綱目》四十卷。

十畫

【陶弘景】字通明，晚號華陽隱居。南北朝時期宋梁間丹陽秣陵（今江蘇鎮江附近）人。著《本草經集注》、《補闕肘後百一方》等。

【陶節庵】即陶華，字尚文，號節庵。明代醫家。浙江餘杭人。撰《傷寒六書》，流行較廣。

【陶隱居】即陶弘景。

【徐靈胎】即徐大椿，字靈胎，又名大業，晚號洄溪。清代著名醫家。江蘇吳江人。著述甚多，主要有《難經經釋》、《醫貫砭》、《醫學源流論》、《傷寒論類方》、《慎疾芻言》、《蘭臺軌範》等。

【徐忠可】即徐彬，字忠可。清代醫家。浙江嘉興人。為名醫喻昌的弟子，著有《傷寒圖論》、《傷寒一百十三方發明》、《金匱要略論注》等書。

【徐旭升】未詳待考。

【錢天來】即錢潢，字天來。清代醫家。虞山（今江蘇常熟附近）人。著有《重編張仲景傷寒證治發明溯源集》。

【唐容川】即唐宗海，字容川。晚清醫家。四川彭縣人。著有《中西匯通醫書五種》，包括《金匱要略淺注補正》、《傷寒論淺注補正》等。

【顧尚之】即顧觀光，字尚之，又字漱泉。晚清醫家。江蘇金山人。所輯《神農本草經》，為流傳至今之本草經輯本之一。

【秦皇士】即秦之禎，字皇士。清代醫家。雲間（上海松江）人。撰有《傷寒大

白》，輯有《女科切要》及其祖父秦景明之《症因脈治》等。

【高士宗】即高世栻，字士宗。浙江錢塘人。清代醫家。撰《素問直解》、《醫學真傳》等，並曾纂集其師張志聰所註解的《傷寒論集注》一書。

【高鼓峰】即高斗魁，字且中，又號鼓峰。浙江鄞縣人。清代醫家。著有《醫家心法》、《四明心法》、《四明醫案》（均刊於1725年），後兩書曾收入楊乘六（以行、雲峰）所輯《醫宗己任編》中。

【莫氏】即莫枚士。字文泉。清代醫家。撰《研經言》。

【郭白雲】即郭雍，字子和，號白雲先生。宋代醫家。河南洛陽人。著《傷寒補亡論》二十卷。

【海藏】即王海藏。

十一畫

【淺田栗園】日本醫家。又名淺田宗伯、惟常、識此。著《日本漢醫傷寒名著合刻》（1881年）、《傷寒辨要》（1881年）、《傷寒論識》（1894年？）等。

【黃坤載】即黃元御，一名玉路，字坤載，號研農，別號玉楸子。清代醫家。山東昌邑人。著有《四聖心源》、《傷寒懸解》、《金匱懸解》、《素靈微蘊》等書。

【黃炫】生平居里不詳。著《本草發明》、《活人大全》等。

【黃仲理】明代醫家。鄉溪馬鞍山人。著《傷寒類證》十卷，已佚。

【章虛谷】即章楠，字虛谷。清末醫家。浙江會稽人。著《醫門棒喝》等。

十二畫

【程郊倩】即程應旄，字郊倩。清初醫家。新安人。著有《傷寒論後條辨直解》十五卷、《醫經句測》等。

【程知】字扶生。清代醫家。海陽人。著《傷寒經注》（1669年）、《醫經理解》、《醫解》等。

【程雲來】即程林，字雲來。清代醫家。安徽休寧人。編《聖濟總錄纂要》，撰《金匱要略直解》等。

【舒馳遠】即舒詔，字弛遠。清代醫家。安徽進賢人。撰有《傷寒集注》、《辨脈篇》、《女科要訣》等。

《詠諸的靈蘭秘典》

【喻嘉言】即喻昌，字嘉言。清代醫家。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著《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簡稱《尚論篇》）。

十三畫以上

【管象黃】即管鼎，字象黃，號凝齋，又號佛客。清代醫家。著述見《吳醫匯講》。

【繆希雍】字仲淳，號慕臺。明代醫家。江蘇常熟人。著有《本草經疏》、《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等。

【魏念庭】即魏荔彤，字念庭。清代醫家。柏鄉（河北趙縣）人。撰有《傷寒論本義》、《金匱要略本義》。

【魏子千】未詳待考。

【蔡茗莊】即蔡宗玉，字茗莊。清代醫家。泉州府人。著有《醫書匯參》、《傷寒六經辨證》等。

【雉間煥】日本醫家。注《類聚方集覽》二卷，刊於1803年。

《詠諸的靈蘭秘典》

〈本書主要參考書目簡介〉

二書

【十便良方】即《近時十便良方》，又名《新編近時十便良方》、《備全古今十便良方》。四十卷。宋·郭坦撰，刊於 1195 年。

三書

【千金】即《千金要方》。唐·孫思邈撰。

【山海經】古代地理著作，十八篇。一般認為是先秦作品，作者不詳。

【萬病回春】綜合性醫書，八卷。明·龔廷賢撰於 1587 年。

【三因方】即《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宋·陳言（無擇）撰於 1174 年。對研究中醫病因學說和各科臨床治療有一定參考價值。

【衛生寶鑒】綜合性醫書，二十四卷。元·羅天益撰。

【衛生寶鑒附遺】即《衛生寶鑒》中補遺部分，一卷。係後人增訂。

【衛生方】即《衛生易簡方》，方書。明·胡濙撰，約刊於 1410 年。

【口齒類要】一卷。明·薛己撰。書中記載了十二類口齒科疾病的驗案與方劑。

【小兒藥證真訣】即《小兒藥證直訣》，又名《錢氏小兒藥證直訣》。宋·錢乙撰，閻孝忠編集，書成於 1119 年。書中簡要記述了小兒病的診斷與治療，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

【小品方】方書，十二卷。東晉·陳延之撰於公元四世紀初。原書已佚，其佚文散見於《外臺秘要》、《醫心方》等書中。

四書

【中風斟詮】張山雷（壽頤）撰，初刊於 1922 年。是一部中西合璧論述中風的專書。

【方函口訣】即《勿誤藥室方函口訣》。日本·淺田宗伯氏著。見《皇漢醫學》。

【方輿輓】日本·有持桂裡氏著。見《皇漢醫學》。

【方極】《皇漢醫學叢書》之一。日本·吉益爲則（東洞）、品丘明著於 1755 年。

《詠諸的靈蘭秘典》

【方氏丹溪心法附餘】即《丹溪心法附餘》。二十四卷。明·方廣（約之、古庵）撰於1347年。

【方議】即《金鏡內臺方議》。係明·許宏根據成無己的《註解傷寒論》對張仲景方劑加以註釋所編。

【內合方議】即《金鏡內臺方議》。

【內經拾遺方論】八卷。宋·駱龍吉撰。該書為《內經》中六十二種病證擬定了處方。

【內外傷辨惑論】又名《內外傷辨》，三卷。金·李杲撰，刊於1247年。

【內科簡效方】方書。清·王士雄撰於1854年，刊於1885年。

【仁齋直指附遺】即《仁齋直指》一書，每條之後的「附遺」部分。係明·嘉靖年間，朱崇正所續增。

【五行大義】五卷。隋·蕭吉撰。現存知不足齋本、日本國佚存叢書本、許刊本，四庫未收。

【王氏易簡方】即《易簡方》。

【丹溪心法】元·朱震亨述，明·程充校訂，刊於1481年。本書係朱氏的學生根據其學術經驗和平素所述纂輯而成。

五畫

【本論】指《傷寒雜病論》。

【本事方】方書，即《普濟本事方》，又名《類證普濟本事方》。宋·徐叔微撰。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刊於1590年。全書共五十二卷，收載藥物1892種，附方一萬餘首，插圖一千多幅。本書不僅是一部中藥學著作，而且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博物學著作。

【本經逢源】藥物學著作。四卷。清·張璐撰，刊於1695年。全書共分32部，收載藥物約700餘種。

【本事續方】即《本事方續集》，又名《續本事方》。十卷。宋·許叔微撰，約刊於十二世紀中期。本書收載300餘方，為補充《本事方》而作。

【本草拾遺】藥物學著作。唐·陳藏器撰。原書已佚，但佚文可見於《證類本草》

中。

【禮】指《禮記》，十三經之一。

【禮運疏】禮運，《禮記》篇名。「禮運疏」見於宋·衛湜所撰《禮記集說》，是集錄東漢·鄭玄《禮記注》以後的各家註疏而成。

【玉函】指《金匱玉函經》，是《傷寒論》一種較早的古傳本。

【玉函經】脈學著作。又名《廣成先生玉函經》。三卷。原題唐·杜光庭撰。後世的流通本係宋·崔嘉彥引述古典醫籍結合個人見解的註釋本。

【玉函經附遺】未詳，待考。

【玉機微意】綜合性醫學書籍，五十卷。明·徐彥純撰，劉宗厚續增，書成於1396年。

【聖濟總錄】方書。又名《政和聖濟總錄》。二百卷，錄方近二萬首。宋徽宗時由朝廷組織人員編撰，成書於宋·政和（公元1111-1117年）年間。

【聖惠方】全稱《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刊於公元992年。北宋·王懷隱等編。本書所輯方劑達一萬餘首，是總結公元十世紀以前的大型臨床方書。

【外臺秘要】四十卷。唐·王焘撰於公元752年。全書共一千一百零四門，載醫方約六千餘首，書中引錄各書均附出處，是研究我國唐以前醫學的一部重要參考著作。

【甲乙經】即《針灸甲乙經》。魏晉間，皇甫謐撰於259年左右。

【葉氏錄驗】即《葉氏錄驗方》，三卷。宋·葉大廉輯。原刊於1186年，現有日本抄本。

【葉氏避暑錄話】葉氏，即葉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宋·紹聖進士，善文詞。《避暑錄話》為其所著之一。

【蘭室秘藏】綜合性醫書。三卷。金·李杲（東垣）撰，約刊於公元1336年。

【蘭臺軌範】綜合性醫書。八卷。清·徐大椿撰於1764年。徐氏認為該書所輯內容足為治療典範，故名。

【漢藥神效方】方書。日本·石原保秀著於1929年，沈乾一編譯於1935年。

【漢方解說】日本漢方醫書，餘未詳。

《詠諸的靈蘭秘典》

【古方便覽】日本·六角重任氏著。見《皇漢醫學》。

【古今一統】綜合性醫書。又名《古今一統大全》。一百卷。明·徐春甫輯於1556年。

【古方選注】方書。清·王子接撰，一名《絳雪園古方選注》，刊於1575年。

【北史】史書。唐·李延壽撰，一百卷。記載從北魏到隋的歷史。

【東垣試效方】即《東垣先生試效方》，九卷。元·李杲原著，明·倪維德校訂，刊於1266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西漢·司馬遷撰。一百三十篇。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平脈法】即《傷寒雜病論》卷一～卷二「平脈法」篇。

【生生堂治驗】《皇漢醫學叢書》之一。日本·中神琴溪著，小野遜輯於1803年。

六畫

【此事難知】元·王好古（海藏）撰於1308年。該書係王氏編集其老師李杲的醫學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杲的學術思想。

【傷寒論識】六卷。日本·淺田惟常撰於1894年。

【傷寒輯義】即《傷寒論輯義》。《聿修堂醫學叢書》之一，七卷。日本·丹波元簡撰於1801年。

【傷寒點睛】二卷。清·孟承意撰於1788年。

【傷寒直格】又名《劉河間傷寒直格方論》。舊題金·劉元素撰，又有南宋·劉開撰《傷寒直格》五卷，書未見。

【傷寒蘊要】一名《傷寒蘊要全書》。元·吳綬撰。

【傷寒考】一卷。日本·山田正珍撰。（見《四部總錄》）。

【傷寒緒論】二卷。清·張璐撰，刊於1667年。

【傷寒準繩】《六科證治準繩》之一。明·王肯堂撰。

【傷寒六書】又名《陶氏傷寒全書》。明·陶華撰於十五世紀中期。內容包括《傷

《永諸的靈蘭秘典》

寒瑣言》、《傷寒家秘的本》、《傷寒殺車錘法》、《傷寒一提金》、《傷寒截江網》、《傷寒明理緒論》。

【傷寒辨要】日本·淺田惟常著於 1881 年。

【傷寒九十論】一卷。宋·許叔微撰。主要記載了作者治療傷寒病的九十個醫案。

【傷寒類要】一卷。元·平曉卿著。又四卷，高若訥著（見《宋以前醫籍考》）。

【傷寒摘錦】全稱《萬氏家傳傷寒摘錦》。二卷，明·萬全編撰，後收入《萬密齋醫學全書》中。

【朱氏集驗方】即《朱氏集驗醫方》。宋·朱佐（君輔）編。

【傳信適用方】方書。宋·吳彥夔編。刊於 1180 年。

【傳信尤易方】方書。八卷。明·曹金輯於 1570 年。

【名醫類案】明·江瓘撰。該書為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和完備的醫案著述。

【成績錄】日本·吉益南涯氏著。見《皇漢醫學》。

【成方集驗】未詳待考。

【陰證略例】一卷。元·王好古撰於 1236 年。該書主要為傷寒陰證而設，亦可作為內科雜病陰證的參考。

【百疢一貫】日本·和田東郭氏著。（見《皇漢醫學》）

【產寶】一卷。清·倪枝維撰，許璉校訂。書成於 1728 年。又有唐·咎殷《產寶》三卷，現傳本作《經效產寶》，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婦產科專書。

【產乳方】即《產乳備要》方。該書為《婦人產育保慶集》下卷，內容論婦產科雜病，原撰人不詳。

【全生指迷方】方書。又名《濟世全生指迷方》。宋·王貺撰於十二世紀初。明代以後原書散佚，今本四卷，係編《四庫全書》時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後改編而成。

【婦人良方】又名《婦人良方大全》、《婦人大全良方》、《婦人良方集要》。二十四卷。宋·陳自明撰於 1237 年。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撰。今本一百二十篇，分一百三十卷，為紀傳體東漢史。

《詠諸的靈蘭秘典》

七畫

【吳醫匯講】十一卷。清·唐大烈輯，刊於 1792~1801 年間。是我國早期具有醫學刊物性質的著作，共發表了江浙地區四十多位醫家的文章一百篇左右。

【吳氏方考】即明·吳昆所撰《醫方考》一書。

【醫原】醫論著作。三卷。清·石壽棠撰，刊於 1861 年，共載醫論二十篇。

【醫宗必讀】明·李士材撰。十卷。在中醫門徑書中卓有影響。

【醫學入門】綜合性醫學門徑書。明·李梴編撰，刊於 1575 年。

【醫門法律】綜合性醫書。清·喻昌撰於 1658 年。

【醫方集解】醫方著作。清·汪昂撰，刊於 1682 年。三卷。選解古今醫籍中常用方劑約六、七百首。

【醫醇賸義】四卷。清·費伯雄撰於 1863 年。

【醫壘元戎】十二卷。元·王好古撰。初撰於 1291 年，復刊於 1279 年。

【醫方考】明·吳昆撰。刊於 1584 年。該書選錄歷代常用醫方 700 餘首，詳加解釋。屬明代著名方書之一。

【醫學綱目】明·樓英（一名公爽，字全善）著。

【醫心方】綜合性醫著，三十卷。日本·丹波康賴撰於公元 982 年。該書徵引資料比較豐富，是研究我國唐代以前醫學文獻的重要著作。

【醫經會解】八卷。鄧星儀著。見《皇漢醫學叢書》。

【醫學從眾錄】醫學門徑書。八卷。清·陳念祖編撰。刊於 1820 年。

【醫貫】醫論著作。明·趙獻可撰於 1617 年。全書以保養「命門之火」，貫串處理養生、治病及有關疾病的一切問題，故題名為「醫貫」。

【醫林纂要】即《醫林纂要探源》。綜合性醫書。明·李梴編撰，刊於 1575 年。

【醫林改錯】清·王清任撰於 1830 年。該書所載之臟腑圖糾正了前人在臟腑論述方面的一些錯誤，所載活血化淤諸方，至今仍為臨床所沿用。

【醫說】十卷，宋·張杲撰，刊於 1224 年。為南宋以前有關醫學典故、醫史資料的類編。

《詠諸的靈蘭秘典》

【診家正眼】脈學著作。明·李中梓撰於 1642 年。

【針經】即《靈樞》。

【針灸資生經】針灸著作。七卷。宋·王執中撰，刊於 1220 年。

【張氏醫通】綜合性醫書。清·張璐撰於 1695 年。全書共十六卷，主要論述內、外、兒、婦、五官各科疾病的防治。

【肘後方】方書。即《肘後備急方》。晉·葛洪撰於三世紀。主要記述各種急性疾病的簡便治法。

【肘後附方】金·楊用道在葛洪《肘後方》及梁·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的基礎上，摘取《證類本草》中的單方作為附方而成。一名《附廣肘後方》，即現存的《肘後備急方》。

【證治大還】醫學叢書。清·陳治撰於 1697 年。內容包括《醫學近編》、《傷寒近編》、《幼幼新編》、《濟陰近編》、《診視近纂》、《藥理近考》等六種。

【證治摘要】日本·中川成章輯於 1862 年，後收入《皇漢醫學叢書》。

【證治準繩】一名《六科證治準繩》。明·王肯堂撰，刊於 1602 年。其內容主要以闡述臨床各科證治為主。

【時還讀我書】日本·富士川游等編。見《杏林叢書》。

【時病論】八卷。清·雷豐撰於 1882 年。闡述四時「伏氣」、「新感」等急性熱病，為有關溫熱病重要著作之一。

【楊氏家藏方】方書。二十卷。宋·楊傑撰。刊於 1178 年。全書共分 49 類，載方 1111 首。

【楊氏直指方】即《仁齋直指方》。宋·楊士瀛撰。

【蘇沈良方】方書。係後人將宋·蘇軾《蘇學士方》和沈括《良方》二書合編而成。

【宋本】即宋·林億等據開寶時節度使高繼衝所獻的王叔和撰《傷寒論十卷》加以校正，於宋·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出版的《傷寒論》第一次印刷本。已佚。現存為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 年）趙開美復刻本的影印本。

【良方集腋】又名《良方集腋合璧》。清·謝元慶編集，刊於 1842 年。屬民間

驗方的彙編。

【西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新唐書·藝文志》列入子錄小說家類。對研究晚唐傳奇文學及古代礦物、生物、醫藥等學科。有一定參考價值。

【穀梁范注】即《春秋穀梁傳註疏》。周·穀梁赤所述，晉·范寧注，唐·楊士助疏。《穀梁傳》、《公羊傳》、《左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

八畫

【易】即《易經》，「五經」之一。

【易簡方】方書。宋·王碩撰。約刊於十二世紀末期。

【金鑒】即《醫宗金鑒》。凡九十卷，十五種。是清·乾隆年間由政府組織吳謙主編的大型醫學叢書。

【金匱輯義】日本·丹波元簡撰於1806年。全書共六卷，乃採輯徐彬、程林、沈明宗、魏荔彤、吳謙等諸家之說，結合個人心得體會編輯而成，對研究《金匱要略》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松心堂筆記】即《松心醫案筆記》。二卷。清·繆松心著。

【拔萃方】即《集驗良方拔萃》，又名《集驗良方》、《拔萃良方》。二卷，清·恬素輯，刊於1841年。該書選收以外科疾病為首的驗方近200首。

【抱朴子】指《抱朴子·內外篇》。東晉·葛洪著。其內篇專講煉丹術，外篇則為道教著作。又葛洪號抱朴子。

【直指方】即《仁齋直指》，又名《仁齋直指方論》、《仁齋直指方》。二十六卷。宋·楊士瀛撰於1264年。是一部以介紹內科雜病為重點的臨床綜合性醫書。

【和劑局方】一名《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宋·太醫局編。初刊於1078年以後，是宋代太醫局所屬藥局的一種成藥處方配本，屬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臨床方書之一。

【明理論】即《傷寒明理論》。三卷。金·成無己撰。

【試效方】即《東垣先生試效方》。九卷。元·李杲撰於1226年。

【經驗良方】清·陸畫邨輯，刊於1786年。該書屬民間驗方彙編，其中收了載《孫真人海上方》等書的方藥。

【壽世保元】綜合性臨床醫著。十卷。明·龔廷賢撰，約成書於公元十七世紀初

期。

【怪疾奇方】《古愚山房方書三種》之一。清·海陽竹林人輯。刊於 1801 年。其餘二種為《解毒編》、《彙集經驗方》。

【圖經】即《圖經本草》。宋·蘇頌撰。書成於公元 1061 年。

【瘍醫大全】四十卷。清·顧世澄撰。是一部資料比較豐富的外科參考書。

【周書】《尚書》組成部分。相傳是記載周代史事之書。本書所引，當指唐·令孤德棻等撰的《周書》，係紀傳體北周史，成書於貞觀十年（公元 636 年），五十卷。

【國語傳】為春秋時左丘明著。二十一卷。以記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周魯等國貴族的言論為主。

【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唐·鄭處海撰。所記多為唐玄宗軼事，故名。

九畫

【脈經】西晉·王叔和撰於公元三世紀。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

【保命集】即《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金·劉元素撰於 1186 年。係作者於晚年總結其臨床心得之作。

【保幼大全】即《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不著撰者。刊於 1156 年。

【說文】即《說文解字》。東漢·許慎編纂。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

【活人書】即《傷寒活人書》。宋·朱肱著。

【活人大全】黃炫撰。日本·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所引書目之一見《皇漢醫學叢書》。

【濟陽綱目】綜合性醫書。一百零八卷。明武之望撰於 1626 年。其內容包括內科雜病、外科、傷科、五官、口齒等病證。

【濟生方】方書，又名《嚴氏濟生方》。十卷。宋·嚴用和撰於 1253 年。共收載 450 方。選方多經作者試用，切於實用。

【濟陰綱目】婦科醫著。五卷。明·武之望撰，刊於 1620 年。該書採摭豐富、分類詳細、選方實用，對後世有一定影響。

【潔古家珍】綜合性醫書。金·張元素撰。

《詠諸的靈蘭秘典》

【洗冤錄】即《洗冤集錄》。法醫學著作。宋·宋慈撰。刊於1247年。

【總病論】即《傷寒總病論》。宋·龐安時約撰於1100年。是一部研究《傷寒論》較早而有相當影響的著作。

【前漢書】即《漢書》。東漢·班固撰。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類聚方廣義】日本·尾臺榕堂撰於1762年。

【類方準繩】又名《雜病證治類方》、《類方》、《王損庵先生類方》。八卷。明·王肯堂輯。該書是《證治准繩》的一種。

【宣明論】即《黃帝素問宣明論方》，又名《宣明論方》。金·劉元素撰於1172年。

【施氏續易簡方】方書。即《續易簡方論》。六卷。宋·施發撰於1243年。是王碩《易簡方》的續編。

【神農本經】即《神農本草經》，簡稱《本草經》、《本經》，是我國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約成書於秦漢時期。

【姚和眾至寶方】即《眾童延令至寶方》。唐·姚和撰。見《宋以前醫籍考》。

【藥徵】三卷。又稱《藥徵全書》。日本·吉益爲則撰於1771年。李啓賢校訂。見《皇漢醫學叢書》。

十畫

【莫氏研經言】即《研經言》。醫論著作。清·莫枚士（文泉）撰於1856年。主要內容爲研究《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的心得體會。

【難經】即《黃帝八十一難經》，原題秦越人撰。成書約在秦漢之際，是醫經名著之一。

【資生篇】疑爲《資生集》。一卷。清·董燠輯於1763年。

【準繩】即《證治準繩》。

【衷中參西錄】即《醫學衷中參西錄》。三十卷。張錫純著。初刊於1918~1934年間。

【晉書】紀傳體晉代史。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齡等撰。

《詠諸的靈蘭秘典》

【驗方新編】十六卷。清·鮑相璈（云韶）輯於 1846 年。另有清·梅啓照輯《驗方新編》七卷，現存爲 1937 年鉛印本。

【筆峰雜興】即鄧筆峰所著《衛生雜興》，見《本草綱目》引用書目。

十一畫

【巢氏病源】即《諸病源候論》，又名《諸病源候總論》。隋·巢元方等撰於 610 全書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門，載列證候論 1720 條。是我國現存第一部論述病因和證候學專書。

【涪古本】民國以來發現的《傷寒雜病論》古本之一，係四川劉涪經得於涪陵張齊五。1934 年石印。

【眼科錦囊】眼科醫著。日本·本慶俊篤撰於 1829 年。

【御藥院方】方書。今存本爲 1938 年經許國禎等人修訂的元代宮廷中藥局成方配本。共 14 門，1068 方，其方多不見於其他方書。

【得效方】即《世醫得效方》。元·危亦林撰，刊於 1345 年。

【梅氏方】即《梅氏驗方新編》，八卷。梅啓照輯於 1934 年。

【續醫說】十卷。明·俞弁撰。刊於 1522 年。是《醫說》的續集。

十二畫

【溫病條辨】六卷。清·吳鞠通撰於 1798 年。是一部切於實用，流傳較廣的溫病著作。

【溫熱經緯】清·王孟英撰於 1852 年。是一部較有影響的溫熱病專著。

【寒溫條辨】即《傷寒溫疫條辨》。六卷。清·楊浚撰於 1784 年。

【舒氏女科要訣】即《女科要訣》。清·舒馳遠著。

【集韻韻書】十卷。宋·丁度等奉詔修訂。收字 53525，是研究文字訓詁和宋代語音的重要資料。

【集簡方】即《集驗簡易良方》。四卷。清·德豐（懷庭）輯於 1827 年。

【博聞類纂】《傷寒論輯義》所引書目之一見《皇漢醫學叢書》。

【博物誌】筆記，西晉·張華撰。多取材於古書，分類記載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

雜事。

【湘古本】即湖南瀏陽劉昆湘所得之古本《傷寒雜病論》十六卷。1933年於長沙印行。

【寓意草】醫案著作。清·喻昌撰於1643年。全書收集以內科雜病爲主的疑難治案60餘則。

【景岳全書】綜合性醫著。六十四卷。明·張景岳（介賓）撰於1624年。

【普濟方】即《普濟本事方》。宋·許叔微撰。

十三畫以上

【新釋】即《傷寒雜病論新釋》。十六卷。黃竹齋撰於1914年，未刊行。

【癡論萃英】元·王好古（海藏）等撰於1237年。

【精神病廣義】二卷。周利川（岐隱）著，刊於1931年。

【溯洄集】即《內經溯洄集》。醫論著作。元·王履撰於1368年。

【潘氏續焰】即明·潘輯所增注的王紹隆所著的《醫燈續焰》一書。

【魏氏家藏方】方書。十卷。宋·魏峴撰，刊於1227年。

【熊氏補遺】即《黃帝內經素問靈樞運氣音釋補遺》。明·熊宗立撰。

【懶真子】五卷。宋·馬永卿撰。

【增補內經拾遺方論】明·劉浴德、朱練在《內經拾遺方論》的基礎上續補88種病症而成。

【榕堂療指示錄】包括《榕堂療指示前錄》、《榕堂療指示後錄》。日本·尾堂榕堂氏著。見《皇漢醫學》。

【薛氏醫案叢書】又名《薛氏醫案二十四種》。明·薛己等撰，吳瑄輯。初刊於明·萬曆年間。

【樓氏綱目】即明·樓英（名公爽，字全善）所撰《醫學綱目》一書，刊於1565年。